

蘇東坡全集總目

重編蘇東坡全集序 范卓然

蘇東坡全集序 李紹

蘇東坡本傳 宋史

蘇東坡年譜 王宗稷

蘇東坡東坡集 四十卷

蘇東坡東坡後集 二十卷

蘇東坡內制集 十卷 附樂語

蘇東坡外制集 三卷

蘇東坡應詔集 十卷

蘇東坡全集 總目

MG  
I 214.42

27  
:1



3 1764 7734 1

蘇東坡奏議集 十五卷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十二卷

蘇東坡志林 五卷

蘇東坡艾子雜說 一卷

蘇東坡仇池筆記 二卷

蘇東坡格物廳談 二卷

蘇東坡物類相感誌 一卷

蘇東坡問答錄 一卷

蘇東坡漁樵閒話錄 一卷

蘇沈良方 十卷

## 重編蘇東坡全集序

文章非細事也，天與學，得且至焉，然後名家；有弗得與弗至，即不足以語此。昔揚子雲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者，是有激之辭，非不易之論也。嘗試論之，若三蘇父子者，老泉以晚學而深造，子由親炙於父兄，而得天有不侔。至如東坡，天挺英姿，親承家學，發爲文章，雄俊瑰偉，議論絕人，譬之庖丁宰牛，恢恢乎遊刃有餘，而純以天行；固天授之，非人力也。故其文視老泉堅勁或不及，而豪邁過之；視子由澹遠或不及，而奇警過之。蓋雖父子昆弟之間，各極其至，而有所不同如此者，則以天與學爲之分限也。

東坡集宋明以來，諸本互有闕失，清繆荃孫校勘記跋，述之甚詳。其跋云：「宋蘇長公集，分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應詔集十卷，內制十卷，附樂語外制三卷，續集十二卷，共一百十卷。冠以宋贈太師制敕，宋史本傳，並年譜，黑口本。蘇轍作

軾墓誌稱：『軾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晁陳所載並同，而別增應詔集十卷，與今所稱東坡七集相近。按宋時有南行集、坡梁集、錢塘集、超然集、黃樓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黃岡集、仇池集、毗陵集、蘭臺集、真一集、岷精集、披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東坡前集、後集、東坡備成集、類聚東坡集、東坡大全集、東坡遺編等名，生前刊行；崇寧初年，奉詔毀板。南宋則有杭本、蜀本、吉州本、建安麻沙本。明仁宗時，嘗以內閣所藏宋本，命工翻刻，未竟。成化中，海虞程某爲吉州守，求得宋曹訓刊本，與仁宗所刻未完新本，重校付梓；又加和陶詩，合舊本所無者，編爲續集十二卷；集中有目錄連屬篇目之卷，有不連屬之卷，奏議九十兩卷連屬在一篇，其連屬者尙存宋本舊式。錢求赤書後集云：『後集其子過編，』則正集或坡公手定。宋史藝文志云：『蘇軾前後集七十二卷，奏議十五卷，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應詔集十卷，內外制十三卷，別集四十六』

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和陶詩四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年譜一卷，名目頗爲叢碎，亦與今本不合。續集只二卷，另出和陶詩四卷，宋本如是，明人所續則爲十二卷，而和陶詩在其中。今宋本不可見，以成化本爲最古，至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刊繆宗道所校者白口本，已不如此本，如續集詩文共缺九十三首，昔人均未指出。今陶齋制府以圖書館藏本，刻而傳之，影摹維肖，原板模糊處，則據嘉靖本荃孫又得錢求赤據宋刻校本，佳處尤多，以後東坡集當以此爲佳本矣。……「由是以觀，則陶齋尙書做宋本爲最完善無闕，且考校尤縝密也。茲編據之付刊，並益以雜著八種，亦珍秘可喜。其志林五卷，仇池筆記一卷，當爲東坡手澤無疑，餘如艾子雜說一卷，格物彙談二卷，物類相感志一卷，問答錄一卷，漁樵閒話錄一卷，前人已指爲僞託，而蘇沈良方十卷，則東坡與沈括雜纂者也。哀錄旣竟，因并敘及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沈卓然序。

重編蘇東坡全集序

## 蘇東坡全集序

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而已。然韓柳曾王之全集，自李漢劉禹錫趙汝礪危素之所編次，皆已傳刻，至今盛行於世。歐陽文惟歐所自選居士集，大蘇文惟呂東萊所編文選，與前數家並行，然僅十中之一二，求其全集，則宋時刻本雖存，而藏於內閣，仁廟亦嘗命工翻刻，而歐集止以賜二三大臣，蘇集以工未畢，而上升遐矣。故二集之傳於世也，獨少。學者雖欲求之，蓋已不可易而得者矣。海虞程侯，自刑部郎來守吉，謂歐吉人，吉學古文者，以歐爲之宗師也。嘗求歐公大全集，刻之郡蠻，以幸教吉之人矣。旣以文忠蘇公學於歐者，又其全集，世所未有，復徧求之，得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及仁廟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閱，仍依舊本卷帙，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并刻之以與歐集並傳於世。旣成，教授王君克脩請予序。公爲人英傑奇偉，善議論，有



氣節，其爲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蓋當時所未有。其文名蓋與韓柳歐會王氏齊驅而並稱，信如天之星斗，地之山嶽，人所快覩而欽仰者。奚庸序爲獨惟程侯今日所以傳刻之意，則不可不序以見之也。蓋公文全集初有杭蜀吉本，及建安麻沙諸本行於世，以歲既久，木朽紙弊，至於今已不復全矣。茲幸程侯慕仰昔賢，思其著述，亟爲尋訪，俾散亂亡逸者，悉收拾之，彙爲一集，傳刻於世。使吾郡九邑之士，得而觀之，皆知學古之作，而無浮靡之習；四方郡邑之廣，以至遐裔之地，亦必因以流布，而皆有以沾其賸馥；後之君子，將轉相摹刻以傳，又可及於久遠，則侯之幸教學者之意，非獨止於一郡，而達之天下，垂之後世無窮焉。是其有功蘇文，豈不亦大矣乎！予故樂而爲之序。

成化四年春二月朔，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國史副總裁前翰林學士兼經筵官郡人李紹序。

蘇東坡本傳宋史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詰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尤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章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章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坡下歲輸南山木棧自謂入河經砥柱之險衝吏躡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長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贈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卽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等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

之明朝廷有貴實之政，則胥吏阜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入朝，廷不實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旣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回管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咸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擢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舉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慮不明，不慮不勤，不慮不斷，但慮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入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以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言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說，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入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

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閭閻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稍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獨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漕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入，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願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奸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買入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

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受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後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專闕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前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下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譏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眷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

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遠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門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板。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據其表語，並燹薰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誥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

常禮乎？一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諱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慮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徇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以軾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虛使之多，致破產挾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願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罰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播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慮。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其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寔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

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一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有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突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徵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捕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赦置獄，遠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行。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釐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夏羨緡，得二千，復發糶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監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視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城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



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官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後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入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獨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待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入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落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尙書，未至，以弟軫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軾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議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願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執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設即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嘗還，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

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達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尊駕入太廟，有豬糞積車，并青蓋積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軍中奏之，哲宗遣使齋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成邊，願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惠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造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食行，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職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

故相廌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賦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軾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皆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僮人運甕，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廌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衍爲禮部尙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適、迥、俱，善爲文，適，駕部員外郎，迥，承務郎。

迥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諳知英州，貶惠州，遷來耳，漸徙廌，永獨過待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

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蕃籍節、後華、錫、節。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闕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傷，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欲，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官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齟戾，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

蘇東坡本傳

蘇東坡年譜

五羊王宗稷編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

按先生送沈達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

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巖。」

碑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竭為身官，而僕以磨竭為命。」若以磨竭為命推之，則為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為辛丑，十九日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歷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

按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

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

生云：「某七八歲時，嘗夢游陝右。」

三年癸未。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

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

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歷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歷聖德詩示

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

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螫』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裘，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按先生所作天后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先生年十七。

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至和元年甲午。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氏墓誌云：「生有十九歲而歸于某，至

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于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升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升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者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於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書贊云：「余嘉祐初舉進

士，館於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勝中進士乙科，始見知於歐陽公，及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訕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二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

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



始復之，陂疏召渠，爲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是年，先生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啓。

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按先生有感舊詩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禽叟。」及有鳳翔八觀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外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爲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詩考之，云：「願免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先生年二十八。官於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先生年二十九。官於鳳翔。

二年乙巳。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試祕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郡王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太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四年丁未。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于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善蔭閣記云：「載四善蔭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爲先君捨施，爲大闢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說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鄴

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荆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

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知雜事誣奏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辯，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月，用逐入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暮返舍，題一詩於壁。

五年壬子。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

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茶詩，催試官考較試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絕句，又有送杭州進士詩，序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

十月乙酉，宴於中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生往湖州，相度堤埭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莘老七絕，及作山村五絕，是歲，又作送杜子方詩，及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湖詩，寫于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略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略云：「熙

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脩，故詳其語以告後人。一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題贈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年納侍妾朝雲。蘇詩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卒于惠州，年三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恰二十三年，乃知納朝雲是在年明矣。朝雲年三十四，是為癸卯生，來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為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余自錢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余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按先生記游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升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為錢公轉作哀辭，及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嘆。」是年又作龜繹先生文集序，又有師子屏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則師子贊必在是年矣。又有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

八年乙卯。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郡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子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零泉。

九年丙辰。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盡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淵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賈相掃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幹畫馬歌，司馬若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京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顏長道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迴子高，聞與仙人周瑤英遊，作芙蓉城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勸記，併刻諸石，為熙寧防河錄云。迴即徐州城之東門，為大樓，墜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逍遙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黃樓作古詩一首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躡發。」一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密直古風二首，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舒煥入，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

氏琴，先生有記。按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欽，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爲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耶、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入分韻得「入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貧、營、谷、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爲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子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子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子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建、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紵，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槐、竹、柏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 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爲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假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黃州，卜居新息，先生以

詩示之。又有過淮詩，游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健，季常爲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按先生別王文甫子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塗寺，有古詩一首。定惠禪師爲先生竹下開囀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懷在徐州與張師厚、王子立子敏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幽谷」之句。按近日黃州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臨臯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又有遷居臨臯亭詩，先生就臨臯亭立南堂，有詩五絕，又有讀戰國策及作石芝詩，先生是歲又有答秦太虛書，借得本川天慶觀道士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於臨臯亭。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單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卽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始於是歲矣。

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臯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月，岐亭爲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爲二年矣。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蓋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捷說。按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與安節夜坐賦，同字韻詩三首，及正月過岐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閣云：蘇子得廢園於東坡之背，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脩菜，何氏叢橘，種秫稌，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斷，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游也！作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蕲水，觀徐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以事至蕲水，德占惠然見訪。」又有春夜行蕲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遊蕲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先生庚申二月來黃，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先生有詩謝之，有「臨皋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一則壬戌之冬未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皋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其雨三首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年辛酉而言之也。又按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定風波及夢扁舟望樓，價作鼓笛慢，及記單驢，孫兆事，作怪石供，及重九作辭，蓬萊，示黃守徐君猷，有「羈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來黃，至是恰三年矣。六年癸亥。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爲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詩與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蓋竹柏影也。」及作「絕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黃之江遊。

廬山，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七年甲子，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雲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庵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予將自黃移汝，留別雲堂，鄉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詞中有「坐見黃州再聞」之句，按東坡圖志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雲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蕪湖，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陽宮詩，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文其韻。」因游廬山，有記遊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入開元寺，主僧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橋詩，與摠老同遊西林，有贈摠老及題西林壁，皆絕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公。蓋先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官師忌日之後，即為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建昌李野夫公擢故居，有古詩一首。按跋李志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州，雲庵居洞山，璉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尙，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往來陝右，雲庵驚曰：『戒陝右人也。』暮年，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三逆，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迺遠，三猶子詩，端午遊真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為留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



州之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途中又有送沈達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遍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余年十七，與仲達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嘆。」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硯銘文，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夜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略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又考驪賦驪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入年乙丑，先生年五十。

按大金集雜說驪賦驪試筆云：「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

嘗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是以成數爲十年矣。過海州，嘆高麗館壯麗，作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有「休嫌五日忽忽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及題楞伽跋多聲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先生年五十一。

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尋除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

元年，余爲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雲寺鐘銘，又作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內中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官觀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三年丁卯，先生年五十二。

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全書賀君詩，其序云：「

元祐二年，全來京師，十數日子留之不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絕，又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興國寺六祖畫贊，「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

書舍人彭器資亦館於是，余往見之。一按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一歲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脩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嶽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雨祝文，景靈宮天與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三年戊辰，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雪中見及有「行避門生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按先生與陳傳道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先生高文大冊傳播夷夏，又豈止及於雞林行賈而已哉！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詞，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闕雨祈雨祝文。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魯直蔡天啓會于伯時舍，錄鬼仙詩文，有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王晉卿論雪堂義墨及為文驥作字說，又十二月二十一日，立延和殿中，論盛度詩詞。

四年己巳，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脩殿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宣仁心善先生，辯蔡持正之謗，出郊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聞。」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語爾。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有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生之帥杭也，替林子中，先生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愛啼斑白」之句，是年過吳興，又作定風波為六客詞，作范文正公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元章，又有己巳重九和蘇伯固點絳脣。是歲子由使契丹，先生有詳送之，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先生為學士。

五年庚午，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麗公案，有謝元祐五年曆日表，有與劉景文、蘇伯

國遊七寶寺題竹上絕句，又有庚午重九點絳脣。十月二十六日，與晦老全翁元之敦夫遊南屏寺，記點茶試墨說。十二月遊小靈隱，聽林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珪師號狀除夜，有和熙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熙寧中，某通守此邦，除夜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蓋熙寧辛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書朱象先畫後及問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年五十六。

在杭州任，被召。

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絕序云：「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闕。」

又按先生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會，有獻剪綵花者，作浣溪沙寄袁公濟。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啓有「適相先後」之說。過潤州，作臨江仙別張秉道。既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待選英。按子中所作穎濱遺老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違安，乞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備祥宮碑，其略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某，上清備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詒事之成，職也。」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穎州。按先生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子年五十六矣。」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忠文，及有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飢，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穎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爲是故也。」由此觀之，先生善

政救民之飢，真得循吏之體矣。又有聚星堂靈詩，祭蔡文，跋張乖崖文，後及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說，及論子厚振賦。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獸夜坐記，道人問真說。是年汝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任。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

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懷，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潁也，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詩示僚友。按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將僚佐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有『爲東坡而少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尙書召，有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詩，有『一味豐年說淮潁』之句。復兼侍讀。是年南郊，先生爲鹵簿使，尋遷禮部尙書，遷端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文潛語後，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尙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先生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按先生作西方

阿彌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謹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先生祭王君錫丈人云：『某始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闕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壘篋。』由是推之，通義爲同安之堂姊明矣。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歲月耳。又有八月二十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絕，有『坐待宮人畫詔同』之句，復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內矣。到定州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士硯，蓋作中山

松醪賦。是年，又作杜輿子師字說及論子方蟲，有夢南軒語。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進一官，知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澗州，有乞舟行赴英

州狀云：「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未到任間，再敗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有記真君籤說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州，與王巖翁同謁祥符宮，又有鬱孤臺游

字韻說，與震守李倅更和數首，又有初入贛作，又有題天竺樂天石刻：「余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竺有

天詩，今四十七年矣。」蓋先生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是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樂

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同遊白水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按長短句浣溪沙序云：「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單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此闋，余家近釀酒，

名曰萬家春。」時有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先生留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先生侍妾也。又錄三十九歲，澗州道上過除夜兩絕，付過。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吳秀才書，吳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是年九月，過

廣州，訪道士何德順，又有記仙帖，又作雪浪石盆銘，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無邪齋，有贊，乃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所作也。

二年乙亥。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年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年，遷居於

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聖三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窮窳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矣。仍有松江亭上賦梅花詩三首，及有「先生行年六十化」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柯常林柅王原，頴仙芝，同遊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

到惠州將半年矣。先生自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斗記，讀管幼安傳書，魯直跋遠景圖，北齋校書圖，後又有爲幼子過書金光明經後，及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君文，有葬枯骨銘，時詹守議葬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已銜恩」之句。

三年丙子。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迄今一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一營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葺思無邪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無邪齋，矣。乙亥遷合江樓，先有書程公逸事于星華館，思無邪齋。今丙子欲營新居，又曰「葺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意其思無邪齋之名，亦隨寓而安矣。當年惠州脩東西新橋，先生助以屨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內所賜金錢數千爲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乃有「嘆我捐屨屨」及有「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匱」之句。又有曇秀道人來訪先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廬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予。」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五年矣。時吳遠遊陸道士客於先生，歲暮以無酒爲嘆，先生和淵明和彌常侍詩云：「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詩二首，及書東臯子傳後祭寶月大師文。七月，朝雲卒，先生有詩悼之，及作墓誌，又於惠州栖禪寺大聖塔葬處，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兩日，與吳遠遊有記食辛說。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計其營新居之棟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有白鶴峰上梁文。

四年丁丑。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詩後。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又按先生與林天和長官書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嘗挈家至此。」

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閩二月方到惠州。按和時進詩序：「長子適與子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里遠來，不能無欣然。」先生長子挈家，必於丁丑閏二月上有旬到惠州明矣。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必閏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誌。五月，先生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弔。余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于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按子由作先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居方耳，真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又至梧州，寄子由贊序云：「吾謫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一至五月間，果遇子由於藤州，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士詩，自藤出陸，六月與子由相別。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儋耳肩與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古詩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按先生夜夢小序云：「七月十三日，至集州十餘日矣。」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奮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又按先生與程全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按先生與程備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居在軍城南極嶽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鄰於天慶觀，以先生天慶觀，泉賦考之：「吾索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先生又有桄榔庵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一是歲又過海，得子由書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守舍作蓮字韻集，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

氣候說錄溫嶠問郭文語，又於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而先生以詩贈之。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西山叩羅浮道院，宿于西堂，今歲索居儂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一又有記盤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換六三。」又有記謹說云：「海潮以諸爲額，幾米之十六，今歲諸菜不熟，以客舶方至，市有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月一日記海漆說。

二年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儂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錄盧仝杜子美詩遺德，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夏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錄其事爲己卯夜書，又有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又有儂州詩二首，有一萬戶不禁酒三年夷識翁之句。先生丁丑來儂，至是將三年矣。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自瓊州來儂耳，從先生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卷後，及中有辟穀說，又有與姜唐佐簡云：「已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與姜君簡。

二年庚辰。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儂州，人日聞黃河復，作詩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違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余在儂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并婦從余來此。」又有五穀耗地說，記唐村老人言及養黃中說。姜君弼去年閏九月，自瓊州來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跋姜君弼課策，及有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按子由藥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弼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爲破天荒。』它日登科當爲子足之。」必是行以遺之也。五月大赦，量移藤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儂也，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又且謙冲下土，情及賤賤，日與諸叅遊無間也。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欲贖錢作屋，名之曰載酒堂矣。又嘗上巳日尋諸生皆



出，獨與老符秀才飲矣；又嘗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酒，有「愁顏解符老，壽耳聞吳公」之句矣。注云：「符與皆坐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春夢婆矣。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真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蓋咄遍也。媿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媿爲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過至子雲，請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凡此數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雖三年居儋耳，未知在甚年中，今附於庚辰之歲，庶以備觀聞云耳。又有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坡靈王廟碑云：『元符三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解，六月過瓊州，作惠通泉記。遂渡海，有過海詩。又有烏喙詩序云：『余來儋耳，得犬曰『烏喙』，予遷合浦，過澄邁，酒而濟，戲作是詩。』渡海到廉州，識表有『許承恩而內徙』之句，在廉州有廉州龍眼實味殊絕，可敵荔枝詩，又有題少游學書乃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于合浦備樂軒。』及記蘇佛兒語，別廉守張左藏詩，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詩也。又有瓶笙詩序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別東坡中，簞闌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行矣。』志林未成章，得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樵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般家至，樞相會，迨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永州之命。按先生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先自昌化貶所移廉州，又有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有將至廣州用過字韻寄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先生有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穎堂通三長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廣慶寺，乃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清遠，見顧秀才，談惠州之美，遂作詩過英州，拜玉局之除，有何公橋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倅詩，及作九成臺銘，是年過嶺作詩二

首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先生甲戌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爲七年矣。次年正月五日，過南安軍，計先生渡嶺必已歲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按題中載石鍾山記云：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捺吳君示舊所作石鍾山銘爲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矣。又有過嶺至南安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又和舊所作鬱孤臺詩有虔州士人虔志舉從先生游，先生有和孫韻贈志舉先輩云：「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洒掃古玉局，香火通帝闈。」又用前韻謝崔次之見過云：「自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鎮，宿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爲賦一首，及爲作贊，并寫宿都臺三字中途又爲南安軍作學記，寫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過成國程夫人忌日，迴寫圓通信云：「行當施廬山有道者。」又有與胡仁脩書云：「旦夕到儀真，暫令邁一至常。」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按先生寄朱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凜然照虛實」之句。先生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按近日曾端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遷絕筆也。」嗟乎！先生之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絕筆獲麟之義，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於常州，實七月二十八日也。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先生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先生文章爲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加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萎，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強而致也。以次年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鉤臺鄉上瑞里。

蘇東坡年譜

蘇東坡東坡集目錄

卷一 詩四十七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鄆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一

和子由澠池懷舊……………一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一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史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號鄜藍屋四縣既畢事因也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迴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一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三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三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三

石鼻城……………三

磻溪石……………三

郿塢……………四

樓觀……………四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四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四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趨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五

歲晚相與餽問為餽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我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為此三詩寄子由弟……………五

餽歲……………五

別歲……………五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守歲……………五

和子由踏青……………五

和子由蠶市……………六

和子由苦寒見寄……………六

和子由論書……………六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  
子由……………六

和子由寒食……………七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最善飲酒  
未七十而致仕……………七

中隱堂詩（并敘）……………七

鳳翔八觀（并敘）……………八

石鼓……………八

詛楚文……………八

王維吳道子畫……………九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九

東湖……………九

真興寺閣……………一〇

李氏園……………一〇

秦穆公墓……………一一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  
讀書……………一一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一一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  
日宿號縣二十五日晚自號縣渡眉宿  
於僧舍會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  
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一一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未明……………一二

是日自磻溪將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峰  
寺之下院翠麓亭……………一二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  
磻龍寺……………一二

是日至下馬嶺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  
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  
所從出師也……………一二

卷二 詩八十二首……………一二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一三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潛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一四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弗堂予以其所處最爲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一四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反四日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	一四
樓觀	一四
五郡	一五
授經臺	一五
大秦寺	一五
仙遊潭	一五
愛玉女洞中水旣致雨餅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給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一六
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	一六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高絕可愛復憩其上	一六
南谿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余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嚮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爲製名曰招隱仍爲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	一六
凌虛臺	一六
竹齋	一七
漢陂魚	一七
讀道藏	一七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谿小酌至晚	一七
九月中會題二小詩於南谿竹上旣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錄之	一七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塢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一八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一八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一八
華陰寄子由	一九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四

和董傳留別	一九
次韻柳子玉見寄	一九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一九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一九
秀州僧本瑩靜堂照	一九
石蒼舒醉墨堂	二〇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二〇
送任佖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	二〇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次韻)	二〇
次韻子由緣筠堂	二一
送劉效倅海陵	二一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二一
送呂希道知和州	二一
次韻王誨夜坐	二一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二一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	二二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爲和之	二二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二二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二三
傅堯俞濟源草堂	二三
陸龍圖誅挽詞	二三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二三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二三
穎州初別子由二首	二四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二四
陪歐陽公燕西湖	二四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二五
出穎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二五
壽州李定少卿出錢城東龍潭上	二五
濠州七絕	二五
塗山	二五
彭祖廟	二五
逍遙臺	二五
觀魚臺	二六
虞姬墓	二六

四聲亭	二六
浮山洞	二六
卷二 詩七十六首	

泗州僧伽塔	二六
龜山	二六
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	二七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二七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	二七
劉貢父	二七
孫巨源	二七
劉莘老	二八
遊金山寺	二八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二八
甘露寺	二八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二九
送蔡冠卿知饒州	二九

次韻楊麥早春	二九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三〇
次韻柳子玉二首	三〇
地爐	三〇
紙張	三〇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三〇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	三〇
再和	三一
遊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三一
戲子由	三一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三一
姚屯田挽詞	三一
送岑著作	三一
吉祥寺賞牡丹	三一
吉祥寺僧求閣名	三一
和劉道原見寄	三一
和劉道原詠史	三一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三一



送張職方吉甫赴闔漕六和寺中作……………三三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三三  
 和蔡準郎中見遊遊西湖三首……………三三  
 和子由柳湖久烟忽有水開元寺山茶  
 舊無花今歲盛開……………三四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三四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三四  
 宿餘杭法喜寺寺後就野亭望吳興諸  
 山懷孫莘老學士……………三四  
 宿臨安淨土寺……………三五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三五  
 遊徑山……………三五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  
 湖上……………三五  
 宿望湖樓再和……………三六  
 夜泛西湖五絕……………三六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三六  
 答任師中次韻……………三六

沈諫議召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  
 山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  
 首因用其韻……………三七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三七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三七  
 監試呈諸試官……………三七  
 望海樓晚景五絕……………三八  
 試院煎茶……………三八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三八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  
 當世者……………三八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  
 良……………三九  
 催試官考較戲作……………三九  
 八月十七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  
 勝出余與試官兩人復留五首……………三九

卷四 詩八十八首

秋懷二首	四〇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四〇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倩婉可愛次韻	四〇
和陳述古拒霜花	四〇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	四〇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四〇
湯村開運鹽河中督役	四一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願僧二首	四一
客位假寐	四一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四一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	四一
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四二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四二
鴉種麥行	四二
鹽官絕句四首	四二
南寺千佛閣	四二
北寺悟空禪師塔	四二
塔前古檜	四三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僧爽白雞	四三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四三
六和寺冲師闡山溪爲水軒	四三
和致仕張郎中春書	四三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	四三
後十餘日復至	四三
戲贈	四四
和人求筆跡	四四
再用前韻寄莘老	四四
畫魚歌	四四
吳中田婦歎	四四
和邵同年戲贈買收秀才三首	四四
遊道場山何山	四五
贈莘老七絕	四五
莘老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	四六
宗說乞名與詩	四六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兼寄其弟惠山	四六
山人	四六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四六	洞見待	四八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四六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	四九
宋叔達家聽琵琶	四六	獨遊富陽普照寺	四九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四六	自普照遊二庵	四九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古意作雜興一首答之	四七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琉璃盆金甌破碎丹亦爲人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	四九
次韻答章傳見贈	四七	新城道中二首	四九
法惠寺橫翠閣	四七	山村五絕	五〇
祥符寺九曲觀燈	四八	湖上夜歸	五〇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四八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雨縣令先在	五〇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四八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	五〇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爲移廚飲湖上	四八	贈別	五〇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四八	次韻代留別	五一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	四八	月兔茶	五一
		薄命佳人	五一

吉祥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五二
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同	五二
日	五一
李鈴轄坐上分題戴花	五一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五一
於潛女	五二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	五二
二首	五二
於潛僧綠筠軒	五二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五二
寶山晝睡	五二
僧情願新作垂雲亭	五三
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周郊僧惠勤惠思	五三
情願可久惟肅義詮同泛湖遊北山	五三
會客有美堂周郊長官與數僧同泛湖	五三
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	五三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五三
席上代人贈別	五三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	五三
雷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五三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落下所寄詩五	五三
首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五三
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	五三
山朱瑤畫文殊普賢三首	五三
韓子華石筍莊	五三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五三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	五三
見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五三
病中遊祖塔院	五三
虎跑泉	五三
佛日山崇長老方丈(五絕)	五三
癸丑春分後雪	五三
孤山二詠(并引)	五三
柏堂	五三

竹閣……………五六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五六  
 有美堂暴雨……………五六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五七  
 東陽水樂亭……………五七  
 與周長官季秀才遊徑山二君先以詩  
 見寄次其韻二首……………五七  
 臨安三絕……………五八  
 將軍樹……………五八  
 錦溪……………五八  
 石鏡……………五八  
 登玲瓏山……………五八  
 宿九仙山……………五八  
 陌上花三首（并引）……………五八  
 遊東西巖……………五九  
 宿海會寺……………五九  
 海會寺清心堂……………五九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五九

汪單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六〇  
 再遊徑山……………六〇  
 洞霄宮……………六〇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六〇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  
 韻……………六一  
 九日尋臻閣梨遂泛小舟至勸師院二  
 首……………六一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  
 以詩戲之……………六一  
 遊諸佛舍一日飲譚茶七瓊戲書勸師  
 壁……………六一  
 九日湖上尋周季二君不見君亦見從  
 於湖上以詩見寄明日乃次其韻……………六一  
 送杭州杜威陳三接韻官歸鄉……………六一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錢魯少卿……………六一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六一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六一

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唱和四絕	句戲用其韻跋之	六二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	柱可以覆而不蹶以爲鼎則不足疑其	欽器也胡有詩答之	六三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贈治易僧智周	六三	
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聞買妾述古令作	詩	六三	
書雙竹澹師房	寶山新開徑	六三	
和述古冬日牡丹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六四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	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	六四	
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	次韻答之	六五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陳		六五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尉列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	六五
柳氏二外生求筆迹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六五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	六六
古纏頭曲	刁同年草堂	六六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龙團登絕頂望太湖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	六六
作兩絕戲之	和蘇州太守王規甫侍太夫人觀燈之	六七
什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及	赴此會二首	六七
成都進士杜遜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	吳中	六七

卷六 詩九十九首

虎丘寺……………六七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六八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六八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六八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六九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  
璋道人……………六九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六九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  
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六九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  
夜分方醒書其壁……………七〇

大風留金山兩日……………七〇

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七〇

退圃……………七〇

逸堂……………七〇

遊軒……………七〇

遠樓……………七〇

遊鶴林招隱二首……………七〇

書普慈長老壁……………七一

書焦山綸長老壁……………七一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七一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七一

無錫道中賦水車……………七一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  
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七二

蘇州閩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七二

次韻沈長官三首……………七二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七二

和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甫齋素祈雨  
不至二首……………七三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七三

贈張刁二老……………七三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聞然  
無人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  
不甚對問其隣之僧曰「此雲闍梨也

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	七三
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七三
聽僧昭素琴	七三
僧惠勤初罷僧職	七三
遊靈隱高峰塔	七四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	七四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弟	七四
二首	七四
昔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	七四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七四
梅聖俞詩集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	七四
國華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爲令捕	七五
蝗至其邑作詩戲之	七五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二首	七五
聽賢師琴	七五
贈寫真何充秀才	七五
同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	七五
皮嘗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	七五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愛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醪來因	七六
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西蜀和仲聞	七六
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	七六
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七六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	七六
甘露寺彈箏	七六
單同年求德輿俞氏聚遠樓詩三首	七六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七六
次韻陳海州書懷	七七
次韻陳海州乘槎亭	七七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七七
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	七七
見寄五絕	七七
王莽	七八
董卓	七八
虎兒	七八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七八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七八



二人再和亦再答之……………七九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七九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七九  
 鐵轡行贈喬太博……………七九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一首……………八〇  
 蘇州姚氏三瑞堂……………八〇  
 莫笑銀杯小……………八〇  
 送段屯田分得于字……………八〇  
 和段屯田荆林館……………八一  
 贈上天竺辯才師……………八一  
 遊廬山次韻章傳道……………八一  
 廬山五詠……………八一  
 盧敖洞……………八一  
 飲酒臺……………八一  
 聖燈巖……………八一  
 三泉……………八一  
 障日峰……………八一  
 卷七 詩八十三首……………八二

次韻章傳道喜雨……………一  
 謝郡人田賀二生惜花……………一  
 惜花……………一  
 和頓教授見寄……………一  
 和子由四首……………一  
 韓太祝送遊太山……………一  
 送春……………一  
 首夏官舍即事……………一  
 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一  
 西齋……………二  
 小兒……………二  
 寄劉孝叔……………三  
 孔長源搖詞二首……………三  
 寄呂穆仲寺丞……………四  
 余主簿母挽詞……………四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四  
 答陳述古二首……………四  
 張安道樂全堂……………四

張文裕挽詞	五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五
和梅戶曹會獵鐵溝	五
祭常山回小獵	五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五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	六
和蔣夔寄茶	六
答李邦直	六
和文與可泮川園池三十首	七
湖橋	七
橫湖	七
書軒	七
泳池	七
竹塢	七
荻蒲	七
菰嶼	七
望雲樓	七
天漢臺	八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待月臺	八
二樂榭	八
儻泉亭	八
吏隱亭	八
霜筠亭	八
無言亭	八
露香亭	八
函虛亭	八
溪光亭	九
過溪亭	九
被錦亭	九
稷亭	九
菑菑亭	九
茶藤洞	九
貧簣谷	九
寒蘆港	九
野人廬	一〇
此君庵	一〇

金橙徑	○
南園	○
北園	○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
玉盤五二首(并序)	○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一
聞喬太守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一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一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一
寄黎眉州	一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一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一
薄薄酒二首(并序)	二
同年王中甫挽詞	三
七月五日二首	三
趙郎中見和三復答之	三
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二首	三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一三
趙旣見和復次韻答之	一四
趙郎中往荅縣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仍用元韻	一四
蘇潛聖挽詞	一四
卷八 詩七十二首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一四
送喬施州	一四
夜雪獨宿柏仙庵	一五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一五
留別零泉	一五
留別釋迦院壯丹呈趙倅	一五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一五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一五
除夜大雪留澶州元日早晴遂行中塗	一五

警復作	一六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	一六
孔周翰	一六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一六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一六
送范景仁遊洛中	一七
次韻景仁留別	一七
書韓幹牧馬圖	一七
送魯元直少卿知衛州	一七
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一八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一八
宿州次韻劉涇	一八
和孔密州五絕	一八
見邸家園留題	一八
春步西園見寄	一九
東榴梨花	一九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一九
堂後白牡丹	一九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和趙郎中見戲	一九
又	一九
和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一九
次韻李邦直感舊	二〇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醜字二首	二〇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二〇
司馬君實獨樂園	二〇
送顏復兼寄王鞏	二一
蠍虎	二一
鞏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有云「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官留詩與鞏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鞏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鹽僕之間相從	

彭城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遙堂追感前  
約作二小詩……………二一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  
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  
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  
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  
一二以為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  
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  
子由云……………二二

留題石經院三首……………二二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二二

贈王仲素寺丞……………二二

陽關詞三首……………二三

和孔周翰二絕……………二三

再觀邸園留題……………二三

觀淨觀堂效韋蘇州詩……………二三

京師哭任遵聖……………二三

答任師中家漢公……………二四

初別子由……………二四

次韻呂梁仲屯田……………二五

章質夫寄惠崔徽真……………二五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  
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  
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二五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  
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二五

代書答梁先……………二五

九日邀仲屯田為大水所隔以詩見寄  
次其韻……………二六

河復（并敘）……………二六

韓幹馬十四疋……………二六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映積水因  
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  
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  
無棺槨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  
次其韻二首……………二七

贈寫御容妙善師	二七
哭刁景純	二七
答呂梁仲屯田	二八
張寺丞益齋	二八
答孔周翰求書與詩	二八
送李公恕赴闕	二八

卷九 詩六十八首

春菜	二九
送鄭戶曹	二九
虔州入境圖八首	二九
讀孟郊詩二首	三〇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三〇
送孔郎中赴陝郊	三〇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三一
寒食日答公擇三絕次韻	三一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三一
坐上賦戴花得天字	三一

夜飲次韻畢推官	三一
續麗人行（并引）	三一
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二首	三二
起伏龍行（并敘）	三二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詩戲用其韻	三二
送李公擇	三二
送荀芍藥與公擇二首	三三
和孫莘老次韻	三三
游張山人園	三三
杜介熙熙堂	三四
次韻答劉涇	三四
攜妓樂游張山人園	三四
種德亭（并敘）	三四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鶉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三五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三五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道	三五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  
擇甚熟將入京應舉……………三五

僕糞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  
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  
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  
詩謝之……………三五

雨中過舒教授……………三六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三六

送鄭戶曹……………三六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三七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三七

送鄭戶曹賦席上果得榧子……………三七

送胡掾……………三七

答仲屯田次韻……………三八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  
答之……………三八

答范祖禹……………三八

次韻答王定國……………三八

芙蓉城（并敘）……………三八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三九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三九

次韻子由送趙虬歸觀錢塘遂赴永嘉……………三九

中秋月三首……………四〇

中秋見月寄子瞻兄子由……………四〇

和……………四一

答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四一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四一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四二

次韻答頓起二首……………四二

卷十 詩七十七首

九日黃樓作……………四二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為謝……………四三

九日次韻王鞏……………四三

送頓起……………四三

送孫勉……………四三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四三
次韻答王鞏	四四
張安道見示近詩	四四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四四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四四
次韻王鞏獨眠	四四
次韻王鞏留別	四五
登雲龍山	四五
次韻僧潛見贈	四五
次韻潛師放魚	四五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同遊戲馬臺	四六
書西軒壁兼簡顏長道二首	四六
滕縣時同年西園	四六
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四六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	四六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四七
百步洪二首（并敘）	四七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送參寥師	四七
夜過舒堯文戲作	四八
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四八
答王定民	四八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二首	四八
次韻長道韻送傳倅	四八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四九
和田國博喜雪	四九
祈雪霧猪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	四九
次韻舒堯文祈雪霧猪泉	四九
石炭（并引）	五〇
入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賦得鳥字	五〇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五〇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五〇
臺頭寺送宋希元	五一
種松得綠字	五一
作詩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	五一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遊走筆爲此詩……………五一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樂字韻詩四首……………五一  
 今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五一  
 雪齋……………五二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五二  
 游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  
 雲多奇峰」爲韻得澤字……………五二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五二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絕……………五三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五三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五三  
 再次韻答田國博部夫還二首……………五三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  
 之句次韻答之……………五三  
 答郡中同僚賀雨……………五三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五四  
 次韻曹九章見贈……………五四  
 嘗泗州孫景山西軒……………五四

二二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五五  
 舟中夜起……………五五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  
 覺長老……………五五  
 遊惠山（井敘）……………五五  
 贈惠山僧惠表……………五六  
 贈錢道人……………五六  
 與秦太虛參寥會于松江而關彥長徐  
 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五六  
 次韻關令送魚……………五六

卷十一 詩七十二首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五六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五七  
 送劉寺丞赴餘姚……………五七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  
 花詩憶與僕去歲會于彭門折花餽筍  
 故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

以一戲公擇云爾	五七
王鞏情虛堂	五八
和孫同年下山龍洞禱晴	五八
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三首	五八
次韻孫祕丞見贈	五八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五八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飢疫故人往往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作此詩寄之	五九
舶楚風（并引）	五九
丁公默送蟾蟀	五九
送孫著作赴考城兼寄錢醇老李邦直	五九
二君於孫處有書見及	五九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入皆苦炎」字四首	六〇
次韻李公擇梅花	六〇
送淵師歸徑山	六〇
送表忠觀錢道士歸杭	六一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六一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後追和其韻	六一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六一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	六一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	六一
又次前韻贈賈耘老	六三
趙閱道高齋	六三
送俞節推	六三
次韻答孫倅	六四
重寄一首	六四
次韻和劉貢甫登黃樓見寄并寄子由二首	六四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六四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六五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

二首……………六五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六五

過淮……………六六

書磨公詩後（并敘）……………六六

游淨居寺（并敘）……………六六

梅花二首……………六七

戲作種松……………六七

萬松亭（并敘）……………六七

張先生（并敘）……………六七

陳季常所畜朱陳村嫁娶圖……………六八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

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

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

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六八

初到黃州……………六八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六八

次韻前篇……………六九

安國寺浴……………六九

安國寺尋春……………六九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

株土人不知貴也……………六九

次韻樂著作野步……………七〇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

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七〇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

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七〇

雨中看牡丹三首……………七〇

次韻樂著作送酒……………七〇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聽……………七〇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洑正與

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七一

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甚盛泉見餉二

首……………七一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

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七一

卷十二 詩八十九首

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七一  
 武昌銅劍歌（并敘）……………七二  
 定惠顯師為余竹下開嘯軒……………七二  
 石芝（并敘）……………七二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  
 月子由復至齊安未至以詩迎之……………七二  
 遷居臨臯亭……………七三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七三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七三  
 次韻答子由……………七三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七四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七四  
 五禽言（并敘）……………七四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七五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  
 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七五

鐵拄杖（并敘）……………七五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七六  
 東坡八首（并敘）……………七六  
 題織錦圖上同文三首……………七七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七七  
 冬至日贈安節……………七八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七八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為壽一首……………七八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七九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七九  
 四時詞……………七九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  
 戲之云……………七九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八〇  
 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  
 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  
 去為誦此句因以為韻作小詩十四首  
 送之……………八〇

和王鞏六首並次韻……………八一  
 記夢同文二首（并敘）……………八二  
 三朵花（并敘）……………八二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八二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  
 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  
 韻……………八二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  
 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  
 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  
 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八二  
 浚井……………八三  
 紅梅三首……………八三  
 和子由寄題孔平仲章庵次韻……………八三  
 二蟲……………八三  
 陳季常見過三首……………八四  
 寒食雨二首……………八四  
 徐史君分新火……………八四

次韻答元素舊有贈元素云「天涯  
 同是傷流落」元素以為今日之先兆  
 且悲當時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  
 劉孝叔陳令舉李公擇及元素與余也……………八四

卷十三 詩八十一首

蜜酒歌（并敘）……………八五  
 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八五  
 謝陳惠常惠一楮巾……………八五  
 贈黃山人……………八五  
 問大治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八五  
 魚蠻子……………八六  
 弔李臺卿（并敘）……………八六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八六  
 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五首……………八六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八七  
 食柑……………八七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八七

元脩菜（并敘）	八八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八八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遊隨所見輒 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詞無倫次	八八
日日出東門	八九
南堂五首	八九
次韻子由種杉竹	八九
孔毅甫妻挽詞	八九
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九〇
初秋寄子由	九〇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九一
聞子由爲郡僚所掎恐嘗去官	九一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九一
孔毅甫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 次其韻	九一
任師中挽詞	九二
子由作二頌頌石台長老同公手寫蓮 經字如黑蟻且誦萬徧膏不至席二十	九二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餘年予亦作二首	九二
鄧忠臣母周挽詞	九二
徐君猷挽詞	九二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九二
和秦太虛梅花	九三
再和潛師	九三
橄欖	九三
海棠	九三
東坡	九三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 十一片	九四
別黃州	九四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九四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 人舍	九四
將至筠先寄遲迺遠三猶子	九四
端午游真如遲迺遠從子由在酒局	九五
別子由三首	九五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九五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九五  
 思成堂……………九五  
 歸真亭……………九六  
 過建昌李野夫公幹故居……………九六  
 初入廬山三首……………九六  
 圓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  
 晚至宿焉明日忘日也乃手寫寶積殿  
 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拊掌笑  
 曰一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  
 此祥乎一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逮事  
 訥長老識先君云……………八六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  
 老其婿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  
 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  
 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跌  
 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答予  
 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詩乃

追次慎韻……………九六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  
 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畏  
 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通亦作一絕……九七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  
 色」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美此  
 句有糞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  
 至是哉乃戲作一絕……………九七  
 嘗李公擇白石山房……………九七  
 贈東林壁長老……………九七  
 題西林壁……………九七  
 廬山二勝（并敘）……………九八  
 開先漱玉亭……………九八  
 栖霞三峽橋……………九八  
 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九八  
 和李太白（并敘）……………九八  
 次韻道潛留別……………九九

卷十四 詩七十九首

岐亭五首（并敘）	九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上詩爲謝	九
且遺古銅劍二	〇〇
龍尾硯歌（并引）	〇一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〇一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〇一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名慤	〇二
小名幹兒頗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	〇二
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〇二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	〇二
次荆公韻四絕	〇二
張庖民挽詞	〇二
次韻葉致遠見贈	〇三
次韻杭人裴維甫	〇三
次韻段逢見贈	〇三
題孫思逸真	〇三
戲作鮑魚一絕	〇三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同王勝之游蔣山	〇三
至真州再和二首	〇四
次韻答寶覺	〇四
眉子石硯歌	〇四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納裙相報次韻	〇四
次韻滕元發許中途秦少遊	〇四
送金山鄉僧	〇五
送沈達赴廣南	〇五
豆粥	〇五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	〇五
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贊之劉涇亦作	〇五
因次其韻	〇五
金山夢中作	〇六
次韻周禮惠石鮓	〇六
次韻蔣穎叔	〇六
龜山辯才師	〇六
贈潘谷	〇六
徐大正閑軒	〇七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一一四
觀杭州鈐韓歐育刀劍戰袍	一一四
王伯敷所藏趙昌畫四首	一一五
梅花	一一五
黃葵	一一五
芙蓉	一一五
山茶	一一五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一一五
題王逸少帖	一一六
書林逋詩後	一一六
和仲伯達	一一六
春日	一一六
贈袁陟	一一六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一一六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	一一七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	一一七
贈常州報恩長老	一一七
次韻答賈耘老	一一七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墨花（并敘）	一一八
送竹几與謝秀才	一一八
溪陰堂	一一八
次韻許遵	一一八
贈章默（并敘）	一一八
送穆越州	一一九
贈葛羣	一一九
贈王寂	一一九
南都妙峰亭	一一九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一一九
金山妙高臺	一一九
贈杜介（并敘）	一二〇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郡伯堰	一二〇
送楊傑（并敘）	一二〇
次韻送徐大正	一二一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戲此詩	一二一
迨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	一二一
次韻徐積	一二一

蘇東坡東坡集目錄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  
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賦過之  
歎其壯麗留一絕云……………一一二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一一二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一一二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一一二  
海市（并敘）……………一一二  
登州孫氏松堂……………一一二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一一三  
遺直坊（并敘）……………一一三  
次韻趙令鑾……………一一三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一一三  
次韻趙令鑾惠酒……………一一四  
送范純粹守慶州……………一一四  
次韻王震……………一一四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一一四  
惠崇春江曉景二首……………一一四  
次韻周邠……………一一四

次韻胡完夫……………一一五  
次韻錢穆父……………一一五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一一五  
次韻答潘思復……………一一五  
卷十六 詩八十八首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一一五  
送陳睦知潭州……………一一六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一一六  
次韻王觀正言喜雪……………一一六  
和蔣發運……………一一六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一一七  
和入假山……………一一七  
送王伯敷守甯……………一一七  
道者院池上作……………一一七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一一七  
書文與可墨竹（并敘）……………一一七  
次韻錢舍人病起……………一一八

次韻和王聳	一二八
用王聳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一二八
魏國夫人夜遊圖	一二八
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	一二九
次韻朱光庭初夏	一二九
次韻朱光庭喜雨	一二九
奉教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一二九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一首	一二九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一三〇
送賈訥倅眉二首	一三〇
送程建用	一三〇
次韻李脩撫留別二首	一三〇
次韻黃魯直赤目	一三一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一三一
戲周正孺二絕	一三一
題文與可墨竹（并敘）	一三一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一三一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	一三二

杜介送魚	一三二
送杜介歸揚州	一三二
秋詠石屏	一三二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一三二
再和二首	一三二
武昌西山（并敘）	一三三
再用前韻	一三三
送楊孟容	一三三
兒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 昔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 近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 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一三四
趙令畧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一三四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一三四
和三舍人省上	一三四
送錢承制赴廣南路分都監	一三五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一三五
再和	一三五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次韻劉貢父省上……………一三五  
再和……………一三六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一三六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一三六  
諸公餞子敦賦以病不往復次前韻……………一三六  
和張昌言喜雨……………一三六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一三七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諸忽  
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前韻答之……………一三七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韃韃馬……………一三七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一三七  
賦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  
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  
懷……………一三七  
送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一三八  
郭熙畫秋山平遠……………一三八  
次韻張昌言喜雨……………一三八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一三八

三四

戲用晁補之韻……………一三九  
書皇親畫扇……………一三九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一三九  
書鄆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一三九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  
有懷其人……………一三九  
和張耒高麗松扇……………一四〇  
故李承之待制六丈挽詞……………一四〇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一四〇  
送張天覺得山字……………一四〇  
次韻王定國揚州倅……………一四一

卷十七 詩八十八首

贈李道士（并敘）……………一四一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一四一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一四一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一四二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一四二

送歐陽辨監檀州酒	……………	一四二
九月十五日遷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	……………	一四二
講讀史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	……………	一四二
書詩各一首臣賦得紫薇花絕句其詞	……………	一四二
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	……………	一四二
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	一四二
「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賦詩	……………	一四二
云	……………	一四二
和王晉卿（并敘）	……………	一四三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	一四三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	一四四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	一四四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	一四四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	一四四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并敘）	……………	一四五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	一四五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	一四六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	一四六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	一四六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	……………	一四六
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	一四六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	一四六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	一四七
書艾宣畫四首	……………	一四七
竹鶴	……………	一四七
黃精鹿	……………	一四七
杏花白鷗	……………	一四七
蓮龜	……………	一四七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	……………	一四七
三月二十日同游金明池始見其詩次	……………	一四七
韻爲答	……………	一四七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	一四七
韓康公挽詞三首	……………	一四八
柏石圖詩（并敘）	……………	一四八
慶源宣義王文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	……………	一四八
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入安樂之	……………	一四八

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故懷自得  
 有書來求紅帶旣以遺之且作詩爲戲  
 請黃魯直學士秦少游賢良各爲賦一  
 首爲老人光華……………一四八  
 次許冲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鈴韓……………一四八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一四九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一四九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二首……………一四九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一四九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一四九  
 送曹輔赴閩漕……………一五〇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一五〇  
 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  
 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  
 家」……………一五〇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  
 圖後二首……………一五〇  
 送蹇道士歸墟山……………一五〇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  
 一日鐶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  
 呈同院……………一五一  
 送周朝議守漢州……………一五一  
 木山（并敘）……………一五一  
 聖俞詩……………一五一  
 次韻……………一五一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一五一  
 送周正孺知東川……………一五二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一五二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一五二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整嶂圖……………一五三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一五三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雲與子由同訪  
 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  
 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  
 過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  
 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一五三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一五三
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詩	一五四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	
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一五四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一五四
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	一五四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懽勝	一五五
再和	一五五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一五五
再和	一五五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裁所寓張退傅第中一首	一五五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一五五
王鄭州挽詞	一五五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一五六
送呂昌明知嘉州	一五六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穎州西齋二首	一五六

卷十八 詩一百一十七首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一五六
次韻錢越州	一五六
同秦仲二子雨中游寶山	一五六
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一五六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一五六
送子由使契丹	一五六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一五六
坐上復借韻送崑崙軍通判葉朝奉	一五六
軾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茱萸可作枕聞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明學士子明有詩次其韻	一五六
次韻錢越州見寄	一五六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為海浪所戰  
 時有碎裂洶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  
 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  
 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二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詩……………三

送鄧宗古還鄉……………三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  
 韻賦詩賦得心字……………三

哭王子立次兄子迨韻三首……………三

異鵲（并敘）……………四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異亭……………四

東川情絲寄畬冀州戲贈……………四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  
 戲作小詩……………五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三首……………五

寄蔡子華……………五

和錢四寄其弟蘇……………五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闌黎以詩見

招次韻答之……………五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五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六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  
 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闌  
 黎詩見贈次韻答之……………六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六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  
 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  
 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  
 韻答之……………六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餽其母有詩相  
 謝次韻答之……………七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七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驪……………七

壽星院寒碧軒……………七

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絕句……………七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七

真覺院有落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	八
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八
又和劉景文韻	八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八
仲天賦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	八
半歲旣行作絕句五首送之	八
贈善相程傑	八
次韻林子中蘇山亭見寄	八
再和并答楊次公	九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九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九
題楊次公春蘭	九
題楊次公蕙	九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九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詩	九
次韻和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	一〇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一〇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一〇

蘇東坡東坡集目錄

介亭餞楊傑次公	一〇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一一
葉教授和滄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	一一
井之游	一一
次韻林子中見寄	一一
安州老人食蜜歌	一一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一二
送張嘉州	一二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一二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一二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一三
贈劉景文	一三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一三
辨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賦往見	一三
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	一三
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美不云	一三
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	一三
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	一三

蘇東坡東坡集目錄

四〇

辨才韻賦詩一首……………一三

送程之邵發判赴闕……………一四

寄題梅宣義園亭……………一四

熙寧中賦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因繫  
皆滿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  
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  
夜庭事蕭然三園皆空蓋同僚之力非  
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  
守……………一四

前詩……………一四

今和……………一五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為杭州日送客舟  
中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  
畫松來往疾輕鷗誰知獨臥朱簾裏」  
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珙  
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嘆前事因和其  
韻作兩首送之且歸其書唐氏……………一五

送江公著知吉州……………一五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二壺……………一五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一五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一六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  
秉道有詩次韻二首……………一六

糞箬（并敘）……………一七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一七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一七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一七

次韻參寥同前……………一八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一八

書渾令公燕魚朝恩圖……………一八

卷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并敘）……………一八

新渠詩一首（并敘）……………一九

顏樂亭詩一首（并敘）……………一九

詞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并敘).....	一九
上清辭一首.....	二〇
歸來引一首.....	二一
黃泥坂詞一首.....	二一
清溪詞一首.....	二一
李仲蒙哀詞一首.....	二二
錢君倚哀詞一首.....	二二
傷春詞一首(并敘).....	二三
蘇世美哀詞.....	二三

賦七首

盤頰堆賦一首(并敘).....	二四
屈原廟賦一首.....	二四
昆陽城賦.....	二五
後杞菊賦一首(并敘).....	二五
服胡麻賦一首(并敘).....	二六
赤壁賦一首.....	二七
後赤壁賦一首.....	二七

卷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二八
硯銘九首.....	二八
玉堂硯銘一首.....	二八
鼎硯銘一首.....	二九
王平甫硯銘.....	二九
鄧公硯銘(并敘).....	二九
端硯銘.....	二九
孔毅甫龍尾硯銘.....	二九
鳳唼硯銘.....	二九
米黻石鍾山硯銘.....	二九
徽硯銘.....	三〇
金星洞銘一首.....	三〇
文與可琴銘一首.....	三〇
山堂銘一首(并敘).....	三〇
遠遊庵銘一首(并敘).....	三〇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并敘).....	三一

三槐堂銘一首(并敘).....	三一
菩薩泉銘一首(并敘).....	三二
石鼎銘一首(并敘).....	三三
六一泉銘一首(并敘).....	三三
大覺鼎銘.....	三三
頌一首	
仁宗帝皇御書頌一首(并敘).....	三四
贊十六首	
孔北海贊一首(并敘).....	三四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并敘).....	三五
王仲儀真贊一首(并敘).....	三五
王定國真贊一首.....	三六
秦少游真贊一首.....	三六
參寥子真贊一首.....	三六
徐大正真贊一首.....	三七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首.....	三七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三七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并敘).....	三七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三七
郭忠恕畫贊一首(并敘).....	三八
黃庭經贊一首(并敘).....	三八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并敘).....	三九
韓幹畫馬贊一首.....	三九
師子屏風贊一首(并敘).....	四〇
石嘗蒲贊一首(并敘).....	四〇
卷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四一
御試重巽申命一首.....	四一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四二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一首.....	四四
後正統論三首.....	四五
總論一.....	四五
辨論二.....	四五

辨論三	四七
思治論一首	四八
卷二十一 策問十七首	

私試策問七首	五一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一首	五五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五五
試館職策題三首	五六
省試策問三首	五七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五九

卷二十三 雜文二十二首

明正一首	五九
雜說一首	六〇
日喻一首	六〇
問養生一首	六一
怪石供一首	六二
後怪石供一首	六二

書劉庭式事一首	六三
書狄武襄事一首	六三
書孟德傳後一首	六四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六四
書瑯琊篆後一首	六四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六五
書遊湯泉詩後一首	六五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六六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六六
書樂毅論後一首	六七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六七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六八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六八
書篆隸後一首	六九
書吳道子畫後一首	七〇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七〇

卷二十四 敍十五首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南行前集敘一首……………七一  
 送章子平詩敘一首……………七一  
 牡丹記敘一首……………七二  
 送杭州進士詩敘一首……………七二  
 邵茂誠詩集敘一首……………七三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一首……………七三  
 晁君成詩集引……………七四  
 堯禪先生詩集敘一首……………七五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一首……………七五  
 王定國詩集敘一首……………七六  
 聖散子敘一首……………七六  
 田表聖奏議敘一首……………七七  
 樂余先生文集敘一首……………七七  
 范文正公文集敘一首……………七八  
 居士集敘一首……………八〇

字說二首……………八一

文與可字說一首……………八一

四四

楊薦字說一首……………八一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八二

卷二十五 表狀二十三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八三  
 徐州謝上表一首……………八三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八四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八四  
 湖州謝上表一首……………八四  
 到黃州謝表一首……………八五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八六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八六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八七  
 到常州謝表二首……………八八  
 又……………八八  
 登州謝上表二首……………八九  
 又……………八九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九〇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九〇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九〇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九〇
又	九一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九二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九二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九二
又	九三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九三
又	九三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九四
又	九四
笏記一首	九四
又	九五
辭免侍讀狀一首	九五
謝除侍讀表二首	九五
又	九六
謝賜御書詩表一首	九六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九六
卷二十六 表十六首（笏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九七
又	九七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九八
又	九八
笏記二首	九八
又	九九
杭州謝上表二首	九九
又	九九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一〇〇
又	一〇〇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一〇一
又	一〇一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一〇一
又	一〇二
賀興龍節表一首	一〇二



賀坤成節表一首……………一〇二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一〇三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一〇三

歐陽內翰……………一〇三

王內翰……………一〇四

梅龍圖……………一〇五

韓舍人……………一〇五

范舍人……………一〇六

謝制科啓一首……………一〇七

賀楊龍圖啓一首……………一〇八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一〇八

賀吳副樞啓一首……………一〇九

答許狀元啓一首……………一〇九

卷二十七 啓三十首

謝館職啓一首……………一一〇

賀韓丞相啓一首……………一一〇

答會學士啓一首……………一一一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一一一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一一二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一一二

答楊屯田啓二首……………一一三

又……………一一三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一一三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一一四

賀呂副樞啓一首……………一一四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一一五

答陳齋郎啓一首……………一一五

賀文太尉啓一首……………一一五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一一六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一一六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一一七

答試館職人啓一首……………一一七

答李寶文啓一首……………一一七

答王欽臣啓	一首	一一八
答彭舍人啓	一首	一一八
謝賈朝奉啓	一首	一一八
賀范端明啓	一首	一一九
答范端明啓	一首	一一九
杭州謝執政啓	一首	一二〇
答杭州交代啓	一首	一二〇
答莫提刑啓	一首	一二〇
答王明州啓	一首	一二一
謝生日詩啓	一首	一二一
賀林待制啓	一首	一二一

卷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	一首	一一一
上韓太尉書	一首	一一二
上富丞相書	一首	一一三
上曾丞相書	一首	一一五
應制舉上兩制書	一首	一一六

上劉侍讀書	一首	一二九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一首	一三〇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一首	一三一
答安師孟書	一首	一三二
與曾子固書	一首	一三三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一首	一三三

卷二十九 書一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一首	一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	一首	三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一首	三
答舒煥書	一首	五
答黃魯直書	一首	六
答宋寺丞書	一首	六
黃州上文潞公書	一首	七
謝張太保撰先入墓碣書	一首	八
與章子厚書	一首	八
答李端叔書	一首	一〇

卷三十 書九首

答秦太虛書一首……………一一

答李琮書一首……………一二

答陳師仲書一首……………一五

答畢仲舉書一首……………一六

與朱鄂州書一首……………一七

答李昭珣書一首……………一八

答李膺書一首……………一九

答張文潛書一首……………一九

答毛滂書一首……………二〇

卷三十一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一首……………二一

喜雨亭記一首……………二一

鳳鳴驛記一首……………二二

凌虛臺記一首……………二三

中和勝相院記一首……………二三

四菩薩閣記一首……………二四

墨君堂記一首……………二五

淨因院畫記一首……………二六

墨妙亭記一首……………二六

墨竇堂記一首……………二七

錢塘六井記一首……………二八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一首……………二九

大悲閣記一首……………二九

卷三十一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一首……………三〇

雪泉記一首……………三一

醉白堂記一首……………三一

蓋公堂記一首……………三二

李氏山房藏書記一首……………三三

寶繪堂記一首……………三四

眉州遠景樓記一首……………三五

滕縣公堂記一首……………三六

莊子祠堂記一首	三七
放鶴亭記一首	三八
思堂記一首	三九
游桓山記一首	三九
盤壁張氏園亭記一首	四〇
文與可書貧簪谷偃竹記一首	四一

卷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四二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四二
石鐘山記一首	四三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四四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四四

碑二首

裴忠觀碑一首	四五
宸奎閣碑一首	四六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四七
方山子傳	五〇

卷三十四 青詞一首

鳳翔臨土火星青詞一首	五一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五一

祝文三十四首

禱雨蟠溪文一首	五二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五二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附)	五三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五三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五四
祈雨龍祠	五四
祈雨吳山	五四
祈晴風伯	五四
祈晴雨師	五四
祈晴吳山	五五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奉詔禱雨諸廟	五五
禱雨社稷四首	五五
密州祭常山文	五六
徐州祭枯骨文	五七
謝靈文一首	五七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五七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五七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五八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五八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五八
祭英烈王文一首	五八
杭州祝文八首	五九
祈雨祝文	五九
謝雨祝文	五九
祈晴祝文	五九
謝雨祝文	五九
祈晴祝文(吳山廟)	六〇
謝晴祝文	六〇

五〇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六〇
謝吳山水仙王五龍三廟祝文	六〇
卷三十五 祭文二十五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六一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六一
祭柳子玉文一首	六一
祭單君貺文一首	六一
祭胡執中郎中文一首	六二
祭任鈐轄文一首	六三
祭歐陽仲純父文一首	六三
祭王君錫丈人文一首	六三
祭文與可文一首	六四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六四
祭張子野文一首	六五
祭陳令舉文一首	六五
祭任師中文一首	六五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六六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六七
祭徐君猷文一首	六七
祭陳君式文一首	六七
祭蔡景繁文一首	六八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六八
祭石幼安文一首	六九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六九
祭王宜甫文一首	六九
祭范蜀公文一首	七〇
祭黃幾道文	七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七一
<b>卷三十六 行狀一首</b>	
司馬溫公行狀一首	七一
<b>卷三十七 神道碑一首</b>	
富鄭公神道碑一首	八四
<b>卷三十八 神道碑一首</b>	

趙清獻公神道碑一首	九三
<b>卷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b>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九八
<b>墓誌四首</b>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一〇一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一〇七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一〇七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一〇八
<b>卷四十 釋教二十三首</b>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一〇八
大悲閣記一首	一〇九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并敘)	一一〇
大別方丈銘一首	一一一
法雲寺鐘銘一首(并敘)	一一一
邵伯埭鐘銘一首(并敘)	一一二

蘇東坡東坡集 目錄

淡軒銘一首	一一二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一一二
阿彌陀佛頌一首(并敘)	一一三
魚枕冠頌一首	一一三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并敘)	一一三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一首	一一四
玉石偈一首	一一五
地獄變相偈一首	一一五
磨衲贊一首(并敘)	一一五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一一六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一首	一一六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一一六
光道人真贊一首	一一六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一一七
書楞伽經後一首	一一七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一一八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一一八

蘇東坡東坡集

卷一 詩四十七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後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嚙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嘗有夜雨對床之言故云爾）

和子由瀾池懷舊

入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天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寒驢嘶（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瀾池）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惟餘故苑石漂散向人間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盡從塵埃中來對冰雪顏瘦骨拔窳窳蒼根激潏潏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今屬牛氏刻鑿紛班班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君看劉李末不能保河關况此百株石鴻毛於太山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閒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獄快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號

盤屋四縣既畢事因也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

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迴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遠人濯水旱王命釋俘囚分縣傳明詔循山得勝遊蕭條初出郭曠蕩實消憂薄暮來孤鎮登臨憶武侯



嶮依絕壁，蒼茫瞰奔流；半夜人呼急，橫空火氣浮。天遙殊不辨，風急已難收。曉入陳倉縣，猶餘賣酒樓。煙煤已狼藉，吏卒尚呀咻。（十三日宿武城鎮，卽俗所謂石鼻寨也，云孔明所築，是夜二鼓，竇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雞嶺雲霞古，龍宮殿宇幽。（縣有雞爪峰龍宮寺。）南山連大散，歸路走吾州。欲往安能遂，將還爲少留。同趨西魏道，却渡小河流。聞道礮溪石，猶存甬水頭。蒼崖雖有迹，大鈞本無鈎。（十四日自寶雞行至魏，聞太公礮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東去過鄜塢，孤城象漢劉。誰言董公健，竟復伍季儔。白刃俄生肘，黃金漫似丘。（十五日至郿縣，縣有董卓城，其城象長安，俗謂之小長安。）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騶。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巖崖已奇絕，冰雪更瑯鏡。春早憂無麥，山靈喜有湫。蛟龍懶方睡，餅罐小容偷。（是日晚自郿起至青秋鎮，宿道過太白山，相傳云，軍行鳴鼓角過山下，輒致雷雨，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二曲林泉勝，三川氣象侔。近山薜麥早，臨水竹篁脩。（十六日至盩厔，以近由地美，氣候殊早，縣有官竹園，十數里不絕。）先帝膺符命，行宮畫冕旒。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篳。祕殿開金鑠，神人控玉蚪。黑衣橫巨劍，被髮竦雙眸。（十七日寒食，自盩厔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宮乃太宗皇帝時有神降於道士張守真，以告受命之符，所爲立也，神封翊聖將軍有殿。）趨返逢佳士，相將弄綵舟。投篙披綠葇，濯足亂清溝。晚宿南谿上，森如水國秋。遠湖栽翠密，終夜響颼颼。（是日與監官張杲之汎舟南谿，遂宿於溪堂。）冒曉窮幽邃，操戈畏炳彪。（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見送，或云近官竹園，往往有虎。）尹生猶有宅，老氏舊停輶。問道遺蹤在，登仙往事悠。馭風歸汗漫，閱世似蜉蝣。羽客知人意，瑤琴繫馬鞦。不辭山寺遠，來作鹿鳴呦。帝子傳聞李巖堂，髣髴輕風幃幔卷。落日髻鬟愁，入谷（音浴）驚蒙密。登坡費挽樓，亂峰巉似粟。一水淡如油，中使何年到。金龍自古投，千重橫翠石。百丈見游鱗，最愛泉鳴洞。初嘗雪入喉，滿餅雖可致，洗耳敢無由。（是日遊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舊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遂與張杲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別，有太平宮道士趙宗有，抱琴

見送至寺，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迹，下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仙遊潭，上有寺三，倚峻峰，面清溪，樹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以繩維石，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澈如此，遂宿於中興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甘，明日以泉二餅歸，至臈，又明日乃至府。忽憶尋壩培，方冬脫蓆裘，山川良甚似，水石亦堪儻，惟有泉旁飲，無人自獻酬。（昔與子由遊壩培時，方冬洞中溫溫如二三月。）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幃，落月淡孤燈。奔走煩郵吏，安閑媿老僧。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不慙弄玉騎丹鳳，應逐常娥駕老蟾。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蝴蝶入疎簾。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丈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闈。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石鼻城

平時戰國今無在，陌上征夫有不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莽間。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脩竹水潺湲。

礪溪石

蘇東坡東坡集卷一

蘇東坡東坡集卷一

四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暖，安知眉上叟，跪石留雙脣，一朝嬰世故，辛苦平多難，亦欲就安眠，旅人譏客嬾。

鄒塢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囊金多退足，恐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

樓觀

（秦始皇始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此觀。）

門前古碣臥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長有遊人悲晉惠，強修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窞井水赤，白樹誰燒燒廚竈，香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由叟是庚桑。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一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簷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遙知識易東窗下，車馬敲門定不磨。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二首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鴈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慙直道，通翁久沒厭凡才，夷音僅可通名姓，瘠俗無由辨頭顱，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章子惇也。）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雙鬢，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經旬臥齋閣，終日親劑和。(去)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奈。飄蕭窗紙鳴，堆壓簷板墮。(閣中皆以板爲簷)風颺助凝冽，悒悒困掀被。惟思近醇醪，未敢窺瓌瑳。何時反炎赤，却欲躬白磨。誰云座無氈，尚有裘充貨。西鄰歌吹發，促席寒威挫。崩騰踏成逕，矯繞飛入坐。人歡瓦先融，飲備餅屢臥。嗟余獨愁寂，空室自困坷。欲爲後日賞，恐被遊塵沓。寒更報新霽，皎月懸半破。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入例窮寒，秀句出寒餓。何嘗暴雪霜，庶以躡郊賀。

歲晚相與餽問爲餽。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我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寄子由弟

### 餽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爲歡恐無見，假物不論貨。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寶盤巨鯉橫，發籠(去)雙兔臥。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瓌座。貧者愧不能，微掣出香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倡無人和。

###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尙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隣酒初熟，西舍瓮亦肥。且爲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同願，還君老與衰。

###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况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強不睡，相守夜謹譁。晨雞且勿鳴，更鼓長添過。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和子由踏青

蘇東坡東坡集卷一

春風陌上鶯微塵，遊人初樂歲華新。人閑正好路旁飲，麥短未怕遊車輪。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鄰。歌鼓鶯山草木動，軍鼙散野烏鴛馴。何人聚衆稱道人，遮道賣符色怒曛。宜蠶使汝蠶如斐，宜畜使汝羊如脂。路人未必信此語，強爲買服襪新春。道人得錢徑沽酒，醉倒自謂一吾符神。

和子由蠶市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閑時尚以蠶爲市，共忘辛苦逐欣歡。去年霜降斫秋菽，今年霜積如連山。破瓢爲輪土爲釜，爭買不翅金與紈。憶昔與子皆童髯，年年廢書走市觀。市人爭誇鬪巧智，野人嗜啞遭欺謾。詩來使我感舊事，不悲去國悲流年。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百費三年。三年吾有幾，棄擲理無還。長恐別離中，權我鬢與顏。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乃爲愛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羨子久不出，讀書蟲生鬚。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隙，猛士愛塞垣。願謀雖不戰，虜意久欺天。山西夏家子，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百寶漉刀環。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

和子由論書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櫛。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識，不謂子亦頗。書成輒棄去，綬被旁人裹。皆云本闕落，結束入細麼。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荷。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何當盡屏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彘中強蒐騷。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西方真人誰所見？  
衣被七寶從雙發。  
當時脩道頗辛苦，  
柏生兩肘烏巢肩。  
初如縹緲隱山玉，  
漸如濯濯出水蓮。  
道成一旦就空滅，  
奔會四海悲人天。  
翔禽哀響動林谷，  
獸鬼躑躅淚迸泉。  
龐眉深目彼誰子？  
遠牀彈指性自圓。  
隱如寒月墮清晝，  
空有孤光留故躔。  
春遊古寺拂塵壁，  
遺像久此繡香煙。  
畫師不復寫名姓，  
皆云「道子」口所傳。  
「從橫固已萬孫鄧，  
有如巨鯨吞小鮮，  
來詩所誇孰與此，  
安得攜掛其旁觀？」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  
樹林深翠已生烟。  
遠城駿馬誰能借？  
到處名園意盡便。  
但挂酒壺那計盡，  
偶題詩句不須編。  
忽聞啼鴉驚鷺旅，  
江上何人拾廢田？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最善飲酒未七十而致仕

近聞薛公子，  
早退驚常流。  
買園招野鶴，  
鑿井動潛虬。  
自言酒中趣，  
一斗勝涼州。  
翫然拂衣去，  
親愛挽不留。  
隱居亦何樂，  
素志庶可求。  
所亡嗟無幾，  
所得不啻酬。  
青春爲君好，  
白日爲君悠。  
山鳥奏琴筑，  
野花弄閑幽。  
雖辭功與名，  
其樂實素侯。  
至今清夜夢，  
尙驚冠壓頭。  
誰能載美酒，  
往以大白浮。  
之子雖不識，  
因公可與遊。

中隱堂詩（并敘）

岐山宰王君紳，  
其祖故蜀人也。  
避亂來長安，  
而遂家焉。  
其居第園圃，  
有名長安城中，  
號中隱堂者，  
是也。  
予之長安，  
王君以書戒其子弟，  
勸予遊，  
且乞詩甚勤，  
因爲作此五篇。

去蜀初逃難，  
遊秦遂不歸。  
園荒喬木老，  
堂在昔人非。  
鑿石清泉激，  
開門野鶴飛。  
退居吾久念，  
長恐此心違。  
徑轉如脩蟒，  
坡垂似伏鼉。  
樹從何代有人與，  
此堂高好古嗟。  
生晚偷閑厭久勞，  
王孫早歸隱，  
塵土污君袍。  
二月驚梅晚，  
幽香此地無。  
依依慰遠客，  
皎皎似吳姝。  
不恨故園隔，  
空嗟芳歲徂。  
香深挑杏亂，  
笑汝益羈孤。  
翠石如鸚鵡，  
何年別海墻。  
貢隨南使遠，  
載壓擘舟偏。  
已伴喬松老，  
那知故國還。  
金人解辭漢，  
汝獨不潛然。  
都城更幾姓，  
到處有殘碑。

古隧埋蜉蝣，崩崖露伏龜，安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蚺螻何須到？韓公浪自悲！

鳳翔入觀（并敬）

鳳翔入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迹，故其勤如此。鳳翔當魏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入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籍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旣攻馬亦同，其魚維鯁貫之柳（其詞云「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鯁維鯉，何以貫之，惟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古器縱橫，猶識鼎象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癡，抵詰曲猶能辨，跟肘媚媚，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賁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殼敦，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宿史，獎蜎蜎，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者，東征徐虜，闕虜虎，北伏犬戎，隨指喉，象骨雜脊，貫狼鹿，方邵聯翩，賤圭貞，遂因鼓藝思將帥，豈爲考擊煩矇？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岫巒，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夏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柶，當年誰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臠強暴，救黔首，六經旣已委灰塵，此鼓亦嘗遭擊剗，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兔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詛楚文（碑獲於開元守土下，今在太守使廡，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

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

罽嶽開元寺，髮髯祈年觀，寶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帶多難，剗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訴何當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邛，社鬼亦遭謾，遄哉千歲後，發我一笑粲。

王維吳道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鼇，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情，且敦祇園弟子畫，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雲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欽衽無間言。

維摩像唐揚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躡躡鑿井自嘆息：「造物將安以我爲？」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孱羸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頑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偃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

東嶽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况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慙，有山秃如禿，有水濁如泔，不



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坡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爲湖所貪，但見蒼石  
竇，開口吐滂甘。借汝腹中過，胡爲目耽耽。新荷弄晚涼，輕裊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簪。深有龜與魚，淺有  
螺與蚌。曝晴復戲雨，戰戰多於蠶。浮沉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繆雖強致，瑣細安足戡。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  
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氾氾。（此古飲風池也。）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綵羽無復見，上有鷓鴣鳴。嗟予生雖晚，  
考古意所狃。圖書已侵漶，猶復訪僑鄉。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聊爲湖上飲，一縱醉  
後談。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同首，無乃越朝參。予今正疎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遊再，行恐歲滿三。暮  
歸還倒載，鍾鼓已歸齋。（音諧）

真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鷓鴣，浩浩同一聲。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當  
年王中令，砍木南山頽。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身強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登者尙呀  
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

李氏園（李茂正園也，今爲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牆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  
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牆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窗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鶴。林中百尺  
松，歲久蒼鱗感。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園，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黯  
秋氣蓄。盡東爲方池，野鴈雜家鶩。紅梨鶩合抱，映島狐雲覆。春光水溶漾，雪障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  
北山臥可見，蒼翠間磽秃。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嶮乘衰叔，抽錢算間口。但未權羹粥，當時  
忝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蠶蠶生刀韜。何嘗載美

循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俗猶呼皇后圍，蓋茂正謂其妻也。）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爲何人卜，何嘗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秦穆公墓

秦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冢？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和子田開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爲，敢問嚮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愛，既得又愛失，此心浩難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恐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啾，鞅掌久不決，爾來已徂秋，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王事誰敢愆？民勞吏宜羞，中間羅旱暵，欲學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入九休，涸水涸無泥，舊堰旋插脩，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餘試新菑，劬勞幸已過，行鈍不任餒，秋風迫吹帽，西阜可縱遊，聊爲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將往終南和子田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鬢，富貴何啻葭中草，惟將翰墨留梁牖，絕勝醉倒蛾眉扶；我今廢學如寒卒，久不吹之漚欲無；歲暮矣嗟幾餘，欲往南溪侶禽魚，秋風吹雨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滯壺，窮年弄筆衫袖烏，古人有之我願如，終朝危坐學僧趺，閉門不出閑履屨，下視官爵如泥塗，嗟我何爲久踟躕，歲月豈肯爲汝居，僕夫起餐秣吾駒。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礪，是日宿礪，二十五日晚，自礪縣渡渭，宿於僧舍，會關閣故會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欹枕無人夢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磻谿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谿未明

夜入磻谿如入峽，照山炬火落驚猿。山頭孤月耿猶在，石上寒波曉更喧。至人舊隱白雲合，神物已化遺蹤。安得夢隨霹靂駕馬上，傾倒天瓢灑。

是日自磻谿將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峯寺之下院翠麓亭。

不到峰前寺，空來脩上村。此亭聊可喜，修徑豈辭捫。谷映朱欄秀，山含古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困嘶青草，僧留薦晚飧。我來秋日午，早久石床溫。安得雲如蓋，能令雨瀉盆。共看山下稻，涼葉晚翻翻。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磻龍寺

橫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谷中暗水響龍壺，壺上疎星明煜煜。寺藏巖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飢虎嘯空林，月黑驚鷹竄脩竹。入門突兀見深殿，照佛青燐有殘燭。媿無酒食待遊人，旋斫杉松爇溪菽。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萬瓦鬱參差，目亂千巖散紅綠。門前商賈負椒菽，山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鶴。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過。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捲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豎。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脩斜。客來空弔古，清淚落悲笳。

卷二 詩八十二首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煌煌帝王都，赫赫走羣彥。嗟汝獨何為，閉門觀物變；微物豈足觀？汝獨觀不勸，牽牛與蓼蓼，採摘入詩卷。吾聞東山傅，置酒攜嬋媿，富貴未能忘，聲色聊自遣。汝今又不然，時節看瓜蔓，懷寶自足珍，藝蘭那計晚？吾歸於汝處，慎勿嗟歲晚！

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春陽一已敷，妍醜各自矜；蒲萄雖滿架，因倒不能任，可憐病石榴，花如破紅襟！蓼花雖粲粲，帶淺不勝簪，叢蓼晚可喜，輕紅隨秋深；物生感時節，此理等廢興，飄零不自由，感亦非汝能。

種柏待其成，柏成人亦老，不如種叢籜，春種秋可倒，陰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柏生何苦艱，似亦費天巧；天工巧有幾，肯盡時汝耗，若看藜與蘘，生意常草草！

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插；牽牛獨何長？詰曲自牙蘖，走尋荆與榛，如有宿昔約；南齋讀書處，亂翠曉如濺，偏工貯秋雨，歲歲壞籬落。

蘆筍初似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行樂惜芳晨，秋風常苦早，誰知念離別，喜見秋瓜老；秋瓜感霜霰，莖葉颯已槁，宦遊歸無時，身若馬繫皂，悲鳴念千里，耿耿志空抱，多憂竟何為，使汝玄髮竅。

官舍有叢竹，結根閭囚廬，下為人所徑，土密不容釘；嚴懲戒吏卒，插棘護中庭，遠砌忽墳裂，走鞭瘦吟嶸，我常攜枕簟，來此蔭寒青，日暮不能去，臥聽窗風伶。

芎藭生蜀道，白芷來江南。漂流關輔，猶不失芳甘。濯濯翠蓋滿，惜惜清露涵。及其未花實，可以資筐籃。秋節忽已老，苦寒非所堪。斷根取其實，對此微物慙。

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遊。中山亦何有，草木媚深幽。蒼蒲人不識，生此亂石溝。山高霜雪苦，苗葉不得抽。下有千歲根，感縮如蟠虬。長爲鬼神守，德薄安敢偷。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心隨白雲去，夢繞山之麓。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有如採樵子，入洞聽琴筑。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八月十二日夜宿府學方和此詩，夢與弟遊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惟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無人驚歲晚，惟有暗蛩悲。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菊衰蛩亦盡，與汝歲相期。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籬。落英不滿掬，何以慰朝飢。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列異常國史所謂澗

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磈兀，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遊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牛酒不來爲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處最爲深窅故名之避世堂

猶恨溪堂淺，更穿脩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隱几類如病，忘言兀似瘖。蒹葭追上古，冠蓋謝當今。曉夢援呼覺，秋懷鳥伴吟。暫來聊解帶，屢去欲攜衾。湖上行人絕，壻前暮雪深。應逢綠毛叟，扣戶夜抽簪。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反四日得十一詩寄金弟子由同作

樓觀

鳥噪援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轅駟，白鶴時來訪子孫；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堦前井水潭。

五郡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水泉甘，亂谿赴壑爭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登，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聃？（觀有明皇碑，言夢老子告以享國長久之意。）

授經臺（乃南山一峯耳，非復有築處。）

劍舞有神通，草聖海山無事化琴工，此臺一覽秦川小，不待傳經意已空。

大秦寺

晃蕩平川盡坡陁，翠巖橫，忽逢孤塔迥，獨向亂山明，信足幽尋遠，臨風却立驚，原田浩如海，袞袞盡東傾。

仙遊潭

（五首，潭上有寺三，一在潭北，循黑水而上，爲東路，至南寺，度黑水西里餘，從馬北上爲西路，至北寺，東路險，不可騎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

不可測，上以一木爲橋，不敢過，故南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

翠壁下無路，何年雷雨穿，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天，我欲然犀看，龍應抱寶眠，誰能孤石上，危坐試僧禪。（潭）

南寺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招，野魄慙微薄，村沽慰寂寥，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干霄。（南寺）

北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長虎關門早，無村得米遲，山泉自入壑，野桂不勝炊，信美那能久，應光學忍飢。（北寺）

馬融石室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遊。絳紗生不識，蒼石尚能留。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吾詩慎勿刻，猿鶴爲君羞。

玉女洞  
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石泉爲曉鏡，山月當簾鉤。歲晚衫楓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鄙陋，誰繼楚臣謳。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雨，辨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給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諱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謂水符。

欺設久成俗，關市有契繡。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僭渥，較若鶴與兔。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

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憇其上

山璫曉辭谷，似報遊人起。出門猶屢顧，慘若去吾里。道途險且迂，繼此復能幾。溪邊有危構，歸駕聊復柅。愛此山中人，縹渺如仙子。平生慕獨往，官爵同一屣。胡爲此谿邊，眷眷若有俟。國恩久未報，念此慙且訛。臨風浩悲吒，萬世同一軌。何年謝管綬，丹砂留迅晷。

南谿有會景亭，虞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余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齋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爲製名曰招隱，仍爲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

飛舟臨古道，高榜勸遊人。未卽令公隱，聊須濯路塵。芡分聚落煙，火傍城闌林。缺湖光漏，窗明野意新。居民誰白帽，過客護朱輪。山好留歸屐，風迴落醉巾。他年誰改築，舊製不須因。再到吾雖老，猶堪作坐賓。

炭虛室

才高多感激，道直無往還。不如此臺上，舉酒邀青山。青山雖云遠，似亦識公顏。崩騰赴幽賞，披豁露天墜。落

日銜翠壁，暮雲點煙發，浩歌清興發，故意未禮刪；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斑，吏退迹如掃，賓來身躡攀；臺前飛鴈過，臺上彫弓彎，聯翩向空墜，一笑驚塵闌。

竹颺

野人獻竹鮑，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採不費置罔。」鴟夷讓圓滑，混沌慙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踴；逢人自驚蹶，問若兒脫襪，念茲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就禽太倉卒，羞愧不能察，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

漢陂魚（版在鄂縣）

霜筠細破爲雙掩，中有長魚如臥劍，紫荇穿頤氣慘悽，紅鱗照座光磨閃；攜來雖遠蟹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爲解顏，香梗飽送如填塹；早歲嘗爲荊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無乃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鱗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斫；故人遠餽何以報，客俎久空驚忽贖，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隣幸有庖齏贖。

讀道藏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戰戰千函書；威以丹錦囊，冒以青霞裾，王喬掌關籥，豈尤守其廬；乘閑竊掀攪，涉獵豈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載厭世去，此言乃蓬蔭，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愛吾未除。

十一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谿小酌至曉

南谿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獨自披榛尋履迹，最先犯曉過朱橋；誰憐破屋眠無處，坐覺村飢語不聲，惟有鷓鴣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

九月中會題二小詩於南谿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錄之



湖上蕭蕭疎雨過，山頭靄靄暮雲橫；  
陂塘水落荷將盡，城市人歸虎欲行。  
誰謂江湖居而爲虎豹宅，  
焚山豈不能愛此千竿碧！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景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  
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  
黃狐老兔最狡捷，竇侮百獸常矜誇。  
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  
風迴焰卷毛尾熟，欲出已被蒼鷹遮。  
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時出歸滿車。  
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叉。  
戎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涼猶堪搗。  
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  
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  
迎人截來羞逢箭，避火逸去窮投置。  
擊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鷓。  
舞旗仆鼓坐數獲，鞍挂雉兔肩分獲。  
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  
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羲媧。  
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何童百倍加。  
苦遭諛說疏夷羿，又被賦官嘲涇奢。  
豈如閑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  
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佳。  
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  
去國尙能三犢載，汲泉何愛一夫忙。  
崎嶇好事人應笑，冷淡爲歡意自長。  
遙想納涼清夜永，窗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臥無梢，浪卷沙翻去似瓢。  
幾度過秋生齋壘，至今流潤應江潮。  
滋然疑有蛟龍吐，斷處人言霹靂焦。  
材大古來無適用，不須鬱鬱慕山苗。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百畝新池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  
自言官長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  
縱飲座中遺白蛤，幽尋盡處見桃花。  
不堪山鳥號歸去，長遣王孫苦憶家。

華陰寄子由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  
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  
三峰已過天浮翠，四扇行看日照扉。  
里堠消磨不禁盡，速攜家餉勞騶駢。

和董傳留別

纔繪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  
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花。  
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塔車。  
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  
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  
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鷓鴣戴後車。  
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醉翁門下土，雜遝難爲賢。  
曾子獨超軼，孤芳陋葦妍。  
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  
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  
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  
那因江鱸美，遽厭天庖羶。  
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  
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王願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我肯識子自武，功寒處夜語樽酒。  
酒闌燭盡語不盡，倦僕立寐僵屏風。  
丁甯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  
嗟余聞道不早悟，醉夢顛倒隨盲聾。  
爾來愛患苦摧剝，意思蕭索如霜蓬。  
羨君顏色愈少壯，外慕漸少由中充。  
河車挽水灌腦黑，丹砂伏火入頰紅。  
大梁相逢又東去，但道何日辭樊籠。  
未能便乞蚬蠶令，官曹似是錫與銅。  
留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綠忽忽。

秀州僧本瑩辭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况肯從我哉！

石蒼舒辭墨堂

人生識字愛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章書誇神遠，開卷儻恍令人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銷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駸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胡爲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

送安惲秀才失解西歸

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遲那可追，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復窺園葵，船來東遊慕人爵，去棄舊學從兒嬉，狂謀謬算百不遂，惟有霜鬢來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萬事早知皆有限，十年浪走甯非癡，與君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咨。

送任佖通判黃州兼寄其兄玠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無嫌自進誰識之，有材不用今老矣，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黃州小郡隔谿谷，茆屋數家依竹葦，知命無愛子，何病見賢不薦誰嘗心，平泉老令更何悲，六十青衫貧欲死，桐鄉境老至今泣，潁川大姓誰能箠，因君寄聲問消息，莫對黃鸝矜爪嘴。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次韻）

道衰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懶惰便樽散，疎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否，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次韻子由綠筠堂

受竹能延客，求詩剽挂牆。風梢千蠶亂，月影萬夫長。谷鳥驚棋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窗涼。

送劉放倅海陵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尊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迴。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閉。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纒。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盡發迎。子行得所願，管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盻坐還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嶢嶸。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

送呂希道知和州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陽。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胸腸。君家聯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觀君嶮巖負奇表，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爲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恥未去猶徬徨。無言贈君有長歎，美哉河水空洋洋。

次韻王薊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願我閑官不計真。策杖頻過如未厭，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搖落，漸喜樽罍省撲緣。待約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尙可消百憂。而况我友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

周，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送劉道原歸朝南康

學聖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藉又屢舞，旁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略盡，惟我與子猶傍徨。世人共棄若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鬢未蒼，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隣里烹豬羊，君歸爲我道姓名，幅巾他日容登堂。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爲和之

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吾行亦偶然，及此新過雨。

鳥樂忘罾罟，魚樂忘釣餌，何必擇所安，俯潛天下是。

烟火動村落，晨光尙熹微，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

我行無疾徐，輕楫信溶漾，船留村市鬧，聞發寒波漲。

舟入苦炎熱，宿此喬木蔭，清月未及上，黑雲如頽山。

萬竅號地籟，衝風散天池，喧啾瞬息間，還挂斗與箕。

潁水非漢水，亦作蒲萄綠，恨無襄陽兒，令唱銅鞮曲。

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年來煩惱盡，古井無由波。

次韻張安道諱杜詩

大雅初微缺，流風因暴豪，張爲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轉更崩壞，紛紛闕俊髦，地偏善怪產，源失亂狂漚，粉

猿迷真色，魚緞易羣，誰知杜陵倜，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塵闈入亡鹿，冥魏帝斬鼉，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皋，騎鯨遁滄海，捋虎得縞袍，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疎無事業，醉飽死遊遨，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把旌旄，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鯢化陋滄濠，恨我無佳句，吟蒙致白醪，慙懃理黃菊，未遣沒蓬蒿。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廢，黃龍遊帝郊，蕭韶鳳來儀，終然反冥極，豈復安龍池，出入四十年，爰惠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諒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菲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遊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

傅堯俞濟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廬，栽種成陰十年事，倉皇求買萬金無，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陸龍圖詠挽詞

挺然直節庇峨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產，過車巷哭六州民，塵埃輦寺三年別，罽毼岐陽一夢新，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成都府有思賢閣，畫諸公像。）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柏舟高節冠鄉隣，絳帳清風聳搢紳，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蘇東坡東坡集卷二

蘇東坡東坡集卷二

二四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鳴叫強知時。多才久被天公怪，閑食惟應髮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顏翁食粥敢言

效？詩人情味真嘗過，試問於君底事虧？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燐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意，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十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元君，木訥剛且靜。寡詞真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軀體。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

近別不改性，這別涕沾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落無窮。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悟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畫長林與巨植，獨畫峨眉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長之孤松，崖崩澗絕可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甌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為烟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陪歐陽公燕西湖

謂公方壯巖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竭來湖上飲美酒，醉後劇談猶激烈。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

煌；插花起舞爲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赤松共遊也不惡，誰能忍饑啖仙藥？已將天壽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  
城上高樓暮鶴生，銀缸畫燭照湖明，不辭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

十月二日將至蘭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愉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兩山控吾前，吞吐久不嘍，孤舟繫桑本，終夜舞澎湃。舟入更傳呼，弱纜待菅蒯，平生微憂慮，久已怪百怪；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瓶中尙有酒，信命誰能戒？

出損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壽州李定少卿出饒城東龍潭上

山鷗噪處古靈湫，亂沫浮延逸客舟，未暇然犀照奇鬼，欲將燒燕出潛蚪；使君惜別催歌管，村巷鷺呼聚復猴，此地他年頌遺愛，觀魚芥記老莊周。

濠州七絕

塗山（下有鮪廟，山前有禹會村。）

川鎮支祁水尙輝，地埋汪岡骨應存，樵蘇已入黃龍廟，烏鵲猶朝禹會村。

彭祖廟（有雲母山，云彭祖所探服也。）

跨歷商周看感衰，欲將齒髮鬪蛇龜，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著子時。

逍遙臺（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卽墓爲堂。）

常怪劉伶死更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鴛奪得與螻蟻，誰信先生無此懷！



蘇東坡東坡集卷三

二六

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鎔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若信萬殊歸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魚！

虞姬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蒼皇不負君王意，只有虞姬與鄭君。

四莖亭

（太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爲作記，

頽垣破礎沒柴荆，故老猶言短李亭。敢請使君重起廢，落霞孤鶩換新銘。

今存而亭廢者數年矣。

浮山洞

（洞在淮中，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

卷三 詩七十六首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繫汜，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香火未收旗脚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却到龜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不嫌俗士汙丹梯，一看雲山遠淮甸。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

遊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宋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此山。）

發洪澤中塗遇大風復還

風浪忽如此，吾行欲安歸。掛帆却西邁，此計未爲非。洪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攜酒就船賣，此意厚莫違。醒來夜已半，岸木聲向微。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何勞弄澎湃，終夜搖囚扉。妻孥莫愛色，更與篋中衣。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烟烟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疾雷一聲如頽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侃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繳同賦

劉貢父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拜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恍知夢。况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樽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鬧。

孫巨源

三年客京華，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翻。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來實借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譬如王孫猿。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根。我編類中

散，子通真巨源，絕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

劉莘老

江陵昔相趨，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峨冠挹搢紳。如今三見子，坎壈爲逐臣，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隣，了不見喜愠，子豈真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有比擘與莘，出試乃大謔，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

遊金山寺

我家江月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尙有沙痕在；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棹，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樓，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兔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是夜所見如此）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脩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蘿浪打入迹絕，時有沙戶祈春蠶，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慙，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澗，清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爲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飢臥古亦有，無田不返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爲我佳處留茆庵。（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爲沙，焦山長老中江人也）

甘露寺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闕，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閑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古

鄰山爲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烟中竿；恨石臥庭下，穹隆如伏狻，猶懷臥龍公，披策事瓊巖。一談收綽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翁古鐵鏡，相對空團圓，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城辭漢壘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僧繇六化人，霓衣挂冰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型垂不刊。恭肅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親手種，挺然誰敢干。枝撐雲峰裂，根入石窟蟠。雜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與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憶昔子美在東屯，數間茅屋蒼山根，嘲吟草木調蠶獮，欲與猿鳥爭噉喧。子今憔悴衆所棄，驅馬獨出無往還，惟有柳湖萬株柳，情陰與子供朝昏。胡爲識評（去）不少借，生意凌挫難爲繁，柳雖無言不解慍，世俗乍見應憮然。嬌姿共愛春濯濯，豈問空腹脩地蟠。朝看濃翠傲炎赫，夜愛疎影搖清圓，風翻雪陣春絮亂，蠹蟻啄木秋聲堅。四時盛衰各有態，搖落淒愴驚寒溫，南山孤松積雪底，抱凍不死誰復賢？

送蔡冠卿知饒州

吾觀蔡子與人遊，掀髯笑語無不可，平時儻蕩不鶻俗，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穿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羨？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枕，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臲臲。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顛。

次韻楊褒早春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騎衝雪，來聽佳人唱踏莎。破恨徑須煩麴蘖，增年誰復怨羲和。

蘇東坡東坡集卷三

三〇

娥！良辰樂事古難並，白髮青衫我亦歌；細雨郊園聊種菜，冷官門戶可張羅，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

初到杭州寄子由一絕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聲丞？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頹自畏人，莫上岡頭苦相望，吾方祭竈請比鄰。

次韻柳子玉一首

地爐

細聲蚯蚓發銀瓶，擁褐橫眠天未明，衰髮鋸殘歌雪領，壯心降盡倒風旌；自稱丹竈銷銖火，倦聽山城長短更，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俗謂竹几爲竹夫人。）

紙帳

亂文龜殼細相連，憤臥青綾恐未便，絮似僧巾白疊布，暖於蠻帳紫茸氈；錦衾遠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處？道入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情景一失後難摹。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近屢獲鹽賊皆

坐同僕從其家。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非蓬廬，故山鶴怨秋猿孤。孤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頰蒼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哺。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閔畫入三峰圖。吾年皤皤今幾餘，知非不去慙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鶴易畫虎難摹！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疎狂逐漁釣，刺史寬大容歌呼。君恩飽煖及爾孳，才者不閑拙者娛。穿巖度嶺脚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出遊無伴藍輿孤。作詩雖未造藩閥，破悶豈不賢樽蒲。君才敏贍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哺。竭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看營丘圖。知君篋積富有餘，莫惜錦繡償營蔬。窮多關嶮誰先逋，賭取名畫不用摹。

遊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遊散其孳，官闕留與閑人娛。感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愛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松百丈蒼髯鬚，授授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氈氍，絕勝絮被縫海圖。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筵。歸時棲鴉正畢逋，孤煙落日不可摹。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眼前勃磈何足道，處置六盤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吾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闕如雲，送老鹽齏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旆。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小風聲騷。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

忘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臥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魯；張君眼力觀天奧，能遣荆棘化堂宇，持頤宴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十五。才多事少厭閑寂，臥看雲煙變風雨，筍如玉筋權如簪，強飲且爲山作主。不憂兒輩知此樂，但恐造物怪多取，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姚屯田挽詞

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章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爲善樂，逍遙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送岑著作

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拙則近於直，而直豈拙歟？夫子靜且直，雍容時卷舒，嗟我復何爲，相得歡有餘！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於林間鳩，懶於冰底魚，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直者有時信，（乎）靜者不終居，而我懶拙病，不受砭藥除，臨行怪酒薄，已與別淚俱，後會豈無時，遂恐出處疎，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

吉祥寺賞牡丹

入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

吉祥寺僧求閨名

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卽空。

和劉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和劉道原詠史

仲尼愛世接輿狂，臧穀難殊殊竟兩亡。吳客漫陳豪士賦，相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終安用，日飲無何計亦良。獨掩陳編弔興廢，窗前山雨夜浪浪。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語麥青青。麋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猶盡漸須醒。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僧六和寺中作

羨君超然鶴鶴姿，江湖欲下還飛去。空使吳兒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閩路。門前江水去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

雨中遊天竺一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和蔡準郎中見鐵遊西湖二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關天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萍。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遊宦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入喚何時休。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蟻蛄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却似麋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萍。公卿故舊留不得，過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

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攜蓄苦竹寺，却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餅細瀟瀟，船尾炊玉香浮浮。



浮；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故胸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時，饑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歲盛開

太昊祠東鐵墓西，一罇曾與子同攜。同瞻郡閣遙飛檻，北望櫓竿半隱堤。飯豆羹藜思兩鶴，飲河噉水賴長  
甌，如今勝事無人共，花下壺盧鳥勸提。

長明燈下石欄干，長共杉松鬪歲寒。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對先生苜蓿  
盤，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歸後更誰看？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放生魚鼈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裴回。  
鳥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裹綠盤；忽憶嘗新會靈觀，滯留江海得加餐。  
獻花游女木蘭橈，細雨斜風濕翠翘；無限芳洲生杜若，吳兒不識楚詞招。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颺呼不來，流汗方被體；稀星乍明滅，暗水光瀰瀰；香風過蓮芡，驚枕裂筋鯉；欠伸宿酒餘，起坐濯清泚；火  
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身微欲安適，坐待東方啓。

宿餘杭法喜寺寺後就野亭望吳興諸山懷蔡莘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諜知秦過，看山識禹功；（餘杭始皇所舍舟也）西北  
舟枕山堯水，繫舟山上）稻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翻白，蓮腮遙退紅；追遊慰遲暮，覓句效兒童；北望蒼

燠轉，遙憐震澤通，烹魚得尺素，好在紫髯翁。

宿臨安淨土寺

鷄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烹石泉，紫荀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嘗路，昔照熊虎姿，今爲猿鳥顧，廢興何足弔，萬世一仰俯！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巖，下有微流注；圓巒蔚回合，金碧爛明綺，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逢跨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英氣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被原野，金珠散貧賤，寶融旣入朝，吳芮空記面，樂華坐銷歇，閱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殿。

遊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轡相同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窟，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朴捩，夜鉢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與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數投村鷄，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龍斤水洗病眼有效）。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夢遶千山碧，新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古來軒冕徒，揆捨兩悲慄，數

朝詞筆，兩脚得暫赤，歸來不入府，却走湖上宅；寵辱吾久忘，寧畏官長詰，飄然便欲去，誰在子思側！君能從我遊，出郭及未黑。

宿望湖樓再和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澌澌搖空碧；夜涼人未寢，山靜聞響屐，騷人故多感，悲秋更慘慄！君胡不相就，朱墨紛紛赤，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宅。但恨無友生，詩病莫訶詰，君來試吟味，定作鶴頭側，改罷心愈疑，滿紙蛟蛇黑。

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豔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湖上禁漁，皆盜釣者也。）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雨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錢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爲雲洶涌，或作綫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澗，宛轉龍鸞感。餅舉走四海，真僞半相續，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玉，傾甌共歎賞，竊語笑僮僕。豈如泉上僧，盥灑自捫掬，故人憐我病，騎龍（上）寄新韻，欠伸北窗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

答任師中次韻（來詩勸以詩酒自娛）

閑裏有深趣，常愛兒輩知。已成歸蜀計，誰借買山資。世事久已謝，故人猶見思。平生不飲酒，對子敢論詩。

沈諫議召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用其韻

湖上棠陰手自栽，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故遣雙蓮一夜開。詔書行捧燁金牋，舉府應歌相府蓮。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畔北山前。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舊德年來豈易逢。聞道堂中延蓋叟，定應牀下拜梁松。蠹魚自晒閑箱篋，科斗長收古鼎鐘。我欲棄官重問道，寸筵何以得春容。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啄，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無一諾。平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臘酒醜，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夔夔和非同，嗜昔心親豈貌從。白須相映松間鶴，清句更（平）酬雲裏鴻。何日揚雄一廬足，却追范蠡五湖中。

監試呈諸詩官

我本山中入，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澹。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納收寸錦。調和椒桂醪，咀嚼沙磧礫。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蹕蹕。維時老宗伯，氣壓羣兒寡。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逸。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楮。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袵。謂當千載後，石室祠高殿。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任。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濶寢。却願若

鮑軀，頑朴謝鑄，鑊諸君况才傑，容我懶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

亥海樓晚景五絕

海上海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海碧，電光時掣紫金蛇。  
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登；江上秋風晚來急，為傳鐘鼓到西興。  
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初涼；隨風有客吟秋扇，拜月無人見晚粧。  
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喧語笑中；為問少年心在否，角巾欹倒髮如蓬。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飈颺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遶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古語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長苦飢，分無玉壺捧娥眉。且學公家作茗飲，搏爐石銑行相隨；不用擗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自高時。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蘭亭置紙入昭陵，世間遺迹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殺，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繒龜，跌入坐墮隱壁空，齋書靜聞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谿藤。後來視今猶視昔，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伏膺。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展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喧，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烟，雞鳴月落風颯，馭遠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臙，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裏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入戲汝真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

宛丘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更歸，古柏陰中看參昴，去年舉君首稽盤，夜傾闔酒赤如丹，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寒，典衣自種一頃豆，那知積雨生科斗，歸來四壁草蟲鳴，不如王江長飲酒，（王江陳州道人。）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茆簷與市樓，况我官居似蓬島，風味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入潮，壯觀天下無，鯨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

八月十七復登莖海樓自和前篇是日勝出余與試官兩人復留五首

樓上煙雲怪不來，樓前飛紙落成堆，非關文字須重看，却被江山未放迴，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閱精強外已誇，明日失杯君莫怪，早知安足不成她，亂山遮曉擁千層，睡美初涼撼不覺，昨夜酒行君屢歎，定知歸夢到吳興，天台桂子爲誰香，倦聽空墻夜點涼，賴有明朝看潮在，萬人空巷鬧新漲，秋花不見眼花紅，身在孤舟兀兀中，細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卷四 詩八十八首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涼，又作徂年悲。蟋蟀鳴我床，黃葉投我帷，窗前有樓閣，夜嘯如狐狸。露冷梧葉脫，孤眠無安枝，燿燿亦求偶，高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追此清霜期。物化逝不留，我與爲嗟咨！便當勤秉燭，爲樂戒葢遲！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堵有餘滴，似與幽人語。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作勞，裹飯救寒苦。今年秋應熱，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吠畝；念此坐達晨，殘燈嚼腹吐。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故人已爲土，衰髮亦驚秋；猶喜孤山下，相逢說舊游。

札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婉可愛次韻

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和陳述古拒霜花

千林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却是最宜霜。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

而今父老千行淚，一似當時初去時；不用鐫碑頌遺愛，丈人清德畏人知。

臥聞鑼鼓送歸艖，夢裏忽忽共一簑；試問別來愁幾許，春江萬斛若爲量（去時子在試院）。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麤鹿性，諒非伏轡姿；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權奇。齊驅大道中，並帶鑾鑣馳；聞聲有決驟，那復受繫維！謂君朝發燕，秣楚日未歇；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青絲；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均爲人所勞，何必陋鹽輜；君看立仗色，不敢鳴且窺。調習困鞭箠，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期。齋臥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牆，霜葉鳴墀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候吏報君來，弭節江之湄。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儀。上山絕梯磴，墮海送津涯；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滋。肯效世俗人，洗刮求癩瘕。賢明日登用，借廟歌緝熙；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

揚州開運鹽河中督役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卸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襟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夫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願僧一首

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脩竹不知門；捨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燒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長燼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却自然；乞食遠村真爲飽，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衝泥入，洗足關門聽雨眠；遙想後身窮賈島，夜寒應聳作詩肩。

客位假寐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聲蘇；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蘇東坡東坡集卷四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却隨鴉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夢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長嘲弄。我州賢將知入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公須軟。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威纒。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竭來見大婦，仲孺豈意逢將軍。聞皇苦挑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識，潁谷封人羞自薦！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久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橋林新著霜，溪上蒼花正浮雪。顧渚茶牙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吳兒餉菱苒欲飛，未去先說鱗涎垂，亦知謝公到那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壚。

鴉種麥行

霜林老鴉閑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得青猗猗，畦東已作牛毛稀。明年麥熟芒攢棗，農夫未食鴉先啄，徐行俛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憶昔舜耕歷山鳥為耘，如今老鴉種麥更辛勤，農夫羅拜鴉飛起，勸農使者來行水。

鹽官絕句四首

南寺千佛閣

古邑居民半海濱，師來構築便能高，千金用盡身無事，坐看香煙遶白臺。

北寺悟空禪師塔（名齊安，宣示儼時，師知其非凡人。）

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花夢裏身；豈爲龍顏更分別？只應天眼識天人。  
塔前古檜

常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兩蒼龍。  
僧爽白雞（養二十餘年，常立坐側聽經。）

斷尾雄雞本長烹，年來聽法伴修行；還須却置蓮花漏，老怯風霜恐不鳴。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龍飛甲子盡豪英，常喜吾猶及老成人；競春蘭笑秋菊，天教明月伴長庚；傳家各自聞詩禮，與子相逢亦弟  
兄；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宣城。（伯父與太平州張侍讀同年，此其子。）

六和寺仲師開山溪爲水軒

欲放清溪自在流，忍教冰雪落沙洲；出山定被江潮挽，能爲山僧更少留。

和致仕張郎中春書

投綬歸來萬事輕，銷磨未盡祇風情；舊因葦菜求長假，新爲楊枝作短行。不禱自安緣壽骨，苦藏難後是詩  
名；錢對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種聲。蝸殼卜居心自放，蠅頭寫字眼能明；感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跪履數從圯下老，逸書閑問濟南生；東風屈指無多日，祇恐先春鷓鴣鳴。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

井底微陽回未回，蒼蒼寒雨濕枯荑；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

後十餘日復至

東君意錢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裁；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樓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

和人求筆跡

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剡藤真可吊，半紆春蚓縮秋蛇。

再用前韻寄莘老

君不見，美甫開三窟，不知長康號癡絕；癡人自得終天年，智士死智罪莫雪。困窮誰要卿料理？舉頭看山妨拄頰，野鳥翅重自不飛，黃鶴何事兩翼垂。泥中相從豈得久，今我不往行恐遲。江夏無雙應未去，恨無文字相娛嬉（黃庭堅莘老壻能文）

畫魚歌（湖州道中作）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鉤畫水如耕犁，窟窟披折藻荇亂，此意豈復遺餒餓？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詞勞幾（平）萬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漁人養魚如養雛，插竿冠笠驚鸚鵡。豈知白挺闌如雨，攪水覓魚嗟已疎。

吳中田婦歎（和買收韻）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把頭出菌鎌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茆苦一月隴上宿，天晴稜稻隨車歸。汗流肩頰載入市，價錢乞與如糠粃，賣牛納稅拆屋炊，慮饑不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糞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婦！

和邵同年戲贈買收秀才二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從來未省馬牛風。卜鄰尚可容三徑，投社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蕙佩，招詞閑詠桂生

叢，此身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

朝見新篁出舊槎，騷人孤憤苦思家，五噫處士太窮約，三賦先生多誕夸；帳外鶴鳴查有鏡，箇中錢盡案無

錢，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時賈欲再娶）  
生涯到處似樗烏，科第無心摘領鬚，黃帽刺船忘歲月，白衣擔酒慰饑孤；狙公欺病來分粟，水伯知饒爲出

遊道場山何山

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峰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尙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盤，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情池照瑤席，塔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巖，碧瓦朱欄縹渺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

贈莘老七絕

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天目山前綠浸裾，碧瀾堂下看銜鱸；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君溪入太湖。  
夜來雨洗碧巖坑，浪湧雲屯遠郭寒；聞有弁山何處是，爲君四面意來看。  
夜橋燈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暫借官奴遣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脩網出銀刀。  
爲程霜稻襲人香，釀作春風鬻水光；時復中之徐邈聖，毋多酌我次公狂。  
去年臘日訪孤山，曾借僧窗半日閑；不爲思歸對妻子，道人有約徑須還。

莘老葦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說乞名與詩

春風欲動北風微，歸鴈亭邊送鴈歸。蜀客南遊家最遠，吳山寒盡雪先晞。扁舟去後花繁亂，五馬來時賓從非。惟有道人應不忘，抱琴無語立斜暉。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兼寄其弟惠山山人

鴛鴦湖邊月如水，孤舟夜榜鴛鴦起。平明繫纜石橋亭，慙愧冒寒髯御史。結交最晚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寂寞抱關歎蕭生，耆老執戟哀楊子。怪君顏采却秀發，無乃遷謫反復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抑真疎矣。毗陵高山錫爲骨，陸子遺味泉冰齒。賢哉仲氏早拂衣，占斷此山長洗耳。山頭望湖光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指。儻容逸少問金堂，記與嵇康留石髓。

秀州報本禪院鄭僧文長老方丈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眉翠掃空。師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無功。明年采藥天台去，更欲題詩滿浙東。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吳王池館徧重城，閑草幽花不記名。青蓋一歸無覓處，祇留雙檜待昇平。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壑龍知。

宋叔達家聽琵琶

數絃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鳳尾槽。新曲從翻玉連瑣，舊聲終愛鬱輪袍。夢回只記歸舟字，賦罷雙垂紫錦綵，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鴈行高。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得句牛女夕，轉頭參尾中。青春先入睡，白髮不遺窮。酒社我爲敵，詩壇子有功。縮頭先夏鼈，（見玉川子。）  
寶腹鄙秋蟲。莫唱襜垂綠，無人臉斷紅。舊交懷賀老，新進謝終童。袍鶴雙雙瑞，腰犀一一通。小蠻知在否，試問聶  
鴻翁。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開文書得辭于子駿所  
寄古意作雜興一首答之

衆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何異琵琶絃，常遭腰鼓鬧。三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有如韃韃索，已脫重縈繞。家  
入自約教，始慕陳媯孝。可憐原臣先，放蕩今誰弔。平生嗜羊炙，識味肯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稍。愛來自不  
寐，起視天漢渺。闌干玉繩低，耿耿太白曉。

次韻答章傳見贈

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棍下則有高，無前孰無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繫猶跳躑。欲  
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唐主，官殿悲麥秀。而况彼區區，何異一醉宮爰居。非所養，俯仰眩金奏。觸體有餘  
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疾。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旣依梁，班固亦事竇。放擲豈不欲，頑質  
謝鑄鏤。仄聞長者言，悻直非養壽。唾面慎勿拭，出膺當僥就。居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罔目疎見媿。  
宏材乏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扣。願言歌  
繡衣，子榮子還授。

法惠寺橫翠閣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則爲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春  
來故國歸無期，人言悲秋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橫翠憶峨眉。瑣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

與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祥符寺九曲觀燈

紗籠擊濁逢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金鼻轉丹光吐夜，實珠穿蟻鬧連朝；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夢魂銷。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門前歌鼓闕分朋，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畿住城外尋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檻前冰溜忽生鱗；老來厭逐紅裙醉，病起空驚白髮新；臥聽使君鳴鼓角，試呼稚子整冠巾；曲欄幽榭終寒窘，一看郊原浩蕩春。

有以官法酒見餽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爲移廚飲湖上

喜逢門外白衣人，欲餉湖中赤玉鱗；遊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欲將魚釣追黃帽，未要靴刀抹絳巾；芳意十分強半在，爲君先踏水邊春。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朝曦迎客豔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一盃當屬水仙王。（湖上有水仙王廟）  
水光嫩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春山礧礧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鑊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

出城三日尚遲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

風轉鳴空穴，泉幽瀉石門。虛心聞地韻，妄意覓桃源。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舩得冰雪，清冷慰文園。山前雨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綉衫。細細龍鱗生亂石，團團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非梁棟，禦寇軍輿謝轡銜。世事漸類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

獨遊富陽普照寺

富春真古邑，此寺亦唐餘。鶴老休喬木，龍歸護賜書。連筒春水遠，出谷晚鐘疎。欲繼江湖韻，何人爲起予？

自普照遊一庵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庵半掩西庵閉。山行盡日不逢人，滄滄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戀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髻。作詩寄謝探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系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

爲人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一首

入去山空鶴不歸，丹山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却把飛昇乞內芝。琉璃擊碎走金丹，無復神光發舊壇。時有世人來謁鼎，欲隨雞犬事劉安。

新城道中二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橫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挂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芻餉春耕。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邊委戀聽溪聲。散材畏見搜林斧，疲馬思聞卷旆鉦。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



清，人間歧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山村五絕

竹籬茆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象，孤煙起處是人家。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無勸耕。  
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山笞蔗甜；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鴛墮，方念平生馬少遊。

湖上夜歸

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尙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入城定何時，賓客半在亡。睡眠忽驚覺，繁燈鬧河塘；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麀。始悟山野姿，異趣難自強；人生安爲樂，吾策殊未良。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城頭月落尚啼烏，烏榜紅舷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已颺雙鳧；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煙鵝尾爐；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

爐鎚一手賦形殊，造物無心敢望渠；我本踈頑固當爾，子猶淪落况其餘；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眩書；（莘老見稱政事與書，而莘老書至不上）惟有陽關一杯酒，慙慙重唱贈離居。

贈別

青鳥銜巾久欲飛，黃鸝別主更悲啼；慙慙莫忘分攜處，湖水東邊鳳嶺西。

次韻代留別

絳蠟燒殘玉笋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月兔茶

瓊非瓊，瑛非瑛，中有逡離玉兔兒，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關茶公子，不忍關小園，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

薄命佳人

雙頰凝酥髮抹漆，眼光入簾珠的皪；故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汗天質。吳音嬌軟帶兒癡，無限閑愁總未知，自古佳人多命薄，閉門春盡楊花落。

吉祥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同日

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為君零落為君開。

李鈴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馳，十千美酒媚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欲把斜紅插尾羅。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前二令作二翁亭）不如野翁來往溪山間，上友麋鹿下鸞鷖。問翁何所樂？三

年不去煩推擠。翁言此間亦有樂，非絲非竹非娥眉。山人醉後鐵冠落，溪女笑時銀櫛低。我來觀政問風謠，皆云吠犬足生慈。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長使山人索寞溪女啼。天目山唐道士，常冠鐵冠。於潛婦女皆插大銀櫛。長尺許，謂之蓮香。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簷紗鬢髮絲穿袴，蓬沓郭前走風雨。老婦官粧傳父祖，至今遺民悲故主。茗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逢郎樵歸相媚嫵，不信姬姜有齊魯。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怡平寺二首

亂山滴翠衣裘重，雙溜響空窗戶搖。飽食不嫌溪菊瘦，穿林閑覓野芎苗。却愁縣令知遊寺，尚喜漁人爭渡橋。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麥齊腰。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楊惲非鋤豆，誰信劉章解立苗。老去尚貪彭澤米，夢歸時到錦江橋。宦遊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

於潛僧綠筠軒

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我雖不解飲，把盞歡意足。試呼白髮感秋人，令唱黃雞催曉曲。與君登科如隔晨，弊袍霜葉空殘綠。如今莫問老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

寶山晝睡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國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

### 卷五 詩一百三首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江山雖有餘，亭榭著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惜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宿爭向背，詩眼巧增損。路  
窺朱欄出，山破石壁狠，海門侵坤軸，湖尾抱雲巘；葱葱城郭麗，淡淡煙村遠，紛紛為鶻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  
獲，微景收昔遁，道入真古人，嘯咏慕嵇阮；空齋臥蒲褐，芒屨每自捆，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蕪  
旋鋤墾，從君覓佳句，咀嚼康朝飯。

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周洲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同泛湖遊北山

三吳雨連月，湖水日夜添，尋僧去無路，漱漱水拍簷，駕言徂北山，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瀟灑，縹緲  
紗朱樓，斜陽半疎簾，臨風一揮手，悵焉起遮瞻！世人驚朝市，獨向溪山廉，此樂得有命，輕傳神所殫。

會客有美堂周洲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

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萬萬君詩以撥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  
（皆取其有服也。）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僧涼與子分。

戴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鶴鴉  
軍；恐君徧遊湖邊寺，漲潦晴來已十分。

席上代人贈別

蘇東坡東坡集卷五

淒音怨亂不成歌，縱使重來奈老何！淚眼無窮似梅雨，一番勻了一番多。  
天上麒麟豈混塵，籠中弱翠不由身。那知昨夜香闈裏，更有偷啼暗別人。  
蓮子擘開須見憶，揪杼著盡更無期。破衫却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却時！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箇人。

進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浴下所寄詩五首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秋後風光雨後山，滿城流水碧潺潺。煙雲好處無多子，及取昏鴉未到間。  
洛邑從來天地中，嵩高蒼翠北邙紅。風流耆舊消磨盡，只有青山對病翁。（謂富公也。）  
白汗翻漿午景前，雨餘風物便蕭然。應傾半熟鵝黃酒，照見新晴水碧天。  
疾雷破屋雨翻河，一掃清風未覺多。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寫降魔。  
客路三年不見山，上樓相對夢魂間。明朝却踏紅塵去，羞向清伊照病顏。

過廣愛寺見二學演師觀揚惠之遊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二首

寓世身如夢，安閑日似年。敗蒲翻覆臥，破滅再三連。勸客眠風竹，長齋飲石泉。回頭萬事錯，自笑覺師賢。妙  
迹苦難尋，茲山見幾層。亂峰螺髻出，絕網陣雲崩。措意元同畫，觀空欲問僧。莫教林下意，終老歎何曾。朱瑤唐晚  
輩得法尚雄深，滿寺空遺跡何人。識苦心長廊款兩脚，破壁撼鐘音成壞無窮事。他年復弔今。

韓子華石淙莊

絳侯百萬兵，尙畏書牘背。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我公抱絕識，鍊煉鎮橫潰。欲收伊呂迹，這與巢由對。善  
言雖未從，久已斷諸內。區區爲懷祖，頗覺義之隘。此身隨造物，一葉舞澎湃。田園不早定，歸宿終安在。彼美石淙

莊，每到百事廢，泉流知人意，屈折作溝壑。寒光洗肝高，清響跨竿籟。我舊門前客，放言不自外。園中亦何有？蒼蔚可勝計！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蒼楸。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拳翠身閑，一葉秋聲對榻眠。床下雪霜侵戶月，枕中琴筑落增泉。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栖老漸便。惟有問農心尚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閑。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楞嚴經云：「我今示汝無所還地。」）

病中遊祖塔院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敲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增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虎跑泉

亭亭石塔東峰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趁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懼濯罷，臥聽空壑環玦響。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佛日山樂長老方丈（五絕）

陶令思歸久未成，遠公不出但聞名。山中只有蒼髯叟，數里蕭蕭管送迎。  
千株三槩擡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何處霜眉碧眼客，結爲三友令相看。  
東麓雲根露角牙，細泉幽咽走金沙。不堪土肉埋山骨，未放蒼龍浴漚涯。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腹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日射同廊午枕明，水沈銷盡碧煙橫，山入睡覺無人見，只有飛蚊遶鬢鳴。

癸丑春分後雪

雪入春分省見稀，半開桃杏不勝威，應慙落地梅花識，却作漫天柳絮飛；不分東君喜節物，故將新巧發陰機，從今造物尤難料，更暖須留御臘衣。

孤山二詠（并引）

孤山有陳時柏二株，其一爲人所斫，山下老人自爲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者。僧志諡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柏堂」。堂與白公居易竹閣相連。屬余作二詩以記之。

柏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尙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構依巖出，乞與佳名到處傳，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

竹閣

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兩叢却似蘄郎筆，十畝空懷渭上村，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語更無言。

與述古自<sub>有美堂</sub>乘月夜歸

娟娟雲月稍侵軒，來儼星河半隱山，魚鱗未收清夜永，風蕭猶在翠微間；淒風瑟瑟縮絃柱，香霧淒淒迷若鬢，共喜使君能鼓樂，萬人爭看火城還。

有美堂暴雨

遊入脚底一聲雷，滿坐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儼灑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瀝面，倒傾蛟室瘴瓊瑰。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鎖，夜潮留向月中看。萬人鼓噪髯吳儂，猶似俘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潭在浪花中。

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時新有旨禁弄潮。）

江神河伯兩醜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

東陽水樂亭（爲東陽令王都官題作）

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涓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涼州。但向空山石壁下，受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竅，強名水樂人人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洞庭不復來軒轅，至今魚龍舞鈞天；聞道磬裏東入海，遺聲恐在海山間。絳然澗谷含宮徵，節奏未成君獨喜。不須寫入薰風絃，深有此聲無此耳！

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

少年飲紅裙，酒盡推不去。呼來徑山下，試與洗塵霧。瘳馬惜鄣泥，臨流不肯渡。獨有汝南君，從我無朝暮。肯將紅塵脚，暫看白雲屨。嗟我與世人，何異笑百步功名一破甑。棄置何用顧，更憑陶靜節。往問征夫路，龍亦戀故窟。百年尚來去，至今雨覆夜。殿闌風纏霧，而我異鄉國。大江忘北渡，便欲北山前。築室安遲暮，又恐太幽獨。歲晚



竊入屨。同遊得幸生，仄足隨蹇步。孔明不自愛，臨老起三顧。吾歸便却掃，誰踏門前路？

臨安二絕

將軍樹

阿堅澤畔菽蒲節，玄德牆頭羽葆桑。不會世間閑草木，與人何事管興亡？

錦溪

楚人休笑沐猴冠，越俗徒誇翁子賢。五百年間異人出，盡將錦繡裹山川。

石鏡

山雞舞破半巖雲，蔓葉開殘野水春。應笑武都山下土，枉教明月徇佳人。

登玲壠山

何年僵立兩蒼龍，瘦脊盤盤尙倚空。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巖前巧貯

風，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

宿九仙山（九仙，謂左元敏、許邁、王翺之流。）

風流王謝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餘漢土，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帳，夢遶千巖冷逼

身，夜半老僧呼客起，雲峰缺處湧冰輪。

陌上花二首（并引）

遊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吳越王妃，每歲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

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而其詞野鄙，為易之云。

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駟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迴。  
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

遊東西巖（卽謝安東山也）

謝公含雅量，世運屬艱難。况復情所鍾，感慨萃中年。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常恐兒輩覺，坐令高趣闌。獨攜縹渺入，來上東西山。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挽須起滄滌，始知使君賢。意長日月促，臥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往駕那復還。空餘行樂處，古木昏蒼煙。

宿海會寺

籃輿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下投黃泉上青冥，纔路每與猿狖爭。重樓東縛遭澗坑，兩股酸哀飢腸鳴；北度飛橋踏彭鏗，繚垣百步如古城。大鐘橫撞千拍迎，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樹床鼻息四鄰驚，絃如五鼓天未明。木魚呼粥亮且清，不聞入聲聞履聲。

海會寺清心堂

南郭子，慕初喪我，西來達摩尚求心；此堂不說有清籟，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頻爲山水役，一溪長照雪霜侵；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學道恨日淺，問禪慙聽瑩。聊爲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吾未某，竟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銷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柝。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太平寺俗號小徑山）幽尋自茲始，歸路微月映。南望望功臣，雲外盤飛磴。三更渡鋪水，再宿留石鏡。頹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籃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

蘇東坡東坡集 卷五

五九

玲瓏奇秀，名實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浮磬；山前見虎跡，候吏鑿鼓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金甌；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踰躓。笑謂候吏還，禦虎吾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嘆不下機，棄家來伴碧雲師。中秋坐坐無因醉，半月長齋未肯辭。擲簡搖毫無忤色，（汪善書，託寫衆人詩。）投名入社有新詩。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藥時。

再遊徑山

老人登山汗如濯，到山困臥呼不覺；覺來五鼓日三竿，始信孤雲天一握。（古語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平生未省出艱險，兩足慣曾行拳礪；含暉亭上臺東濱，凌霄峰頭指南岳。共愛絲衫翠絲亂，誰見玉芝紅玉塚。白雲何事自來往，明月長圓無晦朔。（山有白雲峰、明月庵。）塚上雞鳴猶憶飲，山前鳳舞遠徵璞。靈窗馴兔元不死，煙嶺孤猿苦難捉。從來白足微死生，不怕黃巾把刀架；榻上雙痕凜然在，劍頭一吷何須角。（以上皆山中故事。）嗟我昏頑晚聞道，與世齟齬空多學；靈水先除眼界花，清詩為洗心源濁。騷人未要逃蔬病，禪老但喜聞剝啄；此生更得幾迴來，從今有暇無辭數。

洞霄宮

上帝高居憇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論語云：「作者七人矣。」）今監官凡七人。）庭下流言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髮，不用金丹苦駐顏。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蓮幕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憤眠處士雲庵裏，倦醉佳人錦瑟

旁；猶有夢迴清興在，臥聞歸路樂聲長。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

月入秋帷病枕涼，霜飛夜篔故衾香。可憐吹帽狂司馬，空對親春老孟光。不作雍容傾坐上，翻成骯髒倚門旁；人間此會論今古，細看茱萸感數長！

九日尋璫閣梨筵泛小舟至勸師院二首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黃金。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

湖上青山翠作堆，惹惹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黃菊爲誰開？明年桑苧煎茶處，憶著衰翁首重回。（皎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號桑苧翁，余來年九日去此久矣。）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詹少卿飲處以詩戲之

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西閣珠簾卷落暉，水沉煙斷佩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

遊諸佛舍一日飲礮茶七瓊戲書勸師壁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煩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椀茶。

九日湖上尋周李二君不見君亦見從於湖上以詩見寄明日乃次其韻

湖上野芙蓉，含思愁脈脈。娟然如靜女，不肯傍阡陌。詩人杳未來，霜豔冷難宅。君行逐鷗鷺，出處浩莫策。葦間聞擊音，雲表已飛屐。使我終日尋，逢花不忍摘。人生如朝露，要作百年客。喟彼終歲勞，幸茲一日澤。願言竟不送，人事多乖隔。悟此知有命，沉憂傷魂魄。

送杭州杜咸陳三掾罷官歸鄉

秋風撼撼鳴枯蓼，紅閣荒村夜悄悄。正當逐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尙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啜蝦蟆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狗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饑待食明年藪。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錢魯少卿

琉璃百頃水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疎松欲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華。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

二更鏡鼓動諸隣，百首新詩問八珍。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雲煙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曷不勸公勸黃燭，老來光景似奔輪。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

我生孤癖本無隣，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紅裙詞白酒，但愁新進笑陳人。北山怨鶴休驚夜，南畝巾車欲及春。多謝清詩屢推轂，稀膏那解轉方輪。（宋詩有「雲霄蒲輪」之句）

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惟慎易）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

帝城春日帽簷斜，二陸初來尙憶家。未肯將鹽下蓴菜，已應知雲似楊花。

生平賀老慣乘舟，騎馬風前怕打頭。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皆世所傳錢氏故事）

西臺妙迹繼揚風，（擬式）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弔興廢，塵埃零落梵王宮。

五季文章墮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玉臺。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而不蹶，以爲鼎則不足，疑其欹器也。胡有詩答之。

雙耳獸醫環，長唇鵝摩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向張秋菌細。吾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響。古書雖痛腹，若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繪注升合已漂逝。不如學鳩夷，盡日盛簪真良計。（古有篆五字不可識。）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鬱蕊佳氣夜充聞，始見徐卿第二雛；甚欲去爲湯餅客，惟愁錯寫弄塵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贈治易僧智周

寒窗孤坐凍生餅，尙把遺編照露螢；閣東九師新得妙，夢吞三畫舊通靈。斷絃挂壁知音喪，（師與契嵩深相知，時已逝矣。）揮塵空山亂石聽，齋罷何須更臨水，胸中自有洗心經。

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鸞鴛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書雙竹澗師房

我本江湖一釣舟，意嫌高屋冷飈颼；羨師此室纒方丈，一炷清香盡日留。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孤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窗。

寶山新開徑

蘇東坡東坡集 卷五

藤梢橋刺元無路，竹杖履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語笑，水分流處見江湖。同觀佛國青螺髻，踏遍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喚禽呼。

和述古冬日牡丹

一朶妖紅翠欲流，春光同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花開時節雨連風，却向霜餘染爛紅，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道秋花發杜鵑，誰信誰能迴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不分清霜入小園，故將詩律變寒暄，使君欲見藍關詠，更倩韓郎爲舉根。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于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情肉膩和且正；雪花兩脚何足道，噉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恚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澆。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餽。葵花玉斝不易致，道路幽峻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糝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法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漚。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

詩翁愛酒長如渴，餅盡欲沽羹已竭，燈青火冷不成眠，一夜撚須吟喜雪。詩成就我覓歡處，我窮正與君鬢；擗盞不走投陳孟公，有酒醉君仍飽德。瓊瑤欲盡天應惜，更遣清光續殘月，安得佳人擢素手，笑捧玉盃兩奇絕。豔歌一曲迴陽春，坐使高堂生暖熱。

弔天竺三海月辯師二首

欲尋遺跡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  
欲訪浮雲起滅因，無緣却見夢中身。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須更問人。

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韻答之

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真。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年來白髮驚秋遠，長恐青山與世新；從此北歸休悵望，囊中收得武林春。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蘭尉列

落帆古戍下，積雪高如丘。強邀詩老出，疎簷散颼颼。僧房有宿火，手足漸和柔。靜士素寡言，相對自忘憂。銅鑪擢煙縱，石鼎浮霜漚。我行雖有程，坐穩且復留。大哉天地間，此生得浮遊。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

愁聞巴叟臥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惟有孤栖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柳氏二外生求筆迹

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吾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  
一紙行書兩絕詩，送良須鬢已如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猶嫌白髮年前少，故點紅燈雪裏看。他日卜鄰先有約，待君投綬我休



官；如今且作華陽服，醉唱儂家七返丹。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這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曆日，退歸擬學舊桃符。煙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客纒；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

堆盤紅饅細苗陳，巧與椒花兩鬪新；竹馬異時寧信老，土牛明日莫辭春。西湖弄水猶應早，北寺觀燈欲及辰；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

古爐頭曲

鷓鴣鐵撥世無有，樂府舊工惟尙叟；一生嗟硬眼無人，坐此困窮今白首。翠鬟女子年十七，拍法已似呼韓婦；輕帆疲海風掣迴，滿面沙塵和淚垢。青衫不逢滄浦客，紅裏漫插曹綱手；爾來一見哀臺他，便着臂韉躬井臼。我慙貧病百不足，強對黃花飲白酒；轉關獲索動有神霄觀，空堂戰窗牖。四絃一抹擁袂立，再拜十分爲我壽；世人只解錦纏頭，與汝作詩傳不朽。

刁同年草堂

不用長竿矯繡衣，南園北第雨參差；青山有約長當戶，流水無情自入池。歲久醱醑潭欲合，春來楊柳不勝垂；主人不用忽忽去，正是紅梅着子時。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圓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盤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

和蘇州太守王規甫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及

赴此會二首

不覺朱轡輟後塵，爭看繡幃錦纏輪。洛濱侍從三人貴，京兆平反一笑春。但逐東山攜伎女，那知後閣走窮

窳；滯留不見榮華事，空作賡詩第七人。翻翻提騎走香塵，激激飛濤射火輪；美酒留連三夜月，豐年傾倒五州春。（時浙西皆以不熟罷燈，惟蘇獨盛。）安排詩律追強對，蹭蹬歸期爲惡賓。墮珥遺簪想無限，華胥猶見夢回人。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靈饋，料得如今似我能。（柳子玉云：「遲若及第，不過似我。」）

## 卷六 詩九十九首

鹿丘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響潭井。灌廬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蛙黷。幽

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竊然留清詩，讀者爲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鶻翻初旦，愁鴛躡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哈，歸田行可諱。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莫莫人；細雨暗時一百六，畫船鼙鼓莫違民。

草長江南鷺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罇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

浮玉山頭日日風，（卽金山也。）湧金門外已春融；二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公。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銷紅；何人織得相思字，寄與江邊北向鴻。

國豔天饒酒半酣，去年同賞寄僧簷；但知撲撲晴香軟，誰見森森曉態嚴。穀雨共驚無幾日，蜜蜂未許孰先甜；應須火急迴征棹，一片詞枝可得黏。

惠山泉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爲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真堪着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生迂。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上苑天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新賞，閑對宮花識舊香。欲贈佳人非泛淸，好劔幽佩弔沉湘；鶴林神女無消息，爲問何年返帝鄉？

同柳子玉遊簡林招隱辭歸呈景純

花時臘酒照人光，歸路春風灑面涼；劉氏宅邊霜竹老，戴公山下野桃香。巖頭足練兼天靜，泉底真珠瀝客忙；安得道人攜笛去，一聲吹裂翠崖岡。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解組歸來道益光，坐看百物自炎涼；卷簾堂上檀槽鬧，送客林間樺燭香。錢盞已愁當酒怯，非才尤覺和詩忙；何人貪佩黃金印，千柱耽耽鎖北岡。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覽涼；多事始知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溪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爲底忙？老去此身無處著，爲翁栽插萬松岡。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

不羨腰金照地光，暫時假面弄西涼；晴窗曠日肝腸暖，古殿朝真屢袖香。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闌底處更求忙？先生官罷乘風去，何用區區賦陟岡。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自酌金樽勸盃光，更教長笛奏伊涼；（子玉家有笛婢。）牽衣男女總太白，扇枕郎君煩阿香。詩病逢春轉深痛，愁魔得酒覓奔忙；醒時情味吾能說，日在西南白草岡。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靈壽扶來似孔光，感時懷舊一悲涼；蟾枝不獨同攀桂，雞舌還應共賜香。（亦同爲郎。）等是浮休無得喪，粗分憂樂有閑忙；年來世事如波浪，鬱鬱誰知柏在岡。

屢把鉛刀齒步光，更遭華髮照龐涼；蘇門山上莫長嘯，詹圃林中無別香。燭燼已殘中夜刻，槐花還似昔年忙；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樽前替戾岡。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類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詩翁氣雄拔禪老語清軟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臨時江月墮撼撼風響變惟有一龕燈二豪俱不見。

大風留金山兩日

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頭風當斷渡朝來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窗作飛雨龍腰萬斛不敢過漁艇一葉從掀舞細思城市有底忙却笑蛟龍為誰怒無事久留童僕怪此風聊得妻孥許。纈山道人獨何事半夜不眠聽粥鼓。

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退園

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釣歸釣縮頭編園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俗說黃楊歲長一寸過閏退三寸)

逸堂

新第誰來作並鄰舊官寧復憶星辰請君置酒吾嘗賀知向江湖拜散人。

避軒

冠蓋相望起隱淪先生那得老江村古來真遜何曾遜笑殺逾垣與閉門。

健樓

西山煙雨卷疎簾北戶星河落短簷不獨江天解空闊地偏心遠似陶潛。

遊蘭林招隱二首

郊原雨初霽春物有餘妍古寺滿脩竹深林聞杜鵑睡餘柳花墮目眩山櫻然四窗有病客危坐看香煙。

行歌白雲嶺，坐咏脩竹林；風輕花自落，日薄山半陰。滴草誰復識？聞香香難尋；時見城市人，幽居惜未深！

書普慈長老壁（志誠）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遊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參白足知禪味，苦厭黃公（高名）聒晝眠。惟有兩株紅百葉，晚來猶得向人妍。

書焦山綸長老壁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蠶入，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間，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逢晨，意欲盡蠶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一首

誤入仙人碧玉壺，一歡那復問親疎。盤杯狼籍吾何敢？車騎雍容子甚都。此夜新聲聞北里，他年故事紀南徐；欲窮風月三千界，願化人天百億軀。

縱飲誰能問事壺？不知門外曉星疎；綺羅勝事齊三閣，蜜主談鋒敵兩都。榻畔煙花常歎社，海中童叟尙追徐；毋多酌我公須聽，醉後癡狂膽滿軀。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沐罷冲冠怯晚涼，睡餘齒頰帶茶香。香巖舟北岸何時渡？啼髮東軒未肯忙。康濟此身殊有道，醫治外物本無方。風流二老長還往，願我歸期尙渺茫。

無錫道中賦水車

鸞鷗聯翮銜尾鴉，拳拳確確蛻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牙。洞庭五月欲飛沙，鼉鳴窟中如打

篙；天公不見老翁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羞歸應爲負花期，已是成陰結子時；與物寧情憐我老，遣春無恨賴君詩。玉臺不見朝酣酒，金縷猶歌空折枝；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

莫負黃花九九期，人生窮達可無時；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輕千首詩。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鶴未安枝；君看六月河無水，萬斛龍巖到自遲。

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小圃陰陰逼灑塵，方塘潑潑欲生紋；已煩仙袂來行雨，莫遣歌聲便駐雲。首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增獨自聞。

五紀歸來鬢未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船渡口迎秋女，駐馬橋邊問泰娘。曾把四絃娛白傅，敢將百草鬪吳王；從今却笑風流守畫戟，空凝宴寢香。

次韻沈長官二首

家山何在兩忘歸，杯酒相逢慎勿違；不獨飯山嘲我瘦，也應嫌粟怪君肥。

男婚已畢女將歸，累盡身輕志莫違；誰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造物知吾久念歸，似憐衰病不相違；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

戲書吳工二賢畫像二首

誰將射御教吳兵，長笑申公爲夏姬；却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范蠡）  
俾世功勞食與眠，季處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張翰）

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陸龜蒙）

和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甫齋素祈雨不至一首

白簡威猶凜青山，與已穢鶴閑雲作筆。馳臥草埋峰。跪履若可教，下隣應見容。因公問同老，何處定相逢？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織襪。只遣三千履，來遊十二峰。林空蒼倩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應月下逢。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

贈張刁二老

兩邦山水未淒涼，二老風流總健強；共成一百七十歲，各飲三萬六千場。藏春塢裏鶯花鬧，仁壽橋邊日月

長；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間然無人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隣之僧曰：「此雲間梨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門，空房但颺颺。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却疑此室中，嘗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聽僧昭素琴

至和無擾靜，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何從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

僧惠勤初罷僧職

蘇東坡東坡集 卷六 七三



軒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既爲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風入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髭茁病骨，饑坐聽千鐘。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

遊靈隱高峯塔

言遊高峯塔，葶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藜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傍徨。贈別留疋布，今歲天早霜。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

月缺霜濃細蘼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鴛鴦峰子落鸞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滅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公採擷初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第二首

西來煙陣塞空虛，灑遍秋雨雨不如。新法備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訴烏膾肉，憶弟難憑犬寄書。自笑迂疎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餘。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燿溪邊野菊黃。久廢山行疲學磻，尙能村醉舞淋浪。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

暮歸走馬沙河塘，爐煙裊裊十里香。朝行曳杖青牛嶺，崖泉咽咽千山靜。若勿咲老僧，耳聾喚不聞。百年俱是可憐人，明朝且復城中去。白雲却在題詩處。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荒涼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况與城相遠。我來亦何事？徒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爲誰滿？

梅聖俞詩集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後十五年而君猶爲令，補  
雖至其邑作詩戲之。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首堆青盤歸來羞，媿對妻子，自比鮪魚綠竹竿。今君滯留生二毛，飽聽衙鼓眠黃  
袖，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獼猴土牛。願君恰似高常侍，覽爲小邑仍刺史，不願君爲孟浩然，却遭明主放還山。  
官遊逢此歲年惡，飛蝗來時半天黑。羨君封境稻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二首

推擠不去已三年，魚鳥依然笑我頑。人未放歸江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尚書清節衣冠後，處士風流水石  
間；一啖相逢那易得，數詩狂語不須刪。

路轉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黑黍黃粱初熟後，朱柑綠橘半甜  
時；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次知。

聽賢師琴

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官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刺喙誰扣門，山僧未聞  
君勿嘆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來筆笛耳。

贈寫真何充秀才

君不見路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挂弓橫擦箭。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饑寒富貴兩安在，  
空有遺像留人間。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變化無蹤迹。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黃冠野服山家意，  
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襄公與郭公。

同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隣已富  
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西蜀和仲聞  
而次其韻二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州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索書  
符籙道士晨與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  
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

已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惡賀監偏工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入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苦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爲周公晝日眠枕麴先生猶笑汝枉將空腹貯遺編

甘露寺禪筍

多景樓上彈神曲欲斷哀絃再三促江妃出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金山名）喚取吾家雙鳳槽遣  
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霜樹杪

單同年求德興俞氏聚寔樓詩二首

雲山煙水苦誰親野草幽花各自春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卷入簾鉤直將眼力爲疆界何啻人間萬戶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高會日陪山簡醉，狂言屢發次公醒。酒如人面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江上飛雲來北固，檻前修竹憶南屏；六朝興廢餘丘壘，空使姦雄笑寧馨。

次韻陳海州書懷

鬱鬱蒼梧海上山，（東海鬱洲山，云自蒼梧浮來。）蓬萊方丈有無間；舊聞草木皆仙藥，欲棄妻孥守市闌。雅志未成空自歎，故人相對若爲顏。酒醒却憶兒童事，長恨雙鳧去莫攀。（陳曾令鄉邑）

次韻陳海州乘槎亭

人事無涯生有涯，逝將歸釣漢江槎。乘桴我欲從安石，遁世誰能識子嗟？日上紅波浮碧巖，潮來白浪卷青沙；清談美景雙奇絕，不覺歸鞍帶月華。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蒼梧奇事豈虛傳，荒怪還須問子年。遠託鼇頭轉滄海，來依鵬背負青天。或云靈境歸賢者，又恐神功亦偶然；聞道新春恣遊覽，羨君平地作飛仙。

次韻孫巨源寄鍾水李威二著作并以見寄五絕

南嶽諸劉豈易逢，相望無復馬牛風。山公雖見無多子，杜燕何由戀塞鴻？（昔與巨源劉貢父劉華老相遇於山陽，自爾契闊，惟巨源近者復相見於京口。）

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不獨二疎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權。（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疎樓。）漱石先生難可意，（謂巨源）誓託枝廚久無朋；（自謂）應知客路愁無奈，故遣吟詩調李陵。（謂李君也。）

雲雨休排神女車，忠州老病畏人誇；詩豪正值安仁在，空看河陽滿縣花。（威爲邑宰）

膠西未到吾能說，桑柘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塵騎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王莽

漢家殊味識經綸，入手功名事事新；百尺穿成連夜井，千金購得解飛人。

董卓

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天下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

虎兒

昔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駭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羆。丹砂紫磨不用塗，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莫日斜時，還為昔人歎。（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莫日斜時。」）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為老伴；蕭條燈火冷，寒夜何時旦；勸僕觸屏風，飢歸嗅空案；鼓朝閉閣臥，霜髮秋蓬亂；傳聞使者來，策仗就梳盥；書來苦安慰，不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高義金石貫；要當擊權豪，未肯覲衰懦；此生何所似，聞盡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假館；三徑粗成費，一枝有餘緩；願君更信宿，庶奉一笑粲。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其間近憂樂，歌笑雜悲歎；顛倒不自知，直為神所玩；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豈暇讀城旦；非才更多病，二事可并案；愧煩賢使者，再節整紛亂；喬侯瑚璉寶，潛廟嘗薦盥；香鞵百吏走，坐愛齊俗緩；未遭甘鷓退，並進取魚貫；每聞議論餘，凜凜激貪懦；莫邪嘗自躍，豈復

煩爐炭便應朝秣越，未暮刷燕館。胡爲守故丘，眷戀桑榆燠。爲君扣牛角，一咏南山樂。

二人再和亦再答之

寒雞知將晨，飢鶴知夜半。亦如老病客，過節常感歎！光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搏沙，放手還復散。羈孤每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晉循吏喬智明字元達）高論春月旦。紀明本賢將，（段釋之本將家）洎沒事堆案，欣然肯相顧。夜閣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僅堪盥，雍容許着帽。不怪安石緩，雖無窮窳人。清唱弄珠賁，幸有從橫舌。說劍起慵慵，二豪沉下位。暗火埋濕炭，豈似草玄入。默默老儒館，行看富貴逼。炙手借餘燠，應念苦思歸。登樓賦王粲。

雪後書北臺壁二一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月寒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躔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已分酒盃欺淺懦，敢將詩律鬪深嚴。漁箋句好應須畫，柳絮才高不道鹽。敗履尙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仙簷。書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

九陌淒風戰齒牙，銀杯逐馬滯隨車。也知不作堅牢玉，無奈能開頃刻花。得酒強歡愁底事，閉門高臥定誰家。臺前日煖君須愛，冰不斃魚漸可叉。

鐵備行贈喬太博

蘇東坡京坡集 卷六

城東坡壠何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城中病守無所爲，走馬來尋鐵溝水。鐵溝水淺不容軌，恰似當年韓侯；有魚無魚何足道，駕言聊復爲我憂。荒村野店亦何有，欲發狂言須斗酒。山頭落日側金盆，倒着接離搔白首。忽憶從軍年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射獵兒。老去同君兩憔悴，犯夜醉歸人不避。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瀾陵尉。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一首

送客客已去，尋花花未開。未能城裏去，且復水邊來。父老借問我，史君安在哉。今年好雨雪，會見麥千堆。

春來六十日，笑口幾回開。會作堂堂去，何妨得得來。勸游行老矣，舊隱賦歸哉。東望峨眉小，廬山翠作堆。

郡東廬山絕類峨眉而小。

蘇州姚氏二瑞堂（姚氏山以莘爾）

君不見董孫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鯨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

莫笑銀杯小（答副太博）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不種秬。我今號爲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諸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海窄。會當拂衣歸故丘，作書貸粟監河侯。萬斛船中着美酒，與君一生長拍浮。

送劉屯田分得于字

勸農使者古丈夫，不惜春衫踐泥塗。王事靡盬君甚劬，奉常客卿虬兩須。東武縣令天馬駒，泮宮先生非俗儒。相與野飲四子俱，樂哉此樂城中無。溪邊策杖自攜壺，腰笏不煩何易于。膠西病守老且迂，空齋愁坐紛墨朱。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

和陶屯田荆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有奇。清詩爲題品，草木變芬菲。謝女得秀句，留待中郎歸。便當勒鞭策，僕勸馬亦飢。（段有姪女在室）

贈上天生二辯才師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鶴。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惜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部會，勇丈禮白足。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趁奔鹿。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

遊廬山次韻章傳道

塵容已似服鞍駒，野性猶同縱壑魚。出入巖巒千仞表，較量筋力十年初。雖無竊窳驅前馬，還有鷓夷挂後車。莫笑吟詩淡生活，嘗令阿買爲君書。

廬山五詠

廬山勸洞（圖經云：「秦博士，避難此山，遂得道。」）

上界足官府，飛昇亦何益。還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識。

飲酒臺

博士雅好飲，空山誰與娛。莫向驪山去，君王不喜儒。

聖燈巖

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祕。何必露光芒，夜半驚童稚。

二泉

蘇東坡東坡集 卷六



蘇東坡東坡集卷六

皎皎巖下泉，無人還自潔；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  
障日峯（其狀類蛾眉，但小耳。）  
長安自不遠，蜀客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蛾眉。

蘇東坡東坡集

卷七 詩八十三首

次韻章傳道喜雨（濟常山而得）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煖欲生蠶，地上戰戰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風那肯吐；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陣橫空如項羽。（去歲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極可畏。）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禦。撲緣鬣尾困牛馬，啜齧衣服穿房戶。坐觀不救亦何心，秉畀炎火傳自古。荷鋤散掘誰敢後，得米濟飢還小補。常山山神信英烈，搗駕雷公訶電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把瘡痍手摩撫。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聽騷騷鬧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從來蝗旱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語。庶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審八千斛，（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餘斛。）率以一畝，更看蠶婦過初眠。（蠶一眠則蝗不復生矣。）未用賀客來旁午。先生筆力吾所畏，感踏飽謝跨徐庾。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

謝郡人田賀一一生惜花

城裏田員外，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自有錦千堆。珍重尤奇品，艱難最後開。芳心因落日，薄艷戰輕雷。（昨日雷雨。）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慙慙此粲者，（賀獻魏花三朵。）攀折為誰哉？玉腕擅紅袖，金樽瀉白醅。何當鏤霜鬢，強插滿頭迴。

惜花

吉祥寺中錦千堆，（錢塘花最盛處。）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

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哈，豈知如今雙鬢催？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斲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腦盤成金纒杯，而我食葵方清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

和頌教授見寄（用除夜韻）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我笑劉伯倫，醉髮蓬茸散；二豪苦不納，獨以錡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孰云二子賢，自結兩重按，笑入還自笑，出口談治亂。一生涸塵垢，晚以道自盟，無成空得懶，坐此百事緩。仄聞頌夫子，講道出新貫，豈無一尺書，恐不記庸懦。陋邦貧且病，數米銖稱炭，慙愧章先生，十日坐空館。袖中出子詩，貪讀酒屢煖，狂言各須慎，勿使翰薪爨！

和子由四首

韓太祝送遊太山

偶作郊原十日遊，未應回首厭籠囚；但教塵土驅馳足，終把雲山爛漫酬。聞道逢春思濯錦，便須到處覓菟裘；恨君不上東封頂，夜看金輪出九幽。

送春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芍藥櫻桃俱掃地，（病過此二物）  
（鬢絲禪榻兩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來書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

首夏官舍即事

安石榴花開最遲，絳裙深樹出幽菲，吾廬想見無限好，客子倦遊胡不歸？坐上一樽難得滿，古來四事巧相違；令人却憶湖邊寺，垂柳陰陰畫掩扉。

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

家聲赫奕蓋井涼，也解微吟錦瑟傍；  
擘水取魚湖起浪，引杯看劍坐生光。  
風流別後人人憶，才器歸來種種長；  
不用更貪窮事業，風騷分付與沉湘。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  
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  
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  
褰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  
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  
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  
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  
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  
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  
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  
「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爲？」  
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  
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錢。

寄劉孝叔

君王有意誅驕虜，推破銅山鑄銅虎；  
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  
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蠶漫戰鼓；  
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資斧；  
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  
爾來手實降新書，扶剔根株窮脈縷。  
詔書惻惻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  
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筌竿誰比數；  
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  
况復連年苦飢饉，剝割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  
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虛齋臥空廡；  
公廚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  
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  
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  
吳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  
自從四方冠蓋闌，歸作二浙湖山主；  
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  
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祖；  
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覩；  
公家只在雲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  
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孔長源挽詞二首

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爲夫子後，林宗不愧蔡邕碑。南荒尙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耆舊如今幾人在，爲君無憾爲時悲。

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潮聲夜半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長源自越過杭，夜飲有美堂上聯句。長源詩云：「天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遙感兩潮趨。」一坐稱善。）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殘。

寄呂穆仲寺丞

孤山寺下水侵門，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亡談笑是，中郎不見典刑存。（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之以爲笑。）君先去踏塵埃，陌我亦來尋桑棗村。回首西湖真一夢，灰心霜鬢更休論。

余主簿母挽詞

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却因麟趾識關雎。雲耕忽已歸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

景疎樓上喚峨眉，君到應先誦此詩。若見孟公投轄飲，莫忘衝雪送君時！

答陳述古二首

漫說山東第二州，叢林桑泊負春遊。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後，舞衫歌扇總生塵。（陳有小妓，述古稱之。）

張安道樂全堂

列子馭風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數。步兵飲酒中散琴，於此得全非至樂。樂全居士全於天，維摩丈室空倚然。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琴無絃。我公天與英雄表，龍章鳳姿照魚鳥。但令端委坐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如今老去苦思歸，小字親書寄我詩。試問樂全全底事，無全何處更求虧。

張文裕挽詞

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業餘。每見便聞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劍外生祠已絮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嶽，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葑間自賣絲。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和梅戶曹會獵鐵嶺

山西從古說三明，誰信儒冠也捍城。竿上鯨鯢猶未掩，（近鼻數盜。）章中狐兔不須驚。東州趙叟飲無敵，南國梅仙詩有聲。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是日惟梅趙不射。）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飽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嶽，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蘇東坡東坡集 卷七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絳閣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君好爐火，而餌茯苓。）  
罽水未  
潭纒可濯，弁峰初見眼應明。兩巖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更欲洞霄爲隱吏，一庵閑地且相留。（過舊遊）  
狂吟跌宕無風雅，醉墨淋漓不整齊。應爲詩人一同願，山僧未忍掃黃泥。（見題壁）  
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竹閣見憶）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盞玉餠飯炊雲，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鬻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烝粟埋飯器，大杓更（平）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脚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噉兩奇絕，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葷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知君窮旅不自擇，因詩寄謝聊相鋤。

答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著物物未知。羈愁似冰雪，見子先流澌。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之，驚我一何衰！知我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醇酒，盎盎薰四支。徑飲不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有纒帳，風雨夜紛披。放懷語不

擇，撫掌笑脫頤。別來今幾何？春物已含姿。柳色日夜暗，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禁遊嬉。又無狂太守，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詩螽斯。盍不倒囊賣，買劍買蛾眉。不用教絲竹，唱我新歌詞。

和文與可洋川圍池二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無數，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湖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雲錦段，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遠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洗硯處，碧琉璃下黑蛟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惟有竹相娛。麤才杜牧真堪笑，喚作軍中十萬夫。

菰蒲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湖邊宿，便是江南鷓鴣洲。

蓼嶼

秋歸南浦站鸞鳴，霜落橫湖沙水清。臥雨幽花無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蘇東坡東坡集卷七



蘇東坡東坡集 卷七

八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  
出本無心歸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深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  
此臺試向天文覓，閣道中間第幾星？

符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  
只從昨夜十分滿，漸觀冰輪出海遲。

一樂榭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  
仁智更煩詞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  
（來詩云：「二見因妄生。」）

滄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答雲煙；  
勸君多揀長腰米，消破亭中萬斛泉。

夾隱亭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  
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箨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  
要看凜凜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歷熟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  
禪指未終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滿身瓊瑤綴明璣；  
晚香消歇無尋處，花已飄零露已晞。

函虛亭

水軒花樹兩爭妍，秋月春風各自偏；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全。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却隨初日動蒼楹；溪光自古無人畫，憑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竹微；忽悟過溪還一笑，水禽驚落翠毛衣。

被錦亭

煙江露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帳咽笙簧。

禊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

菡萏亭

日日移床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歲，巢向田田亂葉中。

茶蘼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茶蘼白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長憶故山」一作「半晴半

雨」）

眞管谷

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饑太守，甬濱千畝在胸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綠春暉，蘆筍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

蘇東坡東坡集 卷七

九

蘇東坡東坡集 卷七

一〇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犁鋤，剛厭青山遠故居；老覺華堂無意味，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廬

寄語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真雖是文夫子，我亦真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縱復里，入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小船燒薤擣香齏。

南園

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學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憑君問，許我他年作主無？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滴塢

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玉盤盂一首（并序）

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于雨禪、資福兩寺，以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朵，皆重拊累尊，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於七千朵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宰相普公之別業也，而其名但甚，乃為易之。

灌花狼籍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兩寺粧成寶纒絡，一枝爭看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絕品難尋舊畫

圖；從此定知年較熟，姑山親見雪肌膚。

花不能言意可知，令君痛飲更無疑；但持白酒勸嘉客，直待瓊舟覆玉彝。負郭相君初擇地，看羊屬國首吟詩；昔家豈與花相厚，更問殘芳「有幾枝」。

和歸公超然臺文韻

我公厭富貴，常苦勸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爲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強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屢言深。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果起故將軍，幽夢清詩信有神；馬革裹尸真細事，虎頭食肉更何人。陣雲冷壓黃茆瘴，羽扇斜揮白葛巾；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窺聽聽啾啾；明朝只恐兼烹鶴，此去還須却佩牛。便可先呼報恩子，不妨仍帶醉鄉侯；他年萬騎歸應好，奈有移文在故丘。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公擇來詩，皆遺失中飢苦之狀。）夜長鏐守向誰親？（貢父近喪偶）少思多睡無如我，奔息雷鳴撼四鄰。

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甌有埃；綠蟻濡脣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洒涕循城拾棄孩；爲郡辭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寄黎眉州

蘇東坡東坡集 卷七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君以春秋受知於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麥蘖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發！驅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款屹。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若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疏吠滄，漸若決澗激。往來供十吏，腕脫不容歇。平生輕妄庸，熟視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壇專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琅琊臺。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紅裙欲仙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織腰回。自從有此山，白石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棄置當何言，萬劫終飛灰。

薄薄酒二首（井序）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耳。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玉柙，萬人徂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蹠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薄薄酒，飲兩鍾，蠶蠶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

貴面發紅？達人自達，何功世間是非愛樂本來空！

同年王中甫挽詞

先帝親收十五人，四方爭看擊鵬鯤；如君才業真堪用，願我衰遲不足論！出處陞沉十年後，死生契闊幾人存？他時京口尋遺迹，宿草猶應有淚痕。（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猷、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耳。）

七月五日一首

避諱詩尋醫，畏病酒入務，蕭條北窗下，長日誰與度？今年苦炎熱，草木困薰蒸；况我早衰人，幽居氣如縲。秋來有佳興，秫稻已含露，還復此微吟，往和糟床注。

何處覓新秋，蕭然北臺上，秋來未云幾，風日已清亮。雲間聳孤翠，林表浮遠嶺，新葦漸堪剝，晚瓜猶可餉。西風送落日，萬竅含悽悵，念當急行樂，白髮不汝放。

趙郎中見和二復答之

趙子吟詩如潑水，一揮三百八十字，奈何效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杯，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黃埃。我衰臨政多繆錯，羨君精采如秋鶻，頗哀老子今日飲，爲君坐嘯主畫諾。

次韻周洲寄鴈蕩山圖二首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已歷京東；（將赴河中密邇太華，九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雁蕩也。）此生的有尋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東海獨來看出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遙知別後添華髮，時向樽前說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鄆筒。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蘇東坡東坡集卷七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慎勿爲楚相；不羨紫駝分御食，自遣赤脚沽村釀。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醜婦惡嘲謗；諸生聞語定失笑，冬暖號寒臥無帳。碧香近出帝子家，鵝兒破殼酥流盎；不學劉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眉餉。

趙旣見和復次韻答之

長安小吏天所放，日夜歌呼和丞相；豈知後世有阿瞞，（曾公自言參之後。）北海樽前捉私釀。先生未出禁酒國，詩語孤高常近謗；幾回無酒欲沽君，却畏有司書簿帳。（近制公使酒過法甚重。）酸寒可笑分一斗，日飲如何足袁盎？更將險語壓袁翁，只恐自是臺無餉。

趙郎中往苦關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仍用元韻

東鄰主人遊不歸，悲歌夜夜聞春相；門前人鬧馬嘶急，一家喜氣如春釀。王事何曾怨獨賢，室人豈忍交讒謗；大兒跟踰越門限，小兒啞啞語繡帳。定教舞袖掣伊涼，更想夜庖鳴鑿盎。題詩送酒君勿誚，免使退之嘲一餉。

蘇潛聖挽詞

妙齡馳譽百夫雄，晚節忘懷大隱中；悃愾無華真漢吏，文章爾雅稱吾宗。趨時肯負平生志，有子還應不死同；惟我閑思十年時，數行老淚寄西風。

卷八 詩七十一首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鶴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竊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

送喬施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章。江上青山橫絕壁，雲間細路躡飛蛇。雞號黑暗通蠻貨，（胡人謂犀爲黑暗。）蜂鬧黃連採蜜花。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喬受知於吳丞相，而施州風土大類長沙。）

夜雪獨宿柏仙庵

晚雨纖纖變玉雲，小庵高臥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窗片，夜靜惟聞瀉竹聲。稍壓冬溫聊得健，未濡秋旱若爲耕。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方將怨無襦，忽復歌緇衣。堂堂孔北海，直氣凜羣兒。朱輪未及郊，清風已先馳。何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滔滔滿四方，我行竟安之。何時劍關路，春山聞子規。

留別零泉

舉酒屬零泉，白髮日夜新。何時泉中天，復照泉上人。二年飲泉水，魚鳥亦相親。還將弄泉水，遮日向西秦。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春風小院却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花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白髮郎潛舊使君，至今人道最能文。隻雞敢忘橋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冬月負薪雖得免，鄰人吹笛不堪聞。死生契闊君休問，灑淚西南向白雲。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除夜，大雪留澠州，元日早晴，遂行中塗，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慈暉曉光開，放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鬣，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歛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飢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絕；海風吹碎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蓋公堂前雪，綠窗朱戶相明滅；堂中美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就中山堂雪更奇，青松怪石亂瓊絲；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斂眉。君不是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又不是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何當閉門飲美酒，無人毀譽河東守。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滲玉塵。自笑餐蔬典鳳圖，來看搖酒謫仙人。宦遊到處身如寄，農事何時手自親？親剝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

夜擁笙歌響水濱，回頭樂事總成塵；今年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細思都是夢，身名漸覺兩非親；相從繼獨何煩問，蝴蝶飛時日正晨。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偶對先生盡一樽，醉看萬物凶崩奔；優遊共我聊卒歲，骯髒如君合倚門。只恐掉頭難久住，應須傾蓋便深

論固知嚴勝風流在，又見長身十世孫。（妙）字君嚴，截字君勝，退之志其墓云：「孔子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今君亮四十八世矣。

送苑景仁遊洛中

小人真開事，閑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愛時雖早白，住世有還丹。得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彌健，登山意未闌。西遊爲櫻筍，東道盡鸚鵡。杖屨攜兒去，園亭借客看。折花斑竹寺，弄水石樓巖。鬻馬哀憐白，驚雷怯笑韓。薛書標洞府，（歐陽永叔嘗遊嵩山，曰：莫於絕壁上見蒼蘿，成文云：「神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松蓋偃天壇。試與劉夫子，重尋靖長官。（劉几云：「曾見人嵩山幽絕處，眼光如貓。」意其爲靖長官也。）

次韻景仁留別

公老我亦衰，相見恨不數。臨行一盃酒，此意重山岳。歌詞白綺情，琴弄黃鍾濁。詩新眇難和，飲少僅可學。欲參兵部選，有力誰如舉。且作東諸侯，山城雄鼓角。南遊許過我，不憚千里遠。會嘗聞公來，倒屣笑一握。

書韓幹牧馬圖

南山之下，所謂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疋如雲煙，騅駟駘駘驪駘驪駘；白魚赤兔辟皇塘，龍顏鳳頸擗且妍。奇姿逸德隱鶩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萬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潤，樓下玉墀吐清寒。往來感踏生飛湍，衆工砥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廐馬多肉尻腫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纏羅襪。鞭筆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

送詹元直少卿知衛州

蘇東坡東坡集 卷八

冗士無處著，寄身范公園。桃花忽成陰，麥秀已繁。閉門春晝永，惟有黃蜂喧。誰人肯攜酒，共醉榆柳村。髯卿獨何者，一月三到門。我不往拜之，髯來意彌敦。堂堂元老後，聲譽仁人言。憶在錢塘歲，情好均弟昆。時於冰雪中，笑語作春溫。欲飲徑相覓，夜開叢竹軒。搜尋到篋笥，餽醢無復存。每愧煙火中，玉腕親炮燂。別來今幾何，相對如夢魂。告我當北渡，新詩稍清粹。坡陔太行麓，洵涌黃河翻。仕宦非不遇，王畿西北垣。斯民如魚耳，見網則驚奔。皎皎千丈情，不如尺水渾。刑政雖首務，念當養其源。一聞襦袴音，盜賊安足論。

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功利爭先夔法初，典刑獨守老成餘。窮人未信詩能爾，倚市懸知繡不如。代北諸生漸狂簡，床頭雜說爲爬梳。歸來問鴈吾何敢，疾世王符解著書。

和李邦直祈山祈雨有應

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昌黎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穀，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羨漸希，舞雩何日著春衣。多情白髮三千丈，無用蒼皮四十圍。晚覺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貴有危機。爲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飛。（涇之兄休，亦有文，死矣。）

和孔密州五絕

見邸家園留

大旆傳聞載酒過，小詩未忍著磚磨。陽關三疊君須秘，除却膠西不解歌。（來詩有渭城之句。）

春步西園見寄

歲歲開園成故事，年年行樂不辜春。今年太守尤難繼，慈愛聰明惠利人。

東園梨花

梨花皎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園二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蜂腰鶴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雲。醉裏自書醒自笑，如今二絕更逢君。

壁後白牡丹

城西千葉豈不好，笑舞春風醉臉丹。何似後堂冰玉絮，遊蜂非意不相干。（孔頴有壁伎，而客無見者。）

和趙郎中見戲（趙以徐伎不如東武詩中見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樓。」）

燕子人亡三百秋，卷簾那復似揚州。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又

我擊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趙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

矣。」

和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平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閣閑終日。臥聞客至倒屣迎，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感踏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遠劍關。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

次韻李邦直感舊

騶騎傳呼出跨坊，簿書填委入充堂。誰教案部如何武？只許清樽對孟光。婉婉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鄉？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一首

彭城古戰國，孤客倦登臨。汴泗交流處，清潭百丈深。故人輕千里，足齒來相尋。何以娛佳客，潭水洗君心。老守厭簿書，先生罷函丈。風流魏晉間，談笑義皇上。河洪忽已過，水色綠可釀。君毋輕此舉，此舉清且放。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疎慵肯見原。閑作閉門僧舍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書信手翻。欲吐狂言咏三尺，怕君嗔我却須吞。（邦直屢以此見戒。）

城南短李好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閑作清詩斷送秋。蕭灑使君殊不俗，罇前容我攬須不。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新徑，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唱酬往復字應優。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

君雖爲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楊子一區宅，懶臥元龍百尺樓。聞道鷓鴣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司馬君實獨舉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盞罍。樽酒樂餘春，茶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家。先生獨何

事四海望陶怡；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藉。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啞。

送顏復彙寄王鞏

彭城官居冷如水，誰從我遊顏氏子？我衰且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其理。胡爲一朝捨我去，輕衫觸熱行千里？問君無乃求之歟？答我不然聊爾耳。京師萬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幾？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門但覓王居士。清詩草聖俱入妙，別後寄我書連紙。若恨相思不相見，約我重陽喚霜蕊。君歸可喚與俱來，未應指目妨進擬。太一若仙閉不出，（張安道爲太一宮使。）踵門問道今時矣。因行過我路幾何？願君推挽加鞭箠，吾儕一醉豈易得？買羊釀酒從今始！

敬虎

黃雞啄蠍如啄黍，竈間守宮稱蠍虎。閭中繳尾伺飛蠱，巧捷功夫在腰膂。鼓鼓脈脈善緣壁，陋質從來誰比鼓？今年歲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鬧歌舞。能銜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龍覓雲雨。守宮努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

轍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旣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有云：「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惘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官，留詩與轍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郿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濱之間，相從彭城，留百餘日時，宿於道遙堂。追感前約，作二小詩。

道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悵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因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道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旣以自解且以慰

子由云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盡盡語音存。但令朱雀長金花，此別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間誰復在，會看銅狄雨咨嗟。

留題石經院二首

慈禱門前路，行穿翠密中；却來堂上看，巖谷意無窮。天矯庭中檜，枯枝鵲踏梢；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腰。窈窕山頭井，簾通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郊原雨初足，風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輿白門道。荒田咽蛩蚓，村巷懸梨棗；下有幽人居，閉門空雀噪。西風高正厲，落葉紛可掃；孤燈臥斜日，病馬放秋草。墟里道有無，垣牆任摧倒；君家本冠蓋，絲竹圍隣保。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躬耕抱羸疾，奉養百歲老。詩書膏吻頰，菽水媚翁媪；飢寒天隨子，杞菊自攢萼。慈孝董邵南，雞狗相乳抱；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故山豈敢忘，但恐追華皓；從君學種秫，斗酒時相勞。

贈王仲素寺丞（名景純）

養氣如養兒，棄官如棄泥；人皆笑子拙，事定竟誰迷？歸耕獨患貧，問子何所齋？尺宅足自庇，寸田有餘畦。明

書，不鏽金異跡；促膝問道要，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孤舟倒江河，赤手攬象犀。年來稍自笑，留氣下暖臍。苦恨聞道晚，意象颯已淒。空見孫思邈，區區賦病梨。

陽關詞二首

受降城下紫茸郎，戲馬臺南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

（右贈張繼原）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右答李公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右中秋月）

和孔周翰一絕

再觀邸園留題

小園香霧曉蒙籠，醉手狂詞未必工；魯叟錄詩應有取，曲收彤管擲鄜風。

觀淨觀堂效韋蘇州詩

弱羽巢林在一枝，幽人蠲舍兩相宜；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

京師哭任遵聖

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凋喪。每聞耆舊亡，涕泣聲輒放；老任况奇逸，先子推輩行。文章小得譽，詩語尤清壯；吏能復所長，談笑萬夫上。自喜作劇縣，偏工破豪黨；奮奮走猾吏，嚙齒對姦將。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宦遊久不樂，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此懷今不遂，歸見



巖壘葬，望吳國西門，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齟齬中，已有食牛量。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惟有王濟冲，心知中散狀。

答任師中家漢公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疎小人，小人自闕疎。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高樹紅脩梨，小池白芙蓉。常呼赤脚婢，雨中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廬。是時里中兒，始識長者車。烹雞酌白酒，相對歡有餘。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徐。妻子走堂下，主人竟誰歟。我時年尚幼，作賊慕相如。侍立看君談，精悍實起予。歲月曾幾何，蒼老逝不居。史侯最先沒，孤墳拱桑楸。我亦涉萬里，清淚滿襟祛。漂流二十年，始悟萬緣虛。獨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魚。威行烏白蠱，解辯請冠裾。方嘗入奏事，清廟陳璫璣。胡為厭軒冕，歸意不少紓。上蔡有良田，黃沙走清渠。羅亞百頃稻，雍容十年儲。閑隨李丞相，搏射鹿與猪。蒼鷹十斤重，猛犬如黃虬。豈比陶淵明，窮苦自把鋤。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彭城古名郡，乏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幾何不樵漁。會當相從去，芒鞋老舊衾。念子瘴江邊，懷抱向誰摅。顧我同年友，相歡出同輿。冰盤薦文鮪，（結餘也）戊瘡當有。玉罍傾擘蛆。醉中忽思我，情詩綴瓊瑤。知我少所諧，教我時卷舒。世事日反覆，翻如風中旗。雀羅弔廷尉，秋扇悲婕妤。升沉一何速，喜怒紛衆徂。作詩謝二子，我師甯與違。

初別子由

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不見六七年，微言誰與廉。當恐坦率性，放縱不自程。會合亦何事，無言對空枰。使入之意消，不善由萌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荆。無憂顧賢婦，藜藿等大烹。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明日無晨炊，倒床作雷鳴。秋眠我東閣，夜聽風雨聲。懸知不久別，妙理重細評。昨日忽出門，孤舟轉西城。歸來北堂上，古屋空崢嶸。退食悵相從，入門中自驚。南都信繁會，人事水火爭。

念當閉閣坐，頽然寄犢首。妻子亦細事，文章固虛名；會須掃白髮，不復用黃精。

次韻呂梁仲屯田

雨葉風花日夜稀，一杯相屬竟何時？空虛豈敢酬瓊玉，枯朽猶能出菌芝。門外呂梁從迅急，胸中雲夢自逶迤；待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臺九日期。

章質夫寄惠崔徽真

玉釵半脫雲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當時薄命一酸辛，千古華堂奉君子。水邊何處無麗人，近前試看丞相嗔；不如丹青不解語，世間言語元非真。知君被惱更愁絕，卷贈老夫驚老拙；爲君援筆賦梅花，未嘗廣平心似鐵。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慙知酒有兵；老守無何惟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花枝不共秋歛帽，筆陣空來夜斫營；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

霜林日夜西風急，老送君歸百憂集；清歌窈眇入行雲，雲爲不行天爲泣。紅葉黃花秋正亂，白魚紫蟹君須憶；憑君說向將軍，衰髮相逢應不識。

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代書答梁先

此身與世真悠悠，蒼顏華髮誰汝留；強名太守古徐州，忘歸不如楚沐猴。魯人豈獨不知丘，藉躄夫子無罪

尤異哉。梁子清而脩，不遠千里從我游。瞭然正色懸雙眸，世之所馳子獨不。一經通明傳節候，小楷精絕規摹歐。  
（梁生學歐陽公書）我衰廢學懶且媮，畏見問事賈長頭。別來紅葉黃花秋，夜夢見之起坐愁。遺我駭石金與甌，黑質白章聲琳球。謂言山石生澗澗，追琢尚可王公羞。感子佳意能無酬，反將木瓜報珍投。學如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篋。道大如天不可求，脩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勿浮，發憤忘食樂忘憂。

九日鐵仲屯田為大水所隔以詩見寄次其韻

無復龍山對孟嘉，西來河伯意雄夸。霜風可使吹黃帽，（舟入黃帽土勝水也）尊酒那能泛浪花。漫遣鯉魚傳尺素，却將燕石報瓊華。何時得見悲秋老，醉裏題詩字半斜。

河復（并敘）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檀魏以北，皆絕流，而齊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聞之喜甚，庶幾可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而迎神休，蓋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鉅野東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鱺。萬里沙回封禪罷，初遣越巫沉白馬。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吾君仁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師下約東，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潦，神功不用淇園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接古木。

韓幹馬十四匹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駸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隄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映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或云宋司馬桓慙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

側手區區未易逃，奔流一瞬卷千家；共疑智伯初圍趙，猶有張湯欲漕斜。已坐迂疎來此地，分將勞苦送生涯；使君下策真堪笑，隱隱驚雷響踏車。

茫茫清泗遠孤岑，歸路相將得覽臨；試著芒鞋穿礮礮，更然松炬照幽深。縱令司馬能鑿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強寫蒼崖留歲月，他年誰識此時心。

贈寫御容妙善師

憶昔射策干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傳詔，跪捧再拜聞天香。仰觀眩晃目生疊，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髣髴尚記重瞳光；三年歸來真一夢，橋山松檜淒風霜。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老情坐須眉古，虎臣立侍冠劍長。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猿與麋；都人踏破鐵門限，黃金白璧空堆牀。爾來筆寫亦到我，謂是先帝白髮耶；不須覽鏡坐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

哭刁景純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此老如松柏，不受霜雪槁；直從毫末中，自養到合抱。宏材乏近用，千歲自枯倒；文章餘正始，風節貫華皓。平生爲人耳，自爲薄如縞；是非雖難齊，反覆看愈好。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晨夜，百過迹未掃。但知從德公，未省厭丘嫂；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昨日故人書，連年喪公媼（景純妻先亡）；傷心范橋水，漾漾舞寒藻。華堂不見人，瘦馬空戀草。我欲江東去，匏樽酌行潦。鏡湖無

賀監，勸哭稽山道；忍見萬松岡，荒池沒秋草！

答呂舉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呂梁地名）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湍；夜聞沙岸鳴礮聲，曉看雪浪浮鵬鯤。呂梁自古喉吻地，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鴛鴦。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爲魚鼈。旋呼歌舞雜詠笑，不惜飲醪空餅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相溫。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蠅燒黃骨。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春鑷先歸冕。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鎚雷動蒼山根。高城如鐵洪口快，談笑却掃看崩奔。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置鞅脚酒，爲君擊鼓行盃榼。

張寺丞益齋

張子作齋舍，而以益爲名。吾聞之夫子，求益非遠成。譬如遠遊客，日夜事征行。今年適燕薊，明年走蠻荆。東觀盡滄海，西涉徧與經。歸來閉戶坐，入方在軒庭。又如學醫人，識病由飽更。風雨晦明淫，跛覺瘖聾盲。虛實在其脈，靜躁在其情。榮枯在其色，壽夭在其形。苟能閱千人，望見知死生。爲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爲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盈。願君書此詩，以爲益齋銘。

答孔周翰求書與詩

身閑曷不長閉口，天寒正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未脫多生宿塵垢。不蒙識詞子厚疾，反更刻畫無鹽醜。征西自有家雞肥，太白應驚飯山瘦。與君相從知幾日，東風待得花開否。撥棄萬事勿復談，百觚之後那詞酒。

送李公恕赴闕

君才有如切玉刀，見之鏗鏗寒生毛；願隨壯士斬蛟蜃，不願腰間纏錦條。用違其才志不展，坐與胥史同疲勞；忽然眉上有黃氣，吾君漸欲收英髦。立談左右俱動色，一語徑破千言牢；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略萬事惟嬉遨。盡坡屏障通內外，仍呼騎曹爲馬曹；君爲使者見不問，反更對飲持雙螯。酒酣箕坐語驚衆，雜以嘲諷窮詩騷。世上小兒多忌諱，獨能容我真賢豪。爲我買田臨汶水，逝將歸去誅蓬蒿；安能終老塵土下，俯仰隨人如桔槔。

### 卷九 詩六十八首

春菜

蔓菁宿根已生葉，韭牙戴土拳如蕨；爛烝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蕨；苗陳甘菊不負渠，繪襪堆盤纖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坡稜如鐵甲；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牙寒更茁。久拋菘葛猶細事，苦芻江豚那忍說；明年投劫徑須歸，莫待齒搖并髮脫。

送鄭戶曹

游過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羸僮瘦馬從吾飲，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錢！東歸不趁花時節，開盡春風誰與妍？

虔州八境圖八首

坐看奔湍遶石樓，使君高會百無憂；三犀竊鄙秦太守，八詠聊同沈隱侯。  
滸頭寂寞打城還，章翰臺前莫竊寒；勸客登臨無限思，孤雲落日長安。  
白鶴樓前翠作堆，縈雲嶺路若爲開；故人應在千山外，不寄梅花遠信來。  
朱樓深處日微明，皂蓋歸時酒半醒；薄莫漁樵人去盡，碧溪青嶂遠螺亭。

使君那暇日參禪，一望叢林一惘然！成佛莫教靈運後，着鞭從使祖生先。  
却從處外空塵中，無限樓臺煙雨濛。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  
煙雲繚眇鬱孤臺，積翠浮空雨半開。想見之罘觀海市，絳宮明滅是蓬萊。  
同峰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

讀孟郊詩一首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蠡，竟日嚼空螯。要當鬪曾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銷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飢腸自鳴喚，空壁轉飢鼠。詩從肺腑出，出輒悉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尙愛銅斗歌，鄙但頗近古。桃令射鴨罷，獨速短袞舞。不要踏船翻，踏浪不踏土。吳姬霜雪白，赤脚梳白游。嫁與踏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魚龍隨水落，猿鶴喜君還。舊隱丘墟外，新室紫翠間。野麋馴杖屨，幽桂出榛菅。洒掃門前路，山公亦愛山。（張故居爲大水所壞，新卜此室，故居之東。）

萬木鎖雲龍（山名）天留與戴公路，迷路山向背，人在壤西東。薺麥餘春雪，櫻桃落晚風。入城都不記，歸路醉眠中。

送孔耶中赴陝郊

驚風擊面黃沙走，西出嶺函脫塵垢。使君來自古徐州，聲震河潼殷關右。十里長亭聞鼓角，一川秀色明花柳。北臨飛檻卷黃流，南望青山如覩首。東風吹開錦繡谷，淶水翻動蒲萄酒。訟庭生草數開樽，過客如雲牢閉口。

與梁左藏會飲博國博家

將軍破賊自章檄論詩說劍俱第一，彭城老守本虛名。識字劣能欺項籍，風流別駕貴公子。欲把笙歌暖錦  
鑰；紅旆朝開猛士噪，翠帷暮卷佳人出。東堂醉臥呼不起，啼鳥落花春寂寂。試教長笛傍耳根，一聲吹裂堦前石。

寒食日答公擇三絕次韻

從來蘇李得名雙，只恐全齊笑陋邦。詩似懸河供不辦，故欺張籍隴頭瀟。

簿書擊鼓不知春，佳句相呼賴故人。寒食德公方上冢，歸來誰主復誰賓。

巡城已困塵埃味，執朴仍遭蠅蝨緣。欲脫布衫攜素手，試開病眼點黃蓮。（來詩謂僕布衫膏役）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先生生長匡廬山，山中讀書三十年。舊聞飲水師顏淵，不知治劇乃所便。偷兒夜探赤白丸，奮髯忽逢朱子  
元；半年羣盜誅七百，誰信家書藏九千。春風無事秋月閑，紅粧執樂豪且妍。紫衫玉帶兩部全，琵琶一抹四十絃。  
客來留飲不計錢，齊人愛公如子產。兒啼臥路呼不還，我慙山郡空留連。牙兵部吏笑我寒，邀公飲酒公無難。約  
東官奴買花鈿，薰衣理鬢夜不眠。曉來顛風塵暗天，我思其由豈坐慳。作詩愧謝公笑譴，歸來瑟縮愈不安。要當  
暖公入百里豪氣一洗儒生酸。

坐上賦戴花得天字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豈關吾輩事，老狂聊作坐中先。醉吟不耐歌紗帽，起舞從教落酒  
船。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

夜飲次韻畢推官

簿書叢裏過春風，酒聖時時且復中。紅燭照庭庭嬾爨，黃雞催曉曉鳴玲瓏。老來漸減金釵興，醉後空驚玉笋

蘇東坡東坡集 卷九

三二



工；(畢善篆。)月上時應早散，免教整谷問吾公。

續麗人行 (井引)

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

深宮無人春日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風初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杜陵飢客眠長寒，寒飈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支背後看。心醉歸來茅屋底，方信人間有西子。君不見，孟光舉案與眉齊，何曾背面傷春啼？

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一首

兒童拍手鬧黃昏，應笑山公醉習園。縱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肯獨留髡。不肯慳慳騎馬過，玉山知爲玉人頽。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

起伏龍行 (井做)

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增損清濁，相應不差。時有河魚出焉。」元豐元年春旱，或云：「置虎頭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說，作起伏龍行一首。

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至今顛骨帶霜牙，尚作四海毛蟲祖。東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敬蒼石擁巖竇，下應清河通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爲雲揮煙縷。當年負圖傳帝命，左右義軒詔神禹。爾來懷寶但貪眠，滿腹雷霆瘖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是月丙辰，明日庚寅)倒卷黃河作飛雨。嗟吾豈樂鬪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詩戲用其韻

我生固多愛，肉食常苦墨。軒然就一笑，猶得好飲力。聞君過雲龍，對酒兩靜默。急攜清歌女，出郭及未具。

歡難力致，邂逅有勝持。喧蜂集晚花，亂雀啣叢棘。山人樂此耳，寂寞誰時側？何嘗求好人，聊使治要襪。使君自孤憤，此理誰相直？不如學養生，一氣服千息。

送李公擇

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故人雖云多，出處不我謀。弓車無停招，逝去勢莫留。僅存今幾人，各在天一陬。有如長庚月，到曉爛不收。宜我與夫子，相好手足侔。比年兩見之，賓主更獻酬。樂哉十日飲，衍衍和不流。論事到深夜，僵仆鈴與騶。頗嘗見使君，有客如此不？欲別不忍言，慘慘集百憂。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已得其為人，不待風馬牛。他年林下見，傾蓋如白頭。

送菊芍藥與公擇二首

久客厭虜饌，蜀人謂東北人虜子。惘然思南京，故人知我意。千里寄竹萌，駢頭玉嬰兒。一一脫錦襦，庖入應未識。旅人眼先明，我家拙廚膳。麋肉芼蕪菁，送與江南客。燒炙配香粳。

今日忽不樂，折盡園中花。園中亦何有？芍藥衰殘葩。久旱復遭雨，紛披亂泥沙。不折亦安用？折去還可嗟。棄擲亮未能，送與謫仙家。還將一枝春，插向兩髻丫。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樂，迎送纔堪博早朝。雖去友朋親吏卒，却辭讒謗得風謠。今年我亦江東去，不問繁雄與寂寥。

游張山人園

壁間一軸煙蘿子，盆裏千枝錦被堆。懶與先生爲酒伴，不嫌刺史亦顏開。纖纖入麥黃花亂，颯颯催詩白雨來。聞道君家好井水，歸軒乞得滿瓶回。

蘇東坡東坡集卷九

杜介熙熙堂

崎嶇世路最先同，窈窕華堂手自開。咄咄何曾書怪事，熙熙長覺似春臺。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遙想閉門投轄飲，鳴絃鐵撥響如雷。

次韻答劉涇

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鉤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口如鶯，異義蜂起弟子爭。舌翻濟瀾卷齊城，萬卷堆胸兀相撐。以病為樂子未驚，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開廣庭。飛蟲繞耳細而清，敗席展轉臥見經。亦有不嫌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不識五郎呼作卿，吏民哀我老不明。相戒毋復煩鞭刑，時臨河水照星星。微風不起鏡面平，安得一舟如葉輕。臥聞郵籤報水程，葦蕪羊酪不須評。一飽且救飢腸鳴。

攜妓樂游張山人園

大杏金黃小麥熟，墮粟乳鵲奉新竹。故將俗物惱幽人，細馬紅粧滿山谷。提壺勸酒意雖重，杜鵑催歸聲更速。酒闌人散却關門，寂歷斜陽挂疎木。

種德亭（并敘）

處士王復家於錢塘，為人多技能，而醫尤精。期於活人而已，不志於利。築室候潮門外，治園圃，作亭，樹以與賢士大夫游，惟恐不及。然終無所求，人徒知其接花藝果之勤，而不知其所種者德也。乃以名其亭，而作詩以遺之。

小圃旁城郭，閉門芝朮香。名隨市人隱，德與佳木長。元化善養性，倉公多禁方。所活不可數，相逢旋相忘。但喜賓客來，置酒花滿堂。我欲東南去，再觀雙檜蒼。山茶想出屋，湖橋應過牆。木老德亦熟，吾言豈荒唐。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鶉婆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爲愛鶉婆白蠶元掃殘雞距紫毫銜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歌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同」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雨足誰言春麥短城堅不怕秋濤卷日長惟有睡相宜半脫紗巾落紈扇芳草不鋤當戶長珍禽獨下無人見覺來身世都是夢坐久枕痕猶著面城西忽報故人來急掃風軒炊麥飯（徐州所出）伏波論兵初覺鏖中散談仙更清境南都從事亦學道不啻腸空誇腦滿問羊他日到金華應許相將游園苑（黃初平之兄尋其弟於金華山）

次韻奉觀秀才見贈素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耶一斗得涼州翹關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域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新詩詭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誰謂他鄉各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願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聳孫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從橫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千金弊帚那堪換我亦淹留豈長筭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漫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詳于子誠家則已裝背完好子誠以見遺作詩謝之

貴人金多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殷鐵石，梁武帝時人。今法帖大王書中有鐵石字。）更補朱繇爲道玄，（世所收吳畫多朱繇筆也。）煙薰屋漏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飛空僂，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見此畫，歎惜至寶空潛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胡蝶飛聯翩。君能收拾爲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志公髣髴見刀尺，脩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縫。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爲洗滌。貴人一見定羞作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練，付與一炬燒飛煙。

雨中過舒教授

疎疎簾外竹，瀏瀏竹間雨。窗扉靜無塵，几硯寒生霧。美人樂幽獨，有得綠無慕。坐依蒲褐禪，起聽風韻語。客來從無有，灑掃涼冠屨。濃茗洗積昏，妙香淨浮慮。歸來北堂閑，一一微螢度。此生憂慮中，一餉安閑處。飛鷺悔前笑，黃犬悲晚悟。自非陶靜節，誰識此間趣。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草書妙絕吾所兄，真書小低猶抗行。論文作詩俱不敵，看君談笑收降旌。去年逾月方出畫，（予去年留齊月餘。）爲君劇飲幾濡首。今年過我雖少留，寂寞陶潛方止酒。（此行公擇病酒多不飲。）別時流涕攬君須，懸知此散墮空虛。松下從橫餘屐齒，門前輕輶想君車。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假時，不許藍橋見傾國。（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

送鄭戶曹

水邊彭祖樓，山園戲馬臺。古來豪傑地，千歲有餘哀。隆準飛上天，重瞳亦成灰。白門下呂布，大星隕臨淮。尙想劉玄德，置酒此徘徊。爾來苦寂寞，廢圃多蒼苔。河從百步響，山到九里回。山水自相激，夜聲轉風雷。蕩蕩清河

嬌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搖酒杯。遲君爲坐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倦遊，白首賦歸來；登樓一長嘯，使君安在哉。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佳穀臥風雨，黃茅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愜，悄悄徒自傷！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鶻蒼。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蒂。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聞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次韻答鄒教授觀余所藏墨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鴛臆脰汚刀几。莫年却得庚安西，自那家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願與兒童爭溫喜；秦王十八已龍飛，嗜好晚將蚺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繆說云工此。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簾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屐，定心肯爲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研應未罄疊先取。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鋤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之餘，萬竈燒松何處使。君不見承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閑居情且美。倒量速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緣，不惜千金求獮髓。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窗冷硯冰生水。

送鄭戶曹賦席上果得榧子

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實。潭霧脫鬢溪，清樽奉佳客。客行何以贈，一語當加璧。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澤。驪獲三彭仇，已我心腹疾。願君如此木，凜凜傲霜雪。斷爲君倚几，滑淨不容削。物微興不淺，此贈毋輕擲！

送胡掾

蘇東坡東坡集 卷九

亂葉和淒雨，投空如散絲；流年一如此，遊子去何之？  
飾義古所重，艱危方自茲！他時著清德，仍復畏人知。

答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漢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大木百圍生遠巖，朱絃三嘆有遺音。  
清風卷地收殘暑，素月流天掃積陰；欲筮何人唐絕唱，滿增桐葉候蟲吟。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之

吾親二宋文字，字照縑素淵源皆有考，奇峻或難句。後來逸無繼，嗣子其殆庶。  
胡為尚疏落，用舍真有數！當時荷悅可，慎勿笑秋社。斷窗誰赴救，袖手良優裕。山城尋吾繼，缺短煩遮護。  
昔年繆陳詩，無人聊瓦注。子今唐絕唱，外重中已懼。何當附家集，攀壤追咸饗！

答范祖禹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來詩有張僕射李臨淮之句。）  
重瞳遺迹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拆之以蓋黃樓。）  
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次韻答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宣心寫妙書不如；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  
傳聞都下十日雨，青泥沒馬街生魚；  
舊雨來人今不來，油然獨酌臥清虛。（堂名）我雖作郡古云樂，山川信美非吾廬。  
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冷勤呵噓。

芙蓉城（并敘）

世傳王迥字子高，與仙人唐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

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偈停。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疎星。往來三世空練形，竟坐謔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耕。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聲。因過縹緲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弄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飈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風風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矜嶸。仙風紺然韻流鈴，蘂蓮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甁。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隨塵，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萍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前次韻後不次）

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野已分宿。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溜。繁華真一夢，寂寞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應憐船上人，坐穩不知漏。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中隱凡人，心與水月涼。風螢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步履響長廊。名都信繁會，千指謂絲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為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絕如韋郎。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

送將官梁左藏赴黃州

燕南垂趙北際，其間不合大如礪。至今父老哀公孫，烝土為城鐵作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戰。二朝鼓角鳴地中，帳下美人空掩面。豈如千騎平時來，笑談警欬生風雷。葛巾羽扇紅塵靜，投壺雅歌清燕開。東方健兒虜虎樣，泣涕懷思廉取將。彭城老守亦淒然，不見君家雪兒唱。

次韻子由送趙明歸觀錢塘遂赴永嘉



歸舟轉河曲，稍見楚山蒼。候吏來迎客，吳音已帶鄉。言從謝康樂，先獻魯靈光。已攀三千里，何須四十強？風流半刺史，清絕校書郎。到郡詩成集，尋溪水減裳。芒鞋隨採藥，蠶紙記流觴。海靜蛟蜃出，山空草木長。宦游無遠近，民事要更嘗。願子傳家法，他年請尚方。

中秋月二首

殷勤去年月，微灑古城東。憔悴去年人，臥病破窗中。徘徊巧相覓，窈窕穿房櫳。月豈知我病，但見歌樓空。搗枕三數息，扶杖起相從。天風不相哀，吹我落瓊宮。白露入肝肺，夜吟如秋蟲。坐令太白豪，化為東野窮。餘年知幾何？佳月豈屢逢？寒魚亦不睡，竟夕相唼鳴。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歌君別時曲，滿坐為潸咽。留都信繁麗，此會豈輕擲？鎔銀百頃湖，挂鏡千尋闕。三更歌吹罷，人影亂清樾。歸來北堂下，寒光翻露葉。喚酒與婦飲，念我向兒說。豈知衰病後，空盡對梨栗。但見古河東，薤麥如鋪雪。欲和去年曲，復恐心斷絕。

舒子在汶上，閉門相對宿。舒煥試舉人鄆州。鄭子向河朔，鄭僅赴北京戶曹。孤舟連夜行，頓子雖咫尺，兀如在牢局。頓起來徐試舉人。趙子寄書來，水調有餘聲。今日得趙果卿書，猶記余在東武中秋所作水調歌頭。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明月不解老，良辰難合并。同願坐上人，聚散如流萍。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故人文生為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天公有著意，此會那可輕。明年各相望，俯仰今古情。

中秋見月寄子瞻兄子由

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合，坐聽百步鳴飛濤。史君攜客登燕子，月色著人如著水；筵前不設鼓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卷盡流金丸，戲馬臺西山鬢蟠。杯中涼酒一時盡，衣上白露三更寒。

扁舟明日浮古汴；回首遠巡陵谷變；河吞巨野入長淮；城沒黃流只三板。明年築城似山，伐木爲堤更堅；黃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迹令人看。城頭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生草。子孫免被魚鼈食，歌舞聊寬史君老。南部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和

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涌，亂雲脫壞如崩瀾。誰爲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斛水。送令冷看世間人，照我湛然心不起。西南火星如彈丸，角尾奔奔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何人鷓鴣臨古汴？千燈夜竹魚龍變。曲折無心逐浪花，低昂赴節隨歌板。是夜賈客舟中放水燈。青燐滅沒轉前山，浪颺風迴豈復望。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情好，咽咽寒螿鳴露草。卷簾推戶寂無人，窗下吟嘔惟楚老。近有一孫名楚老，南都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恍然一夢瑤臺客。

答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遠吾城，城堅如削鐵。中有幸臨淮，號令肝膽裂。古來彭城守，未省怕惡客。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是家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黎盆。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子有千餅酒，我有萬株菊。任子滿頭插，團圓見花不見目。醉中插花歸，花重壓折軸。問客何所須？客言我愛山。青山自遼郭，不要買山錢。此外有黃樓，樓下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彭城之遊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昨夜霜風入袂衣，曉來病骨更支離。踈狂似我人誰顧，坎軻憐君志未移。但恨不攜拋葉女，尙能來趁菊花時。南臺二謝無人繼，直恐君詩勝義熙。二謝從宋武帝九日燕戲馬臺。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窗前堆梧桐，牀下鳴絡緯。佳人尺書到，客子中夜唳。朝來一樽酒，晤語聊自慰。秋蠅已無聲，霜蟹初有味。當為壯士飲，皆裂須磔蝟。勿作兒女懷，坐念鱸膾長。山城亦何有一笑，瀉肝胃，泛舟以娛君。魚鼈多可餽，縱為十日飲，未違主人費。吾儕俱老矣，耿耿知自貴。寧能傍門戶，啼笑雜猩猩。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蕭條歲行莫，迨此霜雪未。明朝出城南，遺迹觀楚魏。西風追吹帽，金菊亂如沸。願君勿言歸，輕別吾所諱。

次韻答頓起一首

挽袖推腰踏破紳，舊聞攜手上天門。相逢應覺聲容似，欲話先驚歲月奔。新學已皆從許子，諸生猶自畏何蕃。殿廡直宿真如夢，猶記憂時策萬言。頓君及第時，余為殿後編排官。見其答策語頗直，其後與子由試舉人。西京旣罷，同登嵩山絕頂，嘗見其唱酬詩十餘首，頓詩中及之。

十二東秦比漢京，去年古寺共題名。去歲見之於青州。早衰怪我遠如許，苦學憐君大瘦生。茆屋擬歸田二頃，金丹終掃雪千莖。何人更似蘇司業，和遍新詩滿洛城。

卷十 詩七十七首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韞。豈知還復有今年，把酒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鐻。黃樓新成壁未乾，青河已落霜初殺。朝來白露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剌。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櫺鴉軋。薄寒中人老可畏，熟酒澆腸氣先壓。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鬢鬢。詩人猛士雜龍虎，坐客三十餘人，多知名之士。楚舞吳歌亂鶉鳴，一杯相

屬君勿詞，此境何殊泛清響！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

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爲城，泗水以爲池。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雄詞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磐石，悄悄如流脂，朱蠟爲幕刻，細妙分毫厘，佳處未易識，嘗有來者知！

九日次韻王鞏

我醉欲眠君罷休，已教從事到青州；鬢霜饒我三千丈，詩律輸君一百籌。聞道耶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

送頰起

客路相逢難，爲樂常不足；臨行挽衫袖，更賞折殘菊。佳人亦何念，嬾斷陽關曲；酒闌不忍去，共接一寸燭。留君終無窮，歸駕不免促；岱宗已在眼，一往繼前躅。天門四十里，夜看扶桑浴；回頭望彭城，大海浮一粟。故人在其下，塵土相區蹴；惟有黃樓詩，千古配淇澳。（頰有詩記黃樓本末。）

送孫勉

昔年罷東武，曾過北海縣；白河翻雪浪，黃土如蒸麵，桑麻冠東方，一熟天下賤；是時累飢饉，常苦盜賊變。每憐追胥官，野宿風裂面；君爲淮南秀，文采照金殿。（君嘗考中進士第一人。）胡爲事奔走，投筆腰羽箭；更被聳將軍，豪篇來督戰。（其兄華若以詩寄之，皆言戰事。）親程三郡士，玉石不能銜；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君才無不可，要欲經百鍊；吾詩堪咀嚼，聊送別酒噉。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

山蒼蒼，江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絕猿鳥去，惟有喬木撐天長。客舟何處來？棹歌中流聲抑揚。沙平風軟望不到，孤山久與船低昂。峨峨兩煙鬟，曉鏡開新粧。舟中買客莫漫狂，小孤前年嫁彭郎。

次韻答王鞏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十年塵土窟，一寸冰雪清。竭來從我游，坦率見真情。願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新詩如彈丸，脫手不暫停。昨日放魚回，衣巾滿浮萍。今日扁舟去，白酒載烏程。山頭見月出，江路聞鼙鳴。莫作孺子歌，滄浪濯吾纓。吾詩自堪唱，相于棹歌聲。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朔墊亂，廢沼蛙蚓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疇。蕭然王郎子，來自縱山陰。其壻王鞏攜來。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河，蛟鼉為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惜愔。

次韻王鞏復同泛舟

沈郎清瘦不勝衣，邊老便帶十圍腰。蹀躞身輕山上走，謹呼船重醉中歸。舞腰似雪金釵落，談辯如雲玉塵塵；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千戈萬槩擗危籬，九日清樽豈復持。是日南者敢使按兵。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道遠瓊館真堪羨，取次塵纓未可繫。迨此暇時須痛飲，他年長劍挂君頤。

次韻王鞏獨眠

居士身心如槁木，旅館孤眠體生粟。誰能相思琢白玉，服藥千朝償一宿。天寒日短銀燈續，欲往從之車脫脫。

軸；何人吹斷參差竹，泗水茫茫鴨頭綠。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兒。豈無知我者，好爵半已糜。爭爲東閣吏，不願北山移。公子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不詞千里遠，成此一段奇。蛾眉亦可憐，無奈思餅師。無人伴客寢，惟有支牀龜。君歸與何人，文字相娛嬉。持此調張子，一笑當脫頰。

登雲龍山

醉中走上黃茆岡，滿岡亂石如羣羊。岡頭醉倒石作牀，仰看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次韻僧潛見贈

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粟件騷人淩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紛紛鴻鴈何曾冥。閉門坐穴一禪榻，頭上歲月空蟬噪。今年偶出爲求法，欲與慧劍加礮劓。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鬢不藉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秋風吹夢過淮水，想見橘柚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彭城老守何足顧，襄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脚欲趁飛旌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尙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墜夜雨自清絕，誰使掩抑啼孤惺。我欲仙山掇瑤草，傾筐坐歎何時盈。簿書叢朴書填委，袁茗燒燾宜宵征。乞取摩尼照濁水，共看落月金盆傾。

次韻潛師放魚

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塵尾。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一起。一哀哉，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生醴，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產。疲民尙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類泚。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

宛底。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同遊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顏長道二首

古寺長廊院院行，此軒偏慰旅人情。楚山西斷如迎客，汴水南來故遠城。路失玉鈞芳草合，林亡白鶴古泉清；浚游何以娛庠老，坐聽郊原環磬聲。

竹杖芒鞋取次行，下臨官道見人情。天寒菽粟猶猶放，日暮牛羊自入城。沽酒獨教陶令醉，題詩誰似皎公清？更尋陋巷顏夫子，乞取微言繼此聲。

滕縣時同年西園

人皆種榆柳，坐待十畝陰；我獨種松柏，守此一寸心。君看閭里間，盛衰日屢屢；種木不種德，聚散如飛禽。老時吾不識，用意一何深；知入得數土，重義忘千金。西園手所開，珍木來千岑；養此霜雪根，遲彼鸞鳳吟。池塘得窺水，龜魚自浮沉；幽桂日夜長，白花亂青衿。豈獨富草木，子孫已成林；拱把不知數，會當出千尋。樊侯種梓漆，壽張富華簪；我作西園詩，以為里人箴。

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霜葉投空雀啞籬，上樓筋力強扶持。對花把酒未甘老，膏面染須聊自欺。無事亦知君好飲，多才終恐世相磨。請看平日銜杯口，會有金椎為控頤。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一尾追風抹萬蹄，崑崙玄圃謂朝隤。同看世上無伯樂，却道鹽車勝月題。  
得喪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却伴參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造化何時取衆香？法筵齋鉢久痿涼。寒蔬病甲誰能採？落葉空畦半已荒。老楮忽生黃耳菌，故人兼致白牙薑。蕭然放筴東南去，又入春山筍蕨鄉。

百步洪二首（并敘）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為陳迹，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鴈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荆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同視此水殊委蛇。若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余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曉曉師所呵。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與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樂肩相磨。不似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燕脂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捨我入塵土，授授毛羣欺臥馳。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同委蛇。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展齒青苔繁。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呵。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吟。劍頭惟一峽，焦穀無新穎。胡為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雪，出語便清警。退



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騎。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闊。世走入間，觀身臥雲嶺。醜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夜過舒堯文戲作

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蠅紙燈籠晃雲母。先生骨清少眠臥，長夜默坐數更鼓；耐寒石硯欲生冰，得火銅餅如過雨。郎君欲出先自贊，坐客斂衽誰敢侮。明朝阮籍過阿戎，應作羲之羨懷祖。

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殊，不用紅紗照坐隅。山下白雲橫匹素，水中明月臥浮圖。未成短棹還三峽，已約輕舟泛五湖。爲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答王定民

開緘奔奔滿銀鈎，書尾題詩語更遒。入法舊聞宗長史，五言今復擬蘇州。筆蹤好在留臺寺，旗隊遙知到石澗。欲寄鼠須并蠶紙，請君章草賦黃樓。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蘂浮花不辨春，歸來方識歲寒人。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風還避庾公塵；更搔短髮東南望，試問今誰裹舊巾。

接果移花看補籬，腰鎌手斧不妨持。上都新事長先到，老圃閑談未易欺。釀酒閉門開社壑，殺牛留客解耕

次韻長道韻送傅倅

兩見黃花掃落英，南山山寺遍題名；宗成不獨依岑范，魯衛終當似弟兄。去歲靈濤浮汴泗，與君泥土滿衣經；如今別領休詞醉，該聽雙洪落後聲。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丁女真水妃，寒山便火耘。隕霜知已殺，培戶聽初焚。東澗方燿燿，敲石俄氤氳。落點甘泉烽，橫煙楚塞氣。窮虵上喬木，潛蛟躡浮雲。鶯鶯墮傷鴈，狂走迷癡孿。谷墊起朝霧，山妖竄夔夔。野竹爆哀聲，幽桂飄窈芬。悲同秋照蟹，快若夏燎蚊。火牛入燕壘，燧象奔吳軍。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憤。搖曳驪山陰，諸姨爛紅裙。方隨長風卷，忽值絕澗分。我本山中人，習見匪獨聞。偶從二三子，來訪張隱君。若家亦何有，物象移朝暉。把酒看飛燧，空庭落繚紛。行觀農事起，畦壟如纈紋。細雨發春穎，嚴霜倒秋黃。始知一炬力，洗盡狐兔羣。

和田國博喜雪

隣背月如晝，曉來雲暗天。玉花飛半夜，翠浪舞明年。驟驟無遺種，疏亡稍占田。歲豐君不樂，鐘磬幾時編。（田有服不樂。）

祈雪霽猪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

三年走吳越，踏遍千重山。朝隨白雲去，莫與栖鴉還。翮如得木狖，飛步誰能攀。一爲符竹累，坐老敲榜間。此行亦何事，聊散腰脚頑。浩浩瀟城西南亂，山如突環。山下野人家，桑柘雜榛菅。歲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閑。薄雪不蓋土，麥苗稀可刪。願君發豪句，嘲詠破天慳。

次韻舒堯文祈雪霽猪泉

長笑虵醫一寸腹，銜冰吐雹何時足。蒼鶉無罪亦可憐，斬頸橫盤不敢哭。豈知泉下有猪龍，臥枕雷車踏陰軸。前年太守爲旱請，雨點隨人如撒菽。（傳欽之曾嘗此泉得雨。）太守歸國龍歸泉，至今人詠淇園綠。我今又

復羅此旱，瘼瘼疲民在溝瀆。却尋舊迹叩神泉，坐客仍攜王子淵；（欽之時客，惟舒在矣。）看草中和藥職頌，新聲妙語慰華顛。曉來泉上東風急，須上冰珠老蛟泣；怪詞欲逼龍飛起，嶮韻不量吾所及。行看積雪厚埋牛，誰與春工掖百蠶。此時還復信君詩，餘力汰輶仍實筮。揮毫落紙勿言疲，驚龍再起震失匙。

石炭（井引）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治鐵作兵，犀利勝常云。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脣。野田獵薪半凍餒，日莫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豎萬車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爲君鑄作百煉刀，要斬長鯨爲萬段！

人曰獵城南會者十人以一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一爲韻賦得鳥字

兒童笑使君，憂慍長悄悄。誰拈白接羅，令跨金腰褭。東風吹濕雪，手冷怯清曉。忽發兩鳴鶻，相逐飛蟲小。放弓一長嘯，目送孤鴻矯。吟詩忘鞭撻，不語頭自挑。歸來仍脫粟，鹽豉煮芹蓼。何似雷將軍，兩眼霜語皎。黑頭已爲將，百戰意未了。馬上倒銀餅，得兔不暇燎。少年負奇志，踴躍百愛繞。回首英雄人，老死已不少。青春還一夢，餘年真過鳥。莫上呼鷹臺，平生笑劉表。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胡騎入雲中，急烽連夜過。短刀穿虜陣，鐵血貂裘灑。一來豈轂下，愁悶惟欲臥。今朝從公獵，稍覺天宇大。一雙鐵絲箭，未發手先唾。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箇。

臺頭寺步月得入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履中庭月趣人。泥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遙知金闕同情景，想見駝車轆暗

塵；回首舊游真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

臺頭寺送宋希元

相從傾蓋只今年，送別南臺便黯然；入夜更歌金縷曲，他時莫忘角弓篇。（是日與宋君同栽松寺中）三年不願東鄰女（取宋玉）二頃方求負郭田（取季子）我欲歸休君未可，茂先方議斷龍泉。

種松得餘字

（其四在懷古堂，其六在石經院。）

春風吹榆林，亂英飛作堆；荒園一雨過，戰戰千萬栽。青松種不生，百株望一枚；一枚已有餘，氣壓千畝槐。野入易斗粟，云有魯祖徠；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煤。東縛同一車，胡爲乎來哉；泫然解其縛，清衆洗浮埃。枝傷葉尙困，生意未肯回；山僧老無子，養護如嬰孩。坐待走龍蛇，倩陰滿南臺；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我今百日客，養此千歲材；（時去替不百日）伏苓無消息，雙鬢日夜摧。古今一俯仰，作詩寄餘哀。

作詩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爲此詩

北城寒食烟火微，落花胡蝶作國飛；王孫出遊樂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鞵。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頭誰敢歸？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遺傾城出翠幃；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別來春物已再非，西望不見紅日圓。何時東山歌采薇，把酒一聽金縷衣。

住在東武與人往反作樂字韻詩四首今責詹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符堅破荆州，止獲一人半；中郎老不邁，但喜識元歎。我今獨何幸，文字厭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愛散。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寧當待垂老，倉卒收一旦。不見梁伯鸞，空對孟光案；才難不其然，婦女廁周亂。世豈無作者，於我如旣盟；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緩。夜光一已多，矧獲纍纍貫；相思君欲瘦，不往我真懦。吾儕眷微祿，寒夜抱寸莖；何時定相過，徑就我子館。飄然東南去，江水清且暖；相與訪名山，微言師忍孌。

雲齋（杭僧法言作雲山於齋中）

吾不見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城都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  
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雲峰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  
滿山雪（言有詩見寄云「林下閑看水牯牛」）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鏤何曾斬蛟虺亦未切瓊瑤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念  
此乃自藏包之虎皮斑漑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不憂無所用愛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我老衆所  
易屢遭非意干惟有王玄通墮庭秀芳蘭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剏欲試百鍊剛要須  
更泥蟠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

儲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為韻得解字

東郊欲尋春未見鸞花迹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孤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艣舟桓山下長嘯理輕策  
琴石室中幽響清磔磔弔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臘怪此人間世何者為真宅暮同百步洪散坐洪上石愧我非王  
襄子淵首見客臨流吹洞簫水月照蓮壁（謂王氏兄弟也）此歡真不朽回首歲月隔想象斜川游作詩繼彭  
澤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少小家江南寄迹方外士偶隨白雲出賣藥彭城市雪霜侵髮髮塵上汗冠袂賴此三尺桐中有山水意自  
從夷夏亂七絲久已棄心知鹿鳴三不及胡琴四使君獨慕古嗜好與衆異共弔桓魋宮一灑孟嘗淚歸來銷塵  
匣獨對斷絃喟挂名石壁間寂寞千歲事

次韻田國博寄夫南京見寄一絕

歲月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仁。深紅落盡東風惡，柳絮榆錢不當春。  
火冷鴉稀杏粥稠，青裙綉袂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應羨居鄉馬少游。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杏花飛廉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寒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盃中月。洞簫聲斷月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樓殘紅。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忘歸不覺髮毛斑，好事鄉人尙往還。斷嶺不遮西望眼，送君直過楚王山。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

再次韻答田國博部夫擇二首

西郊黃土沒車輪，滿面風埃笑路人。已放役夫三萬指，從教積雨洗殘春。  
枝上稀疎地上稠，忍看紅糝落牆頭。風流別乘多才思，歸趁西園秉燭游。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新使臣」之句次韻答之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姦邪窟。屬鑪無眼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最真；千里妖蟆一寸鐵，地上空愁蟻蠹臣。

答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飢疫逼九土。奇窮所向惡，歲歲祈晴雨。雖非爲己求，重請終愧古。鬼神亦知我，老病入腰膂。何曾拜向人，此意難不許。重雲淩已合，微潤先流礎。蕭蕭止暈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集，泥土滿靴屨。登城望耕

麥，綠浪風掀舞；愧我賢友生，雄篇門新語。若看大熟歲，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禱何足數？渡河不入境，豈若無蝗虎？而况刑白犢，下策君勿取！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拔援，歌管莫懷嘔！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雖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思，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鞞韃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父老何自來？花枝髮長紅；洗殘拜馬前，請毒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行。暫別還復見，依然有餘情；春雨漲微波，一夜到彭城。過我黃樓下，朱欄照飛甍；可憐供上石，誰聽月中聲？

前年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遊處，櫻麥半黃綠。歲月如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坐穩生髀肉。聯翩閱三守，迎送如轉轂；歸耕何時決，田舍我已卜。

卜田向何許，石佛山南路；下有爾家川，畦種菰稌。山泉宅龍蟄，平地走膏乳；異時畝一金，近欲爲逃戶。逝將解簪紱，賣劍買牛具；故山豈不懷，廢宅生蒿櫓。便恐荆鄉人，長祠仲卿墓。

次韻曹九章見贈

蓬髮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書；正平獨肯從文舉，中散何曾靳孝尼。賣劍買牛真欲老，得錢沽酒更無疑。雞豚異日爲同社，應有千篇唱和詩。

書泗州蔡景山西軒

落日明孤塔，青山繞病身；知君向西望，不愧塔中人！

過淮二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今日風憐客，平時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響如雷。過淮水漸好，松檜亦蒼然。藹藹藏孤寺，冷冷出細泉。故人真吏隱，小艦帶巖偏。却望臨淮市，東風語笑傳。回首鮑陽暮，簿書高沒人。何時桐柏水，一洗庾公塵。此去漸佳境，獨遊長慘神。待君詩百首，來寫浙西春。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緒弔寒蛩，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船頭擊鼓還相呼。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長老

誰能斗酒博西涼，但愛齋廚法鼓香。舊事真成一夢過，高談為洗五年忙。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

遊惠山（并敘）

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躋瀾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鞋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滯磷。勝游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泣舊史，疾謔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謂竇羣）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牕傾紫瓊，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月。



如山中，睡起山花發；一畝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過天涯意未闌，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欹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虛榻楊梅尚帶酸。

贈錢道人

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負，輕出千鈞諾。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恚！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我生涉愛慮，常恐長罪惡；靜觀殊可喜，脚後猶容却。而况錢夫子，萬事初不作；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

與秦太虛參寥會于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游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三子綠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橫擘岸風。人笑年來三黜憤，天教我輩一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次韻關令送魚

舉網驚呼得巨魚，饒涎不易忍流酥；更煩赤腳長須老，來趁西風十幅蒲。

卷十一 詩七十二首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夢年更似社陵翁，右臂雖在耳先聾。人將壞動作牛鬪，我覺風

雷真一噫！聞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敗；眼花亂墜宿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生差；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伴聲，故作嘲詩窮煥怪；須防額際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端午過遊諸寺得禪字

肩與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金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下峰照城郭，震澤浮雲天。深沉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煙。歸來記所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送劉寺丞赴餘姚

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牀聽夜雨。玉笙哀怨不逢人，但見香煙橫碧縷。誰吟思歸出無計，坐想懸蟬空房語；明朝開鑿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銀山動地君不看，獨愛清香生雪霧。別來聚散如宿昔，城郭空存鶴飛去。我老人間萬事休，君亦洗心從佛祖。手香新寫法界觀，眼淨不覩登伽女。餘姚古縣亦何有，龍井白泉甘勝乳。千金買斷願潛春，似與越人降日注。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詩懷與僕去歲會于彭門折花餽菊

故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以一戲公擇云爾

汝陽真天人，綰帽著紅襪。纏頭三百萬，不買一微哂。共誇青山峰，曲盡花不頤。當時請仙人，逸韻謝封豨。詩成天一笑，萬象解寒窘。鷺開小桃杏，不待雷發軫。餘波尚涓滴，乞與居易稊。爾來誰復見，前輩風流盡。寂寞兩詩人，殘紅對櫻筍。飢腸得一醉，妙語傳不泯。君求恨不與，（去）更復相牽引。我老心已灰，空煩扇餘燼。天遊照六鑿，虛室掃充物。懸知色竟空，那復嗜鳥吻。蕭然一方丈，居士老龐蘊。散花從滿城，不答天女問。故人猶故目，怨句

寫餘恨！疑我此心在，遮防費欄楯。應莫已驚蛇，折尾時一蠶；仄聞孟光賢，未學處仲忍。（開閣放出，事見本傳。）寄招應已足，左右侍雲霓；何時花月夜，羊酒謝不敏？此生如幻耳，戲語君勿溫；應同亡是公，一對子虛聽。

王鞏清虛堂

清虛堂裏王居士，閉眼觀身如止水；水中照見萬象空，敢問堂中誰隱几？吳興太守老且病，堆案滿前長渴睡；願君勿笑反自觀，夢幻去來殊未已。長疑安石恐不免，未信犀首終無事；勿將一念住清虛，居士與我蓋同耳。

和孫同年下山龍洞齋晴

吳興連月雨，釜甑生魚蛙；往問下山龍，曷不安厥家。精空上巉絕，俯視鶯鶯銜；神井湧雲蓋，陰崖垂鮮花。交旒百道泉，赴谷走羣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纜車。我來叩百戶，飛鼠翻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兩師少再飾，曾師亦停櫬；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豕；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晚衙。

乘舟過買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二首

愛酒陶元亮，能詩張志和；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蓑。狼垢添丁面，貧低舉案蛾；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瀾瀾風蒲亂，猗猗水荇長；小舟停鴨綠，大杓瀉鵝黃。得意詩酒社，終身魚稻鄉；樂哉無一事，何處不清涼。曳杖青苔岸，繫船枯柳根；德公方上冢，季路獨留言。已占蒲魚港，更開松菊園；從茲來往數，兒女自營門。

次韻孫汝丞見贈

感慨清哀似變風，老於詩句耳偏聰；迂疎自笑成何事，冷淡誰能用許功？不怕飛蚊如立豹，肯隨白鳥過垂虹；吟哦相對忘三伏，擬泛冰溪入雪宮。（湖州多蚊豹，脚有毒垂虹，吳江亭名。）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清溪到山盡，飛路盤空小；紅亭與白塔，隱見喬木杪。中休得小庵，孤絕寄雲表；洞庭在北戶，雲水天渺渺。庵

僧俗綠盡，淨業洗未了；十年畫講竹，益以詩自繞。高堂儼像設，禪室各深窈；奔泉何處來？華屋過溪沼。何山隔幽谷，去路俯且悄；長松度翠蔓，絕壁掛啼鳥。我友自杭來，尙歎所歷少；歸塗風雨作，一洗紅日燎。俄驚萬竅號，黑霧卷蓬藋；舟人紛變色，坐羨輕鷗矯。我獨換酒杯，醉死勝流殍；書生例強很，造物空煩擾。更將披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正似腰支嬈。明朝便陳迹，清景墮空霄；作詩記餘歡，萬古一昏曉。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飢疫故人往往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

淨慈本長老學者益或作此詩寄之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冢壘然；獨依舊社傳真法，要與遺民度厄年。趙叟近聞還印綬，竺翁先已返林泉；何時杖策相隨去，任性逍遙不學禪。

船趨風（井引）

吳中梅雨旣過，颯然清風彌旬。歲歲如此，湖人謂之船趨風。是時海舶初回，云：「此風自海上，與舶俱至。」云爾。

三旬已過梅黃雨，萬里初來船趨風；幾處葦回度山曲，一時清駛滿江東。鶯飄菽菽先秋葉，喚醒昏昏嗜睡翁；欲作蘭臺快哉賦，却嫌分別問雌雄。

丁公賦送踏踏

溪邊石磬小如錢，喜見輪囷赤玉盤；半殼含黃宜點酒，兩齏斫雪勸加餐。蠻珍海錯聞名久，怪雨腥風入座寒；堪笑吳興鏡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

送孫著作赴考城兼寄錢薛老李邦直二君於孫處有書見及

使君閑如雲，欲出誰肯伴？清風獨無事，一嘯亦可喚。來從白蘋洲，吹我明月觀；門前遠行客，青衫流白汗。問

予何怨忽？王事不可緩，故人錢與季，清廟雨圭瓚。蔚爲萬乘器，尙記溝中斷。予亦東南珍，價重不可算。別情何以慰？酒盞對空案。惟持一榻涼，勸予巾少岸。此風那復有？塵土飛灰炭。欲寄二大夫，發發不可絆。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城中樓閣似魚鱗，不見清風起白蘋。試選蒼溪最深處，仍呼我輩不羈人。窺船野鶴何曾下？見燭飛蟲空自馴。遶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嘗危坐學心齋。海螵要共詩人把，溪月行遭霧雨霾。鄉國飄零斷書信，弟兄流落隔江淮。便應築室蒼溪上，荷葉遮門水浸埰。

紫蟹鱸魚賤如土，得錢相付何曾數。碧甯時作象鼻齋，白酒微帶荷心苦。運肘風生看斫脰，隨刀雲落驚飛。不將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慚腹如鼓。

橋上游人夜未厭，共依水榭立風簷。樓中煮酒初嘗炙，月下新絃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北窗歸臥等羲炎。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疎頑不受痊。

次韻李公擇梅花

詩人固長食，日午飢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卽喧闕。君爲三郡守，所至滯賓從。江湖常在眼，詩酒事豪縱。奉使今折磨，清比於陵仲。永懷茶山下，攜妓脩香貢。更憶檻泉亭，插花雲鬢重。蔚然臥瀟灑，愁聽春禽啣。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調。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嗟君本侍臣，筆墨從上雍。脫鞵吟芍藥，給札賦雲夢。何人慰流落，嘉蔭天爲種。杯傾笛中吟，帽拂果下鞞。感時忘羈旅，此意吾儕共。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君亦憶匡廬，歸掃藏書洞。何當種此花，各抱漢陰甕。

送圓師歸徑山

我昔嘗爲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三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溪城六月水雲蒸，飛蚊猛捷如花磨；羨師方丈冰雪冷，蘭香不動長明燈。山中故人知我至，爭來問訊「今何似？」爲言「百事不如人，兩眼猶能書細字。」（徑山夏無蚊，余舊詩云「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消殘年。」）

送表忠觀鑲道士歸旆

先王舊德在民心，著令稱忠上意深。墮淚行看會祠下，挂名爭欲刻碑陰。淒涼破屋塵凝座，憔悴雲孫雪滿簪；不信諸豪容郭解，却從他縣施千金。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俯仰東西閱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旋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蒼溪可倚樓。齋釀酸甜如密水，樂工零落似風甌。遠思顏柳并諸謝，近憶張（子野）陳（令舉）與老劉（孝叔）。風定軒窗飛豹脚，雨餘欄檻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薛，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棹風船散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海南未起垂天翼，瀟底仍依徑寸麻。已許秋風歸過我，預憂詩筆老難臚。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慙悠。犀首正緣無事飲，馮驩應爲有魚留。從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旣設筵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後。云誰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與斗。不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栖草，長載朱伯厚。平生無一旅，旣死吃萬口。自聞與可亡，胸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友。伶俚猶紹孤，老病

孟光僞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帚。君詩與楚詞，識者當有取；但知愛墨竹，此歎吾已久。故人多厚祿，能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飢寒自奔走！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登岷山亭曉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葦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真避世，青薔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逐鷺鷥沒。

清風定向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聲。我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相迎。舉杯屬浩渺，樂此兩無情。歸來兩溪間，雲水夜自明。

若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溟。我非羊叔子，愧此岷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從我兩王子，高鴻插脩翎。灌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吏民憐我懶，關訟日已稀。能爲無事飲，可作不夜歸。復尋飛英遊，盡此一小時。撞鐘履聲集，顛倒雲山衣。我來無時節，杖屨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

兩尉鬱相望，東南百步場。插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傲傲波頭細，疎疎雨脚長。我來閑濯足，溪漲欲舂牀。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傍。欲知歸路處，葦外記風檣。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

陂湖欲盡山爲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出山，曲折虛堂瀉漚快。使君年老尙兒戲，綠棹紅船盡滂湃。一笑翻杯水潑裙，餘權濯足波生隘。長松攬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仰穿蒙密得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

誰云四萬八千頃，渺渺東盡日所囑；歸塗千里盡風荷，清唱一聲聞露薤。（是日樂工有作此聲者）嗟余少小  
菖真隱，白髮青衫天所賦，忽逢佳士與名山，何異枯楊便馬疥。君猶鸞鶴偶飄墮，六翮如雲豈長鑿，不將新句紀  
茲遊，恐負山中清淨債。

又次前韻贈買叔老

具區吞滅三州界，浩浩湯湯納千派；從來不著萬斛船，只許漁舟恣奔快。仙壇古洞不可到，空聽餘瀾鳴滄  
海；今朝偶上法華嶺，縱觀始覺人寰隘。山頭臥碣弔孤冢，下有至入僵不壞，空餘白棘網秋蟲，無復青蓮出幽怪。  
（事見本院碑）我來從倚長松下，欲掘茯苓親洗晒，聞道山中富奇藥，往往靈芝雜薺薺。詩人空腹待黃精，三  
事只看長柄械（杜子美詩云：「長纜短纜白木柄，我生託予以爲命。」）今年大熟期一飽，食葉微蟲真癖疥。  
（耘云：「今歲有小蟲食根葉，不甚爲害。」）白花半落紫穠香，攘臂欲助磨鎌鐵，安得山泉變春酒，與子一洗  
尋常債！

趨閱道高齋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隱退云公高；公心底處有高下，夢幻去來隨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吾  
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臯。功名富貴俱逆旅，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挂冠而去真秋毫。  
坐看猿猴落置罔，兩手未肯置所操。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長松百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我  
欲藏粮往問道，未應舉臂詞虛敖。

送俞節推（尚之子尚字退翁）

吳興有君子，淡如朱絲琴，一唱三太息，至今有遺音。嗟余與夫子，相避如辰參；（退翁官于蜀，余在京師，余  
歸而退翁去，及余官於吳興，則退翁亡矣。）猶喜見諸郎，竊然清且深。異時多良士，末路喪初心。我生不有命，其



肯枉尺尋！

次韻答孫侔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但得低頭拜東野，不詞中路伺淵明。蟻舟蒼鬢人安在？卜築江淮計已成；千里論交一言足，與君蓋亦不須傾。

重寄一首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脫君；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飽參軍。

次韻和劉貢甫登黃樓見寄并寄子由一首

清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許魁梧。（劉爲人短小。）

世俗輕瑚璉，巾箱襲礪砮；坐令乘傳遠，奔走爲儲須。邂逅我已失，登臨誰與俱？貧貪倉氏粟，身聽治家撫。會合難前定，歸休試後圖；腴田未可買，窮鬼却須呼。（本欲買田於泗上，近已不遂矣。）二水何年到？雙洪不受矚。至今清夜夢，飛轡策天吳。（此詩寄劉。）

與子皆去國，千年天一異；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樗。好士餘劉表，窮交憶灌夫；不矜持漢節，猶許攬桓須。清句金絲合，高樓雪月俱；吟哦出新意，指畫想前樞。（子由初赴南京，送之出東門，登城上，覽山川之勝，云：「此地可作樓觀。」於是始有改築之意。）自寫千言賦，新裁六幅圖。（近以絹自寫子由黃樓賦，爲六幅圖，甚妙。）傳看一坐聳，勸著尺書呼。莫使騷人怨，東游不到吳。（此詩寄子由。）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白酒無聲滑瀉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風料峭羊角轉，河水渺綿瓜蔓流。君已思歸夢巴峽，我能未到說黃

州；此生聚散何猶已，未忍悲歌學楚囚！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夫子自逐客，向能哀楚囚。奔馳二百里，徑來寬我憂。相逢知有得，道眼情不流。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嗟我晚聞道，款啓如孫休。至言雖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納之憂患場，磨以百日愁。冥頑雖難化，鑄發亦已肩。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但餘無所遠，永與夫子游。此別何足道，大江東西州。畏蠅不下榻，睡足吾無求。便爲齊安民，何必歸故丘？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

蘭菊有生意，微陽同千根。方憂集莫雪，復喜迎朝暉。憶我故居室，浮光動南軒。松竹半傾瀉，未數葵與萱。三徑瑤草合，一瓶井花溫。至今行吟處，向餘履馬痕。一朝出從仕，永愧李仲元。晚歲益可羞，犯雪方南奔。山城買廢圃，槁葉手自掀。長使齊安人，指說故侯園。

鈿膏染鬢須，旋露霜雪根。不如閉目坐，舟府夜自曠。誰知憂患中，方寸寓羲軒。大雪從壓屋，我非兒女豈。平生學踵息，坐覺兩鬢溫。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爲黎元。道逢射獵子，遙指狐兔奔。蹤跡尙可尋，窟穴何足掀。寄謝李丞相，吾將反丘園。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任時知靈州亦坐事對獄）

昔年嘗羨任夫子，卜居新息臨淮水。怪君便爾忘故鄉，稻熟魚肥信情美。竹陂鴈起天爲黑，小竹陂在縣北。桐柏煙橫山半紫，桐柏廟在縣南。知君坐受兒女困，悔不先歸弄清泚。塵埃我亦失收身，此行踰躓尤可鄙。寄食方將依白足，附書未免煩黃耳。往雖不及來有年，詔恩倘許歸田里。却下關山入蔡州，爲買烏犍三百尾。（黃州出水牛）

過淮

朝難新息縣，初亂一水碧。莫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磨豨號古戍，霖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小小事安佚。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鐵石。便應與晤語，何止寄哀疾。（時家在子由處，獨與兒子邁南來。）

書麀公詩後（并敘）

過加祿鎮，南二十五里。大許店休焉。于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滿院秋光鏡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響，喚余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滄水僧寶麀。」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也，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宗祥言其異事甚多，作是詩以識之。麀公本名清，戒俗謂之戒和尚云。

麀公昔未化，來往淮山曲。毒逾兩甲子，氣壓諸尊宿。但嗟觸惡世，不受龍象蹴。我來不及見，悵望空遺躡。霜顛隱白毫，鎖骨埋青玉。皆云似達磨，隻履還天竺。壁間餘清詩，字勢頗拔俗。爲吟五字偈，一洗凡眼肉。

游淨居寺（并敘）

寺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寺僧居仁爲余言：「齊天保中，僧思惠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乃歎曰：『吾師告我遇三蘇則往。』遂留結庵，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僧智顛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而賜名曰梵天。」云。

十載遊名山，自製山中衣。願言畢婚嫁，攜手老翠微。不悟俗緣在，失身蹈危機。刑名非風學，陷穿損積威。遂恐死生隔，永與雲山違。今日復何日，芒鞋自輕飛。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靈山會未散，入都猶光輝。願從二聖

往，一洗千劫非；徘徊竹溪月，空翠搖煙霏。鐘聲自送客，出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

梅花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詞相送到黃州。

戲作種松

我昔少年日，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瑣細如插秧。二年黃茅下，一一攢麥芒；三年出蓬艾，滿山散牛羊。不見十餘年，想作龍蛇長；夜風波浪碎，朝露珠瓊香。我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袁松脂法，用桑柴灰水。）人事多乖迕，神藥竟渺茫！竭來齊安野，夾路須髻蒼；會開龜蛇窟，不惜斤斧瘡。縱未得伏苓，且當拾流肪。釜盎百出入，皎然散飛霜。槁死三彭仇，皴瘼五谷腸。青骨凝綠髓，丹田發幽光。白髮何足道，要使雙瞳方；却後五百年，騎鶴還故鄉。

萬松亭（并敘）

庶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以甃，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傷來者之不同其意也，故作是詩。

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古語云：「一年之計，樹之以穀。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樹之以德。」）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慙慙記取角弓詩。

張先生（并敘）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爲張氏所養，陽狂垢汗，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

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召之，欣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傳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肯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子亦賢。脫屣不妨眠葦屋，流澌爭看浴冰川。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

陳季常所畜朱陳村嫁娶圖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

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朱陳村在徐州蕭縣。）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貴州禪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佛燈漸暗飢鼠出，山雨忽來脩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初到貴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遶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笋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慙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繚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澹自如。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詞青春忽忽過，但恐懽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浮屠大甑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

次韻前篇

去年花落徐州對月，酣歌美酒夜。去年徐州花下對月，與張君厚、王子忠兄弟飲酒，作蘋字韻詩。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昔還鄉沂巴峽，落帆樊口（在黃州南岸）高梳亞。長江寂寞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竟無五畝繼沮溺，空有千篇陵鮑謝。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夢，老景清閑如啖蔗。飢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酒，免使醉歸官長罵。

安國寺浴

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衰髮不到耳，尚煩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煙霧濛湯谷。塵垢能幾何，儗然脫羈梏。披衣坐小閣，散髮臨脩竹。心困黃綠空，身安一牀足。豈惟忘淨穢，兼以洗榮辱。默歸無多談，此理觀要熟。

安國寺尋春

臥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脩竹合，小房曲檻歌深紅。看花歎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雲母亂，鬢絲強理茶煙中。遙知二月王城外，玉仙供奉花如海。薔羅勻霧蓋新粧，快馬爭風鳴雜珮。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備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認麤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自有淚亦淒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脩竹。忽逢絕豔照衰朽，歎息無言指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御子飛來定鴻鶴。天涯

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雲落紛紛那忍觸！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眼暈見花真是病，耳虛聞蟻定非聰。酒醒不覺春強半，睡起常驚日過中；  
植杖偶逢爲黍客，披衣閑詠舞雩風。仰看落盡收松粉，俯見新芽摘杞叢；楚雨還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  
〔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閑窗易粗通。解組歸來成二老，風流他日與君同。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曉強起出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聲來不斷，睡味清且熟。昏昏覺還臥，展轉無由足；強起出門行，孤夢猶可續。泥深竹雞語，村暗鳩婦哭；明朝看此詩，睡語應難讀。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

雨過浮萍合，蛙聲滿四隣；海棠真一夢，梅子欲嘗新。拄杖閑挑菜，鞦韆不見人；慙慙木芍藥，獨自殿餘春。  
高亭廢已久，下有種魚塘；暮色千山入，春風百草香。市橋人寂寂，古寺竹蒼蒼。鸛鶴來何處，號鳴滿夕陽。

雨中看牡丹二首

霧雨不成點，映空疑有無；時於花上見，的皪走明珠。秀色洗紅粉，暗香生雪膚；黃昏更蕭瑟，頭重欲相扶。  
明日雨當止，晨光在松枝；清寒入花骨，蕭蕭初自持。午景發濃麗，一笑當及時；依然暮還歛，亦自惜幽姿。  
幽姿不可惜，後日東風起；酒醒何所見，金粉抱青子。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汗泥沙，牛酥煎落蕊。

次韻樂著作送酒

少年多病性，孟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羈愁都似雪，一壺春酒若爲湯。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獨世紛紛肯下臨，夢尋飛步五雲深；無因上到通明殿，只許微聞玉佩音。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洑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沫起書樓，碧瓦珠欄照山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惟餘舊書一百章，方舟載入荆江曲。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遙望劉郎藪。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私酒。與君飲酒細論文，酒酣訪古江之濱。仲謀公瑾不須弔，一醉波神英烈君。（杭州伍子胥廟封英烈王）

杜沂游武昌以醑蘼花菩薩泉見餉二首

醑蘼不爭春，寂寞開最晚；青蛟走玉骨，羽蓋蒙珠纒。不粧豔已絕，無風香自遠；淒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巖；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怪君呼不歸，定爲花所挽；昨宵雷雨惡，花盡君應返。

君言西山頂，自古流白泉；上爲千牛乳，下有萬石鈿。不愧惠山味，但無陸子賢；願君揚其名，庶託文字傳。寒泉比吉士，情獨在其源；不食我心側，於泉非所患。嗟我本何有，虛名空自纏；不見子柳子，餘慙汗溪山。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甯論斗，醉後闔門防客走；不妨閑過左阿君，百謫終爲賢太守。老居閭里有浮湛，笑問柏松何若心？忽然載酒從陋巷，爲愛揚雄作酒箴。長安富兒求一過，千金薄君君笑唾；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座。

## 卷十二 詩八十九首

游武昌寒溪西山寺

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坐看鷗鳥沒，夢逐磨廳走；今朝橫江來，一筆寄衰朽。高談破巨浪，飛屐輕重阜；去人曾幾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蓬莠。西上九曲



亭，衆山皆培塿，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真楚藪；空傳孫郎石，無復陶公柳。爾來風流人，惟有得浪叟；買田吾已決，乳水况宜酒。所須脩竹林，深處安井臼；相將踏勝絕，更裏三日鍊。

武昌銅劍歌（井敘）

供奉官鄭文嘗官於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劍，文得之以遺余，冶鑄精巧，非鍛冶所成者。

雨餘江清風卷沙，雷公躡雲捕黃蛇；蛇行空中如枉矢，電光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脅生碧花，猶是西江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爲，剗緣鞞鍊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

定惠顯師爲余竹下開癩軒

啼鴉催天明，喧喧相詆讕；暗啜泣夜永，唧唧自相語。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鴛食聲最鄙，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阮生已粗率，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衝風振河海，不能號無寐；累盡吾何言，風來竹自嘯。

石芝（井敘）

元豐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夢游何人家，開堂西門，有小園古井，井上皆蒼石，石上生紫藤如龍蛇，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爾折食一枝，衆皆驚笑，其味如雞蘇而甘，明日作此詩。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來初勻；了然非夢亦非覺，有人夜呼邪孔賓；披衣相從到何許，朱欄碧井開瓊戶；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芝紫筍生無數。鏗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雞蘇。主人相顧一撫掌，滿堂坐客皆胡盧。亦知洞府嘲輕脫，終勝嵇康羨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風吹石髓堅如鐵。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未至以詩迎之。

鶯塵急雲滯貂裘，淚洒東風別宛丘；又向邯鄲枕中見，却來雲夢澤南州。睽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爲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柳子厚別劉夢得詩云：「聖恩若許歸田去，黃髮相看萬事休。」）

遷居臨臯亭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云走仁義，未免違寒餓；劍米有危炊，鉞斲無隱坐。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凡幾箇。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臥；全家古江驛，絕境天爲破。飢貧相乘除，未見可弔賀；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江流鏡面靜，煙雨輕霧羃。孤舟如鼉鼉，點破千頃碧。聞君在磁湖，欲見隔咫尺。朝來好風色，旗尾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青光溢。此邦疑可老，脩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必。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散入出入無町畦，朝游湖北暮淮西；高官猶官雖未上，兩脚垂欲穿塵泥。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日相提携；千搖萬兀到樊口，一箭放溜先鳧鷖。層層草木暗西嶺，瀏瀏霜雪鳴寒溪；空山古寺亦何有，歸路萬頃青玻璃。我今漂泊等鴻雁，江南江北無常栖；幅巾不擬過城市，欲踏徑路開新蹊。（路有直入寒溪不過武昌者）却憂別後不忍到，見子行迹空餘悽！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闊非人擠。行逢山水輒羞歎，此去未免勦鹽齏；何當一遇幸，入百相哀白髮分刀圭。（幸入百宅在衙門）

次韻答子由

平生弱羽寄衝風，此去歸飛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山僧有味寧知子，龐叟無言只笑

儂；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鐘。

和何長官六言才韻

作邑君真伯厚，去官我豈憂。容一廬願託仁政，六字難康變風。

五噫已出東洛，三復願比南容。學道未從潘盎（南海謂狂為盎，潘近世得道者也。）草書猶似揚風（揚疑式也。）

石渠何須反顧？水驛幸足相容。長江大欲見鹿，探支八月涼風。

借風初號地，穀明月自寫天空。貧家何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

青山自是絕色，無人誰與為容。說向市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

觀張師正所著辰砂

將軍結髮戰蠻溪，篋有珠珍勝象犀；漫說玉牀收箭鏃，何曾金鼎識刀圭。近聞猛士收丹穴，欲助君王鑄象蹄；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初日吐虹霓。

五禽言（并敘）

梅聖俞嘗作四禽言，余讀黃州寓居定惠院，適舍皆茂林脩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遂用聖俞體作五禽言。

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王元之自黃移蘄州，聞啼鳥，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州鬼。」元之大惡之，果卒於蘄。）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不謂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土人謂布穀為脫却破袴。）

去年麥不熟，挾彈覘我肉；今年麥上場，處處有殘粟。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此鳥聲云：「麥飯熟，即快活。」）

力作力作！蠶絲一百箔；壠上麥頭昂，林間桑子落。願儂一箔千兩絲，繅絲得歸飼爾雛。（此鳥聲云：「蠶絲一百箔。」）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

###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臥，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墜；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膈苦滿，肺欬腹輒破。三彭恣啖擊，二豎肯遺播；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糲。（新法方田謂上腴爲黃糲。）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嚙，隱隱如轉磨；自茲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痛飲知無奈。舊人眼看盡，老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待子同春戒。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結梨棗，世味等糠粃。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相將賦遠遊，仙語不用些。

###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醵古郭，二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泱泱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 鐵拄杖（并敘）

柳真齡字安期，閩人也。家貧，一鐵拄杖，如柳粟木，牙節宛轉天成，中空，有簧，行輒微響。柳云：「得之浙中。」相傳王審知以遺錢，鏤以賜一僧，柳偶得之，以遺余，作此詩謝之。

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爪甲聲，四坐驚顧知是鐵。含簧腹中細泉語，迸火石上飛星裂；公言此物老有神，自昔閩王餉吳越。不知流落幾人，手坐看變滅如春雪。忽然贈我意安在，兩脚未許甘衰歇。便尋轍迹訪崆峒，徑渡洞庭探禹穴；披榛覓藥採芝菌，刺虎縱蛟擗蛇蝎。會教化作兩錢，歸來見公未華髮。問我「鐵君無恙否？」取出摩挲向公說。

與簡二失解後飲循

千金弊帚人誰買，半額蛾眉世所妍；願我自爲都旣曠，憐君欲鬪小嬋娟。青雲豈易量他日？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

東坡八首（并敘）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誰能捐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釋耒歎，我廩何時高。

荒田雖浪莽，高庠各有適；下隰種秔社，東原蒔粟粟。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仍須卜佳處，親以安我室。家僮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去爲柯氏陂，十畝魚鰕會；歲旱泉亦竭，枯萍粘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菅。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蜀人貴芹芽，膾雜鳩肉作之）。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鐵水聞好語。  
（蜀人以細雨爲雨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稻鐵水矣。）  
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纒。  
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壟間，蚱蜢如風雨。  
（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  
新春便入甌，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夏農惜地方，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  
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  
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種粟期可剝，種松期可斲，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懸。  
十年何足道，二載如風電，舊聞李衡奴，此策疑可學。  
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瀾岳，（李公擇也。）遺我三寸柑，照坐光卓犖。  
百載儻可致，當及春冰瘃，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屋角。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將種，賣藥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家有十畝竹，無時容叩門。  
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餐。  
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  
我今反累生，借耕駁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  
可憐馬生癡，至今誇我賢，聚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題織錦圖上同文二首

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鴈邊城暮，  
雨映疎簾繡閣空。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  
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羞看一首同文錦，  
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

姪安節筵來夜坐二首

南來不覺歲聲，坐撥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嗟予潦倒無歸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

心衰面改瘦聲，相見惟應識舊聲。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畏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生；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飢鼠上燈檠。

落第汝爲中酒味，吟詩我作忍飢聲。便思絕粒真無策，苦說歸田似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洲中奴長足爲生；大弔一弛何緣殺，已覺飄飄不受檠。

冬至日贈安節

我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當時事父兄，上壽拜脫膝。十年閱凋謝，白髮催衰疾。瞻前惟兄三，顧後子由一。近者隔滄江，遠者天一壁。今朝復何幸，見此萬里妖。憶汝總角時，啼笑爲梨栗。今來能慷慨，志氣堅鐵石。諸孫行復爾，世事何時畢。詩成却超然，老淚不成滴。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蔥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嶺頭梅。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啣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蔻灰。行當更向釵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

梁丘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二首

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每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杖鬪清堅。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遙想入天會方丈，衆中驚倒野狐禪。

二年相伴影隨身，踏遍江湖草木春。攬石舊痕猶作眼，閉門高節欲生鱗。長塗自衛真無敵，捷徑爭先却累人；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情，夢到西湖上。朝來聞好語，扣戶得吳鉤。輕圓白曬荔，脆曬紅螺醬。若將西庵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相期結書社，（故人相約，贖錢雇僕，未一歲再至黃。）未怕供詩帳。（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謂之詩帳。）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江漲杭州橋名。）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時大雪中）

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雞頭鶻，（蜀人謂泥骨滑為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狸。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漫多脂。慙勤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

四時詞

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鷺羅幕。漸看遠水綠生漪，未放小桃紅入萼。佳人瘦盡雪膚肌，眉斂春愁知為誰。深院無人剪刀響，應將白紵作春衣。

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盃冷。簾額低垂紫燕忙，蜜脾已滿黃蜂靜。高樓睡起翠眉翠，枕破斜紅未肯勻。玉腕半揎雲碧袖，樓前知有斷腸人。

新愁舊恨眉生綠，粉汗餘香在蕪竹。象牀素手熨寒衣，爍爍風虎動華屋。夜香燒罷掩重扇，香霧空濛月滿庭。抱琴博軸無人見，門外空聞裂帛聲。

霜葉蕭蕭鳴屋角，黃昏斗覺羅衾薄。夜風搖動鎮帷犀，酒醒夢回聞雪落。起來呵手畫雙鴉，醉臉輕勻襯眼霞。真態香生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戲之二云



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門外山光鳥亦驚，增前展齒我先行；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未許牛羊傷至絮，且看鴉鵲弄新晴；更須攜被留僧榻，待聽摧簷瀉竹聲。

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

去為誦此句，因以為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

索漠齊安郡，從來着放臣；如何風雪裏，更送獨歸人！瘦骨寒將斷，衰髯摘更稀；未甘為死別，猶恐得生歸。日上氣噉江，雪晴光眩野；記取到家時，鋤耰吾正把。月明穿破裘，寒氣銜孤劍；歸來閉戶坐，默數來時店。諸兄無可寄，一語會須酬；晚歲俱黃髮，相看萬事休！故人如念我，為說瘦藥藥；尚有身為慮，已無心可安。吾兄喜酒人，今汝亦能飲；一杯歸誦此，萬事都擲枕。東阡在何許，寒食江頭路；哀哉魏城君，宿草荒新墓。臨分亦泫然，不為窮途泣；東阡時一到，莫遣牛羊入。我夢隨汝去，東阡松柏青；却入西州門，永愧北山靈。乞糴何足羨，負米可忘艱；莫為無車馬，含羞入劍關。

我坐名過實，謹謹自招損；汝幸無人知，莫厭家山穩！  
竹筒與練裙，隨時畢婚嫁；無事若相思，征鞍還一跨。  
萬里却來日，一庵仍獨居；應笑謀生拙，團團如磨驢。

和王鞏六首並次韻

君諒陽朔山，不作一錢直；巖巖兩頭危，瘴瘴千仞翼。雅宜驪兜放，頗訝虞舜陟；暫來已可畏，覽鏡愛面黑。况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吉人終不死，仰荷天地德。我來黃岡下，欲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向我如咫尺。春蔬黃土軟，凍筍蒼崖折；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遙知舟穴近，爲新岫巖石。他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君許惠桂州丹砂）

少年帶刀劍，但識從軍樂；老大服犁鋤，解佩付錢鏐。雖無獻捷功，會賜力田爵；敲冰春搗紙，刈葦秋織箔。櫟林斬多炭，竹塢收夏穫；四時俯有取，一飽天所酢。君生執綺間，欲學非其脚；左右玉楨檝，東薪誰爲縛？勿令聞此語，翠黛頰將惡；笑我一閭茆，婦姑紛六鑿。

欲結千年實，先摧二月花；故教窮到骨，要使毒無涯！久已逃天網，何須服日華；賓州在何處？爲子上栖霞。（樓名）

隣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殊方君莫厭，數面自成親。默坐無餘事，回光照此身。他年赤墀下，玉立看垂紳。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巧語屢曾遭意苴，庾詞聊復託芻菘；子還可貴同元亮，妻却差賢勝敬通；若問我貧天所賦，不因遷謫始囊空。

君家玉臂賞銅青，下客何時見日成；勤把鈿黃記宮樣，莫教絃管作蠻聲。薰衣漸歎衙香少，擁髻遙憐夜語清；記取北歸攜過我，南江風浪雪山傾。（君自南江赴任，不一過我）

記夢回文二首（并敘）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也，乃續之爲二絕句云：「臨玉怨捧纖纖，亂點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空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淺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鬪晴窗。」

三朵花（并敘）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爲作此詩。

學道無成髮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餅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臘脰詩催熟，寒梅雪鬪新。杜陵休歎老，韋曲已先春。獨秀驚凡目，遺英臥逸民。高歌對三白，遲莫感安仁。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百酒三杯醉，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酒渴思茶漫扣門，那知竹裏是仙村；已開龜策通神語，更看龍蛇落筆痕。色瘁形枯應笑屈，道存日擊豈非溫；歸來獨掃空齋臥，猶恐微言入夢魂。

浚井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爲惻？餅罌下雨綆，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盃酒暖寒栗；白水漸泓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穢，底處來新潔？井在無有中，無來亦無失。

紅梅二首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尙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量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石曼卿紅梅詩云：「詔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雪裏開花却是遲，何如獨占上春時；也知造物含深意，故與施朱發妙姿。細雨豈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不應便雜天桃杏，半點微酸已著枝。

幽人有恨探春遲，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胎那是寶，（朱砂紅銀謂之不奪胎色）玉人契頰更多姿。抱叢暗蓋初含子，落盡穠香已吐肌；乞與徐熙新畫樣，竹間瓊璨出斜枝。

和子由寄題孔平仲草庵次韻

達人欲覓安心法，到處先爲問道庵；廬子不須從若士，蓋公當自過曹參。羨君美玉經三火，笑我枯桑困八索；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里共清甘。

二蟲

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趨趨長在此。君不見躡濫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三

八四

陳季常見過二首

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輒館我，未覺雞黍窄。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眼青，不謂奴飯白。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風。江邊千樹柳，落我酒盃中。此行非遠別，此樂固無窮。但願長如此，來往一生同。聞君開聽軒，東檻俯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我知君不然，朝飯仰賜谷。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獨。

寒食雨二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勢未止。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笑塗窮，死灰吹不起。

徐史君分新火

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樽中枯木應笑人，鑽斫不然誰似我。黃州使君憐久病，分我五更紅一朶。從來破釜躡江魚，只有清詩嘲飯顆。起攜蠟炬透空屋，欲事烹煎無一可。爲公分作無盡燈，照破十方昏暗鏡。次韻答元素，余舊有贈元素云：「天涯同是傷流落，一元素以爲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舉、李公擇及元素與余也。不愁春盡絮隨風，但喜丹砂入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識，摩挲金狄會當同。蓬蓬未必都非夢，了了方知不落空。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將地獄等天宮。

卷十三 詩八十一首

蜜酒歌（并敘）

西蜀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絕醇醲，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道之。

真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漉，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佛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罈香滿城，快瀉銀餅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瀉醍醐清。君不見南園採花蜂以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鹽河侯。

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

脯膏苦炙青蒲，爛蒸鵝鴨乃瓠壺。煮豆作乳脂為酥，高燒油燭斟蜜酒。貧家百物初何有，古來白巧出窮人。搜羅假合亂天真，詩書與我為麴蘖。醞釀老夫成搢紳，質非文是終難久。脫冠還作扶犁叟，不如蜜酒無煖寒。冬不加甜夏不酸，老夫作詩殊少味，愛此三篇如酒美。封胡羯末已可憐，不知更有王郎子。

謝陳季常惠一措巾

夫子胸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圓。半升僅獮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好帶黃金雙得勝，可憐白紵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

贈黃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倦遊不擬談玄牝，示病何妨出白須。絕學已生真定慧，說禪長笑老屠東。坡若肯三年往，親與先生看藥爐。

問大洽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厭梁肉，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子藝。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銳。牛羊煩訶叱，筐篋未敢睨。江南老道

入齒髮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

魚鱉子

江淮水為田，舟楫為室居；魚蝦以為糧，不耕自有餘。異哉魚鱉子，本非左衽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於焉長子孫，咸施且侏儒；擊水取筋鯉，易如拾諸途。破釜不着鹽，雲鱗筆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獮與狙。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不如魚鱉子，駕浪浮空虛。空虛未可知，會當筭舟車；鱉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

弔李臺卿（并敘）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強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歷，千載之日，可坐數也。執謫居黃州，臺卿為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濱甫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若病鶴，烟雨霾七竅。弊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褚麩半面新，饜菓一語妙。徐涉其瀾，極望不得微，却觀元嫵媚，士固難輕料。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從橫通雜藝，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詩遺故人，庶解俗子譏。

曹旣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戲，風噫雷電笑，誰令妄驚怪，失七號萬竅。人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偶然連六鰲，便謂此手妙。空令任公子，三歲蹲海徼；長貧固不詞，一死實未料。難將草草筭，除用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兒尚少。嗟我與曹公，衰老世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吟公五字詩，義重千金弔；收藏慎勿出，免使羣兒譏。

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鶯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

憐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紫駝之峰入莫識，雜以雞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脣與熊白。路傍拾得半斷槍，何必開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割如太華當我前，跛羊欲上驚峭崿。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詩人雕刻閑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齊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多言自古爲數窮，微中有时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左慈；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投君應已遲。

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憤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食柑

一雙羅帕未分珍，林下先嘗愧逐臣；露葉霜枝藟寒碧，金盤玉指破芳辛。清泉蔌蔌先流齒，香霧霏霏欲噀人；坐客慙勤爲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貧。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二

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東坡數間屋，巢子誰與鄰？空床斂敗絮，破竈鬱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我有一瓢酒，獨飲良不仁；未能頽我頰，聊復濡子肩。故人千鍾祿，馭吏醉吐茵；那知我與子，坐作寒螿呻。努力莫怨



天，我爾皆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無邊春！

元脩菜（并敘）

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胤嗜之，余亦嗜之。元脩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邪？』」因謂之元脩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脩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種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尊，一一如青蟲。是時青裙女，採擷何匆匆。恣之復細之，香色蔚其饒。點酒下鹽豉，鱗橙芼薑蔥。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春盡苗葉老，耕翻烟雨叢。澗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終年繫余胸。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簪移首藉，適用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培鹵化千鍾。長使齊安人，指此說兩翁。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賴破春妍；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冷煙爛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上巳日與一二子攜酒出遊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詞無倫次

蕪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柯丘海棠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酒入徑醉，一枕春睡日亭午；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汝出蒼葦枳十圍大，寫真素壁千蛟舞。東坡作壻今幾尺，攜酒一勞農工苦。却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堞花無主。臥開桃李為誰妍，對立鴛鴦相媚嫵。開筍籍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汙泥土。塞篋共過春草亭，扣門却入韓家園。轆轤繩斷井深碧，鞦韆索挂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營門女。南上

古台臨斷岸，雲陣翻空迷。俯仰故人鏡，我玉葉萎，火冷煙消誰爲衰？崎嶇東蕙下荒徑，姪媿隔花聞好語。更隨落景盡餘樽，却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倒床不復聞鐘鼓。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送，茲遊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

日日出東門

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懸知百歲後，父老說故侯。古來賢達人，此路誰不由？百年寓華屋，千載歸山丘。何事羊公子，不肯過西州？

南堂五首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台館一時西。南堂獨自西南向，臥看千帆落淺溪。莫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頭毛却未華。故作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他時雨夜困移床，坐厭愁聲點客腸。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小荷香。山家爲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著客，不愛門外故人車。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漲如烟。客來夢覺知何處，拄起西窗浪接天。

次韻子由種杉竹

吏散空庭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似聞梨棗同時種，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薰不醉，雪霜誇健巧相沾。先生坐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

孔毅甫妻挽詞

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溫嶠，生子勝王濟。高風相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沉疾，俯仰便一世。幽陰樓房隴，芳澤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

吉，不比山石脆，嘗觀千字誅，寧用百金瘞。

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二首

飢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飢定何物。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去年太歲空在酉，傍舍盪漿不容乞。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蕩蕩呼不聞，况欲稽首號泥佛。渠中蟪蛄尤可笑，寧馨豚豚何等秩。陰陽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卹。我雖窮苦不如人，粟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倒冠落幘謝朋友，獨與蚊雷共圭華。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澹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且爲疲人洗蒸鬱。飛裳一和快哉謠，未暇飢寒念明日。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平生懶惰今始悔，老大勤農天所宜。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無心悅難測。四方上下同一雲，甘露不爲龍所隔。（俗有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來，燈火新涼催夜織。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嫵靡。腐儒龜蠃支百年，力耕不受粟目憐。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飢飽在我甯關天。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顛。

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爲一。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淞流不惡沂亦佳，一葉扁舟任漂突。山芋麥麩都不用，泥行露宿終無疾。夜來飢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情且哀。不須更待秋井墮，見人白骨方銜盃。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菘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淅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或歎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憺

斷，况此兩哀老？失塗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雲室風雨夜，已作對床聲。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飽食有殘肉，飢食無餘菜。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爾來誰獨覺？凜凜白下宰。（太和古白下）一飯在家僧，至樂甘不壞。多生味盡簡，食筍乃餘債。蕭然映樽俎，未肯誰蒸芥。君著霜雲態，童稚已耿介。胡為遭暴橫？三嗅不忍嘍。朝來忽解縛，勢迫風雷噫。尚可餉三閭，飯筒纏五采。

聞子由爲郡僚所語恐當去官

少學不爲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天初若相我，發迹造宏大。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知事大謬，舉步得狼狽。我已無可言，墜甑難追悔。子雖僅自免，雞肋安足賴。低回畏罪罟，詭倖敢言退。若人疑或使，爲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

次韻王鞏南還初歸二首

問君謫南賓，治葛食幾尺。逢人瘴髮黃，入市胡眼碧。三年不易口，口脫倚天壁。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鑷。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願爲尙書郎，遣賜尙方鳥。

江家舊池台，脩竹圍一尺。歸來萬事非，惟見秦淮碧。平生痛飲處，遺墨鴉棲壁。西來政父客，金印雜鳴鏑。三枕老更茂，花繁春寂寂。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烏。

孔毅甫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草。十年揩洗見真妄，石女無兒魚數鰈。此身何異貯酒瓶，滿瓢子入空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廡聊洗心。我田方寸耕不盡，何用百頃糜千金。枕書熟睡呼不起，好學憐君工雜擬。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里。

任師中挽詞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溫毅老更文，聰明慈愛小馮君。兩任才行不須說，疇昔並友吾先人。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大任先去家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強寄一樽生死別，樽中有淚酒應酸。貴賤賢愚同盡耳，君家不盡緣賢子。人間得喪了無憑，只有天公終可倚。

子由作二頌頌石台長老同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徧脅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首

眼前授授黑蛇蟬，口角霏霏白唾珠。要識吾師無礙處，試將燒却看噴無。眼睛心地兩虛圓，脅不霑床二十年。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

鄧忠臣母周挽詞

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把此恨，有志俯仰失。公子豈先知，戰戰常惜日。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膈。哀哉入子心，吾何愛一邑。家庭拜前後，粲然發笑色。豈比黃壤下，焚瘞千金璧。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曾閱意，遠與仙佛寂。孤壘臥江楮，永望墳墓隔。作詩相楚挽，感慟淚載滴。

徐君猷挽詞

一舸南遊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涕，盡是當年不忍欺。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採茶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石曼卿也）舊遊處，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裹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倚天照海花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臥動千日，至

今石燧餘糟。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醉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爲瀾翻松爲舞。爾來心賞復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呼出日，紅波碧嫩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歎神淒楚。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澗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床頭酒罈生塵土。前年開閣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且莫！

和秦太虛梅花

西湖虞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如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界昊。

再和潛師

化工未識蘇葦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爲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枝鬪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餐落英，忍飢未擬窮呼昊。

椒櫞

紛紛膏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海棠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高燭照紅粧。

東坡

再洗東坡月色信，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舉補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文其韻并寄茶一十一片

折楊新曲萬人趨，獨和先生于菟于，但信橫藏終自售，豈知盤脫本無樞？  
竭從冰曳來游宦，肯伴臞仙亦號儒，  
棠棣並爲天下士，芙蓉會到海邊鄩，不嫌霧谷靈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椽，  
高論無窮如鋸屑，小詩有味似連珠，  
感君生日遙稱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建溪新餅截雲腴。

別黃州

病瘡老馬不任轡，猶向君王得蔽帷，桑下豈無三宿戀，樽前聊與一身歸，  
長腰尙載撐腸米，闊領先裁蓋屨衣，投老江湖終不失，來時莫遣故人非。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詞遠，  
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概，豈憤龍愁爲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  
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錢，自輿國往錫，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

溪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脩竹有人家，橫道清泉知我渴，  
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床亦香滑，夜深風露滿中庭，惟見孤螢自開闔。

將至筠先寄遲迺道三猶子

露宿風食六百里，明朝飲馬南江水，未見豐盈犀角兒，先逢玉雪王郎子，  
時道逢王郎於建昌方北行也，對床欲作連夜語，念汝還須戴星起，夜來夢見小於菟，還小名菟兒，  
猶是髧髦垂兩耳，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  
酒肉淋漓渾舍喜，而今憔悴一羸馬，迎旅擔夫相汝爾，出城見我定驚嗟，身

健窮愁不須取！我爲乃翁留十日，聖電一歡何足恃。惟當火急作新詩，一醉兩翁勝酒美。

端午游真如，蓮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別，却數七端午。身隨絲絲繫，心與昌歎苦。今年疋馬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黍。水餅既懷鄉，飯筒仍怒楚。謂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甯知是官身，糟麵困薰黍。獨攜三子出，古剎訪禪祖。高談付梁羅，詩律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慰此長齷齪。（梁羅遲迺小名。）

別子由二首（兼別遲）

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裏楊花雖未定，雨中荷葉終不濕。三年磨我費百書，一見何止得雙璧。願君亦莫歎留滯，六十小劫風雨疾。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宅吾豈敢，試向伊川買脩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冰玉。遙想茆軒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鶴。

兩翁歸隱非難事，惟要傳家好兒子。憶昔汝翁如汝長，筆頭一落三千字。世人聞此皆大笑，慎勿生兒兩翁似；不知樽櫟薦明堂，何以鹽車壓千里？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雙鶻先我來，飛上東軒背。書隨好夢到，人與佳節會。一歡難把玩，回首了無在。却渡來時溪，斷橋號淺瀨。茫茫暑天闊，蕩蕩孤城背。青山照翠中，落日淒涼外。感衰豈吾意，離合非所礙。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祠堂照路隅。蒼松無觸鹿，助祭有馴烏。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須。遙知鄰里祀，醉叟道爭扶。

蘇東坡東坡集卷十三

九五



歸真亭

荷笑桓司馬，今師鄭大夫；不知徂歲月，空覺老楸梧！祭禮傳家法，阡名載版圖；會看千字誅，木抄見龜趺。

過建昌李野夫公翰故居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玉？思之不可見，破宅餘脩竹；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我來仲夏初，解鞵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裴回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遙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臥聽鄰寺鐘，書窗耿殘燭。

初入廬山二首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山南山面也）

自昔懷清賞，神遊杳藹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  
艱芒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圓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偈公偈拈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德，事謝長老，識先君云。

石耳峰頭路接天，梵音堂下月臨泉；此生初飲廬山水，他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谿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

子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跌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一絕，一以答子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詩，乃

進次慎韻

君到高安幾日同？一時得教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感取東軒長老來。（余送曹詩）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具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慎老和余韻）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感？縱使感來無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答子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答慎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低處竟窮通；偶留一映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慎詩）

余過涇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瀆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通，亦作一絕。

石籠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世傳徐凝繡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窶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崖窺，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

贈東林壁長老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廬山二勝（并敘）

余游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其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者作二首。

開先漱玉亭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擊開青山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滑無聲，快寫雙石罅。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宮。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鯁公。手持白芙蓉，跳下清冷中。

栖賢二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視綫溜，况此百雷震，萬世與石鬪。深行九地底，驗出三峽右。長輪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蕩落飛瀆。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頗洞金石奏。鸞鶴飛橋出，激激半月殼。玉淵神龍近，雨雹亂晴晝。垂銜得清甘，可噉不可漱。

陶隱子賦佚老堂二首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挂冠不待年，亦豈為五斗。我歌歸來引，（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千載信尚友，相逢黃卷中。何似一盃酒，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為五字詩。仍載龐酒中人呼小靜節，自號葛天民。

和李太白（并敘）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蓋其師卓珙之所刻，珙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并記之。

何處聞秋聲？  
脩脩北窗竹，  
同薄萬古心，  
攬之不盈掬。  
靜坐觀衆妙，  
浩然媚幽獨。  
白雲南山來，  
就我蒼下宿。  
願從唐生決，  
差訪季主卜。  
四十九年非，  
一往不可復。  
野情轉蕭散，  
世道有翻覆。  
陶令歸去來，  
田家酒應熟。

寄臥虛寂堂，  
月明變疎竹。  
冷然洗我心，  
欲飲不可掬。  
流光發永歎，  
自昔非子獨。  
行年四十九，  
還此北窗宿。  
漸懷卓道人，  
白首寓醫卜。  
謫仙固遠矣，  
此士亦難復。  
世道如弈棋，  
變化不容覆。  
惟應玉芝老，  
待得蟠桃熟。

次韻道潛留別

爲聞廬岳多真隱，  
故就高人斷宿攀。  
已喜禪心無別語，  
尙嫌剃髮有詩班。  
異同更莫疑三語，  
物我終當付八還。  
到後與君開北戶，  
舉頭三十六青山。

卷十四 詩七十九首

岐亭五首（并敘）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讀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爲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  
東風融雪汁。  
遠林草木暗，  
近舍煙火濕。  
下有隱君子，  
嘯歌方自得。  
知我犯寒來，  
呼酒意頗急。  
拊掌動鄰里，  
遠村捉鵝鴨。  
房櫳鏘器聲，  
蔬果照巾幕。  
久聞董蒿美，  
初見新芽赤。  
洗盞酌鵝黃，  
磨刀削熊白。  
須臾我徑醉，  
坐睡落巾幘。  
醒時夜向闌，  
唧唧銅餅泣。  
黃州豈云遠，  
但恐朋友缺。  
我當安所主，  
君亦無此客。  
朝來靜庵中，  
惟見

蜂戀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割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慎慎，烝壺似烝鴨。坐客皆忍笑，晃然發其髻。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烝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憤；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社集。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濕。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愛君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幕幕。爲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憤；閉門弄添丁，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補將帥缺？披圖見入陣，合散更（平聲）主客。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酸酒如蠶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茶網日夜急。西鄰推蠶盎，醉倒猪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幕。何從得此酒，冷面妬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爲君三日醉，蓬髮不暇憤；夜深欲逾垣，臥想春糞泣。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秃缺；三年已四至，歲歲聞惡客。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

枯松強鐵骨，槁竹欲漚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不知我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爲急。願爲穿雲鶴，莫作將鷄鳴；我行及初夏，衰酒映疏幕。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幕復再，起舞花墮憤；將行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名念別時言，閉戶謝衆客。空堂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上詩爲謝且遺古銅劍一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同，吐向君家雲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澆壁長遭罵；不嗔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鏃。劍在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龍尾硯歌（并引）

余舊作風味石硯，銘其略云：「蘇子一見名風味，坐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有風味，何以此爲？」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有龍尾大硯，奇真，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乃作此詩。

黃琮白璵天不惜，願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飽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茵玉匣俱塵垢，搆練支床亦何有。况嗔蘇子風味，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窗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蘇子亦是支離人。麤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我家銅劍如赤蛇，君家石硯蒼壁精。而窪君持我劍向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雲堂窗下爾雅箋蟲銀。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剡溪玉具皆外物，視草草玄無等差。君不見秦趙城易壁，指圖睨柱相矜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騎鳴啜泣思其家。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爲好譽之桃李與瓊華。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贈君長鋏君當歌，每食無魚歎委蛇。一朝得見暴公子，櫛具欲與冠爭峨。豈比杜陵貧病叟，終日長鏡隨短蓑。斬蛟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瑯琊傷天和。作詩反劍亦何謂，知君欲以詩相磨。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詩成劍往硯應笑，那將屋漏供懸河。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貴州生子名遜小名幹兒。願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  
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期觀所好，踴躍逐書史。搖頭却梨粟，似識非分取。吾  
老常鮮歡，賴此一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疏床。感此欲忘生，一臥終日僵。中  
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備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葉傳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禱顛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爾耳。滯留生此兒，足慰眉南史。那知非真實，造物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爲種子。煥  
公爲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舟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爲公寫餘習，併疊一時取。

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庶幾東門子，柱史安敢望。嗜毒戲猛獸，慮患先不詳。夔  
破蛇已走，尙未省醫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黠蠹不作蠶，耒老輒自僵。承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次荆公韻四絕

青李扶疎禽自來，清真逸少手親栽。深紅淺紫從爭發，雪白鵝黃也鬪開。

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遣裁。細看造物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却對道人開。（公病後捨宅作寺）

張庖民挽詞

東晉巾車令，西京執戟郎。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故自輕千戶，何曾羨一囊。天高鬼神惡，骨朽姓名芳。庚

嶺銘旌暗，秦淮舊宅荒；  
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香。  
（黃魯直作哀詞）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奇攜蘇，所至遲留似買胡；  
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歎猶吾！  
人皆勸我杯中物，我獨憐君屋上  
為；一技文章何足道，要言磨却是文珠。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  
一別臨平山上塔，五年雲夢澤南州。  
淒涼楚些緣吾發，邂逅秦淮爲子  
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

次韻段繼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須知力穡是家傳；  
細思種蕘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廬。  
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  
川；短衣疋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

題孫思邈真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嶺中；  
自爲天仙足官府，不應尸解坐靈蟲。

戲作鮪魚一絕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  
寄語天公與河伯，何妨乞與水精鱗。

同王勝之游蔣山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  
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  
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莊；  
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  
（荆公宅已爲寺）  
夾路蒼葭古，迎人翠鷺偏；  
龍腰蟠故國，鳥爪寄曾巖。  
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  
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  
略約橫秋水，浮屠插暮煙；  
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至真州再和二首

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北上難陪驥，東行且趁舡。紅蓮亭花映肉，醉眼驚窺蓮。柘  
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徧。荒祠過瓜步，古壑墮松巔。聞道清香閣，新葺白玉泉。莫教門掩夜，坐待月流天。小院檀槽  
闌，空庭檉燭短。公詩便堪唱，爲付小嬋娟。

公顏如雪柏，千載故依然。笑我無根柳，空中不待年。背留歸闕旆，坐待逆風舡。特許門傳審，那知箭起蓮。相  
逢月上後，小語坐西偏。流落千帆側，追思百尺巔。躬耕懷谷口，水石羨平泉。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行聞宣室  
召，歸近御爐煙。未用歌池上，隨宜教李娟。

次韻答寶覺

芒屨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

眉子石硯歌（與胡闌）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  
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爾來衰亂愁天公，請向君家書硯中。小窗虛幌相嫵媚，令  
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爲磨鉢，千偈爛翻無一語。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納裙相報次韻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納衣。  
此帶闌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容裁。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葛回。

次韻滕元發許中途索少遊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水，自慙黃潦薦溪蘋。兩邦旌燿光相照，十畝鋤犂手自

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迎我三千指。衆中聞警欬，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隻影千山裏。涿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送沈逵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夜渡冰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真夢耳。我讀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裏。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飢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顏略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涯真可喜。峒巒丹砂已付君，汝陽琴盜吾何取。君歸起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豆粥

君不見呼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薪自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齏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真味。豈如江頭千頃雲色蘆，蒹葭出沒晨煙孤。地確春杭光似玉，沙餅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着處，貴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鷄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

秦少備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真古語。五行勝已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如土。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鮑焉曰：獻稱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懼友其故。

草袍蘆葦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淤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塗車粉黛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勃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絲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蕭管到揚州。

次韻周種惠石鏡

銅腥鐵澁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火柄猶寒。葢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蒸薜未乾；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次韻蔣穎叔

月明鶯鶯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豈敢便爲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蔣詩記及第時，瓊林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

龜山辯才師

此生念念浮雲改，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龜山背。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空飛綵繪。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風雷生警款。羨師游戲浮樞間，笑我榮枯彈指內。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何當來世結香火，永與名山躬井磑！

贈潘谷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瓊環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嘗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媿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祭大正閣軒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閑見閑地，已覺非閑侶。君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早  
眠不見燈，晚食或欺午，臥看鼯取盜，坐視麥漂雨。語希舌頰強，行少腰脚僕。五年黃州城，不踏黃州鼓。人言我閑  
客，置此閑處所，問閑作何味，如眼不自親。頗訝徐孝廉，得閑能幾許？介子願奉使，翁歸備文武。應緣不耐閑，名字  
挂庭宇。我詩為閑作，更得不閑語。君如汗血駒，轉盼略燕楚。莫嫌鑿輅重，終勝鹽車苦。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備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者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詞破作兩大尊，只憂水淺江湖窄。我材濩落本無用，虛名驚世終何  
益？東方先生好自譽，孟賁子路并為一。杜陵布衣者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莫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  
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蒜  
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王中父哀詞（并敘）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酉、陳令舉、錢醇老、王  
中父、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突中父於密州作詩吊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沒矣。又八年，  
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沈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  
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以遺沈之。時沈之亦以罪謫家于錢塘云。

生芻不獨比前人，東萊端能廢謝麟。子達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殺豹為均死，未識荆凡定孰  
存。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蔡景繁官舍小閣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四

使君不獨東南美，典刑長記先君子。戲嘲王叟短轅車，肯為徐郎書紙尾。三年再節江湖上，千首放懷風月裏。手開東閣坐虛明，目睇東溪照清泚。素琴濁酒容一榻，落霞孤鶩供千里。大舫何時繫門柳，小詩屢欲書臆紙。文昌新構滿鸚鵡，都邑正喧收杞梓。相逢一醉豈有命，南來寂寞君歸矣！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二首

野鴈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橋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瓏瑤。慘淡雲水昏，晶瑩沙磔碎。弋人張何慕，一舉渺江海。

衆禽事紛爭，野鴈獨閑絮。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我衰寄江湖，老伴雜鶉鴉。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若鵝。依依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和王旂二首（旂平父子）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閑道騎鯨遊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尙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嫋嫋春風送渡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莫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閑。

次韻張晚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士，樽酒相從樂寓公。半日偷閑歌嘯裏，百年待盡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尙有清詩氣吐虹。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冰，要須悍石相鑿砥。十年冰蘖戰膏粱，萬里煙波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文空彈數筋

鯉。近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却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來詩述彭城舊游）君知先瑞是  
甘井，我願得全如苦李，妄心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陽羨何足較，只有無何真我里，（余買田陽羨，  
來詩以爲不如廣陵。）樂全老子今禪伯，（張安道也，定國其壻。）掣電機鋒不容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聊  
須答如是，相逢爲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歷日，雨斜江上一漁  
雙；神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題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月叢號耿耿，露葉泣溥溥；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蟬

蛻形濁汗中，羽翼便翹好；秋來聞何闕，已抱寒莖稿。

蝦蟆

悍目知誰瞋，蟠腹空自脹；慎勿因蜈蚣，飢虺不汝放。

號蝦

洪鐘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聲。

天水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爲牛竟何事，利物穴枯桑。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四

竭虎

跛跛有足蛇，脈脈無角龍。為虎君勿笑，食盡薑尾蟲。

竭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鬼蝶

雙尾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泗州南山監倉蕭閑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探都梁，南山名都梁山，山出都梁香故也。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牆垣古，山下寒蔬七箸香。我是江南舊游客，挂冠知有老蕭郎。

北望飛塵苦畫疆，洗心聊復寄東齋。珍禽聲好猶思越，野橘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空壙。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絡斷崖。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發酥酒二首

莫雪紛紛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黃沙。舊游似夢徒能說，逐客如僧豈有家。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成花。使君半夜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開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欲從元放覓拄杖，忽有麴生來座隅。對雪不堪令飽煖，隔缸應已厭歌呼。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枕床頭尚一壺。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汴玉峰明佛剎，隔淮雲海暗人家。來辭有信迎三白，詹蔔無香散六

花。(詹旬梳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鳥樞馬鬪喧譁。

分無纖手裁春勝，况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髭失纓絡，夢回布被起廉隅。君應旅曉寒生暈，我亦飢腸夜自呼。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同作一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水崖落展齒，風葉亂葦葦。萬頃穿銀海，千尋渡玉峰。從來脩月手，合在廣寒宮。攢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霽霧開寒谷，飢鴉舞雪城。橋聲春市散，塔影暮淮平。不用殘燈火，船窗夜自明。

劉乙新作射亭 (乙新嘗知眉州。)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鞬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閑驄馬，只有清樽照畫蛇。寂寂小軒蛛網遍，陰陰垂柳鴈行斜；手柔弓燥春風後，置酒看君中戟牙。

孫莘老寄墨四首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潘谷作墨，雜用高麗煤。)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香畫永，三殿明房櫳。金箋洒飛白，瑞霧縈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噓噓雲霧出，弈弈龍蛇縮。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踰塵給尚方，老手擅編划。分餘幸見及，疏落一歎歎。

我貧如飢鼠，長夜空敲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近者唐夫子，遠致為玉爽。(唐林夫寄張遇墨半丸。)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清窗洗硯坐，蝨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今來復稍稍，快瘡如爬疥。先生不識詞，又復寄詩械。幽光發奇思，點黜出荒怪。詩成一自笑，故疾逢巖聲。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四

一一二

留題蘭泉亭

雪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遷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筍，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東坡；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兼無雀可羅。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憐蠶婦洗盆餅；同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喚殷兄；寒潮不應淮無信，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

和王勝之二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魯公賓客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齋釀如瀉漲綠波，公詩句句可弦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但歌；坐睡樽前呼不應，爲公雕琢損天和。

記夢（并敘）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爲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賢悟圓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真箇樣，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已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風；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卷十五 詩七十二首

寄劄章與蒲傳正

蘭溪美筍不成筍，雜雜玉筋排霜着；千溝萬榭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閉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東坡病叟長鬢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嗟呼。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入尺黃琉璃。願公淨掃清香閣，臥聽風漪盤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闔闔。

寄惟石石斛與魯元翰

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盤。老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堅姿聊自傲，秀色亦堪餐。好去鶯卿舍，憑將道眼看。東坡最後供，霜雪照人寒。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爲期，彼此不論錢數。漁父醉，簑衣舞。醉裏却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斜橫，醒後不知何處。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李憲仲哀詞（并敘）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游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飢寒爲戚。願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五

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嘗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贖，詞之不可，乃以遺廩曰：「此亦仁人之魄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廩者庶幾皆有助之。廩年二十五，其文燁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嘗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囚麒麟，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窆。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甌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贈眼醫王生彥若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頭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闕。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鼻，是鼻要非目，目譬荷二物，易分如麥菽。甯聞老農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跼蹐。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彥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白羽，倦遊憐我憶黃封。年來齒髮老未老，此去江淮東復東。詎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

觀杭州鈴轄歐育刀劍戰袍

青綾納衫暖襯甲，紅線勒巾光繞脅。香禿襟小袖鵬鷺，盤大刀長劍龍蛇插。兩軍鼓噪屋瓦墜，紅塵白羽紛相戛。將軍恩重此身輕，笑履鋒鏃如一指。書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戲。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雲霧。何如大艦日高眠，一枕清風過茗甞。

王伯敬所藏趙昌畫四首

梅花

南行渡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絕，日暮集微霰。殷勤小梅花，鬢髯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開畫圖，老眼淒欲泣；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情。

黃葵

弱質困夏永，奇姿蘇曉涼；低昂黃金杯，照耀初日光。檀心自成暈，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晨粧與午醉，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清颺已拂林，積水漸收潦；谿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莫景迫摧到。淒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早；誰寫少年容，撫人劍南老。

山茶

蕭蕭南山松，黃葉墮勁風；誰鄰兒女花，散火冰雪中。能傳歲寒姿，古來惟丘翁；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掌中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何須誇落墨，獨掌江南工。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鈔；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由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羅亞十頃田，清溪逸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與盡回酒松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

題王逸少帖

顏張薛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嫖舞眩兒童；謝家夫人談豐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出林飛高一掃空。爲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怱怱。

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事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看悲吟白頭曲。（逋臨終詩云：「茂陵異日求遺章，猶喜初無封禪書。」）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脩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尙有丹砂奈老何？<sup>？</sup>纔谷只應花自染，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我已橫江擊素波；人不我知斯我真，不須雷雨起龍梭。

春日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窗潑眼明；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

贈袁陟

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備；胡爲強分別，百金買田廬。不見袁夫子，神馬載尻輿；游於無何有，一飯不顧餘。官湖爲我池，學舍爲我居；何以遺子孫，此身自蓬蔭。薰風暗楊柳，秋水冷芙蓉；應觀我知子，不怪子知魚。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蘇陳甥舅真冰玉，正始風流起頽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脩竹。雞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二年如一

晨登惟家室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忘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慍喜？不煩擁笏強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  
誦詩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爲田舍翁。剩覓蜀岡新井水，要攜鄉味過江東。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鴛鴦湯。暫借藤床與瓦枕，莫教孤負竹風涼。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慢遊。忽見東平孟君子，夢中相對說黃州。  
湛湛清池五月寒，小山無數碧巒坑。穉衫戰戰三千本，且作凌雲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待向三茆乞靈雨，半篙流水贈君行。

贈常州報恩長老

碧玉碗盛紅碼瑙，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窮盡，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爲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話人。

次韻答買叔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飢寒疾病爲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平生管鮑我知子，今日陳蔡誰從丘？  
夜航爭路泥水澁，牽挽直欲來瓜州。自言嗜酒得風痺，故鄉不敢居溫柔。空將汎愛救瀆壑，衰病不復從前舉。  
今年太守真臥龍，笑語炎天出冰雹。時低九尺蒼須髯，過我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爲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老矣，無心更秣天山禾。

墨花（并敘）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為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超墨疊，春色散毫端。縹渺形繪具，扶疎態自完。蓮風盡傾倒，杏雨半披殘。獨有狂居士，求為黑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

送竹几與謝秀才

平生長物擾天真，老去歸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但隨秋扇年年在，莫鬪瓊枝夜夜新。堪笑荒唐玉川子，莫年家口若為親。

涇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年日，臥看谿南十畝陰。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船，朱雀橋邊看道裝。供帳已應煩百兩，擊鮮無久涸諸郎。問禪時到長干寺，載酒閑過綠野堂。此味只愛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窗涼。

贈章默（并敘）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聖。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詞毛粟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戚。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隴林，為鳥任狼籍。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君松柏蔚蒼顏。四朝著舊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雪月閑。

贈葛董

竹椽瓦屋半摧傾，背向蜂窠寄此生。長恐波頭卷室去，欲將舡尾載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閑臨張伯英。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

與君暫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煙雨裏，青山斷處是君家。

南都妙峯亭

千尋挂雲闕，十頃含風灣。開門弄清泚，照見雙銅鑊。池臺半禾黍，桃李餘榛菅。無人肯回首，日暮車班班。史君非世人，心與古佛閑。時邀聲利客，來洗塵埃顏。新亭在東阜，飛宇凌通闌。古壑磨翠壁，霜林散煙霏。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間。五老歷彭蠡，三峰照瀘關。均為拳石小，詎此一掬慳。煩公為標指，免使勳躋攀。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刻畫愧孤臣。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小心仍致孝，餘事及平戎。典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誰知本無作，千古自承風。接統真千歲，膺期止一章。周南稍留滯，宣室送淒涼。病馬空嘶榼，枯葵已泣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鄗。

金山妙高臺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五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瓊巖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贈杜介（并敘）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過於金山，語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松風吹雨露，翠濕香嬾嬾。應真飛錫過，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儻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窗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歎萬物表。嗚呼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爲赤城遊，飛步凌縹渺。問禪不歸舍，屢爲瓠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燦。我夢君見之，卓爾非虜燒。仙葩發茗碗，翦刻分萋萋。從今更不出，閉戶閑腰褭。時從佛頂巖，馳下雙蓮沼。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郡伯淵

落帆謝公楮，日脚東西平。孤亭得小憩，莫景含餘清。坐待斗與牛，錯落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哂，得魚不忍烹。似聞續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豔豔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送楊傑（并敘）

無爲子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鷄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峰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遊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會有也。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太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灑黃花宿，浩然馳下腰帶鞶。醉舞崩崖一揮手，神遊八極萬緣虛。下視蚊雷隱汗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海騎鯨魚。

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勦敵；  
過江風急浪如山，寄語舟人好看客！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盞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  
去歲渡江萍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  
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爲我  
賒；  
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揚康功有石狀如辟道士爲戲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如壽，化爲狂道士，山谷恣騰蹂。  
誤入華陽洞，竊飲茆君酒；君命囚巖間，巖石爲械扭。  
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眯其目，叢棘哽其口。  
三年化爲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  
樵夫見之笑，抱費易升斗，揚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  
海邊逢姑射，一笑微俛首，胡不載之歸？  
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未得細剖，吾言豈妄云？  
得之亡是叟。

追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有兒真驥子，一噴羶馬倒。  
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勢逐孤雲掃。  
何如陶家兒，遠舍覓梨棗，若看押強詔，已勝郊與島。

次韻徐韻

殺鷄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  
但見中年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  
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覽陪；  
若說蛾眉眼前是，故鄉何處不堪回？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賦過之

數其壯麗留一絕云

蒼楹飛舞垣墉外，桑柘蕭條斤斧餘；  
盡賜昆耶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無？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汝輩何曾堪一笑，吾儕相對復三人。黃雞催曉淒涼曲，白髮驚秋見在身；一別膠西舊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偃蹇山前叟，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却尋泉源去，桃花逢避秦。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翟翔

昔飲零泉別常山，天寒歲在龍蛇間。山中兒童拍手笑，問我西去何當還。十年不赴竹馬約，扁舟獨與漁叢閑。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當時襤褸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顏。問今太守爲誰歟，護羌充國鬢未斑。（翔自言在燕河作屯田有功。）躬持牛酒勞行役，無使杞菊嘲寒慙。超然置酒尋舊迹，尙有詩賦錢堅頑。孤雲落日在馬耳，照耀金碧開煙蕪。却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瀨鳴瓌瓊。願公談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灣。

海市（并敘）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壑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入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登州孫氏松堂

萬松誰種已縱橫，半嶺蒼雲映此邦；露重珠纒蒙翠蓋，風來石齒碎寒江。浮空兩竹橫南閣，倒影扶桑射北窗；坐待夕烽傳海嶠，重城歸去踏蓬蓬。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

遺直坊（并敘）

富鄭公之客李君諱常，登人也。故太守李公諱師中榜其閭曰「遺直」，而其子大方求詩於賦，為賦一首。

使君不浪出，羔鴈親扣門；先生但清坐，蕤水已多言。當時邦人化，市無農飲豚；歲月會幾何，客主皆九原。齋經有餘歎，楚些無歸魂；我作遺直詩，過者式其藩。

次韻題令樂

東坡已報六年穰，凋悵紅塵白首郎；枕上溪山猶可見，門前冠蓋已相望。故人年少真瓊樹，落筆風生戰壘牆；端向襄閭尋吏部，老來專以醉為鄉。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為文不受塵；一噫固應號地籟，餘波猶足掛天紳。買牛但自指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見與誰春。

酒酒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芸；自少多言晚聞道，從今閉口不論文。鸕翻白獸樽中酒，歸煮青泥坊底芹；要識老僧無盡處，床前牛麤不曾聞。

次韻趙令樂惠酒

神山無石髓，生世悲覽寓。坐待玉膏流，千載真旦暮。青州老從事，高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知我憎市醜。開  
餅自洗盞，肴核誰與具。門前聽剝啄，烹魚得尺素。

送范純粹守慶州

才大古難用，論高常近迂。君看趙魏老，乃為滕大夫。浮雲無根蒂，黃潦能須臾。知經幾成敗，得見真賢惠。開  
燒照城闕，談笑安邊隅。當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菟。諸郎更何事，折箠鞭其雛。吾知鄧平叔，不關月支胡。

次韻王震

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班。聞道吹噓借餘論，故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  
顏。詩酒暮年猶足用，竹林高會許時攀。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楚有孫叔敖，長城隱千里。哀哉練裙子，負薪躡破履。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不如老僕孟，談笑託諧美。世  
家不可恃，如倚折足几。祥符有賢相，手握天下砥。懿敏亦名公，三貴德爵齒。蓋棺今幾日，公子誰料理。誰要卿料  
理，欲說且止。宅相開府公，久為蒼生起。如何垂老別，冰盤饒蒼耳。親嫌妨鶻薦，相對發微訛。新詩如彈丸，脫手  
不移咎。我亦老賓客，苦語落紈綺。莫詞三上章，有道貧賤恥。

惠崇春江曉景二首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葦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兩兩歸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漢多風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次韻周弼

南遷欲舉力田科，三徑初成舉事多；  
豈意殘年踏朝市，有如疲馬畏陵坡。  
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髮已皤；  
何日西湖尋舊賞，淡煙疎雨暗漁蓑。

次韻胡完夫

青山別淚向瀾斑，十載江湖困抱關；  
老去上書還北闕，朝來挂笏望西山。  
相從盃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間；  
萬事會須咨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閑。

次韻錢穆父

老入明光踏舊班，樂須那復唱陽關？  
故人飛上金鑾殿，遷客來從飯穎山。  
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劉間；  
便須置酒呼同舍，看賜飛龍出帝閑。

再次韻答元夫穆父（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

披垣老吏識郎君，並轡天街兩絕塵；  
汗血固應生有種，夜光那復困無因。  
豈知西省深嚴地，也著東坡病瘦身；  
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對影只三人。

次韻答滿思復

自甘茅屋老三間，豈意彤廷綴兩班；  
紙落雲煙供醉後，詩成珠玉看朝還。  
誰言載酒山無賀，詎取啼烏巷有顏；  
但恐跛蹤隨赤驥，青雲飛步不容攀。

卷十六 詩八十八首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  
蘭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尙有城南社。  
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

荜苴魁徑尺誰能盡？燈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

送陳陸知潭州

華清縹渺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澄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臥聽風鑿鐵鳳。舊遊空在入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我得生還雪鬢滿，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沙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

雙猊蟠礎龍纏棟，金井輓轆鳴曉甕。小殿垂簾白玉鈎，大宛立仗朱絲鞚。風馭賓天雲雨隔，孤臣忍淚肝腸痛。羨君意氣風生坐，落筆縱橫盤走汞。上樽日日寫黃封，賜茗時時開小鳳。閉門憐我老太玄，給札看君賦雲夢。金奏不知江海眩，木瓜屢費瑤瓊重。豈惟蹇步困追攀，已覺侍史疲奔走。春還官柳腰支活，雨入御溝鱗甲動。借君妙語發春容，願我風琴不成弄。

次韻王觀正言喜雪

聖人與天過，有詔寬獄市。好語夜喧街，濕雲朝覆砌。紛紛退朝後，色映宮槐媚。欲令鵲刻工，故上朱藍袂。我方執筆待，未敢書上瑞。君猶伏閣爭，高論亦少慰。霏霏止還作，益益風與氣。神龍久潛伏，一怒勢必倍。行當見三白，拜舞誰萬歲。歸來飲君家，酣詠追阮醉。

和蔣發運

夜雨敲千偈書來，又一言。此身真佛祖，何處不羲軒。紅氍江吹坐，樓空月入樽。遙知思我處，醉墨在頰痕。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炯炯明珠照雙壁，當年三老辭程石里人。下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烏巾。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禮泉寺古垂橘袖，石頭山高閣松檟。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風生謝刀筆。我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掃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籍梨花作寒食。

和人假山

上黨攜天碧玉環，絕河千里抱商顏。試觀烟雨三峰外，都在靈仙一掌間。造物何如童子戲，寫真聊發使君閑。何當挈取西征去，畫作圍床六曲山。

送王伯敷守虢

華山東麓秦遺民，當時依山來避秦。至今風俗含古意，柔桑淶水招行人。行人掉臂不回首，爭入嶠函土囊口。惟有使君千里來，欲飲三堂無事酒。三堂本來一事無，日長睡起聞投壺。牀頭硯石開雲月，澗底松根斷雪腴。山棚盜散入安寢，勸買耕牛發陳廩。歸來只作水衡卿，我欲攜壺就君飲。

道者院池上作

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水齒，茶甘不上眉。歸塗更蕭瑟，真箇解催詩。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年來老幹都生菌，下有孫枝欲出林。白髮未成歸隱計，青衫儻有濟時心。閉門試草三千牘，仄席求人少似今。

書文與可墨竹（并敘）

蘇東坡東坡集卷十六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既沒七年，觀其遺迹，而作是詩。

華與子皆逝，詩今誰為新空遺運斤，實却吊斷絃人！

次韻錢舍人病起

淋下龜寒且耐支，杯中蛇去未應衰；殿門明日逢王傅，攜具爭先看不疑。坐覺香煙攜袖少，獨愁花影上廊遲；何妨一笑千瀉散，絕勝倉公飲上池。

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年少日，文如餅水翻，爭鋒雖剽甚，聞鼓或驚奔！天欲成就之，使觸甄羊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傾寫五石樽，却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君看鄒忌子，廉折配春溫，知音必無人，壞壁掛桐孫。

用王鞏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九門插天開，萬馬先朝屯，舉鞭紅塵中，相見不得言。夜走清虛宿，扣門驚鶴翻，君家汾陽家，永巷車雷舞。夕耶方不夕，列戟以自藩，相逢開月閣，畫簷低金盆。至今夢中語，猶舉燈前樽，阿戎脩玉牒，未憚筆削煩。君歸助獻納，坐繼岑與溫，我客二子間，不復尋諸孫。（子美詩云：「權門多尊爾，且復尋諸孫。」）

魏國夫人夜遊圖

佳人自輕玉花廳，翩如鸞燕踏飛龍，金鞭淨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一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用舊韻送會元翰知洛州

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君爲尚書郎坐擁百吏繁鳴蛙與鼓吹等是俗物喧永謝十年舊老死三家村。惟君襟抱信到我省羅門漸懷故人意欲使薄夫敦新年對宣室白首代堯言相逢問前輩所見多後昆道館雖云樂冷卿當復溫還持刺史節却駕朱輪軒黃髮方用事白須宜少存嗣聖真生知拯民如救燔初囚羽淵魄盡返湘江魂坐受東郡決老守愚王尊北流桑柘沒故道塵埃翻知君一寸心可敵千步垣流云自栖止老幼忘崩奔得閑閉閣坐勿使道眼渾聊乘應捨棧直泝無生源歸來成二老夜榻當重論

次韻朱光庭初夏

朝罷入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臥聞疎簪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陶然一枕誰呼覺牛蟻新除病後聰

次韻朱光庭喜雨

久苦趙盾日欣逢傅說霖坐知千里足初覺兩河深破屋常持傘無薪欲爨琴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箴

奉教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聖主新除祕祝侍臣來乞豐年壽官神君欲至半夜靈風肅然玉璽親題御筆金童來待天香禮罷祝融參乘前驅已過衡湘解劍獨行殘月披衣困臥清風夢蝶猶飛旅枕瑤魚已聳枯桐陂水初含曉漲稻花半作秋香阜蓋却迎朝日紅雲正遶宮牆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誰能如鐵牛，橫身負黃河。滔天不能沒，尺箠未易訶。世俗自無常，徐公故逶迤。別來不可說，事與浮雲多。當時無限人，毀譽南盛阿。虛聲了無實，夜蟲鳴機梭。相逢一笑外，奈此白髮何？天驥皆奮雲，長鳴飽芻禾。王庭旅百寶，大具隨弓戈。君獨一麾去，欲賡五袴歌。甘棠古樂國，白酒金叵羅。知君不久留，治行中新科。過客足嘖喜，東堂記分鵝。此外但坐飲，後生工揣摩。

送賈訥倅眉二首

當年入蜀歎空同，未見峨眉肯再來。童子遙知頌襦袴，使君先已洗樽罍。（李大夫，眉之賢守也。）鹿頭北望應逢鴈，入日東郊尚有梅。（入日出東郊，渡江游墓頭山，眉之故事也。）我老不堪歌樂職，後生試覓子淵才。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我老得書知我在，小軒臨水為君開。試看一一龍蛇活，更聽蕭蕭風雨哀。便與甘棠同不斲，蒼髯白甲待歸來。（先君葬於墓頭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君許為一往感歎之深故及。）

送程建用

先生本舌耕，文字浩千頃。空倉付公子，坐待發蒼穎。十年因新說，兒女爭捕影。鑿垣種蒿蓬，嘉穀誰復省？空餘南陔意，太息北堂冷。織屨隨方進，採薪教堂逞。辛勤守一經，菽水賢五鼎。今年聞起廢，魯史復光景。公子亦改官，三就繁馬頸。歸來一笑粲，素髮頰垂領。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請。天公不吾欺，壽與龜鶴永。

次韻李脩孺留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盡呼黃髮寄安危。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

時我欲折繻留此老，縮衣誰作好賢詩？  
此生別袖幾同塵，夢裏黃州空自疑。  
何處青山不堪老，當年明月巧相隨。  
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堪送客  
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劍南歸路有姜詩。

次韻黃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細史正作丘明書；  
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醫生明珠。  
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  
如。書成自寫蠅頭表，端就君王覓鏡湖。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  
醉墜何曾傷內守，色憂當爲念先傳。  
書空漸覺新詩健，把盞行看樂事  
全；費却老驄爲酒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歲周正孺一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會當千鎰訪權奇；  
勸君嚮路猶閑事，腸斷圍中楊柳枝。  
天廡新頌玉舟辟，故人共聲亦常情；  
相如雖老猶能賦，換馬還應繼二生。

題文與可墨竹（并敘）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  
而賦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遊戲得自在；  
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  
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  
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  
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  
誰云死生隔，相見如龔隗。

簡推官母李氏挽詞

新？南浦淒涼老逐臣，東坡還往盡幽人。杯盤慣作陶家客，弦誦常叨孟母隣。尚有升堂他日約，豈知負土一阡新。今年我欲江湖去，莫雨連山宰樹春。

玉堂栽花周正儒有詩次韻

新？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簟暑風招我老，玉堂花蕊爲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皎皎霜葩鬢鬢新。只有來禽青李帖，他年留與學書人。

杜介送魚

新？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頰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鱸，稚子謹尋尺素書。醉眼矍矍覓歸路，松江烟雨晚疎疎。

送杜介歸揚州

新？再入都門萬事空，閑看清洛漾東風。當年悵幄幾人在，回首觚稜一夢中。採藥會須逢菊子，問禪何處識龐翁。歸來鄉里應迎笑，新長淮南舊桂叢。

秋詠石屏

新？霏霏點輕素，眇眇開重陰。風花亂紫翠，雪外有烟林。雲近勢方壯，林遠意殊深。會有無事人，支頤識此心。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新？四句燒香偈子，隨香遍滿東南。不是聞思所及，且令鼻觀先參。萬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爛斑。一炷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閑。

再和二首（來詩言飲酒畫竹石草書）

新？置酒未逢休休，便同越北燕南。且復歌呼相和，隔牆知是曹參。

丹青已自前世，竹石時窺一斑。五字嘗還詩節，數行誰似高閑。

武昌西山（并敘）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爲武昌令，常遊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樽銘，刻之巖石，因爲此詩，請聖求同賦，嘗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春江漾漾蒲萄醇，武昌官柳知誰裁。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掖飛崔嵬；同遊因臥九曲嶺，寒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入雲濤堆。浪翁辭處今尚在，石臼杯飲無樽壘。爾來古意誰復詢，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鑿開。豈知白首同夜直，臥看椽燭高花摧。江邊曉夢忽驚斷，銅環玉鎖鳴春雷。山人懷空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請公作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

再用前韻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裁。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鑿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沂江水窮難堆。還朝豈獨差老病，自歎才盡傾空罍。諸公渠渠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雲浪倒卷雲峰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瀟餘哀。（掌應物詩云：「水性本云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送楊孟容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六

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江山不違人，遍滿千家窗；但苦箇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鐘噓微撞；我留侍玉坐，弱步欲豐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不肯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慙勤與問訊，愛惜霜眉厓，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

近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君先魯東家，門戶照千古。文章固應爾，須鬣餘似處。雖非蒙俱狀，尚有歷國苦。誦書口澗翻，布穀雜杜宇。十年因奔走，櫛沐飽風雨。吾道其非耶？野處豈兕虎。瀾陵閑老將，柏直口尚乳。自君兄弟還，鼎立知有補。蓬山耆舊散，故事誰刪去？來迎馮翊傅，出餞會稽組。吾猶及前輩，詩酒感册府。願君唱此風，揚輝斯杜舉。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扶桑大蠶如覆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遺風旛後，誰能鼓臂投三丈？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雀；風蒲半折寒鴈起，竹間的皪橫江棹。畫堂粉壁翻雲幕，十里江天無處着。好臥元龍百尺樓，笑看江水拍天流。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馮顛久已歛殘雪，或眼何曾眩落暉。朔野按行猶雀躍，東臺瞑坐覺鳥飛。（道家有鳥飛入兔宮之說。）漫誇年少容吾在，（樂天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文喚殷兄。」）若闌樽前舉世稀。待向崧陽求水竹，一犁煙雨伴公歸。

和二舍人省上（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駕幸景靈宮）

紛紛學痺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况如一夢墮枕中，却見三賢起江右。（曾子開劉貢父孔經父皆江西人。）嗟君妙質皆瑚璉，願我虛名但箕斗。明朝冠蓋蔚相望，共展翠輦朝宣光。武皇已老白雲鄉，正與羣帝驂龍。

翔，獨留杞梓扶明堂。

送錢承制赴廣南路分都監

當年我作表忠碑，坐覺江山氣未衰。舞鳳尚從天目下，收駒時有握佳姿。據床到處堪吹笛，倚杖何人解賦詩？知是丹霞破佛手，先聲應已儻羣夷。（廣西僧寺頃有佛動之異，錢君碎而投之江中。）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街槐綠鬧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廟幸同觀濟濟，豐年喜復接陳陳。雍容已鑿天庖賜，俯伏初嘗貢茗新。整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顛類高辛。

入仗魂驚槐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暉暉日傍金輿轉，習習風從玉宇來。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近三槐。（學士班近執政）道傍儻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

再和

眼花錯莫發霜勻，病馬羸駟只自塵。奉引拾遺叨侍從，思歸少傅羨朱陳。衰年壯觀空驚目，嶮韻清詩苦關新。最後數篇君莫厭，撈殘椒挂有餘辛。

憶觀滄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麗開。挂觀飛樓凌霧起，仙幢寶蓋拂天來。不聞宮漏催晨箭，但覺蒼陰轉古槐。供奉情班非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時方開會稽守）

次韻劉貢父省上

密雲今日破郊西，疎雨脩脩未作泥。要及清閑同笑語，行看衰病費扶攜。花前白酒傾雲液，戶外青驄響月題。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作林齊。（貢父詩中有一不及與其兄原父同時一之歎，然其兄子仲馮今為起居舍人。）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膠西，共厭鋪糟與汨泥；自古赤丸成習俗，因公黃犢免提攜。生還各有青山興，病起猶能小字題；其怪歌呼數相和，曾將獄吏寄全齊。（真父爲曹州盜賊皆奔秦境，蓋嘗有詩云：「從來晉盜稍奔秦。」）

送顯子敦奉使河朔

我友顯子敦，軀膽兩俊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容君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臥江海，了不見溫喜。磨刀向豬羊，醜酒會鄉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敎手，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翻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如尊乃勇耳。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當時功名意，豈止拾紫青。事既喜違願，天或不假齡。今如圖中鶴，俛仰在一庭。（吾州同年友十三人，今存者六人而已。故有琴上星圖中鶴之語。）西南王春早，廢沼黏枯萍。翩然一庵去，想見靈雨零。我無謫仙句，待詔沉香亭。空騎內廐馬，天仗隨雲駢。竟無絲毫補，蒼焉誰汝令。永愧舊山叟，憑君寄丁寧。

諸公饋子敦，賦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與共六尺，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遙知送別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和張昌言喜雨

二聖愛勲忘寢食，百神奔走會風雲。禁林夜直鳴江濤，清洛朝回起縠紋。夢覺酒醒聞好句，帳空葦冷發餘燄。秋來定有豐年喜，剩作新詩準備君。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要知西掖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舊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誣同舍一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正文手植。）貢父笑曰：「文正不獨繫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正（成陰障日行嘗見，取筍供庖計已疎，白首林間望天上，平安時報故人書。）李衛公北都童子寺竹寺僧日報平安。）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前韻答之。揚雄他文不皆奇，獨稱觀餅居井眉。酒客法士兩小兒，陳遵張竦曾何知。主人有酒君獨辭，蟹螯何不左手持。豈復見吾橫氣機，遣人追君絕馳。盡力去花君自癡，醜醜與酒同一卮。請君更問文殊師。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潭潭古屋雲幕垂，省中文書如亂絲。忽見伯時畫天馬，朔風胡沙生落鞮。天馬西來從西極，勢與落日爭分馳。龍脰豹股頭入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元狩虎脊聊可友，開元玉花何足奇。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丹。青弄筆聊爾耳，意在萬里誰知之。幹惟畫肉不畫骨，而况失實空餘皮。煩君巧說腹中事，妙語欲遣黃泉知。君不見韓生自言無所學，廐馬萬匹皆吾師。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窗長日曉先嗽，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新詩疑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隔牆我亦眠風榻，上馬君先瑣月軒。共喜早歸三伏近，解衣盤礴亦君恩。

懷

載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

皆自講席大用。

上尊初破早朝寒，若怨仍沾講舌乾；陸楯諸郎空雨立，故應慙悔不儒冠。  
兩鶴摧頹病不言，年來相繼亦乘軒；擬聞九奏聊飛舞，可得裴同為啄吞。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樂天有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送拜中書舍人，賦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閑適之樂焉。）

送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東來誰迎使君車，知是丈人屋上烏；丈人今年二毛初，登樓上馬不用扶。  
使君負弩為前驅，蜀人不復談相如；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  
春波如天漲平湖，輕紅照坐香生膚；春韉上壽白玉壺，公堂登歌風將雜。  
諸孫權笑爭挽須，蜀人畫作西湖圖。

郭熙畫秋山平遠（歸公為跋尾）

玉堂畫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  
籬籬短幅開平遠，漠漠疎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頭望雲巘。  
伊川佚老髮如霜，臥看秋山思洛陽；為君紙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  
我從公遊如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為畫龍門八節灘，待向伊川買泉石。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居，年來赤地到青徐；遙聞爭誦十行語，無異親巡六尺輿。  
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與嶽嶺萬靈趨；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即諫書。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二首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  
若人今已無，此竹寧復有。那將春蚓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蛟蛇走。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  
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朝來又絕倒，諛墓得霜竹。可憐先生柴，朝日照首蒼。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  
吾舊詩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清詩咀嚼那得飲，瘦竹澹洒令人飢。試問鳳凰飢食竹，何如鸞馬肥首  
蒼；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爛翻如布穀。

書皇親畫扇

十年江海寄浮沈，夢遶江南黃韋林；誰謂風流貴公子，筆端還有五湖心。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

野木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人間斤斧日創夷，誰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

書鄴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  
如此兩幅，疎澹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將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  
入宮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其人

豈臥玉堂上，微風舉輕執，銅餅下碧井，百尺鳴飛欄。俛仰清夢餘，受此一掬寒；似予平生友，苦語燎肺肝。秀眉玉兩頰，矯矯如翔鶩；置之江淮交，倩詩洗江滯。紅鱗對白酒，信美非所安；丞相功業成，還家酒盃寬。人間有此客，折簡呼不難，相將扣東閣，起舞盡餘歡。

和張耒高麗松扇

可憐堂堂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宮；萬牛不來難自獻，裁作團團手中扇。屈身蒙垢君一洗，挂名君家詩集裏；猶勝漢宮悲婕妤，好網蟲不見乘鸞子。

故李承之待制六丈挽詞

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棟姿；天驥墮地走，萬里端可期。世無阿房宮，可建五丈旗；又無穆天子，西征燕瑤池。材大古難用，老死亦其宜；丈夫恐不免，豈慮莫已知？公如松與驥，少小稱偉奇；俯仰自廊廟，笑談無荒夷。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願斬橫行將，請烹乾沒兒。言雖不見省，坐折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零落存者誰？比公穉中散，龍性不可羈；疑公李北海，慷慨多雄詞。淒涼五君詠，沉痛八哀詩。邪正久乃明，人今屬公思；九原不可傳，千古有餘怨！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送君應典麟鷄委，憑仗千鍾洗別愁；脫帽風流餘長史，（君喜草書而不工，故以此為戲。）埋輪家世本留侯。（張綱子房七世孫也，捷為武陽人，墓在今彭山，君豈其後耶？）子河駭馬方爭出，（麟府馬出子河。）昭義疲兵亦少休。（唐稱昭義步兵，蓋澤潞弓箭手。）定向秋山得嘉句，故關黃葉滿行軌。

送張天覺得山字

瓦登太行嶺，北望滹涼山；晴空穿五疊，曉藹鄉口間。餘光入巖石，神草出茅管；何人相指似，稍稍落八竅。龍

念盛指兒，此衰苗冰顏；祝君如此草，爲民已痛癢。我亦老且病，眼花腰脚頑；念當勤致此，莫作河東慳！

次韻王定國揚州倅

此身江海寄天遊，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道，空教何遜在揚州。又驚白領催黃菊，尙喜朱顏映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卷十七 詩八十八首

贈李道士（井做）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遭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與嚴石裏；故教世世作黃冠，布襪青鞋弄雲水。千年真祖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魏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喜相勳復佩銀；樊口淒涼已陳迹，（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口，來詩中及之。）班心突兀見長身。（臺吏謂御史立處爲班心。）江湖前日真成夢，鄂杜他年恐卜鄰。此去若容陪坐嘯，故應容主盡詩人。

次韻米黻一一王曹跋尾二一首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七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蟪春蚓久相雜，野鷺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籀天上來，紫衣敕使親臨啓；紛紛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飢，要令癡兒出饒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忍飢看書淚如洗，至今齋公餘乞米。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

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永叔以澄心百幅遺聖俞，聖俞有詩。）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君家家學陋相如，宜與諸儒論石渠；古紙無多更分我，自應給札奏新書。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間有句無人見，送與襄陽孟浩然。木落騷人已怨秋，不堪平遠發詩愁；要看萬壑爭流處，他日終須願虎頭。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汗血駕鼓車，何從致千里；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子。君家江南英，濯足滄浪水；竭渡舊黃河，灑沙埋馬耳。由來付造物，倚伏何窮已；當念楚子文，三仕無愠喜。

九月十五日，適英講論，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賦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賦詩

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賦詩

猶畫畫雲垂地，不作成王翦桐戲；日高黃纒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  
 龍形。壁中畫簡今千年，漆書蝌蚪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東宮賜酒如流泉。  
 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臣所賜詩并題目及臣姓名，凡三十四字。  
 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鈎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  
 鐘漏永，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  
 西戎。時熙河新獲兔章，是日涇原復奏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文思天子師文母，  
 對紫裝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謹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綴中書舍人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禁林，故得以紫裝為故事。

和王晉卿（并敘）

駙馬都尉王誥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也。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岡，而晉卿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晉卿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託物悲慨，詎窮而不怨，泰而不驕，佳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次其韻。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搗明月，對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歸鴈，一寄千里目。悵  
 焉懷公子，旅食久不玉，欲書加餐字，遠託西飛鵠。謂言相濡沫，未足救滯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不如兩相  
 忘，昨夢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却對金蓮燭。公子亦生還，仍分  
 刺史竹賢愚，有定分尊俎，守尸祝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伏，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  
 羨君真將家，倅面氣可掬。袁天網語竇軌：「君語則赤氣浮面，為將勿多殺人。」何嘗請長纆，一戰河湟復。



謝王澤州寄長松象簡張天覺二首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同千尺，知有奇功似伏苓。

憑君說與埋輪使，速寄長松作解嘲。（送張天覺詩有「埋輪及河東慳」之語。）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鐘乳敵仙茅。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真同鹿覆蕉，相君脫屣自參寥。顏紅底事髮先白，室邈何妨人自遙。狂似文公應未怪，醉推東閣不須招。接毫欲作文冠表，盛事終當繼入蕭。（唐蕭氏自瑀及遘入宰相。）

閉戶端居念獨深，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須誰識英公意，（英公為其姊作粥燎須，曰：「吾與姊皆老矣，能幾進粥？」）黃髮聊知子建心。（子建與楚王彪別詩云：「王其愛玉體，共享黃髮期。」）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他年內集應呼我，下客先判（平）辭墮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尾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隔牆聞置酒，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治生。共託屬車塵土後，鈞天一餉夢中榮。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雲燼已穹窿。不應屢費譏安石，但使毋多酌次公。鍾乳金釵人似玉，鴟絃鐵撥坐生風。少卿曾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弱翁。

次韻王荊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為數，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牀下蟻，癡人強覓棘端猴。照明不在根塵裏，藥餌空為婢候

憂；但試周郎看聲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送喬仝寄賀君六首（并敘）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韋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聞謁，見之大驚，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遊，具得其事。又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仝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仝來京師，十許日，予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須，紅顏白髮驚素琴，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士；虛方瞳照野情而，臞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炯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瀋邦，（瀋邦密州二水名）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屣迹，爾來八十胸垂胡。上山如飛瞋人扶，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得棗如瓜分我無。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渤澥桑田變，來看龜蒙滌澤春。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姓，悵望雲霞縹渺人。垂老區區豈爲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帝，正是商山四老人。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落典刑。屢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

談空說劍，春夢猶橫經；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頻頻凌雲手，去作入蜀星；蒼苔高殿室，古柏文翁庭。初聞編簡香，始覺鋒鏑腥；岷峨有雛鳳，梧竹養脩翎。嗚呼應辨律，飛舞集虞庭；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齡。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二首

江淮流落豈關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見，此身應坐不歸田。  
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咸。  
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鎖醉翁；白髮門生幾人在，却將新句調兒童。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御堅，但有蚊蟲喜撲緣；截斷口前君莫怪，人間差樂勝巢仙。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訶佛丹霞老，却向清涼禮白毫。

次韻黃齋直畫馬試院中作

少年鞍馬勤遠行，臥聞鼙鼓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十年醉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扈魅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橋紅。（黃有老母。）

余與李膺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貴？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癡仙。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五年不踏江頭路，夢逐東風泛蘋芷。江梅山杏爲誰容，獨笑依依臨野水。此間風物君未識，荒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復在江湖，知君對花三嘆息。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漢皇慈儉不開邊，尙教千艘下潁川；貪看鸞釵飛鬪艦，不知鼉鼓舞鈞天。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

書艾宣畫四首

竹籬

此君何處不相宜？况有能言老令威；誰識長身古君子，猶將縑布綠深衣。

黃精鹿

太華西南第幾峰，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採黃精去，不見春山鹿養茸。

杏花白鷗

天工篆刻爲誰妍？袍藥游蜂自作團；把酒惜春都是夢，不如閑客此閑看。

蓮龜

半脫蓮房露壓欹，綠荷深處有游龜；只應翡翠蘭荇上，獨見玄夫曝日時。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月二十日同游金明池始見其詩次

韻爲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小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斑白遺民數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顏華髮自相遙。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跪奉新書易在腰，談王正欲伴耕樵；晉陽豈爲一門事？（唐高祖謂盛）大推兄弟云；我起義晉陽，止爲卿

「門耳」宣政聊同五月朔。〔正元中詔曰：「自今後五月二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憂患半生聯出處，歸休上策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差。

韓康公挽詞二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人。德業經文武，風流表縉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再世忠清德，三朝翼贊勳。功成不歸國，孰訪敢忘君。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嘗繼韓弈，故吏總能文。西第開東閣，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濕，把卷獨沾巾。

柏石圖詩（并敘）

陳公獨家藏柏石圖，其子健季常傳寶之。東坡居士作詩以為之銘。

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雖云生之艱，與石相終始。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土膏雜糞壤，成壤幾何耳。君看比槎牙，豈有可移理。蒼龍轉玉骨，黑虎抱金柅。畫師亦可入，使我毛髮起。當年落筆意，正欲譏韓子。

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為洪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故懷自得喜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為戲

請黃魯直學士秦少游賢良各為賦一首為老人光華

青衫半作霜葉枯，過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撓須。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歸來瑞草橋邊路，獨游還佩平生壺。慈母巖前自喚渡，青衣江上入爭扶。今年蠶市數州集，中有遺民懷袴襦。邑中之黔相指似，白髯紅帶老不癯。我欲西歸卜鄰舍，隔牆拍掌容歌呼。不學山王乘駟馬，回頭空指黃公墟。

次許冲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鈞韓

移中老監本虛名，懶作燕山萬里行。（余與高君奉使，契丹辭免不行。）坐看飛鴻迎使節，歸來駿馬換傾城。高才本不緣勳閥，餘力還思治蜀兵。西望雪山烽火盡，不妨樽酒寄平生。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

君家兄弟真連璧，門下朱輪家萬石。竹使猶分刺史符，尚方行賜尚書舄。前年持節發倉庫，到處費刀收蠶粟；歸來閉口不論功，却是渡江誰復惜？君才不用如灑松，我老得全猶社櫟。青衫莫厭百僚底，白首上有千薪積。憶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未應便障西風扇，只恐先移北山檄。憑君寄謝江南叟，念我空見長安日。停江沂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督郵有良馬，不爲君所奇。顧收紙上影，駿骨何由歸？一朝見營策，蟻封鷲肉飛。豈惟馬不遇，人已半生癡。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紹句二首

簿書常苦百憂集，樽酒今應一笑開。京兆從教思廣漢，會稽聊喜得方回。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缸回。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山西戰馬飢無肉，夜嚼長槽如嚼竹。饑聞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名有坑谷。豈如廢馬好頭赤，立仗歸來臥斜日。莫教優孟卜葬地，厚衣薪爇入銅歷。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江湖不在眼，塵土坐滿顏。繫舟滄洛尾，初見淮南山。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煙鬟。持此娛使君，一笑簿領間。使君如天馬，朝燕莫荆蠻。時無王良手，空老十二閑。聊當出毫末，化服狡與頑。勿謂無人知，古佛臨濤灣。赤子視萬

類，流萍聞人寢；但使可此人，餘事真非管。

送曹輔赴閩漕

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詩成橫槊裏，楮墨何曾乾？一旦事遠遊，紅塵隔巖巖。平生羊炙口，並海搜醜酸。一從荔枝欽，豈念首稽槃？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隨白髮闌。淵明賦歸去，談笑便解官。今我何為者，索身良獨難！憑君問清淮，秋水今幾竿？我舟何時發，霜露日已寒。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稍增裴昌氣，已覺團扇厄。不須計榮辱，此衷彼有獲；我琴終不敗，無攫故無釋。後生不自牧，呻吟空挾策。握苗不待長，賣菜苦求益。此耶獨靜退，門外無行迹；但恐陶淵明，每為飢所迫。淒風弄衣結，小雪穿門席。願君付一笑，造物亦戲劇。朝來賦雲夢，筆落風雨疾。為君裁春衫，高會開桂籍。

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莫欺東方星，三五有橫斜。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二首

不見何戡唱，唱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慙處。畫出陽關意外聲。兩本新圖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為君翻作歸來引，不學陽關空斷腸。

送塞道士歸廬山

物之有知蓋恃息，孰居無事使出入。心無天遊室不空，六鑿相攘婦爭席。法師逃入廬山，山中無人自往還；往者一空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還間。懸絲不絕微風裏，內外丹成一彈指。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歸來與子游。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纔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  
呈同院

微霞疎疎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官燭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送周朝議守漢州

茶爲西南病，氓俗記二李（杞與稷也）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思道與烜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謂當收桑榆，華髮看劍履。胡爲犯風雪，歲晚行未已。念歸誠得計，願自爲謀耳。吾聞江漢間，瘡痍有未起，莫輕覲遂老，君王付尺箠。召還嘗有詔，挽袖謝鄰里，猶堪作水衡，供張園林美。

木山（并敘）

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峰，且爲之記與詩，詩入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猶子千乘，又得五峰，益奇，因次聖俞韻，使并刻之其側。

聖俞詩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靂夜落魚鳧洲。魚鳧水射幾千秋，盡肌爛隨沙蕩流。惟存堅骨蛟龍鏡，形侔三山中雄首。首左右兩峰相挾翼，尊奉君長無慢尤。蔽夫子見之驚且喜，買於谿叟憑貂裘。因嗟大不爲梁棟，又歎殘不爲薪爨。雨侵薜蘿得石瘦，宜與夫子歸隱丘。

次韻

木生不願同萬牛，願終天年仆沙洲。時來幸逢河伯秋，掀然見怪推不流。蓬婆雪領巧雕謾，蟄蟲行蟻爲豪首。阿威大膽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城中古沼浸坤軸，一林瘦竹吾菴裘。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糧米行可標。



會將白髮對蒼燼，魯人不厭東家丘。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君看龐德公，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以安。鹿門上冢回，林下拜龍鰲。躬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真色難。烹雞獨餽母，自製首宿漿。口腹恐累人，寧我食無肝。西來四千里，傲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忽然捨我去，歲晚留餘酸。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闌。汝歸蒔松菊，環以青琅玕。禮陰三年成，可以挂我冠。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茆舍，曝背談金鑿。

送周正孺知東川

得郡書生榮，還家昔人重。而况東西川，千騎許上冢。里門下車入，父老自驚聲。端如何武賢，不事長卿寵。借時養材傑，把梓方培擁。未應遺合抱，取用及把拱。如君尚出塵，願我宜耕墾。告歸謝先手，求去悔不勇。豈云慕廉退，實自知衰冗。為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一首

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絃曲，時向珠宮舞幻仙。醜石寒松未易親，聊將短曲調長人。乘軒故自非明眼，終日妖嬈舞藝薪。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東川得望郎，坐與西爭重。高風傾石室，舊學鄙文冢。蜀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聳。竹馬迎細侯，大錢送劉寵。遙知句谿路，老穉相扶擁。看畫古叢祠，百怪朝幽拱。牛頭與兜率，雲木蔚堆壘。醉鄉追舊游，筆陣賈餘勇。聊將詩酒樂，一掃簿書冗。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璲。（劉說文家銘在梓州。）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王晉卿畫）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巖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置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捲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數意，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何人可復問季孟，與子不妨中聖賢。下築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劍南川。此身正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

與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

天風浙浙飛玉沙，昭恩歸沐沐休早。遙知清虛堂裏雪，正是蒼荀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兢戰疲馬，扣門剝啄驚寒鴉。羨君五字入詩律，欲與六出爭天葩。頭風已情微手愈，背癢恰得仙爪爬。銀蟬瀉，油浮蟻，酒紫盤鋪粟盤龍茶。幅巾起作鴉鵲舞，疊鼓誰摻漁陽颯。九衢燈火雜夢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門外，共看銀闕瞰晨霞。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縹渺營丘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爾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

華嶺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駭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

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枯詩

龍蟄雖高臥雞鳴不廢時炎冷徒自變茂悅兩相知已負棟梁質肯為兒女姿那憂霜鬢貧未喜日遲遲難與夏蟲語永無秋實悲誰知此植物亦解秉天彝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為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昔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山中舉頭望日邊長安不見空雲煙歸來長安望山上時移事改應潛然管絃去盡賓客散惟有馬埒編金泉濕漉故自千里足要飽風雲輕山川屈居華屋嚼囊脯十年俯仰龍旂前却因病瘦出奇骨鹽車之厄寧非天風流文采磨不盡水墨自與詩爭妍畫山何必山中入田歌自古非知田鄭虔三絕君有二筆勢挽回三百年欲將巖谷亂窈窕眉峰脩嫵誇連娟人間何有春一夢此身將老靈三眠山中幽絕不可久要作平地家居仙能令水石長生眼非君好我嘗誰緣願君終不忘在昔樂時更賦囚山篇（柳子厚有囚山賦）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闌妍寄語若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景仁和賜酒濁詩復次韻謝之（時公方進新樂）

笙磬分均上下堂（舊說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游魚舞獸自奔忙朱絃初識孤桐韻（舊樂金石聲高而絲聲微今樂金石與絲聲皆著）玉瑣猶聞柅黍香（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定律以律生

尺。萬事今方啓伯始，一斑我亦愧真長；此生會見三雍就，無復寥寥歎未央。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潘勝

寬詔隨春出內朝，二軍喜氣挾孤貂。鏤銀錯落翻斜月，蕤綵繽紛舞慶霄。臘雪強飛纔到地，（前日微雪。）曉風偷轉不驚條。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韶。（是日暮次賜酒。）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紛七葉貂；莫笑華顛飄彩勝，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窮騷雅，坐嘯猶能出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衫緜方暑亦堪朝，歲晚淒風憶早貂；共喜鸚鵡歸禁籞，心知日月在重霄。若如老驥初遺絡，我似枯桑不受條；強鑄霜須簪彩勝，蒼顏得酒尚能韶。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溫勁如君合珥貂；誰惜異材蒙徑寸，自慙枯枿借凌霄。光風泛泛初浮水，紅滲離離欲綴條；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常端冕作咸韶。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傅第中一首

坐來念念失前人，共向空中寓一塵；若問此花誰是主，天教閑客管青春。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月上九門開，星河繞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光動仙毬毬，香餘步輦同；相從穿萬馬，衰病若爲陪。

王鄭州挽詞（克臣）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七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還鼓角雄；千里農桑歌子產，一時冠蓋慕蕭嵩。那知聚散春艱外，便有悲歡過隙中。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子為開封幕，與子難同廳。）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白髮四老人，何曾在商顏。煩君紙上影，照我胸中山。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頑；正賴天日光，澗谷紛爛斑。我心空無物，斯文定何間。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識山人。

送呂昌明知嘉州

不羨三刀夢蜀都，聊將入詠繼東吳；臥看古佛凌雲閣，勅賜詩人明月湖。得句會應緣竹鶴，思歸寧復爲蓴鱸。橫空好在脩眉色，頭白猶堪乞左符。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

樹頭啄木常疑客，客去而嗔定不然。脫轄已應生井沫，解衣聊復起庖煙。平生詩酒真相好，此去文書恐獨賢。早晚西湖映華髮，小舟翻動水中天。

寂寞東京月旦州，德星無復綴珠旒。莫嗟平輿空神物，尚有西齋接勝流。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橘千頭。雪堂亦有思歸曲，爲謝平生馬少游。（輿音預。）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八 詩一百一十七首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隴稻如京，歲美人和易得情。鑑裏移舟天外思，地中鳴角古來聲。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潭，南遊端為舫雲門。請仙歸侍玉皇案，老鶴來乘刺史轎。已覺簿書哀老子，故知蓮豆有司存。年來齒頰生荆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同秦仲二子雨中游寶山

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閑。立鶻低昂煙雨裏，行人出沒樹林間。

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我識南屏金鉀魚，重來拊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身覓手書。詩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詞駟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同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

春單于苦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我老詩壇什鼓旗，借君佳句發長時；但空賀監杯中物，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窮催詩金燈落，秋芳壓帽露華滋；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

坐上復借韻送尚書通判葉朝奉

雲間踏白看纏旗，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嶠，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人初醉，春鴈來時雪未滋；為問從軍真樂否，書來粗遣故人知。

學士子明有詩次其韻

海隅荒怪有誰珍，零落珊瑚泣季倫；法供坐令微物重，（賦舊有怪石供。）色難歸致孝心純。只疑薏苡來交趾，未信瓊珠出泗濱；願子聚為江夏枕，不勞麾扇自尊親。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臥治何妨畫掩門；稍喜使君無疾病，時因送客見車輪。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為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洶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

謂此彈子潤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蓬萊海上峰，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采；壘壘彈丸間，瑣細或珠琲。閭津一滙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

根，連絡不可解；儻有蟠桃生，且莫猶可待。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詩

江南佳公子，造我錦繡端。攬之溫如春，公子焉得寒？與雨自有時，膚寸便濛濛。斂藏以自潤，牛斗何足干。空庭月與影，強結三友歡。我豈不足歟，要此清國團。所歡在一醉，常恐樽中乾。捨酒尚可樂，明珠如彈丸。但恐千仞雀，忽忽發虛彈。迨子閑暇時，種子田中丹。一朝涉世故，空腹容欺謾。我頃在東坡，秋菊為夕餐。永愧坡間人，布褐為我完。雲堂初覆瓦，上簞無下莞。時時亦設客，每醉筒輒殫。一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算。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

送鄧宗古還鄉

廣漢有姜子，孝弟行里閭。赤眉雖豺虎，弛兵過其墟。至今空清泉，無復雙鯉魚。南鄭有李邵，得妙甘公書。夜坐指流星，驚倒兩使車。抱關不肯仕，布褐蒙璠璣。西南固多士，君得二子餘。靈寢忠文公，搜士及樵漁。瀟谿有幽討，蘋芷真嘉蔬。歲晚終不食，心側當何如？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戲得心字

澗水返蒼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饒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哭王子立次兒子造韻二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成先兆，（子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嗚呼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情言得未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子立能詩，而有禮學。）咄咄真相逼，請



生敢厲行？

非無伯鸞志，獨有子雲悲。恨子非天合，猶能使我思。兒曹莫淒慟，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誰為感舊詩？  
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已皆友善。

龍困管魚服，羊僕或虎蒙。忽忽成兔錄，憤憤到天公。偶落藩牆上，同游弄轂中。回看十年時，黃葉卷秋風。

異鵲（并敘）

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飢得民，有二鵲栖其廳事，訖候之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為賦此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是時為與鵲，巢穀可俯攀。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羣呀。異入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長為與她。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故知中孚化，可及魚與鵝。柯侯古循吏，悃愾真無華。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鵲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夸。君看彼酷吏，所至號兔車。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君方夢謫仙，（來詩記李白郎官湖）我亦弔文園。江上同三黜，天涯又一樽。濤雷殷白晝，梅雪耿黃昏。歸去多情雨，應隨御史軒。（詹為御史主簿）

東川情絲寄詹冀州歲贈

搗冰情絲清如冰，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為老侍從，骨寒只受布與綰；床頭錦衾未還客，坐覺芒刺在背膺。豈如舞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增。醉中倒著紫綺裘，下有半臂出纏綾。封題不敢妄裁翦，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須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技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三首

當年太白此相浮，老守娛賓得二丘，（郡人有閻丘公，太守王規，父嘗云：「不謁虎丘，即謁閻丘。」）規父忠  
玉伯父也。白髮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

青蓋紅旗映玉山，新詩小草落玄泉，風流使者人爭看，知有真娘立道邊。（虎丘中路有真娘墓。）  
舞衣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香霧中，莫共吳王鬪百草，使君未敢借鶯鴻。

寄燕子華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君歸，荔子已丹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水  
起，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菊不論錢，霜髯三老如霜檜，舊交零落今誰畫，莫從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和錢四寄其弟劔

再見薄頭痛玉輪，煩君久駐浙江春，年來搥作維摩病，堪笑東西二老人。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願闍黎以詩見招次韻答之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燕坐春禪半，清陰月屢遷，平生無起滅，一念有陳鮮，爛爛風枝舉，離離日萼蔭，病  
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必遊頭出，湖中有散仙。

故周茂叔先生廉谿（谿在廬山下）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  
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古塞，投文易水弔燕丹。（余昔年辭免使北。）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又見子卿持漢節，遙知遺老泣山前。

黠虜年來亦甚都，時時鴛舌問三蘇。（子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余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那

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時猶子遲待行。）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願闌

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塵。（開園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辭；錢紫從爭發，浮紅仕早蕪。天葩尚青萼，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臞儒不是仙。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

絮飛春減不成年，老境同乘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後，（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搯膠牙錫。」）

遨頭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山西老將詩無敵，洛下書生語更

妍。共向北山尋二士，畫樓豈鼓聒清眠。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僧願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

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像生我目。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綠。百篇成俯仰，二者相追逐。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鶴。山南路已斷，亭小膝屢促。夜尋三尺

井，渴飲半甌玉；明朝鬧絲管，寒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載酒有鴟夷，扣門非啄木。浮蛆儘金盃，翠羽  
出華屋。須臾便陳迹，覺夢那可續？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羹燭。一笑換人爵，百年終鬼錄。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餽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縫衣付與深陽尉，捨肉懷歸爛合封。聞道平反供一笑，會須難老待千鍾。火前試焙分新勝，雪裏頭綱鬪  
龍；從此升堂是兄弟，一甌林下記相逢。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羨君飄蕩一虛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擷眉愁。雪中乘興真聊爾，春盡思歸却罷  
休；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齋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近聞華老公擇皆遊，故有此句。）昨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  
同。（賦與子中彥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今皆健。）雨餘北固山圍座，春盡西湖水映空。差勝四明狂監  
在，更將老眼犯塵紅。

書星院寒碧軒

借風蕭蕭掃窗扉，窗前脩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霏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  
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

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絕句

家雞野鷲同登俎，春蚓秋蛇摠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八

宛轉同紋錦，瑩盈連理花。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縑車。

真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歲寒君記取，松雪看蒼鱗。

又和劉景文韻

牡丹松檜一時裁，付與春風自在開。試問壁間題字客，幾人不為看花來？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臥聽謾謾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一舸鴟夷江海去，尚餘君子六千人。

仲天胤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行作絕句五首送之

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情脩寡言。病後空驚鶴瘦，時來或作鵬鶩。

海角煩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教萬里空回。

三人一旦同行，（二子與秦少章同寓高齋，復同舟北行。）留下高齋月明，遙想扁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顛玉頰，長懷鬢舅淒然。

為子遠致殷懃，瑞英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白，膠光泛新春。（老人王慶源也。）

贈善相程傑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搢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吾覓元非訣，醉裏微言却近

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次韻林子中書眉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憐翁。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舉扇向西

風；  
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岷峨一故宮。

再和井答揚次公

毗盧海上妙高峰，二老遙知說此翁；聊復繼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高懷却有雲門興，好句真傳雪竇風；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二首

誰識天闈老驥，不爭日暮長途。送盡青雲九子，歸去扁舟五湖。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王郎獨爲鬼錄，世間無此玉人。五字古原春草，千金漢殿長門。經緯尙餘三策，典刑留與諸孫。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蘭苑歸西湖。

題揚次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遙艾深不見。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

題揚次公蕙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仙佩，相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仙山靈雨瀝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次韻袁公濟謝寺椒詩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八

燥吻時時著酒濡，要令臥疾致文殊；河魚饋腹空號楚，汗水流鞍始信吳。（吳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自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羨君清瘦真仙骨，更助飄飄鶴背軀。

次韻和揚次公惠經山龍井水（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漏盡雞號厭夜行，年來小器益鏘鏘；（鏘鏘，音同鏘鏘）棄官縱未歸東海，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暗，勝游無礙脚殊輕；空煩遠致龍淵水，寧復臨池似伯英。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澤國梅雨餘，衰年困烝釋；高堂磨新磚，頗覺利腰足。松根百尺井，兩縷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為捧腹。清風信可取，剛氣在巖窟；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去，不待絃管逐；西湖真西子，煙樹點眉目。滄江少醜藉，高浪翻雪屋；俯仰拊四海，百世飛為遠。遠道錢氏餘，近弔祖侯躡；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巖彩雞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啼鴉起，莫與寒蠶續。我老廢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綠；袖手獨不言，默藁已在腹。是時風雨過，蕩蕩雲歸麓；疎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秋風起鴻雁，我亦繼華躡；那知君踰蹊，獨拉荆山玉。相見南新道，青衫垂破幅；早知事大繆，恨不十年讀！莫嫌馮唐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為僚，舊好許重續。升沈何足道，等是疊與觸。共為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

介亭錢揚傑次公

籃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現空響桃花源。（郡人謂介亭山下爲桃源路。）前朝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長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陔無爲子，久與青山爲弟昆。孤峰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隨高麾手謝好佳，清風萬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獻叔赴夔州運判

與子甥舅氏，摧頽各蒼顏，並爲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鬢邊；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喜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耄，當獲一紀閑。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仲氏新得道，一漚目塵寰，（君之兄德孺自言「近於佛法有得」）歲晚家鄉路，莫遣生榛菅。

葉教授和得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之儲

先生齋諸儒，飲食清不溷，空腸出秀句，吟嚼五味足。華堂闌絲管，眸子凝春綠；先生疾走避，面冷毒在腹。歸來煮瓠葉，弟子歌旱麓，聲淫及靈臺，中有麀鹿伏。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故應容我輩，清座時閉目。高亭石排筍，木抄挂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似聞雲耆叟，西嶺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水玉。泉扉夜不扃，雲袂本無幅，慈皇付寶榻，神侶得幽讀。訥庵有老人，冥坐天魔哭，時來獻纒絡，法供燈相續。吾儕詩酒汗，欲往無乃觸。齋廚費晨炊，車騎滿山谷，願聞第一義，鉢飯非所欲，便投切雲冠，子幼好奇服。

次韻林子中見寄

飄零洛社數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元亮本無適俗韻，孝章要是有名人。蒜山小隱雖爲客，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却西湖千頃蕒，笑看魚尾更葦葦。

安州老人食蜜歌（贈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食



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藥治（平）百病；正當狂走促風時，一笑看詩百  
憂失。東坡先生取人癡，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佛云：「吾言譬如食蜜，中邊皆  
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聞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虛白堂前紫薇兩株，俗云樂天  
所種。）

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樂天詩云：「絲綸閣下文書辭，  
鏡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嘗書此詩以賜軾。）

送張嘉州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  
口；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  
笑談萬事真何有，一時付與東澗酒。（佛峽人家，白酒舊有名。）歸來還受一大錢，好竟莫違黃髮叟。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知是長松挂女蘿；髻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煙子思  
多；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君歌。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忠文文正二大老，（司馬溫公、蜀公君之師友）蘇李廣平三舍人，（蘇子容、宋次道與先公才元、熙寧  
中封還，李定詞頭，天下謂之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自言得邑少風塵。從來勢利關心薄，此去溪山琢句新。

肯向西湖留數月，錢塘初識小麒麟。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剪刻多。月黑林間逢綺袂，醉陵醉尉誤誰何？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草情樽遠夜開。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飢鶴啄莓苔。  
綠髮尋春湖畔回，萬松橫上一枝開。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  
月地雲增漫一搏，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  
日出冰湖散水花，野梅官柳漸欹斜。西郊欲就詩人飲，黃四娘東子美家。  
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嶺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來。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應笑春風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  
寒雀喧喧凍不飛，遶林空啞未開枝。多情好與風流伴，不到雙雙燕語時。  
蛟縮萬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應知欲落更多情。  
綺裙練袂玉川家，肝膽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處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一首

年年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珍重多情關令尹，直和根撥送春來。  
爲君栽向南堂下，記取他年著子時。酸醜不堪調衆口，使君風味好攢眉。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試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達公復

過虎溪矣。一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屢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大爭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驚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為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

送程之邵簽判赴闕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腋，或出五羖皮。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隨。留君望此府，動我憐其衰。二年促膝語，一旦長揖辭。林深伏猛在，岸改潛珍移。去此當安從？失君徒自悲。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去矣會有合，豈常懷其私。

寄題梅宣義園亭

仙人子真後，暹隱吳市門。不惜十年力，治此五畝園。初期橋為奴，漸見桐有孫。清池壓丘虎，異石來湖鼃。敲門無貴賤，遂性各尊尊。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敝廬雖尚在小園，誰當獎羨君欲歸去，奈此未報恩。愛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明年過君西，飲我空罇盆。

熙寧中，試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園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仲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早歸，定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餼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

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誰能曾縱遣？悶默愧前修。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平）王囚。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爲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

畫船來往疾輕鴻。誰知獨臥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桐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歸其書唐氏

二妙洞零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羣鴻。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黃門衛桓也）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路，還臥當時送客風。

送江公著知吉州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精美；豈惟獨世隱狂奴，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常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閑，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二壺

龍根爲脯玉爲漿，下界寒醅亦漫嘗。一紙鴉涇逸少醉，他年鵬賦謫仙狂。金丹自足留衰髮，苦淚何須點別腸。吳越舊邦瓊澤在，定應符竹付諸郎。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華燈闕艷歲冷月挂空府。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云從月幾望，遂至一百五。嘉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令

宵掃雲陣，極目淨天宇；嬉遊各忘歸，闐咽頃未覩。飛毬互明滅，激水相吞吐；若去反兒童，歸來尙饒鼓。新年消暗雪，舊歲添絲纒；何時九江城，相對兩漁父。（予舊欲卜君廬山，景文近買宅江州。）

再和揚公濟梅花十絕

一枝風物便情和，看盡千林未覺多；結習已空從著袂，不須天女問云何。  
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  
白髮思家萬里同，小軒臨水爲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知是多情得得來。  
人去殘英滿酒樽，不堪細雨濕黃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風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口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煙浦，脈脈當壚傍酒家。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斬新一朵含風露，恰似西廂待月來。  
洗盡鉛華見雪肌，要將真色鬪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頰何勞顰蹙鬢。  
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梅黃雨細時。  
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避，未解無私造物情。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

與葉惇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薄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皇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同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真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地足，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庵閑臥洞霄宮，井有丹沙水長赤。

荆溪父老愁三窖，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強韓退之，文字猶爲鱗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江湖開塞恨有數，兩鵝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鸞張乃我結穢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櫻筍（并敘）

櫻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龜中，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剝取，過此苦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略與筍同。蜜羹酢饌，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叉割瘻欲分甘，籛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

幽香結淺紫，自來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簷蔔林。初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冷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間，恐致怪音霖。綵雲知易散，鸚鵡愛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纒纒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尊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蠶簡！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葉聲。起續凍折絃，爲鼓一再行。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崢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颺。共

為竹林會，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禪老復何為？笑指孤煙生；我獨念癡者，誰與予目成？  
寶雲樓閣闌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閉戶莫教風掃地，卷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繼嶽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甌鎗樓閣山川盡；一如撥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澹然都無營，百天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即歸休，師寧便安逸？王城滿豪傑，議論分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出岫本無心，既雨歸亦得；珠泉有舊約，何年挂錡錫。

書憚令公燕魚朝恩圖

威寧英氣似汾陽，夜飲軍容出紅粧；不須纏頭萬匹錦，知卿未辦作呂強。

卷十九 詩二首

息壤詩一首（并敘）

淮南子曰：「蘇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背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春鋪。」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為作詩，其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勅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帝

茫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民。無是墳者，誰取誰干？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新渠詩一首（并敘）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招懷遠人，散耕于唐。予方為旅人，不得親執耒耨，食以與侯勸道四方之來者，獨為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於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奔奔，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識秬稌，新渠來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頽。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為爾有。」築室於唐，孔碩且堅，生為唐民，飽粥與饘，死葬於唐，祭有雉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顏樂亭詩一首（并敘）

顏子之故居為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蠶。」蠶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鬪，驚而不反，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貴股，慄虎豹却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詞十二首

太白詞五首（并敘）

蘇東坡東坡集 卷十九



峻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郭應，故作迎送神詞一篇，五章。

雷闐闐，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從玉料，旱既甚，蹙往救，道阻脩，令！  
旌旗翻，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許闐闐，走陰傳，行羽檄，萬靈集，令！  
風爲暈，雲爲蓋，接堂爛，神既至，紛醉飽，錫以雨，百川溢，施澆渠，歌且舞，令！  
騎裔裔，車班班，鼓箭悲，神欲還，蠱振凱，隱林谷，執妖厲，歸獻馘，千里肅，令！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報，民之思，永萬祀，令！

上清辭一首（以宮名名篇）

君胡爲乎山之幽，願宮殿，令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願，令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令去國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令天門空，從千騎，令駕飛龍，隸辰星，令役太歲，儼晝降，令雷隆隆，朝發，令帝庭，夕弭節，令山宮，擴有妖，令虛下土，精爲星，令氣爲虹，愛流血之滂沛，令又嗜瘡痍，與孽蟲，嘯盲風，而涕淫，令時又吐旱火之燿融，銜帝命，以下討，令建千仞之脩鋒，乘飛霆，而追逸景，令歛若掃滅，而無蹤，忽崩播，其來會，令走海嶽之神公，龍車默兔，不知其數，令旗幟鞠，而冥蒙，漸俯偃，以旅進，令錯劍佩，之相擊，同殺生之必信，令知上帝之不容，既約束，以反職，令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令獨澹然，其無功，君之去，令天門開，款闐闐，令朝玉臺，羣仙迎，令塞雲漢，儼前導，令紛後陪，歷玉階，令帝迎，勞君良苦，令馬廐，頽閔，人世，令迫隘，陳下土，令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令役萬靈之喧騰，默清靜，以無爲，令時節，狩於斗魁，詣通明，而獻黜陟，令軼蕩蕩，其無同，忽表裏，之煥靈，令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令五嶽爲豆，四溟爲盃，俯放宮之千柱，令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令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既返，令會顏咫尺之不違，陞祕殿，以內悸，令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令敢沐浴，而獻辭，是邪非邪，臣不可得而知也！

歸來引一首（送王子立歸筠州）

歸去來今世不放求，胡不歸陶北望之橫流。今涉西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驟。今幸余首之未巽，出彭城而南。驚令，養丘壠而增欵亂。清淮而俯鑿令，驚首容之是非。念東坡之遺老，令輕千里而款余扉。共雪堂之情，夜令攬明月之餘輝。曾雞黍之未熟，令歎空室之蟬蟻。我挽袖而莫留令，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令，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令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令儼峨峨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令，非糠粃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令，愈溫溫而自克。吾居世之荒復令，視昏昏而聽默。非之子莫振吾過令，久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令，子何畏而不卽將以彼爲玉人令，以子爲之璞也。

黃泥坂詞一首

出臨臯而東，驚令並蕪詞而北轉。走雪堂之坡陁令，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令渺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令，蔚柯丘之慈菴。余旦往而夕還令，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令，苟娛於余一眄。余幼好此奇服令，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晒令，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繪紮令，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令，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令，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令，莫宿雪堂之青煙。喜魚鳥之莫余驚令，幸樵蘇之我媿。初被酒以行歌令，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令，穆華堂之清晏。紛墜露之溼衣令，升素月之團圓。感父老之呼覺令，恐牛羊之子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一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晏兮草未腓，歸來歸來令黃泥不可以久嬉。」

清溪詞一首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山無際，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榮高低，松十里兮稻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藹濛濛兮澹淒淒。嘯林谷兮號水章，走聽聽兮下鳧鷖。忽孤壘兮隱重堤，杳冥茫兮聞犬雞。

鬱萬瓦今鳥翼齊，浮軒楹令飛拱；  
鴈南歸令寒凋，弄秋水令挹玻璃。  
朝市合令雜毫凱，挾箠瓢令佩劍犂；  
鳥獸散令相扶攜，隱鷺管令鶩長覓。  
望翠微令古招提，挂木杪令翔雲梯。  
若有人令悵幽栖，石為門令雲為闥。  
塊虛堂令法喜妻，呼猿狙令子鹿麋。  
我欲往令奉杖藜，獨長嘯令謝阮嵇。

李仲蒙哀詞一首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為記室岐王府。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囊不時舉。其儻相與歸之，既歛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岵山西。其孤籲使來告，載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辭。」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為長者。君為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為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為之不平。君恬不以為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為毫澗邠三郡職官，後為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為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徙於緱氏，後時年五十辭曰：

中心樂易，氣淑均令；內外純一，言可信令。無怨無惡，善友人令；學詩達禮，敏而文令。翔翔王藩，仕弗振令；宜燕黃者，傾中身令。兩不一獲，歸怨神令；我懷先君，涕酸辛令。願嗟過人，誕失真令；歸矯拳拳，自貴珍令。欺世幻俗，內弗安令；久而不堪，厭則遁令。感者冰解，明者晒令；嗟卒不悟，惟彼賢令。渾朴簡易，棄弗申令；往者不還，我思君令。

錢君倚哀詞一首

大江之南令震澤之北，命行四方而無歸令；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令？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為病令；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令？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令；瞭然而清，頽然而瘦，亮直多聞令。

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踏繩墨令。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令。世捍堅而不答。雖不答其何喪令。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令。相行止以效備獨。子奄忽而不返令。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搢遺像令。弔靈應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令。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令。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令。遠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令。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交令。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嘆令。吾不濟其有命！

御春詞一首（并敬）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爲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爲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令，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令，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令，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令，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令，陂塘泫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令，翁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令，日遲遲而愈妍。妙飛絮之無窮令，爛天桃之欲然。燕嘒嘒而稚嬌令，鳩穀穀其老怨。蝶羣飛而相值令，蜂抱蕊而更（平）謹。善萬物之得時令，痛伊人之罹此冤。衆族出而侶游令，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令，花搖目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令，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令，嗟猶意其今存。役魂魄於宵夢令，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令，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令，恐荒忽而非真。求余文以寫哀令，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令，尙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警令。厥敬歷落，進趨擔令。達於從政，敏而廉令。如求與由，藝果兼令。魁然丈夫，色悍嚴令。奮須抵几，走羣纖令。聞名見像，已瘳瘳令。敬事友生，小心謙令。誨養貧弱，語和甜令。剛柔適中，畏愛僉令。孤直無依，

衆枉嫌令。何辜於神壽復職令！死無甌石，突不黔令。孰爲故人，孰視枯令？我竄於黃，歲將淹令。於後八年，夢復覲令。曰：「吾子鈞，甘盞鹽令。冬月負薪，衣不縑令。」覺而長吁，涕流沾令。永言告鈞，守窮潛令。苦心危腸，自磨礫令。天不吾欺，有速淹令。豈若人子，老閭覺令。生散死忘，我言砭令。

賦七首

澗壑堆賦一首（并敘）

世以瞿唐峽口澗壑堆爲天下之至險；凡瞿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令。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子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澗壑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令，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令，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令，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澗壑之下，喧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令。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令，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令，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令，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一首

浮扁舟以適楚令，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令，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令，渡江濤而南遷；去家

千里令，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俯千仞之鷲滯賦。懷沙以自傷，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令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令又豈不能退歇而深居？獨嗷嗷其怨羨，令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令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令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令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令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令獨惻惻乎中浦。峽山高令崔嵬，故居廢令行人哀。子孫散令安在？况復見令高臺，自子之逝，令千載，令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讖而改度，令隨俗變化，斯方以爲圓。繩勉於亂世而不能去，令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令彼乃謂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令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令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令全身遠害，亦或然令嗟子區區，獨爲其難，令雖不道中，要以爲賢，令夫我何悲，子所安令。

昆陽城賦

浚乎野之霽，鷲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僕而哇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在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令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巖，過懷長才而自流，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平，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一首（并敘）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餽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

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慳感舉箸噎噎昔陰將軍設麥飯與慈菜并丹推去而不餽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泮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糗以菊為糧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眼胡麻賦一首（并敘）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虱一名方莖黑者為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所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嘗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虱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藏兮伏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與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蒸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禱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一首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方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軸轡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鱉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道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顧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一首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



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之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巖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僂，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卷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宰宰。叱訶不去，啖齧囊粟。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窟則旁出。輕趨捷滑，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羣鬪，相視睚眦，舞於端門。與王雜居，貓見不噬。又乳於家，扭於承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擊水致前，效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宥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鍊以驚。夫貓鬻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於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論，是亦何勞。

碗銘九首

玉堂碗銘一首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碗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爲之銘曰：

之。（陵陽在高山，至難得水。）坡陁瀟漫，天闊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滂，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燈南山之松，為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滯

鼎硯銘一首

鼎無耳，禁有趾，鑑幽無見，凡不倚，賜蟲隕，弄喪厥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債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各其，譬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薰，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斲，平甫之硯，而賦銘之。

鄧公硯銘（并敘）

王章，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尤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澁，以出斯珍，一噓而滋，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屑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味硯銘

帝規武堯，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寶，殘璋斷璧，澤而潤，洽為書硯，美無

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叡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瑰。攘於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龍尾舖硯銘

龍尾舖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

黻駮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而玉色也。雲烝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金星洞銘一首

寶山南麓，鳳左翅，鶯雷劃石，逋蚪起，凝陰噓，堅出怪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旒丹石，決癉瘠。金星非寶，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文與可琴銘一首

搜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愕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山堂銘一首（并敘）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夏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昇予。因廡為堂，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遊庵銘一首（并敘）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惰，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

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道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今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少留乎？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并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晉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遺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執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一首（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哀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賊之毒，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

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李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李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者。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得。庶幾僥倖，不稱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菩薩泉銘一首（并敘）

陶岳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帛，偶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陰寺及保，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鑄續合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遠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為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

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傳在廬空，膏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尙有斯泉。蓋往鑿之，文殊了然。

石鼎銘 一首（并敘）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鏡。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磬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爲釜爲鼎。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六一泉銘 一首（并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善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子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子突於勤舍，又十八年，子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子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子歸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郟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子之以

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爲甘，咎爾學人。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并敘）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子遜，爲太子論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爲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爲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仁宗，恭已無爲，以天爲心，以民爲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爲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贊十六首

孔北海贊一首（并敘）

文學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詎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士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岸，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呻吟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黃履區虞衣物。平生竊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胙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子讀公所作揚、四、公贊數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取，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學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尙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并敘）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干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百千，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鬼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疵其類，公能疵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儻真贊一首（并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



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語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坡，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韓運使攝帥事，與副摠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鐘，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賈平之奇，豈能坐勝歟。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旣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旣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一首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也。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久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一首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卽；卽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贊一首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廷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子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真贊一首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尙論其世。登唐滅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願觀伯符，摩戟爲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首

與可之文，其德之精，殆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風梢雨篠，上傲冰電，霜根雪節，下資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并敘）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願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笑所笑者，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

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爨爨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贊一首（并敘）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相陰公羣從事，與詔室董喬爭華，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貓。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竇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鸞，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寶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指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薨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長松挽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黃庭經贊一首（并敘）

子既書黃庭內景，以贈椽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而畫子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聳蒼兩卿相後前，妙使侍備且研。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中

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鶴琴，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誰道遺化老龍眠。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二首（并敘）

子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僞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子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視，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爲贊之曰：

少林傑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聲，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韓幹畫馬贊一首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屢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水，高首下擇，所由濟，踟躕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弄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筆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

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一首（并敘）

澠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唐移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豈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身，奮其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躑，喜見尾；雖猛而和，盡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啐頭，飾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贊一首（并敘）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磯上，穉節者良，生下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稱「菖」，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草、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瓊瑤、芬郁，意其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瘠且此，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愛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一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燠，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霜露皆知其所以爲殺，雲霧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窻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違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論曰：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

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囹圄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拔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願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軻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恥焉者，知其始於少恥，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害也。如以利害，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以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一首

論曰：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諸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衷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方至於春秋而定是非。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讓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荀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卯，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

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二首（至和二年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辨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竊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

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邪？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其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一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

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如之，其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 辨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傍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其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

「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晉、鮮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梁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思治論一首（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吾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檀、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

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之，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實，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煇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系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蒙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實，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齋糧，而假勺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

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擯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或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慮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

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滅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十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御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 卷二十一 策問十七首

#### 私試策問七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之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旣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旣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威，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撻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



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可以有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仰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眇眇，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絜爲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旣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天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

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操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肯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戎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戎邊用東北之人，糶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景伯問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尙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玉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一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諱諱與人接也，故使尸叢立之。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詞，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

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措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詞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詞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願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名。一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既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誣以出入者，又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爲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盟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爲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道同，遂以爲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

知人之不正；以入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一首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爲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覈天下之情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與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是，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

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原，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擊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嘗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庫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備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二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

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慮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踰，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踰，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取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發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入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彊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卓、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備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宜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今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 省試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

成功博矣。陛下嗣位於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威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實與於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園番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薄己。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旣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利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

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慮。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平歆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貴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粱而治簿書者，固不爲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於篇，以俟採擇。

### 卷二十三 雜文二十二首

#### 明正一首（述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去）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爲正歟？以不



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受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雜說一首（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鋤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方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一首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

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槩與燭也；自槩而之鍾，自燭而之膏，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苦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學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 問養生一首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楫，楫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入珍者必嚙，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嚙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一首

禹貢「青州有鈔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犀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權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一首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子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子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置，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槩云。

書劉庭式事一首

子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子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子偶聞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子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子言之過，子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弈弈，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六日，東坡居士書。

書狄武襄事一首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入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諱

蘇軾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語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一首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彙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蒼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瘳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爲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一首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譏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况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藜然如真釜竈，撞鑿盜，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反其人於冥冥，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 書遊湯泉詩後一首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俗，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真濟之泉，獨

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思，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汗，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賦嘗聞之於公：「子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較勸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子同舟沂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子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鑿子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子，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子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鑄石馬爲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未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賦謫居黃州，宣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嘗度經歲，終

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素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感之勢，洵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率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 書樂毅論後一首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過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於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來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



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貴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恩。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辨，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有畫其所見者乎？」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厚，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塞寢，教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

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涓一事，使人快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涓末年，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涓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類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子，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 書篆體後一首

蔡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體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季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傅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

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比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著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取。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畫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過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搜摸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卷二十四 敍十五首

南行前集 敍一首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賦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道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吟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 敍一首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於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聞，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追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乏？然且困躓而不借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於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敘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孿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翠綵籃，以獻於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與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於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竊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著老重德，而余又方憲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豔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推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敘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出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圓，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敘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虛，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貴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感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用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華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史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入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一首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竊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

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其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爲漢中侯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邵猶爲侯。

吏，人莫知之者。其博而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 龜繹先生詩集敘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令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賦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膏入龜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賦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粹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賦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主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一首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章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鼎鑿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於黃樓，脩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踴躍，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願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遠



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詔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直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感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上。楊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諳也。

王定國詩集敘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觀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域。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卽大江。經月不至江上。晡暉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敘一首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癱瘓、瘡癩，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感，智不能知。今僕所嘗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夏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毅。毅多學，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此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聽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警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 田表聖奏議敘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

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敘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威、孝、章、紉、鴻、豫、書，慨然有烈士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諱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既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斯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歷以來，詔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於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敘一首

慶歷三年，軾始擿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劄入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詞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復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臆敵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居士集敘一首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一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

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 字說三首

####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曰：「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天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讎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 楊薦字說一首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

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飾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壞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牆，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籍，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子欲楊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實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卷二十五 表狀三十三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日三日，到任上訖。草莽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有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筭，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挈上國，預受桂玉之不克。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疎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負，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認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謏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願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愧生成之賜。願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疎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勩，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沉，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懼，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護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績，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幸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惠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入功。振古所無，薄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河之所鍾。伊昔橫流，縹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藹秋稼以如雲。嘗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將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一首

臣賦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違，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願惟何入，亦與茲選。臣賦（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壇微，議論閑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實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存難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願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急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 到黃州謝表一首

臣賦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搢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蒙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魍魎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磨廳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臣賦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準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折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裴，令緝捕凶逆賊人，致裴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勸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賦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賦誠惶誠恐，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哉。况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己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詎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臣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臣賦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詔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賦誠惶誠恐，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繼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

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尙煩朝廷之記錄。聞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殫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養贖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絏，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倖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去汝尙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侵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錫、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賊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

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覺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祇有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魍魎。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菅蒯之微，庶幾替履之舊俸。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御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沂訟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主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剝肝，尙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漶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龍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憊，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漲海，入滄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聖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人皆涕洟。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下慰民願。伏惟大皇太后陛下，以任嬖之位，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燿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疎；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願同虛授之恩，庶免素餐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遠咫尺。父命於子，惟所東西。况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同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狃，賦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兔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辭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躡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同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備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風？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恠，習爲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知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愆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待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禮周公，頌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銷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寬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棄，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愛國忘家，愛民如子，愛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爲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嶮不同，則必見危而



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選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不迨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苟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者奏乞詞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誦，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悃悃，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日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僕；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糜，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紫，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

里，坐闕三選，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誥。臣無任！

又

若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數斐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枚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自信，狂妄不問。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闕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願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賦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遺，辱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供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賦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搢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撫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賦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廄駉，朝廷所以旌有功。願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僕，流汗交并。臣賦（中謝）伏念：臣入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章，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吠敢。豈謂便蕃之錫，幸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緡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冀之心。臣無任

又

臣賦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笥，衆動搢紳；左驂在廷，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臣賦（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鶉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老氏之慈儉，而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東以立朝，尙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慚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同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 辭免侍讀狀一首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擬章句，實以仰備顧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况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謝除侍讀表一首

臣賦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加於審誦；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願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羣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篤學，無量懷素之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高

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悉洞照其情偽；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膏。臣敢不溫故知新，粗辦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臣無任！

又

臣賦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諱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齊學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覲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御書詩表一首

臣賦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盃上尊，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臣賦誠感，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間，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涓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華擬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鑲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風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未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輪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潛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多，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遂疎愚之性。臣無任！

卷二十六 表十六首（笏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擠。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北扉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爲懼，有覩在顏。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繼蒙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辨壘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迍。豈謂太皇太后

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分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情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脩，履冰知戒。庶全孤節，少答殊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賦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出笥之珍，已華朽質；解駮之賜，益耀衆觀。願惟何人，亦被茲寵。臣賦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而拙訥，老益疎愚。山野之姿，非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期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儒術，罔羅人材，不愛車服寵數之章，使為吏民瞻望之美。據鞍有愧，東袵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邑，庶無學製之傷。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賦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賦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蕃庶，人為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首，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永惟廢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笏記二首

臣軾言：隸職宸居，承流聞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搃攬羣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迭虞備華。徒傾艸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既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循知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旌眷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盈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爲蓋虞舜之仁，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不移；竊思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地；而犬馬之報，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二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



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聞。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恧，過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臣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章符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同。若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羣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俟譴詞，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取。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願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擿，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脩累朝之盛典，端門肆賞，答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壇抃躍！臣軾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壬人去而蠻夷服，謹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脩復，表軌道於東流；藩邸願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員法從，待罪守臣，想聞路寢之鼓，鍾會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臣軾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功存廟社，而詞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勳高任姒，道配唐虞。願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脩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庭，既欣煥汗之私，薄霽動植，更喜謙光之美，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審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而臣供奉內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明憲古，睿哲先天。歷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旱罪己，蓋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禍民愚，咸識知於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歷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爲急；底日不失，官既有常；先時不及，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情實，則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威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爲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王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天壽乎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備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於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銷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縉褐，豈如散廩以活飢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臣無任！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亦無施於民。遊庠校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場屋後進，挾聲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訟；貴賤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願茲始弊，常竊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閭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悉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平昔所歎，於今遂忘。賦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人之舉。翻然如昇之羽翼，追逸翮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堊楚之地。雖識愚之所自，願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在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佞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鑲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個儼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謹覲，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得剝，本朝更削，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願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執事，以爲

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實開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願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舊一有毛髮之效，少荅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 梅龍圖

右賦啓：賦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下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醇惡，斷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愛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賦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過，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 韓舍人

右賦啓：賦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

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愛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况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嚮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歌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章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范舍人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

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賦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闈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 謝制科啓一首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願於無堪，寧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長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同。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迫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譏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卓，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



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楊龍圖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邪招之詩，左師觸龍，證鐘鼎而及長安之貢。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愛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飢渴。前月十四日到任，翌日尋已交割訖。軾本凡材，繆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已來，日夜厲精，雖無過入，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旣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簽司，最爲要事。編木檟竹，東下河湟，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敗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

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慙！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 賀吳副樞啓一首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遠，而所及者靡；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遠，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貴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 答許狀元啓一首

右賦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挾持；富貴之來，豈能爲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下。士旣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斂衽而謂當然。若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輕爲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忽承賤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兆盥憑几，尙不忘於選賢。庸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召，旋興弓劍之悲。臣子之心，遠邇若一。卽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啓陳謝不宣。

### 卷二十七 啓二十首

蘇東坡東坡集 卷二十七

謝館職啓一首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魂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與璠璣，難得而易毀，故簞積以養其全；知梗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母。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尙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恇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意全於一日。而况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過寵知懼，庶不至於愴媮。

賀韓丞相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

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同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迫堯舜，供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覺聲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廟，陰夷一節，蕞爾種羌之叛命，慨然嘗守以請行，威聲所加，牖穢自屏。惟蔡劾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同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齊斧，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郵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微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啓起居。

### 答曾學士啓一首

伏審祇奉詔恩，榮升冊府。允厭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慰！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願額俊之無方，豈拔賢而待次，賤如華野，猶爲席上之珍。遠若傳巖，盡入穀中之選。而况圭璋之質，近生闕閔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儒術講明，向屈處於下僚，蓋避嫌而自晦。屬文子之請老，察少翁之最賢，撫念老成，聿求義訓。豈獨褒崇之盛典，固將樂育於美材。自願庸虛，獲聯齋舍，忽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息，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入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

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專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遠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詒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孰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伏觀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曠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抃之懷，實倍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三日，赴上詔。帶山負海，號爲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爲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

論止於奸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蒼夏歲奮，雖僅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採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鐫磨朽鈍，筆策疲驚，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 答楊屯田啓二首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妄庸之稱，文詞深厚，足爲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劍外，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瑤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爲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喜直亮多聞，真古之益友。謂將繼此而得見，豈意闕然而有行。伏讀誨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屯田才猷通敏，學術深純，非獨東州杞梓之珍，將爲清廟璠璣之寶。暨臨邊服，行履要津。而軾早以空疎，加之衰病，不緣曠官而罷去，則當引分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處之疎，故臨紙不能無悵惘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己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爲身災。擠而去之，則爲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爲意，

而以仁厚爲心，願茲鈞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羣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爲政之難，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惜之齒牙。軾敢不祇畏簡書，益自脩飾。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氓。如軾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應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安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擴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疎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篋策，鑿鑿鐫磨朽鈍。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賀呂副樞啓一首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鞞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尙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寞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入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懷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葵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摛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祭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鶩鶴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 答陳齋郎啓一首

伏審祇膺寵命，榮踐亨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馳書士友，挾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當捧。伏惟齋郎，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有司之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餐，是聞也；非達也，凜然遺直，惟有之。假道一官，權輿千里。幅巾藜杖，願爲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富貴。欣頌之至，筆舌難周。

### 賀文太尉啓一首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舉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大文，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川



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邁高祖；晚同尙父黃髮，而亮武王。旣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纆。約東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遊。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載誦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詔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降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荅非常之遇。急隸補劑，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眉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才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縮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旣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舊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官徵。誤蒙收拾，已

出優恩；薦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尙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爰與愧并。內自顧於衰邁，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伏與英遊。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兼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朽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皇，遽移書之見及。其爲感佩，難盡敷陳。

### 答試館職人啓一首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華，搢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道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中筭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 答李寶文啓一首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并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惟知

府實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闐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會未下車，已聞報政。賦倦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答王欽臣啓一首

伏審祇奉明縉，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答彭舍人啓一首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董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然而憲臺省閣，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為文士之極任，豈止時入之美談？果有真才，來膺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實多。射策決科，嘗魁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身從言動之司，亟掌絲綸之美。璠璣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固為後日棟梁之用。賦備員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荅函封之辱。其為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一首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削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鷄，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滄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蓋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旣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尙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戴，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昔禱今禱，尙能鼓舞於民謠。仰屬之深，力占難盡！

### 賀范端明啓一首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尙在金縢之匣；白日一照，符靈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 答范端明啓一首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揜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違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大丈，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旣以身而殉義；退猶愛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

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犍爲郡，豈偶然而已哉？賦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虞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尙嬰於寵劇，庶漸卽於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微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揣本上心，政拙懼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痾臥治之所，蒙成坐嘯之餘。願此鈍頑，實爲忝味。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羣塵，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答莫提刑啓一首

右軾啓：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馴煩獄市，豈堪老病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按臨之屬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敦忠厚之風，抑以增衰朽之重。其爲感作，未易名言。

答王明州啓一首

伏審奉詔牧民，涓辰蒞事，教條備簡，曾無頤指之勞；吏下肅承，皆有心服之敬。風聲所暨，鄰境爲先。伏惟知府龍圖迪哲而文，剛中莫屈，大辯若訥，恥爲利口之言；小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羣枉，身乃獲於退安。同觀季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勿以語人；強食自頤，猶當爲國。

謝生日詩啓一首

蓬矢之祥，雖世俗之所尙；蓂莪之感，迨衰老而不忘。豈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語以噓枯。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賀林待制啓一首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悃愊無華，亦東京之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爲三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當收之桑榆。軾交舊最深，慰喜良甚。尺書爲賀，鄙志莫宣。

卷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鵂，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擢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舉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一首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筵。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願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抵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

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翬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 上富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



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營壘之中，而免於烏鴛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嶮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憺怛，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徹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曰：『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諡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

至於門會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有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賦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賦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 上曾丞相書一首

賦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被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

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嚮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嚮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撻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己好則好之，己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轡，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

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擢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遠邇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躡蹻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始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

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體，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燁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惑時憂世之

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 上劉侍讀書一首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儻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滄海，北跨河朔，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殲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

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敵而拄，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敵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要壤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敵，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鬻盡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鬻盡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擿發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

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尙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實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尙不願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期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入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軾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歎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願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纒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



敢憚也。彼實侵盜數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榷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祐剝以爲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遺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罄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黎煥，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答安師孟書一首

辱書爲駭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悅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

者，豈以一失爲憾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 與曾子固書一首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遠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尙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

！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嘗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嘗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嘗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 蘇東坡東坡集

## 卷二十九 書一十首

###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一首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推脅，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芻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過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踈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銖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便當，卽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民知當戶出

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賦以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下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選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與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爲乎？近者量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賦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僧徽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賦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益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一首

賦再拜。賦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恃好強劫。加以比歲春饑，推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賦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勦，盜亦斂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嘗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爲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爲盜者舉體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爲其志不善張而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入微言，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爲度，必不聞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循前重難，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案律文，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賦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况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賦愚惑無狀，孤危之跡，日以岌岌，夙蒙明公疑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

##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一首

蘇東坡東坡集卷二十九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愛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也。」一賦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賦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一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費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率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逼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餓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教庠之外，所獲無幾矣。

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哀，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積莫大於作始，作偏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事實違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愛，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 答舒煥書一首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敬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欽，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鄉衍相如高談馳騫，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



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嘗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且非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匆遽裁謝草草。

答黃魯直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尙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入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長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訶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答宋寺丞書一首

軾自假守彭城，卽欲爲一書以問左右，久苦多事，竟爲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狀所能髣髴。有少小爲學，不過以記誦篆刻，追世俗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爲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輕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

之災。孔廛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靡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遠，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爲好而已。嘗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意，惟深察之！

### 黃州上文潞公書一首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有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甌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願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軾復強顏忍取，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遠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曹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軾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軾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使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軾草具其事，上之，會有

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耆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與章子厚書一首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願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

賊何九耶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閩溫秦平者，皆精賊，往來沂沭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柴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往還，配桂州牢城，柴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岳奏乞，放免其弟。柴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賊移湖州，柴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柴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賊語柴：「但盡力，不可以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柴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柴言不謬。賊方欲具始末，奏陳柴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勸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賊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柴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投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柴之意，所以孜孜於賊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賊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賊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鬻勇如柴，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豔捕告之利，發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柴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柴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柴於賊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賊爲不食言也。今旣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賊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曠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囓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賊在那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柴事，輒復及之。秋令，伏冀爲

國自重!

答李端叔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習聞，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遂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盟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詭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議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磨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未有漚，石有壘，厚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同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卷三十 書九首

答秦太虛書一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此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造，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鏡，讀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任宦所廢，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臺臺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若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屢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入口不少，私甚愛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有醇醪，柑橘棹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

湖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執再拜。

答李琮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闔門之戚，卽欲作書奉慰，旣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愴，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勑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爲蠻，而臬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驚兇，猶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詭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吳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唇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個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

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斷不敢與乞弟戰，但翔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打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赦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難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險，林木沮洳，賊於篋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纒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算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於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採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募士招說十州五國，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躪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卽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卽每級官與緡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送出送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





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慮，見說沙湖鎮頗侵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燕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 答陳師仲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尙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曰：「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長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未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

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會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疾，我自重，不宣。軾頓首再拜。

答畢仲舉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尙爾記錄，遠在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蠲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蠲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豢，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開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蠹蝕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麤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

爲寃業也。無緣面論，以嘗一笑而已。

### 與朱鄂州書一首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嫁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啣嚙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貧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一六畜猶爾，而况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毫殺人猶不死，况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靈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

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sub>一</sub>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盡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備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自重，不宣。軾再拜。

答李昭玘書一首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子甚厚，卽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不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祖遺，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壅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土，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來文、潛之，皆世未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旣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悵悵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華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華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幸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願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

不宜。軾再拜。

### 答李馬書一首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逸中得二書，皆未渠答，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瑋、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慨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鐘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各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晉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 答張文潛書一首

蘇東坡東坡集卷三十

頓首文潛縣丞張考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觀縷

答毛滂書一首

賦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牒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賦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倉然稱之賦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賦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賦事辱見託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尙得一見否

卷三十一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一首

文憲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爲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入以爲己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摩，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己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瀆濛，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喜雨亭記一首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澆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一日不雨可乎？十日不雨可乎？五日不雨則無麥，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



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一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濡，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緊誰之方？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一首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費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椽計，竹以竿計，瓦甃坏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脆脆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凌虛臺記一首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郡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一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兔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東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髻髻，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一首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虺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爨，以肉飼虎豹，爲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

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尋，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慮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劉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察，察則推墮，混燦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郭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適，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每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一首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願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入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竄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坡，而寄死於爲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沂

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我賦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賦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賦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於賦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覆，吾足可斷，吾豈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賦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子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賦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萬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賦之以是子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捷此者一也。余其子孫多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賦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象其上，賦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 墨君堂記一首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長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餒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際，而知君之

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舉礪，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一首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孳養瘠感，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絡，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一首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道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密容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

許。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華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華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尙存，而價什斷缺於荒陬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數息，而華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華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 墨寶堂記一首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法書圖畫，臻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智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嘗，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

醫者入費。一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入，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錢塘六井記一首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後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闌三，柱以石，瀼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闌。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庠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壑，完緝澗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屬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嘗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瀆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闌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於石溝，注於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闌四，皆垣墉扇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石井皆竭，民至以壘缶貯水，相

銷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一首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遠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備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功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詢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二字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旆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 大悲閣記一首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稻稷以爲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燠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卽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律歷官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一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口。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鉢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卷三十一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一首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

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詞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福而詞禍，夫求禍而詞福，豈入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虞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瀕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醴酒，滄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 零泉記一首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粲粲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賦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漚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

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零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零」。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更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零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賦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零泉，惟山之激！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靈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籲神神尸？其味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醉白堂記一首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賦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入轡，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

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賦以爲記而未果，旣葬，忠彥以告賦，以爲義不得詞也，乃泣而書之。

### 蓋公堂記一首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於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賢腸，燒灼其體膚，褻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諸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且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爲喙，雜然並進，而慄疽癰疥眩脊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臯，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銷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其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入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其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

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各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一首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噉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

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捨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 寶繪堂記一首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剡，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每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尉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 眉州遠景樓記一首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

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猶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信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備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種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靜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擲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日記。

滕縣公堂記一首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虛，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歛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勝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請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記。

### 莊子祠堂記一首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闡，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欲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



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隳、漁、父，則若真誑孔子者。至於讒、王、說、劍，皆僥倖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雖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讒、王、說、劍、漁、父、盜、隳、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覓。』」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一首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瓊，獨缺其西十二，而山入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搢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閑遠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繫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 思堂記一首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予爲我記之。」嗟夫！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蓄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慮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慮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 游桓山記一首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

翁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况於槨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舍之具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令司馬之惡，與石不磨。令桓山之下，維水瀰瀰，令司馬之藏，與水皆逝。令一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通，王煒，馱之子邁，馱之子彥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一首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蟹菰菹，可以饒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虞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議，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翫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陞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

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 文與可畫竹記一首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蠅頭，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黷。」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黷村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鴉雞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四，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四，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篋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篋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饑太守，澗濱千畝在胸中。」與

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嗜音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卷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也。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諛謔，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髻，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昇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筍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嘗頹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日，趙郡蘇軾書。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愆，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數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勗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儵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巖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 石鐘山記一首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適將赴鏗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桴桴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

者。或曰：「此鶻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鏗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劍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不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轡御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貽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嘗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瀕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徐口，道積水北入於古廢河，又北東入於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

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實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剡來見余於宋，曰：「吾剡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剡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旣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鑄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道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 碑二首

#### 表忠觀碑一首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朝。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隴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



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者，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發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壙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晦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嚴篋相望，大貝南金。王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一首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過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屢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知禮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有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

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靈文閣，取其韻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誇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道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旣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 傳二首

#### 陳公弼傳一首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周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篋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儒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零都，老吏曾腆，侮法弼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臬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臬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

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排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愛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趨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震懼，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曹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戰，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黨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管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黨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贊獄，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議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嘗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汴汭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糶，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地，壻且

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嘗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薄者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鄆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還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辭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袁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後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分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劫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愛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入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

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愷今爲度支郎中，愷卒於循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慤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倩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慤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夔，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惑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曰：

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彈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

遊，晚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囊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堂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粲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卷三十四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一首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善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於神祇，不脩勑厥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於下，則惟雨暘常以訖我黍稷，禾菽庶麥，我民用蕩折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翦棄其命，罔子遺。今秦民既不獲於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尙克有夏。」走於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不獲，乃曰：「維憂感鎮星次於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茲用卽於齋宮爲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蕪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能夕！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田廬漂蕩，父子流離；飢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充盈於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飢民於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無雪而春不雨。烟塵蓬勃，草木焦然。今者麥已過期，獲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羣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是用稽首告哀，籲天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謫見於陰陽；事神不恭，以獲戾於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詞。小民無知，大命近止，願下雷霆之詔，分勅山川之神，朝隲寸雲，莫洽千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康。

祝文三十四首

禱雨蟠溪文一首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穰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穰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穰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羣望，而精誠不欺，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魏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禘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若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為上公，沒而為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掠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討其神靈，無所不能為也。吏民旣以雨望，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享！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為此山；惟山之陰威潤澤之氣，又聚而為湫潭。餅壘罐勺，可以雨天下，而況於

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爲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卽爲兇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爲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尙享！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附）（爲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探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漱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澄取。臣與百姓數十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尊，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飭。破勝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爲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尙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子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探符訪藥，謂爲公榮，實爲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愛，民旣飽溢，皇無禱求。麥衣煌煌，赤烏繡裳，捨舊卽新，以佑我民。尙享！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祈雨龍祠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霽。招呼風霆，來會我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尙享！

祈雨吳山

杭之爲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故水旱之請，驗神爲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爲愧，神以不倦爲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尙祭！

祈晴風伯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異之權，直箕之次。陰淫爲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澇，神能曠之。發軫西北，弭節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慙，尙享！

祈晴雨師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豐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時，民亦不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彌月，農工告窮，歲之豐凶，決於朝夕；而並走羣望，莫肯顧答。維天之所以昇於神，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尙率厥職，俾克有秋，尙享！

祈晴吳山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築場爲塗，臥菴生耳。農泣于野，其忍安視？生爲楚英，沒爲吳濠。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反雨爲暘，何足告勞？有絮斯禮，匪神孰號？尚饗。

奉詔禱雨諸廟

噫嗟艱歲，胡閔斯雨。念我東南，鋪饌中土。迎秋餞伏，農不再舉。有事郊廟，萬方畢助。漕溝絕流，庭實未旅。下書哀痛，超軼堯禹。矧茲守臣，廢食悼懼。民之禍福，間不容縷。今不愍救，後訴無所。天高莫諷，神或可籲。尚享。

禱雨社稷四首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塘，答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尚享。（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疾。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尚享。（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穫。其間有麥，如暘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茲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憫此麥。尚享。（稷神）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瘞身爲民，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招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享。（后稷）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洪惟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羣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蹙蹙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闔閭，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請于帝者，宜無所不為。尙享！

域域茲山，望我東國，爲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禱，應不旋轂，迨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其德？陶匠並作，新其楹桷，豈以爲報，民苟不忤，歲云徂矣，斡麥未殖，嗣歲之憂，既謝且謁，惠然雨我，以永休烈。尙享！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斂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糜黑黍，不滿園籠，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嗚嗟我侯，靈應響應，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祇載，敢詞屢瀆，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尙享！

天子有命，閔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羣望，惟神聰明，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實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尊，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飢羸之民，將轉于溝壑，其可不救之？竊神之罰，吏其敢詞尙享！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

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可謂巍巍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救其災沴，不爲侯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脩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尙享！

### 徐州祭枯骨文一首

嗟爾亡者，音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熟非吾民！暴骨壘壘，見之酸辛。爲卜廣宅，陶穴寬溫；相從歸安，各反其真。尙享！

### 謝雪文一首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爲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旣不譴，又滿其欲；四山葦葢，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拆耕麥；牲酒匪報，維以告絜。神食無愧，吏則慙慙尙享！

###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自秋不雨，以至於今；夏田將空，秋種不入。天子命我，禱于羣望；雲物旣合，風輒散之；吏民皇皇，不知所獲。罪敢以薄奠，訴于有神。風若不作，雨則隨至，當以牲幣，報神之賜。若格絕天澤，棄民乏祀，上帝臨視，神其不然。尙享！

###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蘇東坡東坡集卷三十四

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為本，教化為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察。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某神，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與有神，分職幽明，謹以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廟，惟神保佑斯民，俾風雨時若，疫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察。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祇飭，蒞政之始，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尚察！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誤蒙選擇，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出使湖右，蒞事之始，祇見儒官，聖神靈之，敢忘風學，尚察！

祭英烈王文一首

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為孝，徇吳為忠，忠孝之至，實與天通，開塞陰陽，幹旋濤江，保鄆斯民，以食此邦，嗟我蠢愚，所向奇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禱，海若伏降，完我岸闌，千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豐，敬陳頌詩。

循此一鐘。

### 杭州祝文八首

#### 祈雨祝文

杭州之爲郡，負山帶江，水澤不留，逾旬不雨，農有憂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旣無術，莫知所救。不敢坐視，惟神之求。庶幾閔民之窮，赦吏之瀆，賜以一雨，敢忘其報。尙饗。

#### 謝雨祝文

舊穀不登，陳廩已發，稍失雨暘之節，則懷溝壑之憂。惟神至明，有禱必應，敢陳薄奠，少荅殊私。願推無倦之仁，以畢有年之賜。尙饗。

#### 祈晴祝文

大雪連日，凝陰傷春，閔惟艱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役兵墮指，行旅摧軸，老弱號呼，吏旣慙於無術，陰陽舒卷，神何惜而不爲，願掃重雲，以昭靈貺，使民奉事，永歲益虔。尙饗。

#### 謝雨祝文

賦以憂寄，出守此邦，歲之不登，實任其咎。政雖無術，心則在民。惟神聰明，其應如響，雨不暴物，晴不失時，喜愧之心，吏民所共。式陳菲薦，少荅神休。尙饗。

祈晴祝文（吳山廟）

秋穀未登，飭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斂其新。建此秋暘，載獲載春；陰雨害之，穡人困功。我發庫泉，以資高廩；曷救雨官，遏止其淫。既曠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英文烈武，雨霽在予；稽首告病，其忍弗圖？

謝晴祝文

敢以備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某神；賞罰在朝，吏申明之；及其有愆，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時，神得請之。惟吏與神，各率其職；有求必獲，則無虛食。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肴酒匪報，惟以告哀。尙享！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莢蒨，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六池化爲智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賑卹之餘資，興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瀉。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菰葦解拆，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爲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勳。我將大合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尙享！

謝吳山水仙王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堙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咸出幽贊。大堞雲橫，老蒨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詞事告終，來哲所結；神卒相之，罔拂民願。肴酒之報，我愧不腆。尙饗！

卷三十五 祭文二十五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茲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慕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遺，豈厭世烟燭，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遺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勸，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尙享。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愴，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尹伊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噉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



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勸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徂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組。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尙饗！

祭柳子玉文一首

稽歎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嗟然一吟，兼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壑。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疎來詎。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絕餽，慨然懷歸，投弁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芥莫覓。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愬然我親，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雲窗飢坐，清闕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給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文組續，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孱。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頽然二孫，則謂我勇。念子永歸，涕如懸霤，歌此奠詩，一樽往侑。尙享！

祭單君貺文一首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聞言。內齊于家，外敏于官，民謂父兄，吏莫容姦。信于朋友，人得其驩。博學工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然？君獨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懷莫歸怨。念我孤甥，生逢百艱。既殮于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平，銜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厄窮何陋，官達何

斲命也奈何，進配牛顏。嗚呼哀哉！尙享！

### 祭胡執中郎中文一首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于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駁雞鷄，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徂荊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嶽是書，雖壽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嘗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差，孺子肖君，且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尙饗！

### 祭任鈐轄文一首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更嘗世故，練達物情，佐我治軍，旣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汙穢疏邪，堞圯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與疾而歸，猶莫敢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情，爵觴告訣，與涕俱零，尙享！

### 祭歐陽仲純父文一首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

生也，不以進退得衰，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授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頰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愛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今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入利害易之如仲淹，父不長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尙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一首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弟長，老相慈誨；肅雍無間，施及娣姒。頤然四人，厥德罔二。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閻莫遂；惟公幼女，詞執魯筐，恩厚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不淑，契闊生死，斂不拊棺，葬不親襚，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絨詞望哭，以致奠饌，惟此哀誠，一念千里，尙享！

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尙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漓，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勸，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計之三日，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蕭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

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司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尙察！

###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髮須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願瞻萬松，蔚乎蒼莘，尙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雞，聊寫我哀尙享！

### 祭張子野文一首

年月日，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子野郎中張丈之靈。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強銳，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龐然老成，又敏且蕪，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剝發幽巖，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歡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壁，人亡琴廢，張空鶴唳，酌觴再拜，淚盈兩眦，尙享！

### 祭陳令舉文一首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

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昇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誰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為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昇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子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子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師中文一首

年月日，眉陽陳德蘇軾，健為王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廬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文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為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尚饗。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維元豐五年，歲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文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勤修，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懷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緩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雍謹絜，喜見于眉，人各有心，酸鹹異嗜，丹素相嘗，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道不宜，天若不借，富貴壽考，捨兄昇誰，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遷于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壘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生之好。

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尙爾勿辭！嗚呼哀哉！尙享！

###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實，脫口成章，榮莫可耘，馳聘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查今清深，落其華芬，昔藝我黍，今熟其饋，墮濟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及廳廡，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蒸，君沒談笑，大鈞徙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簞，歸安于墳，嗚呼哀哉！尙享！

### 祭徐君猷文一首

故黃州太守朝請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著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入。猷以恣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琴髯，尙陳中聖之簞，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尙享！

### 祭陳君式文一首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稽歎大夫匪直也。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于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瑣疏，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們。我不自愛，恐于垢紛。君笑絕纒，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卽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稽歎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備以斯文尙享。

祭蔡景繁文一首

嗚呼哀哉！子之爲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斂以靜順。子之事君，惻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恥就餘餽。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于黃，衆所遺擯。惟子之故，不我藉驛。孰云此來，乃拊其觀。萬生援授，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壒。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頽然，穎發韶訥。天哀子窮，以是餽贖。我困于旅，愧莫子贖。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譽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識。罔羅幽荒，指撫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猶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化。躡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柄，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

非計？而我何爲，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 祭石幼安文一首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下迸泉。寬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粲然。矧如夫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毒骨隨類，攜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卽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筵。嗚呼哀哉！

###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饑，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舊，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爲兩泣，路人垂淚，晝儻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瞻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尙享！

### 祭王宜甫文一首

蘇東坡東坡集 卷三十五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九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具位蘇軾，謹以酒果之奠，昭告于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王公宣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宣父篤厚寬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已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乏非財，風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不與皆忘，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黃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往謂趙人，子孫其昌，諱其墓，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一首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哇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尊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貴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信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宿夢告行，晨起計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絜絜，人無間言，如閔與會。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曠德，風騫雲騰。入為御史，以直自繩，身為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絀，姦民情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有問莫應。君聞不悅，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為人所廢。抱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疎繪。妻子脫粟，玉食友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雖刀相仍。有斐君子，傳草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劄無君子，斯入安承。納幣請昏，義均股肱，別我而東，衣袂僅勝。一臥永已，吾將安憑。毒天在天，雖聖莫增。君趙魏老，老

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陵！

###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迨，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垂孫。微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歎及葬，魄莫莫親。匪愧于今，有魄昔人。寓詞千里，倍此一樽。尙察！

### 卷三十六 行狀一首

#### 司馬溫公行狀一首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他，尙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季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陳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州魏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有兒童，孳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奉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詞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下，太夫

人愛，未除，丁天章公愛，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按勸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縷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縷，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諡文正，公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諡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糶，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關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糶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荊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旣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詞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愛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子有節，厚

味臘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備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齋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若實善，若實近穢言，立詞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一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陸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遠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詞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詞不費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詞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

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充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榭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璋旣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詞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宣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謹諱，而逐御史中丞，蓋官恃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入置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增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學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章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一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嘗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嘗疏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

後，元帝亦不進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有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慶，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訶，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佺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佺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蠱，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廢歷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次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故疆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懷州，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稿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謫訖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王，使者訴於朝，公與

呂誨乞加宣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蒿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遷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羌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遷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救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詞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詞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送罷。公旣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旣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一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逮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煥等踏事中正，而鄺廷鈺韓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煥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

「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敬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哲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一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詞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一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不聽遣將裨諤，發兵迎之，取經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卽承知州事，許遊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赦。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罪。』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子』，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也。願陛下進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也。非欺衆欺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詞賜。』安石曰：『常袞詞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詞位不當詞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詞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



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蠶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嘗制遂引常寮事，貴兩府，兩府亦不復詞。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管。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賣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戒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五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

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優其事，令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從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詢訥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急乎民爲之，尙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斛十餘，草束入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尙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問政，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詞，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

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甚，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閩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餼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鄆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飯，昔嘗造，後無用，廢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之軍興，臣坐乏！」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遑疾，有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概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一民疲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經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愛聽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勝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

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大皇太后封詔章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一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城，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詞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詞位耶？」公不敢復詞，以單思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屢屢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石趾者棄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官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



惡莫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一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晞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麻菴，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謠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敞、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通英讀其書，賜額郵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廩童皆早亡，廩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甚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

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卷三十七 神道碑一首

富鄭公神道碑一首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旣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河界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屢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不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愛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嬰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

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繕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入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數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坐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哺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



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嘗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乎。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事之都市。」又言：「夏守鄧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權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食日，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鄆，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鈴韓盧守勳，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勳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實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

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寬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起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勲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嗣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嗣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賜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

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論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上儻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虜我出鎮定，播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與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宋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

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議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譏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擢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券，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糶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糶，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袁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公。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搆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搆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有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鄆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襪襦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

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比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暮，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詞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入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遵等討之，公言海嶠峻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遵等擇利進退，以全玉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朔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章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開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至奠所，以贈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涇，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備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辦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

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集，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環、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溫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執筆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昇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詞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取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媼，以殺爲僎，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昇爾鎭推，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則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菜公，尺箠笞之。旣服旣馴，則授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尊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禊，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

旄旗鶴駕，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救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蒼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綏高。

### 卷三十八 神道碑一首

#### 趙清獻公神道碑一首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旣薨之三年，其子峴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旣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授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士，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永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矣，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茲充惰亡，而慮良全矣。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扑，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相，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衛，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永廣州南海主簿，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徙，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樂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爲嘗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渾之糴料，歲滿



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瘵未瘳公使醫療之得不瘵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秦州海陵後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壕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郡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徙罪自舉邊赦而猶罷監郡武廼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才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捕故闕先是呂泰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愛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兇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官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志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

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置言，以燒錄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藝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茂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家而去。旣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令爲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處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鑿瀾石，民賴其利。度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接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接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徙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嘗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赦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一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諱除轉運使，陸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

頗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達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詞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隸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願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宣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論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戰，以帥衆，比戎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一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界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蠱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早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壙圯。

杭入哀之。公妻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土，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蚺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開榮之。蚺代還，得見上，願問公甚厚，以蚺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蚺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嘗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入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諡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蚺，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蚺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儻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蚺侍側，公與之談，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劇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卷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冠經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繼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處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成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執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入主朝廷，知之可也；」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曩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身俾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蹠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權而歸洛，邈入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

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遣人教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布而往，弔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殖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薪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濼，不能終朝；而一縷之溜，可以濼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季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涇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實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薛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懷安懿王嘗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稱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深察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諫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辭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概。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遠，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榻，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嘗授以僕射。」乃出勣爲鹽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毋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公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疢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 墓誌四首

####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周學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史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後，軾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鏡，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璇，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鏡，終隴城令。次曰鏞，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鏞，求士可容者，鏞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廡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利名重，一時見公稱之，利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



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選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備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圓後，謂之圓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圓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殯，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嘗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後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嘗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閭門之私，非所以貴宰相。」識者趨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尙所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真宗取宗

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執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一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鬣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備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一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遠。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鐵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

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寔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入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詞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職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職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歎，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喜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歲暮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期年而後還。職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職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職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卽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卽位，祔仁宗主而遷僧祖及神宗卽位，復還僧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僧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

「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一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拙，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駢，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者來歸。漢室卑，詢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詞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倉合升斗豆區，調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闕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密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鏞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

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帝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附。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備綱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同，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輒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俯息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輒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願愛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穎昌，皆欲忘名，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歎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

清貪夫以廉，儒夫以立，不尸其功，無毫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尙告來者！

###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設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觀遠，不可以不慎。」曰：「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諍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入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探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

聖亭享年七十有二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頽然順善也。爲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賦自黃還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尙勿毀也！

卷四十 釋教二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摩激，瓊瑤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滅。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金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獨惡苦海。有一居士，其

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翻徹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者，作是傷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障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 大悲閣記一首

大悲者，觀世音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入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



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違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咸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發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悲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覓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授，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并敘）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縑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舍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昇之。七年，軾自齊安，思從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備真相院，僧法秦方爲埽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子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

信三寶，捐俸之日，遙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一秦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

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剎莫山川。棺槨十襲闕精圖，神光晝夜發層巖。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奮窮海孺，曠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 大別方丈銘一首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亢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視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堂，踏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嘩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廬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 法雲寺鐘銘一首（并敘）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國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

銘曰：

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著，人引非引入，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一首（并敘）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椽，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豈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淡軒銘一首

以恣撐恣恣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有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按方備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拈掌笑，謝遣衆王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

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鐵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土，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 阿彌陀佛頌一首（并敘）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旣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大海中，如風中鼓裏，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 魚枕冠頌一首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揚火就模範，巉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尊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况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闈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卽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并敘）

佛說：「一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與佛說，既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為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閱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一首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為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一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旣繁重，旨亦淵秘。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旣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旣懺罪已，當

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親。

### 玉石偈一首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尋蘆井中泉，遺君肝肺涼如水。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 地獄變相偈一首

我聞吳道子，初作鄧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 塵衲贊一首（并敘）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塵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爛契，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纒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纒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若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竭夷味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礫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瀆，此衲不垢。

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匪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匪，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蟻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鷓鴣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入初不難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一首

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了，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一首（字晏然）

海口山巔，屢鷓鴣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有一而兩，至百億千，卽妄而真，是真晏然。

###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淨故能照，爲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爲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卽此爲贊。

### 書楞伽經後一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一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藥走珠，如珠走藥，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未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過病輒應，聽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况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滄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風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辦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



使其侍者矚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排蘇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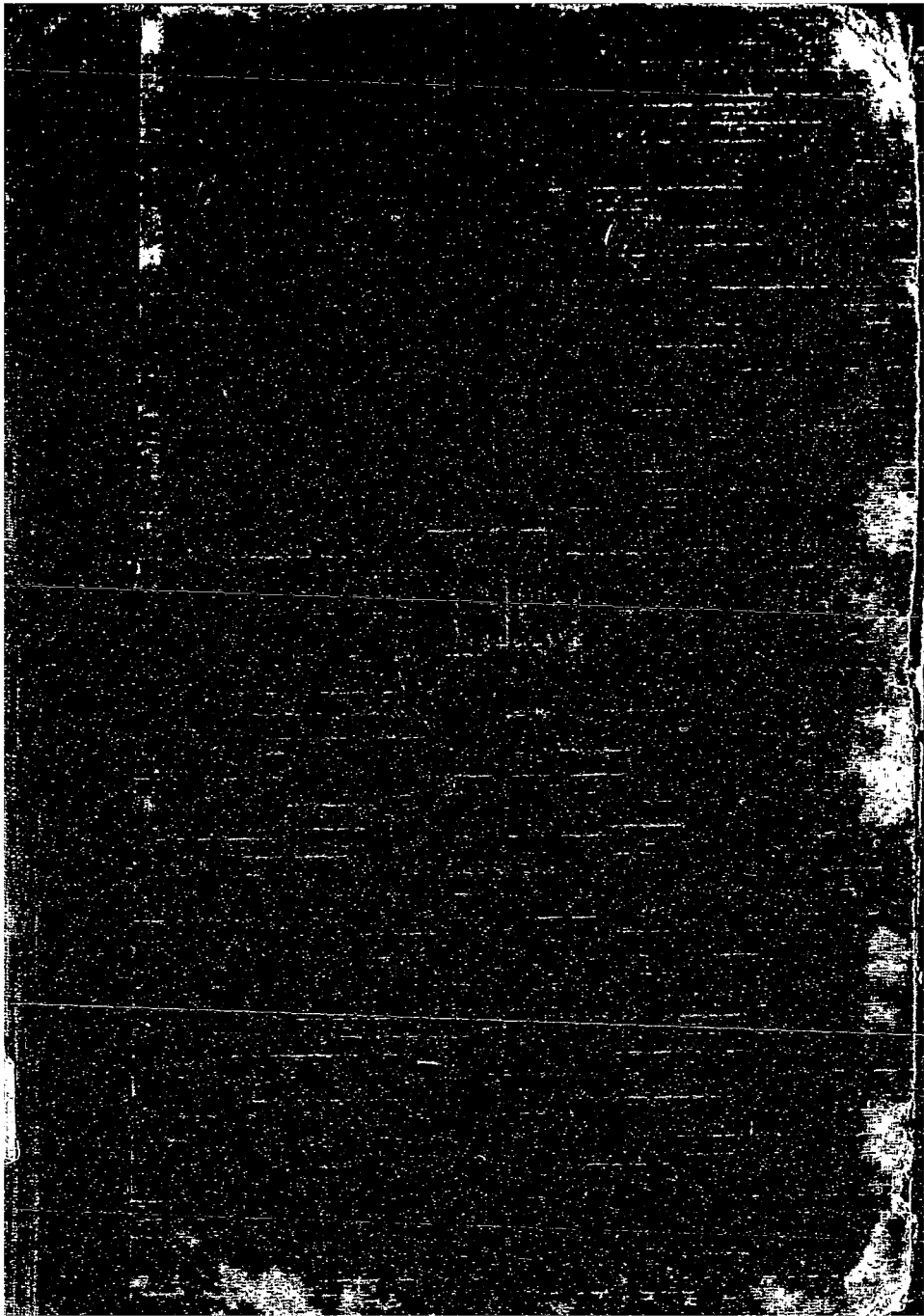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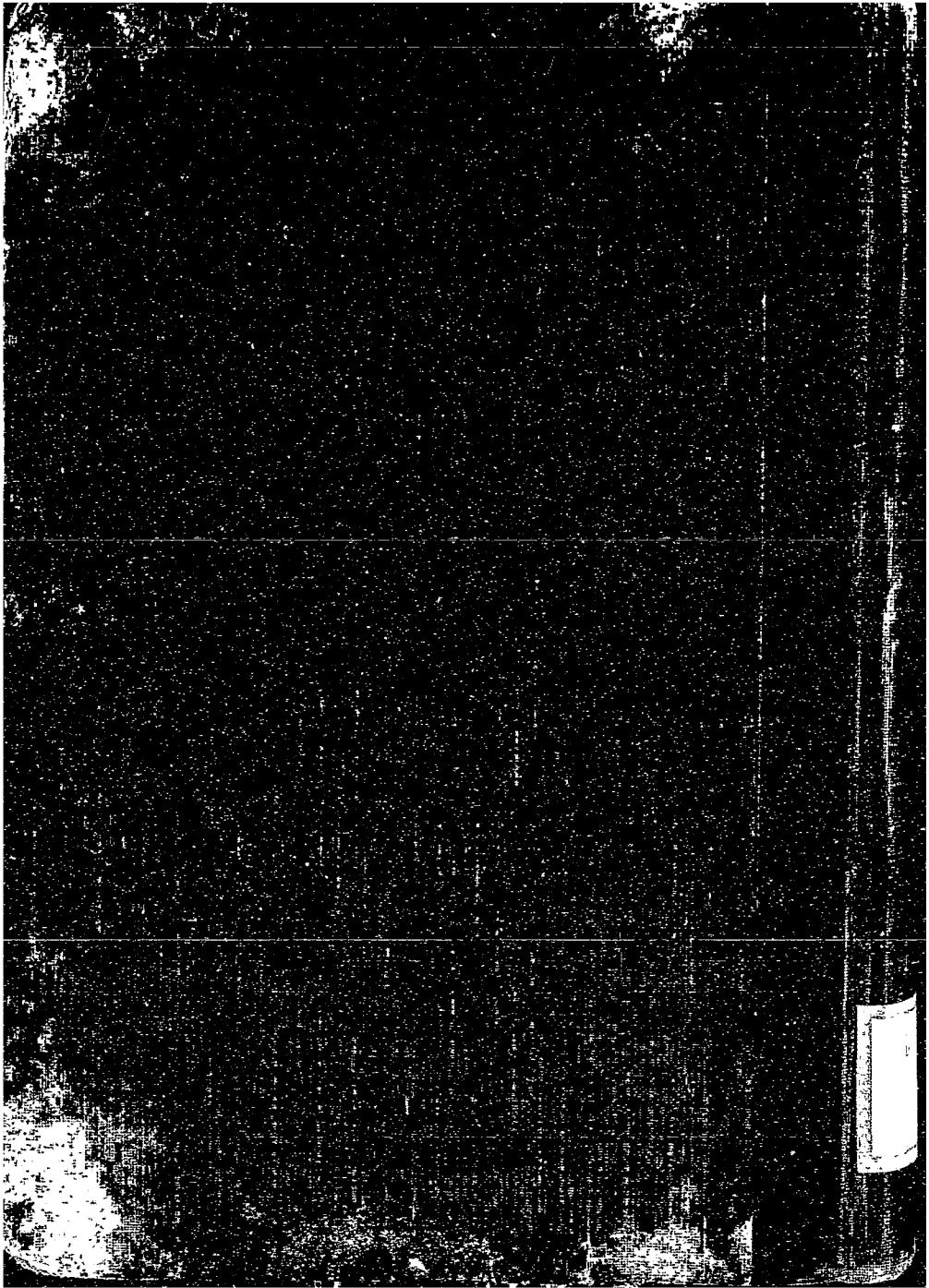
無所厭難，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燻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舍糊，與飯俱噉，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第三人，其一曰仁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蘇東坡東坡集終





蘇東坡東坡後集目錄

卷一 詩六十四首

MG  
I214.42  
27  
12



次前韻劉景文西湖席上一首……………一  
 次前韻答馬忠玉一首……………一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精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一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一  
 留別蹇道士拱辰……………二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二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二  
 山陰陳迹……………二  
 雲谿乘興……………二  
 四明狂客……………二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西塞風雨……………二  
 破琴詩（井引）……………二  
 題王晉卿畫後……………三  
 聽武道士彈賀若……………三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放公館我於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三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首……………四  
 感舊詩（井引）……………四  
 西湖秋湘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四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五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一首示坐客……………五  
 復次前韻謝趙景旼陳履常見和兼簡

藤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歐叔弼兄弟.....五  
 送歐陽主簿赴官真城四首.....五  
 泛穎一首.....五  
 六觀堂老人草書詩一首.....六  
 次韻劉景文見寄一首.....六  
 次韻趙景貳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一首.....六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一首.....六  
 臂痛請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七  
 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七  
 景貳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七  
 贈月長老一首.....七  
 次韻答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唱酬韻作詩見寄一首.....七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

二

此間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八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八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一首.....八  
 獨酌試藥玉滑殘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一首.....八  
 歐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九  
 明日復以大魚為餽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九  
 和趙景貳栽檜.....九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一首.....九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一首.....九  
 聚星堂雪一首（并敘）.....九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一〇  
 喜劉景文至一首.....一〇

穉百龍公旣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一〇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	
一絕其後……………	一一
西湖戲作一絕……………	一一
送歐陽季默赴闕一首……………	一一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一首……………	一一
和劉景文見贈一首……………	一一
和劉景文雪……………	一一
次前韻送劉景文一首……………	一二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一首……………	一二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旣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製坐皆驚歎……………	一二
<b>卷二 詩五十六首</b>	
次韻趙景旣春思且懷吳越山水一首……………	一三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一首……………	一三

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旣陳履常一首……………	一三
蠟梅一首贈趙景旣……………	一三
送王竦朝散赴闕……………	一三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	一四
閻立本職貢圖……………	一四
次韻王滌州見寄……………	一四
趙景旣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	一四
洞庭春色一首(并引)……………	一五
送路都曹一首(并引)……………	一五
次韻陳履常雪中一首……………	一五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	一六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	一六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一六
閻世亭詩贈任仲微……………	一六
新渡寺送任仲微……………	一六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一七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一七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一首……………一七  
贈朱遜之（并引）……………一七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一八  
上巳日與二子迢過游塗山荆山記所  
見一首……………一八  
淮上早發……………一八  
次韻徐仲車一首（仲車耳聾）……………一八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一八  
送陳伯脩察院赴闕……………一九  
送張嘉父長官……………一九  
軾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  
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  
次韻一首……………一九  
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一首……………一九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一首……………一九  
到官病勸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  
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二〇

四

雙石一首（并引）……………二〇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一首……………二〇  
次韻范惇父送秦少章一首……………二一  
靈隱前一首贈唐林夫……………二一  
滕達道挽詞二首……………二一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  
表……………二二  
送晁美叔一首……………二二  
王文玉挽詞……………二二  
送芝上人遊廬山……………二二  
送程德林赴真州……………二二  
谷林堂詩一首……………二二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  
柱矣郡梁山中見柱與秀才求學其法  
戲贈二首……………二三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驥次舊韻……………二三  
次韻劉景文贈傅曦秀才……………二三  
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今

復以是日相過于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有念灰冷而顏益壯願子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九日次定國韻一首.....二三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一首.....二四

次韻定國見寄.....二四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二四

卷二 詩六十六首

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

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

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

并求純父數句.....二五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一

首.....二五

次韻錢穆父會飲一首.....二五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

而相慶引滿醉吟一首.....二五

郊祀慶成詩一首.....二六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

首.....二六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二六

見和仇池.....二六

玉津園.....二六

藉田.....二七

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

板橋僕嫌其地湫隘移書使遷之文登

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國何

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復記其

云何也次韻答之.....二七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一首.....二七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一首.....二七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

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

此詩先之.....二七



次天字韻答岑巖起	二八	謝	三〇
石塔寺一首(并引)	二八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三〇
次韻蔣穎叔二首	二八	次丹元姚先生韻一首	三〇
尾從景靈宮	二八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三〇
凝祥池	二八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司列	三一
和叔盍畫馬次韻	二八	送蔣穎叔師熙河詩(并引)	三一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	二八	再送二首	三一
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為不可許	二八	次韻穎叔觀燈一首	三一
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觀此石	二八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三一
之妙遂悔前語賦以謂晉卿豈可終閉	二八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三一
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	二八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三一
可許也復次前韻	二九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一首	三一
賦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	二九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三一
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	二九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賦得先	三一
解三詩之意	二九	字且贈以魚枕孟四馬箠	三一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為壽且賦	二九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三一
嘉篇次韻為謝	二九	呂與叔學士挽詞	三一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	二九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	三一

正繼作復次其韻	三三
次王定國韻書丹元子甯極齋	三三
王仲至侍郎見惠穉栝種之禮曹北垣	三三
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三三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	三四
表弟程德孺生日一首	三四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于浴室東	三四
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攸公乞詩乃	三四
復用前韻	三四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一首	三五
東府雨中別子由	三五
謝仲適坐上送王敏仲北使	三五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三五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枝支一首	三五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三五
再和曾仲錫荔枝支一首	三六
次韻滕大夫三首	三六
雪浪石	三六

同前	三六
沉香石	三六
石芝詩（并引）	三七
鶴歎一首	三七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三七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頰遞酒（次韻）	三七
卷四 詩七十首	
劉醜廝詩	三八
題毛女真	三八
寄縮合刷劍與子由	三八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三八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三八
紫團參寄王定國一首	三九
次韻劉燾撫句蜜漬荔枝支一首	三九
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	三九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三九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	三九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銀篆藥為壽一首……………三九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程安常赴闕兼寄  
子由……………四〇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進……………四〇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戩駕鸞竹石圖一  
首……………四〇

次韻聰上人見寄……………四〇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四〇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四一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四一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四一

臨城道中作（并引）……………四一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一  
首……………四一

子由新脩汝州龍興寺吳畫壁……………四二

過高郵寄孫君季一首……………四二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天禪師病  
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問矣明日阻

八

風復留見之作三絕句呈聞復并請轉  
呈參寥子各賦數首……………四二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  
寄詩為謝……………四二

贈清涼寺和長老……………四三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  
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  
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  
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  
詩……………四三

慈湖夾阻風五首……………四三

過廬山下（并引）……………四三

壺中九華詩（并引）……………四四

江西一首……………四四

狹馬歌一首（并引）……………四四

八月七月初入贛過惶恐灘……………四五

壺孤臺……………四五

廉泉……………四五

塵外亭	四五
天竺寺（并引）	四五
過大庾嶺一首	四六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三首	四六
月華寺一首	四六
南華寺一首	四六
碧落洞一首	四六
峽山寺一首	四七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一首	四七
廣州蒲澗寺一首	四七
贈蒲澗信長老一首	四七
發廣州一首	四七
浴日亭一首	四七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四八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首	四八
寓居合江樓一首	四八
白水山佛迹巖一首	四九

蘇湯泉一首	四九
自笑一首	四九
朝雲詩（并引）	四九
寄虎兒一首	五〇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一首	五〇
再用前韻一首	五〇
新釀桂酒一首	五〇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一首	五一
花落復次前韻一首	五一
<b>卷五 詩六十七首</b>	
江郊一首（并引）	五一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一首	五一
寄鄧道士一首（并引）	五一
上元夜一首	五一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玉原	五一

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迓一首……………五二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一首……………五二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五二

贈王子直秀才一首……………五三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一首……………五三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為別一首……………五三

再用前韻賦一首……………五三

真一酒一首（并引）……………五四

游博羅香積寺一首（并引）……………五四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并引）……………五四

三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史君食槐葉冷淘一首……………五五

江漲用過韻一首……………五五

連雨江漲二首……………五五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首……………五五

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五六

答周循州一首……………五六

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一首……………五六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一首……………五六

荔枝支歎一首……………五七

江月五首（并引）……………五七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五八

再和……………五八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一首……………五八

與正輔游香積寺一首……………五八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一首……………五九

轍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虎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

耶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	五九
言拔白之驗	五九
和	五九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	
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	
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六〇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	
小詩問之	六〇
小圃五詠	六〇
人參	六〇
地黃	六〇
枸杞	六一
甘菊	六一
薏苡	六一
雨後行菜一首	六一
殘臘獨出一首	六一
新年五首	六二
二月八日與黃澹僧疊穎過道遙堂何	六二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道士宗一問疾一首	六二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一首	六二
食荔枝二首（并引）	六三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	六三
遷居一首（并引）	六三
兩橋詩（并引）	六三
東新橋	六四
西新橋	六四
悼朝雲詩（并引）	六四
<b>卷六 詩六十七首</b>	
丙子重九二首	六五
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	
首	六五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六六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	六六
陸道士皆和子亦次其韻	六六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一首	六六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六六  
 循守臨行出小雙復用前韻一首……………六七  
 種茶一首……………六七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邁盤石石壺  
 乃得泉……………六七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六七  
 吾謫海雨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  
 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  
 作此詩示之……………六七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  
 山動藤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瘴風  
 急雨戲作此數句……………六八  
 次前韻寄子由一首……………六八  
 安期生一首（并引）……………六八  
 夜夢一首（并引）……………六九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六九  
 聞子由瘦一首……………六九  
 零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

清坐乃無一事……………六九  
 宿老楮一首……………七〇  
 觀棋一首（并引）……………七〇  
 糴米一首……………七〇  
 入寺一首……………七〇  
 次韻子由三首……………七〇  
 東亭……………七〇  
 東樓……………七一  
 椰子冠……………七一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一首……………七一  
 次韻子由浴罷一首……………七一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一首……………七一  
 獨覺一首……………七一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一首……………七一  
 請居三邊三首……………七一  
 旦起理髮……………七二  
 午窗坐睡……………七二  
 夜臥濯足……………七三

予由生日一首	七三
以黃子木拄杖爲予由生日之壽一首	七三
過於海船得適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 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 賦一篇并寄諸子姪一首	七三
上元夜過赴檐守召獨坐有感一首	七四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已上冢予攜 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若符秀才在 因與飲至醉符蓋檐之人安貧守靜者 也	七四
新居一首	七四
五色雀一首（并引）	七四
倦夜一首	七五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一首	七五
縱筆三首	七五
貧家淨掃地一首	七五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七五
被酒獨行循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	七五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舍三首	七六
夜燒松明火一首	七六
庚辰歲入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 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七六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子自 燒之且燒且嘗遂以大醉二首	七六
追和戊寅歲上元一首	七七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	七七
真一酒歌（并引）	七七

**卷七 詩八十九首**

汲江煎茶一首	七七
予來檐耳得吠狗曰烏髯甚猛而馴隨 予遷合痛過澄邁泖而濟路人皆驚戲 爲作此詩	七八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七八
泖酌亭詩（并引）	七八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七八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七九  
 康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枝……………七九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  
 留詩壁上云「閑伴孤雲自在飛」東  
 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七九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已  
 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  
 韻僕和之云……………七九  
 歐陽晦夫惠琴枕……………七九  
 留別廉守……………七九  
 辨笙詩（并引）……………八〇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八〇  
 次韻王鬱林……………八〇  
 蘇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一首……………八〇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  
 過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八〇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八一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八一

書韓幹二馬……………八一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搶二子……………八一  
 贈鄭清叟秀才……………八一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一首……………八二  
 廣粹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八二  
 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八二  
 徐熙杏花……………八二  
 趙昌四季……………八二  
 芍藥……………八二  
 躑躅……………八二  
 寒菊……………八二  
 山茶……………八二  
 和黃秀才鑿空閣一首……………八二  
 韋偃牧馬圖一首……………八三  
 題靈峰寺壁一首……………八三  
 衆妙堂一首……………八三  
 題馮通真明月湖詩後一首……………八三  
 次韻鄭介夫二首……………八三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 夢扁舟得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 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寶 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 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 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在南華相 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八四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八四
狄韶州袁蔓菁蘆蕪蕪一首……………八五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一首……………八五
贈龍光長老一首……………八五
贈嶺上老人……………八五
贈嶺上梅……………八五
予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 而北次其韻……………八五
過嶺二首……………八五
留題顯聖寺一首……………八六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峰豐 下鏡上俚人謂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峰 今復過之戲留一絕……………八六
乞數珠一首贈南禪徒老……………八六
鬱孤臺……………八六
度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 次前韻……………八六
贈虔州衛士謝君……………八六
虔州景德寺樂師湛然堂一首……………八七
和陽行先一首……………八七
用數珠韻贈徒長老……………八七
和猶子邁贈孫志舉……………八七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 督之二首……………八八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八八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八八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八八

崔文學申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  
閻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

一篇示志學……………八九

壹車詩二首……………八九

虔州呂僑承奉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

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八九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反百舍今

又相逢轅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八九

次韻江晦叔二首……………九〇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九〇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九〇

器之好談禪不喜游山山中笑出戲語

器之可同參玉板長老作此詩……………九〇

永和清都觀謝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

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九〇

贈詩僧道通……………九〇

張競辰承康所居萬卷堂……………九一

劉壯與長官是是堂……………九一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  
口則石已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

自解云……………九一

次韻郭功甫二首……………九一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九二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九二

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予

一首……………九二

夢中作寄朱行中……………九二

答徑山琳長老……………九二

卷八 詩一首

何公橋詩一首……………九二

賦

鼯鼠賦一首……………九三

秋陽賦二首……………九三

洞庭春色賦一首(并引)……………九四

中山松醪賦一首……………九五  
 沉香山子賦一首……………九五  
 酒子賦一首（并引）……………九六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九六  
 天慶觀乳泉賦……………九七

琴操

醉翁操一首（并引）……………九八

辭

王大年哀辭……………九八  
 鍾子翼哀辭（并引）……………九九

頌

桂酒頌（并引）……………一〇〇

銘

四達齋銘（并引）……………一〇一

擇勝亭銘……………一〇一  
 德威堂銘……………一〇一  
 洗玉池銘……………一〇二  
 雪浪齋銘（并引）……………一〇三  
 漢鼎銘（并引）……………一〇三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一〇四  
 九成臺銘一首……………一〇四

卷九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一〇五  
 王仲儀硯銘一首……………一〇五  
 端石硯銘二首（并引）……………一〇五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一〇五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一〇五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一〇六  
 邁硯銘……………一〇六  
 迨硯銘……………一〇六  
 卵硯銘一首……………一〇六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一〇六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并引)……………一〇七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一〇七

二疎圖贊一首……………一〇七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并引)……………一〇七

偃松屏贊(并引)……………一〇八

三馬圖贊一首(并引)……………一〇八

李潭六馬圖贊一首……………一〇九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一首……………一〇九

雜文十五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一一〇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一一〇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敘一首……………一一一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一首……………一一一

趙德麟字說一首……………一二二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一首……………一二二

書東臯子傳後一首……………一二三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一二三

外會祖程公逸事一首……………一二四

藥誦一首……………一二四

補龍山文二首(并引)……………一二五

東坡酒經一首……………一二六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一二六

剛說……………一二七

續養生論一首……………一二八

卷十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一一九

劉愷丁鴻孰賢論……………一二〇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一二一

形勢不如德論……………一二二

禮以養人爲本論……………一二三

既醉備五福論……………一二四

御試制科策一道	一二五
策問	一二五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并引狀）	一三二
策問	一三三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一三三

卷十一 志林

志林十三首	一
-------	---

卷十二 表狀劄子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一三
第二狀	一四
第三狀	一四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首	一四
謝宣召入學士院二首	一五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一六
笏記二首	一六
詞免兼侍讀劄子	一七

謝兼侍讀表二首	一七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一八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	一八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一九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一九
賀德音表二首	二〇
賀興龍節表一首	二一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二一
謝賜歷日表二首	二二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二二
謝賜卹刑詔書表二首	二三
賀立皇后表二首	二三
賀坤成節表一首	二四

卷十三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二四
謝兼侍讀表	二五
進郊祀慶成詩表	二六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二六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二六  
 第二劄子……………二六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七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八  
 芻記……………二八  
 定州謝到任表……………二九  
 愬正旦表……………二九  
 謝賜曆日表……………二九  
 愬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三〇  
 愬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三〇  
 謝賜衣襖表……………三〇  
 到惠州謝表……………三〇  
 到昌化軍謝表……………三一  
 提舉玉局觀謝表……………三一  
 愬皇太后上仙表……………三二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三二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三三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文……………三四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三四  
 卷十四 啓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三四  
 答館職啓一首……………三四  
 穎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三五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三五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三五  
 答晁發運及諸郡啓一首……………三五  
 賀彭發運啓一首……………三五  
 答杜侍郎啓一首……………三六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三六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三六  
 謝諸郡啓一首……………三六  
 賀鄉帥及監司冬至啓一首……………三七

疏文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一首……………三七  
 答丁蓮州啓一首……………三七  
 答陳提刑啓一首……………三七  
 答彭賀州啓一首……………三八  
 答王承議啓一首……………三八  
 答王幼安宣德啓一首……………三八

書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三八  
 揚州上呂相書一首……………四一  
 答度倅僉括奉議書一首……………四二  
 答王庠書一首……………四三  
 答湖州吳秀才書一首……………四三  
 答謝民師書一首……………四四  
 答劉沔都曹書一首……………四五  
 卷十五 記  
 叢妙堂記一首……………四五

瓊州惠通井記一首……………四六  
 南安軍學記一首……………四六  
 順濟王廟新獲石磬記一首……………四七

碑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四八  
 昭靈侯廟碑一首……………五〇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五一  
 峻靈王廟碑一首……………五二  
 伏波將軍廟碑一首……………五三

卷十六 傳

率子廉傳一首……………五四

祝文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五四  
 謁諸廟祝文一首……………五四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一首……………五五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五五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	五五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五五
謝晴祝文一首	五六
祈雨僧伽塔祝文一首	五六
定州謁諸廟祝文一首	五六
謁文宣王祝文一首	五六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	五六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五七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	五七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	五七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	五七
定州辭諸廟祝文一首	五七
<b>祭文</b>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	五八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五八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五八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	五九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一首	六〇
祭韓忠獻公文一首	六〇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一首	六〇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一首	六〇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	六一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一首	六一
祭柳仲遠文二首	六一
祭吳子野文一首	六一
<b>卷十七 墓誌</b>	
張文定公墓誌銘	六二
<b>卷十八 墓誌銘</b>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一首	七二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	七七
寶月大師塔銘一首	七七
陸道士墓誌銘一首	七八

惠州官葬暴骨銘一首……………七九

神道碑

趙康靖公神道碑一首……………七九

卷十九 釋教五十首

詩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八二

捨銅龜子文一首……………八三

壽若遠所書經後一首……………八三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八三

睿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八四

觀音贊一首……………八四

羅漢贊十六首……………八五

第一……………八五

第二……………八五

第三……………八五

第四……………八五

第五……………八五

第六……………八五

第七……………八五

第八……………八五

第九……………八六

第十……………八六

第十一……………八六

第十二……………八六

第十三……………八六

第十四……………八六

第十五……………八六

第十六……………八六

水陸法像贊（井引）……………八六

上八位……………八七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八七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八七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八七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八七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八七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八八
一切五通神仙衆	八八
一切護法龍神衆	八八
下八位	八八
一切官寮吏從衆	八八
一切天衆	八八
一切阿修羅衆	八八
一切人衆	八八
一切地獄衆	八八
一切餓鬼衆	八九
一切畜生衆	八九
一切六道外者衆	八九
釋迦文佛頌（并引）	八九
僧伽贊一首	八九
阿彌陀佛贊	八九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一首	九〇
無名和尚傳贊一首	九〇
蘇程庵銘（并引）	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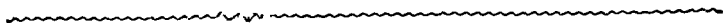
思無邪齋銘一首	九〇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九一
書柳子厚大鑿禪師碑後一首	九二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九二
金剛經跋尾一首	九三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一首	九四

卷二十 釋教十五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并引）	九四
夢齋銘一首	九五
十八大阿羅漢頌	九六
跋尾	九八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并引）	九九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九九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一〇〇
繡佛贊一首	一〇〇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一首	一〇〇
補釋月羅漢贊九首	一〇一

談妙齋銘一首	一〇一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一首	一〇二
南華長老題名記一首	一〇二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一〇三
靈感觀音偈一首(并引)	一〇三
徒長老真贊一首	一〇四
清隱堂銘一首	一〇四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并引)	一〇四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一 詩六十四首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一首

二老長身屹兩峰，常撞大呂應黃鍾。將辭薊下劉公幹，却見雲間陸士龍。白髮憐君略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吾今官已六百石，慚愧當年邴曼容。

次前韻答馬忠玉一首

坡陀巨麓起連峰，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鳳，慈明兄弟孰非龍。河梁會作看雲別，詩社何妨戴酒從。祇有西湖似西子，故應宛轉為君容。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精似樂天，雖才名相

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靜師以

、臨石贈行作二絕句

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閑居二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然，一庭江海意方堅。那堪黃散付子度，空羨杭蘇養樂天。病肺一春難白酒，別腸三夜遠朱絃。羣仙政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

留別寒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何曾不清明。寸田滿荆棘，梨棗無從生。何時反吾真，歲月今崢嶸。屢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託雞鶴，未肯化南榮。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笑指北山雲，謂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咫尺不往見，頗子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

老去君空見畫，夢中我亦曾遊。桃花縱落誰見，水到人間伏流。

山人昔與雲俱出，俗駕今隨水不同。賴我胸中有佳處，一樽時對畫圖開。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當年不識此情真，強把先生擬季倫。等是人間一陳迹，聚蚊金谷本何人？

聖谿乘輿

谿山雪月兩佳哉，賓主談鋒夜轉雷。猶言不見戴安道，為問適從何處來？

四明狂客

毫端偶集一微塵，何處谿山非此身。狂客思歸便歸去，更求救賜枉天真。

西塞風雨

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真藉笠，旋收江海入蓑衣。

徵琴詩（井引）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琴

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慨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子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脩。」曰：「素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云：「一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晉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畫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章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題王晉卿畫後

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臥云中。龍試君眼力看多少，數到雲峰第幾重。

聽武道士彈賀若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肯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二首

半熟黃粱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却尋三十年前味，未飯鍾聲已飯茶。

夢覺還驚屢聲廊，故人來炷影前香。鬢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法帖中有褚遂良書云：「即日

遂良鬢髮盡白。」）

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笑，却看波瀾入小詩。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首

誤點故教同子敬，雜篇真欲擬湯休。壠雲寄我山中信，雲月追君溪上舟。會看飛仙虎頭篋，却來顛倒捨邊

裘。（子美詩云：「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王孫辦作玄真子，細雨斜風不濕鷗。

此境眼前聊妄想，幾人林下是真休。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萬斛舟。看畫題詩雙鶴髮，歸田送老一羊裘。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蒼波沒兩鷗。

感舊詩（并引）

嘉祐中子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儵然始有感概離合之意。自爾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懷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子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子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床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笠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子由一字同叔）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梁中，石室與柿霜。（子欲請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所出）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西湖秋澗東池魚，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

寐，戲作放魚一首

東池碎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閣搖深吹荇帶。吾儕有意為遷居，老守縱饒那忍。淪縱橫爭看銀刀出，虜瀟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纖纖發發須臾間，圍圍洋洋尋丈外。

安知中無蛟龍種，尙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擬授萬生同大塊，揜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綠天門帶。長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挾泥沙收細碎。逝將歸脩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喚未腸兒，脚扣兩掖歌小海。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韻一首示坐客

白露下叢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爲誰來，似爲我與君。水天浮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麴蘖醺。尙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哀彈本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甯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

復次前韻謝趙景凱陳履常見和兼簡歐叔弼兄弟

能詩李長吉，識字楊子雲。端能望此府，坐歎獲兩君。逝將江湖去，伴我五石樽。善焉復少留，尙爲世所醺。或勸莫作詩，兒輩工識紋。未茲寄三歎，未嘗俗耳聞。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渾。

送歐陽主簿赴官華城四首

風雖驥子日相高，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牙籤三萬軸，却來小邑試牛刀。出處年來恨不齊，一樽臨水記分攜。江湖咫尺吾將老，汝穎東流子却西。白馬津頭春水來，白魚猶喜似江淮。使君已復冰堂酒，更勸重新畫舫齋。道傍垂白定沾巾，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木在，典刑復見老成人。

泛穎一首

我性喜臨水，得穎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

姿。遠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澗。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嬉，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階。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頌詩。

六觀堂老人草書詩一首

物生有象象乃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徂，此滅滅盡乃真吾；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為醫忘其軀，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筆欽松腹。劉蕪玉板開雪膚，遊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繆羊氏姝，（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老人惜了性精於醫，而草草書，下筆有建韻，而人莫知貴，故作此詩。）

次韻劉景文見寄一首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詩將信渡江湖。細看落墨皆松瘦，想見掀髯正鶴孤。烈士家風安用此，書生習氣未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歌缺唾壺。

次韻趙景貽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一首

商也哀未散，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羲之生五之，搃角出銀鈎。吾家有二許，下筆雨不休。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千鍾斯為堯，百榼斯為丘。陋矣陶士衡，當以太白浮。酒中那有失，醉則不驚鷗。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一首

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常訴。平生坐詩窮，得句恐不吐。酒莊好詩，肝胃生瘴汗；用此較得喪，天豈不足付。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情滯得長愁，為計已大誤。二歐非無詩，恨子不飲故；強為釀一酌，將非作愁具。成言如較

日，授筆當自賦；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臂痛謁告作二絕句示四君子

公退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縈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遺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却作冷冷一水看。  
小閣低窗臥晏溫，了然非默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

到穎未幾公幣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

我昔在東武，吏方謹新書，齋空不知春，客至先愁予。采杞聊自誑，食菊不敢餘。歲月今幾何，齒髮日向疎。幸此一郡老，依然十年初，夢飲本來空，真飽竟亦虛。尙有赤脚婢，能烹頰尾魚。心知皆夢耳，慎勿歌歸歎。

景躬履常屢有詩督戒，弼季默唱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

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辭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文忠公贈蘇梅詩云：「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酌宜百觴。」）

贈月長老一首

天形倚一笠，地水轉兩輪。五霸之所遠，毫端栖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子有折足鎗，中空五合陳。十年此中過，却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語軟意甚真。白灰如積雪，中有紅麒麟。勿觸紅麒麟，作灰維那瞋。拱手但默坐，牆壁方諄諄。今宵恨客多，汗子白氈巾。後夜當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

次韻答錢穆父以賦得微陰用梳越唱詞韻作詩見寄一首

大耿疲勞已難羣，小馮慈愛且當門。（賦本以舍弟親嫌請郡）玉堂不著扶犁手，霜鬢偏宜畫鹿鞵。豪傑

雖無兩王繼，（子直深父）風流猶有二歐存。（叔弼季默）循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

詩下語未製作此答之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壤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慎勿怨謗議，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華，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吾言豈須多，冷暖子自知。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仲也珠徑寸，照夜光如月。好詩真脫兔，下筆先落鶻。知音如周郎，議論亦英發。文章乃餘事，學道探玄窟。死為長白山，名字書絳闕。（熙寧之末，仲純父見僕於京城之東，曰：「吾夢道士持告身授吾，曰：『上帝命汝為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純父沒，傷心清潁尾，已伴白鷗沒。喜見三少年，俱有千里骨。千里不難到，莫遣歷塊蹶。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芻。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一首

翠柏不知秋，空庭失搖落。幽人得佳蔭，露坐方獨酌。月華稍澄穆，霧氣尤清薄。小兒亦何知，相語翁正樂。銅爐燒柏子，石鼎煮山藥。一盃賞月露，萬象紛騰醉。此生獨何幸，風纒欣初泊。逝逃顏臙網，行赴松喬約。莫嫌風有待，漫欲戲寥廓。冷然心境空，琴歸來笙鶴。

獨酌試藥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一首

鑄飲袁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為酒盃，規摹定州瓷。荷心雖淺狹，鏡面良渺瀰。持此壽佳客，到手不容辭。曹侯天下平，定國豈其師？一飲至數石，溫克頗似之。風流越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有此客，玉盃不徒施。請君詰歐

陳問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扶病及良時。

鬪季賦以油煙墨二丸見爾各長寸許戲作小詩

書函拾輕煤，佛帳掃餘靨，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癡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煙盡南山竹。墨堅人善施，未用數不足，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

明日復以大魚爲餽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

漢庭九尺人，誰似老方朔，那將一寸金，令足三冬學。餽魚欲自洗，鱗尾光卓犖，我是騎鯨手，聊堪充鹿角。

和趙景胤栽檜

汝陰多老檜，處處蒼雲地，連丹砂井，物化青牛君。時有再生枝，（穎之靈壇觀亦有再生檜）還作左紐枝；王孫有古意，書室延脩芬，應憐四孺子，不遺凡木羣。體備松柏姿，氣含芝朮薰。初扶鶴立骨，未出龍纏筋。巢根白蟻亂，網葉秋蟲紛。乃知蔽芾初，甚要封植勤。他年皮三寸，狐鼠了不聞。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一首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承平百年間，攀纓半齊民。建溪富奇偉，葉氏初隱淪，森然見喬木，其下維德人。佳哉鬱葱葱，氣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新松無鹿觸，舊柏有烏馴，待公歸上冢，淚葉乃肯春。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一首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愧此一東書。尺椽亦何有，而我常客居，羨君開此室，容膝真有餘。拊床琴動搖，弄筆窗明虛，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時方禱雨龍祠，作此句時，星斗燦然，四更風雨大，至明日乃雪。）夢回聞剝客，誰乎趙陳子，添丁走沽酒，通德起挽蔬。主孟嘗啗我，玉鱗金尾魚，一醉忘其家，此身自蓮際。

聚星堂雪一首（并敘）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一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

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尙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蠖。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鶻驚落屑。模糊槍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賞時號令君聽取，百戰不許持寸鐵！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叔弼既去，感懷不已，而賦此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鉢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鶻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觸。

喜劉景文至一首

天明小兒更（平）傳呼，髻劉已到城南隅。尺書真是髻手迹，起坐發眼知有無。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江淮旱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鬢鬚。相看握手了無事，千里一笑無乃迂。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枕與蘇。過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新堤舊井各無恙，參寥六一豈念吾別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

禱雨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張公晚爲龍，抑自龍中來。伊昔風雲會，咄嗟潭洞開。精誠苟可賞，賓主真相陪。洞簫振羽舞，白鶴浮雲翬。言從關洲祀，遠去焦氏臺。倒傾瓶中雨，一洗麥上埃。破旱不論功，乘雲却空回。嗟龍與我輩，用意豈違哉。使君今予

義，英風冠東萊；笑說龍爲友，幽明莫相猜！

劉景文家藏崇天身心問答二首戲書一絕其後

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

西湖戲作一絕

一士千金未易償，我從陳趙兩歐陽；舉鞭拍手笑山簡，祇有并兒一葛強。

送歐陽季賦赴闕一首

先生豈止一懷祖，郎君不減王文度；膝上幾日今白鬚，令我眼中見此父。汝南相從三晦朔，君去苦早我來暮；霜風淒緊正脫木，穎水清淺可立鷺。莫辭白酒瀉香泉，已覺扁舟掠新渡；坐看士衡執別手，更遣夢得出奇句。郎君可是筦庫人，乃使驥驥隨蹇步；置之行矣無足道，賢愚豈在遇不遇？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一首

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心斷絕。東齋夜坐搜雪句，兩手龜拆霜須折；無情豈亦畏嘲弄，穿簾入戶吹燈滅。紛紛兒女爭相似，碧海長鯨君未豐；朝來雲漢接天流，顧我小詩如點蠅。歐陽趨陳在戶外，急掃中庭鋪木屑；交遊雖似雪柏堅，聚散行作風花管。晴光融作一尺泥，歸有何事真無說；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

和劉景文見贈一首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氣崢嶸老不除；失路今爲喻等伍，作詩猶似建安初。西來爲我風驚面，獨臥無人雪滿廬；留子非爲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

和劉景文雪

蘇東坡東坡後集卷二



占雨又得雪，龜寧欺我哉？似知吾輩喜，故及醉中來。童子愁冰碗，佳人苦膠盃。那堪李常侍，入蔡夜銜枚。

次前韻送劉景文一首

白雲在天不可呼，明月豈肯留庭隅。怪君西行入百里，清坐十日一事無。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靈鑪雄千夫；（君一馬兩僕，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謂君都頭也。）豈知入骨愛詩酒，醉倒正欲蛾眉扶。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鬚。（君前有詩見寄云：「四海共和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歐陽趙陳皆我有，豈謂夫人駕復迂。爾來又見三黜柳，共此暖熱餐甌蘇。酒肴酸薄紅粉暗，祇有潁水清而姝。一朝寂寞風雨散，對影誰念月與吾。（郡中日與歐陽叔弼趙景貺陳履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戒之亦見過，賓客之感，頃所未有。然不數日，叔弼景文戒之皆去矣。）何時歸帆泝江水，春酒一變甘棠湖。（景文近卜居九江，近甘棠湖。）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一首

漫郎天骨清，生與世俗異。學道新有得，爲貧聊復仕。每於紅塵中，常起青霞志。屏山駭贈子，莫遣汗齋珥。富目紫翠間，安眠本非睡。夢中化爲鶴，飛入長松寺。

新篔簹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

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製坐皆驚歎

神屠不目全，妙頰惟澁半。更刀乃按庖，倚市必醜悍。平生魏公籌，忽斷郢人境。詩書亦何用？道道須此館。多言雖數窮，微中成排難。子詩如清風，寥寥發將旦。胡爲久閉匿，綺語真自患。許時笑我癡，隔屋相咏歎。竟識彥道否，絕叫呼百萬。清朝固多士，入門子皆冠。莫言潁水從此隔，河漢異時我獨來。得魚揚柳實，持歸不忍食。尺素解懷斷，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暉，春愁結凌斷。正待一笑泮，百篇儻寄我，呻吟鄭人緩。

卷二 詩五十六首

次韻趙景胤春思且懷吳越山水一首

歲華來無窮，老眼久已靜。春風如繫馬，未動意先轉。西湖忽破碎，為落魚動鏡。瑩城理枯墳，放闌起膠艇。願君營此樂，官事何時竟？（清河西湖三闌，皆君成之。）思吳信偶然，出處付前定。飄然不繫舟，乘此無盡興。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明朝游北谿，急掃黃葉徑。白酒真到齊，紅裙已放鄭。（酒尚有香泉一壺為樂全先生服，不作樂也。）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一首

經明宣城宰，家此百尺瀾。齋翁不量力，敢以非意干。玄黃雜兩戰，絳青表雙蟠。（事見龍公碑。）烈氣豁強敵，仁心側飢寒。精誠禱必赴，苟簡求亦難。蕭條麥薶枯，浩蕩日月寬。念子無吏責，十日勤征鞍。春蔬得雨雪，少助先生槃。龍不憚往來，而我獨宴安。閉閣默自責，神交清夜闌。

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胤陳履常一首

歲暮自急景，我閑方緩觴。醉餘西湖晚，步轉北谿長。地坐略少長，意行無滯岡。久知薺麥青，稍喜榆柳黃。盜盎春欲動，嫩嫩夜未央。水天鷗鷺靜，月霧松檜香。撫景方婉婉，懷人重淒涼。豈無一老兵，坐念兩歐陽。我意正麋鹿，君才亦圭璋。此會恐難久，此歡不可忘。

蠟梅一首贈趙景胤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為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孺作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蘂檀心兩奇絕。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瓊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嘗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送王竦朝散赴闕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二

我家衡山公，清而畏人知。臧否不出口，默識如著龜。擢子拱把中，云有驥騄姿。胡爲三十載，尙作窮苦詞？丈入不妄語，未効此可疑。竭來清穎上，淚濕中郎詩。怪我一年長，而作十年衰。同時幾人在，豈敢怨白髭。願言指松柏，永與霜雪期！（伯父爲衡州日，與君相知，有送行詩。）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曉飲

掃白非青精，輕身豈胡麻。怪君仁而壽，不覺生有涯。曾經丹化米，親授棗如瓜。雲烝作霧縠，火滅嘆雨巴。自此養鉛鼎，無窮走河車。至今許玉斧，猶事萼綠華。（君曾見水州何仙姑得藥餌之人，疑其以此壽也，故有丹化米萼綠華之句，皆女仙事。）我本三生人，嗒昔一念差。前生或草聖，習氣餘驚蛇。儒。應謝赤松，佛。轉慙丹竇。時時一篇出，授授四座謔。清詩得可驚，信美詞多夸。同草入官府，治具隨貧家。萍藜與豆粥，亦可成咄嗟。

閻立本職貢圖

正觀之德來萬邦，浩如滄海吞河江。音容儉惇服奇尤，積絕嶺海逾瀋龍。珍禽瑰產爭牽扛，名王解辯却盡撞。粉本遺墨開明窗，我喟而作心未降。魏徵封倫恨不雙。

次韻王濤州見寄

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農夫怨行路。君看永叔與元之，坎軻一生遭口語。兩翁當年髮未絲，玉堂揮翰手如飛。教得滌人解吟詠，至今里巷嘲輕肥。君家聯廟盡御相，獨來坐飲谿山上。笑捐得利一雞肋，多取清名幾熊掌。丈夫自重貴難售，兩翁今與青山久。後來太守更風流，要伴前人作詩瘦。我勸承明苦求出，到處覓蹤尋六一。憑君試與問瓊邪，許我來遊莫難色。

趙景胤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酒筆也。  
王孫天賦驪眸子，與而激囊空學念富。屋陋人更傑，我老書益放。筆落座爭掣，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

餅分未到，小碗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

洞庭春色一首（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予，爲作此詩，醉後信筆，頗有香拖風氣。

二年洞庭秋，香霧長暎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蛇走；旣醉念君醒，遠餉爲我壽。餅開香浮座，殘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醪，（潘岳笙賦云：「披黃苞以授柑，傾綠瓷以酌醪。」）莫遣公遠餉。（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闕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途嘗有道士餉之。」蓋羅公遠也。）要當立名字，未用問升斗。應呼釣詩鈞，亦號掃愁帚。君知蒲萄惡，正是嫫姆黜；須君澣海盃，澆我談天口。

送路都曹一首（并引）

乖崖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留之，不可，乃探前人意，作詩送之。并送趙德麟、陳履常各賦一篇。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爲容。淮光曠山色，先作歸意濃。我亦倦游者，君思繫疎慵。欲留耿介士，伴我衰遲蹤。吏課升斗積，崎嶇等鈔舂。那將露電身，坐待收千鍾。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子意亮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蒂胸。我田荆谿上，伏臘亦粗供。懷哉江南路，會作林下逢。

次韻陳履常雪中一首

可憐授授雪中人，飢飽終同寓一廬。老檜作花真強項，凍禽儲肉巧謀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煖譁呼我未

翁；坐聽展聲知有路，擁發來看玉梅春。

二辭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為謝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宮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齋歲方艱。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司馬溫公謂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往彼。」召用既晚矣，天命良復愆！一朝失老成，寂寞空帝閑。至今清夜夢，枕衾有餘燔。喜聞二三子，結髮師闕顏。高論已河漢，清詩鳴瓊環。遙知三日雪，積玉埋崧山。誰念此幽桂，坐蒙榛與菅。故人在頰尾，投詩清冷灣。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餽柑酒二首

千花未分出梅餘，遣雪摧殘計已疎。臥聞點滴如秋雨，知是東風為掃除。闕苑千葩映玉宸，人間祇有此花新。飛翼要欲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黠黠嬌黃不受羈，東風暗與色香歸。偶逢白墮爭春手，遣入王孫玉掌飛。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新年樂事數何曾，閉閣燒香一病僧。未忍便傾饒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鱗魚躍處新亭近，朔雪消時畫舫升。祇恐樽前無此客，清詩還有土龍能。

閱世亭詩贈任仲微

任公鎮西南，嘗贈撓朝笈。當時若盡用，善障無赫赫。淒涼十年後，邪正久已白。却留封德彝，天意眇難測。象賢真孽種，號訴甘百請。豈云報私仇，禍福指絡脈。高才食舊德，但恐里門窄。傷心千騎歸，贈印黃壤隔。惟有亭前檜，閱世不改色。千年與井在，記此王蔡宅。

新懷寺送任仲微

春陰欲落雪，野氣方升雲；我游清嶺尾，想見翠被君。古來聚散地，與子復言分。倦游安稅駕，復田失歸耘。獨宿古寺中，荒雞亂鳴羣。送子以曉角，幽幽醒時聞。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蕩蕩青城雲，娟娟峨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爲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一歸何日。爲話「腰脚輕，猶堪踏泉石。」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病眼亂燈火，細書數塵沙。君詩如秋露，淨我空中花。古語多妙寄，可識不可誇。巧笑在頰頰，哀音餘慘嗚。會坑一掬春，紫餅供千家。隨知貴公子，醉眼無真茶。崎嶇爛石上，得此一寸芽。緘封勿浪出，湯老客未嘉。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一首

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閑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餠。酒闌紅杏闌，日落大堤平。清夜除燈坐，孤舟擊岸聲。送君續未墮，對此月猶橫。

贈朱遜之（并引）

元祐六年九月，與朱遜之會議于穎，或言落入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驪蕙一言，知其爲人，子於遜之亦云。

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爻有正色，鞠衣亦令名。一從人僞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寓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既易售，粹駁宜相傾。疾惡逢伯厚，識真似淵明。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改評。願君爲霜風，一掃紫與頰。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二陳旣妙士，兩歐惟德人。王孫乃龍種，世有喬雲麟。五君從我游，傾寫出怪珍。俗物敗人意，茲游實清醇。知有聚散佳，夢失欠伸。我舟下清淮，沙水吹玉塵。君行踏曉月，疎木挂寸銀。尙寄別後詩，冀刻淮南春。

上巳日與二子遊過游塗山荆山記所見一首

此生終安歸，還軫天下半。竭來乘槎廟，復作微禹歎。昔自南河赴杭州，過此蓋二十二年矣。從祠及彼瓜，（有啓廟）像設偶此祭。謂塗山氏，秦祖嘗脩坐，（謂伯翳）夏郊亦薦裸。（有絲廟）可憐淮海人，尙記孤矢旦。（淮南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數萬人會山上，雖傳記不載，然相傳如此。）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亂。別人有餘坑，美石肯溫瓚。（荆山下有卞氏孫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錢刻，取出山下，靚變色，不復溫瓚。）龜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龜泉在荆山下，色白而甘，真陸羽所謂石池漫流者，有石記云：「唐正元中，隋白龜流出。」）小兒強好古，侍史笑流汗。歸時蝙蝠飛，炬火記遠岸。

淮上早發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次韻徐仲車一首（仲車耳聾）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似霜松嶠春高。蒼蠅莫亂遠雞聲，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仲車。）月有當空水自流。人間擾擾真堪笑，應笑人呼作鬪牛。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東都寄食似孤雲，撲被真成一宿賓。收得玉堂揮翰手，却爲淮月弄舟人。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甌有塵。爲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來詩有「芍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爲此會，用花十餘萬枝，吏緣爲

恣民極病之，故罷此會。）

送陳伯脩察院赴闕

裕陵固天縱，筆有雲漢姿。嘗重連山象，不數秋風辭。龍騰與虎變，狸豹復何施？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聞君射策日，妙語發騰咨。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豈知二十年，道路猶遲遲。苦言如藥石，瞑眩終見思。屈信反覆手，獨於君可疑。四門方穆穆，行矣及此時。

送張嘉父長官

都城昔傾蓋，駸馬初服軌。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難繫。于今三會合，每進不少留。豫章既可識，瑚璉誰當收？微官有民社，妙割無雞牛。歸來我益敬，器博用自周。百年子初筵，我已迫旅酬。但當詔苦語，高節貫白頭。

賦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

次韻一首

太山秋毫兩無窮，鉅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裏，未覺抗頰誰雌雄？（來詩云與抗爭雄。）我在錢塘拓湖濠，大堤士女爭昌豐。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翁席卷蒼雲空。竭來頰尾弄秋色，一水縈帶照靈宮。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脩臆臃。二十四橋亦何有？擾此十頃玻璃風。雷塘水乾禾黍滿，黃釵耕出餘鸞龍。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蟲。（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求揚倅。）

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一首

壺中春色（謂洞庭春色也。）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一首

使君不用山麴窮，飢民自逃泥水中。欲將百瀆起凶歲，免使鱸石愁揚雄。西湖雖小亦西子，縈流作態清而



半；千夫餘力起三闌，焦陂下與長淮通。十年憔悴塵土窟，清瀾一洗啼痕空。王孫本自有仙骨，平生宿衛明光宮。一行作吏人不識，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此水照冰雪，莫遣白髮生秋風。定須却致兩黃鵠，新與上帝開濯龍。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綴釵頭蟲。（予以穎人苦饑，奏乞留黃河夫萬人，修境內溝池，詔許之，因以餘力浚治此湖。）

到官病瘵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爲謝。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爲設方丈，養此膚寸舌。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繆爲淮海帥，每愧廚傳缺。藜無欲清人，奉使免內熱。空煩赤泥印，遠致紫玉玦。爲君伐羔豚，歌舞菰黍節。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入，鼎器手自潔。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試。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授，知我非輕暖。

雙石一首（并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罔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玉白可鑿，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穎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

夢時夏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烏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一首

少年獨識晁新城，閉門却掃卷旃旌。胸中自有談天口，坐却秦軍發墨守。有子不爲謀置錐，虹霓吞吐忘寒飢。端如太史牛馬走，嚴徐不敢連尻髀。裴回未用疑相待，枉尺知君有家戒。避人聊復去濠洲，伴我真能老淮海。夢中仇池千仞巖，便欲攬我青霞擔。且須還家與婦計，我本歸路遠西南。老人欲酒無人佐，獨看紅葉傾白甌。每

到平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思我。路旁小兒笑相逢，齊歌萬事轉頭空。賴有風流賢別駕，猶堪十里卷春風。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一首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覆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耶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謂魯直也。）二豪與措磨。（其兄少游與張文潛。）嗟我久離羣，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小范真可人，獨肯勤收羅。瘦馬識膝耳，枯桐得雲和。近聞館李生，（李薦方叔。）病鶴借一柯。贈行苦說我，妙語慰蹉跎。西羌已解仇，鋒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沱。

靈隱前一首贈唐林夫

靈隱前，天竺後，雨濶春陰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祭同。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作靈隱居，葛衣草屨隨僧蔬。能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滕達道撈詞二首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入。至今詩禮將，惟數武宣臣。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公少受知於范希文孫元規。）空試乘邊策，宵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淚濕塚前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公方占賈鵬，我正買龔牛。共有江湖樂，俱懷吹散憂。荆溪欲歸老，浮玉偶同游。觥籌儀刑在，驚呼歲月遒。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新苗未沒鶴，老葉方驚蟬。綴集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酒臥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野無佩犢子，府有騎鶴仙。觀風嶠南使，出相山東賢。渡江弔狼石，過嶺酌貪泉。與君步徙倚，望彼脩連娟。願及南枝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二

二二

謝，早隨北鴈翻；歸來春酒熟，共看山櫻然。

送晁美叔一首

我年二十無朋儕，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如有求，頽然病鶴清而脩。醉翁遣我從子游，翁如退之蹈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嘉祐初執與子由，寓興國裕室，美叔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游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亦須放他出一頭地。」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鶴不病骨愈糾，惟有我顏老可羞。醉翁賓客散九州，幾人白髮還相收。我如懷祖拙自謀，正作尙書已過優，君求會稽實良籌，往看萬壑爭交流。（君近乞越州。）

王文玉撈詞

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臥病，子雲三世不遷官。幽蘭空覺香風在，宿草何曾淚葉乾；猶喜諸郎有曹志，文章還復富波瀾。

送芝上人游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闕道愈密。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

送程德林赴真州

君為縣令元豐中，吏食功利以病君；君欲言之路無從，移書諫臣以自通。（諫臣蹇受之也。）元豐天子為改容，我時正馬江西東，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爾來明目達四聰，收拾粗殿莫北空。君為赤令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天廡如海養羣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祁舉制策，文學行義，為時所稱。）白沙何必煩此翁？

谷林堂詩一首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我來適過雨，物至如娛予。穉竹真可人，霜節已專車。老  
瓶若無賴，風花欲填渠。山鴉爭呼號，谿蟬獨清虛。寄懷勞生外，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見柱，與秀才求學其法。  
戲贈二首

露宿泥行草棘中，十年春雨養髯龍。如今尺五城南社，欲問東坡學種松。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爲問何如插楊柳，明年飛絮作浮萍。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二年二蹕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飲，著書自要且窮愁。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鳥雖還豈是  
休。故欲河邊幾來往，祇今霜雪已蒙頭。

次韻劉景文贈傅巖秀才

竊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交難。未能飛瓦矚清角，肯便投泥戲潑寒。忽見秋風吹洛水，遙知霜葉滿長  
安。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憂樂出  
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瘁。  
感之作詩

菊殘黃蕪自古傳，長房甯復是臞仙。應從宋武橫刀日，數到劉公戲馬年。對玉山入雖老矣，見恆河性故依  
然。王郎九日詩十首，今賦黃樓第二篇。

九日次定國韻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二

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仙人視吾曹，何異蜂蟻稠；不知蠻觸氏，自有兩國憂。我觀去來今，未始一念留；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羞。王郎誤涉世，屢獻久不齎；黃金散行樂，清詩出窮愁。俛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軒裳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廟；以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炯然徑寸珠，藏此百結發；意行無草馬，倏忽略九州。邂逅獨見之，天與非人謀；笑我方醉夢，衣冠戲沐猴。力盡病馱驥，伎窮老伶儂；北山有雲根，寸田自可援。會當無何鄉，同作逍遙遊；歸來城郭是，空有鬢鬢丘。

召還一至都門先寄子由一首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得俄頃。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黃門殿中奏事罷，詔許來迎先出省。已飛青蓋在河梁，定餉黃封兼賜茗；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穎。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復穿鷓鴣行，殆寄糜鹿迹。勞生苦晝短，展轉不能夕；默坐數更鼓，流水夜自益。故人爲我謀，此志何由異；越吟知聽否，誰念病莊舄。（時方請越。）

次韻蔣穎叔餞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圍，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差垂領髮，歎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神。（前臺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歎紅香土。」）

與君並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齊班容小語，霜廷稽首滋微溫。（適與穆父並拜廷中，地皆流濕，相與小語道之。）病食賜茗俘銅葉，老怯香泉盪寶樽；回首鷓鴣行人傑，坐知荒虜是游魂。

卷三 詩六十六首

賦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并求純父數句。

紫潭出玄雲，巖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偽何足評。笑彼三子歐蘇梅，無事自作雲羽爭。事見三人詩集。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相寶孺。大范愈長謠，語出月脅令人驚。皇甫湜云：「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孟郊聞雞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牀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水盡與洪濤傾。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一首

月次于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搖桑榆盡西靡，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爲此形；與君持麈侍帷幄，同到溫室觀堯羹。自憐太史牛馬走，技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掛神武，便擊雲水歸南溟。陶然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嘗挂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青燐。撫物懷人應獨歎，作詩寄子誰當聽。

次韻錢穆父會飲一首

彈冠恨不早，掛冠常苦遲。盛服每假寐，角闕時伏思。東門未租道，西山空拄頤。逝將江海去，安此麋鹿姿。要當謀三徑，何暇擇一枝。與君幾合散，得酒忘醇醅。君談似落屑，我飲如奕棋。世有作詩如弈棋，弈棋如飲酒，飲酒乃天戒之語。僕此二事皆不能。居官不任事，造物真見私。主人獨賢勞，金穀方流馳。行人亦結東，杖杜乃歸期。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颺。我得會稽去，方回良不癡。

次韻穆父尙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一首

千章杞梓蔭雲天，樽散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裏，豐年及我挂冠前。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看頰肩。

郊祀慶成詩一首

帝出乘昌運，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制作七年成。大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掃地，魄寶夜垂精。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嶽城。北流吞朔易，西極落撓旌。升燎靈光答，回鑾瑞霧迎。需雲徧枯槁，解雨達勾萌。可頌非天德，因箴亦下情。民言知有取，帝謂本無聲。富國由崇儉，斯年在好生。無心新格物，克己自脩兵。化國安新政，孤臣反舊耕。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庚。

次韻奉和錢穆父荊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謾謾松下風，蕩蕩壠上雲。聊將竊比我，不堪持寄君。半生寓軒冕，一笑當琴尊。良辰飲文字，晤語無由醺。我有鳳鳴枝，背作蛇跼紋。月明委靜照，心清得奇聞。當呼玉澗手，一洗羯鼓昏。請歌南風曲，猶作虞書潭。（家有雷琴甚奇，古玉澗道人雀閣妙於雅聲，嘗呼使彈。）

見和仇池

上窮非想亦非非，下與風輪共一癡。翠羽若知牛有角，空罅何必井之眉。還朝曾接鸚鵡翼，謝病行收麋鹿姿。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年拜節過仇池。

玉津園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勤民計慮長。碧水東流還舊派，（玉津分藥河上流，復合于下。）紫壇南峙表連岡。不逢遲日鶯花亂，空想疎林雪月光。千畝何時躬帝藉，斜陽寂歷鎖雲莊。

蕭田

藉脂方紀瑞布穀未催耕；魚沫依蘋渚，蠅涎上綠楹。江湖來夢寐，簑笠負平生；琴裏思歸曲，因君一再行。

頃年揚康功使高麗，遲奏乞立海神廟，板橋僕隸其地，傲隘移書使遷之，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揚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復記其云何也，次韻答之。

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談笑出偉奇，鼓舞南海神。頃年三韓使，幾為鮫鱓吞，歸來築祠宇，要使百賈奔。（板橋商賈所聚。）我欲遷其廟，下數浮空羣。（謂登州海市。）移書竟不從，信非磊落人。公胡為拳拳，繫此空中雲，作詩頌其美，何異刻劍痕。我今已括囊，象在六四坤。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遊送一首

南山北澗雨非真，東穎西湖迹已陳。季子來歸初可喜，老聃新沐定非人。酒債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息勻；自笑塵勞餘一念，明年同泛越谿春。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一首

三軍喜氣鑠飛花，睡起空鷺月在沙。未集驊駘金蹕曩，故殘鳩鵲玉橫斜。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酒可賒。宣勸不多心有醉，強扶衰白拜君嘉。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海石來珠官，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感。懸壺嶠南使，鏡鏡淮東牧。（僕在揚州，程德孺自嶺南解官，以此石見遺。）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金。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三

二七



藉以文登玉，（僕以高麗所鑄大銅金貯之，又以登州海石如碎玉者附其足。）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銜茅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攬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問道歸更速！

次天字韻答岑巖起

一聲清蹕霧開天，百辟心莊豈親虔？同顧驚君珠玉側，同升愧我秕糠前。斐同月色留壇影，縹渺松香泛蠟煙；（近制以林燭松明易林盆。）莫歎耶潛生白髮，聖朝求舊鄙齋肩。

石塔寺一首（并引）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此詩。

飢眼眩東西，詩腸忘晝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三百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抵違處，乃知飯後鐘，闌梨蓋具眼。

次韻蔣穎叔二首

尾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驟乘破朝寒。英姿連壁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鑾；已向詞臣得頌牧，（時穎叔集除熙河帥。）路人莫作老儒看。

凝祥池

似知金馬客時夢碧雞坊，冰雪消殘臘，煙波寫故鄉。鳴鑿自容與，立馬久同翔；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時高麗使在都下，每至勝境，輒圖畫以歸。）

和叔益畫馬次韻

天驥德力備，馬外龍麟中。皇天不遺言，元與圖畫同。驚駭飽官粟，未受一洗空。十駕均一至，何事鬱雲風？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鑿穆父王仲至將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爲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視此石之妙遂悔前語賦以謂晉卿豈可終閉

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

相如有家山，縹渺在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舉足。平生錦綉腸，蚤歲藜覓腹。從教四壁空，未遣兩峰感。吾今况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沂岷山瀆。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子所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畫可數，天驥紛相逐。風颺掠原野，電尾指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峰，他日來不速？

賦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三詩之意

春冰無真堅，露葉失故綠；躑疑鷓鴣萬里，竅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鉢何用處？（古蹴感通）金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瀟瀟。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著年伏。欲觀博物妙，故以求馬卜；維摩既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三峨吾鄉井，萬里君部曲；臥雲行歸休，破賊見神速。（晉卿將種，常有此志）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貺嘉篇次韻爲謝

問子一室間，寧有千里廡。塵心洗長松，遠意發孤鶴。生朝得此壽，死籍疑可落；微言在參同，妙契藏九菴。故人有奇趣，逸想寄幽壑；整霜枝謝寒暑，雲翻無前却。何須構明堂，未羨巢阿閣；緬懷別時語，復作數日惡。詩腴固堪飡，字瘦還可愕；高標忽在眼，情夢了如昨。君今喻等伍，志與灌畫各；豈待相願言，方爲不朽託。子雲老執戟，長孺

終主爵；吾當追喬松，子亦鄙衛霍。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象尋佳篇輒復和謝

嵐薰瘴染却膚腴，笑飲貪泉獨繼吳。未欲連車收薏苡，肯教沉網取珊瑚。不知庾嶺三年別，收得曹谿一滴無？但指庭前雙柏石，要予臨老識方壺。

次素少游韻贈姚安世

帝城如海欲尋難，肯捨漁舟到杏壇。剝啄扣君容膝戶，巍峨笑我切雲冠。問羊獨怪初平在，牧豕應同德曜看；肯把參同較同異，小窗相對為研丹。

次丹元姚先生韻一首

浮生知幾何，僅熟一釜羹。那於俯仰間，用此委曲情！自憐無他腸，偶亦得此生。懸知當去客，中有不亡存。但恐宿緣重，每為習氣昏。似聞梅子真，近在吳市門。未能肩拊洪，但欲目擊溫。不敢扣門呼，恐作踰垣奔。且令紹介先，徐以方便論。不學劉更生，黃金鑄尚方。不學房次律，身事閭頴陽。王烈亦何人，叔夜未可量。獨見神山開，遠煖石髓香。至道尚聽堦，蠹材終蹶張。先在喜而笑，幅巾登我堂。苦誓指黃壤，要言刻青琅。蓬萊在何許？弱水空相望。且當從嵇阮，聊復數山王。達人友四海，曲士守一疆。慎勿使形跡，兒童驚夜光。

次韻素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二首

省事天公厭兩回，新年春日併相催。懸勳更下山陰雪，要與梅花作伴來。

已卯嘉辰壽阿同，願渠無過亦無功。明年春日江湖上，回首觚稜一夢中。（子由亦字同叔，元日己卯，集本命也。）

詞鋒雖作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寬。好遣秦郎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子。）

上元侍飲樓上二首呈同列

淡月疎星遠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觀，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侍飲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

近臣，謂之傳柑，蓋尚矣。）

送蔣穎叔師熙河詩（井引）

穎叔出使臨洮，賦與穆父仲至同餞之，各賦詩一篇。以「今我來思」為韻，致過歸之矣，賦得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承明正須君，文字粲藻火。自薦雖云數，留行終不果。正

坐喜論兵，臨老付邊瑣。新詩出談笑，僚友因披籤。我欲歌杖杜，楊柳方婀娜。邊風事首虜，所得蓋么麼。願為魯連

書，一射聊城箭，陰功在不殺。結草酬魏穎。

再送二首

使君九萬擊鵬鯨，肯為陽關一斷魂。不用寬心九千里，安西都護國西門。

餘刃西屠橫海鯨，應予詩識是游魂。歸來趁別陶洪景，看挂衣冠神虎門。

次韻穎叔觀燈一首

安西老守是禪僧，用處應然無盡燈。永夜出遊從萬騎，諸羌人看擁千層。便因行樂令投甲，不用防秋更打

冰；擬旅歸來還侍燕，十分宣勸恐難勝。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北苑傳呼陸楮郎，東夷初識令君香。天山自可三箭取，海國何勞一葉航。宣勸不詞金盃側，醉歸爭看玉斝

長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雞林得夜光。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寒廳不知春，獨立耿玉雪。閉門愁永夜，置酒及明發。忽驚庭戶曉，未受煙雨後。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聲霜未易掃，眉斧真自伐。惟當此花前，醉臥黃昏月。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良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親？髯張既超然，老潛亦絕倫。李于冰玉姿，文行兩清淳。歸從三人游，便足了此身。公堤不改昨，姥嶺行開新。幽夢隨子去，松花落衣巾。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一首

天公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疎影在東窗，驚怪霜枝連夜發。生成變壞一彈指，乃知造物初無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龍眠居士本詩人，能使龍池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龍眠胸中有千駟，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拈秃筆。東南山水相招呼，萬象入我摩尼珠。盡將書畫散朋友，獨與長欽歸來乎？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世久無此士，我晚得王孫。寧非叔度家，豈出次公門？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哀哉吳越人，久爲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近聞海上港，漸出水底村。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一見刺史天，稍忘獄吏尊。會稽入吾手，鏡湖小於盆。比我東時來，無復瘡痍存。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試得先字且贈以魚枕孟四馬箠一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鬪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仁

風被宿麥，綠浪搖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因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荆魚盃，副以蜀馬鞵；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臥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遶筋骨強。煙篔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呂與叔學士挽詞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論議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次其韻

飛仙亦偶然，脫命瞬息中。惟詩不可擬，如寫天日容。夢中哦七言，玉丹已入懷。一語遺虛緯，失身墮蓬萊。蓬萊至今空，謾短不養才。上界足官府，謫仙應退休。可憐吳與蘇，飢憐雪滿頭。雪滿頭，終當却與丹元子，笑指東海乘桴浮。

次王定國韻書丹元子寧極齋

仙人與吾輩，寓迹同一塵。何曾五穀飽，但有爭席人。寧極無常居，此齋自隨身。人那識，鄰鑿天不留，封倫誤落世網中。俗物愁我神，先生忽扣戶。夜呼郭孔賓，便欲隨子去。著書未絕麟，願挂神虎冠。往卜飲馬鄉，王耶濯紈綺。意與陋巷親，南游苦不早。儻及葦鱸新。

王仲至侍郎見惠穉栝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蕭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翠栝東南美，近生神嶽陰。惜哉不可致，霜根絡雲岑。仙風振高標，香實隕平林。偶隨樗櫟生，不爲樵牧侵。忽驚黃茅嶺，猶出青玉鍼。好事雖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換鵝手，但知覓來禽。高懷獨夫子，一見捐囊金。得之喜不寐，贈我意殊深。公堂開後閣，凡木愧華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恐樊籠中，摧我鸞鶴衿。誰知積雨後，寒芒曉森森。恨我追歸老，不見汝十尋。蒼皮護玉骨，且莫視古今。何人風雨夜，臥聽飢龍吟。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一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自有長城鳥鼠西。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紅麴寄馳蹄。多買黃封作洗泥，使君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兔人人羨，爭欲尋蹤覓舊蹄。

表弟程德孺生日一首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毒骨遙知是弟兄。（子與君皆壽骨真耳，班列中多指子二人，不問而知其爲中表也。）會活萬人寧望報。（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皆遭飢歲，活數萬人。）祇求五畝却歸耕，四朝遺老獨零盡。鶴髮他年幾箇迎。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于浴室東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詩乃

復用前韻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入餅茶。（尚書學士得賜頭綱龍茶一斤入餅，今年綱到最遲。）

夢憶吳山却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中多白楊梅盧橘。）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東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雲豈有期。斷送一生箱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一首

峨峨扇中山，絕壁信天削。誰施大圓鏡，銜霍入戶牖。得之老月師，畫者一醉叟。常疑若人胸，自有雲夢叢。千巖在掌握，用捨彈指久。低昂不自知，恨寄兒女手。短屏雖曲折，高枕謝奔走。出家非今日，法水洗無垢。伴遊雲釋嶠，燕坐柳生肘。忘懷紫翠間，相與到白首。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重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謝仲適坐上送王敏仲北使

衝風振河朔，飛霧失太行。相逢不相識，下馬須眉黃。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喜有賢主人，共此燈燭光。聚散一夢中，人北鴈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幸子過明主，陳經入西廂。歸期不可緩，倚相宜在傍。

書丹元子所不李太白真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塵斤入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磨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生年不知高將軍，手汗吾足乃敢暝。作詩一笑君應聞。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枝一首

代北寒蠶擣非萍，奇苳零落似晨星。逢鹽久已成枯腊，得蜜猶應是薄刑。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隨李白跨滄溟。攀條與立新名字，兒女稱呼恐不經。（俗有十八顛荔枝）

大行太皇太后后挽詞二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三



至矣吾三后，功高漢已還。復推元祐冠，蓋得永昭全。（臣嘗於經筵論奏，仁宗皇帝謚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庶幾於仁宗也。）有作猶非聖，無私乃是天。侍臣談要道，家法信家傳。（宰相以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注。）

却狄安諸夏，先王社稷臣。固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定策天知我，忘家帝念親。萬方何以報，得疾為勤民。

再和曾仲錫荔枝一首

柳花著水萬浮萍，荔實周天兩歲星。（柳至易成飛絮，落水中經宿即為浮萍，荔實至難長，二十四五年乃實。）本自玉肌非鶴浴，至今丹殼似猩刑。侍郎賦詠窮三峽，妃子煙塵動四溟。莫遣詩人說功過，且隨香草附騷經。

次韻歐大夫二首

雪浪石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家村。千峰右卷盪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臥枯槁根。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雜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園山水聊心存。

同前

我頃三章乞越州，欲尋萬壑看交流。且憑造物開山骨，已見天吳出浪頭。（石中似有海獸形狀。）履道鑿池雖可致，玉川卷地若為收。洛陽泉石今誰主，莫學癡人李與牛。

沉香石

壁立孤峰倚硯長，共疑沉水得頑蒼；欲隨楚客初蘭佩，誰信吳兒是木腸？山下曾逢化松石，玉中還有辟邪香；早知百和俱灰燼，未信人言弱勝強。

石芝詩（井引）

予昔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上，予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若生子。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予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復次前韻。

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指良是肌骨勻；見之怖走誰敢食，天賜我爾不及賓。旌陽遠游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踰陳入筮加六瑚，化人視之真塊蘇。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啜雕胡。老蠶作繭何時脫，夢想至人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真契當如磁石鐵。

鶴數一首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膽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疇孤，三尺長脰閣瘦癯；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儼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春醪與君別；玉帳夜談霜月苦，鐵騎曉出冰河裂。斷蓬飛葉卷黃沙，祇有千林叢叢花；應爲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間嘯且諾；僕夫爲我催歸來，要與北海春水爭先回。

和錢穆父送別井求頰醴酒（次韻）

聯鑣接武兩長身，鷓鴣行中語笑親；九子羨君門戶壯，八州憐我往來頻。佇聞東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洗塞塵；更向青齊覓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

卷四 詩七十首

劉鹵廝詩

劉生望都民，病羸寄空室；有子曰醜廝，十二行操瓢。墻間得餘粒，雪中拾墮樵。飢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恃一褐，度此積雪宵。哀哉二暴客，擧去如飢鴉。翁既死於寒，客亦易此齧。崎嶇走亭長，不憚雪徑遙。我仇祝與施，物色同遮遮。避行路為出涕，二客竟就臬。讒讒訴我庭，慷慨驚吾僚。曰：「此可名寄，追配柳之莧。」恨我非柳子，華節為爾謫。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為媾他日婦，婉然初垂髻。洗沐作小史，裹頭束其腰。筆硯耕學苑，戈矛戰天驕。壯大隨所好，忠孝福可徵。相國有折脅，封侯或吹簫。人事豈易料，勿輕此儻儻！

題毛女真

霧鬢風鬟木葉衣，山川良是昔人非。祇應閑過商顏老，獨自吹簫月下歸。

寄鑪合刷餅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焙。小甑短餅良具足，穉兒嬌女共嬌煨。寄君京閣閑烝粟，知我空堂坐蠹灰。約東家儘好收拾，故山梨棗待翁來。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天公不解防癡龍，玉函竄方出龍宮。雷震下索無處避，逃入先生衣袂中。先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徜徉隱屏酒。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鉞何勞緯蕭手。黃門寡好心易足，荆棘不生梨棗熟。玄珠白璧兩無求，無脛金丹來入腹。區區分別笑樂天，那知空門不是仙。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一女郎圖

春風消冰失瑤玉，我本無身安有觸？羊生得婦如得風，握手一笑未爲辱。先生室中無天遊，佩環何處鳴風。甌隨魔未必皆魔女，但與分燈遣歸去。胡爲寫真傳世人，更要維摩一轉語。丹元茅茨祇三間，太極老人時往還。點檢凡心早除拂，方平神鞭常使物。

紫團參寄王定國一首

銜銜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俯倒景。剛風被草木，真氣入蒼穎。舊聞人街芝，生此羊腸嶺。織虎豹鬣，感縮龍蛇靈。蠶頭試小嚼，龜息變方轉。矧予明真子，已造淨玉境。清宵月挂戶，半夜珠落井。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靜。東坡猶故目，北藥致遺秉。欲持一樞根，往有九轉鼎。爲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次韻劉薰撫句蜜漬荔枝一首

時新滿座聞名字，別久何人記色香。葉似楊梅添霧雨，花如盧橘傲風霜。每憐葦菜下鹽豉，肯與蒲萄壓酒漿。回首驚塵卷飛雪，詩情真合與君嘗。

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牛健民聲喜，鴉嬌雪意酣。霏微不到地，和暖要宜蠶。歲月斜川似，風流曲水慙。行吟老燕代，坐睡夢江潭。丞掾頗哀援，歌呼誰怕參。衰懷久灰槁，習氣尙饒貪。白啜本河朔，紅消真劍南。辛盤得青韭，臘酒是黃柑。歸臥燈殘帳，醒聞葉打庵。須煩李居士，重說後三三。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幡勝萸宮花。愁聞塞曲吹蘆管，喜見春榮得蓼芽。吾國舊供雲澤米，（定武齋酒用蘇州米。）君家新致雪坑茶。（近得曾坑茶。）燕南異事真堪記，三寸黃柑學永嘉。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台印香銀篆藥爲壽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四

梅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臍柏所薰；香環脫麝來相羣，能結縹渺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熒，何時度盡繆篆，紋繚繞無窮合復分，蘇綿浮空散氤氳。東坡持是壽卯君，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晚遇斯須何足云，君方論道承華勛，我亦旗鼓嚴中軍。國恩當報敢不勤，但願不為世所醺。爾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粉，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與香俱潔，聞思大士應已聞。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程安帝赴闕兼寄子由

中山保塞兩窮邊，臥治雍容已百年。願我迂愚分付使，與君談笑用蒲鞭。松荒三徑思元亮，草合平池憶惠

中。山松謬寄雄守王引進

鬱鬱蒼髯千歲姿，肯來盃酒作兒嬉。流芳不待龜巢葉，（唐人以荷葉為酒盃，謂知若蒲酒。）掃白聊煩鬢踏枝。醉裏便成歌雪舞，醒時與作嘯風辭。馬軍走送非無意，玉張人閑合有詩。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戲駕鸞竹石圖一首

聞君談西戎，廢食忘晷晚。王師本不陣，賊壘何足刻。守邊在得士，此語要而簡；知君論將口，似我識畫眼。笑指塵壁間，此是老牛戰。平生師衛玠，非意常理遣。訴君定何人，未用市朝顯。置之勿復道，世俗固多舛。歸去亦何須，單車渡殺繩。如蟲得羽化，已脫安用繭。家書空萬軸，涼曝困舒卷。念當掃長物，閉息默自煖。此畫聊付君，幽處得小展。新詩勿縱筆，羣吠驚邑犬。時來未可知，妙斷待輪扁。

次韻臆上人見寄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心忘犢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次韻王稚州遲朝留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間精悍見遺顏；自聞出守風流似，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杖社，不妨侍女唱陽關；內朝接武知何日，白髮羞歸供奉班。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零露<sub>1</sub> 滋月<sub>2</sub> 蒸<sub>3</sub> 溫風<sub>4</sub> 散晴<sub>5</sub> 葩<sub>6</sub> 春工<sub>7</sub> 了不<sub>8</sub> 睡<sub>9</sub> 連<sub>10</sub> 夜<sub>11</sub> 開<sub>12</sub> 此<sub>13</sub> 花<sub>14</sub> 芳<sub>15</sub> 心<sub>16</sub> 誰<sub>17</sub> 算<sub>18</sub> 刻<sub>19</sub> 天<sub>20</sub> 質<sub>21</sub> 自<sub>22</sub> 清<sub>23</sub> 華<sub>24</sub> 惱<sub>25</sub> 客<sub>26</sub> 香<sub>27</sub> 有<sub>28</sub> 無<sub>29</sub> 弄<sub>30</sub> 粧<sub>31</sub> 影<sub>32</sub> 橫<sub>33</sub> 斜<sub>34</sub> 中<sub>35</sub> 山<sub>36</sub> 古<sub>37</sub> 戰<sub>38</sub> 國<sub>39</sub> 殺<sub>40</sub> 氣<sub>41</sub> 悍<sub>42</sub> 高<sub>43</sub> 牙<sub>44</sub> 叢<sub>45</sub> 臺<sub>46</sub> 餘<sub>47</sub> 絃<sub>48</sub> 服<sub>49</sub> 易<sub>50</sub> 水<sub>51</sub> 雄<sub>52</sub> 悲<sub>53</sub> 筵<sub>54</sub> 自<sub>55</sub> 從<sub>56</sub> 此<sub>57</sub> 花<sub>58</sub> 開<sub>59</sub> 玉<sub>60</sub> 肌<sub>61</sub> 洗<sub>62</sub> 塵<sub>63</sub> 沙<sub>64</sub> 坐<sub>65</sub> 令<sub>66</sub> 游<sub>67</sub> 俠<sub>68</sub> 窟<sub>69</sub> 化<sub>70</sub> 作<sub>71</sub> 溫<sub>72</sub> 柔<sub>73</sub> 家<sub>74</sub> 我<sub>75</sub> 老<sub>76</sub> 念<sub>77</sub> 江<sub>78</sub> 海<sub>79</sub> 不<sub>80</sub> 飲<sub>81</sub> 空<sub>82</sub> 咨<sub>83</sub> 嗟<sub>84</sub> 明<sub>85</sub> 年<sub>86</sub> 花<sub>87</sub> 開<sub>88</sub> 時<sub>89</sub> 舉<sub>90</sub> 酒<sub>91</sub> 望<sub>92</sub> 三<sub>93</sub> 巴<sub>94</sub> 蓋<sub>95</sub> 欲<sub>96</sub> 請<sub>97</sub> 梓<sub>98</sub> 州<sub>99</sub> 而<sub>100</sub> 歸<sub>101</sub> 也<sub>102</sub>

二月二十日開園二首

雪霽霜聲語<sub>1</sub> 槍<sub>2</sub> 響<sub>3</sub> 澹<sub>4</sub> 蕩<sub>5</sub> 園<sub>6</sub> 林<sub>7</sub> 取<sub>8</sub> 次<sub>9</sub> 行<sub>10</sub> 要<sub>11</sub> 識<sub>12</sub> 將<sub>13</sub> 軍<sub>14</sub> 不<sub>15</sub> 凡<sub>16</sub> 意<sub>17</sub> 從<sub>18</sub> 來<sub>19</sub> 祇<sub>20</sub> 矍<sub>21</sub> 小<sub>22</sub> 人<sub>23</sub> 羹<sub>24</sub> 是<sub>25</sub> 日<sub>26</sub> 散<sub>27</sub> 父<sub>28</sub> 老<sub>29</sub> 酒<sub>30</sub> 食<sub>31</sub>

西園壯蒼夜<sub>1</sub> 沉<sub>2</sub> 沉<sub>3</sub> 尙<sub>4</sub> 有<sub>5</sub> 游<sub>6</sub> 人<sub>7</sub> 臥<sub>8</sub> 柳<sub>9</sub> 陰<sub>10</sub> 鶴<sub>11</sub> 睡<sub>12</sub> 覺<sub>13</sub> 時<sub>14</sub> 風<sub>15</sub> 露<sub>16</sub> 下<sub>17</sub> 落<sub>18</sub> 花<sub>19</sub> 飛<sub>20</sub> 絮<sub>21</sub> 滿<sub>22</sub> 衣<sub>23</sub> 襟<sub>24</sub>

鬱鬱蒼髯真<sub>1</sub> 道<sub>2</sub> 友<sub>3</sub> 絲<sub>4</sub> 絲<sub>5</sub> 紅<sub>6</sub> 萼<sub>7</sub> 是<sub>8</sub> 鄉<sub>9</sub> 人<sub>10</sub> 蒼<sub>11</sub> 髯<sub>12</sub> 松<sub>13</sub> 也<sub>14</sub> 紅<sub>15</sub> 萼<sub>16</sub> 海<sub>17</sub> 棠<sub>18</sub> 何<sub>19</sub> 時<sub>20</sub> 翠<sub>21</sub> 竹<sub>22</sub> 江<sub>23</sub> 村<sub>24</sub> 路<sub>25</sub> 送<sub>26</sub> 我<sub>27</sub> 柴<sub>28</sub> 門<sub>29</sub> 月<sub>30</sub> 色<sub>31</sub> 新<sub>32</sub>

次韻王維州送侍其涇州

威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聞道名城得真將，故應驚羽落空弦。追鋒歸去雄三衛，授鉞重來定十連；別酒回頭便陳迹，號咷端合發初筵。

臨城道中作（并引）

子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爲恨。過臨城內丘，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過湯陰市得曉豆大麥齋示二兒子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四

四一

朔野方赤地，河滯但黃塵。秋霖暗豆漆，夏旱膠麥人。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珍。青班照匕筋，脆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風埃便逐臣。漂零竟何適，浩蕩寄此身。爭勤加飲食，實無負吏民。何當萬里客，歸及三年新。

子由新脩汝州龍興寺，吳賈壁。

丹青久衰一不載，人物尤難到今世。每摹市井作公卿，畫手懸知是徒隸。吳生已與不傳死，那復典型留近歲。人間幾處變西方，盡作波濤翻海勢。細觀手面分轉側，妙算毫釐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蠅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符雲卷新霽。使君坐歎清夢餘，幾疊衣紋數袂袂。他年弔古知有人，姓名聊託東坡弟。

過高郵寄孫君孚一首

過淮風氣清，一洗塵埃容。水木漸幽茂，菰蒲雜游龍。可憐夜合花，青枝散紅茸。美人游不歸，一笑當誰供。故園在何處，已偃手種松。我行忽失路，歸夢山千重。聞君有負郭，二頃收橫從。卷野畢秋穫，殷牀聞夜春。樂哉何所憂，社酒粥面醜。宦游豈不好，毋令到千鍾。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天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問矣。明日阻。

風復留見之作二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敢問老聃所游。瑟瑟寒松露骨，耿耿病虎垂頭。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扶病江邊送客，杖屨滄口回頭。  
老去此生一訣，興來明日重游。臥聞三老白事，半夜南風打頭。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詩寄謝。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

人電眸流齒霹靂舌，爲子吹散千峰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爲作泉公喚居士。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後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餘雨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茅瘴，未用深藏白氎巾。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頰，獨有人間萬里風。

慈湖夾阻風五首

捩索桅竿立嘯空，篙師酣寢浪花中。故應管蒯知心腹，弱纜能爭萬里風。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墮落在山前。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千頃參旒在船底，空餘石髮挂魚衣。月輪亭千汗珠融，誰識南訛長養功。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却當空。臥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並水村歌側過，人間何處不蟻巖。

過廬山下（并引）

予過廬山下，雲物騰涌，默有禱焉。未午，衆峰凜然，故作是詩。

亂雲欲覆山，勢與飄風南。羣鷲相應和，勇往爭騰驪。可憐蒼蔚中，時出紫翠嵐。鷹後失東嶺，龍騰見西龕。一時供坐笑，百態變立談。暴雨破垓址，清飈掃渾酣。廓然歸何處，陋矣安足戡。亭亭紫霄峰，窈窕白石庵。五老數松



壁，雙谿落天潭，雖云默禱應，願有移文慙。

壺中九華詩（井引）

湖口入李正臣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予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為耦，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記之。

清谿電轉失雲峰，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龍，篙聲擊楫相春撞。醉臥欲醒聞淙淙，真欲一口吸老龐。何人得備窺魚缸，舉又絕叫尺鯉雙。

秧馬歌一首（井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臂雀躍于泥中。繫束，覆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僮僕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一解者曰：搗形如其，攬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于禾譜之末云。

春雲儼儼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剡齊。嗟我婦子行水泥，朝分一壠莫千畦。腰如蠶絲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脅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入聲）如鳧鷖，織織京蓬亦可齋。何用繁纆與月題，竭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鼙，忽作的盧躍檀溪。歸來挂壁從高栖，了無芻秣飢不啼。少壯騎汝遠老羸，何曾蹶跌防頭擠。錦韞公子朝金闈，笑我一生躡牛犁。不知自有木駄隄。

八月七日初入巖過崖恐巖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蜀道有錯喜歡鋪，在大散關上。地名慄恐泣孤。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扶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繆孤臺（以下四首皆慶州）

入境見圖畫，繆孤如舊游。山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日麗空峒曉，風酣章貢秋。丹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嵐氣昏城樹，離聲入市樓。煙雲侵嶺路，草木半炎州。故國千峰外，高臺十日留。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

廉泉

水性故自清，不滯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為我廉，我以此名為。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為柳宗元，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留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竭來廉泉上，將須看鬢眉。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塵外亭

楚山澹無塵轂，水清可厲散焚塵外游。塵手謝此世，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却立浮雲端。俯視葛井麗幽人，冥坐處，龍虎為斬難。馬駒獨何疑，豈墮山鬼許。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逝。戲留一轉語，千載起撲袂。

天竺寺（井引）

子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香山居士留遺迹，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壑壁，已亡飛鳥失鸞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絕山薑病有

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涕橫斜。

過大庾嶺一首

一念失垢汙，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指我頂，結髮授長生。

宿建封寺曉登靈善亭望韶石二首

雙闕浮空照短亭，至今猿鳥獻青巒；若王自此西巡狩，再使魚龍舞洞庭。

蜀人文賦楚人辭，堯在崇山舜九疑；聖主若非真得道，南來萬里亦何爲？

嶺海東南月窟西，功成天已錫玄珪；此方定是神仙宅，禹亦東來隱會稽。

月華寺一首（寺隣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蓋二焚矣）

天公胡爲不自憐，結土融石爲銅山；萬人探斲富媪泣，祇有金帛資豪姦。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待千金還；

月華二火豈天意，至今菱金依榛菅；僧言此地本龍象，興廢反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曉得異石青爛斑。

坑流窟發錢涌地，莫施百鎰朝千錢；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慳。我願銅山化南畝，爛漫黍麥蘇博粳。道

入脩道要底物破鐙煮飯菲三間。

南華寺一首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

眩。我本脩行人，三世積精練。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握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

碧落洞一首（在英州下十五里）

槎牙亂峯，合巒滂絕壁橫；遙知紫翠間，古來仙釋并。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扣白月，夢中游化城。果

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泉流下珠琲，乳蓋交綬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小語聊攀

答，空山自雷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

峽山寺一首（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

天開滄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屣顏。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確水自春，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聞翁孫，遊戲暫人劍；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空不可見，霧雨霾巖巖。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一首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濕，海雨條條荔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神虎來耽景，便向羅浮見稚川。

廣州蒲瀾寺一首（地產菖蒲十二節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瀉瀉漏天；舊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詹荀祖師禪；而今祇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山中多含笑花）

贈蒲瀾信長老一首

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已從子美得桃竹，（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不向安期覓瓊瓜；燕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勝游自古兼支許，爲採松肪寄一車。

發廣州一首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浙人謂飲酒爲軟飽。）一枕黑甜餘。（俗謂睡爲黑甜。）蒲瀾疎鐘外，黃澗落木初；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

浴日亭一首（在南海廟前）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賜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已覺滄涼蘇病骨，更煩坑壑洗衰

顏；忽驚為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東坡之師抱朴老，真契蚤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歸耕。道華亦嘗啖一棗，（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仙藥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予在坡下亦嘗得食一枚。）契虛正欲仇三彭，（唐僧契虛遇人尊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答。）鐵橋石柱連空橫，（山有鐵橋石柱，入罕至者。）杖藜欲趁飛猿輕。雲谿夜逢瘠虎伏，（山有啞虎巡山。）斗壇畫出銅龍擘，（冲虛觀後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髣髴離騷經。負書從我蓋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頁常西蒼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轍。」又有蔡少霞者，夢入遺書碑，略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綺路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還須略報老同叔，羸糧萬里尋初平。（子由一字同叔。）

十月初到惠州一首

髣髴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

寓居合江樓一首

海山慈壠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肯為蘇子浮江來。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

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盃付與羅浮春。  
(子家釀酒名羅浮春。)

白水山佛迹巖一首 (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有爐鞴，融夜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吹合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巒尚峰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狂岡氏，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谿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灑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電，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賭。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谿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

詠湯泉一首 (在白水山)

積火焚大槐，膏油災武庫。驚然丞相井，疑荒將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爵攸火山裂，威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尋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

自笑一首

子石如琢玉，遠煙真削鷲。入我病風手，(古語云：「磨墨如病風手。」)玄雲滄淒淒。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蠖展阮，又如銀柳穉。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覓。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栖。

朝雲詩 (并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子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搃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寄虎兒一首

獨倚桃柳樹，閑挑草撥根；謀生看拙否？送老此蠻村。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一首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予昔赴黃州，聲風嶺上見梅花，有雨絕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中賦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颯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梳柳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荆棘裏，兩珠玉藥明朝暎。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樽。

再用前韻一首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水爲魂；紛紛初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情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暎；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藥黏空樽。（嶺南珍禽有倒桂子，綠毛紅喙如鷓鴣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

新釀桂酒一首

樽香篩辣入餅盆，盞盞春醪帶雨漣；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醕，風流可惜在蠻村。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一首

已破誰能惜甌盆，頽然醉裏得全樽；欲求公瑾一困米，試滿莊生五石樽。三盃卯困忘家事，萬戶春濃感國恩；刺史不須邀半道，籃輿未暇走山村。

花落復次前韻一首

玉妃謫墮煙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桂成幽昏。關香入戶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園；披衣連夜喚客飲，雪膚滿地聊相溫。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情而噉；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真習氣，惜花未忍終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壘樽！

卷五 詩六十七首

江郊一首（井引）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江郊慈隴，雲水蒨綸；碣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間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一首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渾；傳呼草市來攜客，洒掃漁磯共置樽。山下黃童爭看舞，江干白骨已銜恩；（時詹方議葬暴骨）孤雲落日西南望，長羨歸鴉自識村。

寄鄧道士一首（井引）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月十日，予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薪，歸來爨白



石。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乃以酒一壺，仍依蘇州韻，作詩寄之云：

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

上元夜一首

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桂杵窳，珠星綴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棗枕椰林，林疎月窟昏。使君置酒罷，鼙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賈道人也）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膏騰。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韻仙芝玉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

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適筵一首

斷橋隔勝踐，脫屣欣小揭。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疎細。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折。淒涼羅浮館，風壁頽雨砌。黃冠常苦飢，迎客羞破袂。仙山在何許？歸鶴時墮毳。崎嶇拾松黃，欲救齒髮弊。坐令禪客笑，一夢等千歲。栖禪晚置酒，蠻果粢蕪齋。廚釜無羹，野餉籃有蕙。嬉游趁時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袂。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門戶各努力，先期畢租稅！」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

人林氏，烟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一首

縹緲湘枝出落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

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點黝，忠義若研磨。偉節何須怒，寬饒要少和。吾衰此無用，寄與小東坡。

造爲人類子。

贈王子直秀才一首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游；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爲鶴謀。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一首

曲士賦懷沙，草木傷莽莽；德人無荆棘，坐失嶺嶂阻。我兄瑚璉姿，流落漳江浦；睜眼見桃花，紛紛墮紅雨。蕭然振衣袂，笑問散花女：「我觀解語花，紛色如黃土；一言破千偈，况爾初不語；可憐一轉話，他日如何舉；故復此微吟，聊和鷓鴣。」江邊閑草木，閑客嘗爲主。爾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袖手焚筆硯，清篇真漫與。願兄理北轅，六轡去如組；上林桃花開，水暖鴻北素。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一首

孤臣南游墮黃菅，君亦何事來牧蠻；熾舟蜚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桃榔間。高談已笑衰語陋，傑句尤覺情詩辱；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還。君應同望秦，與楚夢涉漢；水愁秦關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黃蘗，參洞山；何時曠蕩殆環請，與君歸駕相追攀。梨花寒食隔江路，兩山遙對雙煙鬟。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脚飛屣顏。玉牀丹鏡記分我，助我金鼎光爛斑。

再用前韻賦一首

樂天霜髮如霜菅，始知謝遣素與蠻；我兄綠髮蔚如故，已了夢幻齊人間。蛾眉勸酒聊爾耳，處仲太忍茂茲辱；三盃徑醉便歸臥，海上知復幾往還。連娟六么趁踟躕，香炒三疊索陽關；酒醒夢斷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忽驚鏡鼓發半夜，明月不許幽人攀；贈行無物惟一語，莫遣瘴霧侵雲鬢。羅浮道人一傾蓋，欲繫白日留君顏。應

知我是香案吏，他年許綴蓬萊班。

真一酒一首（井引）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蠶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黃州日所醞蜜酒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絮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游博羅香積寺一首（井引）

寺去縣七里，三山大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林使督成之。

二年梳落龜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綠絲，初日滋露甜嬌黃。茫茫春泥已沒膝，剗剗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涼要令水力供白磨，與相地脈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麵，隱隱疊鼓聞春糠。散流一啜雲子白，炊裂十字瓊肌香。豈惟牢九薦古味，（東哲餅賦云：「漫頭薄持，起搜牢九。」）要使真一流仙漿，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真膏肓。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井引）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藥忍之通，而詩無鳥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藤。鉤簾歸乳燕，穴紙出癡蠅。為鼠常留飯，憐蟻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吹雲千歲根。松花釀仙酒，木客餽山猿。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幽人白玉觀，大士甘露滅；  
根塵各清淨，心境兩奇絕。  
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  
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擊緹。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物權？  
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  
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  
儒墨起相殺，子初本無言。  
閒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  
佞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橫。  
區區效一溉，豈能濟含生？  
力惡不已出，時哉非汝爭。  
少壯欲及物，老閑餘此心。  
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  
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  
覆舟却私渡，斷橋費千金。  
淨名毗耶中，妙喜恆沙外。  
初無往來相，二士同一在。  
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  
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三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史君食槐葉冷淘一首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儻玉蛆。  
暫借垂蓮十分瑣，一澆空腹五車書。  
青擘卯杯槐葉餅，紅點冰盤薺菜蔬。  
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江漲用過韻一首

草木生故墟，牛羊滿空瀆。  
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  
已連漲海白，尚帶霍山綠。  
坎離更休王，魚鼈橫陵陸。  
得非崑崙囚，欲報陸渾劫？  
行看北風競，來救南國感。  
長驅連山燒，一掃含沙毒。  
孤吟慙造化，何時停倚伏？  
當憐水旱氓，不作舟車苦。  
江流儻席卷，社酒期蕪縮。

連雨江漲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  
牂柯江上水如天。  
牀牀避漏幽人屋，  
浦浦移家艇子船。  
龍卷魚蝦并雨落，  
人隨雞犬上牆眠。  
祇應樓下平增水，  
長記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  
臥聞榕葉響長廊。  
微明燈火耿殘夢，  
半濕簾帷滄舊香。  
高浪隱牀吹響盞，  
闌風驚樹搖琳瑯。  
先生不出晴無用，  
留向空壩滴夜長。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五

南村諸楊北村盧（謂楊梅盧橘也。）白花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支爲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工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橙梨壺。先生洗瓊酌桂醕，冰檠薦此頰虬珠。似開江鱈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嘗謂荔支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鱈柱河豚魚近之耳。）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葷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

梳櫛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苑淳父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雨茫茫。江邊曳杖桃榔瘦，林下尋苗葦撥香。獨步儂逢詢蠹令，遠來莫恨曲江張。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感孝章。

答周循州一首

藤飯藜牀破衲衣，掃除膏氣不吟詩。前生似是盧行者，復學過呼韓退之。未敢扣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知君情倖難多輟，且覓黃精與療飢。

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一首

空山不難到，絕境未易名。何時謫仙人，來作鉤天聲。胸中幾雲夢，餘地方恢宏。長庚與北斗，錯落綴冠纓。公獻紫芝，赤松醜青精。谿山久寂寞，請續離騷經。抱枝寒蛭咽，繞耳飛蚊情。謫仙拊掌笑，笑此羽皇銘。我頃嘗獨游，自適孤雲情。君今又繼往，霧雨愁青冥。感君兄弟意，尋羊問初平。玉牀分箭鏃，不忍獨長生。詩成輒寄我，妙絕陶謝并。孤鴻方避弋，老驥猶在坰。鳥獸如可羣，永寄槁木形。何山不堪隱，飲水自脩齡。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一首

羽蟲見月爭翻翮，我亦散髮虛明軒。千梳冷快肌骨醒，風露氣入霜蓬根。起舞三人須相屬，停盃一問終無

言；曲肱蘊篲有佳處，夢覺瓊樓空斷魂。

荔支數一首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候兵火催；頭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隴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饑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倍；至今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  
（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馳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光字伯游，爲陸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入。）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痍。君不見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龍加，爭新買龍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洛下貢花，自錢惟慎始。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鬪茶，許之。）

江月五首（井引）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常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道遙堂，遠眺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爲韻。

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正似西湖上，涌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盃殘。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臥，唧唧蟲夜話。

三更山吐月，栖鳥亦驚起。起尋夢中遊，情絕正如此。驅雲掃衆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蓬洗耳。

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多斷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

五更山吐月，窗迥室幽幽。玉鉤還挂戶，江練却明樓。星河澹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聽五詠，情切變壘謳。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海游。雖懷覓然喜，豈免踟躕憂？  
莫雨侵重隄，曉煙騰鬱攸。朝攀見蜜啣，夜枕聞鶴鷗。  
飛欲烹鸞屈，固嘗饜鉤。舌音漸瘳變，面汗嘗辟羞。  
賴我存黃庭，有時仍丹丘。目聽不任耳，踵息殆廢喉。  
稍欣素月夜，遂度黃茆秋。我兄清廟器，持節瘴海頭。  
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入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  
惠然再過我，樂哉十日留。但恨三語賢，忽潛九原幽。  
萬里儻同歸，兩鰥當封綬。（軾妻婦已三年矣，正輔近亦有亡嫂之戚，故云。）  
強歌非真達，何必師莊周。

再和

稚川真長生，少從鄭公游。孝章偶不死，免爲文舉憂。  
餘齡會有適，獨往豈相攸。由來警露鶴，不羨撮蒼鷗。  
願加視後鞭，同駕躡空輶。寧凌墮齒董，勿憶齊眉羞。  
何時遂縱壑，歸路同首丘。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  
東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無心逐定遠，燕領飛虎頭。  
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舟。我亦沾沛瀝，漸解鍾儀囚。  
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猶勝稽叔夜，孤憤甘長幽。  
南董可寄傲，北山早歸憂。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一首

偉哉造物真豪縱，縱攬土搏沙爲此弄。摩開翠峽走雲雷，  
截破奔流作潭洞。因隨化入履巨迹，得與仙兄躡飛輦。  
輦杖不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坐看鸞鳥救霜葉，  
知有老蛟蟠石罅。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  
念兄獨立與世疎，絕境難到惟我共。永詞角上雨蠻觸，  
一洗胸中九雲夢。浮來山高同望失，武陵路絕無人送。  
筠擷翠爪甲香，素綆分碧銀餅凍。歸路霏霏湯谷暗，  
野堂活活神泉涌。解衣浴此無垢人，身輕可試雲間風。

與正輔游香積寺一首

越山少松竹，當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  
伏苓無人採，千歲化琥珀。幽光發中夜，見者惟木客。我

豈無長鍊？真覺苦難識；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把玩竟不食，棄置長太息；山僧類有道，辛辛常谷汲。我慙作機春，整破泥沌穴；幽尋恐不繼，書板記歲月。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一首

祇知楚越爲天涯，不知肝膽非一家。此身如線自縈繞，左回右轉隨漫車。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裏邪；欲從穉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首參真諦款韶石，次謁六祖登南華。仙山一見五色羽，雪樹兩摘南枝花。赤魚白蟹筋屨下，黃柑綠橘筵常加。糖霜不待蜀客寄，荔支莫信閩人誇。恣傾白蜜收五稜，（去聲）細斲黃土栽三極；（正輔分人參一苗，歸種韶陽來詩本用極字，惠州無膏，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朱明洞裏得靈草，翩然放杖凌蒼霞。豈無軒車駕熟鹿，亦有鼓吹號寒蛙；仙人勸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疊窪。徑從此路朝玉闕，千里莫遣毫釐差。故人日夜望我歸，相迎欲到長風沙。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世間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相疵瑕；相攜行到水窮處，庶幾一見留子嗟。千年枸杞常夜吠，無數草棘工藏遮。但令凡心一洗滌，神入仙藥不我違；山中歸來萬想滅，豈復回顧雙雲鴉？

巖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虎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

耶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言拔白之驗。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流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根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和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窗幽人臥羲軒；風輪曉入春筍節，露珠夜上秋禾根。（或爲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



明間，蚤作而伺之，乃見其枝起數寸，竹筍尤甚。又夏秋之交，稻方舍秀，黃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纍纍然忽有騰上，若有推之者，或入于莖心，或垂於葉端，稻乃秀實。一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為寄。從來白髮有公道，始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二，他年妙絕兼形魂。（傳燈錄有形神俱妙者，乃不復解化之事。）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願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折塵妙質本來空，（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更積微陽一綫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朦朦。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量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籊籊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小圃五詠

人參

上黨天下春，遼東直井底；玄泉傾海腴，白露洒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肢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權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樞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炮炙，醜蓄盡根抵。開心定魂魄，愛恚何足洗；糜身輔吾生，既食首重稽。

地黃

地黃銅老馬，可使光鑿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沉

求得穉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食餽，噉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枸杞

神藥不自閔，羅生滿山澤；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荑棘；青萸春自長，絳珠爛莫摘。短籬護新植，紫荀生臥節；根莖與花實，收拾無棄物。大將玄吾鬢，小則餉我客；似聞朱明洞，中有千歲質。靈虬或夜吠，可見不可索；仙人儻許我，借杖扶衰疾。

甘菊

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來出細粟，稍覺芳歲老。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晨光雖照耀，秋雨半摧倒。先生臥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壺，空腹嚼珠寶。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新萸蔚已滿，宿根寒不槁。揚揚弄芳蝶，生死何足道；頗訝昌黎翁，恨爾生不蚤。

薏苡

伏波飯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穀毒，不救讒言傷。讒言風雨過，瘴癘久亦亡；兩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珍產駢南荒；絳囊懸荔支，雪粉剖桄榔。不謂蓬荜姿，中有藥與糧；春爲芡珠圓，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粟，黃精誰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生光。

雨後行菜二首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平明江路濕，並岸飛雨漿。天公真富有，膏乳瀉黃壤；霜根二蕃滋，風葉漸俯仰。未任筐筥載，已作盃案想；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饗。小摘飯山僧，清安寄真賞；芥藍如菌筍，脆美牙頰響。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蹠掌；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

殘臘獨出一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採杞遙堂羅浮。春欲勤，雲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路遠眇道士，疑是左元放。我欲從之語，恐復化爲羊。江邊偶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穉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率復事。客來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新年十五首

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煙淒落梅村。小市人歸盡，孤舟鶴蹕翻。猶堪慰寂寞，漁火亂黃昏。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巢枝。生物會有役，謀身各及時。何當禁畢弋，看引雪衣兒。海國空自暖，春山無限清。冰谿結瘴雨，雪菌到江城。更待輕雷發，先催凍筍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尊羹。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有，麥浪水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茆來此住，歲晚有誰同。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深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扣門。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

二月八日與黃蘗僧曇穎過遙堂何道士宗一問疾一首

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黃庭。問疾來三士，澆愁有半罍。風松時落藥，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次韻高要令劉健峽山寺見寄一首

新開妙無多，舊學閑可束。猶當隱季生，未遽逃梅福。空腸吐餘思，靜似蠶綴簇。寸田結初果，秀若銅生綠。荆棘掃誠盡，梨棗愛不熟。高人寧鑄金，下士乃服玉。君看嶺嶠隘，我欲巾笥嘗。曾攀羅浮頂，亦到朱明谷。旋觀真歷境，歸臥甘破屋。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穀。偶從越女笑，不怕蠻江浴。鶯聞尺書到，喜有新詩辱。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骨消謔口鑠，膽破獄吏酷。壟雲不易寄，江月乃可掬。遙知清遠寺，不稱空洞腹。寒驢步武碎，短髮絃柱促。仰看泉落珮，俯聽石響磬。千峰瀉清駛，一往無回蹕。狂雷失晤語，過電不容目。要知僧長飢，正坐山少肉。人間無

南北，鵝角空出縮。仇池九十九，（仇池有九十九泉，子嘗夢至，有詩。）嵩山三十六，（子由近買田陽翟，北望嵩山甚近。）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錄。那邦真可老，生理亦粗足。便同燕天焰，長作照海燭。（燕天焰見退之詩，近黃魯直寄詩云：「蓮花含裏一寸燭，牝馬海中燒百川。」魯直蓋近有得也。）

食荔枝二首（并引）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實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橫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薪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餘下，也到黑衣郎。擘擘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

春蕙秋蕙兩須臾，神藥人間果有無。無鼻何由識蒼匐，有花今始信菖蒲。芳心未飽兩峽蝶，寒意知鳴幾處蟪蛄。話取明年十二節，小兒休更籬霜鬢。

遷居一首（并引）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于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綠盡我輒斷。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青山滿牆頭，髮髻幾雲鬢。雖慙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兩橋詩（并引）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五

惠州之東，江谿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爲二十舫，鐵鎖石碇，隨水漲落。榜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栖禪院僧希固築進兩岸，爲飛閣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六月畢工作。二詩落之。

東新橋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竄；首搖鬣雪江，尾插崩雲谿。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轆轤卷巨索，青蛟挂長堤。奔舟免狂觸，脫蕙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謹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拳拳躋；魚龍亦驚逃，雷鼉生馬蹏。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發民食此除，出沒如魚鱗。似賈失船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闔；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飲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二子造橋，予嘗助施犀帶。）我亦毒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昔橋本千柱，挂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陳奔谿。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堤。炎州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壤不敢躋；似開銅駝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驚。蕭然無尺筵，欲徙飛空梯；百夫下一代，椽此百尺泥。（橋柱石礫之下，皆有堅木椽，入泥中文餘，謂之頂椽。）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闔。（子由之婦史項入內，得賜黃金錢數十助施。）父老喜雲集，算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橋下舊名鰲湖，蓋嘗有蛟鱓之類。）那知陵谷變，信續生芟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悼朝雲詩（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予

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亦略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 卷六 詩六十七首

#### 丙子重九二首

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蠻菊秋未花。唯有黃茱根，堆壠生物瘞。蝨酒藥衆毒，酸甜如梨楂。何以備一罇？隣翁餽靈蛇，亦復強取醉，歡謠雜悲嗟。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此會我雖健，狂風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墓樹號寒鴉。窮途不擇友，過眼如亂雲。餘子誰復數，坐閱兩使君。共飲去年堂，俯看秋水紋。此水與此人，相追兩炫沲。老去各休息，造物嗟長勤。佳哉此令節，不惜與子分。何以誤我客，游魚在清濱。水師三百指鐵網，欲掩羣獲多難一快，買放尤可欣。此樂真不朽，明年我歸耘。

####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一首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尙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縹渺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韓退之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割愁還有劍鉞山。（柳子厚云：「海上尖峰若劍鉞，秋來處處割愁腸。」）皆嶺南詩也。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

蓬間草草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待整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壺冰。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他日莫尋王綫宅，夢中來往本何曾。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錯落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金收辟寒。草木如有情，慰此芳歲蘭。幽人正獨樂，不知行路難。詩人故多感，花發憶兩京。石榴有正色，玉樹真虛名。粲粲秋菊花，卓為霜中英。黃檠照重九，纈纈兩鮮明。幽居有古意，義井分西牆。誰言三伏熱，上須一盃涼。先生坐忍渴，羣輩自披猖。衆散徐酌飲，遠邇味尤長。先生飯土瑠，無物與劉。又何以娛醉客，時餽砌下花。井水分西鄰，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東齋手種柏，今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榛莠為遮藏。近聞南台松，新枝出餘僵。年來此懷抱，豈復驚凡亡。新居已覆瓦，無復風雨憂。禮裁與龍竹，小詩亦可求。尚欲煩貳師，刻山出飛流。應須鑿百尺，兩綆載一牛。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

聊為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半夜，老蠶不食已三眠。憐君解比人間夢，（芝有夢齋子由作銘）許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一首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盃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近開松菊徑，南堂初絕斧斤音。知君善頌如張老，猶望攜壺更一臨。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窗清快夜堂深。也知下築非真宅，聊欲跣趺看此心。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因登木助微音。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耕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潁川歸去肯重臨。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一首

學語雛鷺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道家不隔同年面，（二守同年家。）得路方知異日心。趁著春衫游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鏡須防舊所臨。（循守近爲詔倅。）

種茶一首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荈棘尙未容，蒙翳爭交構。天公所遺棄，百歲乃稔幼。紫笋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戢戢出鳥味。未仕供白磨，且作黃摘嗅。千圓輸太官，百餅銜私園。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園。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得泉

海國困烝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勞，易此寢處乾。但沿江路峻，常慙汲腰酸。砉砉煩四夫，礲礲斷層巒。彌旬得尋丈，下有青石磬。終日但避火，何時見飛瀾。豐我粢與醪，利汝推與鑽。山石有時盡，我意殊未闌。今朝僅僕喜，黃土復可搏。晨甃得靈乳，莫寧停冰滯。我生類如此，何適不艱難。一勺亦天賜，曲肱有餘歡。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南嶺過雲開紫翠，北江飛雨送淒涼。酒醒夢回春盡日，閉門隱几坐燒香。  
門外橘花猶的皜，牆頭荔子已爛斑。樹暗草深人靜處，卷廉欹枕臥看山。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尙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九疑聯縣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月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須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尙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竊達俱



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真吾鄉！

行瘦儻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翻笙鐘。」覺而遇瘴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渺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翻笙鐘。安知非羣仙，鈞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夢雲忽變色，笑雷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顛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次前韻寄子由一首

我少即多難，遭同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強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丸尙一路，（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所向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爲適南海，復駕垂天雄。下視九萬里，浩浩皆積風。同臺古合州，屬此琉璃鍾。離別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童。還鄉亦何有，暫假壺公龍。峨眉向我笑，錦水爲君容。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指點昔游處，蒿萊生故宮。

安期生一首（并引）

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

安期本榮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實挹江鼎雄。事既兩大想，飄然籛遺風。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忍飢啖柏松。縱使偶不死，正堪爲僕僮。茂陵秋風

客望祖猶蟻，蝨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夜夢一首（井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祖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鉤魚。我生紛紛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仕不願留書繞纏。自視汝與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如我當以犀革編。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蛙黽，生理半人禽。戛然已可喜，况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習齊味，未敢笑越吟。九齡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無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橫參。荆榛短牆缺，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醉，瓊然如玉琴。

聞子由瘦一首（儋耳至難得肉食）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過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芋藷，薦以熏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蟇緣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瘠，日日蒸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俗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慮也。」）人言天下無正味，即且未遠賢。麋鹿海康別駕復何為，帽寬帶落驚僮僕。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鶴。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坐乃無一事

病怯餽餼不買魚，爾來心腹一時虛。使君不復憐為攫，屬國方將掘鼠餘。老去獨收人所棄，游哉時到物之初。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帕蒙頭讀道書。

宿老樞一首

我牆東北隅，張王維老毅；樹先樗櫟大，葉等桑柘沃。流膏馬乳漿，墮子楊梅熟；胡爲尋丈地，養此不材木？  
之得與薪，規以種松菊；靖言求其用，略數得五六。膚爲蔡侯紙，子入桐君錄；黃綸練成素，黝面頰作玉。灌灑蒸生  
苗，腐餘光吐燭，雖無傲霜節，幸免狂醒毒。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投斧爲賦詩，德怨聊相贖。

觀棋一首（并引）

子素不解棋，嘗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  
學，然終不解也。兄子過乃粗能者，僮守張中日從之戲，子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敷棋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絃  
杼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鈎，豈在筋鯁？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糴米一首

糴米買東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廬地；如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春  
秧幾時花，夏稔忽已穢；悵焉撫耒耜，誰復識此意？

入寺一首

曳杖入寺門，轉杖挹世尊；我是玉堂仙，讀來海南村。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且隨老鴉起，飢食扶桑暎。光  
圓摩尼珠，照耀玻璃盆；來從佛印可，稍覺魔忙奔。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溫。

次韻子由二首

東亭

仙山佛國本同歸，世路玄關兩背馳；到處不妨閑卜築，流年自可數期頤。遙知小檻臨廬市，定有新松長棘

笑誰道荊簷劣容膝，海天風雨看紛披。

東樓

白髮蒼顏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獨栖高閣多辭客，爲著新書未絕麟。小醉易醒風力軟，安眠無夢雨聲新；長歌自謂真堪笑，底處人間是所欣？（柳子厚詩云：「長歌返故室，自謂非所欣。」）

椰子冠

天教日飲欲金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擬疎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前漢高紀注云：「薛有作冠師。」）  
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一首

幽芳本長春，暫瘁如蝕月，且當付造物，未易料枯槁。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筍茁；乘時出婉婉，爲我暖粟列。先生蚤貴重，廟論推英拔；而今城東瓜，不記召南莢。陋居有遺寄，小圃無闕躒；還爲久處計，坐待行年匝。（子由明年六十）臘果綴梅枝，春盃浮竹葉；誰言一萌動，已覺萬木活。聊將玉藥新（世謂此玫瑰花）插向綸巾折。

次韻子由浴罷一首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閉息萬竅通，霧散名乾浴。頽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時令具薪水，漫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金斛何由足。（海南無浴器，故常乾浴而已。）老雞臥糞土，振羽雙瞑目；倦馬驅風沙，奮鬣一噴玉。垢淨各殊性，快愜聊有沃；雲母透蜀紗，琉璃壑斲竹。稍能夢中覺，漸使生處熟；楞嚴在牀頭，妙偈時仰讀。返流歸照性，獨立遺所矚。未知仰山禪，已就季主卜；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一首

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况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

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礚礚峙頭玉；（李賀詩云：「頭玉礚礚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但今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吾與子由共九孫男矣。）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適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吾前後典八州。）

獨覺一首

瘴霧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風生體疥；朝來縮頸似寒鴉，始火生薪聊一快。紅波飜屋春風起，先生默坐春風裏；浮空眼瀨散雲霞，無數心花發桃李。儵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十一月十七日夜坐達曙寄子由一首

燈燼不挑垂暗燼，爐香直撥上餘薰；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幽光與子分。

讀居二邊二首

日起理髮

安眠海自遲，浩浩潮黃官；日出露未晞，鬱鬱濛霜松。老櫛從我久，齒疎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少年若嗜睡，朝謁常怱怱；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異服轅馬，沙塵滿風駭；瑠鞍擊珂月，實與扭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公。

午窗坐睡

蒲團盤兩膝，竹几開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神疑疑夜禪，體適劇卯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下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為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

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

夜臥濯足

長安大雪年，東薪抱衾獨，雲安市無井，斗水寬百憂。今我逃空谷，孤城嘯傷鶴，得米如得珠，食菜不敢留。况有松風聲，釜鬻鳴鵲，瓦盎深及膝，時復冷暖投，明燈一爪翦，快若鷹辭鷄。天低瘴雲重，地薄海氣浮，土無重隄，藥獨以薪水療，腹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

子由生日一首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陽。少忍待其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柳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兄孫七男子，（三子四孫）次第皆逢吉，遙知設羅門，獨掩懸壺室。同思十年事，無愧篋中畢，但願白髮兒，年年作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一首

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閑草木，豈樂蒙此恥！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癡疾。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本草枸杞一名仙人杖。）

過於海舶得適寄書酒作詩，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

賦一篇并寄諸子姪一首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却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入慈，不恨居鄰無二仲；他年汝曹務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躡，莫指癡腹笑空洞。譽兒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尙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算瓢出，衆婦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

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一首（戊寅歲）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靜看月窗盤蛺蝶，臥聞風幔落蜘蛛。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攜一甌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辭符蓋儋之人安貧守靜者也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鹿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蘇花落刺桐開。

新居一首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遺屏。結茅得茲地，警警村巷永。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

五色雀一首（并引）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為賦詩。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絳朱。仁心知閔農，常告雨膏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瞻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直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盃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未易盪粟呼。胡為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問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倦夜一首

倦枕厭長夜，小窗終未明；孤村一犬吠，殘月幾人行？衰髮久已白，旋懷空自清；荒園有絡緯，虛織竟何成？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一首

小酒生黎法，乾糟凡盎中；芳辛知有毒，滴瀝取無窮。凍醴寒初放，春醅暖更饒；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里闈峨山北，田園震澤東；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鶴鬢鴛全白，犀圍尙半紅；愁顏解符老，毒耳聞吳翁。得穀搗初飽，亡貓鼠益豐；黃薑收土芋，蒼耳斫霜叢。兒瘦緣儲藥，奴肥爲種松；頻非竊食，數數尙乘風。河伯方夸若靈嫺，自無馮，歸途陷泥淖，炬火燎茅蓬。滕上王文度，家傳張長公；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羣鴻。（符吳皆坐客，其餘皆即事實錄也。）

縱筆二首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父老爭看爲角巾，應緣會現宰官身；谿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祀龜，隻雞斗酒定膾吾。

貧家淨掃地一首

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扣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留；春炊勿草草，此客未易渝！慎勿用勞薪，感我如薰藉；德人抱衡石，錄黍安可度？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一絕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若爲閉著小茆堂；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還同顧長康。江令蒼苔園故宅，謝家語鶯集華堂；先生笑說江南事，祇有青山繞建康。



被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蕤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谿邊自有舞雩風。

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復見符林秀才，說換扇之事。）

夜燒松明火一首

歲莫風雨交，客舍淒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龍鬚。快焰初煌煌，碧煙稍團團；幽人忽富貴，總帳芬椒蘭。珠  
縑綴屋稍，香燭（音詣，松瀝也，出本草注。）流銅槃，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爨，萊公夜長歎。海康無  
此物，燭盡更未闌。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老去仍栖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逢人日，歸路猶欣過兔門。三策已應思買讓，孤忠終未敢虞  
翻；典衣剝買河源米，屈指新筵作上元。

不用長愁挂月村，檳榔生子竹生孫（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新巢語燕還窺硯，舊雨  
來人不到門。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家山作本元。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釀之且瀟且嘗遂以大醉二首

自撥床頭一罈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陶米春香並舍聞（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陶米  
春。」蓋酒名也。）菜圃漸疎花淺淡，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纈紋。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醖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睡息齁齁得自聞。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

扮點盤更試淮南語，汎溢東風有殺紋。（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汎溢。」許慎註云：「酒汎，清酒也。」）

後和戊寅歲上元一首

春鴻社鷺巧相違，白鶴峰頭白板扉。石建方欣洗滌廁，姜龐不解歎蠅蟻。一龕京口嗟春夢，夢炬錢塘憶夜歸；合浦寶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

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心境都將付臥輪。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踳躩欲相纏；不須更說能鳴鴈，要以空中得盡年。倦看懣懣暗蠻村，亂棘孤藤東瘴根；唯有長身六君子，依依猶得似淇園。

真一酒歌（井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文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爲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蹈踳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游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羶與醴。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踟躕牛噉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過井了不嘗。醜爲真一和而莊，三杯儼如待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

### 卷七 詩八十九首

級江煎茶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七

活水還須活火烹，唐人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壺，小杓分江入夜，餅；茶雨已飜煎處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盃，坐數荒村長短更。

予來儋耳得吠狗日烏黃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烏啄北海羹，幸我爲之主，食餘已軋肥，終不愛鼻祖。畫馴識賓客，夜掉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趁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徑，躡度清深浦。拍浮似鴝鴨，登岸劇虺虎，盜肉亦小疵，鞭筆當貫汝。再拜謝恩，厚天不遺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鷗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桐陶亭詩（并引）

瓊山郡東衆泉感發，然皆冽而不食。丁丑歲六月，軾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日，遷于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名之曰桐陶，其詩曰：

桐陶彼兩泉，挹彼注茲；一餅之中，有瀨有澗。以淪以烹，衆喊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旣味我泉，亦嗜我詩。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

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栖。忽此榕林中，跨空飛棋枰。當門列碧井，洗我兩足泥。高堂磨新甑，洞戶分角圭。倒床便甘寢，奔息如虹霓。僮僕不肯去，我爲半日稽。晨登一葉舟，醉兀十里谿。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廉州龍眼實味殊絕可敵荔枝

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異哉西海濱，琪樹羅玄圃。纍纍似桃李，一流膏乳坐。疑星隕空，又恐珠還浦。圖經未嘗說，玉食遠莫數。獨使皴皮生，弄色映珊瑚。俎饗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汗。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詩壁上云「閑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爲問庭松尙西指，不知老桀幾年歸。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

寂寞王子猷，回松剡溪路。超遙戴安道，雪夕誰與度。倒披王恭筆，半掩袁安戶。應調折絃琴，自和撚須句。

歐陽晦夫惠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輪困攢落非笛材，剖作袖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臥枕綸中酒新流。孤鶩別鶴誰復聞，奔息駒駒自成曲。

留別廉守

編蓋以荳猪，塹塗以塗之。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懸知合浦人，長誦東坡詩。好在真一酒，爲我醉宗資。

鏘笙詩（井引）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饒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鏘水火相得自然吟嘯蓋食頃乃已坐客驚歎得未曾有請作鏘笙詩記之

孤松吟風細冷冷獨蠶長縑女媧笙陋哉石鼎逢彌明丘蚓窺作蒼蠅聲鏘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歐陽晦夫遺接離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栗藤帽赤脚渡水須花纒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幼瀾妻縫接離霧縠細送琴枕冰微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羽衣鶴筆古仙伯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屢如退之加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脫巾歌寬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

次韻王鬱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手自翻漢使節空餘皓首故侯瓜在有頽垣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君相收拭寧聞老鶴更乘軒

蘇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一首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滯起舞者誰歎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床頭有白酒盞若白露薄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巖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松如遷客老，猶似使君醇；繫舟巖城下，弄月鍾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我子乃散材，有如木輪囷。二老白接躡，兩郎烏角巾。醉臥松下石，歸扶江上津。浮橋半沒水，揭此碧鱗鱗。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箭盡霜須照，碧銅依然春。雪在長松，朝行犀浦催收芋；夜渡繩橋看伏龍。莫歎倦游無駟馬，要將老健敵千鐘；子雲三世惟身在，爲向西南說病容。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

乞得紛紛授授身，結茆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慾顏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許適有妻還學道，陶潛無酒亦從人；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

書韓幹二馬

赤髯碧眼老鮮卑，同策如縈獨善騎；赭白紫駘俱絕世，馬中岳灌有妍姿。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適迨二子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爲兒子，破戒堪一笑。披雲見天眼，回首失海濤；蠻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大兒牧衆禪，四歲守孤嶠；次子病學醫，三折乃粗曉。小兒耕且養，得暇爲書繞；我亦困詩酒，去道愈茫渺。紛紛何時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儂曹，詩書教氓獠。亦莫事登陟，谿山有何好。安居與我游，閉戶淨洒掃。

贈鄭清叟秀才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胡爲犯二怖，博此一笑喜。問君奚所欲，欲談仁義耳。我才不逮人，所有聊足已。安能相付子，過聽君謨矣。霜風掃瘴毒，冬日稍清美。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澹然兩無求，滑淨空裴几。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一首

病骨瘦欲折，霜髻簪更疏。喜聞新國政，兼得故人書。秉燭真如夢，傾盃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攄？

廣仲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

坐還粗勝處，早退不如疎。垂死初聞道，平生誤信書。風濤驚夜半，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攄。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疎。贈我皆強韻，知君得異書。滔滔沮叟是，綽綽孟生餘。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攄。

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

徐熙杏花

江左風流王謝家，盡攜書畫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

趙昌四季

芍藥

倚竹佳人翠袖長，天寒猶著海羅裳。揚州近日紅千葉，自是風流時世粧。

蕪隔

楓林翠壁楚江邊，躑躅千層不忍看。開卷便知歸路近，劍南樵叟爲施丹。

寒菊

輕肌弱骨散幽葩，真是至青褪鬢丫。便有佳名配黃菊，應緣霜後苦無花。

山茶

遊蜂掠盡粉絲黃，落葉猶收蜜露香。待得春風幾枝生，年來殺菽有飛霜。

和黃秀才鑿空閣一首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鑿，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慕，俗說皆可屏。我游鑿空閣，缺月正淒冷。黃子寒無友，對月句愈警。借君方諸淚，一沐管城穎。誰言小叢林，借絕冠五嶺。

韋儂牧馬圖一首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曹韓遊莫留；人間畫馬唯韋儂，當年爲誰掃驪瘤。至今霜蹶踏長袂，圍人因臥涉龍頭；沙苑茫茫蕞藪秋，風髮霧鬣寒颼颼。龍種尙與鶩駘游，長稽短豆豈我羞？入鑿六轡非馬謀，古來西山與東丘。

題靈峯寺壁一首

靈峰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

衆妙堂一首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醉扶桑暎；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溫。欲收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

題馮通真明月湖詩後一首

老衍清篇墨未枯，小馮新作語尤殊；呼兒淨洗涵星硯，爲子賡歌墮月湖。聞道粹江空抱珥，年來合浦自還珠；請君多釀蓮花酒，準擬王喬下履兔。（南詔有西洱河，卽古粹河江也。河形如月耳珥，故名之西洱云。）

次韻鄭介夫一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尺薪如桂米如金；長庚到曉空陪月，太歲今年合守心。相與齷齪持漢節，何妨振屐出商音？孤雲倦鳥空來往，自要閑飛不作霖。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鷺鷥未易眠；海上偶來期汗漫，葦間猶得見冥緣。良醫自要經三折，老將何妨敗兩



甄收取桑榆種梨棗，祝君眉壽似增川。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水香知是曹谿口，眼淨同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華髮蕭蕭老遂良，（褚河南帖云：「即日遂良須髮盡白。」蓋謫長沙時也。）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為家菜，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疑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邇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

森森畫戟擁朱輪，坐詠梁公覺有神；白傅問游空誦句，（事見樂天吳郡詩石敘。）拾遺窮老敢論親；（事見子美贈狄明府詩。）東海莫懷疎受意，西風幸免庾公塵；為公過嶺傳新唱，催發寒梅一信春。

次韻韶守李通直一首

一篇龍吏可書紳，莫向長沮更問津；老去常憂伴新鬼，歸來且喜是陳人。曾陪令尹蒼髯古，又見耶君白髮新；回首天涯一惆悵，却登梅嶺望楓宸。

青山祇在古城隅，萬里歸來卜築初；會見四山朝鶴駕，更看二李控鯨魚。欲從抱朴傳家學，應怪中郎得異書；待我丹成取風去，借君瓊佩與霞裾。（僕昔為開封幕，先公為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其丹示僕。今三

十年，而見君曲江，同遊南華，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舒，故詩中皆及之。

狄韶州黃蔓菁蘆葦羹一首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夢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嶽老，解作東坡羹。中有蘆葦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醉羶腥。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一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朝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晚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鶉鴉散平湖。

贈龍光長老一首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雜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

予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其韻

秋風卷黃落，朝雨洗綠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嶺獨徐行，艱險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齋諸生。

過嶺二首

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鴈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爲玉局游。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谿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澗潭。

留題顯聖寺一首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閑試雨前茶。祇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綠白沙。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峯豐下，鏡上，怪人謂雞籠山，予更名獨秀。翠峯今復過之，戲留一絕。

倚天峻絕玉浮屠，肯與彭郎作小姑。獨秀江南知有意，要三三別四方壺。

乞數珠一首贈南禪提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敢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我老安能為萬劫，付一喘。默坐閨塵界，往來八十反。區區我所寄，感縮蠶在蠶。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謫孤臺（再過虔州，和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遊。轍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山微有霰，越瘴久無秋。望斷橫雲嶠，魂飛咤雪洲。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祇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前韻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閑游。轍水雨已漲，廉泉春水流。同烹貢茗雪，一洗瘴茅秋。秋思生尊餚，寒衣待橘洲。揚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樓。老境無多日，歸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端為和詩留。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

贈虔州術士謝君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爲奪行年看，俱數生時到死時。

虔州景德寺樂師惺然堂一首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寂照非兩法。妙湛摠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話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把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摠持，更問江東三語掾。

和陽行先一首（用夢孤臺韻）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摩詰元無病，須臾不入流。苦嫌尋直枉，坐待寸田秋。雖未麒麟閣，已逃鸚鵡洲。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拔莫終相脅，辟穀會封留。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

用數珠韻贈緹長老

嗣宗雖不言叔寶，猶理遺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却掃今馮衍。古佛旣手提，諸方皆席卷。當年清隱者，鶴瘦歸不喘。和我彈丸詩，百發亦百反。昔年日凋衰，但有犢角贖。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和猶子選贈孫志舉

軒裳大爐鞮，陶谷一世人。從衡落模範，誰復甘飢貧。可憐方回癡，初不疑嘉賓。頗念懷祖豔，嗔兒與兵烟。失身墮浩渺，投老無涯垠。回看十年舊，誰似數子真。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闔。深居小汝親，豈問親與隣。連枝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崑崙春。新年得異書，西郭有逸民。陽行先以登真隱，訣見借小孫。又過我，歡若平生親。宿詩五百言，句句皆絕倫。養火雖未伏，要是丹砂銀。我家六男子，朴學非時新。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諄。願言敦夙好，永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從我屢厄陳。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凰覽德遊，鐵引不待遣；鷓鴣戀庭宇，倏忽來千轉。那將坐井蛙，而比談天衍。蠶魚著文字，稿死猶遺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目擊，待者應足蠶。最後六蟲篇，深寄恨語殘。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一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一一風輪轉。自從一生二，巧歷莫能衍；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風雷生警款，萬竅自號喘；詩人「思無邪」，孟子「內有反」，大珠分一月，細綆合兩蠶；蠶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道，全鋒雖未露，半藏已會轉。說有陋裴頡，談無笑王衍；看經聊爾耳，遮眼初不卷。三咤故自已，一快何由喘。請歸視故櫝，靜夜珠當反。安居三十年，古衲磨山蠶；持珠尚默坐，豈是功用淺。

用前韻再和翟大夫

文字先生飲，（謂劉執中）江山清獻游；典刑傳父老，尊祖繼風流。度嶺逢梅雨，還家指麥秋；自慙鴻鴈侶，爭集稻梁洲。野闊橫雙練，城堅聳百樓；行看鳳尾詔，却下虎頭州。君意已吳越，我行無去留；歸塗應食粥，乞米使君舟。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哲，客路曉追游；清絕聞詩語，滄通豈法流。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樓臺望鄉國，得句仲宣樓；恨賦投湘水，悲歌祀柳州。何如五字律，相與一樽留；更約登廳外，歸時月滿舟。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鄧通豈不富，郭解安得貧。鸞飛賀廈鶯，走散入幕賓；醉眠中山酒，夢結南柯姻。龜辱能幾何，悲歡浩無垠；同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洒掃古玉局，香火通帝園；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隣。所至爲鄉里，事賢友其仁；之子富經術，蔚如井火春。蜿蟺楚南極，淑氣生此民；唱高和自寡，非我誰當親。嘗彼癩谷竹，蕞哉

侍伶俗學吁可鄙，紙繪配芻銀。聊將調癡鬼，亦復爭華新。願子事篤實，浮言掃謔諄。窮通付造物，得喪理本均。期子如太倉，會當發陳陳。

崔文學申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係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示志舉

象服威贊珥，豈是邢夫人。簪衣破冠履，可憐范叔貧。看看崔員外，晚就觀國賓。當年頗赫赫，翁媪爭爲姻。一  
寒見退之贈崔員外詩。踰蹙阻風水，橫斜挂邊垠。青衫映白髮，今似梅子真。道存百無害，甘守吳市閭。自言擗角歲，慈母爲擇鄰。邦人驚似舅，矯矯惡不仁。詩文非他師，家法乃富春。豈非空同秀，爲國產偉民。挺然齊魯生，近出遊姜親。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情詩要鍛鍊，乃得鉉中銀。自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新。著書已絕筆，一默舍千辭。昔梓和葦簞，天節非人均。時時自娛嬉，豈爲俗子陳。

畫車詩二首

何人畫此復輪車，便是當年欵器圖。上易下難須審細，左提右挈免疎虞。九衢歌舞頌主明，誰憫寒泉獨自清。賴有千車能散福，化爲膏雨滿重城。

慶州呂僑系奉年八十二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篋。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責。拈勝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爲蛩蛩聲，時有鳥可句。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反百舍今又相逢鬪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米盡無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榔游。解舟又欲攜君去，歸舍聊須與婦謀。聞道年來丹伏火，不愁老去雪蒙頭。願買山田添鶴口，廟堂新拜富民侯。

次韻江晦叔一首

入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船同太白，禊子候淵明。幸與登仙郭，同依坐嘯成。小樓看月上，劇飲到參橫。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魏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橫空初不跨鵬鷖，但覺胡床步步高。器之言嘗夢飛，自覺身與所坐床皆起空中。一枕晝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歸來又見顛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笑說南荒底處所，祇今榕葉下亭臯。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城南鐘鼓闕清新，端為投荒洗瘴塵。惚是鏡空堂上客，誰為寂照鏡中人。紅英掃地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器之好談禪，不喜游山。山中夢出戲語，器之可同參。玉板長老作此詩。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玉板橫枝竹笋也。不怕石頭路，來參玉板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籬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永和清都觀謝道士童顏鬚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藉枕未容春夢斷，青都宛在駁存中。每逢佳境攜兒去，許問流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予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贛右三石里無一見者。至永和器之解舟先去，予獨游清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舌，而腴祗有琴。聰與蠻殊，錢塘僧思聰，撥角善琴，後捨琴而學詩，復棄詩而學道，其詩似皎然。

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詩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遠甚。殊辟穀，常嘔。語帶煙霞，從古少。李太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煙霞，春無草木。」氣含蔬笋，到公無。謂無酸餒氣也。香村乍喜聞薔薔，古井惟愁斷韞韞，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烏可是詩奴。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清江紫山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閑。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爲老人夜扣關。留侯之孫書滿腹，玉函寶方何用讀。濠梁空復五車多，圯上從來一篇足。

劉壯與長官是是堂

聞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當爲感麟翁，善惡分錙銖。抑爲阮嗣宗，臧否兩含糊。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陳古以刺今，紬史行天誅。皎如大明鏡，百陋逢一姝。鵠立時四顧，何由援羣狐？作堂名是是，是自說行坦途。孜孜稱善人，不善自遠徂。願君置坐右，此語萬所護。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

自解云

江邊陣馬走千峰，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斷，劉夢得以九華爲造物。一尤物。真形猶在畫圖中。道藏有五嶽真形圖。歸來晚歲同元亮，却掃何人伴敬通。賴有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瓊瓏。家有銅盆貯仇池，石正綠色，有洄水，蓬背子又嘗以怪石供佛印師作怪石供一篇。

次韻郭功甫二首

蚤知臭腐卽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嬰裏不相逢？

次舊韻贈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汗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好，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予一首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牕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夢中作寄朱行中

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瓊瑤？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頭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懷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

答徑山琳長老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付，神咒真浪出。

卷八 詩一首

何公橋詩一首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河彼濫觴，蛙跳儻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拆霄解，坐使此邦。

豈爲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買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誰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數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壽橋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 賦

#### 黠鼠賦一首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囊中空，嚙嚙整整，聲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教者，莫措其手。蘇子嘆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囊中，囊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覆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蠱之計中，驚脫兔於虞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知，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蟄。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 秋陽賦一首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

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幃。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君子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達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滯騰交通，牆壁頽穿，而坵落堊之塗，目眩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鶉鴳鳴於戶庭，婦膏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鏗，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盼谷，升於扶桑，會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瘳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虛，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裘乎？吾儕小人，輕愷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墜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一首（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彌爛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煙，攜佳人而往游，勒霧琴與風篴，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糗以二米之禾，藉以三春之管，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澹，翠勺銀盃，紫絡青綸，隨屬軍之鳴夷，款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管，散腰足之瘴，頽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蕊，醉夢紛紜，始如鼉壘，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臥松風

之瑟縮，揭春溜之滌滌；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惇惇；屬此簞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尋尋。覺而賦之，以投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 中山松醪賦一首

始子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燄，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子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高；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廈其已遠，尙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佛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委之獨高；知甘醲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壘藤之故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蹙；望西山之咫尺，欲塞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渺讎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桂棹而歌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官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暖其臙槽；嶽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綴離騷也。

### 沉香山子賦一首（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鬯爲裸，以脂肅爲焚；以椒爲塗，以蕙爲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靡多忌而本澹，蘇合若癩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爲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鬚髯，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爲近正，可以配詹匭而並云；矧擔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旣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願占城之枯朽，宜鑿釜而燎鼓；宛彼小山，嶮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

之生朝，以寫我之老趣。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悅盼。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氣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一首（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釀子。寧其醅之薄，以斲子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為賦之。

米為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滄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稗酒之初，法今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今，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蠶室，令，詭雞鵝之烝，鴉味，盍盍其春融，令，氣凜冽而秋凜。自我暗腹之瓜，罌令，入我凹中之荷，盃噉朝霞於霜谷，令，澱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令，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令，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醉二子之勤，今，出妙語為瓊瑰，歸懷璧且握珠，令，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令，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嘗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盍盍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善，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駭，漏期日之嗽紅；初禮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陪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愛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二盃之重。今夫明

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煥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辭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閭閻州閭，五斗解醒，不聞妻妾。給藜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鞬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颺地，常陋王式之福，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泊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猶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有狂疎，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無口。

###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大入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澁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鶩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湧于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穡而不能澆也。豈不然哉？吾譴居樞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渣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儼玉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遣返，懼守神之詞，譏却

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琴操

醉翁操一首（并引）

項耶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絕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黃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  
（泛聲同此）醉翁嚙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同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辭

王六年哀辭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倜儻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彬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予

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子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子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歎然。終日，子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子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謙，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子游。子旣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驢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 鍾子翼哀辭（并引）

軼年始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概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軼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後，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棊，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儻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雨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洵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讒斷，而其君子，抗志礪節，



欲於學。矯矯鍾君，承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懇。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刺，吾先君子，兩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釀此獨。」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學嶠，先君北歸，望老于虔，望南朔，我來易世，他臺既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頌

桂酒頌（并引）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壯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葶涕合雲母，悉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暎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薰蕕，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懼畏時靡爭，釀爲我醪醇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銘

四達齋銘（井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為之銘曰：

「有歲于中，必謀于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靡為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據，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亦豁，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擇勝亭銘

維古穎城，因穎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惰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冀，遠水而築，邇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樂梁，鑿柄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楹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黃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被袂而祥，可使太白溫月而狂。甄薺我茶，亦醪我漿，甄濯我纓，亦滄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藏，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攻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所靡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洽，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遠朝，

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執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執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冷開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入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執，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明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煨。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鵠抵晉棘，雖伯時父，吊古喟泣。道逢玉人，解膠推食，劍瑁斂杖，錯落其室。斲獲拱竇，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藝。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瓊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捨。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

雲浪齋銘（并引）

子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金以感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雲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駭石雲浪齋，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激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勳摩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慮，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紛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桓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

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奠九淵之神龍，沕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棲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庇宇，跨欽江之鬣鬣。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濤淪；眩古潭之百尺，插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蝦與蛭蟻。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遠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九成臺銘一首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入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舜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入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蕭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卷九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唐林天遵子丹石硯，粲然如美渠之出水，殺墨而直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予蓋知之。銘曰：「形絕紫淵，出日所浴，烝為赤霓，以貫陽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於中淵，藝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一首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二首（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序，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斯凡信（平聲）鈞，以全吾直。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繫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漳濱之境，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邊發丘將，復為麟獲。藜然黃子，玄豈尚白？天寶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九

孰形無情？古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孕黜顏。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翠萼含露，數石宛宛，今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勞死魄。忽玄雲之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共如在，歌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邁往德與盡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閔重嶽；得之艱，豈輕授；旌苦學，昇長頭。

卯硯銘一首

東坡硯，龍尾石，開鷓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峻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齋望硯銘一首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并引）

長安薛居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韻，律裁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寞，跬步山川。負監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駸其一毛，棄我千里。踈審是乘，脂竭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儂。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郎。黽門砥地尋鹽湯。

二疎圖贊一首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十載於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闋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



遠，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爲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一作延州來季子贊曰：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偃松屏贊（并引）

子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醜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鸞；天覆雪峰，地裂冰谷。凝然孤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礪礪鬚鬢；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一首（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教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獠荒大首領，兔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入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國人起居不以時，馬有髡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兔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相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 李潭六馬圖贊一首

六馬異態，以似爲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此瘠者，舉臂見咽。方其瘠時，槁木萬錢；絡以金玉，非馬所便。爲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一首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胃腹之掀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

於龍眠矣。嗚呼！將爲斲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金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伯時號龍眠。）

雜文十五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章、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潯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

日行於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擗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

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奧，出以示臣賦，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敘一首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惠。」惠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惠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蹇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作坑穿，惠之生定，遠於定之生惠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年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遊廬，而况書詩與琴乎？雖其苦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僂承蜩，苟有以之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一首

子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歛之歎。遂請梓州，得之。平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躡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

人也。一因言於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於石，求余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趙德麟字說一首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爲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俸，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一首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權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

及，既完其下矣。故子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 書東臯子傳後一首

子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子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子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子前，則子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嘗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子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子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

而才不逮意，獨草應物柳宗元發繼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有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公諱仁霸，眉山入，以仁厚信於鄉里。蜀乎，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葦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溼。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鉢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入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頌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謂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懷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藥誦一首

齒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知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還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且夕食淡麩，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鈔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今味無味之味，五味備，今伏苓麻麥，有時而匱，今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今為乎噫嘻，館客不怒，以是為愧，今！」

### 補龍山文二首（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

征西大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豈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檉楠蕪秀，榆柳獨脫。驥駭交驚，鸞塞先蹶。楚狂辭亂，頤愴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苗髮。維明將暈，度量閑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屨。宰夫揚觶，兜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重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



知有我，情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纏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

東坡酒經一首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悍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尙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擇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鑿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熱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釀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釀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巖而不猛也。窮絕不旋踵而弱投之，少留則精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邕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入牛皆

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燻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子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湖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嘗得開教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嘗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京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宣州守王奇與麟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妻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還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緄，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續養生論一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賢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鈇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鈇？凡氣之謂鈇，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鈇也。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鈇，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膿血，精肝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拳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鈇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汞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聚，如臨若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爲萬，萬，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旣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

「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玄膺，必歸於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支，浹於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鎔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 卷十 秘閣試論六首

###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東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喪敗，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

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愛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子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旣爲已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乃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恬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徂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入

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兵，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兄，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慕大而至于天子，慕小而至于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盡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詞，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樂，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稼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

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如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擽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慮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

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 禮以養人爲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日，且數千歲，曩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擘以爲樂非夔夔，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慮。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爲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猶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者，攸好德也；「高明令終，」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令敝予又改爲，令服其命服，朱黻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時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謹論。

# 御試制科策一道

##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風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盪。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竣，俾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斂法寬濫，吏不知懼。疊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瘴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慮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珍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祿夔，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導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擬茲，或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齒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嘗賈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予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

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有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敷，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日月以日行故，水以日流故，不竭入之四肢，以日勤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數，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變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遠於心，屏去聲色，故

遠晉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整；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符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欲法寬濫，吏不知懼；蠱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有明其非我之欲留，以誑誘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消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僇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

入，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之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人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特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巳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備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道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地，難者常遠，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

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當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賞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欽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疊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陰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秋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情懷，而終無威刑以堅疑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

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侈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侈，本不至於六。六侈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阨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樂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誓奏鼓，奮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官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好，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擯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擯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擯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通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柔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

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微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詩，王業也，而係之國；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貴之內史，董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貴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耶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鎮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董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固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弊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拜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



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誹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壁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感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硃劄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蕩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戴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

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于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 策問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評以世務，豈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蠶絲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予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予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龜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入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

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虞，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鄭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簿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入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爲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蹙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

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處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遠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下撫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

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入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人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闢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勳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蠅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

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愛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廡、竇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愛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同，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晉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蘇東坡東坡後集卷十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十一 志林十三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願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聞。」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取之不食其粟，而孔子子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夏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入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當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



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嘗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讓田宅。今乎，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彌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滅幽厲，然至紂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齊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郡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築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

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尊，定不遷之計，收豐鄗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鄒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微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僖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虜，魏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翳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韶齒也，必以斷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韶齒也，可拔，遂挾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誓，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流乎？吾以是知二

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趙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諸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長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祖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虛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

邈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其若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為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諂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儻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洽乃可耳。至於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怒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厚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嘗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實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子之忌克伎害如

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滅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憎，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墨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墨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暮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墨之用於齊也，久於桓，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蒙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僭，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子也，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下致政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聞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秦，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

學者取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國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敗俗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立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曰：『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為家，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入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為謀

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讒卿子冠軍於稠入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請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烏乎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鑿白，同異之說，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蠱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鸚鵡、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

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曰不辜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淠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嘗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閻尹之禍，如婁孽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澁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執自以爲執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執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讒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甯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督，盡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魯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

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脩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性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主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學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鼯懼，反潛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鼯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

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愛，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乎！亂臣賊子，猶竣蛇也。其所蝨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謂司馬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疏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聲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而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二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

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威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敢；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執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處，豈非愛國備亂，與愛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遠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先服烏啄，憂熱病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一

## 卷十二 表狀劄子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仁，堅詞禁林，得請便郡，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于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別求安便，敢謂仁

聖，尚賜恩憐，召還故官，復加新寵，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視邸報，臣弟鞏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爲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伏望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候伏勅旨。

第一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鞏，忝與執政，理合同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允，恩威之重，霽若雷雨，豈臣庸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况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州，越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鞏備位執政，理合同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若臣之愚慮，終以弟鞏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仍乞檢會前奏，除臣揚州，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惟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闕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遂巡力詞，蓋終存典刑分義之守。謹錄奏

聞，謹奏。

謝宣召入學士院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智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頌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佐文之慮。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鑿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廡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嘗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詔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旣溢於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聳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福自用，雖有寬鏡之狂，察臣招塵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

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一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窶。幼師季路，止服經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俯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雋賢，故損殿庠之儲，以廣英雄之毅。致茲屏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哀，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鶉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獻之頌。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鑿錫金靴，示有馳驅之勞；寶帶襲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責實，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仲卿龍具，追晏子之一裘；伯厚雞栖，陋景公之千駟。無功拜賜，服寵汗顏。顧惟何人，膺此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德貫天人，約於奉已，而侈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寬於取衆。憐其朽鈍，借以光華。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箠。惟德其物，永觀不易之言。思馬斯祖，更厲無邪之志。

笏記一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闔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鶩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摛攬羣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糜隕之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守無功，方期竄逐；召還何幸，復玷清華！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坤載沉潛，毋慈均一，既陶甄於頌鏡，復封植於散材，誓卒餘生，少圖來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詞免衆侍讀劄子

臣近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位禁林，已難久處，而况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庸微，所可仰望。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取進止。

謝衆侍讀表一首

臣賦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用非其分，寵至若驚；滿溢之憂，遂巡莫避！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與弟鞞，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于中，鞞以丞轄立朝，督綱條于外，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感事，承明三入，僅此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恩重丘山，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欲爲社稷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哲，而甚畏於壬人，以孔子之聖，而思見於狷者。致茲擢擢，驟及迂愚，臣敢不淬厲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恩。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又

臣賦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同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况講讀之司，惟極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惠。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



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二伏早休表二首

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熹之病，貴賤所同；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逢時多暇，竊祿安居，共揚扇暍之風，以安黎庶，更勵飲冰之節，少荅生成。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星火見而金微，日方可畏，朝氣銳而晝惰，恩獲少休；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己，內恕及人，雖天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有至誠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動獲便安；未明無顛倒之衣，省循何幸。風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一首

臣賦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者。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新恩之至厚。疎愚自省，慙悚交并。（中謝）伏念臣學陋無聞，性迂難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蕃宣。吳會二年，但坐糜於廩祿；禁林數月，曾未補於絲毫。敢冀殊私，復還舊物。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幽微。知臣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以少安。凡力請入章而後從，使不為一乞而遽去。在臣進退，可謂光榮。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報，尚生死之不移。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賦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者。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

書之畏；思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中謝）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爲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皇帝陛下，綽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孔子之大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恐遂齋至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恐蓋棺而後定。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一首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報請事，願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田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焉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臣無任。

又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出笥之珍，以旌有德；在坰之駟，豈及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內灼，服籠汗流。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宇，豈惟一襲之衣，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郡賢在馭，六轡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宣德意，庶幾五袴之謠。收斂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愧空言。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慙無國士之風，識分知難，粗守入臣之節。曲蒙恩詔，遂假名邦，已見吏民，惟知感作。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願違。旣未決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知臣，終護其

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參天地而有信，喜怒不陳，體水鏡之無心，忠邪有辨。致茲愚直，亦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焉。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汝穎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異殊歐陽脩之遺風。願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摠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吠吠。臣無任！

賀德音表一首

臣軾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情備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新宮之落成；霽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爲和氣，坐致豐年。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爲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辭天下之養。卑官何陋，大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鑿鑿親臨，神靈昭格。親士女之和會，既同其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季大號，以達惠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督廩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庭，實同咫尺。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情備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琳館告成，神入交慶，綸

音下籥，過故盡除！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己，或祕祝以斬年，然猶形於詠歌，被之金石，而况文孫繼志，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枝百世，均萬方之慶，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青，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皇帝陛下，知入堯哲，克己禹勤，積德之宮，以文章為藻飾，庇民之廈，以仁義為基。扁魯樸斲之成能，亦聖神之餘事。臣久參法從，夙侍經幃，樂石銘詩，雖幸執太史之筆，大圭薦裸，不獲踐屬車之塵，徒與吏民，共茲慶曆。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備，有慈儉不爭之寶，輿情共獻，蓋憂懃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為神武，道莫尊於問學，故以所聞為高明。錫厥庶民，擗用五福。臣備真內閣，出守近畿，雖違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此意則同。臣無任！

賀駕幸太學表一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登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嚮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靡四方；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感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誠於西戎。臣無任！

又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

慶溢臣工。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待士爲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待民爲心。心旣立，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過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鵲音之章；中脩潛德，孰知麟趾之風。無無任！

謝期歷日表二首

迎日推策，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玉葉之艱難。冬有邪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頌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子，以國爲家。振廢勸分，人自忘於艱；歲循兵去，天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慮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又

歲頌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萑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義典，寅奉夏時。謹堤防濬血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綿力，少助至仁。臣無任！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訖。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朝。近八年間，復忝四郡。平生所願，滿足無餘。志大才疎，信天命而自遂。入微地重，恃聖眷以少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予惠萬民，器使多士。以

謂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驚之心，庶復流亡，少寬受軫。臣無任！

又

一麾出守，方愧踰安；十國爲連，復膺寵寄。恩榮旣盛，慙汗靡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餽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穎尾之行，會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尙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愛懼，志老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謝賜卹刑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賜臣欽卹刑獄詔書一道者。時令舉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旣洽於好生，民雖死而無憾。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刻木畫地，志士不居；鑿石流金，平人猶病。宜軫聖神之念，實爲哀敬之先。訓諱丁寧，吏民感動。恭惟皇帝陛下，禹湯罪已，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之政。豈止緩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於無犯，申嚴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囹圄。臣無任！

又

暑雨其咨，旣軫小民之病；麥秋已至，復虞輕擊之淹。祇服訓詞，灼知天意。臣某（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爲先，常內恕以及人，故深居而念遠。齋戒虞掩，則知暴露之勤；綸綍祥延，不忘疊紕之苦。吏旣罔懈，民知無寬。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養物，散爲扇暍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奉漢律之嚴，毋令瘦死；推慈母之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二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十二

臣賦言伏覩制書，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續女維莘，侁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中賀）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闕雖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有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修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於愁歎；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臣無任。

又

吉日既涓，柔儀允正；穀珪往聘，象服來朝。（中賀）臣聞周姜任姒之賢，位非皆極；漢陰馬鄧之貴，德或有虧。感哉六禮之陳，冀此三宮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任付託之重，躬保佑之勞。公天下不私其親，配宸極必先以德。徽音不墜，嗣成慈孝之風；仁壽無疆，坐享雲來之養。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歲復六壬，襲嘉祥於太史；火流七月，紀令節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臣某（中賀）臣聞君以民為心體，天用民為聰明。未有心胖而體不舒，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為仁壽之基；損利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一德，勤勞百為。推天覆地載之心，阜成民物盡父教母憐之道。誨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臣以出守淮海，無由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卷十三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臣表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感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推少文；衣敝緹袍，未嘗有取；乘款段馬，自以為安。豈意晚年，屢膺

此寵？  
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摠攬羣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思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某；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臣無任。

又

伏以在笱之珍，本出於民力；脫駟之賜，以結於士心。願臣何人，屢膺此寵！伏念臣學本為己，材不適時，乘伯厚之車，雖云疾惡；京公西之帶，愧不能言。而二年之間，三拜是賜。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心存社稷，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盛德藩飾多士，故令衰朽，猶玷光華。豈曰無衣，蓋獨求於安吉；慨然攬轡，敢有志於澄清。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釋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難繼明，何煩燭火之助；大廈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臣無任。

又

流汗思榮，再詞莫獲；強顏衰朽，一節以趨。臣賦（中謝）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闕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命臣兼領，聖意可知。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約已裕民，忘家憂國，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為七兵；知入主之學，必通於民情，故目郡守為五學。而臣迂疎，不可強合；早緣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効於所長之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臣無任。



進郊祀慶成詩表

伏觀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兼陳祖宗六廟之典，恭用漢唐三代之文。夾夏來同人，神允答。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聿追來孝，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章，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歲美，知豐凶之在天。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陳詩以達民意。雖無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慚懼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表，上進以聞。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准聖旨劄子指揮，為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兼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差，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第一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願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彼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臣盡力報稱，猶

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云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爲虛授。取進止。

謝除兩職守禮部尙書表

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尙書者。衰年自引，久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爲非意；辭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軾（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本緣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於今爲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况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愛深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於愚直之中，論治道於文字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樂清閑之司，使專於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願輸歲月之勤，度已所宜，終遂江湖之請。臣無任！

又

備負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取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慙尸祿。乃者屢清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猶省初心，有視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冕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卽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

曰明。慈者，謂奸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費省，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遜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入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朮參苓，雖無近效，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服官奠篋，響動佩章，國士効牽，光生韜策。伏以三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故必有功，服之無斃。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枯木朽株，本不願於文繡。竊加意外，愧溢顏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因能任官，稱物平施，操名器以勵士，上有誠心，正銜勒以馭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勵厥躬，雖愧立朝，乏能言之近用，猶希辨道輪老智於暮年。臣無任！

又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服章在笥，貴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於匪頌。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於求賢；卑官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於兼思所報。

笏記

榮兼兩職，寵與六卿，豈伊衰朽之餘，有此禮逢之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願求備

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効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又

隄築秘殿，列職西清，併此光華，付之衰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願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同於生死！臣無任！

定州謝到任表

兵兵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畫諾；才微祿厚，恩重命輕。臣軾（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三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興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忝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尙未棄捐，臣敢不勤卹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期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臣無任！

恩正旦表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懷慕！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濟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圖於二朝，明發不寐，念御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曆日表

夙頒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蚤晚。臣軾（中謝）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財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暨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敢不時使薄斂，思患預防，勤卹鰥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惠，庶戎夏以皆安。臣無任！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

恭聞今月七日，大行宣仁聖烈大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日月有時，義當卽遠；雨露旣降，思則無竊。遙知穆穆之光，尙起皇皇之望。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致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寬舞慕之心，少副堯封之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

恭聞今月十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升祔禮畢者。反寢而虞，旣盡飾終之典，宅神于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烈臨，舉增悲慕。臣軾（中謝）竊以六朝繼聖，並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遠此登配，廓然永懷。恭惟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之詔，簡策有光；數詩挽餞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粟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澌於河凍。旣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情煇。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鵠之誦。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進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訪者。仁聖曲全，本欲昇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尙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

伏念臣性資福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救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尙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于無於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劓，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陋臚之馬，猶獲蓋帷；穀觶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隣；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昌化軍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嘗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賦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謗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有廉州奉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潔繼，復齒搢紳。臣賦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勅，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是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獲宿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

草之忠！臣無任！

慰皇太后上仙表

伏觀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詔者。慟發六宮，悲纏九土，奉諱哀殞，不知所云！臣軾（中謝）大行皇太后，德冠三朝，化刑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退避東朝，復明辟為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曉天心，恭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為心，則當法舜禹之大，顧少寬於追慕，庶下答於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闕庭，無任哀痛，隕越之至！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

右伏以上帝垂休，真人誕降，乾坤合契，永為慶喜之辰；草木何知，舉有欣榮之意。矧惟遭遇，獲侍清閑，不緣梵釋之因，曷致涓塵之效？伏願皇帝陛下，受天之祿，如川方增，奄有漢唐之封疆，倍萬唐虞之壽考。永均介福，下及函生！

右伏以三王之樂，固常與天下同；四海之心，莫不欲吾君壽。以茲願力，扣彼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欲。伏願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算，實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上帝立子，將開太平之基；下民歸仁，自享延鴻之壽。不假龍天之會，旌臣子之心。伏願皇帝陛下，受祿無疆，如川方至，五兵不用，同萬國之車書；多士克生，達四門之耳目。永均介福，普及函生！

右伏以候嘉平之臘，協氣充流，歌長發之祥，羣心踴躍。華夷交慶，草木增榮。矧惟扈從之私，獲在封疆之守，

敢緣願力，低叩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欲。伏願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算；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爰崇勝因，以薦多祉。伏願皇帝陛下，立民之極，先天不違，福如南山之不斁，壽等西方之無量。集寧海宇，永庇神天！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右伏以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作大任之德。候西風之協應，占南極之嘉祥。特啓真壇，仰祈睿算，順帝之則，固不待於禱求；應地無疆，亦難忘於祝頌。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右伏以慈儉之化，無得而名；保佑之功，云何可報。仰首雲天之望，傾心草木之微。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敢冀神休，永爲民極。臣無任！

右伏以寶儉與慈，地無私載；履信思順，天且不違。眷惟江海之邦，日蒙雨露之施；民心所祝，神聽必臨。祈萬壽於無疆，庶羣生之永賴。臣無任！

右伏以上帝備休，遺寶龜而降聖；羣方仰德，執瑞玉以來賓。恪修臣子之誠，虔奉天人之禱；供精蒲塞，文瀆具多；致海衆之莊嚴，廣潮音之清淨。勝因所集，睿算日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大安大榮，永對無窮之問；時萬時億，獨觀有道之長。臣無任！

右伏以玉勝發祥，金行正候；合天人之寶運，實華夏之昌辰。已格鴻休，猶資善禱。展祗園之淨供，發秘藏之真乘；庶假良因，益崇睿算。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威神有截，靈龍象以瞻依；壽考無疆，等乾坤之久。大臣無任！

右伏以神聖在御，天地無可報之恩；臣子何知佛老，有歸誠之法。敢緣淨供，仰祝遐齡。太皇太后陛下，伏願日照月臨，海涵岳峙。帝簡好生之德，錫壽無疆；民銜既富之仁，保邦何極。臣無任！



右伏以星火西流，方歲功之平秩；夕月既望，昭陰德之致隆。凡我有生，歸誠茲日；佛身充滿，天監聰明。太后陛下，伏願享德三靈，齊光兩曜，坐俟雲來之養，受祿無疆。屢觀甲子之周，與民同樂，臣無任。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文

右伏以天人合契，輔成繼照之明；歲月襲祥，允協重坤之象。肇臨正旦，寅奉德音。盡海宇之無疆，集緡黃而來會。旁推辭孝，仰叩佛乘。伏願太皇太后陛下，下順民心，仰膺天保。配西方之無量，與南山而不傾。豈獨五音六律之旋，再臨此歲，將推三統九會之復，以下其年。永與函生，共茲人福。謹疏。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右伏以仁心浹物，自然愛樂之同；孝洽格天，宜爾感通之速。庶殫精懇，仰叩上真。恭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神，勤勞夙夜，偶倦東朝之御，未復太官之常。爰即殊庭，大陳妙供。法音上達，雖有假於雲章；民志下同，自不勞於秘祝。願膺勿藥之喜，永保無疆之休。

### 卷十四 啓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管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軼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諧瞻奉，尤切詠思。

答館職啓一首

伏審奉詔明庭，監華冊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鸞宮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溫故爲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雲之苦心。

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則深。賦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流誨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淳事簡，地壤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闕疎，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願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鎮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足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兼容。釋汝穎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爲條教，自然獄市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寧侮，已獲萬人之美；補除輔疎，更收一木之用。孰敢不益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答罷發運及諸郡啓一首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寵光薦及，復付名邦。雖見吏民，敢違條教；尙緣大庇，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有容，高明畢照；樂善忘勢，稍霽外臺之威；講舊論心，曲教同勝之好。餘人某官，忠厚有容，通明畢照；朝高雅望，流風采之聳聞；士誦德音，借光華於枯朽。致茲疎拙，粗免曠疎；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無數。

賀彭發運啓一首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龔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未；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發  
擢吏部年兄，士登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才歷試而愈高。愁滿潭中行，奏章堅之課；錢流地上，佇觀劉晏  
之能。喜忭之深，力占難盡。

答杜侍郎啓一首

伏審薦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彙征，朝廷爲之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溫文亮達，宏遠清通，直道不同，貫  
今昔而無愧；處窮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聞休命，竇起懦衷。遠承問訊之先，益佩  
謙光之過。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伏  
念賦愚忠，自信樸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詒無成効；穢康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昔人之憂  
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同，悼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變和天人，方遂萬物之性。  
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選；憚比方同，終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華  
舌難周。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臥護；敢緣厚德，尙許兼容。伏  
惟某官，名重紳摺，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長。願惟朽鈍，得垂教條；但交欣悚  
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謝諸郡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願吏民之易治，幸衷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擠，勉加鼓勵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來於七日。候微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既醉大平，實具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義易之占。賦限以守邊，未皇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瞻咨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答丁連州啓一首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颺霧，稍習蛙蛇；自疑本檐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况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慚，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達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方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舉，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一首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兔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况清廟瑚璉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

之步，一蘇嶺端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既感且作，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一首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檠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爲好。

答王承議啓一首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晝誥，又觀枳棘之栖。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寵光，蓋將敦風義以勵世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周。

答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閭闔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寞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傲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殺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書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百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入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爲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放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月錢）；災災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借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糴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鄉郡運致三萬石，尙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廩字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入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廩字（雖不及元計料錢數，先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廩字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尙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糴救飢，設使不因修完廩字，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况救飢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恐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同降，指揮輒已，一面告諭兩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慙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兼軾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

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綱緡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尙闕大半，刻削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撥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更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祇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鳥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為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賦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會，西向再拜，叩頭獻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再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彼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熙寧錢穀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鴛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尙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

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卽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糶，商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東本路，不得收五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軾之疲儒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會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饑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卽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行，卽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銷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揚州上呂相書一首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爲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東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爲朝廷探撫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痍也！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救，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綱梢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



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頰，使臣入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欲止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費，費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祇如揚州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為虛不已。原其情，蓋為有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羞汚土風，莫此為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取，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剝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軾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憫笑。但貪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劾區區，庶小有益於世耳。不宣。

答度倅俞括奉議書一首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管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有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取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掛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軾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答王庠書一首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識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爾。况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凡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賈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耶乎？三復來貺，喜怵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同，必不爲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答潮州吳秀才書一首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宜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日見而身履

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曰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尙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幸甚幸甚，長書稱道過實，讀之，漉然所論孟揚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脩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顛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燥淪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印可，其已得，而詞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答謝民師書一首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之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詞達」，豈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瑀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瑀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方法兩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

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答劉師都曹書一首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撿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優賤，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草已死，琰乃流落，芳草之亂，伯喈尙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尊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儻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置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適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卷十五 記

衆妙堂記一首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讀居海南，一日夢至其

虞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洽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薶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覆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霽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下之理解，郵人之身，斷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親真妙，庖郵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號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瓊州惠通井記一首

禹貢：「濟水入于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于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鏡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畝試之，僧獨指其二畝曰：「此惠山泉也。」文鏡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南安軍學記一首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

「奉承齊機。」庶頑譏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學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比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燹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解而敘，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箚。」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勤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三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賦自海南，遂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賦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願濟王廟新獲石碣記一首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賦自檐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願濟龍王祠下，旣進謁而還，道遙江上，得古箭鏃，衆

鋒而劍者，其靡可嗣，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磐，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于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役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磬丹及簞簠，梁州貢璆鐵銀鏤磬。」則楛矢石磐，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準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磐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箭，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磬，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於洞庭，北被於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誠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碑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

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誦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踳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一論，「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應，故仁義不施，則詔獲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劍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未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上清儲祥宮碑。」臣賦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尤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著著，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虛，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一首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夢入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綰者，我也，青綰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綰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綰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寔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號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

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哉！潁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藥疾癘，驅攘孽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筮其饑。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撥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恫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隸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富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特生而存，不隨生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五年，朝散郎王君濂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遵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賦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潛蓄懷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誦書其事于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靈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翔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京餽饈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滄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一首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悅，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脛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開渡海，歷瓊至檐，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其山胎膊，而僞漢之世，封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繼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下，夷皆溺死。檐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張華使其密甯煥發鄆城，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逼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彭、郎次雲之請，紹聖四年七月，瓊

州別駕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毆辱，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峰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小大道遠踰蝦龍，鸚鵡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一首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者，杳一髮耳。纘舟將濟，眩粟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遷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先汝胸，撫育民夷必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卷十六 傳

率子廉傳一首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入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虜獫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逕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輟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遠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冢，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疏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

祝文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見於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饗！

謁諸廟祝文一首

賦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爲本，祇敬事神，所以庇民。莅事之始，祇見祠下，尙饗！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慈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上清儲祥宮成，敷宥四海，均福于下；有詔守臣，凡在秩祀，罔不祇薦。維神尊和却疹，保民無疆，以稱朝廷至仁之意，尙饗！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蘇軾，謹詣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祇威，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于潁人，淮潁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輝，爲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秋穀旣微，冬又不雨，麥稿而腴，閔閔農夫，望歲畏飢，並走羣望，莫哀我軾。於赫遺號，靈光照輝，惠肯臨我，言從其妃，翻舞零詠，薦其絜肥，雨雲在天，公執其機，遊戲俛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輔王畿，積澗滂流，浹日不晞，我率吏民，鼓鐘旄旂，拜送于郊，以華其歸，尙饗！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赫赫龍公，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應祈，惟汝不度，我自洗濯，齋居誠陳，早我之罪，勿移於民，公顧聽之，如與我言，玉質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共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浹辰，再雨一雪，旣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之德于億萬年，惟師道迨，復餞公還，咨爾庶邦，益敬事神，尙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十六

三陽既應，庶章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丹青設象，蓋惟風俗之常；耕獲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佑我稽人，尚饗！

謝晴祝文一首

吏既不德，致災病民；一雨一霖，輒號于神；風回雪止，農事並作；神則有功，吏亦知忤；凍餒之蘇，其賜不貲；嗟我吏民，為報之微，尚饗！

祈雨僧伽塔祝文一首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聖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為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為盜，職所當憂，才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愍，欠雲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鑒聽之！

定州謁諸廟祝文一首

惟皇上帝，分命羣祀，降釐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見祠下，若賦政疵類，敢迨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望于神，尚饗！

謁文宣王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進位于朝，入參侍從，出典方面，莅事之始，祇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尚饗！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乘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内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燕薊之南，旣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耒皆傷，麥將槁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忤，仰止喬嶽，食于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霽，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旱，寧降罰于微躬，今者得請于朝，齋居以禱，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我夏田，兼致西成之實，實茲邊廩，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儆，土牛膏候，稼穡將興，敢微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尚饗！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

西起太行，東屬碣石，南至於河，皆神所食，吏謹刑政，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其絜，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

天既佑民，必期於無害，惟望歲，敢請於有神，願疾疹之不興，庶風雨之時若，敢忘舊典，以報豐年，尚饗！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

某神之靈，去歲之秋，民苦飢饉，望此一麥，以日為歲，不雨彌月，敢以病告，與其救之於已竭，不若起之於未枯，敢冀有神，時賜甘澤，豐登之報，我其敢忘，尚饗！

定州辭諸廟祝文一首



軾得罪於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尙饗！

### 祭文

####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靈。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璧星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入懷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覩法筵，餽奠示別，豈免懷然尙饗！

####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潁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着果之奠，昭告於故太師克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韶亂，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於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尙饗！

####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

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粹；久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授馴；游於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入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於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於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屣傾困，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壘，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農老不惰媮，疾不嘖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於巾，嗚呼哀哉，尚饗。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歎我公實侔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曾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漉，尚饗。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於心，如水傾海，如震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斂不掄棺，葬不執紼，我愧於胸，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鶴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於幽宮，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此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理藹，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欵獻，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吊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於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真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一首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於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後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婦職躬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於天。從我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尙蹈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祭韓忠獻公文一首（定州）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軍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我生雖晚，尙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峨岷，公罔羅之。若獲鳳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顏。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旣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後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閔古，以古律身。况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尙饗！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一首（定州）

因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永闕，風馭莫追。萬國山河，尙憑於坤載。四方老穉，遽失於母慈。欲強名言，難彰德化。積此九年之澤，輔成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朔野。華戎具服，涕慕同聲。目斷東朝，永絕簾帷之望。神馳西洛，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徒因僚吏，遠致攀號。尙饗！

祭滕大夫毋楊夫人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昭告於近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士威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於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尙察。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

爾等暴骨於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藜家，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入天。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一首

嗚呼！官傳之孫，十有六人，契闊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二甥，實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於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俯仰，一頓再呻，救藥靡及，奄爲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訃聞，拊棺何在，夢淚滂苗，長號北風，寓此一樽。

祭柳仲達文一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悔微，推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毒甫見孫，矧我仲達，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於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寃，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達，永歸之魂，嗚呼！哀哉！尙察！

我厄於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慈遺一？

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闕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尙歟！

祭吳子野文一首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爾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吐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飢，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感歎歎歎，一醉告訣，逝舟東飛，尙歟！

卷十 七墓誌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間，至於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峻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澆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己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年，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會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穉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

辭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遷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勅諭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邊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異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旣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

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禁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於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旣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疋布至十

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款引，答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救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或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詔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爲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邪，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册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册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一時入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官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峻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資關感衷，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於今，計司先郊。

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朝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遽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虜獲稱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握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栢臣特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爲變，仁宗且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有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勸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搆危其上，有將相公



卿有貴之人，皆拿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檢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極密訪之，且有大力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入於險而蔽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卽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涪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詞不拜，曰：「煥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華，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諤，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

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盡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一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選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築城，城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旣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阻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鄴州，陞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隄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桂當直，不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旣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廢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

秩思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道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廬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誥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書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窺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詞，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戰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與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鑿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

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委任不除，臣求鄉黨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皆因其首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裨瑋、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奉彝與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檀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著詔封册，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廡，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陪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爲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履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履不能對，錄其條目付履以歸。」因以葦上之，禧嘗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爲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卽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傲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卽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

之本，不可輕議；銷道一類，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有王安石爲政，始鑄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季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未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管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嘗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從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超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逐條上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旣罷，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旣得錢，聽民爲買，區廟中邊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理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卽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計開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諡，尙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諡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愆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

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綱、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日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感孝章、郝、馮、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爲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一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即日擢用，及具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鑄自代，卽以爲將，而具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愜然久之，曰：『吾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入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續之曰：『儼然如平生。』有星隕於北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

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閣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真前，有礙則止，故爲江河，匯爲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黜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卷十八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一首（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稠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懼，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

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御遊，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邀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室；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勳，勳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溫州永嘉令，祖諱鑿，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璣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策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嘗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快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職，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東郭達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教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揚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訐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



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種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與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與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與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與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受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積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爲鄰婦隱其金闕，數尹不能辨，穎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僮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感。除翰林學士，夏國王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開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感，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論逃者

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建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請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後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爲買田，賙之。敕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諲自安定先爲備，鄆有劇賊，數入，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夏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糲，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詭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糶，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糶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

沿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入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諸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閣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糧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章，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葺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隴凡，西人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營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冠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取將吏侍妻子奴婢，以至誠。仕至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恂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承宣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祁，裕，尙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煥，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粟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譏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軻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櫛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子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子敏皆從子於吳，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子得罪於吳，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子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請於高安續侯，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子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宏。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璵，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饒，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諡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子由，葬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一首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姓蘇氏，眉山人。於子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

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摠衆，調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入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鄂者，凡二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埤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卽以書告於往來者，勅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曰：「蚤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悟、悟、悟、悟、悟、悟、悟、悟、悟、悟、悟、悟、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悟，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官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嘗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子諱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晏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之東，松柏森然，子孫如林，蔽蒂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一首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遊，始見于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蓋有以爲決不死者。然子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于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衰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

以救之，頽物有嘗吾生者。」子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予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嘗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予之河源，開示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子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恭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肌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情詩助瘡酸，龍虎九成無或奸，往駕赤躡騶青鸞。」

惠州官葬暴骨銘一首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入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顛，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神道碑

趙康靖公神道碑一首（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又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感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猶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概，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

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齊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錡咸繪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諫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入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賊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鑄頭者杖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輒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卽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貳欽州一郡股慄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救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循從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用修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當宣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一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

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憂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且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投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備言不妄，不可遷，若許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刺真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進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嘗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諡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德，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



未名公爲人舉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驍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顛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僞用公使錢三十萬，嘗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第於教尙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詞銘。」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奮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諫，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覲，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舍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任三葉，濟于艱難，不寃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伐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取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卷十九 釋教五十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旣還山，秀復入寂，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

錢塘實爲敦勤。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爲穿窬。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詞未證謂證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 捨銅龜子文一首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觸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骨葬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 書若達所書經後一首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乎，無有蠶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推，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

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鮑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寶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日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墮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入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觀音贊一首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傳寶禪月大師真，休所書十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棻爲其女，爲軾子婦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軾亦家藏度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爲中尊，各作贊一首，爲亡者進福滅罪。

衆生墮入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有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

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 羅漢贊十六首

#### 第一

正坐斂眉，扼腕立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震，言如塔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 第二

旃檀非煙，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贊歎，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 第三

一劫七日，剎那三世；何念之深，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 第四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睥然，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 第五

青年何者，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 第六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爲身，動不爲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 第七

以惡駭物，如火自蒸；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 第八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頽，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已亡弓，偶然汲水，忽焉相逢。

第九

以口誦經，以手數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

掌中浮圓，舍利所宅，攻大光明，照十方剎，積而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十一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第十二

面門月圓，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三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十四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五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舉珠示人，熟爲輪迴。

第十六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法法滅，生滅之中，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水陸法像贊（并引）

蓋聞淨名之鉢，屬饜萬口；寶積之蓋，徧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型，度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蕪四海於俛仰之間。誠敬發願心，具巖繪事；而大檀越張侯，致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善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誠拜手稽首，各為之贊。凡十六首。

##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為佛，是事理耶；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蓮摩耶衆

以意為根，是謂法塵；以佛為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有別水；放為江河，匯為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為燈；我說二乘，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瀑身軍持，我雖不能，能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達世，湛然神凝，物不疵癘，爲同爲異，本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旣妄，護者亦空，倖茲龍神，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禦侮。

### 下八位

一切官寮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愛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爲易，以憂爲樂；樂兼萬人，禍倍衆惡。

一切天衆

善極則修，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起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爲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爲道，穴胸墮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騎，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雷遠；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噉，真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惡亦幻成，知幻即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洗濯之，盡未來劫，愧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眇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飄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 釋迦文佛頌（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爲亡妻同安郡君王氏閨之，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 僧伽贊一首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孰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慕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 阿彌陀佛贊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十九



蘇軾之妻王氏，名閭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適，途過爲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况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當作平等觀，本無愛樂與壽夭。丈六全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燒。」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一首（徐因饒州人）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音，根性亦自聞思復。佛子流浪無始劫，未空言語文字性；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爲害不早散。手揮金寶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鬘鬘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纏絡。

無名和尚傳贊一首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蘇程庵銘（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禪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思無邪齋銘一首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絺畫境，未有不同者。論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絺畫境，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琬；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有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遠，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以是為技，則技疑神，以是為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字，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請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奉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康東入

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禪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懲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龍歸道病卒於廬陵。處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書柳子厚大鑿禪師碑後一首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盡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于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馮惣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海南，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蓋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紹聖二年六月九日。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闈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

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話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常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願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冤親報受，內外障護，卽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己，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託有無，卽濕生相，一切物變，爲己主宰，卽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故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卽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衆所驅迫，深可憐閔者，汝卽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 金剛經跋尾一首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拈筆，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卽爲塵勞，而况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諱若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况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一首

自有生入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竄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須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五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顛中，顛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嘗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舉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舍九洲此身性海一停滯委腕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爲寶珠散若流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  
永照南海通羅浮

卷二十 釋教二十五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并引）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

補都僧正一員，簿帳繁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領略其要，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栖絕俗之士，不屑爲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子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縉素悅服，子固喜從之，辯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子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爲人，入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歟？一日師臥疾，使人請子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頌子，至乃闔棺，跌坐如生，項尚溫也。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後後二十一年，予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予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予矍然而起，爲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爲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獨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雨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 夢齋銘一首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卽是覺，覺卽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入之心，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

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孰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請居儻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觀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爲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闕之遇也哉？乃各卽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檮于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餅，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爲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奴蠻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濤瀾，神馬尻與，揮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拈禪師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拈雛貌，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蓬于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卽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或願滿，見佛不忤，盡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立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藥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襍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櫛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襍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簫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尊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鬚鬚。導師悲愍，爲爾擿敷；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橫短錫跪坐于左，有虵一角若仰訴者。頌曰：彼孽而虵，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嗚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并白，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跌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中伴紅篆，煙燼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旣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

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并引）

佛弟子蘇齋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賦，特爲造畫尊像敬拜稽首爲之贊曰：

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藥草；我今衆穉孺，仰佛如翁媪；面頤旣圓平，風末亦除掃；弟子齋與德，前世衲衣者，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世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憐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淸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承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沉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穿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穿，而入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豪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贊還重寶，坐獲富樂，得之易也，享子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沉飄墮，羅剎鬼國，呼號

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己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瑩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入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錄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鋪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寶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同春，柏再生，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十製，吉誰敢爭，層蒼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颺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毒且甯。」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纓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脩王，如日現前，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達線，爲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嘗千萬，若其非佛，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繡佛贊一首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讚歎，會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一首

生石首首，柴松肘同，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柏枯，其留復生，此柏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 補禪月羅漢贊九首

美很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聃耳屬肩，綺眉覆額，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電，出一禪指，白髭在膝，貝多在中，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顯百皺，不受刀衛，無心掃除，留此殘雪，右手扶杖，左手拈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莫人知，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勞我者暫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艱，它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旣其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旣得無生，則無生死，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闌，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 談妙齋銘一首

南華老明，端靜簡潔，停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濁設一榻，空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爲，鑿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一首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憲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跌坐而化。嵩斲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銅鳥爲，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華長老題名記一首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是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鑿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

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履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同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聽。

### 靈感觀音偈一首（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不在，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今淨神，妙湛生光，積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氓，生則囿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搏，矧此亭亭，涕淚請救，搏頰頓纒，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脩爲，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隄長老真贊一首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清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盡清隱可謂雨晴。

清隱堂銘一首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者何人，補清隱處，入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并引）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襲，自以衣鉢，造觀世音像，極相好之妙；予南遷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為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日，自海南歸至金陵，乃作頌曰：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無置；有二長者，皆樂檀施，其一天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第無有異，吁觀世音，淨聖大士，徧滿空界，挈攜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議，若其四無，我亦如此。

蘇東坡東坡後集終

# 蘇東坡內制集目錄

## 卷一

-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許批答.....一
-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批答.....一
-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口宣.....一
-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正且人使御筵口宣.....一
-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茶藥口宣.....一
-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一
- 雄州撫問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一
- 賜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生日詔.....一
- 賜皇叔祖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大宗正事宗景上表辭恩命不允詔.....一
- 賜皇叔祖宗景上表辭恩命不許詔.....一
- 賜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許詔.....一
- 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允詔.....一
-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一
-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一
- 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一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三
趙州賜大使茶藥詔	三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藥詔	三
趙州賜副使茶藥詔	三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四
趙州賜大遼國賀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四
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	四
賜新除依前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敕書	四
太皇太后祭奠故夏國主祭文	四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	四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	四
內中添蓋諸帝后神御殿告遷御容權奉安於慈氏殿祝文	四
集禧觀開啓祈靈道場青詞	四
內中慈氏殿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	五
故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五
賜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昌祚進奉賀明堂禮畢馬敕書	五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韓楨上表辭免恩命不允詔	五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五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果口宣	六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入使迴程酒果口宣	六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六
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六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入使迴程御筵口宣	六
就驛賜大遼賀正旦入使銀鈔鑼唾盂孟子錦被褥等口宣	六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	六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	七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七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七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七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詔	七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七
賜外任臣寮曆日詔赦書	八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恩命不允詔	八
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蘇頌辭恩命不允詔	八
賜新除御史中丞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八
皇帝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馳回詔	八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廳同詔.....八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九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九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雪青詞齋祝文.....九  
 五嶽四瀆等處祈雪祝文.....九  
 賜宰臣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九  
 相州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九  
 送伴正旦使副公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見傳宣撫問口宣.....九  
 賜大遼賀正旦入使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御筵口宣.....九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九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九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入使却回御筵口宣.....九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入使却回御筵口宣.....九  
 賜大遼賀正旦入使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御筵口宣.....九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九  
 皇帝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九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九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九

卷二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一一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人使赴闕口宣.....一一

皇帝為冬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一一

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一一

皇帝為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且表本.....一一

皇太后殿夫人為年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一一

皇帝為三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且表本.....一一

皇帝為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奏告表本.....一一

皇帝為神宗皇帝大祥內中奏告表本.....一一

皇太后殿夫人為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酌獻表本.....一一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許詔.....一一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一一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許詔.....一一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允詔.....一一

撫問黑河蘭會路臣寮口宣.....一一

在京諸宮觀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一一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安禮口宣.....[四]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生日詔.....[四]

景靈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四]

垂拱殿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四]

賜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五]

天章閣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

賜皇叔祖寧國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五]

內中福寧殿下寒節爲神宗皇帝作水陸道場齋文.....[五]

賜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五]

內中神御殿張挂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

神宗皇帝大祥祭訖撤饌除靈座時皇帝躬親扶神御別設一祭祝文.....[六]

寒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六]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韓忠彥乞改一偏州不允詔.....[六]

賜樞密直學士守兵部尚書王存乞知陳州不允詔.....[六]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詞.....[六]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禮祝文.....[六]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青詞.....[六]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表.....[七]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齋文	一七
賜朝散大夫試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	一七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一七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茶藥詔	一七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救茶藥	一七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	一八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	一八
賜新除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救詔書茶藥口宣	一八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詔書茶藥口宣	一八
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一八
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一八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馳回詔	一八
諸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青詞齋文	一九
天地社稷宗廟神廟等處祈雨祝文	一九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一九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一九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許批答	一九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	二〇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二〇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口宣.....二〇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二〇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二〇

賜龍圖閣直學士新差知秦州呂公孺乞改授官觀小郡差遣不允詔.....二〇

故聽宣劉氏堂祭文.....二一

故聽宣劉氏墳所祭文.....二一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二一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二一

鄭州超化寺祈雨齋文.....二一

鄭州超化寺謝雨齋文.....二一

景靈宮罷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二二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二二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許詔.....二二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許詔.....二二

承裕陵脩移角堦門戶柏窠奏告神宗皇帝祝文.....二二

承裕陵脩移角堦門戶柏窠祭告土地祝文.....二二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二三

卷三

賜尚書左丞李潛臣乞退不允批答.....一三三

賜尚書左丞李潛臣乞退不許批答.....一三三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以下上第一表請皇帝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一三三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不許批答.....一三三

集禧觀供福殿等處罷散謝雨道場青詞齋文.....一四三

集禧觀供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一四四

賜尚書左丞李潛臣乞退不允批答口宣.....一四四

賜溪洞蠻人彭允宗等進奉端午布敦書.....一四四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到闕生餽口宣.....一四四

神宗皇帝禪祭太皇太后親行祝文.....一四四

神宗皇帝禪祭皇帝親行祝文.....一四四

神宗皇帝禪祭皇太后親行祝文.....一四四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允批答.....一四五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允批答.....一四五

景靈宮天興殿開洵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一四五

賜新除尚書左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一五五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二五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	二六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二六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	二六
賜遼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佺生日禮物口宣	二六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二六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二六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	二七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	二七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	二七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允批答	二七
賜太師文彥博等請太皇太后受冊第二表不許批答	二八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乞致仕不允詔	二八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	二八
賜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生日詔	二八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許批答	二八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允批答	二九
賜太師文彥博等上第三表請太皇太后受冊許批答	二九

就釋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銀鈔鐸錦被褥等口宣	二九
賜新除試吏部侍郎范百祿辭免恩命不允詔	二九
賜皇叔楊王顯生日禮物口宣	二九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迺御筵口宣	二九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銀鈔書	二九
雄州撫問大遼使副賀坤成節口宣	三〇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三〇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必生日禮物口宣	三〇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三〇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三〇
賜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三〇
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絹獎諭敕書	三一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敕書	三一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三一
賜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三一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三一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御筵口宣	三一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三一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餼口宣.....三二一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三二一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二一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二一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三二一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二一

賜皇伯祖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二一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二一

賜皇叔楊王荆王禮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三二一

賜新除依前靜海軍節度使進封南平王李乾德制誥敕書.....三二一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三二一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三二一

皇帝迴大遼皇帝問候書.....三二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太廟并諸陵祝文.....三二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景靈宮等處青詞.....三二一

賜前兩府并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襖詔.....三二一

賜諸路知州職司等并總管鈐轄至使臣初冬衣襖敕書.....三二一

賜諸路蕃官并溪洞蠻人初冬衣襖敕書.....三二一

卷四

賜諸路屯駐治就糧本城諸員寮等初冬衣襖都教.....三四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功告遷諸神御祝文.....三四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工奉安諸神御祝文.....三五

賜西南羅蕃進奉敕書.....三五

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軍臣寮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三五

賜熙河秦鳳路提荆轉運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三五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丞興軍韓縝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三五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三五

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州不允詔.....三六

賜大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詔.....三六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三六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答.....三六

賜宰相呂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口宣.....三七

賜新除兼侍讀依前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三七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導引歌詞.....三七

劄子.....三七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	三八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	三八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答.....	三八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	三八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三八
賜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乞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	三八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詔.....	三九
賜皇弟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咸寧郡王俟生日禮物口宣.....	三九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辭免入朝拜禮允批答口宣.....	三九
生獲兔章文武百寮稱賀宣答詞.....	三九
太皇太后.....	三九
皇帝.....	三九
八月二十八日入內高班蔡克明傳宣取批答宰臣以下賀生獲兔章表.....	三九
太皇太后.....	三九
皇帝.....	四〇
賜皇叔成德荆南等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荆王頊生日禮物口宣.....	四〇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	四〇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	四〇

熙河蘭會路賜種誼已下銀合茶藥及撫問情設漢蕃將校以下口宣	四〇
賜保靜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建安郡王宗緯生日禮物口宣	四〇
撫問劉舜卿兼賜銀合茶藥口宣	四一
賜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合茶藥口宣	四一
賜陝府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游師雄銀合茶藥口宣	四一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奏告諸帝祝文	四一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御祝文	四一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四一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四三
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啓資薦神宗皇帝道場齋文	四三
撫問秦鳳等路臣寮口宣	四三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開啓道場齋文	四三
白藩驛傳宣拱問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及賜御筵口宣	四三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曰奏告永裕陵祝文	四四
沿路拱問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已下口宣	四四
鄭州	四四
登縣	四四
西京	四四
賜詞僕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	四四
永裕陵十月旦表	四四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御容禮畢押賜禮儀使已下御筵口宣	四四
賜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工部侍郎蔡延慶乞知應天府不允詔	四五
賜外任臣寮等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救書	四五
賜朝奉郎通判梓州趙君奭進奉坤成節無量壽佛救書	四五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四五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	四五
神宗皇帝御容至會聖宮并應天禪院前一曰奏告諸帝祝文	四五
十月朔本殿夫人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四六
賜熙河路副總管姚兪等銀合茶藥口宣	四六

賜尚書左丞劉塾生日詔.....四六

卷五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諸官觀等處青詞.....四六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等處祝文.....四六

賜經原路經略使并應守城禦賊漢蕃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四六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四七

賜大遼賀正旦入使白澹驛御筵并掛問口宣.....四七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四七

皇帝遶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四七

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四七

松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四七

松路賜奉安神宗御容押班馮宗道并內臣等銀合茶藥敕書.....四七

松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押班馮宗道并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四八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諸官觀并諸陵青詞齋祝文.....四八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祭諸神廟祝文.....四八

隆祐宮設慶宮醮青詞.....四八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四八



賜南平王李乾德歷日敕書	四八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四九
皇帝逢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四九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四九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松邊臣寮口宣	四九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依前中散大夫陳安石辭免恩命不允詔	四九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詔	四九
撫問知河南府張璠知永興軍韓縝口宣	五〇
冬季撫問陝西轉運使副口宣	五〇
賜資政殿學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	五〇
賜皇弟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五〇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	五〇
雄州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口宣	五〇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使副口宣	五〇
元祐三年春貼子詞	五〇
皇帝閣六首	五一
太皇太后閣六首	五一
皇太后閣六首	五一

皇太妃閣五首.....五三

夫人閣四首.....五三

皇帝同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五四

皇帝達太皇太后同大遼皇帝問候書.....五四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五四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五四

冬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五四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前一日御筵口宣.....五四

賜外任臣寮歷日敕詔書.....五四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入使到闕御筵口宣.....五五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酒果口宣.....五五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御筵口宣.....五五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興隆節功德疏等獎諭敕書.....五五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五五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兼撫問口宣.....五五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五五

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鐸等口宣.....五五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雄州回程御筵口宣.....五五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敕書.....五六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五六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五六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興龍節酒果口宣.....五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五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十日內中酒果口宣.....五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五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瀛洲回程御筵口宣.....五六

賜新除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五七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歸驛酒果口宣.....五七

賜皇伯祖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五七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五七

卷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班荆館却回酒果口宣.....五七

承定院修蓋舍屋奏告諸帝后祝文.....五七

承定院修蓋舍屋祭告土地祝文.....五七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敕書.....五八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	五八
賜諸路臣寮中冬衣襖口宣	五八
賜外任臣寮進賀太皇太后受冊馬詔敕	五八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皇太后皇太妃受冊馬詔敕	五八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	五八
賜資政殿學士知鄧州韓維進奉謝恩馬詔	五八
賜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進進奉謝恩馬詔	五八
賜溪洞彭儒武等進奉興龍節綵布敕書	五九
接伴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送伴回程與大遼賀正旦人使相逢撫問口宣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詔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詔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大使茶藥詔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詔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口宣	五九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六〇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六〇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六〇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六〇

賜濟陽郡王曹佺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六〇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六〇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冬至詞語……………六〇

內中御侍以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語……………六一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太后冬至詞語……………六一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口宣……………六一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花酒果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銀鈔鑾等口宣……………六一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雄州御筵口宣……………六一

賜大遼正旦人使生餼口宣……………六一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六一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六一

送伴正旦使副訟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酒果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御筵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却回班荆館御筵口宣	六三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六三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酒果口宣	六三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春幡勝口宣	六三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射弓例物口宣	六三
皇帝同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六三
皇帝遼太皇太后廻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六三
永安永昌永熙永裕陵忌辰奏告宣祖太祖太宗神宗皇帝表本	六三
永安永昌永熙陵忌辰奏告昭憲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懿章惠章獻	六三
明肅皇后表本	六四
皇太后殿內人爲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本	六四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	六四
賜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生日詔	六四
瀛洲賜大遼賀正旦入使回程御筵口宣	六四
賜試戶部侍郎趙瞻陳乞便郡不允詔	六四
賜保州團練使潞州總管王寶進奉總闕并到任馬敕書	六五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興龍節并冬至正旦馬詔	六五
賜外任臣寮進奉謝恩馬詔敕	六五

賜外任臣寮進奉與龍節功德疏詔敕.....六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六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六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六六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六六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六

賜宰相呂公著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六六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六七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六七

卷七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六八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六八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六八

賜知乾寧軍內殿承制張赴獎諭救書.....六九

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六九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鎮三上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六九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鎮三上表陳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六九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不允詔	六九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〇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〇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〇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〇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恩命不允詔	七〇
劄子	七一
賜新除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安燾辭恩命不允詔	七一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一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一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一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一
內中御侍以下賀太皇太后年節詞語	七一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七一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年節詞語	七一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七二



班荆館賜大筵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七三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七三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七三

賜新除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七三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七三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七四

賜呂公著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七四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七四

賜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七四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七五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七五

賜范純仁呂大防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七五

賜新除依前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七五

賜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七五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七六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七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七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七六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七六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七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七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七七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七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七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七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八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八
閣門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告口宣	七八
閣門賜新除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告口宣	七八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許詔	七八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允詔	七八
賜新除試御史中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八
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	七九
賜許將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九
賜河北西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七九
白澦驛賜大遼賓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七九

卷八

元祐三年端午貼子詞.....七九

皇帝閣六首.....七九

    太皇太后閣六首.....八〇

    皇太后閣六首.....八一

    皇太妃閣五首.....八二

    夫人閣四首.....八二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餽口宣.....八三

賜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八三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八三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八三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詔.....八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八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許批答.....八四

賜安燾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八四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八四

後苑瑤津亭開啓謝雨道場齋文.....八四

永裕陵正月旦表本	八四
永裕陵二月旦表本	八四
永裕陵四月旦表本	八五
永裕陵十月旦表本	八五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八五
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生日詔	八五
賜北京恩翼等州脩河官吏及都運運使運判監丞等銀合茶藥并兵級等夏藥特支兼傳宣撫問口宣	八五
撫問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兼賜銀合茶藥口宣	八五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	八六
賜太中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	八六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大寧郡王恽生日禮物口宣	八六
賜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	八六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	八六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已下獎諭敕書	八六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入使射弓例物口宣	八七
賜殿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七
賜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七

就驛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宴口宣	八七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花酒果口宣	八七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	八七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酒果口宣	八七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八七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八八
賜馬步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八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八
賜皇伯祖詞傑王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八
賜皇叔楊王醴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八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食實封如故制	八八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八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八九
瀛洲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八九
賜護國軍節度使濟陽郡王曹倫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九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八九
西嶽廟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八九
奉宸庫翻修聖字等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	八九

卷九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九〇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九〇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辭免恩命第三表不允批答口宣.....九〇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九〇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敕書.....九〇

賜于闐國黑汗王男被今帝英進奉敕書.....九〇

賜皇叔新除徐王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九一

示諭武泰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敕書.....九一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天皇九曜消災集福道場青詞.....九一

中太一宮真室殿爲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天皇九曜道場朱表.....九一

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啓太皇太后消災集福壇道場齋文.....九一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九一

閨門賜新除徐王告口宣.....九一

皇叔故魏王啓齋祭文.....九二

皇叔故魏王外殯前一夕夜祭文.....九二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九二

賜皇叔改封徐王頴上表辭免冊禮允詔	九二
賜皇叔改封徐王頴上表辭免冊禮許詔	九二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九三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九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九三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閑慢州郡不允詔	九三
故尚宮吳氏墳所祭文	九三
西路闕雨於濟瀆河瀆淮瀆廟祈雨祝文	九四
撫問秦鳳路臣寮口宣	九四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九四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九四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九四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九五
賜知涇州劉昌祚進奉興龍節銀詔	九五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九五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九五
冬季傳宣撫問河北東路松邊臣寮口宣	九五
賜知涇州劉昌祚進奉謝恩并賜月俸公使及賀端午節馬詔	九五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詞語……………九五

內中御侍已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語……………九五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詞語……………九六

賜樞密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六

賜尉馬都尉李璋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六

賜殿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六

賜權管勾馬軍司公事姚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九六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九七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九七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九七

興龍節尙書省賜宰相以下酒果口宣……………九七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鐸等口宣……………九七

七月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九七

玉津園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御筵口宣……………九七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入使御筵口宣……………九七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口宣……………九八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九八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九八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就驛酒果口宣.....九九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九八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九九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九八

賜文太師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八

興龍節尚書省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酒果口宣.....九九

賜皇叔徐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九

賜濟陽郡王曹佺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九

賜皇伯祖嗣僕王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九

賜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九

十日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九九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生餽口宣.....九九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〇〇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〇〇

瀘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〇〇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出殯一夕祭文.....〇〇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下事祭文.....〇〇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〇〇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入使口宣	〇〇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龜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程詔	〇〇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	〇〇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〇一
劄子	〇一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	〇一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〇一

卷十

賜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	〇一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〇二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許終喪制誥	〇二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	〇二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興龍節馬一疋并冬節馬一疋詔	〇二
賜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相州李珣進奉賀冬馬一疋詔	〇三
賜殿前都虞候寧州團練使知熙州劉舜卿進奉賀冬馬救書	〇三
賜大遼賀正旦入使正月一日就驛御筵口宣	〇三
賜大遼賀正旦入使內中酒果口宣	〇三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使臣回程御筵口宣.....一〇三

賜于園國進奉人正旦就驛御筵口宣.....一〇三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一〇三

雄州賜大遼國賀正旦入使回程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一〇四

賜大遼賀正旦入使銀鈔鑼唾孟子錦被等口宣.....一〇四

皇太妃宮閣慶落成開啓道場青詞.....一〇四

玉津園賜大遼賀正旦入使射弓例物口宣.....一〇四

瀛州賜大遼賀正旦入使迴程御筵口宣.....一〇四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入使却回酒果口宣.....一〇四

正月六日朝辭詔就驛賜大遼賀正旦入使御筵口宣.....一〇四

賜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生日詔.....一〇五

賜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一〇五

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一〇五

撫問廊延路臣寮口宣.....一〇五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致仕不許詔.....一〇五

賜蘇頌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一〇五

賜濟陽郡王曹佺在朝假將百日特與寬假將理詔.....一〇六

賜西南蕃莫世忍等進奉勅書.....一〇六

景靈宮宣光殿開啓神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一〇六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一〇六
賜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許詔	一〇六
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奏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	一〇六
故尚服劉氏堂祭文	一〇七
故尚服劉氏墳所祭文	一〇七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一〇七
新除權禮部尚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一〇七
賜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例祇赴六參不允詔	一〇七
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	一〇七
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	一〇七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一〇八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鑰等口宣	一〇八
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史脩撰不允詔	一〇八
賜皇弟大寧郡王恂生日禮物口宣	一〇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獎諭敕書	一〇八
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文彥博溫溪心馬詔	一〇八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	一〇八

賜馬步軍大尉姚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一〇八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餽口宣.....一〇九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節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一〇九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一〇九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一〇九

賜殿門都指揮使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一〇九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一〇九

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一〇九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一一〇

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使副時花酒果口宣.....一一〇

坤成節尙書省賜宰臣已下御筵酒果口宣.....一一〇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一一〇

皇帝迴大遼皇帝問候書.....一一〇

坤成節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尙書省御筵酒果口宣.....一一〇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一一〇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一一〇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一一〇

賜宰相呂大防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一一〇

樂語(附)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內中酒果口宣.....一一一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一一一

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一一一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迴程御筵口宣.....一一一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一一一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一一一

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同詔.....一一一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一一一

教坊致語.....一一一

口號.....一一一

勾合曲.....一一一

勾小兒隊.....一一一

隊名.....一一一

間小兒隊.....一一一

小兒致語.....一一一

勾雜劇.....一一一

放小兒隊.....一三

勾女童隊.....一三

隊名.....一三

問女童隊.....一四

女貢致語.....一四

勾雜劇.....一四

放隊.....一四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一四

教坊致語.....一四

口號.....一四

勾合曲.....一四

勾小兒隊.....一五

隊名.....一五

問小兒隊.....一五

小兒致語.....一五

勾雜劇.....一五

放小兒隊.....一六

勾女童隊.....一六

隊名	.....	一六
問女童隊	.....	一六
女童致語	.....	一六
勾雜劇	.....	一六
放隊	.....	一六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	一六
教坊致語	.....	一六
口號	.....	一七
勾合曲	.....	一七
勾小兒隊	.....	一七
隊名	.....	一七
問小兒隊	.....	一七
小兒致語	.....	一七
勾雜劇	.....	一八
放小兒隊	.....	一八
童勾女隊	.....	一八
隊名	.....	一八
問女童隊	.....	一八



女童致語	一一八
勾雜劇	一一九
放女童隊	一一九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	一一九
教坊致語	一一九
口號	一一九
勾合曲	一一九
勾小兒隊	一一九
隊名	一一九
問小兒隊	一一九
小兒致語	一一九
勾雜劇	一一九
放小兒隊	一一九
與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一一九
教坊致語	一一九
口號	一一九
勾合曲	一一九
勾小兒隊	一一九

隊名	.....	一一
問小兒隊	.....	一一
小兒致語	.....	一一
勾雜劇	.....	一一
放小兒隊	.....	一一
勾女童隊	.....	一一
隊名	.....	一一
問女童隊	.....	一一
女童致語	.....	一一
勾雜劇	.....	一一
放女童隊	.....	一一

蘇東坡內制集 目錄

蘇東坡內制集

卷一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許批答（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以應務之才，居本兵之地，綏靜中外，人無間言，何疑上章欲求去位？未喻厥意，聞之慨然。夫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甘旨，而况觀閣之下，父母之邦，退食問安，孰便於此？勉循其舊，以卒輔予。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批答（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省表具之，夫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而况艱難之際，一日萬幾，冰澗之懼，當務同濟，卿練達兵要，灼知邊情，寄託之深，義難引去，亟求自便，朕何賴焉？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日）

有敕：卿被邁先帝，勤勞有年，逮于眇躬，倚注彌重，宜安厥位，毋重力詞。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

有敕：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塗之脩阻，宜頒宴衍，以勞勤劬。

通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遠訪使軺，來陳慶幣，川塗甚阻，風霧可虞，特示至恩，往頒名劑。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職在樞要，表儀百官，進當以禮，退當以義，今茲求退，其義安在？亟還視事，毋復固詞！

雄州撫問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遠犯風埃久勤輶傳入疆茲始授館少安申命撫存式昭眷獎。

賜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生日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敕公著卿將相三世輔翼兩朝方斯千獻夢之辰有既醉太平之福宜膺慶賚永錫壽康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知別錄至可領也。

賜皇叔祖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太宗正事宗景上表辭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朕初執珪幣祇見上帝嘉與百辟徵福文考大賚四海始于親賢皆禘之休義不當避國有常典爾無固詞

賜皇叔祖宗景上表辭恩命不許詔（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有大祭祀必均慶賞邦甸侯衛輝炮翟闈無有遠邇畢蒙惠澤矧我懿親實維顯相祇率舊典毋須固詞

賜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韓絳覽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四世元老國之長城端笏垂紳不動聲氣風采所及自然折衝軒冕丘國其實何異矧今艱難之際自有冰淵之虞黃髮之廷未敢言病豈宜獨善遠欲即安尚分北顧之憂勿起遐歸之念強食自輔體我至懷

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教韓絳省上所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功成身退人臣之常壽考康強有不得謝卿出入將相垂三十年豈以小物尙勤元老徒得君重臥護一方使吏民瞻師尹之儀刑蠻夷識漢相之風采丘園之請朕未欲聞其省思慮時寢食親近藥餌以副中外之望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敕卿肅將慶幣遠涉川途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敕卿將命風興犯寒遠涉駕言未息軫念殊深特致恩頒以嘉勤瘁

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來復之辰茂薦往生之福虔脩淨供仰導真游

趙州賜大遼賀正日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抗旌出境風駕在塗眷言跋涉之勞宜適與居之節式頒良劑以輔至和

趙州賜大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飭使軺講脩隣好蒙犯風霧跋履山川宜頒錫於珍芳庶輔安於寢食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恭講隣歡遠勤軺馭言念靡馳之久適丁寒沍之辰宜錫珍良式昭眷寵

趙州賜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持使節來慶春朝方此沍寒良勤啓處宜示眷懷之異式頒劑和之良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奉將邦幣，馳會歲元，眷言風駕之勤，方丈中塗之館，宜頒靈劑，以喻至懷。

趙州賜大遼國賀。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述脩隣好，方次州封，言念返寒，想勤跋履，特頒名劑，以示眷懷。

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阿里骨：朕精選靈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暨多方，卿世撫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渥，用獎志嘉。

賜新除依前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敕書。(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乾德：朕躬執珪幣，大饗帝親，盼布湛恩，徧暨諸夏，卿世綏侯服，欽順朝廷，宜錫徽章，以昭異數。

太皇太后祭奠故夏國主祭文。(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乃眷外臣，嗣守西服，襲累世之忠順，荷先朝之寵光，惟天難忱，錫命不永，訃音遽至，閔悼良深，特遣使車，往陳奠幣，庶此恩禮，賈于幽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念爾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邁，祖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攀號之戚，往助襄事，式昭異恩。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亦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顧懷，踰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奠賻之禮，以爲存後之光。

內中添蓋諸帝后神御殿告遷御容權奉安於慈氏殿祝文

於皇神考，肇啓闕祠，方增築之未寧，懼格思之有濟，別嚴淨宇，祇奉辟容，式燕聖靈，永綏慈嘏。

集清觀開啓祈雪道場青詞

伏以麥將覆塊，雪未掩塵，詞歲之憂，下民安訴？具嚴法會，祇款闕宮，仰冀同雲，溥滋新臘！

內中慈氏，殿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

伏以增築告成，闕嚴有奐，儼衣冠之來復，憶歎息之疑聞，昭格穆清，永綏燕翼。

故贈太師進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嗚呼！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子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播國於太山之安，下合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網紀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不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

賜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昌祚進奉賀明堂禮畢馬敕書（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月二十日）

敕劉昌祚大事告成，多方同慶，汝以分符之重，特脩效馬之儀，載念勤誠，不忘嘉歎。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韓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

敕韓演朕躬祀總章，始行嚴配，推廣帝親之澤，覃及中外之臣，惟我老成，遠受顧命，均此介福，非朕敢私，國之故常，毋煩謙避。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有敕：卿等肅將信幣，來慶誕辰，眷言行李之勞，宜有燕休之賜，受茲芳旨，體我眷懷。



就驛賜大遠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抗旌旋復，再節少留風埃，浩然徒取勦止，宜有珍芳之賜，以昭眷寵之殊。

班荆館賜大遠賀正旦人使迴程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恪修隣好，既卒聘事，豈無燕私，宜就錫於加籩，蓋式昭於異數。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伏以乘黃屋以上賓，莫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春朝，敢伏勝緣，式開淨供，仰頌義堯之德，永追堯釋之游。

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汝）卿等從來邊陲，服勤師律，方踐更於春令，諒率履於大和，特有匪頒，以昭眷邊。

雄州賜大遠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出疆繼好，已事言還，跋履冰霜，憩休館舍，宜有燕私之寵，以旌來往之勤。

就驛賜大遠賀正旦人使銀鈔銀盃孟孟錦被褥等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持信幣，來慶春朝，眷言行李之勞，方茲舍館之定，宜加領賚，用示寵嘉。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德望之隆，中外所屬，誠請難極，輿論未安，毋復懷歸，以勤北顧，特頒良劑，以輔至和。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韓絳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雖已挂冠而謝事，尙俾安車而造朝，豈有體力未衰，蕃宣所寄，亟圖自便，遂欲言歸，矧卿德望並隆，神人所相，焉有滿盈之懼，夫何倚伏之虞，尙體至懷，少安厥位。

賜韓絳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韓絳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詞中外之勞，胡爲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入子思之側乎？三復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韓絳君臣之義，愛樂同之，苟皆懷歸，誰任其事？卿之高識雅度，輕軒冕而樂丘園，天下所知也，獨不念先帝託付之重乎？勉徇大義，勿復以言。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韓絳功成身退，入臣之常禮，至於非常之遇，則必有無窮之報，朕待卿於形器之表，而卿自處於繩墨之內，未爲得也，朕意不易，卿無復辭。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詔（元祐元年七月十二日）

安燾卿才當其位，義不詞勞，內之樞機之謀，外之疆場之議，旣當身任其責，難以家事爲詞，而况並奉君親，兩全忠孝，進無不得，退以何名？卿之所求，固非矯激，朕之不許，亦豈空文，亟還厥官，無煩朕命。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鸞，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

之叟，嶄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外任臣寮曆日詔敕書（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敕臺絳朕申命曰官逆推闕歲養子共理頌此成書勉劬農功毋違時令。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敕大防卿敦大直方任重道遠擢貳西省，校自朕心。雖與聞政事，為日未久；而歷試中外，勤勞百為，蓋有年矣；德位惟允，入無間言，亟服新命，毋煩朕訓！

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蘇頌辭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七日）

敕蘇頌卿篤於仁心，深於經術，用心司寇，期於無刑。朕惟孝處之深，三年不奪其志；又惟才難之故，千里以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毋煩力詞！

賜新除御史中丞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敕堯俞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朕以卿有樊仲之風，是以擢卿為中執法，才難之數，古今共之；豈以小嫌，而廢大任，與其拘文以自疑，不若直已而行義，亟服乃事，無煩固辭！

皇帝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馳回詔（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充庭之實，率皆任土之宜，乃眷忠勤，良深嘉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馳回詔（元祐元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述職春朝，歸誠宰旅，修此效奉之視，致其乘服之良，再闕來章，式嘉忠節！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禮正旦書（元祐元年十月）

肇易歲元，發新榮於萬物，仰遵慈誨，修舊好於兩朝，遠飭使輶，肅將禮幣，庶迎壽祉，式副願言。

皇帝賀大禮皇帝正旦書（元祐元年十月）

獻歲發春，共講三朝之慶，寶隣繼好，茂膺五福之祥，申飭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曷罄論陳。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官觀寺院等處祈雨雪青詞齋祝文

伏以期年以來，水旱作沴，迨茲徂歲，復苦常暘，疾疫將興，農末俱病，方齋居而默禱，庶精意之登聞，敢祈春

臘之交，沛然雨雪之賜，願均介福，敷錫羣生！

五嶽四瀆等處祈雪祝文

伏以歷冬不雪，兩歲之憂，疾疢將興，麥薶就稿，分命守土，告於有神，下民其咨，天聽不遠，毋愛同雲之澤，以

成盈尺之祥，苟利於民，敢忘其報。

賜宰臣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

有敕：朕之元老，生以茲辰，實為邦國之華，豈獨闔門之慶，故命爾，往宣余懷，仍分廩庫之良，以助子孫之

壽！

相州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眷言四牡之勞，宜享加籩之禮，式頒寵數，以示至恩。

送伴正旦使副弘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見傳宣撫問口宣（元祐

有敕：卿等方冬出使，涉春在塗，遠犯風埃，思勤踐履，勉加鞭策，即遣會朝。

(元年十二月九日)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

有敕：卿等來脩舊好，克備多儀；既陞見以告辭，將駕言而反命；載嘉勤勤，宜錫燕熙。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元年十一

月)

覽表具之道有行藏，時有用捨，歲不我與，難以智求；道之將行，豈容力避？大言大利，固當安而受之；小行小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元年十一月)

省表具之政如農耕，以旣穫為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為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為？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歲首奉觴，禮成復命，改轅北道，拜節近藩，宜錫宴私，以彰眷寵。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有敕：卿等遠達使辭，載嚴歸駟，方改轅於北道，暫拜節於都門，益重眷懷，往伸燕饒。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

一日)

有敕，卿等遠飭使輶，來脩鄰好，屬此方春之旦，宜均既醉之歡，爰命燕胥，以昭眷寵。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遠，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百年之好，既講於春朝，萬壽之儀，兼陳於曜殿，恭因省侍，具述來音，感懼之懷，言宣莫罄！

皇帝迴大遠，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東風協應，感徂歲之更新，遠使交馳，崇歡言而講舊，粲然禮幣，申以書詞，欣懼之深，敷陳罔究！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方面重寄，無逾老成，丘園歸休，難遂雅意，特頒珍劑，以示至懷，方此沍寒，益加調養！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大政所關，西臺爲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宜卽欽承，毋煩退避！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敕：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無愧，速起視事，副朕所期！

班荆館賜大遠國賀興龍節人使赴闕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抗旌遠道，弭節近郊，乃眷勤勞，良深軫念，特頒燕衍，以示惠慈！

## 卷二

皇帝爲冬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歷紀天正，史書日至，謝舒長於測景，增怵惕於履霜；恭惟諡號皇帝，德邁堯仁，功恢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神，望松柏於橋山，永懷悲慕。

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浸之辰，無復稱觴之慶，恭惟諡號皇帝，道齊覆載，德冒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邁，望西陝於銅雀，涕慕空深！

皇帝為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始餞於寒，復與嗣歲，望寢園而增慕，悼日月之不留，恭惟諡號皇帝，道貫百王，澤涵萬宇，永瞻帝所之樂；坐起堯牆之悲，饋奠莫由，馳誠罔極！

皇太后殿夫人為年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葦桃在戶，徒講三朝之儀，椒柏稱觴，無復萬年之壽，恭惟諡號皇帝，功施無外，德洽有生，隨鼓漏於寢園，莫親饋奠，望衣冠於原廟，空極涕流。

皇帝為二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既成春服，時方禊洛之初，祗謁寢園，古有薦鮪之禮，恭惟諡號皇帝，配天立極，如日載陽，仰餘澤之勞流，致羣生之遂茂，光靈愈遠，涕慕空深！

皇帝為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奏告表本

伏以寢廟告成，永動廓然之感，柏城森列，遽興拱矣之悲，恭惟諡號皇帝，澤浸函生，慶垂後裔，配天無極，奉謨訓以長存，示民有終，懷神游之安在，恭脩禋奠，莫訴哀誠！

皇帝為神宗皇帝大祥內中奏告表本

伏以進號罔極，實抱終身之愛；祥禛有期，蓋追先王之禮；恭惟諡號皇帝，睿明照世，神智自天，雖備廟蕭雍，瞻之莫見，而威顏咫尺，凜然常存，悲慕之深，華夷所共。

皇太后殿夫人爲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酌獻表本

伏以觀馭上賓，日以遠矣，隙駒過邁，祥而廓然，恭惟諡號皇帝，道始家邦，化刑夷夏，天地之運，固代謝於陰陽，草木何知，徒興悲於霜露，莫親饋奠，惟極哀誠。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敕孫固視國如家，忠臣可以忘年，視民如子，君子可以忘勞，卿被遇三朝，出入二府，德望並隆，中外所服，故起之祠館，付以留養，使士有所矜式，民有所依，怙屬任之意，豈輕也哉，釋位謀安，引年求避，此疎遠小臣之事，非所望於卿也，尚體至意，勿亟懷歸。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敕孫固，英宗所擢，以遺神考，乃眷舊學，用之西樞，朕卽位二年，未見君子，每惟圖任舊人之意，常有越在外服之歎，矧欲辭位而去，遂安丘園哉？三川重鎮，務舉大體，簿書期會，則有司存，優遊卒歲，可以忘老。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孫固，廊廟之舊，歷事三朝，名德並隆，如卿者有幾？無故釋位，其謂朝廷何？卿旣自爲謀，亦爲乃后謀之，勉遵前詔，以慰中外之望。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孫固朕永懷三宗，進用其人，所以尊禮慰藉其意者，自以為無失矣；而卿浩然懷歸，若不可復留，何哉？勉徇大義，毋違朕志。

撫問熙河、蘭會、路臣、寮口宣（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服勤疆場，賦政兵民，言念劬勞，實分憂顧，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在京諸官觀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安禮口宣（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久去廊廟，出臨江淮，綏懷流亡，肅遏寇盜，遠惟勤瘁，特示撫存。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生日詔（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敕：清臣春之方中，月後幾望，望篤生王國之彥，蔚為廊廟之華，神既聽於靖恭，民亦宜於愷悌，膺我慶賜，永綏景靈，官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恭承仙馭，奄宅殊庭，警海宇以駿奔，儼人天之景從，願同日月之照，少答神民之心，乃眷新官，永垂餘慶！

垂拱殿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哀期有數，方歎於壑舟；法海無邊，聊資於岸楫；有嚴祕殿，恭啓淨筵；時御六龍，徘徊宮闕；永同千佛，願降入天。

賜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  
有敕：卿屬尊望，重德厚慶，隆方誕育之令辰，有匪頒之故事，克膺壽祉，永服寵光！

天章閣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唐虞稽古，雖絕名言；文武重光，已新崇構；下慰華夷之望，仰慕天日之容。將住宅於靈宮，永懷攀慕；願少安於祕殿，無盡瞻依！

賜皇叔祖寧國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望重宗盟，德隆禋服，載協謠謠之巨，光膺積慶之餘，特示寵頒，永綏壽祉！

內中福寧殿下寒節為神宗皇帝作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甚雨疾風，感春律之將變；鑽燧改火，悼靈期之不留。爰啓淨筵，以資冥福；願登大覺，永濟函生！

賜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日）

有敕：卿爵齒既隆，德望斯稱；載更誕日，胥慶家庭；式備燕私，以資壽祉！

內中神衛殿張挂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祥祭告終，聖靈改御；儼如在位，威不遠顏；雖天日之光，固難形似；而神人之奉，永有瞻依！悲慕愈深，照臨無極！

神宗皇帝大洋祭訖撤饌除靈座時皇帝躬親扶神御別設一祭祝文

伏以俛就終喪禮當即遠永瞻陵廟將徹几筵攀慕若疑追懷罔極

寒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二月）

有敕汝等觀光上國述職還方屬茲改火之辰想有懷歸之念宜頒燕衍以示恩私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韓忠彥乞改一偏州不允詔（元祐二年二月）

救忠彥朕嘗覽閣古之圖觀宗臣之文俯仰今昔有概於心會中山闕守差擇人門卿庶幾焉勉副朕意何

以辭為

賜樞密直學士守兵部尚書王存乞知陳州不允詔

救王存卿出入四朝更涉夷嶮金石之節終始惟一六卿之長所以倡九牧而厚風俗也豈以職事煩簡為

輕重哉君子出處朝廷之大事而風雨寒暑膚理之微疾也姑安厥位以稱朕意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詞

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玉樓深龍顏髣髴笙簫遠腸斷屬車音離宮春色瑣瑤林雲闕海沉沉遺民猶

唱當時曲秋鴈起汾陰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禮祝文（元祐二年三

月十四日）

伏以奔奔祠宮巍巍天象聖靈雖遠哲命惟新仰瞻如在之威永錫無疆之慶敢祈昭鑒下燭微誠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青詞（元祐二年三月十四

日）

伏以天鑒不遠，誠感則通；方寶構之肇新，宜真游之降格；具嚴法席，高咏靈篇；內安清淨之居，外錫烝黎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表（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馭風雲闕，既參日月之光，再節琳宮，尚答神民之望。爰開法會，庶款真庭，願推往聖之心，永錫函生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齋文

伏以祠宮風啓，真室告成，仗勝會於佛僧，導靈游於梵釋，更推餘祉，旁及舍生。

賜朝散大夫試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元祐二年三月十二日）

堯俞負中外之望，居得言之地，朕方虛已，樂聞嘉猷，乃者水旱連歲，民流未止，賊盜將熾，財力靡敝，御既欲圖實効，以酬恩，朕亦將考所言，以責實，偃息藩郡，豈所望哉？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元祐二年三月十七日）

期年以來，水旱作沴，振廩同食，冠蓋相望，已責勤分，公私並竭，惟待一熟之麥，以蘇垂死之民，而冬不雨，以徂春，苗將秀而不實，願惟冲昧，有失政刑，感傷陰陽，延及鰥寡，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神聰明，毋愛膏澤，則民有息肩之漸，神無乏祀之憂。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茶藥詔（元祐二年二月）

韓絳絳春夏之交，寒燠相沴，起居之節，調適為難，眷于元臣，久勞于外，宜加存問，且錫珍良，勉蹈至和，以符眷倚！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赦茶藥（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馮京，卿以篤老，久勤外服，留養之重，推毫而東，蒙犯氣埃，徒御良苦，宜省思慮，近藥物，勉遵時令，以副眷

檄。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韓絳自祖宗輔翼先帝德望之重，天下聳聞，與其置之一方，勞以民事，不若歸安闕下，式瞻儀刑，諒老閉居，固非所望，嘉猷入告，夫豈不能？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韓絳為天下計，則賢者常勞，為人臣謀，則老者當逸。今朝廷待卿之意，酌處其中，奉朝請於琳宮，所以系民望，釋負荷於留箠，所以慰雅懷。勉及清和，亟還朝著。

賜新除保寧軍節度使獨京告敕詔書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全魏之寄，舊德為宜，勉即征途，以答民望。往頒珍劑，詔示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詔書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德齒俱高，誠請彌確，重以民事，久勞元臣。既飭還車，宜頒珍劑，尚加調養，以副眷懷！

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旱暵既久，麥禾將空，仰惟天人之師，宜專雲雨之施。庶幾慈愍，寬我憂危！

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齋詞  
洞淵龍王，水府聖衆，饑饉之患，民流者暮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為雲雨之司，俯滯之功，指願而辦，罔吝天澤，以答民瞻。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馳回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詔：向違行人，往賻喪事，繼陳方物，來奉謝章，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終誠節，以副眷懷！

諸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青詞齋文

鐵錘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仰惟至道之助，推廣上天之仁，召呼羣龍，時賜霽澤，罔以德而廢其言。

天地社稷宗廟神廟等處祈雨祝文

惟德弗類，致常暘之災，斯民何辜，有荐饑之懼，旬浹不雨，麥禾皆空，口省再三，夙夜祇慄，引領雲霓之望，援手濟整之餘，既窮之詞，其忍弗聽。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朕脩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沖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卒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才全而德備，積厚而施博，明亮篤誠，坐屈羣策；既以天下公議，而用於此矣；豈以卿之私意，而聽其去哉？水旱之災，不德所召，卿當助我，求所以消復之道，不當求去我也。詩不云乎：「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勉思厥職，以答民望！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祇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德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方茲仰成，倚以為重，退老之請，所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柱石本朝，著龜當代，方茲注意，實所仰成，宜體朕心，姑安其位！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敕百祿：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况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於至當，而卿遽欲以此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躡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五日）

有敕：汝等恭持方物，來款塞垣，冒涉修途，觀光上國，宜頌燕勞，以示恩私。

賜龍圖閣直學士新差知秦州呂公孺乞改授官觀小郡差遣不允詔（元祐

二年四月三日

敕公：馮、殷、顧、懷、西、方，思得賢守，使邊有備，而民無擾。以卿耆老練達，德宇淵靜，秦又舊治，吏士服習，臥護諸將，無以易卿。

故聽宣劉氏堂祭文

奉侍有年，肅雍靡懈，今其亡矣，良用惻然。沒而有知，來舉茲奠！

故聽宣劉氏墳所祭文

盡瘁內職，歸全近郊，既掩諸幽，往致斯奠，責其窳窳，極爾哀榮！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天人之交，應若影響，雨暘不順，咎在貌言，失之戶庭，害及寰宇，求治雖切，不當天意之中，聽言雖多，未聞民瘠之實，刑罰有過，賦役未平，一人之愆，百姓何罪，避坐徹膳，猶當許其自脩，悔禍轉災，庶或救之，將墜於神，蓋反掌之易，而民免擠壑之憂，仰瞻雲霓，待命旦夕。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乃者常暘為災，歷時愈熾，念咎責已，寧丁我躬，求哀籲天，並走羣望，果蒙膏澤之賜，一拯流亡之餘，我愧于民，敢廢無災之權，神終其賜，願必有年之祥。

鄭州超化寺祈雨齋文（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伏以常暘為災，歷時愈熾，秋穀未穡，夏苗將空，天意未回，佛慈所懸，願以不思議智力，大解脫神通，時與法雲，普賜甘澤。

鄭州超化寺謝雨齋文（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等慈應物，不倦於禱求；神智無方，何難於膏澤？早診既弭，農民其康。仰惟不宰之功，豈待有為之報？爰修禋供，少達純誠。

景靈宮罷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伏以肇新寶構，祇奉辟容，修妙供於珠庭，結勝緣於淨衆，真辦承奠，法會告成，普冀舍生，悉蒙餘祉。

賜外任臣寮進奉輿龍節馬詔敕書（元祐二年四月十三日）  
敕韓煥誕彌之慶，遠邇攸同，眷惟外服之良，來效右牽之禮，言念誠恪，不忘歎嘉。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許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卿以膝下之養，為宗人之法；古之為政，孰大於此？而欲以親辭職耶？其益修厥官，以稱吾意！」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所治雖簡，而所寄甚重。卿為宗室祭酒，德度之美，刑于中外，朕方虞瓜瓞之茂，而欲觀麟趾之應，益勵厥職，無業爾成！」

永裕陵脩移角榭門戶柏窠奏告神宗皇帝祝文  
園寢之奉，巡行以時，增植所宜，卜云其吉，先事而告，亦禮之常。

永裕陵脩移角榭門戶柏窠祭告土地祝文  
寢園之奉，栽植以時，惟爾有神，實嚴所守，敢祈昭鑒，永底平等。

白備驛賜大遠賀坤成節人使御筵象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有教卿等蕭將慶幣遠涉脩塗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頌燕衍以示眷懷。

卷三

賜尚書左丞李靖臣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卿以方聞之舉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遠受顧命弼予冲入義既同於戚休身豈輕於出處遽欲引去聞之惻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

賜尚書左丞李靖臣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祥除之初念我聖祖所與共政不忘舊人而卿博學多聞通練古今小心畏慎不見過失力引求去為之惻然勉留輔子益祇厥服！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以下上第一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朕即位二年水旱繼作致災之故實惟冲人旣延及於無辜復貽憂於文母是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實欲深念厥咎豈徒見之空言而雨不崇朝農猶告病欲徇來請惕然未寧其一乃心勉正厥事毋重朕之不德以答天之深戒。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以下上第一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旱曠之罰，自冬及夏；天之降災，如此其久，則夫致災之道，豈一日而然哉？雖力行罪已之文，尚恐非應天之實；而卿等以膚寸之澤，遽欲即安，寬之惕然，未敢自赦，其交修不逮，務盡厥誠。期茲歲於有秋，雖復當其未晚。

集禧觀洪福殿等處罷散謝雨道場青詞齋文

德有愧於動天，敢辭屢請，道無私而應物，豈間微誠？霽一雨以咸周，起三農於既病，仰承靈貺，莫報深仁！

集禧觀洪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早曠為災，禱求屢瀆，賴神之賜，霽澤以時，蓋至道之無私，豈不德之能致？載陳謝懇，少答靈休！

賜尚書左丞李靖臣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綜轄樞機，雍容廊廟，義當體國，謀豈先身？往喻至懷，少安舊服！

賜侯洞蠻人彭允宗等進奉端午布散書（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敕彭允宗：族居裔壤，心慕華風，來脩任土之儀，遠效充庭之實，較惟數悃，良用數嘉！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到闕生簾口宣（元祐二年五月十二日）

有敕：卿力辭繁劇，歸即燕安，想見老成，渴聞嘉話，特頒牢醴，以勞駉駉。

神宗皇帝禪祭太皇太后親行祝文

寒暑之變，忽焉再昇，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即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

神宗皇帝禪祭皇帝親行祝文

既祥之餘，徙月而吉，追於先王之禮，徒有終身之愛，瞻仰聖靈，伏深感慕！

神宗皇帝禪祭皇太后親行祝文

喪期有數，禫月告終，哀雖未忘，禮弗敢過，追慕之至，中外所同！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允批答（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朕以寡昧，膺受多福，常欲損上益下，畏天之威，矧茲旱災，咎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澤既至，封章屢上，勉從其意，甚媿于中，夫天之有風雨雷靈，猶朕之有號令賞罰，朕不脩明其事，何以責應于天，永思其終，無忘訥諷！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允批答（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德積無素，民罹其災，精誠莫通，禱不時應，雖蒙膏澤之報，僅救焦枯之餘，勉徇來衷，猶虞後患，其謹視盜賊，勦却流亡，益務交脩，以禱不逮！

景靈宮天興殿開陶井眼祭告里城真官祝文  
神游之庭，井泥不食，日辰之吉，浚洽以時，諡爾明靈，庶無悔咎！

賜新除尚書左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劉摯：朕昔聞卿言，今任以政，已試之效，見於事功，廊廟闕人，以次選用，宜其右不宜其左，能於昔不能於今，豈有是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敕王存：朕歷選百辟，試之以事，惇厚而文，剛毅而和，更涉變故，德守不移，鑿逾卿者，夫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愛，朕非以是富貴卿也，其何以辭？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一

日）

有敕：卿德茂宗枝，望隆公衮，推本流長之慶，有嘉震肅之辰，宜是寵頒，以綏壽祉。

荆荆館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二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垂及都門，遠涉暑塗，想懃行李，式頒燕行，以示恩私。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十三

日）

堯俞連蹇三黜，栖遲十年，士無賢愚，為國太息！如珠玉之在泥土，麟鳳之在網羅。朕所以拔卿於久廢之中，用卿於期年之內，天下拭目欲觀所為，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使郡而去，豈獨於卿有報國未遂之歎，亦將使朕獲用賢不終之讖，勉復舊曹，以全大節！

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佺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六月

九日）

有敕：卿世濟勳勞，德隆藩戚，屬此誕彌之日，豈無燕喜之私？膺我寵頒，永增壽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六

月十一日）

士有品目，定於僉言器之廟堂，蔽自朕志。豈有僉言，斯穆朕志不移，而用過謙之詞，反已成之命，亟服乃事，宜無復云！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爲國不患於無人，有人而不用之爲患。事君非難於辭寵，居寵而無媿之爲難。吾之用卿，計已審矣。卿之自信，又何疑哉？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先王之禮樂，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樂，自中而形外。夫有莫大之戚，則有無窮之悲。先皇帝天覆四方，子養萬物，至今窮髮之表，尙餘流涕之民。而况宮庭之間，母子之愛，粗畢三年之制，遂講八音之和，所未忍聞，非不欲作。卿等謹於率禮，篤於愛君，徒欲亟舉舊章，顧未深明吾意，三復太息，難於驅從。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飾，故禫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爲知禮。朕以宗廟之重，勉蹈先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憐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愛，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悽耳之聲，干戚羽旄，皆眩目之具。哀旣未泯，樂何從生，再聞來章，徒增感慕。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邊窳之制，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從月。金石在御，側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祭，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朕少遭閔凶，僅畢祥禔，雖隸就企及，非以過制為賢；而創巨痛深，不能以禮自克，觀過其黨，聖人許之禮曰：「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誠重違國老之忠告，姑欲盡入子之至情。

賜太師文彥博等請太皇太后受册第一表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吾聞聖人以天下為憂，未聞以位號為樂也。損己裕物，畏天檢身，此吾平日之本心，非獨遇災而一發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卿等以是輔我，願不美哉？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救韓絳向以宏才，臥護化道，凡斯民之利病，蓋一方之安危，朕方虛懷以待元老，冀疾病之有間，得雍容而造朝，時聞嘉言，以輔不逮，告老之請，殊非朕心！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元老在位，邦之榮華，徒以精神折衝，非以筋力為禮。游神道館，擁節家庭，於卿同告老之安，而國有貧賢之笑，勉自輔養，期於少留。

賜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生日詔（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救純仁卿天資文武，世濟勳勞，載嘉誕日之臨，豈獨私門之喜，宜膺慶賜，以介壽期！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吾之本性，以清淨寂寞為樂，雖在平日，無游觀聲技之念，矧艱難之後，哀疚之餘，中夜以興，方食而歎，將不堪其愛者，豈有意於樂哉？雖欲勉從，未能自克，忠告屢却，愧歎兼深！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鍾鼓以尊和，羽籥以飾喜，聲之飲食之節，適於口體之宜。今衰麻之除，莫敢逾制，而琴瑟之御，則有未安。卿等忠誠確然，開喻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

賜太師文彥博等上第二表請太皇太后受冊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吾上順帝則，下的民言，處以無心，期於寡過。卿等以為協氣，既應羣謀，會同若固，建典禮之常，恐莫慰天人之望；遇災而懼，昔者非以為謙，聞義則遷，吾亦豈敢自必，勉從故事，以副嘉言！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銀鈔羅錦被褥等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持慶幣，來講鄰歡；徒馭少休，舍館既定；首膺寵錫，當體眷懷！

賜新除試吏部侍郎范百祿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夫以天官之貳，治夏卿之選，簿書繁重，條格紛委，苟非其人，則士之失職而無告者多矣。朕難其材，不以輕授；卿有應務之敏，而行之以勤，有守官之亮，而濟之以通，往行其志，何以辭為？

賜皇叔揚王顯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有敕：卿屬尊魯，衛德重閭，每臨載育之辰，永錫無窮之慶，宜膺寵數，以介壽祺！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迴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歸途，再離秋暑，駕言近郡，少憩旋車，宜示眷懷，往領燕俎。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銀敕書（元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致劉昌祚汝丞流外服，雅意本朝；爰因載誕之辰，遠致同寅之禮；眷惟忠盡，良極敷嘉！

雄州燕間大遠使副賀坤成節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抗旃脩好，馳傳及疆；遠涉暑途，實勞驂馭；特加存撫，式示眷懷。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敕安燾：人才之難，從古所歎；圖任以舊，為國之常；卿以瓌異之資，荷艱難之寄；勲勞靡懈，望實愈隆；雖云超，不改疇昔；徒以任之既久，則責之宜專；知無不為，乃所望於卿者；卑以自牧，亦何補於國哉？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傑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六月

十八日）

有敕：卿以棟華之親，襲瓜瓞之慶；載臨誕日，宜厚寵頒；服我異恩，永膺介福！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

日）

覽表具之，論材考德，聖人所以公天下；難進易退，君子所以善一身；權之以義，孰為輕重；訓兵論將，威懷或狄，卿以是事上，豈不賢於遠巡退避也哉？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

日）

覽表具之，德稱其服，臣主俱榮；食浮於人，上下交病；朕之為天下慮，甚於卿之自為謀也；思而後行，有出無反；成命不再，卿毋復辭！

賜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五日）

有敕：卿以舊德，簡在朕心；成命既孚，僉言咸穆；宜卽祇受，毋煩固辭！

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絹獎諭敕書（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爲築蘭州西路陞成下同）

敕孫路：宣力計臺，悉心邊政，相視衿要，繼完保障；詔用有成，不愆於素；使虜無可乘之便，民有足恃之安。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知蘭州王文韶銀絹獎諭敕書（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敕王文韶：汝以禦侮之才，當專城之寄，百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成無窮之利，達於朕聽，良用歎嘉！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國家尊異耆老，砥礪廉隅，凡致爲臣，必厚其禮；而况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身任安危，位兼將相；永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極一品褒崇之榮，成命既孚，僉言惟允；宜從中外之望，罔徇謙冲之私。

賜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敕惟耆老成人，雖或謝事，耄期稱道，終不忘君；其在丘園，豈殊廊廟；嘉猷入告，卿其不易此心；大事就訪，朕亦敢忘斯義，命秩之數，典冊之文，不如此無以慰朕心，而答民望；國有常典，卿毋復辭！

臨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日）

有敕：卿等抗旌來聘，已事言還，方次邊城，少休候館，宜頒宴俎，以勞歸驂。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忠存體國，義切戴君，結杲杲於三乘，祝慈闈之萬壽，宜膺寵錫，以示眷存。

玉律圓，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致命竇隣，出游禁輓，爰敷射事，以佐賓歡，宜旌審固之能，式厚珍良之賜。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饋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脩塗，來陳慶幣，舍館初定，徒馭實勞，宜錫餼牽，以昭寵數。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申講隣歡，既執贄以造廷，亦展幣而成禮，宜加寵錫，以示眷存。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翊績大猷，倡先多士，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一日）

有敕：卿等同竭忠嘉，助成孝治，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以荐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汝等款塞觀光，趨庭效貢，屬誕彌之稱慶，均燕衍以示慈，祇服寵嘉，式旌忠恪。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十一日）

有敕：卿等同罄純忠，力脩勝果，用祈慈壽，既徹梵筵，宜有寵頒，以昭眷遇。

賜皇伯祖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

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表率宗盟助成孝治，祝延慈壽，仰扣佛乘，既畢梵筵，宜加寵養。

賜平海軍節度使駱馬都尉李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乃心王室，同輸欲報之誠，稽首佛乘，共祝無疆之壽，既成法會，宜示寵頒。

賜皇叔揚王荆王禮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德冠邦家，義兼臣子，脩勝緣於西竺，祈壽嘏於南山，宜有寵頒，以成法會。

賜新除依前副海軍節度使進封南平王李乾德制誥敕書（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敕：朕子養兆姓，囊括四方，譬之於天，豈吝齊澤？卿守藩滋久，奉上益虔，高爵隆名，極其榮顯；庶緣大寵，以服民心，其思盡忠，以稱恩禮！

賜荆館賜大遠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講成聘禮，歸次都門，復此少留，逝將言邁，宜頒餞犖，以寵行驂。

皇帝遣太皇太后迺大遠皇帝賀坤成節書（元祐二年七月）  
嘉月令辰，篤生壽母，珍函重幣，交慶寶鄰，已恭致於德音，復欽傳於慈旨，其為感懌，未易名言！

皇帝迺大遠皇帝問候書（元祐二年七月）

四牡載馳，遠勤於使介，尺書為問，申諱於鄰，歡方履素秋，克膺純福，益祈保護，式副願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册奏告太廟并諸陵祝文（元祐二年六月十九日）

伏以祗事親闈，庶幾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篤生眇冲，亦敢忘於褻顯。將奉寶册，率循舊章；涓日甚夏，先期以告。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册奏告景靈宮等處青詞（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伏以祗事親闈，庶幾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篤生眇冲，亦敢忘於褻顯。將事寶册，率循舊章；微福于神，先期以告。

賜前兩府并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襖詔（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敕元發歲將墮戶，工告始裘，宜頒在笥之珍，以示維藩之寵服之安煖，體我眷懷。

賜諸路知州職司等并總管鈐轄至使臣初冬衣襖敕書  
敕馮憲已王事靡盬，日月其除，屬霜露之戒寒，待衣裘而卒歲，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諸路蕃官并溪洞蠻人初冬衣襖敕書  
敕睹託職在捍邊，志常面內，屬此嚴凝之候，宜均輕煖之恩，服我寵頒，益思忠報。

賜諸路屯駐駐泊就糧本城諸員寮等初冬衣襖都敕  
敕汝等久勤外服，屬戒祈寒，爰念捍城之勞，普均挾纊之惠。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功告遷諸神御祝文（元祐二年八月二日）

頃詔有司恭脩幄座，暫安別殿，以作庶工。既匠事之告成，宜真辦之來復，願垂昭鑒，及此良辰！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工奉安諸神御祝文。〔元祐二年八月二日〕

繼坐告成，允協歲時之吉，靈辦永奠，復瞻天日之光，庶俾後人，仰蒙餘慶。

賜西南羅蕃進奉赦書。〔元祐二年九月三日〕

敕汝世爲要服，時款塞垣，志慕華風，來脩職貢，載惟忠恪，良用歎咨！

### 卷四

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軍臣察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等風分邊寄，深識虜情，屬此盛秋，勞於警備，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熙河秦鳳路提刑轉運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持節宣風，久分憂寄，調兵足食，想極賢勞，宜有寵頒，以彰眷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煥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釋政廟堂，均勞方面，兵民之重，綏御實勞，往諭至懷，仍加寵賚。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六日〕

有敕卿棟華襲慶桐葉分封，載臨震肅之辰，特致壽康之祝，其膺寵錫，以介神休。

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松邊一州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教李常在泮獻賦，亦儒者之常，挺劍疾鬪，蓋孔門之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先後，先與其自請捍邊，治瘡疥之疾；曷若盡瘁事國，幹心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纆而往者，卿之本心，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餘力，尙體此意，姑安厥官！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蓋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呂公著詔即改云惟彥博與卿而已。）方資其著龜之告，豈貴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爲之報略，無益之儀，毋或固詞，以稱朕意。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夫以才御物，才有盡而物無窮，以道應物，道無窮而物有盡。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枉直之權。二年于茲，百度惟正，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鑿物，心且不勞，而况於力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朕以天下之大，知爲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有抱火措積薪之懼，正賴多士，協爲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膂力之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爲飾，卿若無事而引去，人將相顧而自疑，而况邊鄙未

寧，兵民多故；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疎遠之臣，何以責其盡瘁？勉輔不逮，期於有成。

賜宰相呂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有敕：全德之老，朕所仰成，大義未安，卿當長去，純忠所激，微疾自除。

賜新除兼侍讀依前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蘇頌朕惟左右正人之求，甚難其選，以為直亮多聞之益，宜莫如卿。方虛懷於至言，豈曲從於遜避？亟服乃事，毋煩固辭。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導引歌詞

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遺烈震光，戎眉橋夾道，千君長，猶是建元功，西瞻溫洛，與神恭，蓮宇照瓊宮，人間悅仰，咸今古流澤，自無窮。

荀子（元祐二年）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準內降指麾，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座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董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取。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為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闕老臣，眷眷不已，過其朝見，聞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



臣未敢撰。取進！止御寶批依奏條撰，允所請批答進入。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卿義重股肱，望隆堂陛，陸廉遠則堂皇峻，股肱遠而元首安，故出異恩，特鑄奇禮，而卿深執恭異，力守典刑，確然自陳，義不可奪，勉從其意，愧歎于中。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亟拜為可略，古之道也。卿謹嚴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為未安，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徇所陳，不忘嘉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況其下者。今卿助我為治，自以為既成矣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豈復成器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虛已，仰成輔弼，雖疎遠小臣，猶欲畢命自效，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於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乂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榮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之在位，為德與民，朕意不移，徒煩屢請，遠起視事，毋復固辭。

賜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乞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卿脫屣軒冕，頤神丘園，不為絕俗之高，愈篤愛君之意，喜聞冊號，請朝內廷，在臣子之誠心，卿為盡

節；願筋骸之未禮，吾所未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免相位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敕宰相之責綏靖四方，羌人既俘，士氣益振，長轡遠馭，方資老謀，卿不強起，孰卒吾事？近以二老之故，創盡拜之禮，而彥博執謙不同，朕既從其請矣，卿起就位，復何疑哉？

賜皇弟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咸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眷予母弟，誕慶茲辰，載詠斯千之祥，宜均既醉之福，祇膺龜數，永錫壽祺。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辭免免入朝拜禮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勤德愈高，謙恭不伐，盡事君之禮，忘屈身之勞，重違嘉言，特寢前命。

生獲鬼章文武百寮稱賀宣答詞（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太皇太后

種羌叛換西鄙，釋駘首出偏師，遂擒元惡，安邊之喜，與卿等同之。

皇帝

凶狡就俘，羌戎一震，既增吏士之氣，亦寬戍守之勞，靖寇息民，與卿等同喜。

八月二十八日入內高班蔡克明傳宣取批答宰臣以下賀生獲鬼章表

太皇太后

國家偃兵息民，函養中外，鬼章無故犯順，神人棄之，雖廟社無疆之休，亦將相一心之助，封章求上，嘉歎不

忘！

皇帝

除上承慈訓下盡葦箴務斷寬於民力本無意於邊功既狂狡之就擒知休息之有日再聞來奏嘉歎於中！

賜皇叔成德荆南等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荆王頤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有敕卿以名世之傑居叔父之親乃眷良辰實鍾餘慶宜膺異數之禮永錫無疆之休！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卿執德惟一守禮不同不以坐論為安而以拜上為泰使朕不盡養老之意而卿得畏威之道勉從其志嘉歎不忘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君之視臣譽之手足方責其大不強所難而卿深執謙恭力求避免深惟孔子事君盡禮之義曲從其請以儆惰偷。

熙河蘭會路賜耕種已下銀合茶藥及撫問犒設漢蕃將校以下口宣(元祐

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汝等受成元帥問罪種羌既俘凶渠備見忠力各加犒賜用示眷俾！

賜保靜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位隆將相德重宗藩方秋律之既深紀門弧之多慶宜膺寵錫以介壽祺。

撫問劉舜劍象賜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卿翰屏西服，威懷種羌，嚴兵威秋，得雋戎落，特遣勞問，仍示寵頒。

賜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職事，出接邊防，屬此軍興，想勞心計，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陝府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辦師雄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儒臣，習知疆政，王事靡盬，周爰咨謀，宜有寵頒，以旌勲勞。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奏告諸帝祝文（元祐二年九月

六日）

於穆神考，陟配在天；有嚴祠宮，從祀我祖；時日協吉，聖靈其安；寵綏後人，永錫純嘏。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御祝文（元祐二年九月六日）

於皇在天，丕冒下土；矧此山陵之近，願瞻兩都；宅於嵩洛之間，上聯五聖；有嚴淨宇，會聖宮改爲真館。

祇奉睟顏，願追梵釋之遊。（會聖宮改爲仙聖之遊）永答人天之望。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大綱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懼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  
詭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爲民除蠱蟻；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  
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瀆之  
網；已於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郵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謹當推本聖心，益脩戎略；務在  
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者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仲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之所以欲去者，二疲於朝會，勞於應物，一也。功成身退，欲享其樂，二也。而吾之所以必留者，三：卿以傑人之資，開物成務，世不可闕，一也。潯亮四朝，更涉變故，謀無遺策，二也。名冠天下，進退之間，爲國休戚，三也。吾方盡養老之道，殺禮以優賢，廟堂之上，猶有足樂，則夫卿之欲去者可回，而吾之必留者，蓋不可易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九日）

有敕：朕上承慈訓，下酌民言，秉國之成，非卿莫可。來請雖切，朕意不移。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於安佚，非卿忘身徇國，不能從我於艱難。召用之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涕流，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社稷，毋使庶人之議及於朝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君子安身業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江河之流。若山嶽之鎮，動搖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便；則物將交病，人亦何觀？朕之望卿，無以異此。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有敕：卿望重百辟，威聞四夷；進退之間，輕重所寄；毋煩屢請，朕命不移！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九月十日）

敕彥博：卿求退之意，著於士民；執謙之心，信於天地；勉當委重之託，初無懷祿之嫌；大義苟安，細故可略；朕命不再，卿其少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敕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為詞；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啓資薦神宗皇帝道場齋文（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橋山永望，莫瞻弓劍之餘；陽月載臨，徒增霜露之感；招延淨衆，崇建梵筵；庶集勝因，仰資真馭。

撫問秦鳳等路臣寮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綏馭兵民，布宣條教，眷惟忠藎，想極劬勞；屬此早寒，各宜厚愛！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開啓道場齋文（元祐二年九月十七日）

原廟告成，神游旣奠，雖聖靈之無礙，對越在天；從世法之有為，歸依於佛；普願幽明之域，悉登淨妙之庭；集此勝因，以贊仙馭。

白溝驛傳宣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及賜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念此脩塗，喜於入境，宜加燕勞，以示眷存。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三日）

國家推本漢儀，立郡國之廟，參用唐制，就佛老之祠，乃眷洛都，載瞻園寢，並與靈宇，以奉神嬉，閔惟冲人，恭蹈成憲，謹擇良日，臨遣近臣，庶回日月之光，少答人天之望。

沿路撫問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已下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恭持使節，祇事祠官，遠涉郵途，實勞啓處，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鞏縣 有敕：卿等出使別都，展儀原廟，衝涉微遠，勤勞遠途，禮此眷懷，宜加調衛。

西京 有敕：卿等曾去闕庭，服勲郵傳，奉祠之重，率禮為勞，已事過歸，式符眷遇。

賜爾僕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有敕：流澤之深，積慶之厚，嘉此良日，篤生賢王，受茲多儀，永錫難老。

永裕陵十月旦表 戒寒墻戶，倏及於秦，正前晦行陵，祇循於漢，禮恭惟諡號皇帝，懿文緯世，厚德載時，休老勞農，追述養民之政，厲兵講武，敢忘經國之謀，永望寢園，益增感慕。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御容禮畢押賜禮儀使已下御筵口宣（元

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既成原廟，復奠神游，乃眷元臣，往慶盛禮，宜均燕衍，以示眷存。

賜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蔡延慶乞知應天府不允詔（元祐二年九月十六日）

月十六日）

敕：延慶入侍禁近，出殿藩服，已試之效，萬然有聲；今若子工，宜有餘力；夫辦刃肯繁，尚不辭難；退食委蛇，豈嘗告病，庸理微疾，行當自痊，勉安厥官，以稱朕意！

賜外任臣寮等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敕書（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敕：馮京職雖在外，忠不忘君，集勝妙之良因，致壽康之善禱，眷言誠盡，良極歎嘉！

賜朝奉郎通判梓州趙君奭進奉坤成節無量壽佛敕書（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敕：趙君奭相好妙嚴，衷誠傾盡，汝期乃后，享無量之年，吾欲斯民同極樂之世，永言忠愛，良用歎咨！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隣歡載講，使節甚華，永言郵傳之勤，適此風霜之候，宜加寵賚，以示眷存。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卿載馳遠道，良苦祁寒，豈無藥物之嘉，以輔寢興之節，宜膺寵錫，尚體至懷！

神宗皇帝御容至會聖宮并應天禪院前一日奏告諸帝祝文

三靈眷命，六聖在天，崧洛之間，仙釋所館，惟茲吉禘之始，當拊出游之庭，念彼元臣，昔皆侑食，一新惟肖之像，永陪如在之神，敢冀威靈，曲垂昭鑒！



十月朔本殿夫人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雨霜墮，感閉塞於天時；收濟濟，思艱難於王業。恭惟尊諡皇帝，禹功紀地，堯則惟天；威加四夷，尙餘肅物之懷；仁及萬彙，永同挾纊之溫。省奉無期，瞻懷靡極！

賜熙河路副總管姚兪等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四日）  
有敕：卿以武略過人，忠義思報，焚蕩虜境，宣明國威，特示寵頒，以觀來效。

賜尙書左丞劉摯生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有敕：摯律協應鍾，辰集析木，實生俊輔，休有令名，膺我寵章，以介眉壽。

卷五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諸宮觀等處青詞（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嵩洛之間，山陵所在，嚴道釋之淨宇，奉衣冠之別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敢徵福於羣聖，庶流祉於含生。仰叩真靈，冀垂昭鑒！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等處祝文  
祇畏天明，率循祖武，進衣冠之原廟，鎮嵩洛之靈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分遣執事，並告有神。

賜涇原路經略使并應守城禦賊僕蕃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戎虜逆天，無故犯順，忠義所激，戰守有方，犄角相望，示以形勢；犬羊自遁，亭候無虞，爰念勤勞，不忘嘉

款!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敕彥博陽月載臨，剛辰協吉，篤生元老，弼亮四朝，尤為廊廟之華，豈獨闈門之慶？往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白備驛御筵并撫問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有敕：卿等遠馳華節，冒履薄寒，眷言郵傳之勤，少樂燕嘉之賜，往申寵問，式示眷存。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燾乞知陳頴等一郡不允詔(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敕安禮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儒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寬而有斷，必能肅邊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強為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皇帝遣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元祐二年)

寒律既周，誕辰載紀，恭被慈闈之誨，倬脩慶幣之儀，永介壽康，式符頌禱，更祈調衛，以副願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元祐一年)

大呂還宮，攝提正丑，載協誕彌之慶，永膺壽考之祥，臨遣使輶，往陳信幣，其為欣禱，莫盡名言！

公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葉詔(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大防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祇奉此行，禮既告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歎不忘！

公路賜奉安神宗御容押班獨宗道并內臣等銀合茶葉敕書(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馮宗道：逮事有年，追遠不懈，屬祠官之告具，驂日馭以遠征；往復之間，忠勞亦至，特加存問，尙體至懷！

公路期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押班馮宗道并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

傳宣撥問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有敕汝（卿）祇率官常，往嚴像設，屬此寒凝之候，眷言往返之勞，式示寵綏，特加優錫！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册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諸官，觀并詣陵青詞  
齋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册，禮樂既具，神人允諧，分命邁臣，（諸陵改「分命邁臣」字作「分命有司」）恭致成事，仰祈昭鑒，永錫鴻休，無任懇禱之至！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册禮畢，祭詣神廟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册，禮樂既具，神人允諧，分命有司，往告成事，庶祈靈祐，永保鴻休！

隆祐宮設慶宮醮青詞

伏以長樂告成，光動紫宮之象，清都下照，誠通絳闕之儀，祇卒多儀，肅陳菲薦，永惟慈孝之本，既享天人之心，介萬壽之無疆，錫五福之純備，無任懇禱之至！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五日）

有敕卿勳在廟社，名聞華夷，允備河嶽之靈，宜享喬松之壽，往頒寵數，以慶佳辰。

賜南平王李乾德歷日敕書（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敦乾德眷彼海隅，被子聲教，宜有王正之賜，以爲農事之祥，動卹遠民，以開嗣歲。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紀曆，大呂旋宮，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獻民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謚號皇帝，至仁無外，全德難名；文物聲明，但親乘時之迹，昆蟲草木，孰知成歲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皇帝建太皇太后賀大遠皇帝正旦書（元祐二年）  
歲聿肇新，鄰歡載講，恭被慈闈之誨，遠道慶幣之誠，益冀保頤，永綏壽域。

皇帝賀大遠皇帝正旦書

三陽朋來，慶二儀之交泰，兩朝繼好，納萬民於阜昌，申敦使車，肅將禮幣，願符善禧，永介純嘏！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守禦邊疆，憂勞夙夜，屬茲寒江，想各康強，特示眷存，往申勞問。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依前中散大夫陳安石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敕安石：士出身從仕，少壯陳力，耆老守節，朕必有以寵綏之。卿遠事四朝，敷歷中外，號稱良能，不見過失，書聞之拜，衆以爲宜，無復固辭，以遂成命。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八日）

敕安禮：朕求治如不及，用人惟恐失之，矧余良臣，惟自神考，出入中外，厥聲藹然，朕豈欲其遠去哉？特以全蜀之寄，甚難其選，知卿篤於忠義，當不以遠近爲意也。勉事道路，慎疾自愛，往安吾民，以稱朕意！

撫問知河南府張璪知永興軍韓鎮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輟自廟堂出爲師帥勞於綏御寬我顧憂屬此寒凝勉加頤養

冬季撫問陝西轉運使副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歲事將畢農工既休永言乘傳之勞未遑退食之佚勉加輔養尙副眷懷

賜資政殿學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有祖宗以來或輟鈞衡之舊與衆同樂非卿孰宜  
賜皇弟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寧郡王侁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乃眷賢王惟予介弟篤生茲日流慶方來往致予言以爲爾壽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卿等久懃輶傳遠涉風埃旣漸邇於中邦方少安於候館往頒珍劑以示眷懷

雄州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恭修鄰好遠慶誕辰眷惟授館之初益喜遠朝之近往申問勞式示眷存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使副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篤脩鄰好言念乘輶之久欣聞入境之初式示眷存往申問勞

元祐二年春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其五  
鶯鶯龍旂色，琅琅木鐸音。數行寬大詔，四海發生心。

其二  
賜谷賓初日，清臺告協風。願如風有信，長與日俱中。

其三  
草木漸知春，萌芽處處新。從今八千歲，合抱是靈椿。

其四（七言）

聖主憂民未解顏，天教瑞雪報豐年。蒼龍掛闕農祥正，父老相呼看藉田。

其五

昨夜東風入律新，玉關知有受降人。聖恩與解河湟凍，得共中原草木春。

其六

翰林職在明光裏，行樂詩成拜舞中。不待驚開小桃杏，始知天子是天公。

太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五言）

珮刻春何力，欣榮物自知。發生雖有象，覆載本無私。

其二

小殿黃金榜，朱簾白玉鈎。一聲雙日躔，春色滿皇州。

其三

仗下春朝散，宮中晝漏稀；  
兩廂休侍衛，應下讀書帷。

其四（七言）

五日占雲十日風，  
憂勤終歲爲三農；  
春來有喜何人見，  
好學神孫類祖宗。

其五

共道十年無臘雪，  
且欣三白壓春田；  
盡驅南畝扶犁手，  
稍發中都朽貫錢。

其六

不獨清心能省事，  
應緣克己自消兵；  
傳聞塞外千君長，  
欲趁新年賀太平。

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五言）

寶冊瓊瑤重，  
新庭松桂香；  
雪消春未動，  
碧瓦麗朝陽。

其二

瑞日明天伏，  
仙雲擁壽山；  
倚欄春晝永，  
金母在人間。

其三

朝罷金鋪掩，  
人閑寶瑟塵；  
欲知慈儉德，  
書史樂青春。

其四（七言）

仙家日月卒長閑，  
送臘迎春豈亦然；  
翠管銀罌傳故事，  
金花綵勝作新年。

其五

彤史年來不絕書，  
三朝德化婦承姑；  
宮中侍女減珠翠，  
雪裏貧民得袴襦。

其六

邊庭無事羽書稀，閑遣詞臣進小詩；共助至尊歌喜事，今年春日得春衣。

皇太妃閣五首

其一（五言）

葦排猶在戶，椒柏已稱觴；歲美風先應，朝回日漸長。

其二

甲觀開千柱，飛樓擢九層；雲殘烏鵲喜，翔舞下觚棱。

其三（七言）

孝心日奉東朝養，儉德應師大練風；太史新年瞻瑞氣，四星明潤紫宮中。

其四

九門挂月未催班，清禁風和玉漏閑；崇慶早朝銀燭下，佩環聲在五雲間。

其五

東風弱柳萬絲垂，的皪殘梅尙一枝；寶館乍欣蠶浴後，棊壇猶記燕來時。

夫人閣四首

其一（五言）

綵勝樓新語，酥榮箔小詩；昇平多樂事，應許外庭知。

其二

細雨曉風柔，春聲入御溝；已漂新葍沒，猶帶斷冰流。

蘇東坡內制集 卷五



其二(七言)

扶桑初日映璇昇，已覺銅螭暖不冰；七種共拈入日葵，千枝先剪上元燈。

其四

雪消鴛瓦已流澌，風暖犀盤尙鎮帷；綵紗紫翳明月下，璧門桂影夜參差。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元祐二年)

誕日載臨，隣權歲講，封疆雖遠，晷刻不踰，惟信睦之交，修讖情文之兩至，益深雅好，良極欣悰。

皇帝遼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元祐二年)

嘉平紀月，震風惟時，屬茲慶使之來，重以慈闈之問，尋因省侍，悉致誠言，欣感之深，救陳問究。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救公著卿三世將相，四朝耆老，養我良弼，實惟茲辰，茂膺維嶽之靈，永錫如陵之壽，就頒寵數，以示眷懷。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教：卿仁以庇民，忠以衛上，誕彌之日，慶慰良深，往錫寵章，以介眉壽。

冬季燕問，諸路訟邊，臣寮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教：卿等分憂久外，並塞早寒，眷此勤勞，形於軫念，往加勞問，式示眷存。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前一日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有教：汝等奉琛來覲，已事言歸，式嘉慕義之誠，宜有勞還之澤，往頒燕衍，祇服恩私。

賜外任臣寮歷日敕詔書(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

救韓琦朕肇修人紀，祇長天明，欽若舊章，式頒新曆，凡我承流之寄，共成平秩之功。

班荆館賜大遠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四日）  
有敕卿等風抗使旌少休郊館乃眷川途之遠載惟驂馭之勞特賜燕私以旌勤瘁

班荆館賜大遠賀與龍節人使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等遠乘使傳方造都門屬此寒凝久於衝涉宜加就賜之禮以示勞來之恩

班荆館賜大遠賀與龍節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犯苦寒來修舊好載喜使華之近特申郊勞之儀服我恩私少留燕衍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與隆節功德疏等獎諭敕書（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敷省奇等清涼之域僊聖所游爰因瀟月之辰來獻後天之祝永言懃至良極歎咨

湘州賜大遠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篤修舊好少憩近邦屬冰雪之嚴凝念車徒之勤勩往加燕勞式示眷懷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兼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八日）  
有敕卿等各竭乃心久勞于外屬此寒凝之候永惟綏馭之勲式示眷存往加勞問

撫問知大名府周京口宣  
有敕卿以元老臥護北門寬我顧憂想勞綏御屬茲寒沍益務保頤

賜大遠賀與龍節使副鈔羅等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解駝授館方講於隣歡遣使勞來宜敦於主禮往加優錫以示眷懷

賜大遠賀與龍節人使雄州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途尚遠，屬此冰霜之候，眷言來往之勤，宜錫燕私，少紓行役。

賜外任臣寮進奉與龍節馬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敕劉永年：汝職在蕃宣，義均休戚，旅庭稱慶，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一日）

有敕：稱月之祥，敷天同慶，眷股肱之畢力，延釋梵以祈年，申以寵頒，助其愷樂。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苗勳已下罷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愛君，忠於衛上，屬誕彌之紀慶，修禋供以祈年，宜有寵頒，以旌勤意。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與龍節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以弼亮之重，散勞王家，因誕慶之辰，修崇法會，宜頒芳旨，以示眷存。

賜大遼賀與龍節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抗旌就館，已觀車騎之華，奉幣造朝，復歎威儀之美，就加寵錫，以示眷慰。

賜大遼賀與龍節十日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奉幣講歡，造廷稱壽，嘉禮儀之閑習，宜寵錫之便蕃，受此珍甘，以旌眷遇。

賜大遼賀與龍節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使事既終，陸辭而後，少休賓館，將整歸駟，特示至懷，更頒嘉燕。

賜大遼賀與龍節歸洲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已修舊好，復改北轅，雖候館之少休，眷歸途之尚遠，往頒燕俎，以示至懷。

賜新除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敕之純祖宗之文章，與典謨訓誥，並寶於世，典領其事，非有德君子，雖積勞久次，不以輕授，蜀遠而入，儒，窮困抑塞，至無所訴，朕事欲以德安之，故內閣之命，非獨以寵卿，抑將使蜀人知朕用卿，蓋以德選也，其深識此意，勿復固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歸驛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指期風駕，歲寒遠道，良用軫懷，宜有寵頒，以旌勤勞。

賜皇伯祖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以義重宗藩，志存忠愛，先期誕月，歸命佛乘，迨茲法會之成，宜有分頒之寵。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懷四方之志，挾五善之能，終日射侯，於是觀禮，宜申寵錫，以佐賓歡。

## 卷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班荆館却回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聘事已成，征軫言邁，往餞於館，以華其歸，仍有寵頒，式昭厚眷。

永定院修蓋舍屋奏告諸帝后祝文

具嚴淨宇，祇奉寢園，眷惟焚燭之餘，少緩增修之役，仰祈昭鑒，永底燕寧！

永定院修蓋舍屋祭告土地祝文（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伏以向因遺燼，延及淨祠，爰擇良辰，以興衆役，宜茲遣使，昭示有神。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敕書（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敕：卿守藩西域，慕義中華，聞踐祚之新來，致梯山之貢，眷言忠恪，良用歎咨。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不諭敕書（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敕：卿遠馳信使，來效貢琛，載詳重譯之言，深亮勤王之意，益隆褒賜，以答忠誠。

賜諸路臣寮中冬衣襖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霜露荐至，衣褐未周，念我遠臣，何以卒歲，往均安煖之賜，尚體眷懷之深。

賜外任臣寮進賀太皇太后受冊馬詔敕（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敕：會布禮以正名，國之舊典，載闕充庭之寶，式將戴后之心，朕眷忠勤，良深嘉歎。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皇太后皇太妃受冊馬詔敕（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日）

敕：會布典冊，告成宮闈之慶，事君盡禮，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十六日）

敕：馮京受鉞將壇，剖符畿甸，效充庭之駿足，慶冲火之良辰，乃眷勤誠，不忘嘉歎。

賜資政殿學士知鄧州韓維進奉謝恩馬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韓維廟堂均遠，遠不忘君，胆駿在庭，儀名於物，載惟忠蓋，良極歎咨。

賜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進進奉謝恩馬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日)  
教郭遠惟卿耆老，漸就退閑，不忘戴主之誠，遠效充庭之職，載嘉忠蓋，良極歎咨。

賜溪洞彭儒武等進奉興龍節綵布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教彭儒武汝世能保境，志在觀光，遠修任土之宜，來備充庭之實，載惟忠恪，良極歎嘉。

接伴大遠賀興龍節人使送伴回程與大遠賀正旦人使相逢，燕問口宣（元

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教卿等並駕使輶，遠敦隣好，屬風霜之凝冽，歷川陸之阻脩，宜示眷懷，特申問勞。

趙州賜大遠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教卿久勤輶傳，遠犯風埃，眷言行邁之勞，良極軫懷之意，往頒珍劑，以輔至和。

趙州賜大遠賀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教卿遠乘使傳，來講隣權，屬此恆寒，尙勤行役，往加問勞，式示眷懷。

趙州賜大遠賀皇帝正旦大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教卿遠慶春朝，篤修隣好，永惟使事之重，遂忘行役之勞，旣極歎嘉，宜申問勞。

趙州賜大遠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教祖歲向晚，脩途苦寒，方趨造於會朝，未即安於舍館，往加恩錫，增重使華。

趙州賜大遠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教卿等遠馳使傳，方次州封，念此寒凝，艱於涉履，特申寵錫，以示眷存。

趙州賜大遠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遠修聘事，來會歲元，眷言風駕之懃，宜有中途之賜，受茲珍品，喻我至懷。

郴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犯寒遠道，弭節近邦，少休風駕之勞，式示加遵之惠，服我寵數，以增使華。

郴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却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還車言邁，改轅北道，弭節近邦，眷言行役之勞，宜有燕私之寵。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以義重宗藩，（駙馬改爲戚藩）志存忠愛，先期誕月，歸命佛乘，遠茲法會之成，宜有分頒之寵。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有敕：誕彌之慶，綿宇所同，矧我臣工，方茲燕喜，宜有柔嘉之賜，以成豈弟之職。

賜濟陽郡王曹佺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位重戚藩，望隆耆德，歸誠覺苑，增祝壽山，宜有寵頒，以昭厚眷。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愛君，忠於衛上，屬誕彌之紀慶，脩淨供以祈年，宜有寵頒，以旌勤意。

丙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冬至詞語（元祐二年十月二十日）

伏以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應黃宮，復來於七日，君道寢長，陽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遍

物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時成；問學西清，日將旦而羣陰伏；奮夷奔走，年穀順成；豈惟四海之歡心，自識三靈之陰贊；如川方至，受命無疆；妾等待罪掖庭，備員婦職，共慶一陽之節，敢陳萬歲之觴。

內中御侍以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

伏以消長有時，候微陽之來復；賢愚同慶，知君子之彙征；德化所加，神人並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明天縱，慈儉身先，援河嶽以不傾，地無私載，順陰陽而有化，天且不違；成功已陋於漢唐，論德蓋高於任姒；大有上吉，方獲助於三靈；既醉太平，當純備於五福；妾等職參長御，心奉慈闈，慶陽德之朋來，願天壽之平格。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太后冬至詞

伏以曠叟奏功，驗人和於緹室；日官占物，效歲美於黃雲；慶自宮庭，澤均海宇；恭惟皇太后殿下，輔佐內治，儀刑王家；推美國風，夙茂周南之化；考祥義易，共成坤厚之功；方迎日於三微，敢稱觴於萬壽；豈獨官闈之願實，同中外之騫；妾等猥以微軀，被蒙慈渥；仰獻岡陵之祝，庶殫草木之誠。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佳辰紀慶，聘事告成；申勅臣隣，往就舍館；同茲衍樂，服我惠慈。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花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勤使傳，來慶誕辰；臨遣重臣，往頒燕俎；仍加寵錫，以示至懷。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銀鈔羅等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通兩國之權，不遠千里；驅一乘之傳，來慶三朝；宜有寵頒，以昭異眷。

郴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復理歸鞍，少休輔郡；念北轅之首路，犯西陸之餘寒；往致恩勤，曾留燕衍。



賜大遠賀正旦人使却回雄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遠勤郵傳，冒涉冰霜，眷言往復之勞，已次封圻之上，宜頌嘉燕，以示至懷。

賜大遠賀正旦人使生蘇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郵傳遠勤，舍館既定，宜敦主禮，以犒馭徒，往賜鎮宰，少紓勞瘁。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卿自去歲以來，數吾小疾，尙能勉留，以輔不遠，近者神明所相，體力自康，視聽不衰，步益加健，乃欲

求去，耶！今御戎之策，未有定議，京東西河朔蕃饑，公私枵然，方與二三臣圖之，卿未可以即安也。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卿歷相三宗，名聞四夷，位極一品，書考四十，自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為家，以天下為身，以

安社稷為悅，而不當以居丘園為樂也，朕方待卿而為政，請老之言，所未欲聞。

送伴正旦使副松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御命出使，徂冬涉春，適寒苦之倍常，知勤勞之加舊，勉驅郵傳，來造會朝。

賜大遠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既勤闕庭，少安館舍，宜行慶賜，以樂春朝，往致甘芳，式華籩豆。

賜大遠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抗使旂，來陳慶幣，眷東風之協應，嘉上日之同歡，宜就驛亭，往頒燕豆。

賜大遠賀正旦使副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方興嗣歲，既饒餘寒；嘉隣好之篤修，念使華之少駐；式頒珍異，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正旦却回班荆館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途方啓；言念改轍之始，少留懷歎之歡；往推恩愍，下及徒取。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屏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寓館久勤，幾庭告去；不假壺觴之樂，曷爲徒取之華；服我恩私，少留宴術。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屏御筵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歸車夙駕；屬此寒凝之未，眷言往返之勤；錫此珍芳，以將寵遇。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春幡勝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剪刻之工，風俗惟舊；眷皇華之在館，屬春陽之肇新；宜有分頒，以增賁飾。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出游禁籞，觀藝射侯；弓矢既均，禮儀卒度；宜加寵賜，以侑燕歡。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

獻歲發春，方祝永年之慶；睦鄰敦好，益修奕世之歡；信幣精華，書詞溫綉；再維雅契，良極欣隆。

皇帝達太皇太后廻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

正歲履端，遠勤於華；使慈闈申慶，重領於珍函；省侍之餘，誠言已達；永惟欣感，莫究言宣。

永安永昌永熙永裕隴忌辰奏告宣祖太祖太宗神宗皇帝表本（元祐二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下年之永，恩洽於華；諱日之臨，感深於臣子；恭惟謚號皇帝，文武經世，威靈在天；每更不樂之辰，尚

有遺弓之慕，山陵永望，雨露增懷。

永安永昌永熙陵忌辰奏告昭憲孝惠孝明孝章敬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  
穆章懿章惠章顯明肅皇后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周南之化，刑恭儉於多方；彌北之游，極望思於原廟。恭惟諡號皇后，道應圖史，德參聖神，願明發之永懷，仰徽音之如在，載瞻園寢，想見衣冠。

皇太后殿內人爲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百年之畏，化被於無疆；終身之憂，感深於不樂。恭惟諡號皇帝，德齊堯禹，功陋漢唐，道蓋始於正家，謀方賒於燕翼，追攀罔極，慨慕徒深。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門下賒以寡昧，仰繼聖神，願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祇遣輔臣，往嚴像設，做鳳臺之仙宇，樂龜洛之仁祠。醉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賁祥而效珍。父老縱觀，域太息而流涕。宜旆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心。於戲！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資爾有衆，宜體朕懷。

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生日詔（元祐二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卿以宏才與聞大政，誕日之慶，豈惟閭庭寵錫之隆，庶延壽嘏！  
闕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有敕：卿等來修舊好，違冒邪寒，涉歷多春，服勤郵傳，式頒嘉燕，以答久勞。  
賜試戶部侍郎趙瞻陳乞便郡不允詔（元祐三年正月十三日）。

敕趙瞻：朕冀頭耆耆，取其宿望；養育後人，待其成材。庶前後相繼，朝不乏人。則堂陛自隆，國有所恃。方今在廷之士，孰非華髮之良，而卿以康強之年，爲遠引之計，於義未可，蓋難曲從。

賜保州團練使歸州總管王寶進奉戀闕并到任馬敕書（元祐二年正月七日）

敕王寶：汝以選掄，出分憂寄，來效充庭之駸，以將衛上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與龍節并冬至正旦馬詔（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敕馮京：震風之祥，旅庭稱慶。歲時之會，因物效誠。乃眷元臣，實勤典禮。多儀克舉，屢歎不忘！

賜外任臣寮進奉謝恩馬詔敕（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御恩思報，因物效誠。效茲乘服之良，示有驅馳之志。永言忠盡，良極歎咨！

賜外任臣寮進奉與龍節功德疏詔敕（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畢輸衛上之誠，來獻後天之祝。永言忠盡，良極歎嘉！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身自拱把，至于棟梁，傑然羣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擢自仁祖，迨茲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旣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豈無豪傑之士，猶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卿雖欲歸勢，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耆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用能寧輯我家，

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為厭事而求歸，不復為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若方勤於樸斲，而遽易於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朕以冲眇，垂拱仰成，卿以耆老，圖任共政，無故而去，於義未安。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覽表具之，難進易退，固君子之常節；久勞思逸，亦老者之至情。然心存社稷，則常節為輕；身繫安危，則至情可奪。惟卿體國，豈待多言？苟大義之未安，雖百請而何益？宜安厥位，勿復此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覽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為，予欲識人物之忠邪，故以卿為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為權衡；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賜宰相呂公著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一日）  
有敕：卿望重搢紳，義均休戚，如左右手，可須臾離。雖屢形於懇詞，必難移於朕意。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二年四月四日）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一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

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于謫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皆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者，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工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二年四月四日）

門下除開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樂，後世稱頌，子欲潛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春子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尚書侍郎，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勳，久踐右園，蔚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職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增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二年四月四日）

門下除惟朝廷之感，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疆固，則精神折衝，故薦臣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

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臣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我心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勳如故。

卷七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公著委重元老，朕之本心，歸安丘園，卿之素志；今於二者，酌處其中，使卿獲居勞逸之間，而朕不失仰成之託，於義兩得，夫復何辭？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大防端揆黃門之任，虛之久矣；以卿德望兼重，才術有餘，故授之不疑；煥號已行，僉言惟允；務稱朕命，何以詞爲？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元

（祐二年四月六日）

救純仁國之安危，寄於宰輔，朕豈苟然而輕授也哉？試之以事而不移，斷之於心而不貳，成命已出，豈容復同往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知乾寧軍內殿承制張赴獎諭救書（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救張赴橫流之災，所在蒙警，惟吏得其人，則公私賴之，使者列上有司，不以時聞，歲月既遠，予猶汝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  
有救：卿拔自循良，老於文學，禁林之命，儒者所榮，往祇厥司，以究所蘊！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揆三上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救韓揆夫任天下之責者，無自營之私，蒙國士之知者，有非常之報，矧卿德望兼重，體力猶強，方資禦侮之壯猷，焉用引年之常禮？宜安厥位，毋復言歸！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揆三上表陳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救韓揆朕體貌諸老，儀刑四方，假以方面之安，略其筋力之禮，如卿屢請，固無懷祿之嫌，而朕固留，宜有忘歸之意。今中外無事，民物小康，願恐安車之榮，未逾坐嘯之樂，朕命不易，卿其少安！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不

允詔（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敦純仁，卿奉事先帝，義深愛君，與政西樞，論不阿世，昔聞汲黯之不奪，今見徐公之有常，參以衆言，蔽自朕志，右宰之任，非卿而誰，屢執謙詞，殊非所望。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足詞者。 賜劉摯朝廷設三省建丞弼，雖所治不同，至於因時立政，昭德塞違，其實一也。卿既任其事矣，今以次遷，無足詞者。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為？ 敦王存，卿學足以經邦，才足以應物，更練愈久，開益居多，以積日而稍遷，顧僉言之咸，允國之常典，何以詞為？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祇厥官，毋替朕命。 敦宗愈，卿昔在諫垣，首開正論，出入茲久，操守不同，雅望在人，既非一日之積，歷試而用，亦有羣公之言，往祇厥官，毋替朕命。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拚紳，學兼文武，歷試而用，衆言允諧，往踐厥官，勿違朕命。 敦趙瞻，朕惟本兵之地，司命吾民，矧羌戎叛服之無常，實邊鄙安危之未決，豈以此柄，輕授其人，以卿望重，拚紳，學兼文武，歷試而用，衆言允諧，往踐厥官，勿違朕命。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八日）

教孫固：朕惟三朝老臣，義同休戚，先帝舊學，存者幾人？意其風采之聳聞，可使朝廷之增重；矧卿德望素著，寄任已隆，昔冠西樞，今貳東省，衆以爲允，義無足辭。

荀子

臣今月八日，准內批安燾辭免轉右光祿大夫劄子，降詔不許。臣竊謂人主之馭羣臣，專以禮義廉恥；若使受無名之寵，則爲待臣子之輕。今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肯見入擢用，即以介懷？旣無授受之名，僅以姑息之政，縱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時誤恩。今燾力詞，正爲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若除受別有緣故，即乞明降指揮，苟於義稍安，敢不撰進。取進止。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辭免詔書進入。

賜新除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安燾辭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八日）

敕安燾：卿謀國之重，歷年于茲，紀綱修明，中外寧輯。夫圖任共政，所憂者大，則久勞遷秩，亦理之常。雖固執於擢謙，恐難回於成命，往服休寵，以彰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敕宗愈：卿更涉夷險，踐散中外出奉使指，而民宜之，入治天官，而吏畏之，非獨能言者也。書不云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朕得之矣，卿其勿辭。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敕趙瞻：朕之進人，可謂難矣。自非耆老久次，惓惓無華，則樞機之任，不以輕授。卿之自視，何愧於斯？祇服厥

官，思所以稱而已！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辭免遷官恩命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安燾卿國之舊輔位冠樞庭以時褒陞豈待功闕而能力詞寵命欲以身率羣臣使廉恥相先名器益重勉從來請以篤此風！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愈朕之用卿蓋聽其言考其行事參之公議而斷自朕心可謂審矣！而卿固辭不已朕甚惑之！夫小人以位爲寵求之而不可得君子以寵爲憂推之而莫能去自古以然卿何疑哉？

內中御侍以下賀太皇太后年節詞語（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伏以太蔭旋宮既贊揚而出滯句芒司歷方布德以緩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求賢審官拔士莠莠之下方履端之資始曆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粗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誠！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年節詞語（元祐二年二月一日）

伏以齊七政於環衛天人並應受三朝之圖籍海宇來同恭惟皇帝陛下至仁無私神武不殺祖述堯舜歷象以授民時儀刑文王正家而齊天下方肇新於歲律宜嚮用於神休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壽永膺百順之祥！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年節詞語（元祐二年二月一日）

伏以三元資始礌屨以饒餘寒萬寶更新燿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道光瀉納德配周南輔導兩朝孝慈

格於上下；儀形九御，恭儉聞於遐邇；順履三陽，誕膺百祿。妾等幸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

班荆館賜大遠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改轍茲始，冒寒遠涉，軫念良深。少憩近郊，復陳燕豆。

班荆館賜大遠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修隣好，來會歲元。久涉冰塗，少休郊館。宜頒芳旨，以勞駉駉。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夫有為獲之力，然後可以付千鈞；有和扁之功，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為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為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憂，以稱天下之望。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

賜新除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一日）

有敕：卿望重搢紳，才兼文武，弼亮之選，中外同然。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為彊，如猛獸之衛羶，以積賢為寶，如珠玉之茂山川。雖然無為，物自蒙利。故崔公為議，則留青愆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同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詞！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周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唐之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夫父子君臣之間，光明盛大如此，載之簡策，被之金石，豈獨閭門之寵，足為邦國之華。再省來章，具陳先烈，雖除寡昧，不敢庶幾於仁祖。而卿忠孝，當念服勤於世官，祇率厥常，毋違朕命。

賜呂公著辭恩命上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有敕：卿以全德，式符具瞻。宜與師臣，共為民表。欽承明命，佇聽嘉議。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

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大息者，正為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慨然當古人之重，略世俗之謙務，踐斯言，愛此二者！

賜呂大防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任賢使能，天下之公義。而辭大就小，君子之自守也。惟名器爵祿，朕所不敢授以私。則勞謙退避，卿豈得必行其意。所謂唐虞三代，信任之至，以致覆契。伊呂德業之隆，若卿之言，朕敢不勉。請事斯語，求觀厥

成！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  
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卿以明哲，自詎不能，非獨以見君子勞謙之光，亦因以知前世用人之弊，功烈無取，誠如卿言。夫  
次公：臧於治郡，子元不如為將，非獨文獻不足，蓋其才德有偏。如卿昔在朝廷，首談孟軻之仁義，旋為帥守，專行  
羊祜之威信，慨有大志，似其先人，苟推此心，施于有政，則太平可望，而小節可略矣！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自昔先帝之世，屢數才難，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選，雖爵祿名器，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羣  
公！長短不遺，輔相之責，苟無為國養人之意，必有隨事乏使之憂，朕用慨然，嘗食不御，思得英雋之老，共收文武  
之用。惟卿篤於愛國，明於知人，灼見朕心，宜在此位，往任天下之重，毋事匹夫之廉！

賜范純仁呂大防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  
十三日）

有敕：卿以宏材，久聞大政，擢升宰輔，實慰具瞻，宜遠拜嘉，毋煩謙避！

賜新除依前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  
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奉事先帝，有勸學之舊，與聞機政，有已試之功，固非躡等之選，獨恨用卿之晚，勉徇大義，毋事  
小廉！

賜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向自西樞，出殿藩服，頃由近輔，入侍燕間，昔有未識之恩，今乃日聞其語，既見君子，無踰老臣，當益勵於初心，尚何詞於新命？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金華雋老，西樞舊臣，與政東臺，實慰輿議，祇膺成命，毋復固詞！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蹈道深遠，守節淳固，雖不留於儻來之物，而有志於行可之仕，樂告以善，勇於敢為，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學，未嘗為枉尺直尋之事，夫豈有見得忘義之嫌哉？毋復過詞，往踐乃事！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續服之初，卿言責是任，歷陳治道之要，以立太平之基，朕欲行其言，遂授以政，歲月未幾，紀綱略陳，欲究觀心術之微，宜擢居政本之地，苟無愧於允蹈，豈不賢於力辭，往服官箴，勿違朕命！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稽參衆言，赦自朕志，西省之貳，無以逾卿，亟踐厥官，毋煩固避！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志大有遠略，器博無近用，以卿忠義開濟，何施不宜，今以次遷，何足辭也，益堅無倦之意，以觀可久之業！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陸廉之增，所以隆堂真，位次有敘，所以尊朝廷。朕既樂得於英才，復以時而遷用，庶幾華國，非以寵卿，祇率厥常，毋廢朕命。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純忠許國，雅望在人，官以次升，義無足避，其承休寵，以副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自天官，擢領風憲，下有庇民之意，上有愛君之忠，度其不以利同，是故可以大受，丞轄之任，非卿孰宜，毋復固辭，以就遠業！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人才之難，古今所病，忠厚者多乏於用，強濟者或涼於德，有德適用，如卿幾人，方觀卿謀國之良，以成朕知入之美，深體此意，往祇厥官。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雅望在人，純忠許國，既以彙進，胡爲方詞，宜體至懷，卽膺成命。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君子之仕也，喜於知而樂於用，如卿之言，結髮從仕，而白首遇合，則君子之用，舍進退，蓋亦有時矣！勉行其道，無失斯時，苟能遇事而必爲，則亦立功之未晚，古人之事，將見於卿。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挺然孤忠，白首一節，逝將力求於退避，夫豈有意於進取哉？特以雅望既隆，公議所在，方將度才而授任，固難越卿以用人，往踐厥官，毋違朕志。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朝廷用人，議論先定，不次之舉，非卿孰宜，亟服休恩，毋煩固避。

闕門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告口宣（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有敕：卿正位三公，具瞻多士，方資坐論，以副仰成，體朕眷懷，服此明命。

闕門賜新除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告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有敕：朕稽參衆庶，登用俊良，並建宰司，同陞接路，祇承明命，仰副眷懷。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册禮許諾（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公著多儀以隆輔弼，國之彝典，自損以信君父，卿之美志，再閱誠言之請，益彰謙德之光，勉徇所陳，不忘嘉歎！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册禮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公著册祝於廟，惟周之典，臨朝親拜，亦漢之舊，事大則禮重，禮重則樂備，古之道也，今卿遜避不居，自處

以約，勉從所乞，以成其美！

賜新除試御史中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八日）  
敕：孫覺卿三居諫省，皆以直聞，蓋嘗遇事以建言，志在行義，以達道，擢為執法，實允僉言，以卿直諫多聞，而

朕開納不諱，固無觀望難言之病，豈有喪失名節之愛哉？職聞來章，甚非所望！

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一日）  
救許將，卿敏而好學，達於從政，出殿方國，則脩儒術，以飾吏事，入備顧問，則酌民言，以廣上聽，待命化門，號稱內相，雖於卿爲舊物，實當今之高選，亟踐厥職，佇聞嘉猷！

賜許將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救許將，進以經術，當詔我以安危，來自西南，固知民之利病，渴聞讜論，少副虛懷，而乃退托無能，力辭舊物，旣非所望，其可曲從。

賜河北西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有敕：汝等愛寄之深，疆事靡盬，眷言勞勩，各想平寧，體我至懷，受茲時賜。

白備禱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二日）

有敕：卿等遠涉異途，來陳慶幣，眷言徒御，久犯風埃，往錫燕娛，少休行役。

## 卷八

元祐二年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其一（五言）

威德初融後，潛陰未垢時，  
侍臣占易象，明兩作重离。

蘇東坡內制集 卷七

蘇東坡內制集 卷七

其一

採秀擷羣芳，爭備百藥良；  
太醫初薦艾，庶草驗蕃昌。

其二

微涼生殿閣，習習滂皇都；  
試問吾民愠，南風爲解無？

其四（七言）

西樞新來玉宇風，侍臣茗盃得雍容；  
庭槐似識天顏喜，舞破清陰作兩龍。

其五

講徐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  
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鑑興亡。

其六

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冰紈；  
坐知四海蒙膏澤，沐浴君王德似蘭。

太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五言）

漸臺通翠浪，暑殿轉清風；  
簾捲東朝散，金烏未遽中。

其二

日永蠶收簇，風高麥上揚；  
朝來籍田令，菽黍獻時芳。

其三

舞羽諸羌伏，銷兵萬彙蘇；  
只應黃紙詔，便是赤靈符。

其四（七言）

今節陳詩歲歲新，從臣何以壽吾君？願備醫國三年艾，不作沉湘九辨文。

其五

忠臣諒節今千歲，孝女孤風滿四方；不復巫陽占剗夢，空餘仲御扣河章。

其六

長養恩深動植均，只憂貪吏尙殘民；外廷已拜臯羹賜，應助吾君去不仁。

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五言）

露篔琴書冷，瑤槃饗餌新；深官猶畏日，應念暑耘人。

其二

萬壽菖蒲酒，千金琥珀盃；年年行樂處，新月掛池臺。

其三

翠筒初室棟，繡黍復纏菰；水殿開冰鑑，瓊漿凍玉壺。

其四（七言）

秘殿扶疎夏木深，雨餘初有一蟬吟；應將羸女乘鸞扇，更助南風長棘心。

其五

上林珍木暗池臺，蜀產吳包萬里來；不獨樂中見盧橘，時於樓裏得楊梅。

其六

閱楚遺風萬古情，湘沅舊俗到金明；翠輿黃轡何時幸，畫鷁飛鳧盡日橫。

蘇東坡內制集 卷八

蘇東坡內制集 卷八

皇太妃閣五首

其一（五言）

午景簾櫳靜，薰風草木酣。誰知恭儉德，綵縷出親蠶。

其二

雨細方梅夏，風高已麥秋。應憐百花盡，綠葉暗紅榴。

其三（七言）

辟兵已佩靈符小，續命仍縈綵縷長。不爲祈禳得天助，要隨風俗樂時康。

其四

玉盆沉李灑清泉，金鴨噓空裊細煙。自有梧桐郭長日，仍欣麥黍報豐年。

其五

良辰樂事古難同，繡茵朱絲奉兩宮。仁孝自應獲百珍，女人挑印本無功。

夫人閣四首

其一（五言）

肅肅槐庭午，沉沉玉漏稀。皇恩樂佳節，鬪草得珠璣。

其二

節物荆吳舊，嬉游禁掖閑。仙風隨畫筴，拜賜落人間。

其三（七言）

五綵縈筒統稻香，千門結艾鬢髯張。旋開寶典尋風物，要及靈辰共袞襪。

其四

欲曉銅餅下井欄，鏗鏗金殿發清寒；似聞人世南風熱，日上牆東問幾年？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簾口宣（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有敕：卿等肅將鄰好，來慶誕辰，徒馭久勞，館宇初定，宜頒委積，以示寵章。

賜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辭免恩命不

允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自便，殊異所期，往修厥官，務稱朕命！  
敕堯俞風望所在，舊疾既平，及茲言還，慰我虛佇，徒得君重，雖暫屈於淮陽，雅意本朝，寧久安於馮翊，復求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堂祭）

惟王之生，令德孝恭；云何不淑，罹此閔凶？無復會朝，載惻予衷；往奠其寢，維以飾終。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下

事）

嗚呼！死生之變，賢愚莫逃；日月有時，義當卽遠；哀榮之極，禮以告終；來舉奠觴，往安窆窆！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覆；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旣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爲疑。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宥密之司，安危所寄，雖堯首款塞，少休烽燧之虞，而夏童跳邊，猶煩籬策之馭，翻然求去，義有未安。夫以朕大烹優賢之資，豈不能助卿養志之具，足以毋廢子職，而能兼為國謀，豈不休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乃眷西樞，實參大柄，吾欲兵民兼利，戎夏兩安，非宿業更變之臣，懼有傷財玩寇之患，卿當念先朝委重之久，未可以親庭歸養為詞，勉安厥官，以副吾意。

賜安燾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有敕：卿以舊德，首冠西樞，雅望既隆，仰成彌重，宜安厥位，以卒輔予。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六月徂夏，方金火之爭，三農望秋，乏雷雨之施，嗟人何罪，逢歲之艱，自非妙覺之等，慈敦拯疲民於重困，有嚴禁苑，祇建淨筵，念我愛勞，錫之膏澤，非獨起焦枯於田野，抑將掃疾疫於里閭，嘉與舍生，永均介福。

後苑瑤津亭開啓謝雨道場齋文（元祐二年六月五日）

伏以：祇畏之心，格人天於影響，覺慈之力，返水旱於屬仲，周澤載濡，農田告足，既解蘊隆之患，庶無流潦之虞，仰冀能仁，曲垂昭鑒。

永裕陵正月旦表本

伏以：寶出日於賜谷，堯歷方頒，朝計吏於原陵，漢儀具舉，恭惟諡號皇帝，功恢禹迹，德邁湯仁，雖歲月之屢遷，想威神而如在，載瞻園寢，空極望風。

永裕陵二月旦表本

伏以：時方啓蟄，禮及獻羔，感循行之協風，懷懷思於濡露，恭惟諡號皇帝，文武緯世，聖靈在天，岱嶽泥金，未

講升中之禮，荆山鑄鼎，遽成脫屣之游，永望寢園，徒增感慕！

永裕陵四月日表本

伏以日躔昇畢，卦直乾離，物蒙長養之仁，世載文明之化。恭惟諡號皇帝，功成不宰，德範無窮；執炎帝之衡，莫遠往圖，秩南郊之政，空守成規，祇望寢園，惟增感慕。

永裕陵十月日表本

伏以戒寒墜戶，倏及於秦正，前晦行陵，祇循於漢禮。恭惟諡號皇帝，懿文緯世，厚德載時；休老勞農，追述養民之政，厲兵講武，敢忘經國之謀。永望寢園，益增感慕！

永裕陵十二月日表本

伏以商正紀歷，大呂旋宮，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獻民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諡號皇帝，至仁無外，全德難名；文物聲明，但覩乘時之迹，昆蟲草木，孰知成歲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生日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純仁，卿河嶽之靈，神明所相，載更誕日。永介壽祺，體我眷懷，受茲寵錫。

賜北京恩冀等州脩河官吏及都運運使運判監丞等銀合茶藥并兵級等夏

藥特支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六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夙夜河壩，暴露野次，屬茲暑雨，深軫予懷。往示寵頒，少慰勞苦。

撫問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兼賜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六月十

四日）

有敕：河役方與，吏士在野，暑雨之除，緩御為勞；膺此寵頒，尚加慎護！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元祐三年四月廿二日）  
 敕阿里骨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強首外覆爾弗能禁恣其所爲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首蒙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旣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往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爲虛言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敕乃眷良辰篤生元輔豈獨搢紳之望允爲河華之英今遣爾甥往致朕命受茲休寵永介壽祺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敕乃眷賢王篤生茲日本枝之慶華尊相承宜分廡庫之良以致喬松之壽

賜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敕孫固卿圖任之舊縉紳所推難老之祥神人攸相載更良日益永壽祺申以寵章式隆眷遇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敕安燾桑弧告慶降者輔於茲辰綵服拜嘉冠榮名於當代祇服朕命益壽乃親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已下獎諭敕書（元祐三年六月十八日）

敕：滯涼之峰，仙聖所宅；爰修淨供，以慶誕辰；再省恭勤，不忘嘉歎！

玉律圓腸，大遠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等旣陳慶幣，復展射侯，豈獨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良之錫，以旌鞏固之館。

賜殿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忠存衛上，義切戴君，爰祝壽山，克成梵供，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以令律懿親，共輸誠悃，名蓋法供，虔祝壽祺，旣徹淨筵，宜加寵錫。

就驛賜大遠國賀坤成節，人使宴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來會誕辰，言念勤勞，宜加旌寵，特頒燕喜，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遠賀坤成節，人使花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來舉壽觴，隨遣輔臣，往頒燕豆，仍加寵賚，以示眷懷。

賀大遠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初扼使車，已陳慶幣，退安館舍，往錫燕觴，式示眷懷，且旌勞勩。

賜大遠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庭致命，就館即安，少休行役之勞，宜示眷懷之異，式昭寵數，往錫甘芳。

班荆館賜大遠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使事畢，陳還車載，啓改年而北，弭節少留，就錫燕嘉，式昭禮遇。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敕門下皇帝嗣位於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季，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尋如於典故有褒崇未盡事件，令子細開具聞奏。

賜馬步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共罄臣衷，力祈慈壽，爰修法會，亦既告成，宜有寵頒，以旌誠懇。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忠存廟社，義篤君親，嘉法會之有成，祝聖齡於無極，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皇伯祖嗣徽王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為國懿親，助我孝治，祝慈闈之永壽，成法會於茲辰，宜有寵頒，以旌忠悃。

賜皇叔楊王禮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三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以周邵之親，躬任嬖之養，力祈壽嘏，祇扣佛乘，既徹淨筵，宜膺寵賚。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食實封如故制（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門下出撥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為瓊尹，寓軍政於國密，將神闈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于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列大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概。蕃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祇扈殿巖，肅將齋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元者在廷，百官承式，啓法筵於梵宇，祝壽嘏於慈闈，宜有寵頒，以助燕喜。

郴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飭征騶，少休近郡，載惟勤勩，良極軫懷。往錫宴簪，以華歸騎。

臨洲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聘通歡，言歸復命，改轅北道，拜節邊城，宜錫燕觴，少休行役。

賜護國軍節度使濟陽郡王曹僧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以耆德，首冠威藩，虔祝壽祺，告成法會，宜加寵賚，以助燕私。

朔州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致命言還，改轅伊始，暑雨方作，徒馭實勞，宜有寵頒，以昭眷遇。

西嶽廟開啓祈雨道場青詞（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苗，賜以崇朝之澤，惟神之德，非我敢忘！  
伏以二華之尊，作鎮於西極，北人所急，望歲於秋成。穀旣日滋，雨不時霑。敢以病告，于我有神。閱茲將槁之苗，賜以崇朝之澤，惟神之德，非我敢忘！

奉宸庫翻修聖宇等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

伏以符幣所藏，有壞必葺，聽直之鑿，既成乃安。爰仗佛慈，以綏神守。庶期昭格，永底純熙。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

章批答（元祐三年七月十九日）

省表具之，試材已舊，謀帥尤艱。故以久次用人，欲其深練於事。而卿辭以錮疾，豈所望哉。速即乃官，毋復退

避！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元祐三年七月十九日）

覽表具之，環衛之嚴，節制之重，誣告多士，以長萬夫。朕輕用其人，誠確然固辭，未喻厥指。往祇朕命，毋曠乃

官！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辭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批答口

宣（元祐三年七月二十日）

有敕：卿早練武經，晚著邊効。進持帥節，實允僉言。矧以次遷，無煩懇避！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元祐三年五月一日）

敕：卿恪居蕃守，申遣使車。來款塞垣，恭脩壤貢。忠誠達遠，褒歎良深！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敕書

敕：卿守土西極，馳誠中華。璧馬充庭，尙識漢儀之舊。織皮在筐，聊觀禹貢之餘。載省忠勤，不忘嘉歎！

賜于闐國黑汗王男被今帝英進奉敕書

敕：汝世敦忠厚，志慕聲明。遠附奏函，亦馳貢篚。載惟恭順，良極歎咨！

賜皇叔新除徐王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五日）

有敕朕始升徐方以昨叔父庶幾大彭之壽罔愧元王之賢毋復屢辭亟膺成命

示諭武泰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敕書（元祐二年八月十八日）

敕朕以苗授賦材勇嚴取衆整暇擢爲宿衛之長寵以節施之榮惟爾邦人嘗論朕意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天皇九曜消災集福道場清詞

如子，惟恐一夫之困窮，伏願上帝降祥，衆真垂佑，消襍災珍，永底壽康，恭陳寶籙之科，仰扣神游之館，敢祈昭鑒，下察孝心！

### 卷九

中太一宮真室殿爲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天皇九曜道場朱表

臣言仁者必壽，信惟天地之心，孝無不通，宜從臣子之欲，虔遵道範，仰扣真廷，庶同海宇之誠，上集慈闈之福，天威咫尺，永聰明於我民，聖壽萬年，定子孫于下地，更推博施，普及函生。

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啓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躬儉節用，本嚴房闈之風，遣大投艱，猥當廟社之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災于厥身，敢即仁祠，肆陳淨供，恭延梵釋，普施入天，俾壽而康，非獨輔安於寡昧，與民同利，固將燕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照鑒！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常賜之珍，歷月于茲；近自都畿，遠及關輔；豈獨西戎之害？將為宿麥之憂！仰止覺慈，必垂普救；普集山川之守，來登梵釋之筵，罔吝膏濡，以興焦槁。

閩門賜新除徐王告口宣（元祐三年八月十二日）

有敕：卿望隆尊，屬德冠宗，藩改殿大邦，寶譜羣議，往服朕命，以為國華。

皇叔故魏王啓墳祭文

惟靈襲累朝之餘慶，兼天下之違尊，祖送之儀，哀榮斯極，永惟宅兆之下，未逢歲月之良，參酌時宜，遷神郊館，啓殯之始，寓哀斯文！

皇叔故魏王外殯前一夕夜祭文

惟王之生，孝友仁慈，既沒元身，舉國懷思，矧予冲眇，義兼父師，天不我遺，日月如馳，出次近郊，寓此仁祠，親奠奠及，寧知我悲！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惟靈出就外邸，二年于茲，一日不見，企予望思，矧此告終，月逝日遠，雖云近郊，寧復旋返，築室祠宮，既固既完，雖非永歸，亦可少安，嗚呼哀哉！

賜皇叔改封徐王顯上表辭免冊禮允詔（元祐三年八月二十日）

敕：卿大雅不羣，自得詩書之富，為善最樂，不知軒冕之榮，援殿文拜，宜膺盛禮，而抑捐之志，逡巡不居，雖免稱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謙冲之福，勉從其意，嘉歎不忘！

賜皇叔改封徐王顯上表辭免冊禮許詔

敕：顯錫山土田，以昭令德，備物典冊，蓋有常儀，而卿深懼滿盈，過形仰畏，一謙四益，當克永年，三命滋恭，固

將有後；曲成美志，以勸事君。宜依所乞！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元祐三年九月

二日）

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憲儆于國曰：「無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諷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托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答公論！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覽表具之，朕聞之，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色，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未聞四子者以老而求退，亦未聞成王以老而聽其去也。朕雖不德，猶庶幾成王之治，卿雖老矣，猶不能以四子之心爲心乎？勉卒輔朕，無愧前人！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九月五日）

有敕：耆老在位，華夷聳觀，若聽公歸，恐失民望。朕命不生，公其少留！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開慢州郡不允詔（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敕：曾布將不久任，難以責成，謀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屢試而用，所臨有聲，而况二年于茲，將所服事，旣卽殺，人誰易卿？夫擄虛攻瑕，兵家常勢，知難避整，夷狄亦然。卿若有以待之，彼將望而去矣。勉卒乃事，毋忘朕言！

故尚宮吳氏墳所祭文

惟爾之生，服勤乃事，逢日之吉，歸全于郊；式榮其終，往致斯奠。



西路闕雨於濟瀆河瀆淮瀆廟祈雨祝文

伏以水旱之孽山川所司農服穡以有秋天密雲而不雨愧我不德瀆于有神願為三日之霖大慰一方之望國有常報我其敢忘

撫問秦鳳路臣寮口宣（元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久以選掄出分憂寄疆場之重綏御為勞宜示眷懷往宣指諭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門下會闕之哀喪不貳事漢唐之舊禮有奪精矧子藩屏之親實兼臣子之重雖門內以恩掩義而公侯以國為家伯臣司宗職不可曠要經服事古有成言非子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經洲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經洲諸軍事經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纂餘慶於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郵客卒業於殫丘辟疆受知於先帝允釐厥位無愧昔人屬此闕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職業之久虛宜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談退適倚廡讀喪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宣不可曠禮有從權苟愛君如愛親則王事為家事勉運舊服少屈私誠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卿哀慕未衰懇辭彌力既寒暑之一變宜思孝之兩全勉從朕言起服乃事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將命鄰邦，服勤郵傳，久薄風霧，少休車徒，宜體眷懷，式同燕衍。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興龍節銀詔（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敕昌祚：卿禦侮邊庭，馳神魏闕，會嘉辰之獻壽，納貢篚以致珍，載省忠勤，不忘褒歎！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  
有敕：卿等風駕歸軒，少休勞郡，眷言勞勩，良極願懷，往錫燕嘉，以旌恩眷。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元祐二年閏十一月八日）  
有敕：卿等風分重寄，言念久勞，歲聿云周，王事靡盬，益加輔養，以副眷懷。

冬季傳宣撫問河北東路沿邊臣寮口宣（元祐二年閏十二月八日）  
有敕：疆場之守，職思其憂，霜露既凝，歲聿云暮，宜加厚愛，以副眷懷。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謝恩并賜月俸公使及賀端午節馬詔（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敕昌祚：卿執德宏毅，秉心恪恭，拜新渥於公朝，謹舊儀於令節，抗章來上，因物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詞語（元祐三年十月二十日）  
伏以日合天統，時推建子之正，律中黃鍾，氣驗微陽之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皇王，化

行夷夏，觀其來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爲，待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宮聲協和，豈惟至治之祥，自得上天之祐，  
一入有慶，萬壽無疆，妾等蒙被天光，叨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歡。  
內中御侍已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書奏備臺，驗歷象之變密；日移黃道，迎化國之舒長；寰宇和平，宮闈歡豫。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教隆陰禮，位正坤儀。嗣大任之徽音，道光千古；衣明德之大練，儉化六宮。體柔靜以臨朝，配清明而燭物。慶雲可望，共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對無爲之德。妾等猥參女職，仰奉慈顏；因來復之一陽，祝無疆之萬壽。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候氣葭灰，喜律筒之已應；課功綵線，知官日之初長。品物向榮，掖廷胥悅。恭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四海，婦應東朝。求賢審官，但有愛勤之志；躬儉節用，豈忘澣濯之衣。宜福祿之日康，樂宮闈之無事。妾等濫塵女職，獲奉慈顏；願先柏酒，以稱觴；更指椿年，而獻壽。

賜樞密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日）  
有敕：樞機之臣，社稷是衛；夙設入天之供，共祈箕翼之祥。宜膺寵頒，式助燕喜。

賜駙馬都尉李璋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有敕：震夙紀辰，迺遐還同祝；乃眷戚藩之重，預修淨供之嚴。亦既告成，宜膺寵錫。

賜殿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以衛上之忠，屬誕彌之慶；預嚴淨會，以薦壽祺；及此告成，宜加寵賚。

賜權管勾馬軍司公事姚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辛職周廬，歸誠梵宇；共致延鴻之祝，出於忠愛之深。宜錫珍芳，以助燕衍。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夫要經服事出於孔門墨衰從政見於魯史永惟徇國忘家之義非有食稻衣錦之嫌若非使卿居之而安則吾豈敢強所不欲勉從前詔往服厥官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卿德爵與齒皆天下達尊服屬之隆為宗室祭酒任獨高於三世報宜異於常人故奪情非以私私而服事所以徇國義無所愧何以辭為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頴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九日）

敕蔡確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母之念願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責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及觀來請有槩予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奉養之意

與龍節尚書省賜宰相以下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眷我臣鄰共茲燕喜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與龍節使副鈔鑾等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肅將鄰好遠涉寒途眷言授館之初宜有勞來之禮往加寵錫以示眷懷

七月賜大遼賀與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五日）

有敕卿等扼章就館布幣迭廷既欣鄰好之修復歎使華之美就加寵賚以示眷存

玉律圓賜大遼賀與龍節人使射弓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使節有華鄰歡載講既娛賓於靈囿將觀德於射侯宜有寵頒以旌命中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春朝畢會，卿聘交馳，屬徂歲之沍寒，念遠勤於行李，往頒燕衍，以重使華。

趙州：賜大遠賀正，且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修舊好，屬此沍寒，載歷山川，久蒙霜露，宜有精良之賜，式彰軫念之懷。

趙州：賜大遠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馳四牡來慶三朝，屬此歲寒，勞於行役，宜膺寵錫，以示眷存。

班荆館：賜大遠賀與龍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至止都門，屬霜露之嚴凝，念卓徒之勤瘁，宜伸燕衍，以示眷懷。

賜大遠賀與龍節人使朝辭訖就驛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五日）  
有敕：卿等畢事告旋，指期言邁，念征途之勞瘁，迫徂歲之沍寒，體我至懷，膺茲寵錫。

賜大遠賀與龍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陸辭言邁，念歸途之云遠，復賓館之少留，體我眷懷，共茲燕喜。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哀迫之至，言不及文，覽之惻然，欲從所請，而宗子之衆，才性各殊，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非卿允躋

忠信，力行禮義，以身先之，蓋未易齊也。少屈爾私，以成吾志，不亦可乎？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敕宗晟：卿以強起就位，為未便安，而朕以徇私忠公，為未盡美，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夫聖人以孝弟為從政，而卿以從政為非孝，非所聞也。勉從朕命，勿復固辭。

賜文：太師已下罷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乃眷師臣，身先百辟，有嚴淨供，祇薦萬壽，宜有分頒，以助燕喜。

興龍節尚書省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卿等任重樞機，忠存廟社，屬誕辰之薦壽，修法會以告成，錫以珍芳，助其燕喜。

賜皇叔徐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望隆周召，德邁閭平，屬誕慶之紀辰，仗佛乘而薦祉，助茲宴喜，錫以柔嘉。

賜濟陽郡王曹佺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寵冠咸藩，望隆舊德，將祝無疆之壽，故修最上之乘，旣徹淨筵，宜膺寵錫。

賜皇伯祖嗣僕王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一日）

有敕：眷我宗英，乃心王室，修彼龍天之供，慶茲虹電之祥，宜有頒分，以成燕喜。

賜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一日）

有敕：乃眷宗英，祇我藩服，慶誕辰而薦壽，修淨會以告成，宜有分頒，以助燕喜。

十日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四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造廷稱壽，率禮可觀，豈惟鄰好之修，亦見使華之美，宜膺寵錫，以示至恩。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生餼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遠持慶幣，申講鄰歡，徒馭有華舍館方定，宜往餼牽之錫，以旌郵傳之勤。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告辭中禁，改乘北轅，屬晚歲之嚴凝，念征途之悠緬，往頒嘉燕，可復少留。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改轅北路，供帳都門，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膺寵賜，以示恩華。

信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同車北道，弭節邊亭，使事已終，歸驂少憩，往頒燕衍，益厚眷存。

故眉州防禦使宗彌出殯一夕祭文  
惟靈：飭躬寡過，秉德不同，莫克永年，遂即長夜，哀榮之典，國有故常，死喪之戚，予惟惻愴！

故眉州防禦使宗彌下事祭文  
嗚呼！宗枝之秀，罹此降災，日月有時，禮當即遠，奄臨窆窆，肆設几筵，往致予哀，來歆此奠！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七日）  
有敕：朕之介弟，生以茲辰，眷棣萼之相輝，祝椿齡之難老，宜同慶喜，往致寵頌。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元祐二年）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來會春朝，遠犯風埃，實勞徒馭，欣聞入境，良尉眷懷。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程詔（元祐三年八月三日）  
敕阿里骨，卿屢款塞垣，願終臣節，爰因貢篚，益著誠心，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  
世睦寶鄰，申以無窮之好，歲馳華使，及茲載風之辰，閱詞幣之兼隆，識情文之備至，願言欣感，雖悉究陳！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遣使爲壽，旣欣鄰好之修，因書見誠，兼致慈闈之問。侍言有次，來意畢陳；感憐之深，敷陳旣

節子

臣今日準中書省批，送到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奉聖旨送學士院，降詔不允。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禮，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詞愈哀。且曰：「一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出於至誠，可謂純孝。臣謂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虞，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庶皆守禮篤親，顧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臣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取進止。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元祐三年）

敕宗晟，卿致孝罔極，守禮不同，以魯衛之親，而行曾閔之事，吾深欲成人之美，遂卿之私。願以宗臣治親，有國先務，教以道藝，時其冠昏，變察其賢能，而訓誡其驕惰，非吾宗室之老，孰當父兄之任。其深明吾意，往服厥官。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敕宗晟，君子之於禮，雖先王之有，可以義起，而况漢唐之舊，故事具存，如翟方進房喬之流，皆以儒術致身，不免於釋哀而諫國，近歲夏竦、晁宗慤，亦以近臣喪喪，君子不以爲過。今宗正之事，止於治親，譬猶父兄，訓教子弟，豈以衰麻之故，而廢閭門之政乎。卿其勿疑，亟服乃事。

### 卷十

賜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元祐



二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堯俞卿望重本朝，進由公議，方卿大夫有爲之際，亦士君子難得之時，而卿出領郡章，入佐治典，席未暖而郵去政，何時而報成小疾行瘳，姑安厥位！

大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二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間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救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願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許終喪制誥（元祐二年閏十二月二日）

敕宗晟夫衰庶之哀，達於上下，損益之變，權以重輕，雖事君均於事親，而奪志難於奪帥，俛聽終喪之守，以成致孝之全，言念篤誠，實增屢歎。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元祐二年閏十一月二日）

敕范鎮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詔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鄒無識，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龔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於作，嘉歎不忘！

賜保舉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興龍節馬一十疋并冬節馬二疋詔

(元祐二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馮京卿坐鎮全魏，隱若長城，遠馳頌禱之心，來效駘駘之貢，善言忠藎，良極歎嘉。

賜奉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相州李珣進奉賀冬馬一疋，詔（元祐三年閏十

二月十八日）

敕李珣卿宣化近邦，馳神北闕，屬茲陽月之吉，遠效王閑之良，言念忠勤，不忘嘉歎。

賜殿前都虞候寧州團練使知熙州劉舜卿進奉賀冬馬，敕書（元祐三年閏

十二月十八日）

敕劉舜卿職在分憂，忠存衛上，屬此泰正之旦，遠輸冀產之良，再省忠勤，不忘嘉歎。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就驛御筵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

日）

有敕：使華遠至，春律肇新，即御舍館之安，昭我惠慈之眷，往陳燕豆，以樂佳辰。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瑞節華軒，來修舊好，芳醪珍實，以薦新春，膺此寵頒，體予異眷。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使臣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旋章言邁，方改轅於北道，暫弭節於都門，昭示眷懷，少留宴衍。

賜于闐國進奉人正旦就驛御筵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九日）

有敕：重譯遠來，觀光戾止，屬入正之改律，樂天敘之發春，宜示寵休，式同燕喜。

賜外任臣寮進奉與龍節馬，詔敕書（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裁劉舜卿汝忠於衛上，遠不忘君，爰因彌月之晨，來效充庭之禮，眷言勤篤，良極歎嘉。

雄州賜大遠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已事告歸，柅居少憩，眷言長道，遠犯餘寒，宜錫燕嘉，以旌勞勩。

賜大遠賀正旦人使銀鈔羅氈孟子錦被等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來慶春朝，眷言跋履之勤，宜有珍華之錫，受茲異寵，體我至懷。

皇太妃官閣慶落成開啓道場青詞

伏以夏辰襲吉，華構一新，仰荷褒崇之私，得伸鞠育之報，落成告備，法會有嚴，請命上穹，馳神真聖，庶精誠之必達，錫壽祉於無窮，無任懇禱之至。

玉律圓，賜大遠賀正旦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三日）

有敕：射以娛賓，抑將觀德，發而命中，曾不出正，宜旌審固之能，膺受珍良之賜。

甯州賜大遠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已聘言還，犯寒遠邁，方脂車於道北，復弭節於邊城，宜錫宴嘉，以旌勞勩。

班荆館，賜大遠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還璋言邁，弭節少留，念鞭轡之方勤，涉冰霜之餘凜，宜陳燕俎，以寵歸軒。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大遠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陛辭言邁，命近臣之往勞，庶遠道之少留，體我眷懷，共茲宴衍。

賜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生日詔（元祐四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存易之泰，與物皆春，於時良臣生我王國，宜膺寵賚，以介壽祺！

賜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四年正月五日）

敕公孺朕雞鳴而起，志於求助，黜背之老，未敢即安，矧卿體力不衰，髮齒猶壯，遽有引年之請，殊乖圖舊之心，宜安厥官，以稱朕意！

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呂公孺卿將相三世，懷乎正始之風，出入四朝，蔚然難老之狀，浩穰之治，談笑而成，方觀報政之能，遽有歸休之請，公議未可，卿其少安！

撫問副延路臣寮口宣（元祐四年正月八日）

有敕卿等分寄邊陲，轉寧吏士，眷言勤勩，良極軫懷，往致朕言，各宜尚慎！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

敕蘇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御道而遠名，有道之君，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不安其位，豈吾有愧於古哉？夫難進之士，年僅及而輒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盡用矣，激揚多士，方資崔毛之德，講誦舊聞，未卒楮馬之業，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賜蘇頌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蘇頌卿歷事四朝，允有一德，徒論徐公之奢儉，莫見子文之溫喜，朕既寤寐哲士，體貌元臣，方貴德齒之

達尊，豈求筋力之常禮？矧卿方磨難老之錫，宜勵益壯之心。惜日有為，古人所重；引年求去，公議未安。勉為朕留，以慰人望！

賜齊陽郡王曹佺在朝假將百日，特與寬假將理詔（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

敕曹佺、卿賢戚莫二，德齒並隆，眷言朝請之勤，思見儀刑之老。謝病既久，軫念良深。推予賜告之恩，期於勿藥之喜。宜特與寬假將理。

賜西、南蕃莫世忍等進奉勅書（元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敕莫世忍、汝守土遐陬，歸誠北闕，梯山修貢，款塞觀光。言念忠勤，至於嘉歎。

景靈宮宣光殿開啓神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伏以至德難名，已立配天之極。孝思永慕，蓋有終身之愛。惟是佛乘，庶資冥福。屬弓劍上賓之日，就衣冠出游之庭。虔設淨筵，俾嚴勝果。庶超真覺，永庇含生。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四年二月二日）。

敕蘇頌：夫天以多士寧王國，而祖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彊，以究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其去可乎？矧卿銓錄之精，談笑而辦，勉思職事，以稱朕心。

賜蘇頌上第一表陳乞致仕不許詔。

敕蘇頌：頌天官之任，老成所宜。坐執銓衡，有山公晚年之故事；薄言煩雜，獨蕭俛一時之偏詞。卿其撓撓網條，開略苛細，委蛇退食，以慰士心！

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奏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元祐四年正月七日）。

於穆祠宮，有嚴春祀；吏以時而按視，工揆日以修完；庶就潔新，永綏靈御；仰祈昭鑒，大庇舍生！

故尙服劉氏堂祭文（六月八日下院）

惟靈！選備禁廷，服勤內職；遠茲淪謝，良用愍傷；饋奠之儀，哀榮兼至。

故尙服劉氏墳所祭文（六月八日下院）

惟靈！服勤有年，罹命不淑；奄窆之事，日月有時；念爾永歸，敬予一奠。

撫問劉延路臣寮口宣（六月十一日下院）

有敕：卿等各膺器使，祇服邊陲；眷茲靖安，時乃忠力；特加勞問，以示顧懷。

新除權禮部尙書梁薰辭免恩命不允詔（六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燕卿出處以義，進退以禮；昔請補外，朕不得已而聽其去；今茲選用衆以爲宜，而恨其晚；而卿又固辭，豈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

賜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例祇赴六參不允詔（六月十

四日下院）

有敕：馮京朕以卿耆老厚德，重煩以庶事；而卿篤恭盡禮，自同於有司；既朝朔望，尙復懇請；雖抑抑自警，知卿有衛武之風，而僕僕亟拜，非朕侍子思之意；宜遵前命，以副眷懷。

賜右正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六月十五日下院）

有敕：大防股肱之良，與國爲重；家庭之慶，亦朕所同；適斯于獻夢之辰，均既醉太平之福；膺子寵錫，介爾壽祺！

賜右正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一日下院）

有敕：惟茲穀旦，生我元臣；爰分服食之良，往助闔門之喜；式爲爾壽，宜識朕心！

賜皇叔徐王觀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一日下院）  
有敕：乃眷賢王，實爲社稷之衛，載臨誕日，永集邦家之休。臨遣使車，往致眉壽。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鑼等口宣（六月二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遠勤使節，展慶誕辰，畏暑長途，方即安於舍館，精金良幣，宜往致於恩私。

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史脩撰不允詔（六月二十三日下院）

敕彥若：卿學世其家，宜居載筆之地，官宿其業，已奏殺青之書，自託不能，殊非所望。祇膺成命，毋復固辭。

賜皇弟大寧郡王儔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五日下院）  
有敕：奏蓬示喜，復臨載育之辰，金幣展親，往致友于之愛，膺子寵賚，俾爾壽昌。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獎諭敕書（六月二十五日下院）  
敕：異景靈光，久聞示化，寶祠淨供，爰膺誕彌，念此恭勤，至於嘉歎。

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文彥博溫溪心馬詔（七月二日下院）

敕彥博：惟我宗臣，名震夷落，狼心鳩舌，知獻厥誠。朕以張奐拒荒之獻，不如旌獎昭德之致，已敕邊吏，答賜所直，其馬今以賜卿，至可領也。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抗旆遠道，解鞅近郊，念館舍之未安，宜驂駢之少憩，式頒芳旨，以示眷懷。

賜馬步軍大尉姚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誕辰祗慶，法會告成；嘉與函生，同躋壽域；往頒芳旨，以勞忠勤。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餼口宣（七月七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抗禮疊路，拜節驛亭；眷惟行李之勤，往致珍鮮之饒；膺茲寵數，服我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節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七月七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飛蓋西風，改轅北道；喜山川之漸近，忘徒御之久勞；往致眷懷，少留燕衍。

玉律圓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劍物口宣（七月八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主璋致命，既已講歡；弓矢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華之賜，以旌審固之能。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九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義重威藩，志同忠報；屬誕辰之均慶，嘉法會之告成；宜示褒優，特加寵賚。

賜殿門都指揮使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九日下午院）

有敕：誕彌之慶，海宇攸同；嘉將帥之協恭，設入天之妙果；宜均寵錫，以示褒優。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九日下午院）

有敕：眷我宗英，志存忠報；修等慈之妙供，祝難老之昌期；嘉此精誠，均其慶賜。

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九日下午院）



有敕：嘉我樞臣，義均一體；修茲淨供，慶續千齡；不有寵頒，曷旌忠報？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鄉好既成，使華有耀；眷邦畿之漸遠，念郵傳之方勤；服我思私，少留燕喜。

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使副時花酒果口宣（七月十日下午院）

有敕：鄰歡既展，賓館歸休；宜分醴母之醇，復致瓜華之侑；少將至意，其服茂恩。

坤成節尙書省賜宰臣已下御筵酒果口宣（七月十一日下午院）

有敕：忠存柱石，誠貫人天；共欣誕日之臨，既畢祗園之會；宜頒芳旨，以助燕私。

皇帝達太皇太后廻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

星火西流，慶慈闈之誕日；皇華北至，諱鄰國之誠言；既達來音，俾修報禮；感銘之素，敷述難周。

皇帝廻大遼皇帝問候書

詔軍重幣，已修交慶之儀；尺素好音，復講久要之信；屬臨素節，允迪純禧；益冀保頤，式符企詠。

坤成節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尙書省御筵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

下院）

有敕：修佛勝因，祈天永命；既肅成於梵供，益表見於忠誠；宜有寵頒，想同燕喜。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午院）

有敕：卿親賢莫二，忠孝實兼；饜蒲塞於祗園，薦椿齡於崇慶；喜成法會，宜有寵頒。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御筵口宣（七月十二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已聘告歸，少休就館；即頒燕俎，隨遣輔臣；式示異恩，以榮同取。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方事同轅，聊茲弭蓋，念征途之尚永，加利暑之未衰，往錫燕嘉，少休徒馭。

賜宰相呂大防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竭誠衛上，體國均休，恪修西竺之儀，仰獻南山之祝，宜膺寵錫，以示褒優。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內中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來陳慶幣，克謹鄰歡，載嘉遠聘之勤，宜示寵綏之意，頒茲芳旨，服我恩私。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遠敦使事，率禮無違，既上謁辭，言還有日，宜加頒錫，益示寵榮。

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汝等來修貢篚，適逢誕辰，宜均慶賜之恩，共樂亨嘉之會，往頒燕俎，咸極歡心。

臨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迴程御筵口宣（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鞭轡之勞，封疆漸遠，雖勤歸念，少憩暑途，服我恩私，式同燕喜。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汝等奉琛遠至，授館少留，適逢誕辰，宜均慶澤，欽承恩渥，共樂燕私。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七月十七日下院）  
有敕：卿等奉璋來聘，珥節言還，眷此暑途，少留歸馭，往頒燕俎，式示恩私。

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七月二十一日下院）  
有敕：節紀誕彌，慶均臨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來，同嘉與朝臣，咸稱壽澤，載惟忠恪，宜有寵頒。

樂語(附)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元祐二年七月十五日)

教坊致語

臣聞視履考祥，既占衷月之夢；對時育物，必有繼天之功。方大火之西流，屬陰靈之既望；帝於是日，誕降仁入，意使斯民，咸歸壽域。共慶千年之邁，得生二聖之朝。式宴示慈，與民同樂。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睿哲生知，力行禹湯之仁，常恐一夫之不獲，躬蹈曾閔之孝，故得萬國之歡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天人，德超載籍，知入則哲，蓋帝堯之所難，修己安民，雖虞舜其猶病，風雲從而萬物覩，日月照而四時行，自然動植之咸安，莫知天地之何力。三宮交慶，羣后駿奔，賔鄰通四牡之歡，航海致重譯之臚。洞庭九奏，始識咸池之音；靈嶽三呼，共獻後天之祝。臣等叨居法部，輒探民言，上瀆宸聰，敢陳口號。

口號

三朝道老九門前，又見承平大有年；文母憂懃初化俗，曾孫仁孝已通天；史書元祐三千牘，樂奏坤成第一篇；欲採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

勾合曲

秋風協應，生殿閣之微涼；廣樂具陳，韻金絲而間作；欲觀鳥獸之率舞，願聞笙磬之同音；上奉宸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朱干玉戚，本以象功；白叟黃童，皆知頌聖；蓋命髡髻之侶，來陳舞勺之儀；上侑皇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願同千歲樂，長奏太平謠。樂隊。

開小兒隊

錦京廣燕，方雲集於摺紳；沂水游童，忽鳧趨於庭廡。雖云小技，必有可觀；咫尺天顏，悉言汝志！

小兒致語

臣聞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胙太任之德；候西風之入律，藹瑞氣之盈庭；嘉與四方，同稱萬壽。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澹哲在躬；日奉東朝之歡，率用家人之禮；以謂慈儉之化，無德而能名；保佑之功，如天之難報；惟流傳於歌舞，庶髣髴其儀刑。臣等雖在弱齡，久陶孝治，敢率垂髻之侶，共陳振萬之儀，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將旗日轉，雉扇雲開；覽回纥兆之文，少進俳諧之技；來陳善戲，以佐歡聲；上樂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青衿旅進，雖未技而畢陳；黃屋天臨，知下情之無壅；既成文於纓兆，爰整袂以徘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彤壺媚箭，隨雞唱以漸移；絳節綵毫，聞鳳簫而自舉；宜召散花之侶，來陳回雪之姿；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

隊。

隊名

金風回翠袖，玉瑄倚清歌。樂隊。

蘇東坡內制集 樂語

問女童隊

鳳歌諧律，方資燕俎之歡；鸞羽分庭，忽集壽山之下。低聲有待，振袂欲前；密邇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塗山啓夏，來玉帛於萬邦；擊仲與周，昨本枝於百世。嘉辰共樂，壯觀一新。恭惟皇帝陛下，舜孝自天，堯仁浹物，膺昊穹之成命，席累聖之詒謀。惟地勢坤承，載無疆之德；以天下養躬，持晉樂之觴。六樂在庭，百工奏技。妾等親逢盛旦，獲望嚴宸，雖愧於鸞鴻，心已先於儀鳳。願陳舞綴，上奉天顏，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風清羽蓋，日轉槐庭。欲資載笑之歡，必有應諧之妙。暫同舞綴，少進談辭。上悅天顏，雜劇來獻！

放隊

八音間作，既成嫩繹之文；萬舞畢陳，曲盡回翔之態。望形闌而却立，斂翠袂以言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賴。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同，亦侑同於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游，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導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益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親昌辰，叨廡法部，探謠言於擊壤，助曠曠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口號

霜霏碧瓦尙生烟，日泛彤庭已集仙；  
藹藹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  
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令蘭有秀，  
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西風入律，聞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庭，備舉德音之器；  
絃匏一唱，鐘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皇慈下逮，聲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  
宜進垂暑之侶，來脩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樂隊。

問小兒隊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筵工師之未？  
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羣陰伏；  
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穰，望天顏之玉粹；  
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  
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歡心；雖攀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  
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臣等幸以韶龍之年，得居仁壽之域，  
詠舞零於沂水，久樂聖時，唱銅鞮於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  
少奉宸歡，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朱絃玉瑱，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綰；  
宜進詼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獻！

放小兒隊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庭，曲盡流風之妙；歌鐘告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霓衣綺集，隱三疊之靈囀；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香雲浮繡屐，花浪舞彤庭；樂隊。

問女童隊

清禁深嚴，方指紳之雲集；仙音彈緩，忽管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閭闔清風，理絕庶人之共；夫何僊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運。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高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茲大有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簫將興；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願俟工歌之闋，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舞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獻！

放隊

羽旄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鼙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峨鬢佇立，斂袂却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輿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元祐二年）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與王之迹；日符胙漢，實開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集于建丑之正；瑞玉旅庭，爰譁比鄰之好；虎臣在律，復道西域之琛；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睿思冠古，睿哲自天，煥乎有文，日講六經之訓，述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入協德；卜年七百，方過曆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于戈，載戰之詩，作君臣相悅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親逢盛典，始慶荷蘭之會，願廣擊壤之音，下採民言，上陳口號。

口號

宸稟重瞳日月新，四方驚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升旦，且種蟠桃莫計春；請吏黑山歸屬國，給扶黃髮拜嚴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待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壽，既罄於歡謠；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旄在列，管磬同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韶頀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尚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奮萬國走梯航；樂隊。

間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振子盈庭，必有可觀之技；未知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聖神之子孫；孚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額



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至，傾萬宇以來同。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實，識文武之大者，體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與情共祝，神筭授萬年之算，浴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遊天街，沐浴皇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純，既度九韶之曲，霓衣合散，又陳八佾之儀，舞綴暨停，伶優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辦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慈之廣大，清歌既闋，聲鼓屢催，再拜天增，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垂髮在列，斂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獻南山之壽，霓旌全集，金奏方諧，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歌舞八方同。樂隊

問女童隊

摻搨屢作，旌夏前臨，願游女之何能？造形庭而獻技，欲知來意，宜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已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肩交翟以雲開，喜動人天，春還草木，恭惟皇帝陛下，凝神昭曠，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與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疆，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四壯之章，妾等幸觀昌期，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詠笑雜陳，示儉同於衆樂，金絲再舉，雜劇來歎！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態，龍樓却望，鼙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元祐四年）

教坊致語

臣聞行夏之時正，莫加於人統，採周之舊王，方在於鑄，京惟吉月之布和，休庶工而未作，使華遠集，鄰好交修，萃簪芴於九門，來車書於萬里，將興嗣歲，以樂太平，恭惟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養命，法天地四時之運，民日用而不知，傳祖宗六聖之心，我無爲而自化，九德咸事，三年有成，始御八音之和，以臨元日之會，人神相慶，夷夏來同，臣等忝與賤工，得親壯觀，知輿情之願頌，願盛德之難形，不度荒蕪，敢進口號。

口號

九霄清蹕一聲雷，萬物欣榮意已開，曉日自隨天仗出，春風不待斗杓回，行看菖葉催耕籍，共喜椒花映壽杯，欲識太平全盛事，師師鵲鷺滿雲臺。

勾合曲

東風應律，南籥在庭，餞臘迎春，方慶三朝之會，登歌下管，願聞九奏之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工師奏技，咸踴躍以在庭，穉孺聞音，亦同翔而赴節，方資共樂，豈間微情，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蘇東坡內制集 樂語

仙山來絳節，雲海戲羣鴻。樂隊

問小兒隊

六樂充庭，九賓在列，何彼垂暑之倍，欲陳振袂之能，必有來誠，少前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正月上日，萬彙所以更新，羣臣嘉賓，四方於是觀禮，雪方占於上瑞，風已告於先春，及此良辰，設爲高會，恭惟皇帝陛下，予來九有，天覆北民，煥乎其有文章，昭然若揭日月，安西都護，來輸八國之琛，南極老人，出效萬年之壽，還圭璋於鄰使，受圖籍於春朝，擊石縱金，奏鈞天之廣樂，跳丸舞索，戲平樂之都場，臣等沐浴太平，詠歌新歲，鼓舞咸韶之韻，躡揚鳶獸之間，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以雅以南，既畢陳於衆技，載色載笑，期有悅於威顏，舞綴暫停，優詞間作，金絲徐韻，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酒闌金殿，旣均湛露之恩，漏滅銅壺，曲盡流風之妙，望彤墀而申祝，整翠袖以言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所眷命，生而神靈，惟三代受命之符，萃于茲日，實萬世無疆之福，延及我民，候南極之祥輝，交北鄰之瑞節，同陵鑄燕，爭頌堯封，恭惟皇帝陛下，稽古溫文，乘乾剛粹，體生知而猶學，藏妙用於何言，故得六聖承休，三靈眷佑，德隆星晨，齊六符而泰階平，河行地中，錫九疇而彝倫正，屬誕彌之令旦，履長發之嘉祥，風設九賓於廷，遁舞六代之樂，日無私於臨照，葵藿自傾，天有信於發生，勾萌必達，臣等歷塵法部，獲造彤墀，下採民言，得三

萬里之謠頌；登歌壽澤，以八千歲爲春秋，不度無音，敢進口號。

口號

風卷雲舒合兩班，瞳瞳瑞日映天顏；觀書已獲千秋鏡，積德長爲萬歲山；臘雪未消三務起，壬入不用五兵閑；相逢父老爭相賀，却笑華胥是夢間。

勾合曲

笙磬同音，考中聲於神鼓；鳥獸率舞，浹和氣於敷天；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衆技旅庭，振歡聲於無外；游童頌聖，陶至化於自然；上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壤歌皆白髮，象舞及青衿。樂隊。

間小兒隊

跳踉廣陌，初疑竹馬之遊；合散彤墀，忽變驚鴻之狀；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小兒致語

臣聞流虹啓聖，非人力所致之符；湛露均恩，與天下共享其樂；旁行海宇，外薄戎夷；咸欣載風之辰，共獻無疆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將聖多能；天生德於予，既稟洵齊之質；人樂告以善，輔成經緯之文；法慈儉於東朝，紬詩書於西學；載臨誕日，儂答輿情；非爲靡曼之觀，庶備太平之福。臣等樂生韶亂，學樂父師；就列紛紜，雖無殊於鳥獸；赴音儗仰，亦少效於涓塵。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蘇東坡內制集 樂語

樂且有儀，方君臣之相悅；張而不弛，豈文武之常行？欲佐歡聲，宜陳善謔；金絲徐韻，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未技畢陳，下情無壅，既成文於綴兆，猶斂袂以同翔；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飛步薄山，起香塵於羅襪；散化御路，泛回雲於錦茵；上奉宸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生商來瑞氣，浴佛降羣龍。樂隊。

問女童隊

玉座天臨，雖仙凡之有隔；翠鬢雲合，豈草木之無知？密邇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千里一曲，變澄瀾於濁河；萬歲三稱，隱歡聲於靈岳。天人並應，夷夏同歸；雖云北里之微，敢獻華封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神智無方，同堯舜之性仁，而能濟衆；陋成康之刑措，猶待積年，共欣建丑之正，再覩興龍之會。桑田東海，傾壽學而未乾；汗竹南山，書頌聲而無極。妾等幸緣賤藝，獲望載顏；振萬于庭，欲赴千鹿之節；間歌以雅，庶諧笙磬之音。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舞綴暨停，歌鐘少闕，必有應諧之妙，以資載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歎！

放女童隊

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妙；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蘇東坡外制集目錄

卷上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一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一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一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一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二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祕閣校理知福州……………二  
 知徐州馬欽可司農少卿……………二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二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儼可兩浙運判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兗州……………二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纘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三

蘇東坡外制集 目錄

皇叔某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東陽侯皇兄某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汝南侯……………三  
 士齋可西頭供奉官……………三  
 童澗可特敘內殿崇班……………三  
 謝卿材可直祕閣福建轉運使……………三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四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四  
 王誨知河中府……………四  
 邵剛通判泗州……………四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入人……………四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四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五  
 范祖禹可著作郎……………五  
 孫覺可給事中……………五  
 皇伯祖克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五  
 蕃官兀渥常等十二人覃恩轉官……………六

蘇東坡外制集 目錄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緯所生母  
孫氏封康國夫人……………六

客省副使劉瑄知恩州……………六

皇叔叔曹贈洛州防禦使封廣平侯……………六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七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七

狄諒劉定各降一官……………七

范子淵知峽州……………七

宣德耶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  
事郎……………七

叔頗男敗之可三班借職……………七

鮑耆年京東運判張岫京西運判……………八

李周太僕少卿……………八

范純禮吏部郎中……………八

余希旦知隴州……………八

王哲知衛州……………八

郭祥正覃恩轉承議郎……………八

王崇拯可遙郡刺史……………九

潮州澄海第六指揮使謝臯可三班借  
職……………九

皇伯仲郃贈使相……………九

士暇右班殿直……………九

克鞏遙郡防禦使……………九

劉夷閣門祇候……………九

王安石贈太傅……………九

楊繪知徐州……………一〇

陳薦贈光祿大夫……………一〇

呂穆仲京東提刑唐義閭河北西路提  
刑……………一一

沈叔通知海州……………一一

孫向保州通判……………一一

鄭闢朝散郎……………一一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一一

劉庠贈大中大夫……………一一

李琮知吉州……………一二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一二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一二

楊王子孝審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

人並逐州團練使……………一二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一三

仲暹可遙郡防禦使……………一三

韓維妻張氏同安郡夫人……………一三

卷中

司馬光三代妻……………一三

曾祖政太子太保……………一三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一四

祖焮太子太傅……………一四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一四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一四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一五

故妻張氏溫國夫人……………一五

張恕將作監丞……………一五

趙濟知解州……………一五

李承之知青州……………一五

韓維三代妻……………一六

曾祖處均燕國公……………一六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一六

祖保樞魯國公……………一六

祖母郭氏周氏贈魯國太夫人……………一六

父億贈冀國公……………一七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一七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一七

趙濟落直龍圖閣管勾中岳廟……………一七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

果州……………一八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一八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一八

皇伯祖宗勝贈太尉北海郡王……………一八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

省內侍押班……………一九



蘇東坡外制集 目錄

宋滋可右侍禁.....一九

鞠承之可秦州通判.....一九

文及可衛尉少卿.....一九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  
東轉運副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吳  
革可廣東轉運判官.....一九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二〇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二〇

智誠知宜州.....二〇

張仲可左班殿直.....二〇

張誠一責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二〇

陳侗知陝州.....二〇

傅燮知鄭州.....二一

姚居簡押木檝上京酌獎轉三班借職.....二一

賈種民知漢陽軍呂升卿通判海州.....二一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二一

劉諠知韶州.....二一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二一

置不得簽書公事.....二一

許懋秘閣校理知福州.....二二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二二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二二

江東提刑侯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  
建運判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新差  
權發遣鄭州傅變可江東提刑知常州  
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請郎劉士彥可  
福建轉運判官.....二二

奉議王績知太康縣.....二三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  
丞韓敦立可通判齊州.....二三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二三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二三

楊汲落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  
降一官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漢州.....二三

趙高摩勸轉朝議大夫.....三四

趙思明知永靜軍.....三四

鮮于侁大理卿	二四
吳虞厚知漢陽軍買種民知道利軍	二四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	二五
北轉運副使	二五
張問祕書監	二五
范子奇將作監	二五
錢長卿比部郎鄧義叔水部郎	二五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二五
文保雍將作監丞	二六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	二六
壽州趙揚知潤州	二六
高公綸公紀並防禦使	二六
李之純戶部侍郎	二六
穆衍金部員外郎	二六
孫路陝西運判	二七
蘇訟刑部尚書	二七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	二七
運判官	二七

蘇東坡外制集 目錄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二七
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景伯少府少監	二七
辛押陞羅歸德將軍	二八
高子壽三班借職	二八
李肩可殿中省尚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二八
耿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二八
喬執中可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	二八

卷下

李之純可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	二八
呂大臨太學博士	二九
羅適知開封縣程之邵知祥符縣	二九
杜純刑部員外郎	二九
劉寔知陳留縣	二九
皇伯仲曄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	二九
杜紘右司郎中	三〇
皇城使裴景知慈州莊宅副使郭逢知	三〇
階州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知順安	三〇

蘇東坡外制集 目錄

六

軍……………三〇  
借職楊晟該差使吳奉雲等各轉一官……………三〇  
呂大忠發運副使……………三〇  
蔣之奇集賢殿脩撰知廣州……………三〇  
吳安持知蘇州劉理知滑州……………三〇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三一  
李曼知果州……………三一  
黎珣知南雄州……………三一  
張赴再任乾寧軍……………三一  
皇伯仲嬰贈奉國軍節度使追封申國  
公……………三一  
林邵開封推官……………三一  
鄧義叔主客郎中王諤水部郎中……………三一  
王荀龍知棣州……………三一  
黃憲章獲賊可承事郎……………三一  
御侍中丞劉摯兼侍讀……………三一  
虞士玉臨試太學錄……………三一  
皇叔克眷贈曹州觀察使追封濟陰侯……………三一

寇彥卿彥明左班殿直……………三三  
駙馬都尉張敦禮節度觀察留後……………三三  
內人張氏可特封典贊……………三三  
故尚宮趙氏可特贈郡君……………三三  
馮宗道右驎驥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梁  
惟簡文思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三三  
梁從吉遙郡團練使入內侍省副都  
知……………三四  
劉有方內侍省右班副都知……………三四  
翟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  
南康軍……………三四  
馬傳正大理寺主簿……………三四  
張之諫權知涇州康識權發遣鄆州……………三四  
梁諳供備庫副使轉出……………三四  
燕若古知渝州……………三五  
刪定官孫諤飽朝賓並宣議郎……………三五  
王振大理少卿……………三五  
李籲宣德郎……………三五

趙思明西上閤門副使	三五
李承祐內殿崇班	三五
蕭士元知隰州趙永寧知永靜軍	三六
黃光瑞可內殿崇班	三六
文貽慶可都官員外郎居中可宗正寺主簿	三六
皇兄令史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三六
高士永知文州	三六
太皇太后再從弟高士繼高士澁可並左班殿直文思副使梁惟簡可皇城副使	三六
范百祿刑部侍郎	三七
朱光庭左司諫王覲右司諫	三七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三七
王巖叟侍御史	三八
錢勰給事中	三八
明堂執政加恩	三八
韓維	三八

蘇東坡外制集 目錄

張璪	三八
李備臣	三八
安燾	三九
范純仁	三九
呂大防	三九
韓忠彥黃履並特轉朝請郎	三九
皇叔祖克愛皇叔仲號並益郡團練使	四〇
王獻可洛苑使	四〇
陳次升淮南提刑	四〇
杜純大理少卿	四〇
郭駿開封府司錄參軍	四〇
林希中書舍人	四〇

蘇東坡外制集目錄

蘇東坡外制集

卷上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聲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博學篤行，久聞于時，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聞仁人之言，置之講席，非堯俞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太宰，益脩厥官，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蓋徹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敕：朕承先帝之丕業，居其宮室，而服其器用，常懼不稱，而何敢有加焉？惟是軍國之備，凡仰于百工者，乃以誘于冬官，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王克臣，奮自儒術，蔚為聞人，歷帥諸藩，嘗佐事典，才有餘裕，所居見稱，比由宛丘，入奉朝謁，而司空長貳，艱於其人，茲命爾以舊官，仍兼內閣之重，勉率厥職，外以成爾繕治之勞，內以全予恭儉之志可。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

具官李之紀，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民如一家，爾賦政赤縣，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是

用命爾按刑發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敕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更郡縣，而任剋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恪，惻愍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卽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滅於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祕閣校理知福州

敕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爲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知徐州馬默可司農少卿

敕具官馬默：爾以博學強記，宏毅有守，剛而不犯，明而不苛。歷試中外，藹然有聞。朕方選擇循吏，入爲卿佐，凡爾所能，已試於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往佐大農，毋忽朕命。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

敕具官許懋：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蠲理煩碎，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儒術精通，吏事詳敏，歷年于茲，民便其政，旣信之俗，必易爲功。庶無新故更代之勞，而有上下相安之美。勉脩前業，無怠日新可。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儼可兩浙運判（首同前）

敕具官蔡儼（云云）以爾名臣之子，進以儒術，歷佐漕府，治辦有成。東西富庶，比於西蜀，而機巧過之。惟寬且靜，則民不媮可。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兗州

敕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而收其所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于牧民，尙勉來效，以蓋往愆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竈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

仍封表門閭

敕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冢婦，夫亡子夭，博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歌之，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甚，若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某贈婺州觀察使進封東陽侯皇兄某贈蔡州觀察使進封汝南侯

敕生分付符，所以廣恩於宗室，夜享弗社，所以寵經其子孫，養子盤石之宗，夙披麟趾之化，國有常典，我其敬忘，某等生于高明，克自抑畏，恭儉寡過，綽有士人之風，思孝著聞，蓋服祖宗之訓，屬既尊于中外，禮當極於哀榮，命以廉車，即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貴，慰九泉之恩，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澹可西頭供奉官

敕具官士澹汝宗室子，生于安逸，而能誦習文法，以求自試，蓋亦有志于士者。朕何愛一官，不以成其志乎？

可。

童僎可特敕內殿崇班

敕具官童僎汝奉法不謹，坐廢歷年，而能祇畏，以蓋前失，既更大宥，稍復汝舊，往服厥官，益敬無怠可。

謝卿材可直祿閣福建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興事也，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爲能愛民，惟知



義者，為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同，治郡有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增重於使權，無輕遠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侗可准南轉運副使

大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可。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翰知絳州

移治一郡，其深念之，服于朕訓，以永終譽可。

王謙知河中府

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試之可。

荆王揚王所乞推恩八人

具官某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學，或以歲月積其勞，給事王宮，既勤且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無忘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二級轉三官

敕具官張禧：疆場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尙矣。爾既應格，則賞隨之可。

辭于侁可太常少卿

敕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諫，而吳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敢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諫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喜惡發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况其餘乎？往祇厥官，無曠乃職可。

孫覺可給事中

敕朕開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仲眇，丕承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茲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聞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閱月于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閣之志，施於還詔，批敕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蘇東坡外制集 卷上

敕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其私，置傳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閭平之盛德，歆向之具材，皆煙沒而無傳，故嘆息之何及，尚賴本支之茂，蔚為邦國之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為質，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諸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沒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茲永逝之悲，日月有時，窳窳告具，責以旌旆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義可。

蕃官兀渥帶等十二人覃恩轉官

敕具官某等錯居吾國，世濟其忠，矧茲臨御之初，豈有中外之異，各從遷秩，以廣異恩，祇服寵靈，益堅守禦，可。

高密郡王宗<sub>景</sub>建安郡王宗<sub>韓</sub>所生母孫氏封康國太夫人

敕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教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閭，以勸能賢，賜高年之爵，以助養老，而况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萃臻，豈惟擢秀於閭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智仲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琅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眉壽，可。

客省副使劉瑄知恩州

敕軍國異容，兵民異道，治戎振旅，以鷙勇為上，承流宣化，以忠厚為先，爾久練武經，本由才選，屢更煩使，克有成勞，試于一州，祇服朕訓，可。

皇叔叔曹贈涪州防禦使封廣平侯

敕官至持節，爵為通侯，非我勳勞之臣，則必親賢之屬，豈云虛受，垂以飾終，具官叔曹，生於高明，力自脩飾，

克有常德，以沒元身；乃眷衡漳，夙爲重地，爰假一塵之寵，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救：蓋爾裔夷，憑險竊發，不力討擊，何以懲艾？爾能奮命破走犬羊，何愛一官以勸吏士？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救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爲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狄謫劉定各降一官

救具官某等，奉使一路，以邇民奉法爲先；今乃不然，煩酷之聲，溢于朕聽；公肆其下，曲法受賂，收聚毫末，與農圃爭利，使民無所致其忿，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閑局，而公議未厭，其削一官，往思厥愆，服我寬政，可。

范子淵知峽州

救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旣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尙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救劉元年尙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魏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叔頤男或之可三班借職

蘇東坡外制集卷上

八

敕或曰：汝父無祿早世，緣母之請，以獲一官。其思所以克家事母者，惟敬母志可。

鮑青年京東運判張岫京西運判

敕具官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於郡縣，而守令之賢，不能人知其實。獨賴部使者，為朕耳目而已。爾長一郡，以才良聞，進之漕屬，以究其用。其使上無惰吏，下無冤民，以稱朕意可。

李周太僕少卿

敕具官李周，「僕臣正，厥后克正。」見於周書，「思無邪，思馬斯臧。」形於魯頌。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秉心不同，臨事有守，通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望爾者，豈特車工馬政而已哉？可。

范純禮吏部郎中

敕具官范純禮，嗚呼！惟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計，朕惟瑚璉，不可以棄用，驥驟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余希旦知隴州

敕具官余希旦，爾本以才選，坐累失職，亦云久矣。肆余大眚，罔不更新，北海名邦，民朴而富，往務忠厚，以安其生可。

王哲知衛州

敕具官王哲，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郭洋正覃恩轉承議郎

一！  
可！  
敕具官郭祥正，朕丞承六朝，陳錫四國，單及方外，浹于有生，矧余通籍之臣，可無增秩之寵？祇服休命，永肩

王崇拯可遙郡刺史

敕具官王崇拯，刺史漢官秩六百石，魏晉以來，皆牧守之任，今雖以爲勇爵，然非親賢勳舊，不在此選，爾入直禁省，出分虎符，兵民所宜，選寄滋重，有司言爾累勞當遷，益修厥官，以應名實可。

潮州澄海第六指揮使謝皋可二班借職

敕謝皋，汝自什伍長積勞累遷，至一旅極矣，今乃以去惡之功，獲補武吏，惟廉與慎，乃克有終可。

皇伯仲卻贈使相

敕：親親以藩王室，賢賢以尊朝廷，古之道也；况於死生之際，恩禮之重，國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仲卻，生於高明，克自祇畏，出就外傳，聞好禮之稱，退省其私，有爲善之樂，云何不淑，懼此閔凶，慰我永懷，豈無異數？衣赤烏，寵均三事之臣，玉節牙璋，坐享專征之器，豈云虛授，維以飾終，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士燾右班殿直

汝宗室子，始名而祿，得之非艱，守之惟艱；祇服朕訓，乃克終譽可。

克鞏遙郡防禦使

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問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攷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劉爽閩門祇候

惟我神考，篤二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

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救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能行其言，瑰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葦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德，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鞠。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適在大江之南，究觀規履，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間，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贈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帥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楊繪知徐州

救楊繪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諫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一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佞忘可。

陳薦贈光祿大夫

救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翼我神考于東宮，二十餘年之間，山陵既成，人物改謝，願瞻在廷一二臣外，罔有存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剛毅木訥，器遠任重，密勿左右，以責難為愛，君周旋藩輔，以卹民為報國，倫喪未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之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呂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刑

敕先帝立法更制，所以約束監司守令，使不得營私而害民者，可謂至矣！朕始罷賦泉之令，復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約束，當益申而嚴之，使出力從政之民，無所復病，以爾穆仲等，或端靜有守，敏於為政，或直諫多聞，志於仕道，而京東河朔皆天下重地也，往脩厥官，稱朕意焉！可。

沈叔通知海州

敕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責，有不順成，荒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素之過也。今運命汝，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蔡向保州通判

敕孫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既復其舊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為。爾通練民事，既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效可。

鄭闢朝散郎（監邕州慎乃金坑）

瘴霧之鄉，上幣所出，累年於此，勤亦至矣。法當遷秩，以答久勞可。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

敕易稱中饋，為家人之正吉，詩美羔羊，蓋鵲巢之巧致，婦德有常，含章不曜，能使君子，樂且有儀，則內助之賢，從可知矣。王氏早服師傅，習聞詩禮，富貴而能恭儉，俯仰極於孝慈，令問藹然，刑于宗族，其改封大國象服，是宜，以稱我叔父之德，為內命婦之法，豈不休哉可。

劉庠贈大中大夫

敕國以求賢為事，士以得時為急，士既難進而易退，時亦難得而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難，復見



于今，具官劉庠，才備德博，器遠任重，遠事三朝，出入二紀，英祖神考，實知其人，而剛毅朴忠，學不少敗，肆朕嗣位，嗟咨故老，如庠等輩，不過數人，方當召用，命不少假，使九原而可作，雖百身其何贖，寵章異數，賁于其柩，雖知無益，以塞余哀，可。

李琮知吉州

敕李琮，汝以久遠無根之賦，使長咸懷實之吏，均之於無辜之民，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聞，既正其事矣，而汝猶自言若無罪，然朕惟更赦，不汝深咎，遷於一州，往深念之，廬陵之富，甲於江外，使民安汝，則汝安可。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敕高士良，汝閱習民兵，技藝超等，謀以歲月，於法嘗遷，往服寵靈，益思來效。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

敕：生於富貴，而無驕逸之患，終於祿位，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義，有足賢者，具官叔遂，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蓋蒙祖宗之澤，而服師保之訓，克有令問，以沒元身，是用爵之通侯，官以持節，上以惇勸於宗室，以寵綏其子孫，可。

揚王子子孝、竊等二人，荆王子子孝、洽等七人，並逐州團練使

敕某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願瞻樓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欣然皆有成人

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尙勉之哉！毋忝乃祖父，以爲邦家光可。

呂公著妻詹氏贈國夫人

○ 教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其官呂公著，故妻詹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於禮，環佩穆然，闔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題可遙郡防禦使

○ 教仲暹居貧賤而有聞易，處富貴而無過難，凡我宗室，皆有位者，雖不任以事，無所施其才，而刑於厥家，有以攷其行日月，其邁爵秩當還，朕不預私服之無愧可。

韓維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 教朕登進元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內有相貳，何以及此？其官韓維妻張氏，生於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行，應圖史宜疏湯沐之封，以稱山河之象，祇服明命，佑我老臣，俾無內顧之憂，專任仰成之寄可。

### 卷中

司馬光三代妻

曾祖政太子太保

○ 教書曰：「皋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未見其人。某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晉歎，

再世而顯；至於曾孫，其德日躋，袞衣繼裳，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詔於有神，尙食其報，以康乃後。可。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子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繹之以恭，儉使饋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實於天地。我有異數，詔於幽夢，翟甥副拜，尙服享之。可。

祖妣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於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况其父祖墳墓之所在，豈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敬予寵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於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於闔門，好禮慈儉，刑於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冊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父勉贈太師進封溫國公

敕：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占人而無疑，質諸鬼神而不惑；雖不當世，必有達者。某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爲世範，言爲士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顏閔之行，事我仁祖，爲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侍從；德澤之施，極於方鎮；天厚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爲天下之用。」朕旣采民言，俾秉國成，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胙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沒，有無疆之休。可。

母 韞氏 溫國 太夫人

救古之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德懿行，秀於閭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猶賴子孫之賢，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歟？某官某故母韞氏，早以淑艾，嬪於德人，恭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嚴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濟於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非獨以報其德，庶幾令名與子俱傳於天下可。

故妻 張氏 溫國 夫人

救夫婦之好，義同賓友，勲粹相成於艱難之中，而死生契闊於安樂之後。朕聞其事，惻然傷之！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姆師，歸於德門，克有令問。從我元老，詞寵居約；遊神清淨之庭，守德寂寞之宅。始終之際，無愧古人。我有寵章，慰其永逝；其正名於大國，以從姑於九原可。

張 恕 將 作 監 丞

救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可。

趙 濟 知 解 州

救趙濟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論，雍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為百乘，宰論定而官不浮，則民服。汝長西師，歷年於此矣，考之清議，不曰汝宜，尚昇一城，以觀來效。敬之戒之，毋失朕命。

李 承 之 知 青 州

救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勝，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為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問治於其師蓋公，

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可。

韓維二代妻

曾祖虞均，燕國公。

敕：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溫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著在圖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德事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成。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盛矣曾孫之貴，蔚爲三壽之朋。逮予繼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甚文而靖，既直且溫。旋觀純德之全，尙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烝嘗之忱惕。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敕：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三世，非其淵源深長，外有羔羊諒直之賢，內有鳴鳩均一之助，亦安能奔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韓維，曾祖母李氏，奇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蘩之薦，敬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丞弼我國家，以無斁於世。今其落政，責任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可。

祖保樞，魯國公。

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思廣斯志，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褒顯前人。具官某，某躬服仁義，著迹鄉黨，積累深厚，見於子孫，或佐我仁祖之威明，或相我神孝之休烈。遺風未遠，故吏尙存，逮茲繼承，繼用耆哲。朕旣恭默思道，垂拱責成，與其寵祿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報貽謀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增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可。

祖母郭氏，周氏，贈魯國太夫人。

敕：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貴以其子。雖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余輔臣，父子兄弟，先後

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願推鴻恩光顯先烈維考維妣咸進錫休命肆子寵嘉之具官祖母某氏德稱闈闈化及宗黨久蹈家人之正居有鸛巢之福翟衣之盛由于而獲國封之貴及孫而大茲用錫爾周公之履以熾韓氏之祚庶其有知服我新命可

父億贈冀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歷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奔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旆交馳棗戟互設朕欲貢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蓋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可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敕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某故母某氏族爲士望德爲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可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

敕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於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而况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士女秀於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芻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蘋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

趙儕落直龍圖閣管句中岳廟

可，  
敦濟：有司言汝罪惡有狀，小人有不忍爲，而汝爲之；朕惟羞汗搢紳！重置汝於理，其退處散地，以勵風俗！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

敦具官裝，爲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明不可作也。惟虛則明，郡無大小，民無剛柔，事無繁簡，政無難易，惟公而虛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久，不失仁恕，折獄之多，滋識情僞。（孫昌齡岑象求改云）「端靜有守，惻愍無華，奉使歷年，吏民宜之。」其悉乃心，施於有政，不侮鰥寡，毋擾獄市，稱朕意焉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

敦王子韶等，事有繁簡，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選也。朕有所擇於其人，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以爾子韶博聞彊記，老而能學，以爾尹果藝而達，知無不爲，各率其職，而用其長。朕將觀焉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敦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同於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落；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奇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皇伯祖宗廟贈太尉北海郡王

敦：夫以三公之位，冠諸侯王之爵，元勳盛德，有不能兼；非我父兄親賢之隆，加之死生哀榮之極，則朕豈以此授非其人哉？具官宗勝，生于高明，克自抑長，忠厚以爲質，禮敬以自文，貴窮人爵，而無驕佚之議；考終天命，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際，中外所賢，日月有時，密宥告具，備物典冊，以將余哀。豈獨慰九原之思，蓋將勸庶邦之義。

可。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教：朕為天下父母推一心以取百官內外雖異愛無差等皆欲其處無過之地受有名之賞則上下相安人無間言具官劉有方少知忠恪晚益詳練砥礪廉隅有搢紳之風祇畏簡書無戲怠之色歷歲滋久積勞當遷考之有司皆曰應法往服新寵朕不汝私可

宋徽可右侍禁

教宋徽疆場之臣所以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者以朕為能卹其孤也何愛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為吏士之勸乎可

鞠承之可秦州通判

教鞠承之自恢復西鄙秦為內郡宿兵之衆有損於前而遠輸之勞至相倍蓰軍政雖簡民事為重監郡之職專在養民有司擇材曰汝可使往辦乃事無忝所知可

文及可衛尉少卿

教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聞耀置要劇衆以為宜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周慮宿衛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究觀汝能而退食休沐下車里門滌衣子舍豈非搢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可

李杲翔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使楚釐可廣西轉運副使

吳革可廣東轉運判官

教某官某朕卽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寬者喜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襲文吏之故態汝以才能治狀達于朕聽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耶致仕

教童珪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謫其與尉今汝黃髮黧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

教單可度在官滋久更事亦多而無大過有足嘉者往祇寵命益務廉平可

管誠知宜州

教管誠蓋下畜夷聲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為患惟爾守臣威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民受其賜予惟汝嘉可

張仲可左班殿直

教張仲歲之不易盜賊屢作爰設勇爵以勸進胥爾能奮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賞其可忘乎可

張誠一責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教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之輕犯而貴近之間尙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波行蠶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于朕聽攷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尙或權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諱父之書以為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為者何為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可

陳侗知陝州

教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入册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戚兄弟孔懷願為一郡以幼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為九卿貳出為二千石此亦搢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可

傅變知鄭州

救傅變鄭康為邑復為右輔經營繼完之勞民既告病而吏亦勤矣以爾樂易之政屢試有聞往往任其事寬信以御民強教以御吏稱朕意焉可

姚居簡押木檄上京附獎轉二班借職

救姚居簡不煩民力而辦官事會其所運罕所失亡可

賈種民知漢陽軍召升御通判海州

救賈種民等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攸處如種民升卿亦不汝棄往服寵命益祗厥官可依前

件。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救具官張世矩高平故地夷漢雜處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惟威與信並行德與法相濟則種落內附民安其生以爾習知邊情克有武略賦役之美歷年于茲夫已信之民易治已練之兵易使無改乃舊益觀厥成可

劉誼知韶州

救具官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為朕牧養遠民惠鮮錄寡者必剛毅不同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救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密之智諂事幸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背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

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隨之輔郡，尙疑改過，稍阜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權，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積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異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彼詐謀，不圖煥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許懋從闕校理知福州

敕許懋七閩之會，其民智巧，吏得其人，則靡然心服，不勞而治，不得其人，則紛然力爭，雖勞不服，以爾賦政東南，民用不擾，既久而信，厥聲藹然，肆余命爾長茲劇部，夫身在江海之上，而職在魏闕之下，民之瞻望，顧不美歟可。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

敕喬執中等，夫以卹刑之道，達之于主計，則非文法之吏，以爾執中奉使東南，吏服其明，民懷其惠，以爾安上賦政毗陵，寬而有制，嚴而不殘，是以命爾各祗厥服，夫民新脫賦泉之弊，以從力役之政，其謹視貪吏，以無害我成法，可依前件。

宇文昌齡吏部郎沈庶刑部郎

敕昌齡等古之君子，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術斷獄，而民無怨言，嗚呼！何修何飾，而至此歟？今吾一之以格律，而不免於異議，何哉？昌齡以儒學進，有聞于庶，庶以世家用，能宿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江東提刑侯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建運判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新差權發遣鄭州傅燮可江東提刑知常州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請郎劉士彥可

福建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朕姑罷賦泉之令，復徭役之法，使民出力以事其上，不責其所無有，幾以富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而差發之際，吏或緣為姦，農民在官，貪者動心焉。若郡縣御胥吏不嚴，而監司察郡縣不嚴，則南敵之民，不困於縣官，而困於吏，其與幾何！爾以治行達于朕聽，或已試之効，或近臣之薦，必能明識朕意，以保民察吏為本，謹視其廉貪仁暴，勤惰明闇，以詔賞罰。朕亦將觀汝所為，而進退焉。可依前件。

奉議王儼知太康縣

敕王續：朕以天下為一家，然畿甸之民，號為根本。若近者不悅，四方何觀焉？爾以才選，往服厥事，馭吏以明，保民以寬，無失朕命。可。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敦立可通判齊州

敕具官某等：朕於士大夫，苟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蓋未嘗不聽矧以養親為詞，而求易地，固朕之所樂聞也。往服厥官，各祇乃事，可依前件。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

敕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馭民，則知馭吏。故端靜惠和之士，施之內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久矣，今自部使者入，為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趾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矣。朕念之不衰，哀亡而懸存，不忍以常法待汝，昇之一郡，以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敬歟？可。

揚汲落待制知貴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懷州

敕：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賴，譖總公行，若廷尉治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姦宄自消。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官某（王奉先，改為爾）以惠失鄙夫之心，而竊乘君子之器，欲與羣小，共分告織之功，專務巧誣，以成疑似之罪，試加覆視，寃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台符改此兩句云）「往蒞安陽，兼修馬政，勉思來效，毋重往愆。」可。

趙高，摩勒轉朝議大夫。

敕：趙充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爲將，董師德郭元振，儒者也，而樂於守邊。蓋疆場未寧，則以外爲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具官趙高，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虛心大對，方解鼉董之文，推轂西陲，遂膺呈陸之寄，恩戚並著，戎夏又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趙思明，知永靜軍。

敕具官趙思明，武吏之進，以守土扞城爲高選；而戎壘之政，以平糶決獄爲餘事。汝以財用，往分使符，知高選之未易得，而餘事之不可忽，則寡過矣。可。

解于旒，大理卿。

敕具官解于旒，儒者取爲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旒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罔羅紛張，延及無辜，朕益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同，雖古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寃民，不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吳虞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邕利軍。

敕具官某等，漢口黎陽，控引江河，久廢爲邑，吏民不悅，比詔有司，修復故壘，因舊而新，務適厥中，平糶均賦，

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劇鵬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河北轉運副使

教具官某：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備邊，使者之任，不輕付子。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蒞一道，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唐義問云：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爲本，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

張問祕書監

教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聞矣，而篤老之年，克已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列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足矣，不必勞以事也。優游吾東觀，以爲士大夫之表可。

苑子奇將作監

教具官苑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較之一路之民爲輕，而自部刺史入居九卿爲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接視之勤，亦少休乎？今宮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寡過。往若子工，毋廢厥職可。

錢長卿比部郎劉義叔水部郎

教具官某等：昔漢郎官出宰百里，今自監郡以上，乃與其選，任益重矣！非獨爲官求人，以濟無窮之務，亦將爲國儲士，以須不次之舉。雖會計溝洫有司之一事，而馭吏捍災，朕將有取焉可。

林邵太僕丞何雍鴻臚丞

教具官某等：爾向以才選出，按常平之政，官省而歸，復使治民，蓋將因能而任焉。九寺之屬，近在輦轂，才之

所宜易以聞達，毋曠厥官，朕不汝遠可。

文保雍將作監丞

敕具官文保雍，朕仰成元老，如涉得舟，待以求濟，苟有以燕安之使，舉從吾游而忘其老，朕無愛焉。大匠之屬，未足以盡汝才也，而從政之餘，遂及爾私，並事君親，豈不休哉！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敕具官某某等，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為郡守，昔以貴人者，今以自貴，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可。

高公翰公知並防禦使

敕：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尚宥十世，矧先王却狄之勳，而聖母負辰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具官某某，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逮事厚陵，後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俟可為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可。

李之純戶部侍郎

敕：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與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職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可。

穆衍金部員外郎

敕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也。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不

勉歟？貨幣之入，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非以求富也。往服朕訓，以永終譽！可。

孫路陝西運判

敕具官孫路，關右之民，困役傷財，譬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朕日夜以思，庶幾其民身而知方。以爾出入秦雍，悉其利病，往行所知，以稱朕意！可。

蘇訟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衷，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數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同，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禮羅閔凶，亦旣祥禔，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會閔之私哀，願懷墳墓，曷若蹈滅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王公嚴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役法旣復，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皆農夫也。三峽之民，刀耕火耘，與鹿豕雜居，正賴良使者，察其侵窳，使政煩而吏貪者，此等豈能遠訴乎？朕以大臣薦，故擢用汝，若遠民無告，非獨汝咎，薦者可不勉哉！可。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敕呂由庚，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爲未足也，而錄其子鳴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矣！朕不汝忘！可。

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景伯少府少監

敕具官某等，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數求舊良，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箴，善守家法，以爾景伯，其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固爾守，將觀厥成！可。



辛押陲羅歸德將軍

敕具官辛押陲羅。天之光下，被草木，雖在幽遠，靡不照臨。以爾嘗詣闕庭，躬陳珍幣，開導種落，歲致梯航。願自比於內臣，得均被於霑澤。祇服新寵，益思盡忠。可。

高子壽三班借職

敕高子壽。程力較績，國有舊章。命以一官，勉思自効。可。

李肩可殿中省尚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敕具官李肩。醫雖一技，蓋通妙物之神。法有衆科，以助好生之德。故慶好爵，用勸良能。無忘三世之傳，庶保十全之效。可。

耿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敕具官耿政。肇新滌澤，覃及庶工。雖請老以家居，亦先朝之遺事。各從遷秩，以寵歸休。可。

喬執中可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

敕喬執中。漢以郎官出宰百里，今以郡守，選屬列曹。任人之隆，於古為重。有司言爾，資格當遷，其即正員，以茂遠業。可。

卷下

李之純可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

嗚呼！其孰為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以爾具官李之純，始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不移於勢。是用進秩書。敕：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幸于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為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

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瘠之俗，察貪暴之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

呂大臨 太學博士

敕具官呂大臨，大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為法，而恃法以為治，可乎？漢之郭太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為，乃稱朕意可。

羅適 知開封縣 程之邵 知祥符縣

敕羅適等，赤縣之衆，甚於劇郡；五方豪傑之林，百賈盜賊之淵。蓋自平時，號為難治；而况市易始去，適負向繁，彼法初復，農民未信，以爾適學行純固，有卹民之心，以爾之才力強敏，無綸安之意，各服乃事，以觀其能不患不已，知求為可知者可。

杜純 刑部員外郎

敕杜純，用法如權衡，權可以輕重移，而衡不可以毫髮欺。故司寇之職，必有守道之長貳，而輔之以守官之僚屬。汝昔為士師，秉節不同，獨持正議，以直羣枉；往服厥官，無易汝守，以不忍之心，行無心之法，則予汝嘉可。

劉震 知陳留縣

敕具官劉震，縣劇而難治，故有司難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史以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皇伯仲擘 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

敕：祖宗之德，天地並隆，施及子孫，皆享民社。勝衣有朝請之奉，闔棺有茅土之封。始終之間，哀榮斯極。具官仲擘，寬厚寡過，雍容有常，生不勤於父師，沒見思於姻族。既得考終之道，可無追遠之恩。豹尾神旗，守臣之威命。

金璽整綬，諸侯之寵章；服我寵光，以貴窳窳。可。

杜絃右司郎中

敦具官杜絃，士一歷都司，即踐清要，非一時名勝，不在此選。爾以文無害，而宿其業，往服乃事，益茂厥德，以稱朕命。可。

軍  
皇城使裴景知慈州莊宅副使郭逢知階州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知順安

敦具官某等：朕銓擇將吏，視其才力，彊敏可任以事者，必試之治民，苟不知愛民奉法，馭吏而戰士，雖智勇有聞，朕無取焉。爾等皆以考績察廉，號稱明練，薦者交章，故在此選。往服厥官，無失朕命，可依前件。

借職楊晟該差使吳奉雲等各轉一官

可。  
敦某等：向敦邊臣增葺城堡，所以護安民夷，各全其生，爾能相率，獻田出力，有足嘉者，服我爵秩，永保忠順。

呂大忠發運副使

敦具官呂大忠：發運使按治六路，所部幾萬里，持節出使，未有若此其重者也。以爾更練世故，果於從政，屢試劇部，厥聲轟然，是以命爾均南北之有無，權貨幣之輕重，使農末俱利，公私宜之，以稱朕意。可。

蔣之奇集賢殿脩撰知廣州

敦具官蔣之奇：按治嶺海，統制南極，聲教所暨，聳聞風采，自唐以來，不輕付子。朕既擇其人，復寵以祕殿之職，使民夷縱觀，知其駭自禁嚴，以見朝廷重遠之意，其於服從長信，豈不有助也哉。可。

吳安持知蘇州劉理知滑州

敕具官某等：兩河之俗朴，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之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爲能去其已甚，濟其所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服朕訓，因俗而治，可依前件。

謝御村陝西轉運使

敕具官謝御村：治邊者不計財，惟邊者所用，治財者不岫民，惟財之爲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知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可。

李曼知果州

敕具官李曼：蜀之人治蜀，知其好惡，察其情僞，宜若易然。又况於寬而明，和而毅，如汝曼者乎？乃者無實之辭，朕旣察之矣，乘傳西歸，平賦役，省條教，以慰父老之望可。

黎珣知南雄州

敕黎珣：嶺海之遠吏，輕爲姦，非良守令，民無所赴告。往祇厥官，如在近甸，則予汝嘉可。

張赴再任乾寧軍

敕具官張赴：使者言汝爲政有方，民甚宜之，嘗解而留，以慰民望，可不勉哉？可。

皇伯仲嬰贈奉國軍節度使進封申國公

敕：祖宗之意，仁孝爲先，孝故尊，篤於親，仁故閔，勞以事，雖豐功烈，不見於宗室，而令名美實，克全於始終，死喪之戚，哀歎何及！具官仲嬰，少而簡素，輔以溫文，旣克己以歸仁，亦樂善而忘勢，信順多助，蓋大有上吉之祥，高明令終，真旣醉太平之福。建元戎之六靈，錫上公之九章，維以勸忠，豈云虛授。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林邵開封推官

敕具官林邵：天府之劇，古稱難治，非兼人之資，有不能濟。今自通負逃亡，悉歸之四廂，宜若易辦，然夫辦之

易，則費之詳。爾材敏素聞，而以舉用；往助乃長，使治衆如治寡，以稱所舉可。

蘇軾主客郎中王闢水部郎中

敕具官某等，吏惡數易，而事有不得已者，通商惠農，水政爲急，而招攜柔遠，賓客之事，亦重矣！各祇乃事，爲安官樂職之計，可依前件。

王荀龍知棣州

敕具官王荀龍，平原厥次，沃野千里，黍麻之富，衣被天下，宜得老成循吏，以輔安良民，式遠姦慝，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悉乃心，朕將觀焉可。

黃憲章獲賊可承事郎

敕具官黃憲章，勞能之賞，不計日月，爵祿之報，必視首功，宜從遷秩之勞，以勸進胥之勇可。

御侍中丞劉摯兼侍讀

敕：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貴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諱進諷之士，蓋朝夕諛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可。

虞士王臨試太學錄

敕具官王臨，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朕初不知也，而光論汝可用，其試之太學，汝勉矣！朕旣因光以知汝，亦將考汝所爲，而觀光焉可。

皇叔克眷贈曹州觀察使進封濟陰侯

教：先王建邦啓土，必先宗盟，上自魯衛，下至應韓，側室之子，莫不南面；國家自仁率親，專於教愛，故生無吏，貴而富以祿，後亨隆名而告諸幽，忠恕之道，可謂備矣。具官克養，以茂美之質，服信厚之化，雖功名才業，不見於用，而恭儉孝悌，刑于厥官，命以廉車，卽侯其地，皆國之舊，非朕敢私，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趙彥卿彥明左班殿直（以兄殿直寇彥古求樂成死事）

教具官寇彥卿士，不惜以身殉國，朕獨何愛一官，不以收恤其家乎？祇服朕命，毋忘死者可。

駙馬都尉張敦禮節度觀察留後

教：軒冕之來，德量爲稱，外無充醜之容，可以觀德；內若固有之安，可以言量。具官張敦禮，少以經術，秀於士林；雖緣姻戚之選，不失儒素之行。日奉朝請，旣抱才而未試；坐閱歲月，亦久次而當遷。進居兩使之間，增重諸備之選，益礪士節，以爲國華可。

內人張氏可特封典贊

教張氏，朕幼學之初，未就外傳，命爾執業，以侍左右；勤勞有年，條謹寡過；進掌儀範，以旌徽柔可。

故尙宮趙氏可特贈郡君

教趙氏，先朝差擇女士，以輔陰教，侍御左右，罔匪淑人。矧茲六尚之選，必備四教之法，奄焉淪喪，宜極哀榮。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行應圖史，言中物則，彤管有煒，旣傳好德之芳；象服是宜，無愧飾終之典。庶幾幽壤服我寵章可。

馮宗道右驎驥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梁惟簡文思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

教具官某等，爵祿天下之公器也，朕不敢以私暉之愛，而輕用其賞；亦不敢以近習之嫌，而不錄其功。以爾等小心忠孝，逮事列聖，出入中外，劬勞百爲，而宗道以藩邸攀附之勤，惟簡以東朝奉事之久，各遷所寄，加重其

任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依前件。

梁從吉通都團練使入內侍省副都知

教祖宗之化，有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梁從吉，莊重有守，溫良寡過，給事官省，知無不為服勤邊徼，克有成績，改錫戎團之命，進助內宰之政，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

劉有方內侍省右班副都知

教祖宗之化，有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劉有方，溫恭和毅，勤強練密，進從王事，以法令為師，遠安私室，以圖史為樂，進領右璫之貳，益親中禁之嚴，惟忠與敬，乃稱朕命可。

翟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

教具官某等，朕惟四海之廣，一夫不獲，足以害教化之成，傷陰陽之和，故選建守長，必以學士大夫為先。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爾等皆以儒術進，有聞于時矣，其深識朕意，往行所聞，欽哉可。

馬傳正大理寺主簿

教具官馬傳正，哀撤折獄，明啓刑書，理官之任也，主簿雖卑，亦有事於其間矣。爾以選用，其勉服此言可。

張之諫權知涇州康徽權發遣邠州

教具官某等，邊郡之政，兵食為元，郡守之責，文武兼綜。以爾等才力之選，卓然有聞，洽辦之效，見于已試。朕雖招攜求遠，不求邊功，爾當積教訓，兵常若寇至，祇率厥服，往惟欽哉，可依前件。

梁誦供備庫副使轉出

教具官梁誦，奉事之久，累勞當陞，求從外遷，亦各其志。進貳詣使，往黃外朝，益務廉平，以答休寵可。

燕若古知渝州

教具官燕若古汝向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以得郡，蓋可謂異恩矣！巴峽之險，邑居褊陋，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偷爲大州，水土和易，商農會通，賦役爭訟，甲於旁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欽哉！可。

刪定官孫譚鮑朝賓並宣議郎

教具官某等，廷見改官法之所嚴也，歲月之課，保任之數，差若銖黍，輒不得遷。今於汝獨略之者，豈非以制法安令，汝與其議故，歟？祇服朕命，以法自律，無徒知之可。

王振大理少卿

教具官王振，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則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成之論。朕虛心以聽，人法兼用，以爾出入中外，敏於從政，諄平奏獄，審於用律，廷尉之事，爾惟副之。夫法出於仁，成於義，勉思古人，以稱敕命可。

李綱宣德郎

教具官李綱，朕有大政令，使近臣撝領其議，民之休戚，國之治亂，成其手，可謂重矣！爾以儒術，進以邑政，選而爲之，官屬亦豈輕哉？二三臣者，言爾當遷，其服朕命，益祇乃事可。

趙思明西上閣門副使

教具官趙思明，國之宗臣，義同休戚，故文終之後，配漢並隆；梁公之孫，與唐無極；國家佐命元老，獨高尊王，銘勳太常，脩食清廟，爰有近歲，數其中微，乃眷裔孫，尙有遺烈，宜因近侍之請，進陞上閣之貳，勉蹈祖武，副朕懷人，道遠之心可。

李承祐內殿崇班（內臣轉官）



敕具官李承祐奉事滋久，累勞嘗遷，遂齒外朝，搢紳之列，益思忠蓋，毋忝恩榮可。

蕭士元知隰州趙承寧知承靜軍

敕具官某某文武異用，而其道同，軍國異容，而其情一，爾以才選，往蒞厥服，惟少私寡欲，則民自靖，惟奉法循理，則吏自畏，祇奉朕訓，欽哉！

賁光瑞可內殿崇班

敕黃光瑞朕覆養華夷，義均臣子，愛重爵賞，必加有功，以爾昔助王師，遠獲遺寇，歷年滋久，宜示異恩，服我寵休，永思忠蓋可。

文船慶可都官員外郎居中可宗正寺主簿

敕具官某某昔江左二老王尊謝安，唐之元勳，紛陽西平，皆以積德流慶，子孫多賢，布列臺省，為邦之光，今吾太師氏亦庶幾焉，爾等才行之美，所知者深，聞見之廣，不扶自直，宜近而遠，未稱朕意，其歸服乃事，同寅協恭，以究事君親之義可。

皇兄令史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敕爵齒之貴，並隆於朝廷，死喪之威，莫先於兄弟，禮有哀卹，義兼哀榮，故具官令史，端厚有常，靖恭寡過，生不勤於保傅，沒見恩於族姻，宜分竹符，就賜茅社，服予悼敘之寵，慰爾永歸之魂可。

高士永知文州

敕具官高士永自將為守，非藝而渠，不在此選，洽兵欲嚴，禦吏欲明，撫民欲寬，守邊欲信，汝勉之矣，毋廢朕命！

太皇太后再從弟高士瓚高士澗可並左班殿直文思副使梁惟簡可皇城副

使

救具官某等：朕惟坤元成物之恩，雖以天下養，無足稱其德者；故推餘澤，以及葭華之親，左右奉事之臣，雖天地之施，無所報塞，尚勉起孝，以答萬一可。

范百祿刑部侍郎

救：朕哀敬五刑，期協中道，論者志於殺，惟殺之務，則深而失情；識者志於生，惟生之知，則玩而廢法，朕欲情法兩得，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永歎，爰試以事，乃得其入。具官范百祿，少以異材，輔之篤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愛國之言，旋為爭臣，有責難愛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自以為不冤，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可。

朱光庭左司諫王觀右司諫

救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安之憂，然有志之士，猶且不顧忠義所激，憂患可忘，今朕恭己無為，虛心以聽，汝等所論，蓋無虛日，朕亦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言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救：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余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屢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舍怒，而况於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爭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為美談，若乃進則詭詞，退則焚草，衰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王巖叟侍御史

欽：具官某。爾以御史論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心不同，忠言屢聞。考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予維寵嘉之，茲復命爾往貳，執法樂於從善，朕志亦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爾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我純一之政可。

錢鏐給事中

欽：朝廷之政，根本於中書，而樞機於門下。出入考慎，然後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後世有述焉。雖用人惟均，而至於封駁之任，其選尤重。具官錢鏐，文學議論，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工。風力之優，煩而不亂。其服新命，益修厥官。使為政者難於違令，而承流者無所議法。則惟汝賢可。

明堂執政加恩

韓維

欽：朕於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追嚴烈考，以循上帝。七政軌道，四海來格。禮樂具舉，天人並應。非余一二大臣，同德比義，稷和神民，何以致此哉？具官韓維，全德雅望，外為師表，忠言嘉謀，入告惟懼。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烈，足以立倉孺之志。艱難之際，垂拱仰成。宜修舊典之常，均被慶成之澤。同底于道，朕有望焉。可。

張璪

欽：親祠合宮，昭祀上帝。明發不寐，惕然有懷。永惟神考之烈，高出百王之表。選建羣辟，遣我後人。濟于艱難，克有成績。具官張璪，碩材不器，俊德有明。衛上之忠，愜款四世。應務之敏，勤勞百為。迨茲配饗之成，宜均慈嘏之福。服我明命，永肩一心。可。

李清臣

教：祇奉嚴禋，肆行大賚，誠通幽顯，澤被中外。六成之樂，上格於穹壤；四筮之黍，下浹於輝庖。矧余元臣，相成釐事，神人所保，儒學先宜。具官李清臣，德配先民，才高當世，早以天人之學，發爲經緯之文。左右先朝，克有成績。屬余訪落之始，共濟艱難之中，迨茲慶成，均被慈告。宜疏井邑之賜，以示臣工之榮。永孚于休，以稱朕意！

安燾

教：於皇烈考，屬余大器。夙夜祇懼，若涉冰淵！乃者，饗帝合宮，風雨時若，肆青象魏，謳歌聿歸。惟天人之應，萃于眇躬。蓋左右之助，實賴將相。具官安燾，奮自儒術，爲時名臣。變和兵戎，無傷財害民之警。持守法度，有送往事居之忠。迨茲慶成，均被慈告。井邑之賜，國有舊章。與民同休，居寵無愧。可。

范純仁

教：朕出款真室，還祀合宮，祇見昊天，陟配文考。禮樂具舉，華夷駿奔。方恭默無言之中，繫辟公顯相之賴。率禮弗越，肆子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曆名臣之家，熙寧正諫之士。著績西鄙，授任中樞。謨猷靖深，兵革稍伏。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事之勤。降福孔多，推恩宜廣。矧予宥密之地，可無勳邑之加。往服寵章，益敬毋怠。可。

呂大防

教：朕有事總章，升侑神考。四輔在位，百工在廷。曠假無言，各率其職。迨此釐事之畢，匪我仲人之能。思與羣公，均受帝祉。具官呂大防，擢自英祖，休有直聲。被邁裕後，愈彰忠力。入總文昌之轄，手疏警錯之煩。六事所瞻，倚以爲重。三府之議，於焉取平。宜加勳伐之隆，益增井賦之衍。服我休命，思勉厥終。可。

韓忠彥黃履並特轉朝請耶

教：考績之法，三代共由。雖余左右之信，臣猶以歲月而敘進，率循其舊，示不爾私。具官韓忠彥，頥然異材，奮以儒術。典朕三禮，識古人之大全。歷事四朝，有宗臣之餘烈。黃履受材宏深，秉德純固。入踐臺省，休有老成之

風；出領藩垣，送無東顧之念。祇服新命，益脩厥官，尙勵有爲之心，以需不次之舉。可。

皇叔祖克愛，皇叔仲競，並遙郡團練使。

敕：朕不以親廢法，亦不以義掩恩，故宗室之英，雖不任事，而歲月之考，必付有司。以爾具官克愛，篤行有常，率履如一，以爾具官仲競，居寵而戒，好德不同。既累日以當選，非無名而虛授，益務忠敬，以保厥家。可。

王獻可洛苑使

敕具官王獻可，傳不云乎：「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禦侮扞城，亦儒者之事也。」汝以詞學進，而以武幹聞；肆子虎臣，謂汝可用，往服新命，以成汝志。可。

陳次升淮南提刑

敕具官陳次升，春秋書無麥禾，蓋病之也。今吾淮甸之民，夏旱秋水，望熟於來歲，譬如負重涉遠，未知所舍，朕甚愛之。汝自百里長，以才能選，爲朕耳目，其往接視，省刑獄，均力役，督盜賊，去姦吏，使民忘其災，以稱朕意。可。

杜純大理少卿

敕杜純，治獄得其道，仁及幽顯，澤流子孫，苟非其人，災及草木，身任其禍。朕敬而畏之，久難其人，以爾用法平直，守道純固，不以進退榮辱，抑揚其心，故在此選，靡不有初，終之實難，可不勉哉。可。

郭駿開封府司錄參軍

敕具官郭駿，汝昔爲獄官，不撓于執事，以陷無辜之人，坐失厥職，秉義不同，有足嘉者！往隸天府，搃攝羣掾，毋易汝守，朕將鞠焉。可。

林希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况諍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

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汨，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爲先，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聞強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遠聞正始之議論，往踐外制，爲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芽，曩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 蘇東坡外制集終

蘇東坡外制集 卷下

蘇東坡外制集卷下

蘇東坡應詔集目錄

卷一

策略一……………一  
 策略二……………二  
 策略三……………四  
 策略四……………六  
 策略五……………八

卷二

策別六……………一〇  
 策別七……………一一  
 策別八……………一二  
 策別九……………一四  
 策別十……………一五

卷三

蘇東坡應詔集 目錄

卷四

策別十一……………一七  
 策別十二……………一八  
 策別十三……………一九  
 策別十四……………二一  
 策別十五……………二二

卷五

策別十六……………二三  
 策別十七……………二五  
 策別十八……………二六  
 策別十九……………二八  
 策別二十……………二九  
 策別二十一……………三一  
 策別二十二……………三二



策斷二十三……………三四

策斷二十四……………三五

策斷二十五……………三七

卷六

中庸論上……………三九

中庸論中……………四〇

中庸論下……………四一

大臣論上……………四二

大臣論下……………四三

卷七

秦始皇帝論……………四四

漢高帝論……………四五

魏武帝論……………四六

伊尹論……………四七

周公論……………四八

卷八

管仲論……………四九

孫武論上……………五〇

孫武論下……………五一

子思論……………五二

孟軻論……………五三

卷九

樂毅論……………五四

荀卿論……………五五

韓非論……………五六

留侯論……………五七

賈誼論……………五八

卷十

鼂錯論……………五九

霍光論……………六〇

楊雄論……………六一

諸葛亮論……………六二

韓愈論……………六三

# 蘇東坡應詔集

## 卷一

### 策略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盡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停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有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盡國，爲不淺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愛之勢，而無可愛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

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怛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畫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濳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鸞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長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守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一應敵不暇，



不臣。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捨。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失在于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員曰：「宋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預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口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亦不甚簡歟。今有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捐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職也。然後天子得優游

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有所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若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啜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慮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慮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尹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憂，後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補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願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鼎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

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不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鸞，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屢屢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疎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爲知舟楫權衡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劫，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

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廢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衛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躡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勤，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躍矜矜，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一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率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實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懼，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一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慮，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老者，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

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倜儻然抱其空器，而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劍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懼。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齊喙，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慮，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倉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卷二

策別六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上而下。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繫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

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 策別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冀器者以爲不可，是烏足仰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

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蔽也。

策別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感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痛疾昔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嘗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惠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蓄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之者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

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晝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九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借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維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盛，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咎筆，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

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千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旣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考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于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勵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概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 策別十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



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任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旣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竄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避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艱之。

## 策別十一

其六曰：「無俎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其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旣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留。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旣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旣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管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

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費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盜賊，則天下愕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粢粢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雖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

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取。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擘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則其額，無一人得免。自竇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特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贖，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 策別十三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期，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而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難。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鬥之獄繁。天下

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煥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受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敬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

入，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忘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 策別十四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餘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踴躍，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耒，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爲皆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耒，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罰，薄稅斂，省力役，以懷遁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

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 策別十五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嘗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

役者，割繫敵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井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亦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愈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 卷四

### 策別十六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



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旣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養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銷耗鈍眊，蹇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因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閭門，論戰鬥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有，而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入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

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 策別十七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發。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膏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游。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覺，輒殺，矜相率而鬪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厲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其次輕之，其下罪三月，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

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雲霓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有入於刑，而聞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彊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愛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 策別十八

厚貨財者，其別有七：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

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憚憚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虛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闕，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武勇，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俱見而無遺，若入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入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資，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者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願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犢

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廩長。廩長立而爲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季。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輪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備。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旣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

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夫天下未嘗有戰鬥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贖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嗾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入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居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 策別二十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鼯鼠之所蟠，狎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

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紛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至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竄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蔣，終日而畢，觀七人，實三人耳。蔣買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

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 卷五

### 策別二十一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鄴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旣以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旣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旣以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屨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靡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乎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



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益以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方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入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楛。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門戲笑，卒然之

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願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用者，徂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家，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賞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愛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入益艱，賢不見者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二十三

二虜爲中國患，致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亡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備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

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實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覺，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以權在人。嘗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餽餽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鬥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鬥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

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擣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慮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異之所以隸楚，而隋之所以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諸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鬥，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繼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受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氈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置爲藩池，大倉庫，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

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若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韞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閭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闕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紛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儼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違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官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樗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象，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違適，皆欲洗滌腥膻，以觀上國。

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噬寔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一旦之意，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變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憚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以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 卷六

###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取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



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愠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俛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愛惠也。夫惟愛惠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衾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

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罄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罄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罄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罄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箪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入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入之中庸也，小入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入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入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蹢躅僚僚，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傷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入，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

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下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纍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冀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特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

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爲之先。故君子怒而勢不倡，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許，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卷七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同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粢豆簋簠，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

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取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因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齷齪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化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墨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識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曰：「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肯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

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有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願感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入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裕。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入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魏公必不能用官之奇，齊鮑叔知齊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臧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袁術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

故有所重發，而襄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襄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北，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取夫取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其爲賢，以臣放君，天下不以其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其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其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人爲後世之備，君急於爲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有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奮翼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旣以樂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

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泥於文王之有王乎？詩曰：「虞尚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籍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虞聖人之不幸也。」

## 卷八

###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子、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矣。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入爲伍，五伍爲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人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入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

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入陣者，先生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遠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羞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慙，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北，而三代什五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其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求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

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得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尙徒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與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二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有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讎，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讎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

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懼，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之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蓋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一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夏醫之用藥，烏啄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毒，何也？投之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闢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關之不克，將擁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矍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至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聞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

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有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以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未嘗言之矣。而未嘗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而止於夫婦，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

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快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讓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一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卷九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刻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一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肯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嘗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稷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疆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鬥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嘗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



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專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決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澹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

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若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闕廢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慤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畏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投書於圜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

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辭讓，而深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愛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乎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以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卮，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宿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

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 卷十

###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勉強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

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驕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効，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

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謂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發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 楊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雜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穀，柔者爲輪，大者爲樞，小者爲柄，稱之不可以爲樞，輪之不可以爲穀，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雜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

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嶽，文王之不勤，瞽瞍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於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袁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南收荊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

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環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尙爲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欲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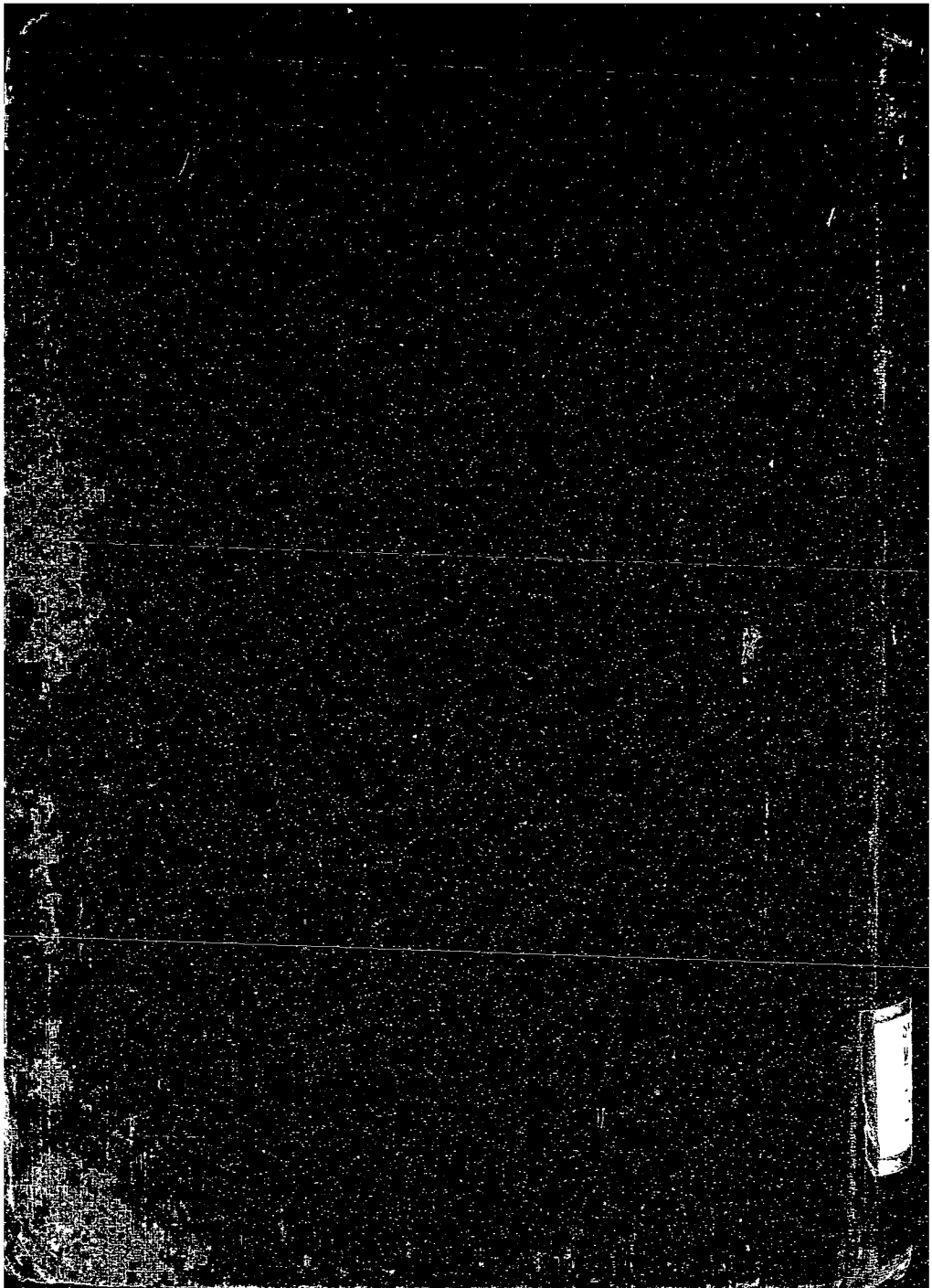
###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珂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門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感，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



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入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宣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一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邪？

丙29



蘇東坡奏議目錄

卷一

議學校貢舉狀……………一  
 諫買浙燈狀……………三  
 上皇帝書……………四  
 再上皇帝書……………一四

卷二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一六  
 上皇帝書……………二〇  
 乞醫療病囚狀……………二三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二五  
 乞罷登萊權鹽狀……………二六  
 論給田募役狀……………二六

卷三

繳詞頭奏狀六首……………二九  
 范子淵……………二九  
 吳荀……………三〇  
 沈起……………三〇  
 陳繹……………三一  
 張誠一……………三一  
 李定……………三二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三三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三三  
 薦朱長文劄子……………三四  
 論樞管坊場役錢劄子……………三四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三四  
 議富弼配享狀……………三五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三五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三六  
 乞留劉攽狀……………三六

MG 1214.42



3 1764 7726 7

27 13

蘇東坡奏議目錄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三七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三七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三九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三九  
 論冗官劄子……………四〇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四一  
 又……………四一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四四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四五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四五  
 薦布衣陳師道狀……………四六  
 乞留願臨狀……………四六

卷四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遠劄子……………四六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四七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四九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五〇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五一  
 又……………五一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  
 劄子……………五三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五三  
 貢院劄子四首……………五四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  
 使臣交替……………五四  
 奏劾巡鋪內臣陳億……………五五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璨等……………五五  
 論特奏名……………五五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五七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五七  
 乞不分經取士……………五七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五七  
 御試劄子二首……………五八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五八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五八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六〇

### 卷五

轉對條上三事狀……………六一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六三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

議狀劄子……………六四

乞郡劄子……………六六

辨舉王鞏劄子……………六九

論周禮議配享有劾劄子二首……………七〇

又……………七〇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七二

薦何宗元十議狀……………七三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七四

論行遣蔡確劄子……………七四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七五

### 卷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七六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七七

乞賜度牒脩廢宇狀……………七八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

詩賦兼經狀……………七九

論高麗進奉狀……………八〇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八二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八三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八七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八八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對出糴濟飢等

狀……………八九

諭葉溫更分學度牒不公狀……………八九

### 卷七

乞開杭州西湖狀……………九二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九四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九八

蘇東坡奏議目錄

四

應詔論四事狀……………九九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一〇五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一〇七

卷八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一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三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四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五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七

進何去非備論狀……………七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八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九

乞擢用劉季孫狀……………一〇

乞子珪師號狀……………一〇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一一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脩表忠觀及墳廟狀……………一二

卷九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一四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一六

杭州召還乞郡狀……………一七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二〇

進單鏐吳中水利書狀……………二〇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二一

再乞郡劄子……………二二

乞將上供封椿斛對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二三

乞擢用程遵彥狀……………二四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二五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二六

辨題詩劄子(奏狀附)……………二七

錄進單鏐吳中水利書……………二八

卷十

帛省論入丈瀆利害狀二首	三七
又	三七
奏論入丈瀆不可開狀	三八
奏淮南閉糴狀二首	四一
又	四二
乞賜度牒糴斛斛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四三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四六
乞賜光梵寺額狀	四八
薦家室令時狀	四八

卷十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	四九
一處行下狀	四九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五八
論倉法劄子	五九

卷十二

論網楮欠折利害狀	六〇
乞罷轉般倉斛子倉法狀	六四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六五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六五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六七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六八
乞擢用林豫劄子	六九
乞贖贈劉季孫狀	七〇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效乞別與推恩劄子	七〇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七一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七二
再薦宗室令時劄子	七三

卷十三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七三
又	七七
又	七七



蘇東坡奏議目錄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七八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七九  
 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八三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八四  
 奏馬激不當屏出學狀……………八四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八五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八六  
 謝宣諭劄子……………八八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八八  
 申省議讀漢唐正史狀……………八九

卷十四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八九  
 乞降度牒脩定州禁軍營房狀……………九一  
 乞增脩弓箭社條約狀二首……………九三  
 又……………九九  
 乞減價糴常平米賑濟狀……………一〇〇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一〇一

六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一〇二

卷十五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一〇三  
 代滕甫論西夏書……………一〇五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一〇七  
 代李察論京東盜賊狀……………一〇八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晦子孫劄子……………一〇九

# 蘇東坡奏議

## 卷一

###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狀奏，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入，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

諸歷言之。夫欲與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晉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傾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實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願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綰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

取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竊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捉。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彌世糜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聞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輔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官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以更索，惡其厚費，何如勿買。且內廷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

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憤侵擾，恩德已厚，怨讎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權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察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入主且猶如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損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謁李太亮，獻其名麻，太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探鵝鶩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鑠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述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各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

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翫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當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諫，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入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入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入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入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無財則貧，入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有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險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

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歲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入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布列千金以贖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循謹，應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與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與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靡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兪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遽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入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選深，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揭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致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實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入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獨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稊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阻，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



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入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悍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受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禾蕪。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粟，粟，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亦不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下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如雇，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田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里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

過三日；三日之履，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苦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妨。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而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言：「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言交易？此等搬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必有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方之民自足，無專尉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貨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習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舉，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叛，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熾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徒貴，就

賤，用近易遠；然而度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宜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糜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大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入，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官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有亡國之憂，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師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郢文，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倫安而王氏之覺生，宣宗收燕趙，復何瀆，力強於寇武矣，宿兵而虜勦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

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贏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贏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効，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遽，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蕩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調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饑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堯圖，奮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任爲有德，則先王之聲，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愛其不可以爲忠之名，遂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尙須慮此。况其他乎？世嘗

謂漢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入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有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綽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爲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若更險阻，計析豪釐，其間一事整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辭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

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譴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惜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稽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簡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有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斂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受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受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莫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驅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日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義，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入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試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

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sup>三</sup>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於酌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sup>三</sup>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嬖孽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寬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慮不慮，不慮不慮，不慮不慮，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sup>三</sup>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愛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殽，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

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一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發勸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渝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謔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煥發德音，洗滌乖僻，遣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扞，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入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入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追逐老病，至使成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弛放，年近五十人入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外不敢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創舊恩，示不復用，所創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詒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



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怒，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虜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卹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卹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卹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卹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徒義修厲，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愛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紆之徒，更相告誦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宥，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卷二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十一月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

補萬一。謹按：山東自前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有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譖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常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鉅竭則輟取，辱亡則齧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鬪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除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儆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

不會種，即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令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矣。且天上無甬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入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幸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權，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羨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解寡，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為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赦兩路，應販鹽小密，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窰戶及長引大客，令上屋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密，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為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勅，勝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勝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為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

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一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與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費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入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二、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入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改？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劫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喪主，免死無疑，且不傷喪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喪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斃主，或驅靡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若營餽糧而已。欲乞令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方，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必爲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致

關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損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懷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帝皇書

元豐元年十月日，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權輪河北，餅竭則壘取，昏亡則齧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櫓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楛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

以其地形便利，入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自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鎔，散冶戶之財，以嚙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鬻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茲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府軍，見閱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所州山谷重阻，爲道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肯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

不敢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備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葶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筆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關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子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嘗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竄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鸞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

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番夫，剛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醜餒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滑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承暉之後。盜賊蠶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日，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警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瘵死獄中，何用心道人道也。」



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毋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妻，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為姦，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為今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繫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狀，令衆官參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慘虐，或謀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鬪，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罪。况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為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囚病死，則條貫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聖意，因其小不通，輒為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為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能必，吏且懼罪，多方以求免。囚中有疾，則責保門，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在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

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寬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鬪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等，失四以上爲下下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司者，聽人拾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入獄。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且保明以申州委監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杖六十分，故失爲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且募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馳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寧、鄆州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屢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濰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

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虞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權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權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鹽稀少，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爲生，大半去爲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今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費，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費，即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有一頃二頃爲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卽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旣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大遠，卽久遠難募。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仍及所定頃畝。（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及所定頃畝數目亦可。）卽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卽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卽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召人投名應役。第二等已上入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等第不及，卽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保。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卽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得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卽須先勒本戶人承佃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攤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留寬剩錢斛，以備它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三十二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鏹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爲魏立征稅之法，號爲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爲己任。及威事隋文帝，爲民部尙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爲人臣，尙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爲武王周公之事，而况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蒸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卷三

#### 繳詞頭奏狀六首

#### 范子淵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脩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有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訖，別無行遣其兗州。又是節錄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爲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伏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吳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沈起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敘朝散郎，監獄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搆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讐，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絨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天下傳誦，以爲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卽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莽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莽，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罪釁併歸於莽，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莽繼之。法有首從，而莽吏幹學術，猶有可取。如起入村，猥下素行，險峻廣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爲笑。知杭州日，措置爲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覲等違法燕飲交歡，靡所不至。朝廷用莽，既不允公議，而况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爲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不敘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寃，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爲起等輩乞敘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陳繹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吏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勸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紗木胎者，貨易入己，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賊一疋二丈，合准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繹曲庇何德順弟，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穀養白鵬，係竊盜自首，不盡贓罪杖。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略曰：「蔽罪至於除名，論賊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責任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



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姦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再詳陳澤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來累該霽恩，登極大赦，其敘法止於散官，即與其他賊犯不同，既以貸其餘名，今復興之大郡，將使貪墨無取，復盡充民，非朝廷爲民設官，慎選守長之意。

張誠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葬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官觀，已贓物聽，况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道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着，即合置司推鞠，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方屨腰帶，緣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密院副都承旨，當直入從，皆可考驗，及慮棺槨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爲誠一等私竊收藏，其族人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

李定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

奉聖旨：「率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卽止是身負大惡，今旣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卽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卽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爲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聖旨，切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卽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誤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疎闊，又况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旣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

###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申：右軾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論，卽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論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覿、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閨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調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論樁管坊場役錢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應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樁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入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如府縣，即縣申提點司，提點司申戶部。其有餘去處，不得爲見有餘，分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爲見不足，將合招募人，却行差撥。乞詳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勸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爲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爲重。士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爲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概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即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承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合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紳于忱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勅節文中書省尙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勸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勅以韓琦會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特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脩食。清廟歷選勳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諫，操術闕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過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右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不

以爲然，臣等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不許。經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恣，終執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駁臣所論，蓋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卽執政所欲立法，無緣得成。況今來季限已滿，諸路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藉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聖旨之罪，亦乞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軾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永給事奏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謬，決難施行。所有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日已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放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放，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瘡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放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同。此皆朝廷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放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爲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放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俟誅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仕，古今通議，非獨入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爲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卽須朝廷有非常之政，而其人又有絕俗之資，才望旣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應感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同。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割，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爲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勸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鈔割，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卽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

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况二聖恭己，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循，稍加損益，欲行於膏腴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况子弟欺誑父兄，入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旣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入戶，情願請領，未勉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買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歛，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况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舊乘君父之尊，負故欠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入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議議。兼近日簡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茲臣

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况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爲七。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奉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諛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勅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五年十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輒歸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



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惠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冒昧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論冗官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爲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卽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二十五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內中數目，立爲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卽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卽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

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爲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取進止。

###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入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稱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况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臣言，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

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勸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赦，臣亦有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舍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愛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意，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機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

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飴！今乃以爲讒諷先朝，則亦疏而不近矣。且非獨此輩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有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此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約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

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仲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欲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狃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官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旨。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前連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略。切謂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來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已當繼之，已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止。

###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詔，臣愚亦恐有是非昔之嫌，故其略云：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爲過，於昔爲稱也。不悟文詞鄙淺，未盡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爲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任待罪之至，取進止。

###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祕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于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濫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及考察旂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傳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儻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遷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卷四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

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緡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匪莫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



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諳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擊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頒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諳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有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科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勸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東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遠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有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慮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

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一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一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一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况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令在弭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長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至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旣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詔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旣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

其稿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吏民，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以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者，請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有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曰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一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策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與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首蒙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道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誣，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己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潛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辨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質，勢未能動，而心伴斂旣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危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斂旣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有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旣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範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爲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訛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錫所駁，極爲未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即無譏訛之言，不知君錫何

以見其譏訕也？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同，毋悼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同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爲進退，不可一一指爲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略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爲少。」又云：「一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爲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賦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聞，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臣已與劉敞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繆。緣祖洽及第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爲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爲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爲不少。」今來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已來，至於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虞。」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爲不可，故行減落。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大雲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元祐三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雲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越時不及，即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越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爲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騰錄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爲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騰錄，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騰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式，搭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 大雲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雲過常，援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浹汗之澤，單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雲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庶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爲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惑，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

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疏道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今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若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爲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責，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元祐三年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戒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稱是傳義，聞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入卷子，與衆官點對，得逐入試卷內，有一十九字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人試卷點對，只有一十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

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揚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內臣並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披恨，羅織舉人，必欲求勝。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利尙有一十五場未會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元祐三年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劄之洪烈爲復，是洪烈爲復，是洪勳。」其王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使作傳義，未爲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 論特奏名

蘇東坡奏議卷四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猶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為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往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尙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廷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贖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羅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惟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為授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恣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亨父爲試官，非理凌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詞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袖，衆證以成其罪，其間不免冤濫。近者內臣石君召鄭永崇、陳健，非理搜捕，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即重行責罰，以稱朝廷待士之意。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條貫，分經取士，既於逐經中，經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少，即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數。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爲去取，取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奏爲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

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實，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考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爲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辨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爲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與詞訟爲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苦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實，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祗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閣門偶失檢舉，不令上殿，自此遂爲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祇候放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陛下親發德音，以爲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有犯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譽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錄，遂使過省舉人，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既濫，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來一次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司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貴上無姑息，下絕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仍告諭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別試第一人，國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各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竊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明行修，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料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與人，不復愛惜，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特奏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一入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策，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繆。須有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策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愛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為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策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實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入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致羅織語言，巧

加昭職，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獻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飴。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祕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

## 卷五

###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表：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嘗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庶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蕃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惟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共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

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聞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懾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優渥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闕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願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

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嘗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舉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會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卽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嘗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元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微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



而樂，辱劓譏之，莽衷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乎？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旣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實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災沴，與日同度，大史奏言：「當旱，」旣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爲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災沴退三舍。元豐八年，災沴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災沴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感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

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變體量其事，變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憲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泉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果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刑體，以爲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曰：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爲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爲仁乎？大抵爲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

私財力舉爲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已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入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爲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探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與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爲學士日，有脩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問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爲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慄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爲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

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旣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柔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市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重，而槩附會隱庇，臣弟鞏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誣，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如誣罔，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觀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鵠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推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杆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到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有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

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劉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澤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愛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臣今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讒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草，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惡，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懇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駟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旣以附會小人得罪，近復擢爲監司者，蓋畏挺之之口，欲以苟悅其意。正如向時王岩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荷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爲諫議，天下知其爲岩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爲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

純仁，皆吞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劾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爲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學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邪，及離間宗室，因諳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疆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况鞏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探戰越取

進止。

貼黃：臣會親聞司馬光稱靈忠意，及見光親書簡帖，與靈往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稱舉之賢，真迹見在。

###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劾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祠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疎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為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行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謹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安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旨揮，竊以為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葉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為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域。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况可塵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石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奉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蠱，得全首領，以為至幸，豈可與尋常一嘗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猶稍引用，以行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為修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部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表（犯御名）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種，章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種蠱蟲小臣，而敢為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



南王當復誰禪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真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循禍患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爰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捷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恣，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啻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實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圍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蹶蹄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

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嘗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啗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四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蓋爲蜀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土重遷，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慰答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一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入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僚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譏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令有司置獄。追確根柢。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一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爲輔臣。嘗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榜朝堂。一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讖。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忝位僭言。謹伏誅。取進

止。

###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長滿盈，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訶，極數其凶惡，而弟勸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同，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鄂州教授周禮以小臣而為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搆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為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毀，聖明在上，瘖鳴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卷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專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會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貨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費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旣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待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

乞詳酌施行。

###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絀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十餘貫，元納專典枷鑠鞭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牽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爲首，糾率密行葺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異、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拊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噉，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入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絀絹，共三十七疋，章等爲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絀絹納官，今年本州爲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拊撮專揀，扇搖衆戶叫噉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絀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退，尋拊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拊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竿擡起，喚衆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

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異之子。顏先充書手，因受贓虛宿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侍計構胥吏鬻入，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舍忍。本州旣以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通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勸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剝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

###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鐘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旣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河作中和堂，梅摯作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歌仄傾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

及聞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顧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壞壞，須至脩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劉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摺，使爲小屋，若頓行毀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愛愛臣子，存卹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頹牆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卽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銜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尙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詞爲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未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尙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



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大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有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狂誕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舡，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靡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賞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稱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有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負肩之喜，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載，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

令壽介等齎議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淵闌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淵闌梨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若簡之禮以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虞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載者甚衆。訪聞徐載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姦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載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云。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齎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貌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淵闌梨，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議天手下侍者，

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貨，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貨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舡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船歸國，更不差人舡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朝廷帑庫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季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筆畫，准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刷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趕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鉅東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飢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糶，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糶。以此斛斛薄貴，小民乏食，欲望壘慈，愍此一方蠲糶。熙寧中飢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廖，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爲見明年旣得寬減，僥倖替

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簇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對，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趁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勸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卽令提轉，疾速契勸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糧，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待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願者。質庫入戶，往往盡閉。若得官錢三二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絀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姦民，結爲羣黨，與販私鹽，急則爲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與販，猶未甚衰。深恐飢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重，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贖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姦惡，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勸會熙寧中兩浙飢饉，是時米斛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入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爲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

州郡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閒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為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錢，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合役空閑人戶，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為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舒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姦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將為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戶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很多，以此濶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裕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為不通。前史稱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為不刊之法也。臣身為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實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年。諸州路軍，尙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勸令在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即鄉戶衙門，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入，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入戶依條理，當本戶色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充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門，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入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爲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入，如李承之、沈括、吳瑄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爲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入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即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入，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旣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入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入戶，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准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姦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入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旣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來，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

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門，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即取勘于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門，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裁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劾節文云：「看詳鄉差入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招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門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據未及之戶，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今後遇有支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許。」

臣今看詳諸役，以二年爲一番，向來指揮，如空閑入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入戶，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紛相告云：「向來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年，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聞遠邇，深爲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僞爲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爲朝廷詰之：入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雇嘗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賺錢數，見得寬剩，便行釋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釋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入戶，正以應役爲苦，而六色入戶，猶以出錢爲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

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准備外，一文不合椿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如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太優，與六色入戶相形，反爲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椿留一年准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椿留准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入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黃：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入戶，官吏隱庇不差，却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爲斷，爲復參用物力高下定差，既無某決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爲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干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



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院等處，既是衷私捨施僧院，即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惡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浙淮官私，逼擾攪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資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船船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姦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近爲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舡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船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同贈物色，卽量度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來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一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卽時差撥人舡，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麵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舡舡，卽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舡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勸，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降度牒召入中斛斛出糶濟飢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糶。除本州倚郭略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石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米尚不了兌充軍糧，更無緣出賣。此外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卽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勸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擊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末，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入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飢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于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饑谷之民，將堅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論葉溫叟分學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溫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勅：勅會兩浙淮南諸路見係災傷，民間谷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斛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斛數多，不能周足，牒奉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學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斛，或見錢糶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斛，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今依准勅命指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勅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誤者，當司契勅杭越蘇湖常秀潤衛黎等州災傷放稅，除衛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稅錢數，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勅旨，為兩浙淮南諸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學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勅旨，即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學，仍須參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學。今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受得上件勅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璠商議，便一面擅行分學。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斛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為飢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斛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斛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輕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糶，方免餓殍。今來聖恩愛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分學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潤州入戶比杭州十分總及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溫叟公違勅旨，任情分學，須至奏陳者。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為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召入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

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朝廷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爲轉運使葉溫更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溫更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爲侍從，出使一路，溫更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况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糶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誘奢，本以糶官米爲取，若非飢急，豈肯來糶。此皆溫更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而溫更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瀰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但係溫更所定，賑濟州郡，即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溫更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况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失私意，專制多少。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常平錢米足用。今來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旨分擘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溫更必是遂非不肯。

應副。

卷七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與成敗，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瓌汝南鵠隙陂。父老怨之，歌曰：「瓌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甃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蒔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蒔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蒔積，如雲霧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禱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州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蒔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灌十五頃。每一伏時，可灌五十頃。若蓄淺及時，則瀕

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莢莢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威，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庸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蒔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錢糧，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尙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兇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未募廣，蒔合之地，尙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勸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舊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蒔根悸動，易爲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蒔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闔閭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壞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方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土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籍，圍圍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訊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湖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壘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激，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曰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湖。又况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平，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蓄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坊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

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尙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蕪蕪，亦緣此暴貴。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功，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芡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舡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鐵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今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蕪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芡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開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芡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鈴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芡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關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洩騷擾之患。而芡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洩，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芡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澀，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芡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會開洩，此已然之明効也。」芡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芡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對門一所，一灑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窰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對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灑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灑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



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開闢曲折之間，頗作石樞貯水，使民得汲用，滌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一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俱，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與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軾同畫肇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埭石培築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邇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堰塞幾半，水石日減，莢莠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勅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慮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入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循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其略曰：一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莢莠壯猛，雖盡力開撿，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莢莠，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滂瀟，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莢莠田變為菱蕩，永無莢莠壅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莢莠，即許人剗質。但使人戶常憂剗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每功約開莢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飢民與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雇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難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聲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紅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莢莠，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功去訖。今來有合行

起諸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得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舡，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堰塞開洶搔擾之患，為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為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為入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拆除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入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入戶相率經州，乞據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為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入戶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焚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入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為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文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樹割葑地，如田陸狀，以為疆界。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為四至，不得以樹葑為界，如違亦許人割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葑葑，盡變為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為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

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入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蕒，即許人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蕒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錢塘縣尉府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菱蕒，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葑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蕒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闕。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勸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執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奏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飢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斛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勸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卽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兩浙兩路，去歲災傷

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况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卸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樂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渥，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汗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聖旨，盡用振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與功開洵。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踴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憐臣孤忠，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以全臣子。

###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試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略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貼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

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廷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味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籍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費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入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獨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勸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勅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尙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勅，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謹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沿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爲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旣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除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巧爲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壘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有能爲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旣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爲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閔，妄意分別，若果如申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愛恤，元初恃頑狡，與官爲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

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緩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勅入戶欠市易官錢，將棧店屋產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爲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尙書戶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今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實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迨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怪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爲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依然尙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專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爲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實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卽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略元奏，爲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爲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卽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曾申明省

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折。緣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司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入戶行造，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買囑隣里，尙復多方指撻，以肆規求，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人戶，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司，及有一戶二戶旋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卽五年之久，未足爲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姦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旣不鈞察，官吏亦恬不爲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俸姦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姦吏無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貼黃：契勘熙寧四年以後，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入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卽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會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旣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爲小民誼，諱羣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爲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遣之離業。又自收其粗利中間，以至係繫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差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尙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月旣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

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有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實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匹，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冀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願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爲，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千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勅，諸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鄰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千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况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剗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棄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爲，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



退費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鄰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備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勸當，必是巧爲駁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如天降甘雨，爲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爲痛惜！而况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爲姦，威福平民，臣爲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歟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忝少慮，言語粗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產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嗣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勅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况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入，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爲忠，度僧爲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爲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聖算。其賢於放生度僧亦遠矣！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臣言狂妄，

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件奏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薄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觀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飢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循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解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解，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歸住糶，米價自落。又有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谷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當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種。

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已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入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璠，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舡棧撈，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穞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費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與羅紉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糶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糶，米必大貴，飢饉愈遠，和糶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鬪鬪，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慮，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救？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

合與不合，準備當平斛斛，出糶救飢。如合準備，卽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舉並，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糶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相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况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救濟其飢餓，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飢荒之虞，遠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相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飢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飢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爲害，

蘇東坡奏議卷七

一〇八

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例皆出糶，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糶，準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糶，常平斛，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拯救，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續聖聽，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蘇東坡奏議

## 卷八

###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臬州百姓徐戡公案，爲徐戡不合專擅爲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却受酬答銀三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構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爲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戡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搔擾州郡。况高麗臣屬契丹，情僞難測，其徐戡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聖旨徐戡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準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戡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予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構密熟，爲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戡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靡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須索假借，行市爲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飢民，

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姦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盡一利害開奏外，勸會熙寧以前，緇勅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舶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熙寧緇勅，稍稍改更，歷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緇勅，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姦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播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實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爲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實畫一如左：

一、慶歷緇勅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壙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緇勅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壙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緇勅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仍備錄船貨，先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盤公憑訖，却報元發牒州，卽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新羅并登萊界商販者，各徒二年。

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網船，非明州市舶司，發而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劄節文：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海商船者，以制違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州，即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

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入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禁以堪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爲驗實，牒送願發船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發船州住船公據，納市舶司，即不請公據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勅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爲害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拉帶諸蕃附船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載、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國姦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聞，乞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斛，出糶救飢，如合準備，即具諸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碩，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



流亡，結罪聞奏。」今准尚書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勸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候勅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施行，內相度仍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符內，止是節略行下，既奉聖旨依奏，即未審元初並依臣所奏，係有司節略爲復，只依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切緣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滅裂，須至再具申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勅：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勸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半月。本司今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勸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斛六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貴間，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即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流殍。今者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糶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稅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糶取足。又本州須經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糶，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糶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飢，本司必須

奏乞減價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飢，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郡，今年必須和糴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年出糶。沿價高本重，至時每斛只減十文，亦須坐失五萬餘貫，而况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欲乞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一半，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絀絹上供，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收糶得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常平本錢。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爲惠不小。勸會去年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准劾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檢放秋稅，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卹，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一、勸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上供斛斛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熙寧六分之一。然及時濟用，倉廩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來勸會蘇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傷，入戶披訴已倍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入戶闕食，亦恐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斛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愍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餽，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聖明以一方生靈爲心，非爲苟寬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况所乞數目，難廣，而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飢饉已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近准朝旨，今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準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戶，本司已具二事聞奏，乞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碩，準備及補單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斛，於正月以後，便行出糴，平準在市管便，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運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戒約專對，不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蓋是蘇胡常秀，大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見今訪聞蘇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災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為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來年難為出糴。若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糴，必有流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略具事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鄰路，摩畫斛斛賑濟，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鄰路無備，臨時摩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半，如蒙施行，即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司今年諸州糴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飢殍，為愛不細，欲乞聖慈，過為防慮，特勅發運司相度摩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揚州樁管，若令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糴，即令發運司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糴，即就撥充本路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即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

放秋稅分數，即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爲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賑民間有錢，尙困無米，餓死數十萬人。況今民間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望聖慈深爲防慮，若來年入戶元不闕食，不須如此摩畫，則臣不<sub>一</sub>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詞。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請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尙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尙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奏，尙書省。

###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

承奉徐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管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擢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送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覈如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遠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爲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闕食入戶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內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糴平糶市價一事最爲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糴猶可以平歷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斛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遍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廩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爲甚提刑司已指廩本州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糴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新糴不多即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少不能平糶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斛散與飢民則爲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損丘山大爲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

行收糶，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賈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爲可惜。若便爲減價住糶，正墮其計。況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卽無收糶，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誤來年出糶大事。所以須至別作擘畫，仰訴朝廷。緣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糶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糶，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卽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勸會淮南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勸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於去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仁聖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糶糶米，以備出糶，每斛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糶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小民艱於收糶，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一貼黃常平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奏乞指揮諸路，專行糶糶，不得別將他用。如招募飢民，興土功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卽漸耗散。伏望朝廷留意。一杭州裏外見管義倉米四萬餘石，準備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州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將上件義倉米盡行俵散，亦未能盡濟飢民。惟是開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增長，卽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起請，欲乞將常平米除係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餘並每斛減五文，內係今年貴價收糶者，每斛減二十文。足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一處出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足外，尚有剩數，亦

許撥填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飢民，普得賤米喫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况自有條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饑饉已成，疾疫已作，仁聖在上，必須廣作舉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糶，則米價不長，億萬生聚，人人蒙賜。緣今年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內，便得開倉出糶。

###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勸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甘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遵增置一

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始滅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翼遷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爲利甚博。臣爲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爲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爲管，易致廢壞。」遂肇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度，若非子珪，心方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遷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效。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卽乞以惠遷爲號，取易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義。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入戶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尙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進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朝廷力行仁政，不爲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在在有富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之往來，常



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賣，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尙不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入戶一蘇，三二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所補不小！

###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表：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內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承遠住持，并臨安縣界武肅王錫等墳廟一十一處，今召到本縣淨土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自然例主管。又堪會得文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賜觀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承遠住持，漸次修葺，兼得就便照管墳廟，不至荒廢。奉教依奏，其錢塘妙因院，特改賜表忠觀，為額，并臨安淨土寺，令尙書祠部，每遇同天節，各特與披剃，宣行一名，又准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壙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右奉聖旨，宣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子杭州准此者。臣

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內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實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產等實錢，年納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實錢支撥修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內，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為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壞，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備。若每年只支得五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損去處，又為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壞。自熙寧十年檢計，只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為之修完，猶不為過。而况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十四年，表忠觀既未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為空言。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即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俟明申州。所貴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如蒙朝廷依奏，即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樁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氏

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卷九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藉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鑑信及福建路入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淤折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入，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一貼黃：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

又有新河以北，江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爲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畝一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漚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險，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險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貼黃：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入細計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筆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謂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險，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知。」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近日呂梁之險，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

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爲潮水所衝齧，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爲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即脩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有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吠，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鬪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藿食之，又爲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經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飢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糶，官吏欲差船載，未下鄉散糶，即所須數目浩瀟，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間，必不乏絕。又自今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卽農民須趁初夏，秧種草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糶米接濟。見今已有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糶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放運，兌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令起上供，并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糶賣斛封樁，準備移用，送戶部依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糶。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錢，收糶壹斛，雖是貴糶，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

應施行，只以米貴爲詞，更不收糶。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飢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却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上供米二千萬石，與本路內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糶。切緣上件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久已樁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經五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間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執奏，未奉朝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飢殍之勢，極可憂畏。既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爲己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憐一方，特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糶，無可兌撥，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樁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糶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飢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即恐須於別路運致錢米，累雖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切緣臣元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糶，訪聞揚楚之間，穀熟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聖勩恤，及臣元奏乞本意。

又貼黃：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糶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况上件出糶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

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復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聖心，速降指揮。

### 杭州召還乞郡狀

蘇東坡奏議卷九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遠同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皇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有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有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梳，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事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會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導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伸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

一、始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同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廡，羅織謬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謫，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做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未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同，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這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俯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



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險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必致當途怨怒，愈爲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望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丞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合奏請者：

一、竊見上清宮，元係太宗皇帝勅建於慶厓中，遭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下。

一、今來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錢物，并今來內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今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賜錢修蓋成就，指乞賜領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未委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

一、准敕差臣書石，合書家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進單鏐吳中水利書狀（單鏐書附卷末）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滯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獨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快，隨輒滯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餽塞故也。自慶歷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冗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噓不快。江水不快，敷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埋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噓，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旣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錡，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湖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它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錡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蘇東坡奏議卷九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敕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議，然終非本意。况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慮，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願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鞏漏泄密命，緣此再取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必須言。臣并及弟鞏，鞏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屬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忝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願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施行。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爲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掙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

### 乞將上供封椿斛，科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弊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未易度量。其人雖號柔弱，不爲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得蒙將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

殍。蓋緣官物有限，飢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絕，大誤飢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糶，不免流殍，蓋亦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蔡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汹汹，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地頭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瀾，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錢應副浙西諸郡糶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糶米五十萬石，蒙聖恩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一百萬貫，令糶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為詞，不肯收糶。去年若用貴價收糶，不過每斛七十足錢，盡數收糶，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誤，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為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爲先，以才用爲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取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學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二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甚，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爲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探索，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寬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同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證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贖求臣罪，未有所獲，只自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恩，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揚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勛，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

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擊剽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恹恹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買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為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為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適狂見君錫，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慮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備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愛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為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鑒肺腑，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為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即須羣

起力爭，喧憤聖聰。」又弟鞏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詞恩命，以全進退，即不知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遜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遜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遜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此文學議論過人，宜爲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遜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之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爲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右臣既備位從官，弟鞏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諍及國事，臣不合輒與入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鞏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帝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



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託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爲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畧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錄進單鏢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滯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墮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聞有患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歷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

鎮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樟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同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一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一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鑄視其述，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入，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豈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尙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鑄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鱉處之地，低圩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遙，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卽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瘠，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互荆溪，東北透漚瀆，東南接菴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澁，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漏湖之水入震澤。其他

溝瀆激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侵權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蘆葦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滯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葦蘆，壅障流水，今何至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滯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葦蘆生，葦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葦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積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樁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縱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拱開葦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滅。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有河而漸低，上有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蕪瀆，曰歐瀆，曰魏瀆，徑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一作「碑」）瀆。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湖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硨，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卽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

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鎖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閘，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閘門一事，合鑄，鄒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沈，拔，耶？又觀主簿，張，實，建，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沙，泥，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壅，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閘，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圃，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與縣，西，有，夾，苧，干，墳，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瀾，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瀾，湖，泄，瀾，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瀾，湖，長，塘，湖，兩，各，開，三，分，之，二，爲，被，田，戶，皆，憂，民，不，知，利，便，唯，恐，開，鑿，已，田，陰，樁，胥，吏，皆，棍，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被，憂，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鑄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臺，街，并，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潰，壅，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鑄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

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遁至於陋坊，處在水鄉，估費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鋤又管遊下鄉，切見跛喙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卽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圩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聞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落，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泥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同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荻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對門石碶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旣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園。昔郊囿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園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園，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對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

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鋤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龍載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滯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瀾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瀾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瀾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勰奏請開海口諸浦，鑄初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滯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侵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鑿觀合開三州諸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亭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港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文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葺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

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運者何耶？劉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故道未嘗壅塞，故運河之水常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清一切壅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管。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與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尙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劉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鑿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再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人之停澹水以灌甌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澹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劉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澹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澹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備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劉初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菴

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鑄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潰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潰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鑄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軍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潰，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爲害。今茜涇有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鑄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潰，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鑄今日之議，朱始增廣一溝一潰，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鑄別畫。

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蚬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先去吳江土爲千橋。

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次開茨葦子，白鶴溪，白魚灣，塘口潰，大吳瀆，令長塘湖，隔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鑄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劉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國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澁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圍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壩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洶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體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概不可復舉，而概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劉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若後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劃一事件內三件，係一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涉穎州地分，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縣界以東，江坡鎮以西，地頗卑下之處，難爲開洩者，平地築岸，如汴河例，不納衆流，免致溝中溝溢橫出之患。所是田間橫貫溝澮，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於要會處，如次河口之類，可置閘門，遏田間有積水，臨時啓閉，甚無妨也。軾今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灌大小澮澮極多，並係自來地勢南傾，流入穎河，別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溢，難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今義修乃欲築岸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一件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致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要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積久少助堤岸之費。」軾今看詳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國，公私洵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網小利，所見狃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提刑李密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扶會其說而已，別無可考。論其入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確事件申奏。次謹具申尙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善汝陰穎上三縣，惟有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爲民田，或已起移爲永業，或租佃耕種，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爲陂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爲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通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摺清，既知修復陂塘，可以再橫流之患，何不乞於府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田地

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戶別無詞說。兼亦陂塘既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糜弊公私，開三百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備，既欲依羅朝散學臺起夫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興陂塘，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賦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勸會古陂頃畝及起稅諸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奉既決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勸會。其李密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賦見行相驗，別具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潁州，與臣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難以會議。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潁州境內諸水，但過淮水漲溢，潁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橫流爲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潁河甚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潁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况一八丈溝乎？（貼黃）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潁州大水之時，淮水比常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積水爲害，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爲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問得淮潁間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汝潁諸河，永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爲陳患。今

又欲移之於潁，縱使朝廷卹陳而不卹潁，欲使潁人代陳受患，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潁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潁州，則潁之受患，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况潁州北高南下，今潁河行於南，入丈溝，遠者數百里，近者五十里，皆自北瀉下貫入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潁河。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闊，勢若建瓴。南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入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五大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爲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會，以興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由成，而况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實石乎？臣歷觀數年以來，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爲可開會，陸佃、朱勗，以爲不可開，然皆不曾差濠寨，用水平，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口爭勝負，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濠寨，自蔡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說所有逐竿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潁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入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濠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一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貼黃：羅適計料入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陽縣官吏只計料入尺，適亦不知據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兼看詳羅適計料上文字稱：「入丈溝，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直深十丈有奇，即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闊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

以此，便定入丈溝，無壅遏，臣竊詳適若曾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爲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黃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入丈溝內逆流而上，行三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入丈溝遇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內，壅遏不行，二水相值，橫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闊二十餘里。」今量闊處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黃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是乃適意欲淮面之闊，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它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闊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入丈溝水，南入潁州。及其餘溝水，如泥溝、瓦溝之類，皆可以回奪入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內。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脚下，公私危懼。若入丈溝不能東流，却爲次河、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內，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爲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旣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知之。適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東，此豈足信哉。適又云：「方水漲時，潁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次河、江陂安能奪入丈溝而南？」臣謂入丈溝比潁河大小不相侔，入丈溝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落。方潁河之不受水也，則入丈溝已先漲矣。安能奪諸溝而東及入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已先落矣。安得不奪入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入丈溝，創開六處，計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便官田地，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內。又看驗得地性疎惡，合用梢椿，土薄水淺，地脈沮如，開未及元料丈尺間，

必有水泉，又難爲倒填，車水興功，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深，溝面隨闊，則適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未易悉數，兼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勅申省狀內，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爲陳項間田夏水少而開八丈溝，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勅已論之詳矣，伏望聖慈指揮，將朱勅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即見八丈溝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安穎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船不復過，穎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戶，妄生異議。」今勘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皆係水小，據羅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岸口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穎人何緣過憂舟船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穎人以伸其私意。

### 奏准南開羅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爲今年旱傷，稻苗全無，往淮南羅得晚稻一十六石，於九月二十八日到固始縣，朱學鎮，有望河欄頭所由等欄住憲稻種，不肯放過河來，當時寄在陳二郎鋪內，嘗來榜內只說欄截羅場粳米，不得過淮河，並不曾聲說欄截稻種，今來不甘被望河欄頭所由等欄截稻種，有誤向春布種，申乞施行。」臣尋備錄朱憲狀，及檢坐數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州固始縣并朱學鎮等處，請依條放行斛斛，不得欄截，至今未有施行回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係秋田災，傷檢放稅賦，百姓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絕少斛斛，米價翔貴，本州見闕軍糧，亦是貴價收糴不行，尋勾到斛斛行人楊

皆等，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其榜信等供狀稱：「問得船車客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收糴，出賞錢，不得津放糴米過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一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會編敕：「諸興販斛斛，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諸興販斛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一臣頃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為官糴上供粳米，違條禁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稅力勝稅錢。於官並無所益，依舊收糴不行，徒使百姓驚疑，各務藏蓄斛斛，不肯出糴，致餓損人戶，為害不少。今來淮南官吏，又製此疏弊，違條立賞，行閉糴之政。致本州城市闕米，農民闕種，若非朝廷嚴賜指揮，即入戶必致失所。伏乞備錄臣奏，及開坐數條，指揮淮南西轉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條禁止興販斛斛過淮，并勸會轄下，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稍獲均濟。仍乞速賜行下，使災傷農民，早行耕種。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奏：臣近為光州固始縣朱臯鎮官吏，違條禁止本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糴稻種，不令過淮，及取到行人榜信等狀稱：是淮南官場糴米，立賞禁止米斛過淮。致本州收糴軍糧不行，及農民闕種，城市闕食。已具事由聞奏，乞嚴賜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禁止販賣米斛。仍乞勸會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五穀力勝去訖。仍已令本州一面移牒淮南提轉及光州固始縣朱臯鎮等處，放行斛斛，其提轉州縣，並不同報依應施行，惟朱臯鎮官吏，坐到本州縣牒，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揮出勝云：『如有細民過渡，同運米斛，不滿一碩，即勒白日任便渡載，外有一碩以上，滿一席者，並仰地捩分拽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備賞錢一貫，每一席加賞錢一貫，若或夜間過渡一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一席加一貫，其

所提到米數，却勾欄前來，於本縣元糶處出糶。若係他人捉到，其經歷地分，勾當人並勾追勒斷。以此致本鎮不敢放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汝陰縣百姓楊懷狀：「爲本莊不熟，遂典田土得錢，於淮南收糶到納稅及供家喫用米四碩，被朱阜鎮立賞勾欄，不令過淮。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寄居官戶，皆有言田在光州界內，今年爲穎州米貴，各令人於本莊取米，納稅供家，並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切詳遂州縣鎮，若非監司公然違背朝廷教條，明出榜示，禁絕累路餼糧，即逐處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須至再奏乞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過米貴，多是違條立賞，閉糶，驚動人戶，激成災傷之勢。熙寧中，張觀沈超首行此事，致湖中餓死百餘萬人。臣任杭州日，累乞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今來淮西提刑，既欲收糶官米，自合依市直立定價，價則人戶豈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乃明出榜示，嚴刑重賞，令人捉拽，勾欄收糶，顯是強買人物，爲國斂怨，無甚於此。况提刑司明知編敕，雖遇災傷，不得禁止販賣斛斗，乃敢公出榜示立賞禁絕。淮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獨絕其餼糧，禁其布種，以至官戶本家莊課，亦不得般取喫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縣鎮官吏，亦明知有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寧違朝廷編敕條實，不敢違監司乖戾指揮，伏望聖慈詳酌，早賜取問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 乞賜度牒糶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披草襤褸如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問得城門守把者，亦云：「時有此色人。」見淮西提刑司出榜立賞，不許米斛過淮北。因此體問得土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飢，見今農民已食榆皮，及用糠麸雜馬蒿芻，食兼壽州盜賊已斷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劫助教家，霍丘縣善鄉鎮打劫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劫魏家。」



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賊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穎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鏡李松等數人，皆老姦，竄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鬪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羣盜不止，流入穎州界，縱不能爲大害，但飢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飢民。浙西江東，旣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穎州首被其患。若流民至穎，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須至先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事，臣不敢避章皇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別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計慮，勢不可緩，謹具條件如左：

一、勘會本州常平斛斛，見管粳米三萬四千餘石，通紐元糶價每斛計一百一十八文有奇，菘豆一萬三千餘石，通紐元糶價每斛計七十二文有奇，小麥二萬五千餘石，通紐元糶價每斛計五十四文有奇。上件三色，並係元糶價高，縱依條量減出糶，亦未能大減市價。兼流民轉徙失所，必無錢收買官米，雖依條許借貸入戶，又緣流民旣非土著，將來無緣催索。又條件常平斛斛，召募飢民工役，及許依乞丐人給米斛，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臣今相度，不惟飢民羸弱，聚散不常，難爲工役；又緣常平斛斛本法，元只用糶糶，以準平市價。若將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是出無收，今後常平本錢日耗不已，有時而盡。臣知杭州日爲見浙西饑饉，全賴常平糶米，所救活不可勝數。以此知常平官本，只可令增，不可令耗。屢會奏乞立法，常平錢米，只許糶糶外，不得支用。雖蒙施行，所有本州見管常平斛斛，臣終不敢以流民之故，輒乞費用。留以準備來春斛斛翔貴時，出糶以濟本州百姓。

貼黃：若蒙行下戶部，不過檢坐常平條貫，量減價出糶，及召募飢民工役，並依乞丐人給米之數行下，皆是空文，無益實事。乞自朝廷詳酌特賜裁處。

又貼黃：元豐以前，常用常平錢米，召募飢民，工役雖有減耗，却將官利息錢補填。今來常平官本，有出無收，若不立法，禁止雜支，則數日而盡，深為可惜。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一、勘會本州見管封樁陝西軍兵，請受及禁軍闕額粳米三千七百餘石，估定每斛八十文。小麥三萬三千餘石，估定每斛六十文。菜豆二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斛五十五文。粟米三百餘石，估定每斛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斛六十文。准條許估定價例出糶，除勘會本州軍糧粳米，年計不足，今將轉運司錢兌糶上件封樁粳米充軍糧外，其餘小麥、菜豆、粟米、豌豆，可以奏乞壁畫錢物，盡兌糶，準備賑濟流民。

貼黃：所有逐色估定價例，並是在市實直，如蒙施行，乞依今來估定價例兌買。

右臣伏望聖慈，愍念淮浙累歲災傷，來年春季，必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攜幼，全集境內，理難斥遣。若飢饉道路，臭穢薰蒸，民同被災疫之害。弱者既轉溝壑，則彊者必聚為寇盜，欲乞特賜度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兌買前件小麥、粟米、菜豆、豌豆，四色封樁斛，候有流民到州，逐放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樁度牒價錢，別聽朝廷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

貼黃：臣若不預作壁畫陳乞，則倉卒之間，必難應辦。若不密切奏論，至此聲先馳，則恐引惹飢民，併來本州，官物有限，中路闕絕，則死者必衆，反為深害。所以今來親書奏狀，貴免泄漏，臣以目昏書寫不謹，伏乞恕罪。如蒙施行，乞作不下司文字，付臣措置。

又貼黃：臣所奏濠澤等州災傷盜賊次第間得，皆有本末，非是風傳道路之言。深慮本路及逐州各有檢放賦稅，元未奏陳，致朝廷不信。臣在杭州日，親見監司州縣，例皆諱言災傷，只如今年蘇湖水災，可為至甚，而臺官貿易等，猶欲根究其事，行遣言者。蘇州積水未退，尚土城門，而知州黃履已奏秋種有望，似此蒙蔽，習以成風，伏望聖慈，試探臣言，過作準備，則一方幸甚！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元祐七年正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爲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尹榮、尹遇等，亦是羣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鬪敵。是時朝廷訪聞，以名捕此等數人，尋以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不改前非。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鏡、李松等數人，不住驚劫人戶。尹遇自稱大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鏡稱僥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懼，不敢言及。縱被劫殺，不敢申報，以致被殺之家，父母妻子，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堙、董安三人，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內董安仍更用尖刀，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及殺傷者，不可勝數。每次打劫，皆用金貼紙甲，其餘兵仗弓弩並全。累次與捕盜官吏鬪敵，內一次射殺弓手。兼近日壽州界內，強賊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入。其尹遇等聞之，即欲商量應和，居民愛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員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募人告葺，知得逐賊窟穴去處。內陳興、鄭鏡、李松等，見住壽州霍丘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丘縣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以謂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爲桀黠難捕。又其窟穴離州界最遠，遂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直方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步捉殺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一子，臨去之時，母子泣別，往返五百餘里，騎殺一馬。直方步行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既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擊弩爲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與弓手分頭捕捉衆賊，內陳興、鄭鏡、李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獲。獨尹遇一名，以地遠難捕，直方親行，故後九日獲。既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說逐賊凶惡，多年爲害，人不敢言。若不盡法根勘，萬一滅死刺配，即須走回嘯聚，爲害轉甚。以此知逐賊桀黠之

善，衆所畏，若不時捕獲，因之以鐵籠，必爲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進士及第，母子二人，相須爲命，而能以忠義奮激，親手擊刺，以除一方之患。比之尋常捕盜官，偶然掩獲十數飢寒之民，號爲劫賊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皆坐該賞典，而直方不蒙旌異，則忠義膽決方略之臣，無所勸激矣。須至奏陳者。

右檢准編敕節文：諸官員躬親帥衆，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法。今來李直方爲見衆賊之中，唯尹邁最爲宿姦老寇，窟穴深遠，衆不敢近。須至躬親出界捕捉，是致後獲。既是尹邁須至躬行，則陳興等三人，須至差人，無由躬親。若使直方先爲身謀，即須躬親先往近處捕陳興等三人，然後多遣弓手，續於三十日內，捕尹邁一名，即却應得上條同躬親法。只緣直方忠義激發，以除惡爲先務，而不暇計較恩賞。故躬親出界，專捕尹邁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却先獲陳興等三人，遂與上條不應於賞格有礙考之法意，顯是該說不盡。伏望朝廷詳酌，只緣直方先公後私，致得先後捕獲之數，不盡應法。欲乞比附上條，通計人數，許同躬親法爲第三等。若下刑部定奪，則有司須至執文計析毫釐，直方無緣該得第三等恩賞。惟望聖恩，體念尹邁等，若不時捕獲，必爲嘯聚羣寇，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特賜指揮。臣又慮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勸會臣見今於法合轉朝散郎，情願乞不改轉，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獎。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追，泣別而行，若萬一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有以使人不爲空言無實者。於臣亦爲莫大之幸，且免後人援例，庶朝廷易爲施行。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臣所論奏，皆有實狀，可以覆按。本合候尹邁等結案了聞奏，又恐朝廷未盡以臣言爲信，更當行下監司，體問逐賊兇惡之實，與直方捐軀奮激之狀。故及逐賊未死聞奏，庶可以覆按施行。僥三，是管三火中有名強賊入管四，是管三弟。此二賊欲得遠近畏服，故詐稱二人姓名。

又貼黃奏爲汝陰縣尉李直方捕獲強惡賊人，乞依編敕第三等酬賞候教旨。

乞賜光梵寺額狀

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奏：臣伏見本州穎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其身塔院舍約四五十間，元無教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言，往返數萬里，以永寧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穎上亡沒，里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時有光景，頗著靈驗，不敢具述。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餒無所，祈禱境內諸廟，未應。聞父老以佛陀波利爲言，臣卽遣人齎香禱請，登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願得敷奏，乞一教額，庶幾永遠不致廢壞。須至奏乞者，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一教額，如蒙開允，以光梵爲額，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薦家室令時狀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材，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敦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聲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穎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

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集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 卷十一

####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者，若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僇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管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犇頓，亦化爲隸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有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令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

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哀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捕，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如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未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舟過濠澤，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巷，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

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件如左。

一、准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敕節文：應實封投狀承買場務。第五界已後，見欠未納淨利過日錢，亦許比第四界以前，三界內一界，小數催促。上件條實止，爲過界有人承買場務，可以分界。見得最小一界錢數，密除見欠。其間界滿，無人承買場務，只勸見開沽人，認納過日錢數者，即無由分界。見得小數，所以不該上條除放。朝廷爲見無人承買場務，比之有人承買者，尤爲敗闕，不易送納。反不該上條除放，於理不均。故於元祐六年春，頒條實內，別立一條，諸場務界滿未足交割者，且令依舊認納課利。及過日錢，若委因事敗闕，或一年無人投狀承買，經縣自陳申州，本州差官限二十日，體量減定淨利錢數，令承認送納。仍具減定錢數，出榜限一季，召人承買。無人投狀，本州再差官減定出榜限滿，又無人投狀，依前再減出榜。若減及五分已上，無人投狀，申提刑司。差官與本州縣官，同共相度，再減節次，依前出榜。如減及八分以上，無人投狀承買，委是難以出納淨利錢，即所差官與本州縣，保明申提刑司，審察保明，權倚閣訖。奏自界滿後，至倚閣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臣今看詳朝廷立此兩條，聖恩寬厚，敦語詳備，應有人無人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無可疑惑。只緣官吏多以刻薄聚斂爲心，又不細詳條實，所以請處，元只施行逐界通比，就小催納指揮。其界滿無人承買，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條實，多不施行。臣細詳上條，既去自界滿至倚閣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即是分明指定，合依臨停閉日減定最小錢數送納。雖逐次減定，錢數不同，緣皆未有人承買，不免更減，終非定數。既已見得臨停閉日所減定數，豈可却更追用逐次虛數爲定。臣已指揮本州行下屬縣，應界滿敗闕，無人承買場務，係是開沽人承認送納者，並依上條，只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小錢數，爲額催納。內未停閉已前，有人承買，即依上件，各以當限所減定錢數，爲額催納。以上如有



欠負，即將已前剩納過錢數除，如已納過無欠負者，即給還所剩。本州已依應施行訖。深慮諸路，亦有似此施行未盡去處，乞賜聖旨備錄行下。

一、准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應大赦已前見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于繫人者，並特與除放。今勘會江都縣人戶積欠青苗錢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貫石，內四十九貫石係大赦已前欠負逃移，速已指揮本州依上件朝旨除放去訖一千五百二十五貫石，雖係大赦前欠負，却係大赦後逃移，未有明文除放，見今無處催理，不免逐時行下鄉村勘會，虛有搔擾。臣已指揮本州，更不行下，欲乞聖旨指揮，應大赦前欠負蠶鹽和買青苗錢，但見今逃移無處催理者，本縣官吏保明，並與除放。貼黃勘會上件朝旨，經隔二年，不為除放，臣今來方始施行，深慮諸州軍，亦有似此大赦前欠蠶鹽和買青苗錢，逃移入戶，合依聖旨除放，而官吏不為施行者，乞更賜行下免罪改正。

一、檢准熙寧編敕，諸主持倉庫，欠折官物，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元無欺弊者，其產業雖已估計陪納入官，許以所收子利紐計還元欠官錢數足，即給還，或貼納所欠錢數相兼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條施行，係十保干係人產業，雖欠人有欺弊，亦准此，此乃祖宗令典，雖熙寧新法，亦許准折欠數，數足便還。只因元豐四年十二月內，兩浙轉運司奏買撲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納課利，須至官司催逼緊急，却便乞依條將產業在官拘收，子利折還，係元抵田產物業，逐年所出，花利微細，卒填所欠官錢不足，看詳買撲場務，並係入戶情愿實封投狀，抱認句當，其課利依條，自合逐月送納，即與公人主持倉庫，欠折官物陪填，事體不同。今相度欲乞於編敕內，刪去「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八字，因此立法，諸主持官物欠折無欺弊，其產業估納入官，以所收子利，准折欠數，候足給還，或貼納錢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法，係十保干繫人產業，雖元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納抵產，子利准折欠數，通計價足，給還抵產，其以前欠負，並准此。內剩納過錢

數，仍給還所剩。

一、准元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書節文：開封府界及諸路人戶，見欠元豐元年以前夏秋租稅，并公納不以分數，及二年以前，誤支雇食水利罰夫，買撲場務，出限罰錢，并免役及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是時轉運司申中書，稱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細絹，并係人戶，以諸官不合一例除放。中書批狀云：「勘會赦書內，即無『見欠丁口鹽錢，并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細絹，已請官本除放』之文。」因此州縣却行權理。至元豐八年，登極赦書，亦是除放兩稅公納錢物，後來尙書戶部，仍舉行元豐四年中書批狀指揮，逐年蠶鹽錢絹和預買細絹等，係已請官本，並不除放。臣今看詳內蠶鹽錢絹一事，鹽本至輕，所折錢絹至重，只如江都縣，每支鹽六兩折絹一尺，鹽六兩元價錢一千文五分足，絹一尺，價錢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鹽納錢者，每鹽五斤五兩納錢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比元價買鹽每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又將錢折麥，所估麥價至低，又有倉省加耗及脚乘之類，一文至納四五文，今來既不除放，即須催納絹麥折色，所以人戶愈覺困苦。臣今看詳丁口鹽錢絹，既爲有官本，難議除放，即合據所支鹽斤兩實直價錢催納，豈可將折色絹麥上，增起錢數，盡作官本，顯是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臣已指揮本州，應登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之類，只據當時所支官物實直，爲官本催納，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依此除放。

一、准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入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續准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狀，知鄭州張環劄子奏：「臣伏觀明堂赦書節文，諸路人戶見欠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臣自到州，契勸得本州舊係開封府界管城縣日，本縣市易抵當所於元豐二年五月以後節次，准市易上界牒，准太府寺牒，支降到正帛散茶，令搭息出賣，其本州自合依條，許人戶用物貨等抵諸

及見錢變易，本所却賒費，與人戶仍不曾結保，致有二百九十八戶除納外，共拖欠下官錢計一千九百餘貫文。雖契勸得逐戶名下見欠，各只是二百貫以下，本州爲是元管旬官司違法除散，不依太府寺搭息出費，指揮致人戶亦不會用物貨抵，請即與市易舊法，許人結保除請金銀物帛見欠官本，事體不同，以此未敢引用赦救除放，係上件人戶所欠物帛價錢本因官吏違法除過，其人戶元不知有此違礙，伏望聖慈矜卹，特許依赦除放，庶使貧民均被聖澤。戶部看詳，住罷除請，後來違法除散過錢物，并府界縣分人戶抵當，虧本糯米各與未罷已前，依條除請事體不同。今勸當難以依赦除放。都省批狀依戶部所申文。續准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敕：勸會內外見欠市易，非違法除請人戶，已降指揮，二百貫文已下除放。其外路係違法者，即不該除放。切緣本因法司違法除費，今來入戶若不量與蠲放，顯見獨不霽恩。須議指揮。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戶部指揮諸路，契勸官私違法除放人戶，許將息罰充折外，見欠錢二十貫文已下者，並與除放。又續准元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轉運司牒准尙書戶部符，據淮南轉運司狀契勸本路市易欠錢，除依條除借，并元係經官司違法除欠，已依上項赦救朝旨施行外，緣有未承元豐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住罷除借以前，并以後有人戶於市易務差出計置變易，尙當人等，頭下除欠錢物，見欠不及二百貫及二十貫以下，令詳所降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救，止言市易欠錢人戶，見欠二百貫文以下除放，并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旨，亦止言官司違法除借，見欠二十貫文以下除放。今來前項人戶，從初經於市易差出，尙當人等，頭下除欠，本司疑慮，未敢一例除放。申部者，本部看詳明堂赦云：「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二百貫以下除放。」及近降朝旨亦止云：「官私違法除放人戶折外，見欠二十貫以下除放。」即無似此寔名明文，今據所申符，本司主者詳此，一依前後所降朝旨施行，無至違誤。臣今看詳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止言應內外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並與除放。赦文簡易明白，元不分別。人戶於官司請領，或

徑於句當人名下分請，亦不拘限官司依條除贖，或違法俵散，及有無抵當結保，搭息不搭息之類。但係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者，便合依赦除放，更無疑慮。切原聖意，蓋為市易務錢，本緣姦臣貪功希賞，設法陷民，赤子無知，為利所罔，故於即位改元，躬祀明堂，始見上帝之日，親發德音，特與除放。皇天后土，實聞此言。當時有識，已恨所放不寬，既知小民為官法所陷，何惜不與盡放，更立二百貫之限。然是時欠負窮民，無不鼓舞涕泣，荷荷恩德。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寮，強生支節，析文破赦，妄作申請，致有上項續降聖旨，及都省批狀指揮，應官司違法賒借者，止放二十貫以下。其於差出句當人名下賒請者，並不除放一文。使宗祀赦文反為虛語，非獨失信於民，亦為失信於上帝矣。所繫至大，而俗吏小人，曾不為朝廷惜。此但知計拆錐刀之末，實可痛愍！臣竊仰料二聖至仁至明，已發德音，除放二百貫以下，豈有却許刻薄臣寮，出意阻難，以此不行之理，必是當時議者，以為欠錢之人，詐立私下賒買人姓名，分破錢數，令不滿二百貫，僥倖除放。以此更煩朝省，別立上項條約，以防情弊。一時指揮，不為無理。今來歲月已久，人戶各蒙監催，加錮鞭撻，困苦已極。若非本身實欠，豈肯七年被監，不求訴免，以此觀之，凡今日欠戶，並是實欠，必非私相計會，為人分藏之人明矣。伏望聖慈，特與舉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入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以官私違法不遵法，及人戶於官司請領，或經於句當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所貴復收窮困垂死之民，稍實宗祀赦書之語，以答天人之意。

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將府界諸路人戶，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開指揮，更不施行。」臣今看詳上項指揮，明言應見欠諸般欠負，並分十料催納，元不曾分別係與不係，因災傷分料，展開之數，聖恩寬大，詔語分明，但係欠負，無不該者。只因戶部出納之吝，別生支節，謂之申明其略云：「本部看詳人戶，見催逐年拖欠下，夏秋租稅，賦實課利，省

房後官等錢物，若不係因災傷許分料展閣理納之數，有不該上條。致尙書省八月三日批狀指揮，依所申施行，卽不會別取聖旨。臣嘗謂二聖卽位已來，所行寬大之政，多被有司巧說事理，務爲艱闕，使已出之命，不盡施行，屯膏反汗，皆此類也。兼檢會元祐救節文：「諸災傷倚閣租稅，至豐熟日，分作二年四料送納。若納未足，而又遇災傷者，權住催理。」今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聖旨指揮，雖分爲十料，比舊稍寬，又却衝改前後分料展閣指揮，卽雖遇災傷，亦須催納。水旱之民，當年租賦，尙不能輸，豈能更納舊欠。顯是緣此指揮，反更不易。欲特降聖旨，應諸般欠負，並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分十料施行，仍每遇災傷，依元祐救權住催理。內入戶拖欠兩稅，不係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所有戶部申明都省批狀指揮，乞不施行。

貼黃議者必謂：「若如此施行，今後百姓皆不肯依限送納兩稅，僥倖分料。」臣以謂不然。竊敢明有催稅未限，不足分數，官吏等第責罰令佐。至衝替錄事司戶，與小處差違典押，勒停孔目，管押官降資，條貫至重。誰敢違慢？若非災傷之歲，檢放不盡實者，何緣過有拖欠？若朝廷不恤，須得併催，則人戶惟有逃移，必無納足之理。

一、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奏：臣先曾具奏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但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旨已許止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書，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八千二百九十疋，並抑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尙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論奏，經今一百

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會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備錄元狀，繳連奏去訖。經今五百餘日，依前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

右謹件如前，今所陳六事及前所陳四事，止是揚州杭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賊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爲先務，不復以恤民爲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臣愚欲乞備錄今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撫鈐轄司，委自逐司選差轄下官僚一兩人，不妨本職置司，取索逐州見催諸般欠負科名戶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內，具委無滯落，保明供申，仍備錄應係見行欠負救條，出榜曉示。如州縣不與依條除放，許詣逐司自陳，限逐司於一季內看詳了絕。內依條合放而州縣有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詔奏。其於理合放而未有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取救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如此則期年之間，疲民尙有生望，富室完復，商賈漸通，酒稅增羨，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臣身遠言深，罪當萬死，感恩徇義，不能默已，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本州近准轉運司牒，坐准戶部符臣寮上言：「去歲災傷人戶，農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惠養，助之蘇息。伏望聖慈，許將去年檢放不盡秋稅，元只收三二分已下者，係本戶已是七八分災傷，今來若納錢尙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與除放。其餘納錢見欠人戶，亦乞特與減免三分外，若猶有欠并上二等戶，如不可一例減放，則並乞特與展限，候今年秋熟，隨秋科送納。」其言至切，尋蒙聖恩，送下戶部本部，却只檢坐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節文災傷帶納欠負條實應破詔旨。其臣寮所乞放免寬減事件，元不相度可否，顯是聖慈欲行其言，而戶部不欲，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論，若非朝廷特賜指揮，即戶部必無施

行之理。

又貼黃：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心邦本，事關安危，兼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聖慈，少輟清閑之頃，特賜詳覽！

又貼黃：准條檢放災傷稅租，只是本州差官，計會令佐同檢，卽無轉運司更別差官，覆按指揮。臣在潁州，見逐州檢放之後，轉運司更隔州差官，覆按虛實，顯是於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近日淮南轉運司，爲見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災傷，多不及五分，支破貧糧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給，若使盡實檢放，流民不應如此之多，與其法外拯濟於旣流之後，曷若依法檢放於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從，不敢不具實聞奏。

又貼黃：京師所置局，因令看詳畿內欠負。

###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不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臣子所格阻也。竊觀即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太平於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非若積欠所歷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爲不切，而經百餘日，略不施行。臣旣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戶部看詳，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

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者西邊用兵，所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戶部者，其數不貲，實似可惜。若實計州縣，催到數目，經涉歲月，積欠之在戶部者，累毫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聖主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浙西飢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雖積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兔。臣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方拯濟，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糶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飢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糶，而發運使王觀堅稱米糶不糶，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為甚賤。縱使貴糶，尚勝於無，而朝執所見，終不肯收糶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問，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慈聖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云：「訪聞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舊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揮揮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痍，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伏觀聖書，以五月十六日册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猶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為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 論倉法劄子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益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錄兩之罪，而入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鈔門爲豈非以鈞石報錄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入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斛子行倉法，網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發轉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供斛斛，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真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阻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謦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卷十二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

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壹仟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措置，須謀經久。船場旣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州縣置十船塲，差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旣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待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旣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州院官，始勸會每船合用物料，實倍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察見錢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剝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蹇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蹇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價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大折，千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貧妻鬻子，肌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釐，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無法，折文破敕，苟

以隨船爲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兄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而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備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網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撰取官米，無復限量。折費船版，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剝得糧網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較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斛子乞免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斛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接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斛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賽。密行交付，其押綱網梢等，知專斛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斛法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爲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爲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爲條，未敢便行取勸。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

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槍，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裒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咸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蓋，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棧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

諸新錢網及糧網，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鑠通津門，准此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尙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免稅錢，事理甚明。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爲家，既免折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稅梢，既與客放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欄無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場務，專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効。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尊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爲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

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爲是，卽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本州已具轉般倉斛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斛子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倉法後，欠折愈多。若斛子果不取錢，則裝發更無斛面，兵梢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斛子不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會須取三兩貫，方肯收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託人，滅刻隔落，爲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廢罷，且依舊法。

又貼黃：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法，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券。又許諸色人告捉搆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貫爲賞，又支係省上供錢二萬貫，招募網梢，如此之類，費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數年，必無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減却淮南轉運司違條收稅錢一萬貫，網梢飽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 乞罷轉般倉斛子倉法狀

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斛子倉法，并乞揚州轉般倉斛子，依舊存留四十人。今來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並會諸臣投狀乞一時歸農。臣雖且抑按曉喻，退還其狀，然體訪得衆情未安，惟欲逃竄。兼訪聞泗州轉般倉斛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斛子，漸次星散，別行招募，必是費力。兼恐多是浮浪輕犯重法之人，愈見欺壞綱運。其逐一利害，已具前狀。只乞朝廷詳酌，先次施行廢罷轉般倉斛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爲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斛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准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敕，陝西轉運司奏准敕節文：賣鹽并酒稅務增利監專等賞錢，更不支給。本司相度欲且依舊條支給，所賞各肯用心趁辦課利戶部狀，依本司所乞，並從元豐賞格，依舊施行。檢會元豐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賣鹽及稅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鹽務專副秤子稅務專欄，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半釐，及檢會元豐賞格，酒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二釐，酒務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者。右臣聞之，管仲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為卑賤，然搢紳士人，公卿胥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願廉恥，決壞四維，播斂刻剝，與專欄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有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實，故人人務為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即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實，仍乞詳察上件條實，於稅務施行，尤為害物。先賜廢罷。况祖宗以來，元無此格，所立場務增虧，賞罰各已明備，不待此條，方為勸獎。臣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廢罷諸路人戶買撲土產稅場，命下之日，天下歌舞，以至深山窮谷之民，皆免虛害。臣既親被詔旨，輒敢仰緣德音，推廣聖意，具論利害，以候敕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募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茲生，有損無益，則稅部前日所立斛子倉法及其條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爲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爲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倉償填，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有萬數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斛斛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額，而發運司獨不日到京及府界實數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罰，則發運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略有五：一曰發運司入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諸倉專斛作弊，出入斛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落住滯。四曰諸押綱使人員作弊，減刻雇夫錢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剽取，非理曝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擾綱梢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遠赴訴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辟京朝官兩員，爲句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船爲廨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入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釐爲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入存政舉，必有大益。伏望朝廷留念餽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待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數錢糧綱不得點檢指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物貨

盡入網船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稅有虧，只因尋落司虧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有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便隨船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爲害。今若依編敕施行，不惟網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全集於京師，同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網攬載，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本州公使額錢，每年五千貫文，除正賜六百貫，諸雜收篋一千九百貫外，二千五百貫並係賣醋錢。檢會當日初定額錢日，本州醋務係百姓納淨利課利錢承買，其錢並歸轉運司，當日以賣醋錢二千五百貫入額錢，即亦是撥係省官錢充數。後來公使庫方始依新條認納百姓淨利課利等錢承買，逐年趁辦上項額錢二千五百貫，檢准編敕，諸州公使庫許以本庫酒糟造醋沽賣，即係官監醋務，本庫願認納元額諸般課淨錢承買者，聽其所收醋息錢，並聽額外收使。今契勘醋庫每年醋賣到錢外，除糴米本分，并認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外，實得息錢，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貫至二千貫以來，常不及元立額錢二千五百貫之實。更豈有額外收使之理。如此即顯是敕條雖許公使庫買撲醋務，而揚州獨無額外得錢之實。竊以揚於東南，實爲都會，入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羅選，餽送相望，三年之間，入易守臣將迎之費，相繼不絕。方之他州，天下所無。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真河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貫。况今見行例冊，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斛不過五十文足，本州之費，一切用酒准折，又難爲將例冊，隨米價高下，逐年增減。兼復累年接送知州，實爲頻數，用度不貲。是致積年諸般拖欠，約計七八千貫。若不申明，歲月愈深，積數愈多，隱而不言，則州郡負違法之責，創有陳乞，則朝廷有生例之難。雖天下諸郡比之揚州，實難攀援。今來亦不敢輒



乞增添額錢，及蠲收欠負，只乞檢會見行條貫，當日元定額錢因依，既是於係省官措務錢內撥二千五百貫元額錢，即乞逐年更不送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及更不用錢收買官糟，庶得賣醋錢，相添支用。如此，即積年欠負，漸可還償，會審事體，不至大段衰削，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本州嘗入路口，使客數倍於杭州，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州止有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

又貼黃：准條雖許公使庫收遺利，緣本州委無遺利可收，須至奏乞。

###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近自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本州將零壁鎮改作零壁縣，及本州見准朝旨，展築外城兩事，各有利害，既係臣前任部內公事，而改鎮作縣，又係兵部所管，所以須至奏陳，謹具條件如後：

一、零壁鎮人戶靳琮等，先經本路及朝省陳狀，乞改零壁鎮爲縣，却准轉運使趙鼎狀稱：看詳得元只是本鎮官勢有力人戶，意欲置縣，增添諸般營運，安有陳狀。尋准敕依奏，依舊爲鎮。後來有轉運使張脩等，及知州周秩，別行奏請，却欲置縣，仍取得本鎮人戶狀，稱所有置縣費用，情願自備錢物，致朝廷信憑，許令置縣。臣今體訪得零壁人戶出辦上件錢物，深爲不易，元料置縣用錢四千五十餘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二千八百五十餘貫，其餘未納錢數，認是催納不行。縱使盡行催納，亦恐使用不足，看詳始議置縣，只爲本鎮居民，曾被驚劫，及人戶輪納詞訟，去縣稍遠，然未置縣，本縣已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員，曹鎮本鎮煙火盜賊，別有監務官一員，又已移虹縣尉一員，弓手六十人，在本鎮足以彈壓盜賊。而本鎮去虹縣六十里，

至符離縣一百二十里，至蕪縣一百里，即非地遠。又至符離縣各係水路，本不須添置一縣，委只是本鎮豪民靳琛等，私自爲計，却使近下人戶一時出錢，深爲不便。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爲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爲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二里有餘。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工，每夫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貫，約五年畢工。已蒙朝廷支賜抵當息錢一萬貫，欲取來年春興工。臣體訪得元只是宿州豪民多有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况宿州土脈疎惡，若不用磚砌築，隨卽頽毀，若待五年畢之，則東城未了，西城已壞，或更用磚，其費不貲。又七十省錢，亦恐召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擾不細。其間一事，深害仁政。緣今來踏逐外城基地，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摩畫改葬，苦家貧無力，便致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歿。已上並有公案可以覆驗。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鎮作縣事，係已行之命，兼構築廨宇，略已見功，恐難中輟，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無小利，兼未曾下手，猶可止罷。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却於已支賜一萬貫錢內，量新置縣合用數目，特與支撥修蓋了當。其人戶未納到錢數，均乞與放免。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 乞擢用林豫劄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財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豫，自爲布衣，已有奇節，及其從事，所至有聲。

其在遼水，屏除羣盜，尤著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爲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取進止。

乞賻贈劉季孫狀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尙書蘇軾狀奏。右：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胎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餘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旋視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踰歷歲月，朝廷猶賜存卹，於獎勸之道，不惟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瓌，見在京師，乞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季孫身亡，合得送遣入爲般擊，女壻兩房並已死盡，其喪柩見在晉州，無由般歸京師，欲乞指揮晉州，候本家欲扶護歸葬日，卽與差得力廂軍三十人，節級一人，般至京師。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效乞別與推恩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爲有劇賊尹遇

陳興鄭鏡李松等皆宿姦大惡，爲一方之患。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爲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効顯著。直方先公後私，致所差入，先獲陳興等三人，而直方躬親，後獲尹遇一名，與賞格小有不應。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此附第三等循資勳獎。後來朝旨，只與直方免試，竊緣選人免試，恩例至輕，其間以毫髮微勞，得者甚多，恐非所以激勸捐軀除患之士。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別與推恩，仍乞許臣更不磨勘轉朝散郎一官，所貴餘入難爲援例，取進止。

###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尙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算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經本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爲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

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爲通疎，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斛，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出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

諸買舊材植或柴草穀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物者准此。

元祐敕

諸與販斛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斛并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者准此。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同貨。見錢同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元祐七年，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教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秦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善令屏玉女而却感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官，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間隨行，合于句當入施行取進止！

### 再薦宗室令時劄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潁州日，曾論薦本州簽判承議郎趙令時，儒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習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時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檢會前奏，詳酌施行，取進止！

### 卷十三

###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蘇東坡奏議卷十三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此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今來未敢支費，蒙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使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闕，已曾許買策府元龜并北史，今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正月廿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入馬什物，攪撓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培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荅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書，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沿路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鑄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

行鎗，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守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扼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儲位權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權揚，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權揚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簿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曲從官吏，能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

一、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船往高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附閩商徐積船舶，入貢及行根究，即稱是條前發船。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而徐積猶執前條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實實與無同，欲乞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告捕，依法施行。

貼黃：據陳軒所奏語錄，即是高麗知此條。

今來高麗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淮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書籍，內有敕式，若令外夷收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爲策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檢會爲罪，未委敕式，有何體例，一概令買？

一、近日館伴所伸，乞爲高麗使買金箔一百貫，欲於杭州糴佛，臣未敢許，已申稟都省，切慮都省復以爲罪，切緣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糴佛爲名，久住杭州，搔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骨乞買金箔，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伴令以打造不出爲詞，更不令收買。

一、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謂鄭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畫朝旨，特爲抄寫，尤爲不便，其狀臣已收殺不行。

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密奏，聞元只作臣意度，愧絕，兼自來館伴虜使，若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即須一面說論不行，或其事體大，即候拒訖密奏。今陳軒等事事曲從，便爲申請，若不施行，即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已而怨朝廷，甚非館伴之體。

右所有申都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酌指揮，事並出臣意，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爲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進止！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諷褻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撞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之風訊不順，願過，乃是與閩中校

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遠裏，而軒乃爲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箔等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爲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爲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豈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爲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遽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所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有一項所買策府元龜，敕兵雖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又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歷日聖惠方陰陽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爲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爲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爲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况會要之爲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爲當檢行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難曾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然無禁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此之類，皆不蒙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成定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來朝旨，止爲高麗已曾賜予此書，復許接續收買，疊編敕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外國都未有熟鐵耶？謂其已有，反不復禁，此大不可也！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前連元祐七年十一月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去歲尾從南郊，親見百姓父老，瞻望聖顏，歡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復見仁宗皇帝！」臣尋與范祖禹具奏其狀矣，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祖禹所編仁宗故事，尋以上進。詎臣愚竊謂陛下既欲祖述仁廟，卽須行其實，是乃可動民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

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入至深，及物至廣，聖陛下主張決事，尋蒙降付三省，送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謹味萬死，再錄前來劄子，繳連進呈，伏願聖慈，特賜詳覽，若謂所損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蒼民心，即乞只作聖意，批出施行。若謂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煩勸當取進止。

貼黃：臣所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萬一上合聖意，有可施行，欲乞內出指揮。大憲若曰：「祖宗舊法，本不收五穀力勝稅錢，近乃着令許依例收稅，是致商賈無利，有無不通。豐年則穀賤傷農，凶年則遂成饑饉。宜令今後不問有無舊例，並不得收五穀力勝稅錢，仍於課額內豁除此一項。」臣昧死以聞，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觀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禘之受禋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

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多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罔厭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一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接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殷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周之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

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養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獯豸，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獯豸，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攝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

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慢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臺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絕智識，猶恐不足，郊費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願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郊，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比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虞，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欲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循，今不能歲循，是故循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循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後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

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備官，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開奏。

### 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圓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爲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爲是，故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及覆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也。今奉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開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爲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謂於法應贖者）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值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為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准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費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一卽無更令官更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

長貳先行着詳遠者皆屏出學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略有疎略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當准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願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達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難於道德譬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取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膏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有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未學

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對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賢面，反覆熟讀，如與賢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此。今者又聞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死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寬逐大姦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為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而非先朝威德之累。至於寬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圓，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誦之輔郡，尚疑改過，稍昇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為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况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

今慶基乃及指以爲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誼、蘇頌、劉讀、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更不駭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感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害也。

慶基所言臣行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謔四作。」亦謂之誹謗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竄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所謂侵漁怨謔者，意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爲誹謗指斥乎？慶基以他人之詞，移爲臣罪，其欺罔類皆如此。

慶基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尚書省勘會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實，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貪，下行人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

慶基所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州縣方與計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使日，罪廢之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後來姓曹人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即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仍便具狀申尚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合是臣爲主，牒臣照會。臣愍見小民無知，意在得財，臣既備位侍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却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仍亦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遣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

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公案具在刑部，可以覆驗。

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臣旣不能盡知，又今來朝廷已知其姦妄，而罷黜其人，臣不當一一辯論。

但入臣之義，以名節爲重，須至上煩天聽，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伏惟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郎，敬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撻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有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聞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金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元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於子史書出，（唯不得於老莊子出）如於經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者，亦聽。謂如引試治詩書舉人，即聽於易春秋經傳，出詩賦論題，引試治易春秋舉人，即聽於周禮禮記，出詩賦論題之類。臣竊謂自來詩賦論題，雜出於九經孝經論語，注中文字，浩博有可選擇，久而不窮。今詳上條，止得於子史書出，所取者狹，雖聽於經書出，又須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如是在京試院，分經引試，可以就別經出題，至如外州軍，只作一場引試，即須回避，只於子史中出，恐非經久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詩賦論題，許於九經孝經論語。

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所治之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與非本經舉人所詁均一，更無可避，兼足以稱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爲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有不知，以爲進退，於忠厚之風，不爲無補，取進止。

### 申省議讀漢唐正史狀

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同願臨趙彥若狀申，昨准內降宰相呂大防劄子奏：「臣每旬獲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頌聖覽者，欲乞指揮講讀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秩，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謹具申尙書省伏候指揮。

### 卷十四

###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辭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

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斧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戎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候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竄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弈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弈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

暴威，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慮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得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愛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 乞降度牒脩定州禁軍營房狀

元祐八年十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小弛，事不可悉數。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張全，一年之間，持杖入庫，前後盜銅鐸十二面，監官明知並不申舉。又有帳設什物庫子軍人田平等，二年之間，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餘兩，恣意典賣，軍城寨入戶，採斫禁山，開耕爲田，公然起稅，住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不安安居。臣到任以來，備見其事，然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其上件張全、田平等，皆以付獄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舉覺，依法勸斷。張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者，別作孽盡處置，申樞密院。次開櫃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陳首改業，其餘並走出州界，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盜亦稀。臣近令所辟幕官李之儼、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揀逐官囿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不脩葺，蓋是元初創造材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又點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做，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



尋體問得，蓋是將校不法，乞取斂掠，坐放債負，身既不正，難以戢下。是致諸軍公然飲博踰隘，三事不禁，雖上禁軍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按發其大甚者，無以警衆革弊。已體量得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箇月，前後斂掠一十一度，計入己贓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難枷項根勘去訖。臣既目覩嬭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絲毫無貸。卽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異、錢春、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脩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司準備，卽當供奉官石耳，躬親再行覆檢，除與逐將所檢，合脩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又據本官檢料到更合脩蓋營房一十六間，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入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間。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入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營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合行脩蓋營房一百一十八間，并合添井眼，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準備卽當供奉官石異檢料，更合脩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

右謹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係省錢，又緣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必難支破。伏望聖慈深念河朔爲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又爲河北屏障，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其上件營房不可不於今年秋冬，便行脩蓋。欲乞特出聖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磚瓦。

和雇人匠節次，不住脩蓋施行。所有逐將及本司准備旬當官石異檢計到諸軍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勸會度牒每道見賣錢二百貫文，今來所乞上件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係將前項檢計到的確物料錢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錢五十二貫二百五十八文，欲乞就整支降。

### 乞增脩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日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脩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貼黃：所謂軍政不脩，皆有實狀，不敢一一奏聞。）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廢，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息，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徒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竇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

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渢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檀淵講和以來，百姓有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有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慈村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門敵，趕趁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嘗山峪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貼黃：所有龐籍奏得聖旨，已具錄繳連在前。）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下以上之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冉萬等捉殺北賊，係熙寧六年朝旨廢罷後，兼冉萬等不係兩地供輸，是合行廢罷地分人戶。）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起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宜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入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未盡其用。近日額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

劫入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陰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入去訖，輒復拾用，龐籍、蔣泰約東，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法以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卽擒獲，不至怵，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到下項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

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具一切仍舊，若上戶添差人數，卽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有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爲頭目，並選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卽火急差急脚子勾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搖。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搖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拘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乞行勸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緝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共同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搖擻。

一、已上並是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衷私施行，今參詳增損修定。弓箭社人戶，為與強虜為鄰，各自守護骨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為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賊盜，既知逐社人戶，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為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為恐其因循，武藝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箭社人戶，既處邊塞，與北

人風俗相似，以戰鬪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箭人戶，今儘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貼黃保甲法，須是生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虛名，即非幸免。）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關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旣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旬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嘗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龐籍奏請，並是因循，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入戶與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賦，自來

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脚供輸，其入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今來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有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冬教，即保甲司却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入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同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人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入州軍，若有警急，尙不足於守，而况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絲毫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免其人，既免折科，聞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大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入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却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同易庫錢貼支，保甲按賞錢爲五千貫，令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未足以起士氣，但臣不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邊事大，此三萬餘人，久遠必大段得力，更賜犒畫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州軍，遣那寬剩免役六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雇諸色

役人，其弓箭社入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官吏，相度利害，尋皆供到有利無害，經久可行，保明文狀，在本司訖。

又

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乞修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其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宜，雖虛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見其略。大抵北虜近歲，多爲小國達剌亦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爲差發兵馬，及入戶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亦保等國，及爲近年不熟，是致朔易、武州皆有強賊，兼燕京東北，白浮圖、碓東惡山內，有強賊一火，約五百十人，不住打劫。及又據北平軍申據：句當事人李堅等體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馬二十疋，見在狼山西頭、君子市等村乞食，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詳。及真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劫。近又訪聞代州胡谷寨、莎泉堡有北賊六七十人，劫掠本堡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七八人，及至捕盜官會，北賊已去。臨去詭與鋪兵：「我只在你地分裏，待更來打赤岸村。」（貼黃：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見任胡谷寨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以此數事參驗，顯見北虜見今兵困於小國，調地類併，民不堪命，聚爲盜賊，雖鄰境多故，實中國之利，必無淪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自不能制，其餘波未流，必延及吾境。若邊臣坐觀，不先事設備，則邊民無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慮。若督迫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巡邏，則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不敢於地分



內作過。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降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紹聖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勸會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爲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又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條限，致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委是闕食，既非河水災傷，即每事只依編敕指揮，欲坐觀不救，恐罪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借貸，雖已有成法，不煩奏請，又體問得河北沿邊人戶爲見朝廷昔年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願與不願，借請一例散貸，後來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惶悚，每有借貸，例不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望倚閣放免，既煩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緣爲姦，畢竟又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本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戶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五萬戶，人戶諸納耗費，房店宿食，不過得一石五斗，入口未必能濟活一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驅催，若得使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必也。又欲抄劄飢貧，奏乞法外則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飢貧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又况准條邊郡，不得聚集飢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只有依條將常平斛依價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但以本州見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斛交紐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實直尙多二十二文，以此無人收糶，若不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本州將十萬石常平米，依條借貸，必須失陷三萬餘石，非惟所給不廣，而給納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軍見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糶不行，即許每斛於交紐價錢上，減錢出糶，不得減

過十分之二。仍給與貧民歷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入戶，頓買與販。仍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三分之一。約度定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斛各減錢十分之二，卽本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比之借貸失陷，猶爲省費。而本州裏外出九萬石米在市，則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又却得錢準備，今來豐熟物賤，却行收糶，兼利農末，爲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如行，施以爲便，卽乞行下本司，約東覺察轄下官吏，所貴人需實惠，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出糶。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遞行下！

### 乞將損弱米貸與人戶令賑濟佃客狀

紹聖元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閭食入戶，雖已奏准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糶常平白米賑濟，訪聞民間闕乏，少得見錢糶買，尙有飢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有專副吳崇、趙昇、界熙、寧八年糶到軍糧白米，及專副梁儉、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爲年深夾雜損弱，不堪就整充上軍人糧支遣，每月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管下村坊客戶，見今實闕餼糧，其上等人戶雖各有田業，緣值災傷，亦甚闕食，難以賑濟。况客戶乃主戶之本，若客戶闕食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令上件兩等人戶，據客戶人數不限石斛，依此保借，候向去豐熟日，依元糶例，並令送納十分好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飢年人戶闕食，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盡爲土壤，如以爲便，卽乞速賜指揮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可以發脫得上件陳米斛，公私俱便。若失此時，則入戶必不願請，不免守支積年，化爲糞壤。乞斷自朝廷，早賜指揮，入急遞行下，更不下有司，往復勸會。今來所乞借貸，皆是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賑貸一例支與貧下戶入，催納費力，事體不同。乞早賜行下！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自餘諸殿及廊廡門宇墻垣，均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給賜錢，或降度牒脩完，皆准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錢物充用。緣近歲民間屢值災歉，施利微薄，只了得遞年逐旋些小脩補。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同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亦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益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卽本廟有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欲乞依令出賣，收買材植，臣契勸上件銀器，元朝廷給賜，以備供神之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况所費錢數不多，欲望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副修造，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員，更互到彼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奉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弊陋，理當完葺，蓋所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庶稱朝廷尊事嶽廟之意。

卷十五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故其勝也，則慶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誦九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爲請，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戎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暉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歟，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

舉輕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慮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青天，而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獨臣執國命者，無愛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駭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虜老弱，困斃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賞糗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屑於白刃，筋骨絕於鏡鈎，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鱗魚鱖，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匕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驅歎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

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役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積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濟役，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見斷然不顧，與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筭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斲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感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

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旣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權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爲母族所黨，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寬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二年，必有權均力敵，內有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首，豪命以爵秩。

恭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搤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憫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慮，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恣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臨，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



毀脩骨，巧言鑽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扞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寧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勣，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莖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憐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元豐）

右臣伏見自求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法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覺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胸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軍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旣以改業，而其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卽爲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竊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

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一彼一此，不遇熒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竊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皆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藉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旣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旣往之咎，嘗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卽作賊，收而用之，卽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繼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蕩蕩。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二三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元祐元年）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繼死外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論議，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同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憤疾，以致殞沒。臨終之日，召司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前後議臣，忠勤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

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蘇東坡奏議終

蘇東坡東坡續集目錄

卷一 古詩

盤上訪道人不過……………一  
 送浚公二首……………一  
 北歸次韻……………一  
 上韓持國……………一  
 送別……………一  
 琴枕……………二  
 黃州……………二  
 常山贈劉鑑……………二  
 古風……………二  
 遊杭州山……………二  
 遊三遊洞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為  
 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  
 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三  
 穆父新涼……………三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無題……………三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  
 不見獨與若卿供奉澹知客東閣道話  
 久之惠州追錄……………三  
 古意……………三  
 次子由詩相慶……………四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四  
 正翰旣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四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四  
 呂倚夢得承事借示古今書一軸作詩  
 代跋尾倚年八十一……………五  
 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五  
 食檳榔……………五  
 古離別送蘇伯固……………五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五  
 試筆……………六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雷州八首.....六  
五色菊贈朱遜之次韻.....六  
妬佳月.....六  
追和沈述頃贈南華詩.....七  
夢雲.....七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七  
次韻黃魯直赤目.....七  
寄子由.....七  
廣州何道士叢妙堂.....七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  
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月二十  
七日聞軼遊壽星寺遠來設茶作此詩  
贈之.....八  
琴枕.....八  
申王畫馬圖.....八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八  
和公濟飲湖上.....八  
贈僧.....九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書  
大夫.....九  
次韻董夷仲茶磨.....九  
送公爲遊淮南.....九  
謝蘇自之惠酒.....九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〇  
戲和正甫一字韻.....〇  
池上二首.....〇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一  
魯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爲謝.....一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一  
贈曇秀.....一  
再過泗上二首.....一  
贈李兕彥威秀才.....二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二  
龐公.....二  
送呂行甫司門伴河陽.....二  
食雉.....三

雙兔觀	三
郭繪	三
初發嘉州	三
健爲王氏書樓	三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三
夜泊牛口	四
牛口見月	四
舟中聽大人彈琴	四
泊南牛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曉不及見	四
復來	四
江上看山	四
留題仙都觀	五
屈原塔	五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爲謝	五
新灘	五
新灘阻風	六
昭君村	六
黃牛廟	六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蝦蟆培	六
留題峽州甘泉寺	六
寄題清溪寺	七
赴嶺表過金陵蔣山泉老召食阻雨不及往	七
荆門惠泉	七
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七
涖陽早發	七
夜行觀星	八
漢水	八
萬山	八
隆中	八
竹葉酒	八
鱖魚	八
望夫臺	八
永安宮	九
入陣磧	九
諸葛井鹽	九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類大夫廟……………一九

許州西湖……………一九

江上值雲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鶩  
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  
等字……………二〇

褚宮……………二〇

出峽……………二一

神女廟……………二一

巫山……………二一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二二

滄洲亭懷古……………二二

柏家渡……………二二

清遠舟中寄耘老……………二二

書堂嶼……………二三

次履常臘梅韻……………二三

醉睡者……………二三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鸚鵡……………二三

老翁井……………二三

四

贈山谷子……………二三

觀子玉郎中草聖……………二四

餼魚行……………二四

次韻水官詩……………二四

平徐德占……………二五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二五

李白謫仙詩……………二五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  
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  
花夢中與作詩……………二六

飲酒四首……………二六

大雪獨留尉氏……………二六

阮籍嘯臺……………二六

留別叔通元弼坦夫……………二六

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因憩耘老溪  
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  
云……………二七

和寄天選長官……………二七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	
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爲賦之	二七
顏闔	二七
送朱海昌使蜀七首	二八
贈狄崇班季子	二八
題盧鴻學士堂圖	二八
蘆	二八
寄周安孺茶	二九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知羣	
馬奔突以手撥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	
籠開而放之作攜雲篇	二九
游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三〇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三〇
次韻魯直戲贈	三〇
夜坐與邁聯句	三〇
寄微軫	三〇
楸	三一
槐	三一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竹	三一
柏	三一
閭淵明	三一
題雲龍草堂石磬	三一
朱亥墓	三一
嚴顏碑	三一
峴山	三一
驪山	三一
和子由除日見寄	三一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三一
卷一 律詩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跡	三三
白帝廟	三三
戎州	三三
見魯人孔宗翰題詩三首	三四
奉和擬祥池	三四
奉和穎叔萬壽觀	三四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六

正月十四夜扈從端門觀燈三絕	三四
獲兔章二十韻	三五
光祿庵二首	三五
過通判曹仲錫飲書懷兩絕	三五
過木樨觀	三五
和喜雨	三六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三六
荊州十首	三六
渝州寄王道祖	三七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首	三七
倍州得山胡	三七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齋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嘗	三七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三七
入峽	三七
馬融石室	三八
代書寄挑山居士張聖可	三八

題贈田辨之琴姬	三八
六月六日以病在告獨遊湖上詣寺晚謁損之戲留一絕	三八
重九日以病辭府宴來謁損之際茶倩話復留小詩	三八
李鈐輶坐上分題戴花	三九
同前	三九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三九
戲孫公素	三九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頤關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三九
南康望湖亭	三九
半山亭	三九
檐耳山	四〇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復過度再次前韻	四〇
次韻聞復上人	四〇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四〇

擔州二首	四〇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四〇
曹溪夜觀傳錄燈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四一
贈包安靜先生三首	四一
杭州次周燕韻遊天竺觀激水	四一
過海得子由書	四一
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日欲沒因並西山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今歲索居檐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四一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途次元伯固仲蒙游七寶寺題竹上	四一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四一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四二
初敗英州過祀贈馬夢得	四二
答晁以道索書	四二
大老寺竹間閣子	四二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之將軍樹今歲大熟嘗陷之餘下及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四二
贈何道士	四二
和廬山上人竹軒	四二
歎塞來享	四二
觀臺	四三
吳江岸	四三
嘲子由	四三
無題	四三
元祐九年立春	四三
扶風天和寺	四三
再贈常州報恩長老	四三
聞姚西捷報	四三
三萼牡丹	四四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	四四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題李景元畫	四四
謝入惠雲巾方鳥二首	四四
檐州上元過子赴使君會	四四
檐耳寄子由	四四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	四五
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	四五
季委吹笛（并引）	四五
嘗褒儀所藏惠崇畫二首	四五
次韻徐得之常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間	四五
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	四五
嘗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四六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四六
偶於龍井辨才處得欵硯甚奇作小詩	四六
秋晚客興	四六
陳伯比和同字復次韻	四六
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	四六
山光寺同次芝上人韻	四六
與要源游西莊遇濟道人同往草堂爲	四六

八

濟書此	四七
寒食夜	四七
荅子勉三首	四七
送楊奉禮	四七
別東武流杯	四七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四七
孔周翰嘗爲仙源令中秋夜以事留於 東武官舍時陳君榮右王君建中皆在 郡其後十七年中秋周翰持節過郡而 二君已亡感時懷舊留詩於壁又其後 五年中秋軾與客飲于超然臺聞周翰 乞此郡客有誦詩者乃次其韻二篇以 爲他日一笑	四七
送穆越州	四八
贈葛葦	四八
雨二首	四八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 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四八

訪詹使君食槐芽	四九
示過（并跋）	四九
魚坑寺	四九
贈虔州慈雲寺鑿老	四九
和方南圭寄迂周文之三首	四九
壘中九華詩	五〇
留別登州舉人	五〇
過海	五〇
過嶺寄子由三首	五〇
歌白塔鋪	五一
嘗天門冬酒	五一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異於昔者蒼顏華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豈減當世之士哉頃宿長安驛舍聞泣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	五一
贈人	五一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趙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雲謹依元韻以當一笑	五二
觀湖二首	五二
寄高令	五二
獄中寄子由二首	五二
出獄次前韻	五三
寄子由	五三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五三
次韻馬元賓	五三
第五橋	五三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下居毗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五四
和林子中待制	五四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五四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五四
鹿鳴宴	五四
次韻張翊棠美晝眠	五四
真興寺閣禱雨	五五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  
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  
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  
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五五  
送蜀僧去塵.....五五  
曾元怒遊龍山呂穆仲不至.....五五  
黃河.....五五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  
懷子由.....五五  
小飲公瑾舟中.....五六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爲一噓  
檐耳.....五六  
答李端叔.....五六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  
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  
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發滯悶也.....五六  
和參寥見寄.....五七  
東園.....五七

次韻錢穆父以汝陰用杭越唱和韻作  
詩見寄.....五七  
奉和陳賢良.....五七  
秋興三首.....五七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五八  
題永叔會老堂.....五八  
次韻參寥寄少游.....五八  
謝曹子方惠新茶.....五八  
題潭州徐氏春暉亭.....五八  
贈仲勉子文.....五九  
講武臺南有感.....五九  
題寶鷄縣斯飛閣.....五九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五九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沉泥硯.....五九  
次韻子由彈琴.....五九  
和晁美叔.....六〇

絕句

再次前韻	六〇
和人同文五首	六〇
次韻參寥詠雪	六〇
穉紹似康	六〇
移合浦郭公甫見寄	六一
過太行	六一
惠州一絕	六一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六一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六一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鵲有感二首	六一
追憶郭功父觀余舊畫雪鵲復作二韻	六一
寄之時在惠州	六一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六一
僮耳四絕句	六一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六一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六一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舉舊詩次今韻呈曼秀	六一
答海上翁	六一
古山亭	六三
題懷素草帖	六三
雨中明慶賞牡丹	六三
與王郎夜飲井水	六三
贈僧思誼	六三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	六三
次韻致遠	六三
次韻景文山堂聽琴三首	六三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擲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六四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六四
又答氈帳	六四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六四
送范德孺	六四
陸蓮庵	六四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  
詩又二十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六四

奔陽岸下……………六五

戲荅王都尉傳柑……………六五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  
連明戲贈二小詩……………六五

遊中峰盃泉……………六五

憩寂園……………六五

送柳宜歸……………六五

寒具……………六五

參寥惠楊梅……………六五

雨夜宿淨行院……………六六

送惠州監押……………六六

過黎君郊居……………六六

贈王親……………六六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書壁一絕……………六六

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  
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伯固有詩因次

其韻……………六六

召伯梵行寺山茶……………六六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六六

洗兒……………六六

病後醉中……………六七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  
酥」潘邠老家造遠巡酒余飲之「莫  
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  
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二首……………六七

夢中絕句……………六七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  
仍以新詩為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六七

藏春塢二首……………六七

謝都事惠米……………六七

擷菜……………六八

別公擇……………六八

絕句……………六八

書寄韻……………六八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六八
常州太平寺簷葡萄亭	六八
過文覺顯公房	六八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僧面向天醉僧	六八
云是蜀僧隱密所作題詩於其下	六八
同狀元行老學士秉道先輩遊太平寺	六九
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爲作	六九
此君軒	六九
觀子美病中作嗟嘆不足因次韻	六九
蘭敦詩先生因留一絕	六九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	六九
相送竹西亭下留詩爲別	六九
絕句三首	六九
呈定國	六九
絕句二首	六九
破琴詩後	七〇
送柳子玉至靈山	七〇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七〇
贈江州景德長老	七〇
雜詩二首	七〇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澤	七〇
館書贈王觀	七〇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	七〇
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	七〇
聞捷	七一
睡起	七一
秋思寄子由	七一
碣石庵戲贈湛庵主	七一
散郎亭	七一
侯籬	七一
春夜	七一
火星巖	七一
讀開天寶遺事三首	七二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七二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謝惠貓兒頭荀.....七二  
 題淨因壁.....七二  
 同景文詠蓮塘.....七二  
 睡起.....七二  
 書蔡洪亭壁.....七二  
 子美召擇公飲偶以病不及往擇公有  
 詩次韻.....七三  
 和參寥.....七三  
 醉題信老方丈.....七三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七三  
 竹枝詞.....七三  
 寄歐叔弼.....七三  
 題淨因院.....七三  
 絕句.....七三  
 和黃龍滑老三首.....七三  
 過土山寮.....七四  
 嘗辨才白雲堂壁.....七四  
 琴詩.....七四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七四  
 驪山絕句三首.....七四  
 短橋.....七四  
 軒窗.....七四  
 曲檻.....七五  
 雙池.....七五  
 荷華.....七五  
 魚.....七五  
 牡丹.....七五  
 桃花.....七五  
 李.....七五  
 杏.....七五  
 梨.....七五  
 棗.....七六  
 櫻桃.....七六  
 石榴.....七六  
 樽.....七六  
 槐.....七六

松	七六
檜	七六
柳	七六
跋姜君弼課冊	七六
龍山補亡（并引）	七七
孟嘉解嘲	七七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七七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 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 其餘戲作數語足之	七八
惠崇蘆雁	七八
<b>卷二 和陶詩</b>	
追和陶淵明詩引	七八
和時運	七九
和勸農	七九
和停雲	八〇
和歸田園居六首	八〇

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	八一
酬劉柴桑	八一
與殷晉安別	八一
和王撫軍座送客	八一
和荅龐參軍	八一
形贈影	八二
影荅形	八二
神釋	八二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冶中	八二
九日閑居	八三
和移居二首	八三
歲暮作和張常侍	八三
和郭主簿二首	八四
示周綏祖謝和游城東學舍作	八四
和荅龐參軍	八四
和連雨獨飲二首	八五
和贈羊長史	八五
和乞食	八五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一六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八六
游斜川和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八六
和己酉歲九月九日	八六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八六
和飲酒二十首	八七
和止酒	八九
還舊居和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八九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八九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種早稻	九〇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激田舍獲	九〇
和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 溪	九〇
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口 號	九〇
和詠二疎	九〇
和詠三頁	九一
和詠荆軻	九一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九一
和雜詩十一首	九二
和擬古九首	九三
和東方有一士	九四
集歸去來詩十首	九五
和貧士七首	九五
和桃花源詩	九六
和歸去來令辭	九七
和劉柴桑	九八
歌辭	
竹枝歌（并序）	九八
山坡隨行	九九
鳴泉思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時 始弗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堙圯殆盡	九九
眉山蘇公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	九九
轆轤歌	九九
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九九
辨道歌	一〇〇

與葉淳老候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

秉道有詩次韻一首.....一〇〇

陳守道.....一〇〇

老人行.....一〇一

### 襄陽樂府二篇

野鷹來.....一〇一

上堵吟.....一〇二

襄陽樂.....一〇二

仙都山鹿.....一〇二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一〇二

盧飄飄三首.....一〇二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一〇三

### 賦

老饕賦.....一〇三

菜羹賦.....一〇四

颶風賦.....一〇四

思子臺賦.....一〇五

延和殿奏新樂賦.....一〇六

明君可與爲忠言賦.....一〇七

快哉此風賦.....一〇八

復改科賦.....一〇八

### 卷四 書簡

與李方叔四首.....一〇九

與陳公密三首.....一一〇

與徐仲車.....一一一

與吳秀才.....一一一

與彥正判官.....一一一

與毛澤民推官二首.....一一一

與陳輔之.....一一二

與溫公.....一一二

與魯直二首.....一一三

與陳傳道五首.....一一三

與龐安常.....一一五

與王敏仲六首	一一五
與鄭靖老二首	一一六
上韓昭文	一一七
與李延評	一一七
與黃敦言二首	一一七
與陸固朝奉	一一八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一一八
與黃洞秀才二首	一一八
與滕達道二十四首	一一八
與朱康叔十七首	一二三
與胡深夫五首	一二七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一二八
與李之儀五首	一二九
與馮祖仁四首	一三〇
與黃師是	一三一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一三一
與晦夫	一三二
與范夢得八首	一三二

與孫叔靜七首	一三三
答劉貢父二首	一三五
答曾子宣三首	一三五
與李公擇	一三六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一三六
與傅維巖祕校四首	一三七
與林天和長官二十三首	一三七
與張朝請五首	一四一
答漢卿	一四二
謝呂龍圖三首	一四二
與楊濟甫	一四三
答王龍圖	一四三
與楊濟甫	一四三
與蒲誠之六首	一四三
與楊濟甫	一四五
答楊濟甫二首	一四五
與楊濟甫	一四五
答寶月大師二首	一四五

與大覺禪師礎公	一四六
答范夢得二首	一四六
與郭功夫五首	一四七

卷五 書簡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一
答楊君素	一
與楊濟甫	一
與周開祖	二
與何浩然	二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	二
答陳履常二首	三
答程彝仲二首	三
與王慶源二首	四
答金山寶覺禪師	四
答富道人	五
答周開祖	五
答蜀僧幾續	五

與人	五
答張主簿	六
與人二首	六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	六
答李才元	七
答范蜀公	七
答晁叔美二首	七
與蒲廷淵	七
與晁君成	八
與范子豐六首	八
答王慶源	九
答參寥	九
與文與可三首	九
與鮮于子駿三首	一〇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	一一
與歐陽仲純五首	一一
答周開祖三首	一二
答呂照道二首	一三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答范純夫……………一三  
 與道甫……………一三  
 與孫子思七首……………一三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一四  
 與人……………一五  
 與樂推官……………一五  
 答李昭玘……………一五  
 答范蜀公四首……………一五  
 答言上人……………一六  
 答通禪師……………一六  
 答道源秘校……………一七  
 與王慶源……………一七  
 答李寺丞二首……………一七  
 與陳季常九首……………一七  
 答吳子野四首……………二〇  
 與李公擇二首……………二一  
 答湖守刁景純二首……………二一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二一

與蔡景繁十四首……………二二  
 與吳子野二首……………二五  
 與幾道宣義……………二五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二五  
 與徐司封……………二六  
 答湖守滕達道……………二六  
 答陳季常三首……………二六  
 與錢世雄……………二七  
 答任德翁……………二七  
 與周主簿……………二八  
 與知郡朝散……………二八  
 與文郎……………二八  
 與楊元素八首……………二八  
 答上官長官二首……………三〇  
 與人……………三〇  
 與巢元脩……………三〇  
 與千乘姪……………三一  
 與蒲傳正……………三一

與子明兄	三一
與子安兄	三一
與王元直	三一
答圓通秀禪師	三一
答寶月大師三首	三一
答趙昶晦之四首	三一
與塞序辰四首	三一
答療州陳章朝請二首	三一
與徐得之十首	三一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三一
答君瑞殿直	三一
與景倩	三一
與趙仲修二首	三一
與人二首	三一
與孟亨之	三一
與何聖可	三一
與毛維瞻	三一
與劉器之	三一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三八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三九
與無釋老師	三九
與清隱老師二首	三九
與人	三九
與金山佛印禪師	三九
與王文甫	三九

卷六 書簡

與楊元素二首	四〇
與胡道士	四〇
與人	四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四一
答賈耘老四首	四一
與千之姪	四二
與潘彥明	四二
與開元明師五首	四三
答王定國三首	四三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答靈鷲達老二首.....四四  
 答楊元素.....四四  
 與楊康功.....四四  
 答姚秀才二首.....四五  
 答王慶源二首.....四五  
 答潘彥明二首.....四五  
 與子安兄二首.....四六  
 與潘彥明四首.....四六  
 與王慶源二首.....四七  
 答佛印禪師.....四七  
 與王文甫.....四八  
 與運判應之.....四八  
 與范子功二首.....四八  
 與知縣十首.....四八  
 與人二首.....五〇  
 與張正己.....五〇  
 答李方叔.....五〇  
 答毛滂.....五〇

與王慶源三首.....五〇  
 答劉貢父.....五一  
 與范蜀公六首.....五一  
 與楊元素二首.....五二  
 與張太保安道.....五三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五三  
 答呂元鈞三首.....五三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五四  
 與千之姪.....五四  
 與楊君素二首.....五四  
 與黃州故人.....五五  
 答龐安常二首.....五五  
 答程懿叔.....五五  
 答李方叔三首.....五六  
 與王定國.....五六  
 與李端叔.....五六  
 與李伯時.....五七  
 與范純父.....五七

與辯才禪師三首	五七
與浴室用公	五七
與張元明二首	五八
與家復禮	五八
答劉元忠三首	五八
答王慶源	五九
與引伴高麗練承讓三首	五九
與潘彥明二首	五九
與陳懿叔二首	六〇
答聞復上人	六〇
與趙德麟二首	六〇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六一
與大別才老三首	六一
與承天明老五首	六二
與佛印禪師三首	六三
與孫正孺二首	六三
與王元直	六三
答王聖美	六四

答青州張秘校	六四
與王慶源之子	六四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六四
答楊禮先三首	六四
與朝守王朝請齋二首	六五
與吳子野	六五
答龜山長老四首	六六
與佛印禪師二首	六六
答王定國二首	六七
與趙德麟二首	六七
與辯才禪師	六七
答參寥二首	六八
與狂道濟二首	六八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六八
與明父權府提刑	六九
與孔毅父二首	六九
與范純夫四首	六九
答趙德麟二首	七〇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與人三首	七〇
與范子功四首	七一
答李方叔六首	七二
答潘彥明	七三
與鞠持正二首	七三
答趙德麟三首	七三
與人三首	七三
與王賢良	七四
答楊濟甫	七四
與子安兄四首	七四
與聖用弟三首	七五
與子由	七六
與參寥	七六
答范純父	七六
與孫子發二首	七六
與錢濟明二首	七七
與孫子發二首	七七
與開元明師二首	七七

二四

與任德翁	七八
與張元明二首	七八
與黃元翁	七八
答劉無言	七八
與孫子發三首	七八
與程德孺	七九
答錢濟明三首	七九
答張嘉父	八〇
答徐得之二首	八〇
答吳秀才	八〇

卷七 書簡

答參寥三首	八一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八二
答王商彥	八三
與程天侔七首	八三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八四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八九

答王敏仲四首	八九
與范純夫	九〇
與蕭朝奉	九〇
答王莊叔二首	九一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九一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九一
與李大夫	九二
與周文之二首	九二
與人	九二
與惠州都監	九三
與史氏太君嫂	九三
與林濟甫二首	九三
答劉元忠	九三
答王敏仲	九三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	九四
答程天侔三首	九五
與鄭嘉會二首	九六
與僧隆賢二首	九六

與楊濟甫二首	九七
與元老姪孫四首	九七
與范元長八首	九八
與秦少游	九九
與楊子微二首	一〇〇
與范元長六首	一〇〇
與孫叔靜三首	一〇一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一〇二
與歐陽晦夫	一〇三
答陳承務二首	一〇三
答南華明老三首	一〇三
答錢濟明三首	一〇四
答蘇伯固三首	一〇五
與錢志仲三首	一〇五
與劉器之	一〇六
與冠君	一〇六
與人二首	一〇六
與宋漢傑二首	一〇七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與胡郎仁脩三首	一〇七
與外生柳閱	一〇八
與人二首	一〇八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一〇八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一〇八
答清涼長老	一〇九
答錢濟明三首	一〇九
答廖明略二首	一〇九
答孔毅夫二首	一〇九
答蘇伯固	一一〇
答王幼安三首	一一〇
答胡道師	一一一
與李公擇	一一一
與黃師是三首	一一二
與子由二首	一一二
與馮祖仁三首	一一三
與郭功甫二首	一一三
答孔毅父	一一四

二六

答畢光輩	一一四
與米元章九首	一一四
與錢濟明三首	一一五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一一六

卷八 序

入境圖後序	一一六
聖散子後序	一一七
送人序	一一七
送水丘秀才序	一一七
勸宋復古畫序	一一八
獵會詩序	一一八
講田友直字序	一一九
送張道士序	一一九
江子靜字序	一一九
論	一二〇
儒者可與守成論	一二〇

物不可以苟合論	一二一
士變論	一二二
宋襄公論	一二三
屈到嗜芟論	一二四
憤歐陽子朋黨論	一二五
龍虎鉛汞論	一二六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一二七
論武王	一二八
論養士	一二九
論秦	一三一
論魯隱公	一三一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尤之	一三二
論管仲	一三三
論孔子	一三五
論周東遷	一三六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一三七
論商鞅	一三八
論封建	一三八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論始皇漢宣李斯	一三九
論項羽范增	一四一
論好德錫之福	一四二
論鄭伯克段于鄆	一四二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一四三
論取郟大鼎于宋	一四四
論齊侯魏侯晉命于蒲	一四五
論帝于太廟用致夫人	一四六
論閏月不告朔朝于廟	一四六
論用郊	一四七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	一四八
論黑肱以濫來奔	一四八
論春秋變周之文	一四九
<b>卷九</b>	
第問三首	一
私試策問一首	一
擬殿試策問	二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  
 脩廢官舉逸民……………三  
 天子六軍之制……………四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四  
 鬪鬪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  
 由……………五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六  
 易解……………二

奏議

郊祀奏議……………三  
 論時政狀……………七  
 辨謗劄子……………九  
 奏狀……………九

縣榜……………一九  
 舉黃庭堅自代狀……………二〇  
 舉劉景文狀……………二〇  
 舉趙德麟狀……………二一  
 赴英州乞舟行狀……………二一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二二  
 上初即位論治道二首……………二二  
 道德……………二三  
 刑政……………二四

表狀

代普寧王賀冬表……………二五  
 謝御膳表……………二五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二五  
 上皇帝后賀正表……………二六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二六  
 擬作……………

代侯公說項羽辭……………二六  
擬孫權答曹操書……………三〇

制誥

元祐元年元月六日明堂赦文……………三二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三三

樂語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三三  
教坊致語……………三三  
口號……………三四  
勾合曲……………三四  
勾小兒隊……………三四  
隊名……………三四  
問小兒隊……………三四  
小兒致語……………三四  
勾雜劇……………三五  
放小兒隊……………三五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勾女童隊……………三五  
問女童隊……………三五  
女童致語……………三五  
勾雜劇……………三六  
放女童隊……………三六  
齋日致語口號……………三六  
黃樓致語口號……………三七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三七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三七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三八

卷十 頌

英宗皇帝御書頌……………三八  
東坡羹頌(并引)……………三八  
油水頌……………三九  
豬肉頌……………三九  
食豆粥頌……………三九  
荅子由頌……………四〇

二九



禪巖頌.....四〇

答孔子君頌.....四〇

醉僧圖頌.....四〇

贊

李端叔傳神贊.....四一

三笑圖贊.....四一

李西平畫贊.....四一

醉吟先生畫贊.....四一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并序).....四一

東莞資福寺再生柏贊.....四二

題三國名臣贊.....四二

忠懿王贊.....四二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四二

文與可枯木贊.....四三

救月圖贊.....四三

題王翳畫如來出山相贊.....四三

畫佛贊.....四三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四三

象般若心經贊.....四四

六觀堂贊.....四四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四五

元華子真贊.....四五

彌禮贊.....四五

自南海歸過清遠峽寶林寺禪月所畫  
十八大阿羅漢.....四六

第一賓度羅跋囉尊者.....四六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四六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四六

第四蘇頻陀尊者.....四六

第五諾矩羅尊者.....四六

第六跋陁羅尊者.....四七

第七迦理迦尊者.....四七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四七

第九戒博迦尊者.....四七

第十半託迦尊者.....四七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四七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四七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四八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四八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四八
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	四八
第十七慶友尊者……………	四八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四八
捕魚圖贊……………	四九
馬祖龐公真贊……………	四九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四九
葆光法師真贊……………	四九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四九
僧都謝道士真贊……………	五〇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道士塞拱辰	
趙郡蘇某見而贊之……………	五〇
辯才大師真贊……………	五〇
應夢觀音贊……………	五〇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思無邪齋贊……………	五〇
羅漢贊……………	五一
傅大士贊……………	五一
普照王贊……………	五一
銘	
孔毅甫鳳味石硯銘……………	五一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五一
王頤端硯銘……………	五一
楊次公家桴磬銘……………	五一
裙靴銘(并序)……………	五一
周文炳瓢硯銘……………	五一
王定國硯銘……………	五三
雪浪石盆銘(一作雪浪齋銘)……………	五三
谷庵銘……………	五三
德威堂銘(并敘)……………	五四
文勛篆銘……………	五四
葬枯骨銘(并敘)……………	五五

草錫泉銘(并敘).....	五五
梳柳庵銘(并敘).....	五五
石塔戒衣銘.....	五六
參寥泉銘(并敘).....	五六
夕庵銘.....	五六
何公橋銘.....	五七
廣心齋銘.....	五七
十二琴銘.....	五七
震陵孤桐.....	五七
香林八節.....	五七
號鐘.....	五八
玉磬.....	五八
松風.....	五八
古媧黃.....	五八
南風.....	五八
歸鶴.....	五八
秋風.....	五九
漁榔.....	五九

九州璜.....	五九
天球.....	五九
唐陸魯望硯銘.....	五九
天石硯銘(并敘).....	六〇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六〇
啓	
求婚啓.....	六一
定州到狀.....	六一
謝韓舍人啓.....	六一
穎州謝遵使啓.....	六二
答漕使啓.....	六二
上執政謝獎諭啓.....	六二
謝王內翰啓.....	六二
上留守宣徽啓.....	六三
謝交代趙祠部啓.....	六三
賀孫樞密啓.....	六四
上監司謝禮上啓.....	六四

同列郡守倅啓	六四
賀列郡知通賀冬啓	六四
賀鄴帥監司年節啓	六四
同列郡守倅賀年啓	六五
謝監司啓二首	六五
賀高陽王侍制啓	六五
賀青州陳龍圖啓	六六
謝惠生日詩啓	六六
謝求婚啓	六六
賀正啓	六七
賀多啓	六七
賀正啓	六七
謝孫舍人啓	六七
謝呂學士啓	六七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六八
賀提刑馬宣德啓	六八
答會舍人啓	六八
答秀州胡朝奉啓	六九

上魏州太守啓	六九
賀蔣發運啓	六九
答杭州交代林侍制啓	七〇
答臨江軍知軍啓	七〇
賀年啓二首	七〇
高麗大使遠迎啓	七一
副使啓	七一
謝大使土物啓	七一
謝管設大使啓	七一
副使啓	七一
謝副使啓	七一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七二
杭州到狀	七二
賀王發運啓	七二
賀浙運使張大夫啓	七二
同答館職啓	七二
答會舍人啓	七三
謝右史啓	七三

賀時宰啓	七三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七四
謝應中制科啓	七五
下財啓	七六
答求親啓	七六
與邁求親啓	七七
徐州謝鄰郡陳彥升啓	七七
湖州上監司先狀	七七
同同官先狀	七七
黃州還同太守畢仲遠啓	七七
杭州與莫提刑啓	七八
同蘇州黃龍圖啓	七八
代賀歐陽樞密啓	七八
卷十一 書	
上神宗皇帝書	七九
續添	

上皇帝書	八九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九二
上皇帝書	九五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九六
上王兵部書	九六
與劉宜翁書	九七
上王刑部書	九八
與佛印禪老書	九八
謝歐陽內翰書	九九
謝范舍人書	一〇〇
上梅龍圖書	一〇〇
上荆公書	一〇一
上韓樞密書	一〇一
上呂相公書	一〇二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一〇三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及因修廡宇書	一〇四
與章子厚書	一〇六
答劉巨濟書	一〇七

與孫運句書	〇七
與王序書	〇八
答陳季常書	〇九
與吳秀水書	一〇
與謝民師推官書	一一
與孫知損運使書	一二
與王定國書	一三
與李方叔書	一四
上知府王龍圖書	一五
與葉進叔書	一六
答范景山書	一七
答參寥書	一七
答李康年書	一七
答舒堯文書	一七
答陸道士書	一八
答孫志康書	一八

卷十二 記

勝相院經藏記	一一九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一二〇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一二一
畫水記	一二二
張龍公祠記	一二二
刻秦篆記	一二三
秦太虛題名記	一二四
獎諭勅記	一二四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一二五
方丈記	一二七
野吏亭記	一二七
遣受亭記	一二七
傳神記	一二七
照寧手詔記	一二八
應夢羅漢記	一二九
觀妙堂記	一二九
法雲寺禮拜石記	一二九
醉鄉記	一三〇

睡鄉記	一三〇
淮陰侯廟記	一三一
靜常齋記	一三一
趙先生舍利記	一三二
北海十二石記	一三二
子姑神記	一三三
天籟記	一三三
傳	
僧圓澤傳	一三四
杜虞士傳	一三五
萬石君羅文傳	一三六
江瑤柱傳	一三七
黃甘陸吉傳	一三八
葉嘉傳	一三九
溫陶君傳	一四一
碑	

表忠觀碑	一四二
宸奎閣碑	一四三
祝文	
告文宣王文	一四四
告顏子文	一四四
告五嶽文	一四五
秋賽二首	一四五
杭州禱觀音祈晴文	一四五
謝觀音晴文	一四五
祈晴文	一四六
謝晴文	一四六
祈雨文	一四六
謝雨文	一四六
祈雪霧豬泉文	一四七
祈雪文	一四七
祭勾芒神文	一四七
祭佛陀波利文	一四七

祭常山神文	一四七
祭泗洲塔文	一四八
禱文	一四八
祈晴文	一四八

墓誌銘

幸太師墓誌	一四九
朱亥墓誌	一四九
劉夫人墓誌銘	一四九
朝雲墓誌銘	一五〇

偈

十二時中偈	一五一
無相庵偈	一五一
送海印禪師偈	一五一
南屏激水偈	一五二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一五二
木峰偈	一五二

寒熱偈	一五二
佛心鑑偈	一五三
戲答佛印偈	一五三
養生偈	一五三
送僧應託偈	一五三
王晉卿前生圖偈	一五四

箴

東交門箴	一五四
------	-----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古詩

靈上訪道人不出

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岸，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澗。

送淡公二首

燕本冰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鴻。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不識淡，仰詠嗟無窮。滯觀生物表，明玉傾壺中；常住冷竹坐，相語道意冲。崧洛興不薄，稽江事難同；明日若不來，我作黃石翁。何以兀其心，為君學虛空。

坐重青草公，意合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人。鏡浪洗手漾，剡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眼前遠衣新。行嘗譯文字，慰此吟慙慙。

北歸次韻

秋風捲黃落，朝雨洗淥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嶺獨徐行，艱難（一作「嶮」）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上韓持國

韓氏三虎秉樞極，中有一虎似偉節；端居隱几學無心，風駕入朝常正色。犯時獨行太悞嚙，回天不忌真藥石；致致歸來荷二聖，推排使至有衆力。吾儕小人但飽飯，不有君子何能國；西湖醉臥香水船，如何為人作豐年。

送別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鴨頭春水澱如粳，水面桃花弄春臉。衰翁送客水邊行，沙靨馬蹄烏帽點。昂頭問客幾時歸？客道：「秋風落葉飛。」繫馬綠楊開口笑，傍山依約見斜暉。

琴枕

清眸作金徽，素齒爲玉軫；  
響泉竟何用？金帶常苦窘！  
爛斑漬珠淚，宛轉堆雲鬢；  
君若安七絃，應彈卓氏引。

貴州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  
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  
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  
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  
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  
祇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  
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  
歸來始覺遠，明月高峰頭。

常山贈劉鋹

劉侯年少日，駿馬拊便面；  
援弓厲自落，不待白羽貫。

古風

精神洞元化，白日昇高旻；  
俯仰凌倒景，龍行速如神。  
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  
金床設寶几，瓊瑤明月珍。  
仙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  
飲我霞石盃，放盃恍如春。  
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  
無端拜失儀，放棄令自新。  
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  
淮南守天庖，嗟我復何人？

遊杭州山

山平村鳩迷，野寺鍾相答；  
晚陰失林莽，（一作「杪」）落日猶在塔。  
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  
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  
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  
「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  
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  
立石像興王，遺址今岌嶮。」  
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  
歸來父老藏，崇高畏傾（一作「輕」）  
「歷」詩人工譏病，此欲恣挑抉；  
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  
是非今已矣，與廢何倉卒？  
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遊三遊洞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二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  
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

一徑遶山翠，盤紆去似蛇。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呀。滑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歎  
息烟雲去，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豨。相逢衣盡草，環坐髻應雲。竈突依巖  
黑，樽尊就石窪。洪荒無傳記，想像在犧媧。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強爲寫槎牙。

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常恐懣懣身。坐纏冠蓋蔓，受恩如負債。粗報乃焚券，但  
知眠牛衣，寧免刺虎圈。清風來旣雨，新稻香可飯。紫蟹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崔蔡手，政比張趙健。三公行可  
致一語自先獻，幸推江湖心適我魚鳥願。

無題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如線。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年光與時景，頃刻互衰變。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強健。人  
心苦執迷，富貴愛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盃，更待他人勸。

十一月二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君卿供奉嬾知容東閣道話  
久之惠州進錄

卷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烟歇。主人待來終不來，火紅銷盡灰如雪。

古意

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爲戲，公怒鞭人血流  
地，等爲戲劇誰復先。我笑爲翁兒更賢。

次子由詩相慶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却走來，海關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隣無二仲；他年汝輩勿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惜癯腹笑空洞！魯兒雖是兩翁癯，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尙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算瓢出，衆婦夜緝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一作「昭」）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

衡門老蒼薛，行栢千兵屯。開樽邀落日，未對烏鳶言。清風舉吹籟，散亂書秩翻。傳呼一何急？人馬從車奔。貧居少賓客，隣婦窺籬牆。頭過春酒綠，泛田家盆。比來伏青蒲，坐擬白獸樽。王猷修潤色，亦有簿領煩。朝廷貴二陸，屢聞天語溫。猶能整華障，媿我非韓孫。

正齋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

稚川信（一作「真」）長生，少從鄭君游。孝章偶不死，免爲文舉憂。餘齡會有遇，（一作「適」）獨往豈相攸？由來警露鶴，不羨撮蚤鷗。願加視後鞭，同駕躡空輶。宵煖脫齒莖，勿憶齊眉羞。何時遂縱轡，歸路同首丘。東岡松栢老，西嶺橘柚秋。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領飛虎頭。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舟。我亦霑濡瀝，漸解鍾儀囚。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猶勝嵇叔夜，孤憤甘長幽。南窗可寄傲，北山早歸綬。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里閭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數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真弊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塵，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子如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嘗爲師子吼，佛法無南北。

呂尚夢得承事借示古今書一軸作詩代跋尾尚年八十一

楊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篋。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表。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為蛭蜜聲，時有鳥可句。為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為居所移，吾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云。

食檳榔

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間扇，蔭此九月暑。上有垂房子，下繞絳刺禦。風欺紫鳳卵，雨暗蒼龍乳。裂包一墮地，還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誅彭勳可策，推穀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專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錄鉅用許。先生失膏梁，便腹委敗鼓。日啖過一粒，腸胃為所侮。蟄雷股臍腎，藜藿腐亭午。書燈看膏盡，缸漏歷歷數。老恨怕少睡，竟使赤背努。渴思梅林嚙，飢念黃獨學。奈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

古辭別送蘇伯固

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猶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湖邊（一作「江南」）路。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

試筆

子石如琢玉，這烟真削繁；入我病風手，玄雲淪淪淪。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蠟展阮，又如銀柳穉。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蠅；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棲。

雷州八首

白髮坐鉤黨，南還瀕海州；灌園以糊口，身自雜蒼頭。雜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鶻鴉何關汝？下居近流水，小巢依嶺岑；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爐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鶴鶩一枝足，所恨非故林！培塿無松柏，駕言此焉游；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蠖以時屈，其伸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掩窗。粵嶺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東帶趨房祀，用史巫紛若。絃歌薦蘭粟，奴至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鷄骨灼。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蝦魚。青裙腳不膩，臭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洲生綠珠。海康蠟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搗鼓祭，城郭為傾動。雖非堯頌曆，自我先人用；若笑荆楚人，嘉平蠟雲夢。舊時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尙應遠，東風已如雲。黃氓託絲布，相就通殷勤；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五色菊贈朱遜之次韻

黃華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一從入僞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偶（一作「寓」）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既易售，粹駁宜（一作「定」）相傾；疾惡逢伯厚，識真似淵明。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敢評？願君為霜風，一洗紫與頰。

姒佳月

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好潔白？爰有謫仙人，舉酒為三客；今夕偶不見，沈瀾念風伯！毋

頰風伯來，彼也易滅；支顛少待之，寒空淨無迹。粲粲黃金盤，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玉露洗秋色。浩漭玻璃瑣，和光入胸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爲莫逆。

追和沈蕙頊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肯致違公材。堯爾無心雲，胡爲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歲扁蒼苔。

夢靈

殘杯失春溫，破被生夜情；開門千山白，俯仰同一照。雖時出圭角，固自絕瑕竅；兒童勿驚怪，調汝得一笑。

雲林硯屏率詹直同賦

西山無時春，曉殿鎖頑陰，分明倚天壁，點綴無風林。物固爲人出，興誰於此深？窮奇真自盡，詩句且娛心。

次韻黃詹直赤目

讀詩得非子夏學，紉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醫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蠅頭表，端就君王覓鏡湖。

寄子由

吾讀海南子，由讀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詩以示之。

九疑聯線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月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鬢紅顏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尙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與此意留要荒。他年誰與作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

廣州何道士衆妙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一作「妙」）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



軒，跌坐一醉扶桑，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溫。欲收月魄燒日魂，我自日月誰吐（一作「使」）吞？

南屏謔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月二十七日聞試遊壽星寺，遠來設茶，作此詩贈之。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瓊兔毫班，打作春瓊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東坡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輪困漉落非笛材，破作細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臥枕給巾酒初醒。驚鸞別鶴誰復聞，身息綯綯自成曲。

申王畫馬圖

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絕瀟灑。兩坊岐薛寧與申，憑陵內廐多清新。肉駿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真天人。驪山射獵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感破霜蹄，萬騎如風不能及。鴈飛兔走驚弦開，翠華按轡從天回。五家錦繡變（一作「遍」）山谷，百里烏餌遺纖埃。青驪蜀棧兩（一作「西」）超忽，高準濃娥散荆棘。回首追風趁日飛，（一作「首藉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春蕭瑟。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朝

樂事難并真寶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興來取次或成權，瓦鉤却勝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肯為一時風雨阻。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看照歸路。

和公濟飲湖上

昨夜醉歸還獨寢，曉來宿雨鳴孤枕。扁舟小棹截湖來，正見青山殿雲錦。須知老人與不淺，莫學公榮不共

飲；與君歌舞樂豐年，喚取千夫食陳廩。

贈僧

道人自嫌三世將，棄家十年今始壯；玉骨猶含富貴餘，漆瞳已照人天上。去年相見古長干，衆中矯矯如翔鸞；今年過我江西寺，病瘦已作霜松寒。朱顏不辦供歲月，風月蒿火湯中雲；好問君家黃面翁，乞得摩尼照生滅。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駭；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大夫

鄴侯藏書手不觸，嗟我嗜書終日讀；短檠照字細如毛，怪底昏花懸兩目。扶衰賴有王母杖，名字於今掛仙錄；荒城古壘草露寒，碧葉叢低紅菽粟。春根夏苗秋著子，盡付天隨恥充腹；蘭傷桂折緣有用，爾獨何損丹其族。贈君慎勿比蒼苒，採之終日不盈掬；外澤中乾非爾傳，斂藏更借秋陽曝。雞壘桔梗一稱帝，薑也雖尊等臣僕；時復論功不汝遺，異時謹事東籬菊。

次韻董夷仲茶磨

前入初用茗飲時，煮之無間葉與骨；寢窮厥味白始用，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於磨，信哉智者能創物；破槽折杵向牆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強鑄鑿，理疎性軟良可咄。子家江陵遠莫致，塵土何人爲披拂？

送公爲遊淮南

負米萬里緣其親，運囊無度愛其身；讀書莫學流麥士，挾策莫比亡羊人。迺翁辛苦到白首，汝今強勉當青春；昔時管鮑以君霸，此兩士賈寧非貧。

謝蘇自之惠酒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高士例須憐藁，此語嘗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藁未必高士憐。醉者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於天。達人本有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景山沉迷阮籍傲，畢卓盜竊劉伶類。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入子參羣仙。流涎露頂置不說，爲問底處能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長孤圓。有時客至亦爲酌，琴雖未去聊忘絃。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雙舉遠將寄。且言不飲固亦高，舉世皆同吾獨異。不如同異兩俱冥，得鹿亡羊等嬉戲。決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玄鴻橫號黃樹峴，」九曲亭即吳王謁山，一山皆櫟葉，其旁即元結陂湖也。黃花極盛，因爲對云：「陪鶴下浴紅荷湖。」坐客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高居堅關扃，健耕躬稼角掛經。篙竿繫舸菰茨隔，笳鼓過軍鷄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荆筍供膾愧撾聒，乾鍋更炙甘瓜羹。

戲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菅。奇孤甘掛汲古綆，僥覯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囊桔，公貴幹蠱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關。（王方平謂麻姑云：「姑因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池上一二首

小池新鑿會天雨，一部鼓吹從何來。有蟾正碧亂草色，時酒出沒東南隈。并聳跳梁亦足樂，洞庭魚龍何有哉。能歌德聲莫入月，清池與爾俱忘回。

不作太白夢日邊，還同樂天賦池上。池上新年有荷葉，細雨魚兒噉輕浪。男兒學易不應舉，幽人一爻吾得尚。此池便可當長江，欲傍茅齋來蕩漾。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

潛山隱君七十四，紺瞳綠髮方謝事。腹中靈液變丹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爲我駐三日，明月滿舟同一醉；丹書細字口傳訣，願我沉迷真棄耳。年來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齊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爲謝

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嘗。磨成不敢付僮僕，自看雲湯生幾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歸田錄：草茶以雙井爲第一，畫舫宿太湖，北儲貢茶故事。）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鮮鱠經年秘醞醱，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尊苗活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麋子蠶蠶何足道，點綴盤飧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罍，方法相傳竟留蓄。且同千里寄鴉毛，何用孜孜餒麋鹿？

贈曼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山林。道人偶愛山水故，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曹溪更欲瞻道像；要知水味孰冷暖，始信夢時非幻妄。袖中忽出具葉書，中有璧月匡星珠。人間勝絕略已遍，匡廬南嶺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橫秋水。誦師佳句說南屏，瘴雲應逐秋風靡。胡爲只作十日歡，杖策復尋歸路難；留師筍蕨不足道，悵望荔子何時丹？

再過泗上一首

眼明初見淮南樹，十客相逢九吳語。旅程已付夜帆風，客睡不妨背船雨。黃柑紫蟹見江海，紅稻白魚飽兒女；慙歎買酒謝船師，千里勞君勤轉櫓。

繫舟淮北兩折軸，繫舟淮南風斷橋。客行有期日月疾，歲事欲晚霜雪驕。山根浪頭作雷吼，縮手敢試舟師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一一一

箭不用燃犀照幽怪，要須拔劍斬長蛟！

贈李兕彥威秀才

魏王大瓠實五石，種成瓠落將安適？可憐公子持十牛，海上三年竟何得？先生少負不羈才，從軍數到單于臺；天山直欲三箭取，白衣將軍何人哉？夜逢怪石會欽羽，戲中戟枝何足數。誓將馬革裹尸還，肯學班超苦兒女。封侯衛霍知幾許，老矣先生困羈旅。酒酣聊復說平生，結懣猶堪一再鼓。棄書捐劍學萬人，紈袴儒冠皆誤身。窮途政似不龜手，與世差爲西子顰。如今惟有談天口，雲夢胸中吞八九。世間萬事寄黃梁，且與先生說烏有。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枯木嵌空微黯淡，古器雖在無古茲。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羲皇前；一山黃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我已之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爲道明燈照華屋。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仕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復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結交不在久，傾蓋如平生。識子今幾日，送別亦有情。子生公相家，高義久崢嶸。天才既超詣，世故亦歷更。譬如追風驥，豈免羈與纓。念我山中人，久與麋鹿并。誤出掛世網，舉動俗所驚。歸田雖未果，已覺去就輕。河陽豈云遠，出處恐異程。便當從此別，有酒無徒傾！

食雄

雄雉曳脩尾，鷺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鬪，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烹煎雜鷄鶩，爪距漫搓牙。誰知化為蛋，海上落飛鴨？

雙鳧觀（在葉縣）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常為漢郎吏，厭世去無還。雙鳧偶為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姦。

郭綸（繪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

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馳馬瘦，不知鐵槩不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騎先。我嘗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射蠻貊。

初發嘉州

朝發鼓闌闌，西風獵畫旛。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錦水細不見，蠻江清更鮮。奔騰過佛脚，曠蕩造平川。野市有禪客，釣臺尋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湲。（是日期鄉僧宗一會別釣魚臺下）

捷為王氏書樓

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霽散，綺窗畫閣青氣氤。山嶺悲嘯谷泉響，野鳥膠鬲巖花春。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事斬級，區區何者為三墳？書生古亦有戰陣，寫巾羽扇揮三軍。古人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江寒暗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峰，晃蕩射峭壁。橫雲忽飄散，翠樹紛歷歷。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巖荒誰復愛，稊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迹。

夜泊牛口

日落江霧生，繫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爲夜食，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呶愛，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里，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牛口見月

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洒我裳。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幽懷耿不寐，四顧獨彷徨。忽憶丙申年，京邑大雨滂。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車馬無復見，紛紛擗棧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畫，疎星弄寒芒。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今年牛口宿，見月重淒涼。却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

舟中聽大人彈琴

彈琴江浦夜，漏永歛衽在。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滂絕。更愛玉珮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世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聞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微音倏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尙爾。何況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絕。夜闌更請彈文王。

泊南牛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

江上有微徑，深榛煙雨埋。崎嶇欲取別，不見又重來。下馬未及語，固已慰長懷。江湖涉浩渺，安得與之偕。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遝如驚奔；仰看微逕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有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真人厭世不同願，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凌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

屈原塔

（在忠州原不當有塔於此意者後人追思故爲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歲意未歇；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猿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別。南賓舊屬楚，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恐于就淪滅。此事雖無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

西山詩和者二十餘人再次前韻爲謝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裁；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鑿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涉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壘；諸公渠架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腐井久不食，古蠶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卷雲峰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句，（一作「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瀦餘哀。

新巖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口。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蠶（一作「



「淵」下橫，小魚散復合，鰲澗如遭烹，鷗鷺不敢下，飛過兩翅輕，白鷺誇瘦捷，插脚還欲傾。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

新灘阻風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飛雲滿巖谷，舞電穿窗牖；灘下三日留，識盡灘（一作「山」）前叟。孤舟倦鷗軋，短纜困牽掣；嘗聞不終朝，今此何其久？只應留遠人，此意固亦厚！吾今幸無事，閉戶為飲酒。

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豔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一作「家」）子。誰知去鄉國，萬里為胡鬼。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愛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黃牛廟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扇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摩崖四蹄濕；青芻半束長苦飢，仰看黃牛安可及？

蝦蟆埭

蟆背似覆盂，蟆頤如偃月；謂是月中蟆，開口吐月液。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龍出。入江江水獨，猶作深碧色；稟受苦潔清，獨與凡水隔。豈惟煮茶好，醖酒應無敵！

留題峽州甘泉寺（姜詩故居）

輕舟橫江來，弔古悲純孝；逶迤尋遠迹，婉孌見遺貌。清泉不可挹，涸盡空石窖；古人飄何之？唯有風竹蘭。行旣村落，戶戶懸網罩；民風坦和平，開戶夜無鈔。叢林富笋茹，平野絕虎豹；嗟哉此樂鄉，無乃姜子教？

寄題情溪寺（在峽州鬼谷子之故居）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真竊。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秦儀固新學，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官若有神，領首然吾言。

赴嶺表過金陵蔣山泉老召食阻雨不及往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雨（一作「欲」）作。獨望鍾山叫寶公，雲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叫不開，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峰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書蔣山圖，爲作泉公喚居士。

荆門惠泉

泉源從高來，走下隨石脈。紛紛白沫亂，隱隱蒼崖拆。螢回成曲沼，清澈見肝膈。深瀆爲長溪，奔駛蕩蛙蠅。初開不容梳，漸去已如帛。傳聞此山中，神物懶（一作「類」）遭讀。不能致雷雨，儼儼吐寒碧。遂令山前人，古灌稻麥。

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傾。嘗之爲惠泉，余若有所折。泉源本無情，豈問獨與激。愈愚彼二水，終古取莫雪。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別。泉旁平地衍，泉上山礧嶮。君子慎所居，此義安可闕。古入貴言贈，敢用况高節。不爲冬霜乾，肯畏夏日烈。冷冷但不已，海遠要當徹。

湘陽早發

富貴本先定，世人自榮枯。暮暮好名心，嗟我豈獨無。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自進苟無補，乃是懶且愚。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種藕春滿湖。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闌若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擬，一一立名字。南

漢水

共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近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以。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

萬山

三化南國遊，女儂如卿洲。中流沙子環，珮鏘鏘鳴。古風隨世變，寒水空冷冷。過之不敢慢，佇立整冠纓。

隆中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感成潭，旋轉山之趾。禪房久已壞，古鬢含清泚。下有仲宣欄，綆刻深容指。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月烟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管錘。

竹葉酒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耆舊何人在？丘墳應已平。惟餘竹葉在，留此千古情。

鮪魚

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誰言解縮頸，貪餌每遭烹。杜老當年意，臨流憶孟生。吾今又悲子，輟筍涕縱橫。

荃夫臺

(在忠州南數十里)

山頭孤石遠亭亭，江轉船回石似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

永安宮（今夔之永安門，卽宮之遺趾）

千古陵谷變，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昔日尊？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遺燼。

入陣嶺

平沙何茫茫，粲粲見石筴；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響。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唯餘入陣圖，千古壯夔峽。

諸葛井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歲夏水漲則鹽泉溢，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賤，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復誰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運；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

穎大夫廟

人情難強同，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證費搖撼。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旁孤塚，古隧有殘坎。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鸞鏡春集長；來從古城角，夜半傳新響。使君欲春遊，浚沼役千掌；紛紜具春餽，鬧若蟻運壤。天

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唯有落殘梅，標格苦矜爽。遊人全已集，翠榭三且兩；醉客臥道傍，扶起尙偃仰。池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江上值雪效歐陽隨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縮頸夜寒如凍龜，雪來唯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漸。隨風顛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入戶但覺輕絲絲。沾裳細看若（一作「巧」）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爲霍然；一磨遍九野，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膚肌。山夫只見屨襍擔，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宰相獻壽嘉及時；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幃。高人著屐踏冷冽，飄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清淋漓。酒袍入袖濕靴底，亦有執版趨墀。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咿咿有寒兔，孤隼下擊千夫馳；敲冰煮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強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獵，誰能往者我欲隨。紛紛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爲賦之。

宿宮

宿宮寂寞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二王臺閣已凶莽，（郢東王高氏）何況遠問縱橫時？楚王獵罷擊靈鼓，猛士操舟張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鼎千石烹蛟螭。當時鄴人架宮殿，意思絕妙般與傴；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趙千娥眉。臨風揚揚得意得，長使宋玉作楚詞；秦兵西來取鐘簾，故宮禾黍秋難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迥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臺中絳帳誰復見，臺下野水（一作「鳴」）浮清漪。綠窗朱戶春晝閉，想見深屋暉朱絲。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沙泉半涸艸堂在，破窗無紙風颺颺。陳公蹤跡最未遠，七端寥落今何之。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唐成空陂；誰能爲我訪遺迹，草中應有湘東碑。

出峽

入峽喜峽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過境即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  
詩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同，中路寒泉漲；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滿盎。忽驚巫峽尾，岩腹有穿壙。仰見天蒼  
蒼，石室開南嚮。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幃帳。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困，瓦棺  
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茆屋沽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為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  
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  
成篇，聊助舟人唱。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淵置鼉鼓，（去聲）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  
移蒼溟。蜀守降老寒，至今帶連環。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閑。  
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粧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靈  
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還應搖玉珮，來聽水潺湲。

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峰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塊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旁  
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絕葦凜可憐。仰觀八九頂，俊爽凌顛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起死不  
說，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境境隔江波，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囊，拖霞  
弄脩波。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咲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猿上，反以繩索試。石笋依孤峰，突兀殊不  
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二二

風來自偃仰，若爲神物使。一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峰背，探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貪心去不顧，澗合千尋維；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供饗艸樹窳，恣慈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終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掛樹梢，磨斧就石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憊。當時伐殘木，牙蘂已如臂；忽聞老人說，終日爲嘆喟。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脫屣。嗟爾苦無還，絕糧應不死。

觀大水壑朝陽巖作

朝陽巖前不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泉濺濺出乳竇，青莎白石半涔塗。不到津頭二三日，誰知江水漲天墟；遙望橫盃不敢濟，巖口正有人罾魚。

滄洲亭懷古

湘水悠悠天際來，夾江古木抱山回；城中人物若可數，日晏市散多蒼苔。九巖壘天古雲埋，遙想帝子龍車迴；心衰目極何可望，九歌寂寂令人哀。

柏家渡

柏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鳥樂；欲因新月望吳雲，遙看北斗掛南嶽。一夢惓惓四十秋，古人不死終未休；艸舍蕭條誰與語，香風欲過白蘋洲。

情適舟中寄叔老

小寒初渡梅花嶺，萬壑千岩背人境；清遠聊爲泛宅行，一夢分明墮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凰影；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頹水湄。山腰自懸蒼玉珮，野馬不受黃金羈；門前車蓋獵獵走，笑倚清流數鬢絲。汀洲相見春風起，白蘋吹花散烟水；萬里飄蓬未得歸，目斷滄浪淚如洗。北鴈南來遺素書，苦言大侵沒我廬。清

齋十日不燃薪，尚突往往巢慈魚。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欲買藥已虛；人生百年如寄爾！七十朱顏能有幾？有子  
休論賢與愚，倪生在却帶經鋤。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

書堂嶼

蒼山古木書堂嶼，北出湘川百餘步。誰爲往來虧世界？至今人指安禪處。豈無驚虵與飛鳥？後來那復知其  
趣？不知我身今是否，空詎名稱作常住！

次履常臘梅韻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臘梅禪老家；蜜蜂采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小  
詩。若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  
宛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嘗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醉睡者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臥此石間，萬古無人知此意。

戲詠子舟畫雨竹雨鷗鏡

風暗日暖搖雙竹，竹間對語雙鷗鶴；鷗鶴之肉不可食，人生不才果爲福。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天  
機，未知筆下鷗鶴語，何以夢中蝴蝶飛？

老翁井

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來無蹤去無跡，井面團圓水生花。翁今與世兩何與？無事紛紛驚牧  
豎，改顏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

贈山谷子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黃童三尺世無雙，華頭衰髮懸秋江；不愛老子難為父，平生強強令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雨；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謾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拾得，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笑若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無；君當置酒我當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觀子玉郎中草聖

柳侯運筆如電閃，子雲寒悴羊欣儉；百斛明珠便可扛，此書非我誰能雙？

饋魚行

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噉饋魚人未識；西陵衰老總帳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嚔緣瘡痂。中間霸據關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銜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海舶號倭蝦，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滄檣成大截，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閣下馳基島，八月邊風備胡撥；船舶跋浪亂鼠震，長鏡鑿崖谷倒。膳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耳不足數，醋著魚皮真倚牆。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滫油藏能遠致；割肥方厭萬錢廚，決背可醒千日醉。三韓使者金鼎來，方查饋送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留掾吏誰為材？吾生東歸收一斛，包直未肯鑽華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細書防老讀。

次韻水官詩

淨因大覺禪師以閻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公既報之以詩，謂某：「汝亦作！」某頓首再拜，次韻仍錄二詩為一卷以獻。

水官騎蒼龍，龍行欲上天；手攀時且住，浩若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右乘魚鼉。矍鑠相顧視，風舉衣袂翻；女子侍君側，白頰垂雙鬢。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旛；長刀擁旁牌，白羽注強拳。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鱗鱗。水獸不得從，仰面以手扳；空虛走霄雲，兩電

昨九川；風師黑虎，面目昏塵，翼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關，我從大覺師，得此誇怪編。畫者古闔子，于今三百年；見者誰不愛？予者誠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老泉）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水，一一能操船。闔子本逢掖，昔慕雲淵丹。青偶爲戲，染指初嘗鼈。愛之不自已，筆勢如風翻。傳聞正觀中，左袵解推轂。南夷羞白雉，佛國貢青蓮。詔令擬王會，別殿寫戎蠻。熊冠金絡額，豹袖擁旛。傳入應門內，俯伏脫劍拳。天姿儼龍鳳，雜沓朝鵬鱣。神功與絕跡，後世兩莫扳。自從李氏亡，羣盜竊山川。長安三日火，至寶隨飛煙。尚有脫身者，漂流出東關。三官豈容獨？得此今已編。吁嗟至神物，會合當有年。京城諸權貴，欲取百計難。贈以玉如意，豈能動高禪？信應一篇詩，皎若畫在前。

弔徐德占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憇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幾歲寒姿，骭髒誰與倫？竟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手，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彼哉稽阮，曹終以明自膏。靖節固昭曠，歸來侶蓬蒿。新霜着疎柳，大風起江濤。東籬理黃華，意不在芳醪。白衣率壺至，徑辭還遊遨。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

李白謫仙詩

我居青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

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鼈頭；絳官樓閣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

花夢中與作詩

君家有二鏡，光景如湛虛，或長如芭蕉，或圓如共渠。飛電着子壁，明月入我廬；月下合三璧，日月跳明珠。問子是非我，我是非文殊。

飲酒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真；虛空為銷殞，况乃百憂身。惜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驟難得，日且致賢人。左手持蟹螯，舉觴矚雲漢；天生此神物，為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豈自傾，欲去不得間。有客遠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醉方不覺，強啜忽復醒。既擊渾沌氏，遂達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酩酊。雷觴淡於水，經年不濡唇；爰有撥龍齋，為造英靈春。英靈韻甚高，蒲葦難與鄰；他年血食汝，嘗配杜康神。

大雪獨留尉氏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留濕。千門畫閉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阮籍嘯臺（在尉氏）

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為嘯所發，飲為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留別叔通元朔坦夫

田三昔同寮，向我每傾倒；當年或詛語，反覆看愈好。寇三我部民，孝悌化鄰保；有如袁伯業，苦學到衰老。石

生吾邑子，勁立風中草；官遊甌生塵，菽水頰翁媪。我窮交舊絕，計拙集枯槁；三子尤見存，往復紛紜縞。迎我淮水北，送我睢陽道；願存金石契，葆靈貫華皓！

余歸自道場，何山過大風；因憩菽老，侯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云

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篔；美人為破顏，憐此腰肢袅。

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伏我方以老；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頃子繁網羅，文采緣自表；自古山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寒岩翁，論心秋月皎；黃香十年舊，禪學恭叅妙。虛懷養天和，肯徇奔走鬧；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滿西齋，叱吏供灑掃；香子東南來，野飯煮芹蓼。葆光既清尚，令尹亦高蹈；相將古寺行，數語頽晚照。公家有畸人，（公有族入隱嵩山）虛緣能自保；卜築嵩山陽，何（一作「行」）當從結好。中山鑿勝景，一覽未易飽；何時命巾車，共陟雲外嶠；翻然（一作「思」）筋力疲，不復追躡跳；公詩擬南山，雄拔千丈峻。形容逼天真，邂逅識其要；落蘊吾未窺，敢議窮閭奧？

昭陵六馬 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為賦之

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颺馳不及視，山川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振擐萬驚駘。秦王龍風姿，脅鳥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始風雷。區區數堅子，搏取若提孩；手持掃天口，六合如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才；維時六驥足，續與英衛陪。功成銜八轡，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顏闔

顏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魯小邦，不足隱明德。韜軒來我門，聘幣繼金璧；出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但

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反錫命，戶庭空履迹。薄俗徇世榮，截趾履之適；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鼎俎薦忠賢，誰能死燔炙。念彼藏皮冠，安知獲堯客？

送朱壽昌使蜀七首

嵩藹青城雲，娟娟蛾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以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惜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去裝，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為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為話「腰腳輕，猶堪弄泉石。」

贈狄崇班季子

狄生臂鷹來，見客不會揖。踞床吃得雋，借筋數禽入。短後掬豹裘，猶賤猩血濕。指呼索酒嘗，快作長鯨吸。半酣論刀架，怒髮欲起立。北方老瀾子，狂妄尚不繫。要須此慄悍，氣壓邊鋒急。夜走追鋒車，生斬活離級。持歸獻天王，封侯穩可拾。何為走獵師，日使羣毛泣？

題廬隱學士堂圖

昔為太室花，廬岩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蠶生足。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千老，舒卷不盈軸。一處一廬生，發褐蔭喬木。方為世外人，行止何須錄？百年入篋笥，犬馬同一束。嗟予縛世累，歸未有菲屋。江千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尚欲逃世名，豈須上圖軸。

蘆

蘆筍初似竹，稍開葉似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當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寄周安孺茶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疏，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鬻。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開園顧山下，屏跡松江曲。有興即揮毫，燦然存簡牘。伊予素寡愛，嗜好本不篤。越自少年時，低回客京穀。雖非曳裾者，庇蔭或華屋。頗見綺紈中，齒牙厭梁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風與莖花，硃碇雜魚目。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口。未數日，注草定知雙井辱。於茲有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攜壺赴初旭。鶯雷未破鶯，采采不盈掬。旋洗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棊筒淨無染，茗籠勻且複。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燥。有如剛耿性，不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晴天傲虛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閑賓，乳泉發新馥。香濃奪蘭露，色嫩欺水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自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醪。好是一杯深，午窗春睡足。倩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鶴。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口子吃中冷，次乃康王谷。鱗培頃曾嘗，瓶罌走僮僕。如今老且懶，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尚欲外形體，安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爲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爲佳客，採製聊亦復。地僻誰從，從包藏置廚簞。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况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臥北窗風，風微動函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爲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醪。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撥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攜雲篇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道逢南山雲，歛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龍移相排拶，風舞或頽亞。叢

為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僞仄人肘脰。搏取置箝中，提攜反茅舍；開織仍故之，掣去仍變化。雲子汝歸山，無使達官怕！

游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煌煌世胃餘，夫子非碌碌。由來有詩書，所以能絕俗。得官本河朔，瓜期未易促；扁舟下南來，逸駕追鳴鶴。遇勝卽徜徉，風餐兼露宿。嗟予偶傾蓋，一咲外羈束。杖策每過從，相攜訪山谷。東風披鮮雲，繡錯出林麓。松門有時盡，幽景無斷續。崖轉聞鐘聲，林疎見華屋。街山餘落景，歸迹猶躑躅。誰云鄴下歡，往事不可復。吾曹二三事，取樂亦云足。願公寄新詩，一一能見錄。船頭行北歸，囊裏有美玉。塵埃京洛人，亦與洗心目。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師訪東坡，寧辭萬里步。道義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窮半世間，又欲停杯渡。我願焚焚鉢，不作陳俗具；會取却歸時，只是而今路。

次韻會直巖贈

昨夜試微涼，汗衾初退紅。我願隨秋風，隨身入房櫳。君王不好事，只作好鶯鶯；細看卷蠶尾，我家真粟蓬。

夜坐與適聯句

清風來無邊，明月警復吐。（自）松聲滿虛空，竹影侵半戶。（適）暗杳有鶯鶯，壞壁鳴飢鼠。（自）露葉耿高梧，風螢落空廡。（適）微涼感團扇，古意歌白紵。（自）樂哉今夕游，復此陪杖履。（適）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短詩膝下成，聊以慰懷祖。（自）

寄傲軒

先生英妙年，一掃千兔禿；仕進固有餘，不肯踐場屋。通聞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享樂不償辱。豈

無自安計？得失猶尊聲；先生獨揚揚，憂慮莫能償。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茅簷聊寄寓，僥仰亦自足。東坡無邊  
春，方寸盡藏蓄，醉哦旁若無，獨有一樽醪。床頭車馬道，殘月掛疎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榆

我行外堤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牆曲。誰  
言霜雪若，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

槐

憶我初來時，艸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栖鴉寒不去，哀叫飢啄雪。破  
巢帶空枝，疎影掛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竹

今日南風來，吹亂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不可辱！風霽竹已（一作「亦」）  
同，猗猗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曲。

楸

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膠，（一作「肪」）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  
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幹，所闕固多矣；應見李將軍，旌落溫御史。

問淵明（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  
相非也）元祐五年十月日）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爲星斗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  
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不辭醉，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



餐，飢人食饑，委運愛傷生，愛（一作「運」）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為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

題雲龍草堂石壁

折為督郵腰，懸作山人室。殊非濮上音，信是河濱石！

朱亥墓

昔日朱公子，雄姿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塚屈稱兒。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

嚴顏碑

先生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為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為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碓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為病悻！

峴山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登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團山上檜，歲歲聞榆柳，大才固已殊，安得同永久？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雷。賢愚未及分，來者嘗自剖。

驪山

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穩，何為來此驪山中？複道凌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橫翠空；林探霧暗迷八駿，朝東暮西勞六龍。六龍西幸岷峨眉，棧悲風便入華清院；霓裳蕭散羽衣空，塵鹿來游復鶴怨。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羯鼓樓高掛夕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吳楚兩醜雞，築臺未就已堪悲；長楊五柞漢幸免，江都樓成隋自迷。由來留連多喪國，宴安耽毒因奢惑；三風十愆古所戒，不必驪山可亡國！

和子由除日見寄

薄官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夕。強歡雖有酒，冷酌不成席。素烹惟羊羹，隴饌有熊臠。念爲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僮，嬰鏢驚遠客。愁來豈有處，煩汝爲揉磔。寒梅與凍杏，嫩尊初似麥。攀條爲惆悵，玉藥何時折。不愛春豔晚，行見棄夏馥。人生行樂耳，安用聲名藉。胡爲獨多感，不見膏自炙。詩來苦相寬，子意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北池近所鑿，中有所水碧。臨池飲美酒，尚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鬪健未免識。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次韻范傳父送秦少章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二豪與措磨。嗟我久離羣，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小苑真可入，獨肯勤收羅。瘦馬識駭耳，枯桐得雲和。近聞館李生，病鶴僧一柯。贈行苦說我，妙語慰蹉跎。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沱。

卷二 律詩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跡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江山養豪傑，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白帝廟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落荆江遠，淒涼蜀客悲。遲

同間風俗，涕泗閱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愧常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荆都真壯士，吳社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國已奇；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戎州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羣蠻；瘦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閑；往時邊有警，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年來亦款關；頗能貪漠布，但未脫金鐻；何足爭強弱，吾民盡玉顏。

見詹人孔宗翰題詩二首

屈指從來十七年，交親零落亦潸然；嬋娟再見中秋月，依舊清輝照客眠。（右孔）  
瓊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更邀明月說明年，詎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棟枝鶯鶯幾時眠。

奉和擬祥德

似知金馬客，時夢碧雞坊；水雪消殘臘，烟波寫故鄉；鳴鑿自容與，立馬久同翔；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時有高麗使在京，每至勝境即圖畫以歸）

奉和穎叔萬壽觀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參乘破朝寒；英姿連璧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鸞；已向詞臣得頗牧，路人莫作老儒看！

正月十四夜扈從端門觀燈二絕

燄月疎星遠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

薛雪初猶野未耕，賈蘇買酒看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棧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上元夜登樓，貴戚例有黃柑相遺，侍臣謂之傳柑。）

獲鬼章二十韻

青唐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滯通講信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  
姦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靡娛路載謠。千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西來聞幾  
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陸，千官溢海潮。載囚車輾輓，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裝尙衣貂。理卿辭具服，誣長  
舌初調；緩死思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巢。囊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  
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強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矯。慎重關  
西將，奇功勿再要！

光祿庵二首

文章恨不見文圖，禮樂方將訪石泉；何事庵中着光祿，任教閑處筆如椽！  
域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庵中覓光祿，雲中履迹鏡中真。

過通判曹仲劔飲書懷兩絕

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螢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只應戲瓦閑童子，却作冷冷一水看。

過木樨觀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劍寺，（出劍門東望，上寺宇彷彿可見。）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

悔不迂，新蛟聞猛烈，提劍想崎嶇。寂寞棺猶在，脩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顧遺軀？

和喜雨

密雲今日破郊西，小雨蕭蕭未作泥。且及清閑同笑樂，行看衰病費扶攜。花前白酒傾雲液，戶外青鸞舉月題。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林齊。

觀開西園次吳左丞韻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絕，百尺蒼巒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明波。

荊州十首

遊入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因劉表，淒涼爲屈原。廢城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捐。農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游惰，那得怨凶年。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戰骨淪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蝦。沙頭煙漠漠，來往厭喧卑。野市分塵鬧，官帆過渡遲。遊人多問卜，僮叟盡攜龜。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詞。太守王夫子，山東若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見雄豪。食鴈君應厭，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殘臘多風雪，荆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爆竹驚隣鬼，驅傩逐小兒。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璃。上客舉雕俎，佳人搖翠篴。登危更作器，何以免辱刳。北雁來南國，依依似旅人。縱橫遭折翼，感惻爲沾巾。平日誰能挹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嘆若爲珍。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  
涪州寄王道祖

會聞五月到涪州，水拍長亭砌下流。唯有夢魂長綠繞，莫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一首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在，滿山秋葉豈能神。真人已不死，外慕墜空虛。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書。

涪州得山胡（善鳴出黔中）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嚙嚙，亦自意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日上峰。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嘗。羣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愛，便可刷。江上飢烏無足怪，野鷹何事亦頻頻。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夷陵雖小邑，自古控荆吳。形勝今無用，英雄久已無。誰知有文伯，遠讀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追思猶咎呂，感歎亦憐朱。（時宋太守爲公築此堂。）舊種孤楠老，新霜一橘枯。清篇留峽洞，醉墨寫邦圖。（三游洞有詩，夷陵圖後有留題處。）故老問行客，長官今白鬚。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歡娛。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瀟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傘。縈迂收浩渺，感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壁崖鳴窅窅，垂蔓綠毵毵。冷翠多崖

竹，孤生有石楸，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駭。絕澗知深淺，樵童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若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刈，叢生綠玉參；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遠民悲剝削，孟果從此入。觀玉衍亦蜀主，舊俗接魚蠶。版屋漫無瓦，滄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險，得米不盈甌。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慙。葉舟輕遠涉，大浪固嘗諳。鑿鑿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耽。獨愛孤樓鶴，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翻游霄漢，無心願雀鷓。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甜。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馬融石室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遊。絳紗生不識，蒼石尚能留。豈嘗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吾詩慎勿刻，猿鶴為君羞。

代書寄桃山居士張聖可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泱泱流冰谷，漸見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罇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題贈田辨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幃。

六月六日以病在告獨遊湖上諸寺晚謁損之戲留一絕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是日淨慈南屏惠昭小昭慶及此，凡欽已七梳。

重九日以病辭府宴來謁損之廢茶清話復留小詩

湖上青山翠作堆，恹恹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鬚迎我笑，拒霜黃菊為誰

開明年桑葦煎茶處，憶着衰翁首重同。（皎然有重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稱桑葦翁。）

李鈴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馱，十千美酒傾城歌；  
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  
露濕醉中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  
綠珠吹笛何時見，莫把斜紅插皂羅！

同前

半雨半晴寒食夜，野醪醖發暗香來；  
分無素手簪羅髻，且折霜蕤侵玉釵。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午夜隴牕淡月黃，夢回猶有暗塵香；  
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戲孫公素

投扇昔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  
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  
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  
劉景文左藏和韻闕

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  
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還；  
（開園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  
妙語嚼芳鮮；  
錢紫從爭發，  
得紅任早鶯；  
天葩尚青萼，  
國色待華顛；  
載酒邀詩將，  
臞儒不是仙。

南康望湖亭（一本云「過洞庭」）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疎；  
（一本云「蕭蕭景物疎」）秋風片帆急，  
暮靄（一本作「雨」）一山孤；  
許國心猶在，  
康時術已虛；  
（「術」一作「業」）岷峨家萬里，  
投老得歸無。

半山亭



登嶺勢巍巍，蓮峰太華齊；凭欄紅日早，回首白雲低。松柏月中老，猿猴物外啼；禪師吟絕後，千古指人迷。

儋耳山

突兀隘空虛，他山擬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復過處，再次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外亦閑遊。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山微有靄，瘴久無秋。望斷橫雲嶠，魂飛叱雪洲。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只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

次韻聞復上人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心忘犢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宋復古畫儺圖、曉景圖二首

西征憶南國，堂上畫儺相。照眼雲山出，浮空野水長。舊游心自省，信手筆都忘。會有衡陽客，來看意渺茫。落落君懷抱，山川自屈蟠。經營初有適，揮洒不應難。江市人家少，煙村古木攢。知君有幽意，細細爲尋看。咫尺殊非少，陰晴自不齊。徑蟠趨後壩，水會赴前溪。自說非人意，曾經入馬蹄。他年宦遊處，應話劍山西。

儋州二首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出，麥泔水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茅來此住，歲晚有誰同？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扣門。（周參軍家多荔子。）明年更有味，懷抱鬧諸孫。（一云「帶諸孫」）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曹溪夜觀傳錄燈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山堂夜岑寂，燈下看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

贈包安靜先生二首

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偶謁大中精藍中，故入烹日注茶果不虛示，故詩以記之。）

建茶三十斤，不審味如何。奉贈居士，僧房戰睡處。（昨日點日注極佳，點此復云「罐中餘者，可示及舟中滌神耳。」）

野菜初出珍又珍，送與安靜病酒人。便須起來和熟喫，不消洗面裹頭巾。

杭州文周肅韻遊天竺觀激水

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疎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且休。

去歲與子野遊道遙堂，日欲沒因並西山。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

堂。今歲索居檐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往歲追歡地，寒窗夢不成。笑談驚半夜，風雨暗長檠。鷄鳴山椒曉，鐘鳴霜外聲。只今那復見，髣髴似三生。

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同景文議伯聖途次元伯固仲蒙游七寶寺題竹上

結根豈殊衆，脩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霜風侵。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二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接校衣；丁寧巫峽雨，懷莫暗朝暉！

初貶英州過杞贈馬夢得

萬古他池穴，歸心負雪堂；殷勤竹林詠，猶得比山王。

答晁以道索書

閱世真難記，如公自不忘；其於書太簡，正以懶相妨。

大老寺竹間閣子

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陰綠，不知研水黃。樹高傾隴鳥，池峻落河魴；栽種良辛苦，孤僧瘦欲尪。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之將軍樹

今歲大熟嘗啗之餘下及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獲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駢火寶，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遍鈴下，也到黑衣郎。

贈何道士

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黃庭；問疾來三客，澆愁有半瓶。風松時落蕊，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伴君醒。

和廬山上人竹軒

洞外復空中，千千萬萬同；勞師向竹頌，清是阿誰風？

歎塞來亭

蝨爾氐羌國，天誅亦久稽；既能知面內，不復議征西。斥候銷烽火，邊城息鼓鼙；輸忠脩貢職，棄過爲黔黎。雲

滿流沙靜，雲洗太白低，巍巍二聖治，威德古難齊！

觀臺

三界無所住，一臺聊自寧；塵勞付白骨，寂照起黃庭。殘磬風中嫺，孤燈雪後青；須防童子戲，投瓦犯僧冷。

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鎗鏃盡，回首尚心驚！

朝子曲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中。

無題

六秩行當啓，區中綠更疎；不貪爲我寶，安步當君車。故國多喬木，先人有弊廬；誓將閑散好，不着一行書。

元祐九年立春

熊白來山北，豬紅削劍南；春盤得青韭，臘酒寄黃柑。

扶風天和寺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灣；聊爲一駐足，且慰百回頭。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華長嘯，遺涕浩難收！

再贈常州報恩長老

萬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爲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話人。

聞洮西捷報

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牧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故（一作「皆」）春容。

三尊牡丹

風雨何年別留真向此邦；至今遺恨在，巧過不成雙。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

庭柏陰陰畫掩門，為知有赦開黃昏。漢官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死魂。縱有鋤犂及田畝，已無面目見丘園；只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

題李景元畫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謝人惠雲巾方曷二首

燕尾稱呼理未便，翦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眉家新樣俗，（頭巾起後眉）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皮囊美贈天隨子紗巾詩云「掩斂乍疑裁黑霧，輕明薄似帶玄霜。」）

胡韞短勒格禽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晉永嘉中有鳳頭鞋）輕身只欲化為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武帝作解脫履）便於禪坐作跏趺。

儋州上元過子赴使君會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臥看月窗蟬蛩蛻，靜聞風幔落蜘蛛。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回首婁娘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儋耳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蕊，香爐重撥尚餘薰。狂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目此生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

聞；雷州別駕應危坐，跨海清光與子分。（「駕」一作「乘」，「子」由時謫雷州別駕。）

謝宋漢傑惠李承曼墨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冷光何所似，牆東鬢髮墮寒鴉。

被命南遷塗中寄定武同僚

入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公貴，不覺黃梁一夢遊。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

李委吹笛（井引）

元符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鶻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士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要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瞭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書衣履所藏惠崇畫一首

兩兩孤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漢多風雪，更待江南半月春。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蘆花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到時。

次韻徐得之常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間，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別時酒盞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爲我餘。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短翎長喙喜喧卑，曳綠雙翔亦自奇。賴有黃鸝鬪嬾好，獨依礬石立多時。  
綠陰青子已愁人，忍見中庭燕麥新。招帽劉郎今白首，時來看卷覓餘春。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短衫壓手氣橫秋，更着仙人紫綺裘。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醉有真卿我可俟。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

偶於龍井辨才處得款碗甚奇作小詩

羅細無文角浪平，半丸犀壁浦雲泓。午窗睡起入初靜，時聽西風拉瑟聲。

秋曉客興

草滿池塘霜送梅，疎林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盡，潮上孤城帶月迴。客夢冷隨楓葉斷，愁心低逐鴈聲來。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陳伯比和同字復次韻

日里馮生寧屑去，湖海陳侯猶肯來。詩書好在家四壁，蒲柳蒼然城一隈。騎上下山亦疎矣，僂從容出何爲。市橋十步即塵土，晚雨澹澹殊未回。

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

露葉風枝曉未勻，綠陰青子淨無塵。閒吟遠屋扶疏句，須信淵明是可人。

山光寺同次芝上人韻

剛裏清遊借隙光，辭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與源游西莊過澗道人同往草堂爲澗書此

桑疏已零落，藁若復銷沉；  
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  
強穿南隸路，遙望北山岑；  
欲與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寒食之夜

漏聲透入碧窗紗，人靜軟鞋影半斜；  
沉麝不燒金鴨冷，淡雲籠月照梨花。

答子勉三首

君不登郎省，還應上諫坡；  
才高殊未識，歲晚幸無他。  
握馬羸難出，鄰鷄東不歌；  
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  
驚人得佳句，或以微王公；  
處士還清節，滑稽安足雄。  
深沉似康樂，簡遠到安豐；  
一點無俗氣，相期林下風。  
欲舞腰身柳一窠，小梅摧抽大梅歌；  
坡餘片片梨花落，爭奈當塗風物何？

送揚奉禮

譜牒推關右，風流出靖恭；  
時情任險峻，家法故雍容。  
南去河千頃，（大水中相別）  
餘惟酒一鐘；  
更誰哀者子，令得放疎慵。

別東武流杯

莫笑官居如傳舍，故應人世等浮雲；  
百年父老知誰在，唯有雙松識使君。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臥沙細肋吾方厭，通印長魚誰肯分？  
好事東平貴公子，貴人不與與蘇君。

孔周翰嘗爲仙源令，中秋夜以事留於東武，官舍時陳君榮、右王君建中皆在，  
郡其後十七年中，秋周翰持節過郡，而二君已亡，感時懷舊，留詩於壁，又其後  
五年中秋，賦與客飲于超然臺，聞周翰乞此郡，客有誦詩者，乃次其韻二篇以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二

四七



爲他日一笑

據辟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鷓幾時眠。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蔚蒼顏；四朝耆舊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  
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山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雲月閑。

贈葛葦

竹椽茆屋半摧傾，肯向蜂窠寄此生；長恐石頭卷室去，欲將船尾載君行。  
小詩試擬孟東野，大章閑臨張伯英；猶憶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雨一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祥柯江上水如天；床床避漏幽人屋，滃滃移舟鬻子船。  
龍卷魚蝦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只應樓下平增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疎（一作「急」）雨瀟瀟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櫳滙舊香。  
高浪殷床吹響盞，暗風驚樹掃珠珎；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墻滴夜長。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羞歸應爲負花期，已是成陰結子時；與物寡情憐我老，遣春無恨賴君詩。  
玉臺不見嘲酣酒，金縷猶歌空折枝。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葵遲。

莫負黃花九日期，人生窮達可無時；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輕千首詩。  
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安枝。

枝。君看六月河無水，萬斛龍驤到自遲。

訪詹使君食槐芽（一作「葉」）冷餽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蠶玉蛆。暫借垂蓮十分盞，來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卯紐槐芽餅，紅點冰盤薺菜

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示過（并跋）

春鴻社燕巧相違，白鶴峰頭玉板扉。石建方欣洗臉廁，姜龐不解嘆蟪蛄。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夜

歸；合浦賈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戊寅上元，余寓僦耳，過子夜出，余獨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

井婦子從余來此，其婦亦篤孝，惻然憫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龐之句。而又復悼懷同安君季章，故有牛

衣之句。悲君之亡，而喜余在此也。書以示過，看了勿復感愴切切。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燈（一作「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

水，焦坑聊試雨前茶。只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繞白沙。

贈虔州慈雲寺鑿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窗間但見蠅鑽紙，門外唯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違

揚；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薰籠是法王。

和方南圭寄筵周文之三首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杯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聊豁（一作「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舊（一作「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二

四九

近一開松竹徑，南堂初絕斧斤音；知君善頌如張老，猶望攜壺更一臨。

數畝蓬蒿古縣陰，小窗明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宅，聊欲跣趺看此心。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宜登木助微音。一云「振履出商音」相與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牆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穎川歸去肯重臨。

壺中九華詩

湖口入李正臣，嘗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余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方南還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識之。

我家岷蜀最高峰，一作「清溪電轉失雲峰」；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一作「石泉水落涓涓滴」；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小一作「碧」玲瓏。

留別登州舉人

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閑看古黃鵝；自非北海孔文舉，誰識東萊太史慈。落筆已吞雲夢客，抱寒欲訪水仙師；莫嫌五日忽忽守，歸去先傳樂職詩。

過海

參橫斗落轉一作「轉欲」三夏，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翕叟乘桴意，無復一作「粗識」軒皇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過嶺寄子由二首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遠征衣滴翠

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岩花雨落珍移。

投章獻策謾多談，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數行清淚嶺雲南。光榮歸佩呈佳瑞，瘴癘幽居弄曉嵐；從此西風度梅謝，却迎誰與馬騶參。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憐終反北，無心却笑亦巢南。蠻音憤言疑僞語，脾病縈纏帶嶺嵐；賴有租師清淨水，塵埃一洗落珍參。

歌白塔鋪

甘山廬阜鬱長望，林隙依稀（一作「熹微」）漏日光；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迢迢溜水隨人急，冉冉岩花撲馬香；望眼儘從（一作「窮」）飛鳥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嘗天門冬酒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香香誰同夢？睡息齋齋得自聞。口業向時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點燈更試淮南語，汎蜀東風有穀紋。

西蜀揚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異於昔者蒼顏華髮耳女無美

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豈賦當世之士哉頃宿長安驛舍聞位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揚君

孤村漸（一作「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唯握馬，愁吟（一作「悲歌」）互答有寒聲。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贈人

別後休論信息疎，仙凡自古亦殊途；蓬山路遠人難到，霜柏威高道轉孤。舊賞未應亡楚國，新詩聞已滿皇

都；誰憐澤畔行吟者，目斷長安貌欲枯！

趙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

綉簾朱戶未會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俗云：「檢驗死秀才，帶上有詩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世傳陶穀學士，買得艷太尉家故妓，遇雲，陶取雲水烹團茶，謂妓曰：「家應不識此。」妓曰：「彼僉人安有此景？但能於銷金暖帳下，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耳。」陶默然媿其言。）莫嫌衰髮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同。知道文君隔青鎖，梁園賦客敢言才。（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觀湖二首

乘槎遠引神仙客，萬里清風上海濤。回首不知沙界小，飄衣猶覺色塵高。須彌有頂低垂日，兜率無根下戴

鞋；釋梵茫然齊劫火，飛雲不覺醉陶陶。

朝陽照水紅光開，玉澗銀浪相徘徊。山分宿霧儘寬遠，雲駕高風馳送來。昇霞影色歌殘火，及物氣餒明纖埃；可憐極大不知已，浮生野鳥悠悠哉！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胸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委，蚤晚扁舟到海涯。

獄中寄子由二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爲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

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聞湖杭民爲余作解厄齋經月，所以有此句也，朱邑葬桐鄉，犀角杜瑛事。）

出獄次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殘生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鶻啣人。却對酒杯揮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聞少年鷄。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爲余投檄向江西。（子由聞余下獄，乞以官爵贖罪，貶筠州監酒。）

寄子由

厭暑多因一向慵，銀鈎秀句益疎慵；也知堆案文書滿，未暇開軒硯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柳謾搖風；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誣化工。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不才；舊尹未嫌衰廢久，循尊猶許再三開。滿城遺愛知誰繼？極目扁舟挽不回。歸去青雲還記否？交遊勝絕古城隈。

次韻馬元賓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倒，悔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復許袁絲；峩峩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可期。

第五橋

白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淒然；雀羅廷尉非當日，鳩杖先生愈少年。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

田；誰憐第五橋東水，獨照台州老鄭虔。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柳絮飛時箏箏班風流二老對開關雲芽為我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竹算水風眠晝永玉堂制草落人間應容緩急煩閩里桑柘聊同十畝閑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皤然人笑迂疎老更堅共把鵝兒（一作「鴟夷」）一樽酒相逢柳色五湖天江邊遺愛啼班白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笑老斜川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古來靜治得清閑我愧真常也一班舉酒東榮挹江海同樽落日勸湖山平生傾蓋悲歡裏早晚抽身簿領間笑指西南是歸路倦飛弱羽久知還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小雪疎煙雜瑞光清波寒引御簾長曠曠日色籠丹禁杳杳鞭聲出建章鷓鴣口偶叨陪下列天閣聊啓盛中央歸來喜氣傾新句滿座疑聞錦繡香

鹿鳴宴

連騎忽忽晝鼓喧喜君新奪錦標還金鼻浮菊催開宴紅蕊將春待入關他日曾陪探禹穴白頭重見賦南山何時共樂昇平事風月笙簫日夜閑

次韻張甥崇美晝眠

炎歊五月北窗涼更覺甘如飯稻梁宰我糞牆讖敢避孝先經首謹兼忘憂虞心謝知時厲安穩身同挂角

羊要識照照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真興寺閣禱雨

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盃清；雲陰黯黯將噓遍，雨意昏昏欲醞成。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山明；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食頌。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

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夕陽飛絮亂平蕪，萬里春前一酒壺；鐵化雙魚沉遠素，劍分二嶺隔中區。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烟月到西湖。

送蜀僧去塵

十年讀易費膏火，盡日吟詩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欲將芹苴薦君盤。誰爲善相寧嫌瘦，復有知音可廢禪；拄杖挂經須倍道，故鄉春蕨已闌干。

曾元怒遊龍山呂穆仲不至

青春不覺老朱顏，強半銷磨簿領間；愁客倦吟花似酒，佳人休唱日隨山。共知寒食明朝過，且赴僧窗半日閒；命駕呂安邀不至，浴沂曾點暮方還。

黃河

活活何人見，混茫崑崙崑崙氣脈本來黃；濁流若解污清濟，驚浪應須動太行。帝假一源神禹跡，世流三患稷堯鄉；靈槎果有仙家事，試問青天路短長。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二



花開酒美盍不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候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  
遠；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小飲公瑾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訪（一作「扣」）船窗柳影中；輟我東坡無限睡，賞君南浦不賞風。坐觀邸報談迂叟，閑  
說滌山憶醉翁；我去澄江三萬頃，口應明月照邊空。（鄧滌入，也是日坐中觀邸報云：「叟口口入口下省。」）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爲一據

平生未省爲人忙，貪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趁時頭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一  
昂；欲挹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僧耳

霹靂收威莫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  
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

答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履壺頭出玉關；已入西羌度沙磧，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慰我長思十載  
間；西省憐君（一作「隣居」）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閑。

立春日病中戲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  
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齋笑以發滯悶也

孤燈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髮敢簪羞彩勝，黃耆煮粥薦春盤。東方烹狗陽初動，南陌爭牛臥作  
團；老子從來與不錢，向隅誰有滿堂歡？

齋居臥病禁烟前，辜負名花已一年；此日使君不強喜，青春風物爲誰妍？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生杖百錢；曷不相將來問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和參寥見寄

黃樓南畔馬臺宮，雲月娟娟正點空；欲共幽人洗筆硯，要傳流水入絲桐。且隨侍者尋西谷，莫學山僧老石梁；待我西湖借君去，一杯湯餅儼油葱。

東園

岑寂東園可散愁，膠膠擾擾夢神州；萬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鳴蛙鼓吹收。雨後月前天欲冷，身閑心遠地偏幽；杜門謝客恐生謗，且作人間鷓鴣遊。

次韻錢穆父以波陰用梳越唱和韻作詩見寄

大耿疲勞已雜羣，小馮慈孝且當門；（某以弟親嫌請郡）玉堂不著扶犁手，霜髮偏宜畫鹿鞦。豪傑雖無兩王繼，（子直深父）風流猶有二歐存；（叔弼并季默）借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

奉和陳賈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鷲馬並英豪；望窮海表天還遠，傾盡憂心日愈高。身外浮名休瓊瓊，夢中歸思已滔滔；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鼇。

秋興二首

野鳥游魚信往還，此身同寄水雲間；誰家晚吹殘紅葉，一夜歸心滿舊山。可慰摧頽仍健食，此生通脫屢醜顏；年華豈是催人老，雙鬢無端只自斑。

故里依然一夢前，相攜重上釣魚船；嘗陪大漢今陳迹，謬忝承明愧昔年。報國無成空白首，退耕何處有名

田黃雞白酒雲山約，此計當時已浩然。

浴風池邊星斗光，宴餘香滿上書囊。樓前夜月低韋曲，雲裏車聲出未央。去國何年雙鬢雪，黃花重見一枝霜。傷心無限厭厭夢，長似秋宵一倍長。

夜直微閣呈王敏甫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瓦弄寒蟬驚臥月，樓生晴靄風盤雲。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關心對此君。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謾移文。

題永叔會老堂

三朝出處共雍容，歲晚交情見二公。乘興不辭千里遠，放懷還喜一樽同。嘉謀定國垂青史，盛事傳家有素風。自顧纓塵猶未濯，九霄終日羨冥鴻。

次韻參寥寄少微

岩棲木石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烟。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

謝曹子方惠新茶

陳植文華斗石高，景公詩句復稱豪。數奇不得封龍額，祿仕何妨有馬曹。囊簡久藏科斗字，鉅鋒新鑿鸞鶻香。南州山水能為助，更有英辭勝廣騷。

題潭州徐氏春暉亭

曠曠曉日上三竿，客向東風竟倚欄。穿竹鳥聲驚出武，入簷花影落杯盤。勿嫌步月臨玄圃，冷笑乘槎向海灘。勝槩直應吟不盡，憑君寄與畫圖看。

贈仲勉子文

兩昏南浦會相對，雲滿荊州喜再逢；  
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君心似後凋松。  
閑看書冊應多味，老傍人門想更慵；  
何日晴軒觀筆硯，一杯相屬更從容。

講武臺南有感

山城九月冒朝寒，講武臺南路屈盤；  
騶子雨中乘馬去，村童烟外倚牆看。  
曉啼冢木秋風急，鷺立漁船夜水乾；  
花似去年堪折贈，插花人去淚闌干。

題寶鷄巖斯飛閣

西南歸路遠蒼條，倚檻魂飛不可招；  
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  
昏昏水氣浮山麓，汎汎春風弄麥苗；  
誰使受官輕去國，此生無計老漁樵。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  
溪上有堂還獨宿，誰人無事肯重來。  
古琴彈罷風吹坐，山閣醒時月照杯；  
嬾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時陪。

次韻和子由欲得灤山沉泥硯

舉世爭稱灤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  
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潼灤領山。  
經火尚含泉脈暖，吊秦應有淚痕潛；  
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

次韻子由彈琴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  
苦心欲記常迷舊，信指如歸自看痕。  
應有仙人依樹聽，空教瘦鶴舞風筠；  
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鶯猿撼竹軒？

和晁美叔

反觀皆自直，相試競誰諛；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無。珍材尚空谷，疲馬正長途；未識造化意，茫然同一爐。

絕句

再次前韻（係繼錦園上回文）

春機滿織回文錦，粉淚揮殘露井桐；人遠寄情書字小，柳絲低日晚庭空。  
紅牋短寫空深恨，錦句新翻欲斷腸；風葉落殘驚夢蝶，戎邊同雁寄情郎。  
羞雲斂慘傷春暮，細縷詩成織意深；頭伴枕屏山掩恨，日昏塵暗玉窗琴。

和人回文五首

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夜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忽忽。  
同誰更倚闌窗綉，落日紅屏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恨無愁續斷絃琴。  
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床；看君寄憶傳紋錦，字字縈愁寫斷腸。  
前堂盡燭夜凝淚，半夜清香荔惹余；烟鎖竹枝寒宿鳥，水沉天色露橫參。  
娥翠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晞。

次韻參寥詠雪

朝來處處白氍毹，樓閣山川盡一如；擬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密細似康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長王甄

執凌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義之至，精貫於幽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余嘗戲作小詩云。

稽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鑿似無孫，如今更恨買梁道，不殺公闔殺子元。

移合浦郭公甫見寄

君思浩蕩似陽春，合浦何如在海濱，莫趁明珠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

過太行（自過太行，至聞潮陽，吳子野出家共十九篇）

始余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意頗以爲恨。今將道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余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乃作小詩。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惠州一絕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啜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長老，攜歸萬竅撼號風。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缺

無此味也。

香似龍涎仍雪白，味如牛乳更金清，莫將北海金盞餽，輕比東坡玉糝羹。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鵲有感二首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二

早知臭腐卽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追憶郭功父觀余舊畫雪鵲復作二韻寄之時在惠州  
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樓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迹帖天飛。

櫓耳四絕句

舶（一作「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祭竈，隻雞斗酒定騰吾。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見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  
半醒半醉問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屐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更厭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授衰年；片雲會得無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送行無酒亦無錢，勸爾一杯菩薩泉；何處低頭不見我，四方同此水中天。

舉舊詩次今韻呈曼翁

春風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羊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衾裏不相逢。

答海上翁

山翁不復見新詩，疑是河南石壁曦；海水豈容鯨飲盡？然犀何處覓瓊枝？

古山亭

尙父提封海岱間，南征惟到穆陵關；誰知海上詩狂客，占得膠西一半山。  
我是膠西舊史君，此山仍占與君分；故應竊比山中相，時作新詩寄白雲。

題懷素草帖

人人送酒不會沽，終日松間掛一壺；草聖無成狂飲發，真堪畫作醉僧圖。

雨中明慶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着酥煎。

與王郎夜飲井水

吳興六月水泉溫，千頃荷花聚暗蚊；此井獨能深一丈，源龍如故亦如君。

贈僧思黯

瀉湯舊得茶三昧，瓊句近窺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披覽，（一作「搜攪」）齋腸那得許慳頑？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

君年甲子未相逢，難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奮衣屢鑠走山中。

次韻致遠

長笑右軍稱草聖，不如東野以詩鳴；樂天自欲吟淮月，懷祖無勞聽角聲。

次韻景文山堂聽琴二首

忽憶韓公二妙姝，劉琴爭韻落空無；猶勝江左狂靈遁，空闕東昏百草須。



馬上胡琴塞上姝，鄭中丞後有人無？詩成畫燭飄金燼，八尺英公欲燻須。  
荻花楓葉憶秦姝，切切么絃細欲無。莫把胡琴挑醉客，同看霜戟褚公須。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迴；隔籬不喚鄰翁飲，抱瓮須防吏部來。  
合者，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坐來真個好相宜，深注唇兒淺畫眉。須信楊家佳麗種，洛川自有浴妃池。

又答麴帳

臥病經旬減帶圍，滑樽忘却故人期。莫嫌雪裏閑麴帳，作事猶來未合時。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兵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春風自恨無情水，吹得東風竟日西。

送范德孺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青黃韭試春盤。遙想慶州千嶂裏，暮雲衰草雪漫漫。

陸蓮庵

何妨紅粉唱迎仙，來伴山僧到處禪。陸地生花安足怪，而今更有火中蓮。

僕年二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二十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窗春睡酣，爲報隣鷄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

釣艇歸時暮葉雨，綠草鳴處棟花風；長江昔日經遊地，盡在如今夢寐中。

壽陽岸下

街東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殘酒，（一作「雨」）偶聽（一作「聞得」）黃鸝第一聲。

戲答王都尉傳柑

待史傳柑玉座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不知蒼菊是餘香。（舉輕明重維摩猶三十枚）

黃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傍險行；定是岑公閱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

蓬窗高枕雨如繩，恰似糟床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吾儕猶健可頻傾。

遊中峯盃泉

石眼盃泉舉世無，要知杯度是凡夫；可憐狡獪維摩老，戲取江湖入鉢盂。

應寂圖

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還作剡川詩。

送柳宜歸

折脚鑪邊煨淡粥，曲枝桑下飲離盃；書生不是南遷客，魑魅驚人須早回。

寒具（乃捻頭出劉禹錫佳話）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福佳人纏臂金。

參寥惠楊梅

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關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

雨夜宿淨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一作「虛」）舟寄渺茫；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送惠州監押

一聲鳴（一作「鳴」）鴈破江雲，萬葉梧桐卷露銀；我自飄零是羈旅，更堪秋晚送行人。

過黎君郊居

半園荒草沒佳蔬，麥得占禾半是藟；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

贈王觀

何人生得寧馨子，今夜初逢掣筆郎；莫怪圃基忘瓜葛，已能作賦繼靈光。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書壁一絕

蠶樽餘醴到明簪，要與郎君夜語深；敢問阿婆開後閣，井中車轄任浮沉。

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伯固有詩因次

其韻

已分江湖送此生，會稽行復得岑成；鏡湖席卷八百里，坐嘯因君又得名。

召伯梵行寺山茶

山茶相對阿（一作「本」）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不會，（一作「見」）爛紅如火雪中開。

奉和成伯衆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山公又作習池遊。

洗兒

入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病後醉中

病爲兀兀安身物，酒賢蓬蓬入腦聲。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爲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二首。

一杯連坐兩鶯棋，數片深紅入座飛。十分嫩蠶君休訴，且看桃花好面皮。（唐詩云：「未有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夢中絕句

楸樹高花欲插天，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方見，惆悵春光又一年！

元翰少卿寵惠公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前詩爲赬數味，不已。次韻奉和。

藏春塢二首

退之身外無窮事，子美生前有盡花。更有多情君未識，不隨柳絮落人家。莫尋羣玉峰頭路，莫言玄都觀裏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休問是誰家。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桃枝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奈有銀床素綆何？

謝都事惠米

平生忍慾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輕趙都事，也能作意向詩人。

擷菜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葦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別公擇

黍離不復閱宗周，何暇雷塘吊一丘？若問西來祖師意，竹西歌吹是揚州。

絕句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書寄韻

已將鏡鉢投諸地，喜見蒼顏白髮新；歷數三朝軒冕客，色聲誰是獨完人？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推倒牆垣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里，巧歷如今也被漫。

常州太平寺薈菴亭

六花薈菴林前佛，九節薈菴石上仙；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起野狐禪？

過文覺顯公房

瓊斑碎玉養薈菴，一勺清泉養石盃；淨几明窗書小楷，便同爾雅注蟲魚。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隱巒所作題詩於其下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同狀元行老學士秉道先輩遊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爲作

醉中眼纈白癩斑，天雨曼陀照玉盤；一朵淡（一作「官」）黃微拂掠，輕紅魏紫不須看。

此君軒

雲檀煙節十洲（一作「七州」）人，犀甲檀槍百萬軍；孽畜發生何足道（一作「數」）此君真是此君君！

觀子美病中作嗟嘆不足因次韻

百尺長松澗下摧，知君此意爲誰來；霜枝半折孤根出，尙有狂風急雨催。

調敦詩先生因留一絕

凜凜入言君似雪，我言凜凜雪如君；時人盡怪蘇司業，不解將錢與廣文。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詩爲別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絕句三首

松柏蕭森溪水南，道人只作兩團庵；市區收罷豚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生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竹數竿；偶與老僧煎茗粥，自攜脩綆汲清泉。

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夜向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乃知身不在人間。

呈定國

哲病應逢醫口藥，新粧漸畫入時眉；信知詩是窮人口，近覺王郎不作詩。

絕句二首

城堞盤石立何孤，賴有蒼蕭翠竹俱；日暮無人鷗鳥散，空留遠水伴寒蘆。  
漠漠秋高露氣清，新蒲倚石近溪生；夜來雨後西風急，靜向窗前似有聲。

破琴詩後

余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仲遠，仲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為短軸，名為邢房悟前生圖，作詩題其上。

此身何處不堪為，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閑故紙，便疑身是永禪師。

送柳子玉至靈山

世事方艱便猛迴，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時夢入真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款段曾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洲；黃公酒肆如重過，杳杳白蘋天盡頭。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不須天女來相試，總把空花眼裏尹。

雜詩二首

宵搖細浪魚吹沫，（一作「日」）手弄黃花蝶繞；（一作「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昔日雙鷗照淺眉，如今婀娜綠雲垂；蓬萊老守明朝去，腸斷簾間蟋蟀悲！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淨館書贈王觀

海上東風犯雪來，臘前先折鏡湖梅；遙思禁苑青春夜，坐待宮人畫詔回。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

絕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王幾。縮臆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鍾病免歸。

聞捷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謁王文父，齊愈於江南，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种諤領兵深入，破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五千匹，衆喜，各飲一巨觥。

聞說將軍取乞聞，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紫春。

睡起

柿葉滿庭紅，頽秋薰爐沉水度春箏。松風夢與故人遇，自駕飛鴻跨九州。

秋思寄子由

黃葉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閱世臥雲壑，挽著蒼江無萬牛。

礪石庵戲贈湛庵主（相國寺僧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礪石巖前夏飲冰。莫把山林笑朝市，老夫手裏有烏藤。

散郎亭

法花下有散郎亭，老樹蒼崖如有情。散滅已隨時事去，壁間只有古人名。

候籬

江邊皎皎過候籬，更上山腰看打盤。百歲老兒親擊鼓，城中麤慮不相干。

春夜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軟艸院落夜沉沉。



火星巖

火星巖下石凌壁，閣上相忘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燈。

讀開天寶遺事二首

姚宋亡來事事興，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  
潭裏春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袞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鞦；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一首

眉間冰玉照淮明，筆下波瀾若欲平；直得全生如許妙，不知形謀已多名。  
空翠娛人意自還，明窗一榻共秋閑；會知名利不到處，定把清觴屬此山。

謝惠猫兒頭筍

長沙一日煨筍筍，鸚鵡洲前人未知；走送煩公助湯餅，猫兒突兀鼠穿籬。

題淨因壁

暝倚蒲團臥鉢囊，半窗疎箔度微涼；蕉心不展待時雨，葵葉爲誰傾夕陽？

同景文詠蓮塘

塘上釣簾對晚香，不知斜日已侵床；江妃自借凌波鞵，長在高荷扇影涼。

睡起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直千金；腹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書望洪亭壁

河漢平來出舊洪，山城都在水光中；忽然歸壑無尋處，千里不麻一半空。

子美召擇公，飲偶以病不及往，擇公有詩次韻。

樊素阿蠻皆已出，使臣應作玉箏歌；可憐病士西窗下，一夜丹田手自摩。

和參寥

芥舟只合在坳堂，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曉湏啼處月茫茫。

辭題信老方丈

鶴作精神松作筋，增庭蘭玉一時春；願君且住三千歲，長與東坡作主人。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武林千葉照觀空，別後湖山幾信風；自笑眼花紅綠眩，還將白首看鞋紅。

竹枝詞

自過鬼門關，外天命同人；詐盆頭船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嶂無梯問杜鵑。

寄歐叔弼

昔葬衣冠今在否，近來消息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題淨因院

門外黃塵不見山，箇中草木亦常閑；履聲如鏡薄冰過，催粥華鯨吼夜闌。

絕句

柴桑春晚思依依，屋角鳴鳩雨欲飛；昨日已收寒食火，吹花風起却添衣。

和黃龍清老二首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二

寫山不隔中秋月，一鴈能傳寄遠書；深窈如陀枯戰筆，真誠相見問何如？  
風前橄欖星宿落，月下桄榔羽扇開；靜嘿堂中有相憶，清江或遣化人來。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爲誰好？二老風流各自知。

過土山寨

南風日日縱鶯聲，時喜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銀線亂，萋蒿如筍玉簪橫。

書辨才白雲堂壁

不辭清曉叩松扉，却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卷簾惟見白雲飛。

琴詩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

一一窗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袂人知否？曾到旃檀小殿來。

驪山絕句二首

功成雖欲善持盈，可嘆前王恃太平；辛苦驪山山下土，阿房纔廢又華清。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車戒，却怨驪山是禍胎。  
海中方士覓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咫尺秦陵是商監，朝元何必苦躋攀。

短橋

誰能鋪白筵，永日臥朱橋；樹影欄邊轉，波光版底搖。

軒窗

東隣多白楊，夜作雨聲急；窗下獨無眠，秋蟲見燈入。

曲檻

流水照朱欄，青紅亂明鑑；誰見檻上人，無言觀物泛。

雙池

沂流入城郭，聲聲渡千家；不見雙池水，長漂十里花。

荷華

田田抗朝陽，節節臥春水；平鋪亂萍葉，屢動報魚子。

魚

湖上移魚子，初生不畏人；自從識釣餌，欲見更無因。

牡丹

花好常患稀，花多信佳否；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

桃花

爭開不待葉，密綴欲無條；滂沱人窺鑑，驚魚水濺橋。

李

不及梨英軟，應慚梅萼紅；西園有千葉，淡佇更纖穠。

杏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關中幸無梅，汝疆充鼎和。

梨

霜降紅梨熟，柔柯已不勝；未嘗蠲夏渴，長見助冬冰。

棗

居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槎；汝長才堪軸，吾歸已及瓜。

櫻桃

獨憶櫻桃樹，酒醒喉肺乾；莫除枝上露，從向口中漣。

石榴

風流意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作裙腰染，名隨酒錢狂。

櫟

自昔爲神樹，空聞蠲鷄鳴；杜公煩見輟，爲爾致羊羹。

槐

採擷殊未厭，忽然已成陰；蟬鳴看不見，鶴立赴還深。

松

彊致南山樹，來經滙水灘；生成未有意，鴉鵲莫相干！

檜

依依古仙子，鬱鬱綠毛身；每長須成節，明年漸庇人。

柳

今年手自栽，問我何年去；他年我復來，搖落傷人思。

跋姜君翔課册（姜君劉州人，己卯閏九月來從學於東坡，至儋耳，庚辰三月

方復壞（四言）

雲興天際，欵若車蓋；凝臚未瞬，瀰漫霏霏。蒼霄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蒸空，萬夫皆廢。雷縵四壁，（一作「懸雷縵壁」）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龍山補亡（井引）（四言）

丙子九日，客有言龍山之會，風吹孟嘉落帽，桓溫使孫盛為文嘲之，嘉作解嘲，辭致超逸，四座驚歎。恨今世不見其文，因戲為補之。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宴凱羣哲，豈歌雅奏，緩帶輕恰，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楨棹競秀，榆柳獨脫；驥驟交驚，鶩蹇先蹶。楚狂辭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惟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譏。幸夫揚輝，兇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孟嘉解嘲（四言）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俯復奚數？流水莫繫，停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舉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

憶江南寄鮑如五首（六言）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為僮父，憑君說與吳儂。湖目也堪供眼，木奴自足為生，若話三吳勝事，不惟千里蕞羹。

人在畫屏中住，客依明月邊游，未卜柴桑舊宅，須乘五馬（一作「湖」）扁舟。生計曾無聚沫，孤蹤謾有清風，洽產猶嫌范蠡，攜孥頗笑梁鴻。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二

七七

弱累已償俗盡，老身將伴僧居；未許季鷹高潔，秋風直爲鱸魚。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詩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

其餘，戲作數語足之（四言）。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議封，步中銜石，旁睨驚駘，豐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惠崇畫雁（六言）

惠崇烟雨蒹蘆，坐我瀟湘洞庭；欲買扁舟歸去，故人云是丹青。

### 卷三 和陶詩

追和陶淵明詩引（子由作）

東坡先生謫居僮耳，冥家羅罽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藜藿，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猶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嗜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靡而實，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儂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置爲已，必貽俗患，龜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悔，以

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任，其出處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東齋引。

和時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適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涖如斫，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欲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垂髻，（一作「翦綵垂髻」）覆此瓢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勸農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爲業，所產秬稌，不足於食。乃以諸（時諸切）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余旣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劫質，尋戈相困；欺謾莫訴，曲自我人。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殖。播厥薰木，腐餘是穡，貪夫汚吏，鷹鷂狼食。豈無良田，隰臨平陸？獸蹤交締，鳥喙諧謔，驚駭朝射，猛穉夜逐，芋蕪諧靡，以飽耆宿。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鎖耜，好爾鄰偶。斬艾蓬壺，南東其畝；父兄搢挺，以扶游



手。天不假易，亦不汝匿；春無道勤，秋有厚冀。雲舉雨沃，婦姑畢至；我良幸愛，袒跣何愧？  
遠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和停雲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空，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修且阻。眷此區區，俛仰再撫。良辰過鳥，逝不我俟。颺作海漚，天水溟濛；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寐北窗。念彼海康，神馳往從。凜然清癯，落其驕榮。餽奠化之，靡于忘情。萬里遲子，晨興宵征。遠虎在側，以寧先生。對奕未終，摧然斧柯。再游蘭亭，默數永和。夢幻去來，誰多彈指。指木息，停雲幾何？

和歸田園居六首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於湯泉，晞髮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慈暉，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入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游乎？」一意忻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田園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恕大士參寥子。

瓊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葢蔗補食前。門生餽薪米，救我廚無烟。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窮猿斲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鷗漸馴集，蠶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笋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沙莽。

新俗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却行詠而歸。仰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遠，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霜鷹散氣稜，廓然似朝旭。（莊子云：「月固不勝火。」郭象曰：「大而暗，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余爲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勝耶！」）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閑人，一劫展過隙。江山互隱見，出沒爲我役。斜川追淵明，東臯友王績。詩成竟何爲？六博本無益。

五月廿一日作和戴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瘁俯仰中。上天信包荒，佳植無由豐。鉏耰代蕭殺，有擇非霜風。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擷芳眼已明，飲酒腹尚冲。草去土有隙，井深牆愈隆。勿笑一畝園，蟻垤齊衡嵩。

酬劉柴桑

紅蕖與紫芋，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糞盎，磊落勝農疇。棋上白玉延，（淇上出山藥，一名玉延）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與殷晉安別（和送昌化軍使張中罷官赴闕）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久安檐耳陋，日與雕題親。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碁有達晨。小窳多自醜，一瓢時見分。仍將對床夢，伴我五更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和王撫軍座送客（再送張中）

胸中有佳處，海瘴不能勝；三年無所愧，十口今同歸。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違？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暉。懸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夢中無與別，作詩記忘遺。

和答應參軍（二送張中）

留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窺園？使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擊賊，戈戟亦森然。才智誰不如？功名歎無緣；獨來向我說，憤懣當奚宣？一見勝百聞，往躋臯蘭山；白衣挾三矢，趁此征遼年。

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閑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爲有哀樂，輒復隨連瀾？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譏優劣。

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癯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寇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頽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我嘗墮軒冕，寧澹真市廛；困來臥重裯，愛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寧當出怨

句，慘慘如孤燭。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

九日關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坐索酒，和淵明一篇，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所名。龍山憶孟子，粟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豔，漙漙糟床聲。關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海，醉覺三山傾。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坎軻識天意，淹流見人情。但願飽飗飗，年年樂秋成。

和移居二首

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迨今一年，多病寡歡，頗懷水東之樂也。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烏鵲朝，暮與牛羊夕。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彌年，東蕪誰與祈。

迴潭轉磻岸，我作江郊詩。今爲一塵氓，此地乃得之。葺爲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歲暮作和張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游、陸道士客於余，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亦以無酒爲歎，乃用其韻贈二子。

我生有天祿，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要梨棗愆。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子文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米盡初不

知，但怪飢鼠遷；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和郭主簿二首

潛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閑美，感念少時，悵然追懷先君官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文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情和盈我襟。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却念四十年，玉顏如汝今。閉戶未嘗出，出爲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夢，角羈未勝簪。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

「雀殼含淳音，竹萌抱靜節。」（此兩句先君少時詩，失其全首。）誦我先君詩，肝肺爲澄澈！猶爲鳴鶴和，未作獲麟絕。願因騎鯨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卽空飛，何必披日月？

示周諮祖謝和儋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夷，願貌猶殷因；先生饌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飢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鄰，永愧虞仲翔，弦歌滄海濱。

和荅龐參軍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歸過惠，爲余留半月，既別，和此詩送之。

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之趾，卜我新居，而非玄德，三顧我虛。旨酒荔蕉，絕甘分珍；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醅我，或乞其隣。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于中，傾倒出之。奔奔千言，粲焉陳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恩。非妙侍側，兩毫丫分。歌舞毒我，永爲歡欣。曲終悽然，仰視浮雲；此曲此聲，何時復

聞擊鼓其鑿，船開榜鳴。願我而言：「雨泣載零；子卿白首，當還西京；遠東萬里，亦歸管寧。」感于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和連雨獨飲二首

吾讀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盃，工製美妙，留以自娛。乃和淵明 連雨獨飲。

平生我與我，學意輒相然。豈止磁石鐵，雖合猶有間。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僂。晚景最可惜，分飛海南天。糾纏（一作「纏」）不吾欺，寧此憂慮先。願影一盃酒，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爲何年。醉裏有獨覺，夢中無雜言。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頽然。誤入無功鄉，掉臂嵒阮間。飲中入仙人，與我俱得僂。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天。偶見此物真，遂超天地先。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床頭伯雅君，此子可與言！

和贈羊長史

得鄭會嘉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 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特兩鳴酒，肯借一車書。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終娶華文史，俯仰六十踰。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塵根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躕；好學真伯業，此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願慙桑榆迫，豈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踈；猶當距楊墨，稍欲徵荆舒。

和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春脫之；魯公亦乞米，炊菘尚不辭。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斗水何所直，遠汲愁姜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壞，可爲子孫貽。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颺，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低顏香自斂，含睇意頗微。寧嘗娣黃菊，未肯似戎葵。誰言此弱質，閱歲觀盛衰。頽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揮。瘴雨吹蠻風，凋零豈容遲。老人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游斜川和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請居淡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端節年，未失斜川游。春江綠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邊，汎汎隨鳴鷗。中流遇浹河，捨舟步會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

和己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文韻淵明已酉歲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菊潭水而壽，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尊中實後凋。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南陽野，古潭霏慶霄。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益，內熱中自焦。持我萬家春，一酌五柳陶。夕英幸可掇，繼此木蘭朝。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一首

倦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為聯錢作屋，余亦欣然許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淵明始春懷古田舍韻作二首。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休閑等一味，妄想生愧魄。淵明本用緡字，聊取其同音字。聊將自知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他，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茅茨破不補，嗟子乃爾貧。糞土肥人愈瘦，窳閑井常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急瓦聲新。客

來有美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爲子隣；鳩舌儻可學，化爲黎母民。

和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困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是無咎學士。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蒙誠醉客，氣湧胸中山；灌然忽冰釋，亦復在一言。番氣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秘君勿傳！

道衰士失已，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蠶蟪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粘網悲。嗚呼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在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天明門前路，已度千金山；嗟我亦何爲，此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旣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床自甘寢，不擇管與綺。頃者大雪年，海波翻玉英；有士常痛飲，飢寒見真情。床頭有敗榼，孤坐時一傾；未能平體粟，且復澆腸鳴。脫衣凍酒，每醉念此生。

我坐華堂上，不改麀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繞復何爲？舉



樽醉其根，無事莫相羈！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闌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蘭懷。一隨採折去，永與江湖垂。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諧。酒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吾當迴。

籃輿兀辭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嶽，下有三畝居。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溫風送蠶老。三咽初有聞，一澌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籍，醉兀書謝表。我夢入小學，自謂鵝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人間本見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筆，醉語輒錄之。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癡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豔如東郭媿，束縛作毛穎；乃知嵇叔夜，非坐虎文炳。我家小馮君，天性頗純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翫辭乃爾貴？身當念早過，是恐少味。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東書，寄食無定迹。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頽然六男子，粗可傳清白。於吾豈不多？何事復歎惜？

曉曉六男子，絃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戟丁欲成。歸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淮老如鶴雛，破殼已能鳴；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廚聖賢雜，無事時一中。五言大道遠，正穎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門散刀弓。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獨立表衆惑。燕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無

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

吳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已。各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吳國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鸞鳥賦，我亦得坎止。行樂當及時，綠髮不可持！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適真，頽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當時劉項罷，四海創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銷疆秦。寂寥千載後，陽公詞前塵，群臥客懷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餐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和止齋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瘁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遊，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裏。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臥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爲已。微瀆坐杯勺，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還舊居和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瘞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興墳墓悲。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鵝城亦何有，偶捨鶴毳遺。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時節供丁推。夢與鄰翁言，懶默憐我衰，往來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穆生責醴酒，先見我不如。江左右弱國，強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疎。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宰收廢棄餘。獨有愧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犧牛龜，兼取熊掌魚。北郊有大奔，南冠解囚拘，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蓬頭二撥奴誰謂；愿且端晨興洒掃罷。飽食不自安。願沿此圃畦。少資主游觀。晝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早  
非欲爭春。晚菘先破寒。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鋤。未免騁我顏。此心苟未  
降。何適不間關。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獲

聚糞西垣下。鑿東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宴安不可懷。天公豈相喜。雨露與意諧。黃菘養土羔。老楮生樹雞。未  
忍便烹煮。繞觀日百迴。跨海得遠信。冰盤鳴玉哀。苗陳點膾邊。照坐如花開。一與番叟醉。蒼顏兩摧頹。齒根日浮  
動。自與梁肉乖。食菜豈不足。一作「好」呼兒拆雞栖。

和乙巳歲二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悲宿昔。仰看桃榔樹。玄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人黃壤隔。溪  
陰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賈車騎。五畝亦可易。但恐鷓鴣來。此生還蕩折。誰能插籬。權護此殘竹柏。和遊城  
北謝氏廢園之作

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口號（和郊行步月）

缺月不蚤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愧此閭里情。怪我夜不歸。苦袂窺柴荆。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驚  
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丘陵平。暗蛩方夜績。孤螢亦宵征。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  
期。免為詩酒縈。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名。

和詠二疎

二疎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傅。世

途方轂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蛇，未說何所顧。已說抱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常游東海，所歷若有素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

和詠二良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和詠荆軻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為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荆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陸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慙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二首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余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草木斂以疎。幽人掩臥臥，明景翻空虛。閒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辜。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螻蛄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續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泉，異世為三游。子政信奇逸，妙筭窮陰陽。淮仙枕中訣，養練歲月長。豈伊臯獨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効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床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嘗從山火，東緹分寸燭。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雞鵠非同音；口耳固多僞，識真要在心。  
 黃華育甘谷，靈根固深長；廖井管丹砂，紅泉補尋常；二女戲口耳，一作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有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竄哉廣桑君，獨顯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乃近在？支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金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  
 鄭君故多方，玄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了未出生死；素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  
 古強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斤仙人，謁帝輕舉止；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錄此庸子。  
 東坡信時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

和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忘身？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海南，幽絕無四隣。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游有黃庭，閉目寓雨景。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闊河漢永。西窗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繁，逝水無留聘。我苗期後枯，持此一念靜。

真人有妙術，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免死縛淮陰，徇功指平陽。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相如偶一官，嗚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傭保。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我歸不早。作

善遠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愧，可與君乎道。

孟德黯老狐，竊言嗾鴻豫；哀哉衰亂世，鳥鸞各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斷漢室，豈計一紉慮；昆蟲正相齧，乃比蘭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住；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不可悔，庶爲來者懼。

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稚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色恐相值；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滯把蒼蒲根，歎息復棄置。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褊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安陌；爾來寧復見，爲道度太白；昔與吳遠游，同藏一瓢窄；潮陽隔雲海，歲晚儻見客；伐薪供養火，看作栖風宅。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夷秦；陶頑鑄強獷，枉費廬與糠；越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鎖啓伯陽；鶴城見諸孫，貧苦爲我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簾。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選；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飧；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歎，舊說易兩篇；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愁，借經作巖崖；遂令青衿子，珠璧入人懷；鑿齒并蛙耳，信謂天可彌；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

我昔登胸山，出日觀滄滄；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今茲黎母國，何異於公鄉；蠓浦旣黏山，暑路亦飛霜；所欣非自悶，不怨道里長。

和嶽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高雀散，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潘與戎。有酒從孟公，慎勿從揚雄。崎嶇頌沙麓，塵埃汙西風。昔我未嘗違，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

客去室幽幽，鷓鴣來坐隅。引吭伸兩翮，太息意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爲我廬。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夜中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游，蕩志隘八荒。九夷爲藩籬，四海環我堂。盧生與若士，何足期香苕。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奇峰望黎母，何異嵩與邛。飛泉瀉萬仞，舞鶴雙低昂。分杯未入海，膏澤彌此方。芋魁儻可飽，無肉亦奚傷？

馮洗古烈婦，翁媪國於茲。策勳梁武後，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傘平積亂，犀渠破餘疑。廟貌空復存，碑板漫無辭。我欲作銘誌，慰此父老思。遺民不可問，僕句莫余欺。犧牲菌雜卜，我嘗一訪之。銅鼓壺盧笙，歌此迎送詩。

沉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縈煙媚惰歌。貪人無飢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門隊如風花。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朱初平劉誼欲冠帶，黎人以取水沉耳。

雞窠養鶴髮，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頗識李崖州。再逢盧與丁，閱世真東流。斯人今在亡，未遽掩一丘。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未，渺焉不可求！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蓉，香色獨未改。欲爲中州信，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蕊不相待。攀躋及少壯，已矣那容悔。〔「矣」一作「失」〕

黎山有幽子，形稿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儵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蹠。似言君貴人，草莽栖龍鷲。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

和東方有一士。

僻居本近危，甌壁知不完。夢求忘楚弓，笑解適越冠。忽然反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脚底，殺瘴失重關。屢從淵明游，雲山出毫端。借君無絃物，寓我非指彈。豈惟舞獨鶴，便可躡飛鸞。還將藜茅瘴，一洗月闕寒。（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

集歸去來詩十首

命駕欲何向，忻折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逢迎。雲外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夏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去徑有（一作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罇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自（一作「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言語審無勸，心懷良獨安。東臯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世事非吾事，駕言歸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庭內菊歸酒，窗前風入琴。寓形知己老，猶未倦登臨。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醫醫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農夫人不樂，我獨與之游。觴酒命僮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乘化欲（一作「亦」）安命，息交還絕游。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高還知己倦，雲出欲何之。入室還攜幼，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立，不是傲親知。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入息亦詩策，出游常酒樽。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寄傲疑今是，求榮感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無衣。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柯庭還獨酌，時有鳥歸飛。

和貧士七首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俯邇，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詩七首，以寄許下高安宜興諸子姪，并令



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晷。青天無今古，誰知織鳥一作鳥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愛斯人飢。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故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差獨賢。誰謂淵明貪，尚有一素琴。心閒手自適，寄此無窮音。佳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疎巾歎虛漚，塵爵笑空斟。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思送酒家保，勿違故人心。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聾。弱毫寫萬象，水鏡無停翮。閑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尊空憂。二子不並世，高風兩無儔。我後五百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遙齡退朝人，餽酒出大官。豈知江海上，落萸亦可淪。典衣作重陽，徂歲慘將寒。無衣粟一作寒。我膚無酒暈，我顏貧真可歎。二事長相關。

老翁亦白髮，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相對垂霜鬚。賦詩殊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半道要我飲，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通。門生與兒子，杖履聊相從。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更不識，今與農圃儔。買田帶脩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遣以安，鹿門有前脩。

和桃花源詩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

歲道稍遠，漸能致五味，而毒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或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爲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高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憩。躬耕任地方，絕學抱天藝。臂鷄有時鳴，尻駕無可稅。蒼龜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醞醬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幾歲。從來一死，近又等癡慧。蒲澗安期境，（在廣川）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和歸去來兮辭

子瞻請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兮，蓋以無何有之鄉爲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臥江海之頓洞，吊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情而喪微。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口圍門。藩垣雖闕，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俟朝霞而眩顏。混客主以爲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接門而折關。廓圓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滄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繞桓。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以弊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入牛之皆衰，但喬木與高丘。驚六用之無成，自一視之反流。望故

家而求愈，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鴛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易稼之終枯，遂不斲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慣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和劉棻桑（續添）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腳踏。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棗，盡平狐兔墟。黃樓出舊枿，紫萼抽新會。我本早衰人，不謂老更劬。邦君助春鋤，鄰里通有無。竹屋從低深，山窗自明疎。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歌辭

竹枝歌（并序）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人嚮昔之意，為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遊飄不返，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唱似當年。海濱長鯨徑千尺，食人為糧安可入。招君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吁嗟忠直死無人，可惜懷王西入秦。秦關已閉無歸日，章華不復見車輪。君王去時簫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折。千里逃歸迷故鄉，南宮哀痛彈長鈞。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誰呼。當時項羽年最少，提劍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竟何事，棄馬為江馬垂涕。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身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唯有塚嵯峨。故國淒涼人事改，楚鄉千古為悲歌。

山坡隨行

山坡隨令下屬江勢崖絕令，游波所蕩如頽牆，松蘿律令百尺旁。披此驚葛藟之上，不見日令下可依。吾良杖令，吾僮亦吾之書隨。競余望令水中流，頽然而長者黃冠而羽衣。幹頽坦腹，盤石箕坐令。亦有址安不危，四無人令可忘飢。仙人偃坐，自言其居瑤之圃。一日一夜，飛相往來不可數。使其開口言令，豈惟河漢無極驚余心。默不言令，蔡昭氏之不鼓琴。擔將山河與日月長在，若有人令夢中仇池我歸路。此非小有令，噫乎何以樂此而不去。昔余游於蒼天令，身非陶氏猶與偕。乘渺茫辰未果令，僕夫悲余焉懷。聊逍遙令容與，晞余髮令蘭之渚。余論世令千載一人猶並時，余行詰曲令欲知余者稀。峨岷洋洋，余方樂令，警余繫舟於水，魚潛鳥舉亦不知何必。每念輒得，應余若響，坐有如此令人子期。

鳴泉思 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啓而時始弗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堙圯啓盡眉山蘇公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

鳴泉鳴泉經雲而潺湲，拔其毛骨者脩竹，蒸爲雲氣者霏煙。山夔莫能隱其性，野翟詎敢藏其妍。茅蘆蕭蕭，昔有人焉，其高如山，其清如水，其心金與玉，其道砥與絃。執德沒世，落月入地，英名皎然，陽曦麗天。舊隱寂寂，新黛娟娟。思彼君子，我心若懸。谷鳥在上，巖花炫前。鳴泉鳴泉，能使我宛結而華顛。

轆轤歌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暮，江南綠水通珠闌。美人二八顏如花，竝向花前長花落。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

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美哉水洋洋乎我懷先生送之子于城隅，洋洋乎美哉水送之子至於新渡。念彼蒿雒，眷焉西顧。之子於邁，

至於白馬。白馬舊邦，其構惟新；邦人流涕，畫舫之孫。相其口擊，尙克似之；先生遺民，之子往字。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雍南爲室坎爲家，先疑白雪生黃芽。黃河流駕紫河車，水精池產紅蓮花。赤龍騰霄驚盤蛇，姪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瞰靈泉窪，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差，三田聚寶真生涯。龜精鳳髓填銜銜，天地駭有鬼神嗟。一丹休別內外砂，長脩久餌須升遐。腸中澄結無餘根，俗骨變換顏如葩。哀哉世人爭齒牙，指僞爲真正爲哇。輕肥甘美形驕奢，譎詭詐妄言矜誇。遊魚在網兔在置，一氣頓盡猶嘔。餘生所託誠棲椽，九原枯骨如亂麻。胡不割衆如蝮，空與利名交掌拳。胡不讓霜如文鴈，可惜貪愛相漫塗。真心道意非不嘉，煖金閒話非虛譁。何須橫議相疵，覆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纏如繭居如蝸。日懷嘆喜甘龍殺，其去死地猶獵獫。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至驚井蛙。爲輪卽晚滂影斜，吾時俱視超雲霞。

與葉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補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凰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同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直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鷄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徑歸，餘事後來嘗潤色。一庵閑掛洞霄宮，并有丹砂水長赤。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僞強韓退之，識字猶爲鱗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鵝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坐視浮山如累塊。善張乃我結襪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衛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陳守道

一氣混倫生復生，有形有心即有情；共見利欲飲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陰處宜在巖巖坑；人偽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士松柏寒，蓬萊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爲腹，陽爲神兮陰爲精。渴飲靈泉水，飢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鞭，鎖禁姪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高升兔降無年期。停顏卻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老人行

有一老翁老無齒，處處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下垂，一雙眸子碧如水。不妻頭，又無履，相識雖多少知己。問翁畢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裏」。秋風獵獵行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黃口小兒莫相笑。老人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繫舟。地角天涯知自跳，亦曾舉半夜，傳籌醉朱閣。美人如花弄絃索，只恨樽前明月落。亦曾愛羈旅，他鄉迫暮秋。故國日邊無信息，斷鴻空逐水長流。或安貧，或安富，或哥通侯封萬戶；一任秋霜換鬢毛，本來面目長如故。水有蘋兮山有芝，人意雖存事已非。有時却憶經遊處，都似茫茫春夢歸。邇來尤解安貧賤，不爲公卿強陪面。皎如明月在秋潭，動着依前還不見。還不見，可奈何？空使達人增眷戀，但祇從他隨物轉。青樓黃閣長相見，若相見，莫慙慙，却是翁家舊主人。

襄陽樂府三篇

野鷹來

野鷹來，萬山下；荒山無食鷹苦飢，飛來爲爾繫絲絲。北原有兔老且白，年年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不可得，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有臺高崔嵬，臺中公子着皮袖，東望萬里心悠悠。鷹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天陰月黑狐夜噪。

上堵吟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宮；  
臺邊遊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  
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  
白馬為塞風為關，山川無人空且閑。  
我悲亦何苦？江永冬更深。  
編魚冷難捕，悠悠江上聽。  
歌人不知我，我意徒悲辛。

襄陽樂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裏跼蹙；  
自從跼蹙南渡河，襄陽無事多春遊。  
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江浦。  
使君朱旆來翻翻，入道使君似羊杜。  
道邊逢人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  
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鴻應斷腸。

仙都山鹿

老泉詩序云：「至豐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入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乃為作詩。」（東坡同賦）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  
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  
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  
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  
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  
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

白鶴吟 留鍾山覺海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  
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  
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  
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  
去自去耳，吾何馭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  
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  
汝謂松死，吾無依焉，吾方捨陰而坐露。」

虛飄飄 二首

虛飄飄，畫簷蛛絲結網，銀漢鵲成橋；  
塵瀆雨桐葉，霜飛風柳條。  
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  
虛飄飄，比

浮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謾成橋；入夢雲千壘，游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蒼海，鴈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入身世猶堅牢！

虛飄飄，風寒吹絮浪，春水暖冰橋；勢緩纓垂線，聲乾葉下條。雨中滙點隨流水，風裏綵雲橫碧霄。虛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名宗爽）

仲子甘心織屨避萬鍾，淵明不肯折腰爲五斗。一年鴻鴈識來往，終日沐猴誰去取？知甥詩意慕兩君，讀書要在存心久。平生所談性命真，長棄不愛金石朽。我今已習鶩子定，猶復晨朝怖頭走。剖心先擬射聲名，不作羊鄒悲覲首。雲梯雨矢集無方，我已中灰同墨守。恐甥自是禹門鱗，未可潛逃入吾藪。琢磨晚覺孟光賢，畏我故言時被肘。甥能領我青門瓜，正午時來休老手。

賦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鑿。嘗項上之一擗，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前蜜，滄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尊絲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涇州之蒲萄。顧先生之耆壽，分餘櫪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爨響於檀槽。忽鬻珠之妙唱，抽獨蘭之長纜，閱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拖之瓊艘，各眼灑於秋水，咸骨醉於春膠。美



入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坐。警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蔡羹賦（井序）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釋家之有無。水陸之味，食不能致。袁蔓菁蘆菔苦蕒而食之，其法不用醃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爲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賜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葉與瓊根。葵翎鑄以膏油，法融液而流津。適湯燾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勻。覆陶甄之穹崇，罷攪觸之煩勤。屏醃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滷嘈雜而靡備，信俸美而甘分。登盤盂而薦之，具七筴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傅說而策勳。俎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頰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爲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颶風賦

南越志：「照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夏秋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稜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蕭然，檣葉款款，鶯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迅飛之六鷁，襲土壘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傲澗，響振坤軸。疑屏籬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噴千車而爭逐。虎豹響感，鯨鯢感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

萬於一覆。子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楯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喧，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權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韓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牆垣之隙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溘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愛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蚶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委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髮鬚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子先君官師之友，史君韓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鬚髯也。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令訪秦漢之遺宮，得歸然之頽基，令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令悼厲國之憤凶；聞父老之哀歎，令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頰，令實咀毒而啣鋒；敗趙國於僂仰，令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多忌，令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令又瘞禍於官中。忸君王之好殺，令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令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傳之錢謀，令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子之無聊，令實有家心，負此名而欲亡，令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鳩，令冀稍久而自理。遣大患於倉猝，令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執國，令啞肉食其多鄙，獨三者與千秋，令懷愛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令猶積禍於一言。既沉寃之無告，令

殺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乎，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固知已矣之不諫。魂寤驚乎其歸來，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贏，不令視其君猶乳虎，曾續息之未定，令乃敢探其穴而啗之。雖在晉四世，有君不惠，擊婦晨維，疆王定制，惟愍懷之遭難，令實追蹤於漢，辰顧屏后之何知，令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令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謚思，令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喜，可弔而不可哂，令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令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令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令狐兔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令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令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令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况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暉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王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躑躅，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為符，惟孟德之讐，忍令亦嗜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脩，令豈滅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令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珉犢於晚歲，令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為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延和殿奏新樂賦（成德之老來奏新樂）

皇帝踐祚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願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峴下朴律，猶有太高之弊，爰改照尺，不

知同失於斯。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而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鍾磬之調，燦然廣業之華，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黃鍾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禋考。爾乃停法部之役，而衆工莫與；肄太常之業，而邇臣必陪。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歎賁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觀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既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華旁矚，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循羣慝之交禱。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警覺，無聞於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悅豫於臣隣。以清濁任意而相識，何憂工玉，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趨鐸固中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資學博，儻非夔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明君可與爲忠言賊（明則知遠能順忠告）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既審乎情僞，言可竭其忠誠。虛己以求，覽羣心於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於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同，言出而爲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况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侯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罔有遁形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豈微忠之能，致有至明而爲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爲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苟無邪？既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違，知其忠而莫受。目有昧則視白爲黑，心有蔽則以薄爲厚。遂使諛臣乘隙以彙進，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懼將困於婦言；叔孫詭辭，畏不免於虎口。故明

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伸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仲於知己，而無自辱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告。

快哉此風賦

時與吳彥律舒堯文鄭彥能各賦兩韻，予贍作第一第五韻，占風字爲韻，餘皆不錄。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善佳客以攸同。穆如其來，既偃小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若夫鷁返宋都之上，雲飛泗水之濱。寥寥南郊，怒號於萬竅；颯颯東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陋晉人一映之小笑，玉川兩腋之卑。野馬相吹，搏羽毛於汗漫；應龍所處，作鱗甲以參差。

復改科賦

新天子今繼體承乾，若相國今更張孰先？懶科場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迤邐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道入狗路，爲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爲取士之制。近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變古足以爲大儒事。吟者皆童子，爲影象者非壯夫。殊不知探掇英華也，箴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尙矣；考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令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令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歡者諸子百家，抖擻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面者，必藉於繩墨；定鑿括者，必在於樞機。所以不用孔門惜

楊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噫！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爲武，今會試於京國，通天爲王，今必舒於蔡齋，孰不能成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終期幸廣之雙鷗，紫殿唱名，果中稱衡之一鶚。大凡法既久而必弊，士貽惠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隘者，空自韞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雲之志，未酬題柱之心。三舍旣興，賄路公行於庠序；一年爲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顰眉，公正者爲之切齒，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商山之父，謳歌歸吾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焉。此道飄飄而復起。

## 卷四 書簡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兩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食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顧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闕爲考之。

又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四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聞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逸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堰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展子行，堰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堰就問之，則曰：『過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效，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二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卽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卽造宇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甌丹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既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間關之憂，行有見竭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於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子衡，冒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若平生之權。曲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櫝，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聲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遊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在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偶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琴，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忭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一首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箠之餘音。



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寓居粗造，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夏無足為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斯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藥嗽，殆不可堪，強作報，誠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溫公

春來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比日不審合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疑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請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適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

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一音

晁君奇駭，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寧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愛。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椀，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請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耶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大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道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耶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五音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四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厭，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過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過乎？來使力告，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某朽何取，而傳道昆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僧來，方同舟下，信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爲賜，筆老而思深，斬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某仁文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實公碑也）。欲使虜知道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閑當作，向所示集古文，曾子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又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若家伯仲間。近見報，履當作正字，伯仲介特之

操，虞險益勵，時流熟知之者，用是古之知公議少仲耶？傳道豈久堯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遠欲發此价，故未暇。閒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宮觀之命，已過忝矣！此外只有歸田爲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龐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首冥」罔爲多，直爲睿，蒙爲夏，首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支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而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麝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嘗爲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與王敬仲六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適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旣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擬道，意謂不知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飄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入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喻過實，深荷獎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瀟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莖，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搬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二百，能與哀，悚恐悚恐！

又

聞遂作管引瀟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菘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學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訶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破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入此，別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一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難醫矣，方悵然欲求聞

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土處。已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極，與邁約令般家至，極相會，中子逾亦至，惠矣，却雇舟拆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承老業可奈，可奈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播撼，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應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上韓昭文

某啟：遠憶旌旆，忽已數月改歲，竊想合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目望馬首，但寸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冕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為國自重，因李秘校行，謹奉啟參候，不宣。

與李延評

某啟：經由特辱枉訪，適以臥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闊，豈勝愧負！

與黃敷言二一首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四

一一七

某啓：盛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忤深矣！衝涉雨霰，萬萬保  
續謹令兒子候達，不宣。

又

少事于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為到廣州日，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為再三致意，某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病，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往別，悚忤之至！謹奉手啓，代達。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璋，藏之巾笥，永以為好。今日遂行，不果走  
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達。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往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近  
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二首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為慰！未由款奉，千萬保畜！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即為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虞覓得三紙付去，  
遂德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啓。

與滕達道二十四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請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迄今未已；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尊洛堆塚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掣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許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和耶惠，既三十壺攜歸餉婦矣。於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同舟於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却道遙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



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卓意又欲其竊窳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為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者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懷愧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識矣。見報中憲言玉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又

許為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于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為別造朱紅，尤為奇少！物意兩重，何以當克！捧領詔，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鱧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節，聊為土物。不罪！洸觸令子思渴，穴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名，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又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甚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閑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作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澹有所悟，遂絕此事，仍

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同願未絕，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觀，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贖內令專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謨，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尙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暨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甫夢過，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實然冷爇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塗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受賊，故爲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

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且莫，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憩千聞不罪！某好搗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不儀也。有便望領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尙紛紛也。措道人各世昌，蠲竹人，多藝然可開致驗，亦足以遺德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吾濟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同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讒譏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尙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暗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盡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怍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

貴眷令子，各計安勝，闕中前急足遣寄，必已收得，略示諭。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與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攬撓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別論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與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與與，則恐難爲，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略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十七首

某啓：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佳勝，爲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辭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相，入還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入，近爲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貶羊麵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作。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已遷居江上臨臯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芘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爲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甕，極爲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同飲盛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庠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某方審家齊安，時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待下，中前不論姻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某啓：因循稍疎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有遊樂。無緣展奉，但積思念！乍冷，萬冀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唯祈善保。教文宅計此月未方離陳，南河淺澁，想五六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闊耶？問及物食，天漸熟，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苦食，旣添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在教勒，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尚未有力量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珍攝，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為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若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郭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嗚呼！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措一本寄上，却求為書，拋磚之謂也。亦謂錄一本與元弼，為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僕事被禁，某與其兄潘丙解元甚熟，最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為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否？恃舊干瀆，不敢逃罪，天覺出監之作，本以為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以鎮篋笥，然尋常不摸，以亂道塵獻，想公亦隨手將與人耳。呵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感服併深！比日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恨

不得陪從耳。雙盞珍瓶，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

又

與可船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留也，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略示。論生細酒四器，正齊所乏，珍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情，然閱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間凌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論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嘗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菘豆爲麪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亦幸。

又

疊蒙寄惠酒醋麵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即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悉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安矣，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文。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服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否？想於不肯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幸甚！其令章憲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毋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

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祖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歎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慙，尤宜慎護。

又

章質夫求琵琶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旣齊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爲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會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五首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奉，伏望以時保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倒被淫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爲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嫻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爲詞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語言，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冷下，竊謂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柳令咨白，冗中不盡區區。

又

彥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為僚，可喜！船斬新輟，借知之；冗中不一。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屢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愧悵！南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為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賚錢竄去，又以疾疫氣，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冗馳問不盡區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嘗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為作記，公必見之。塗中為告文，安國家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却乞差一公人，賚付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厚，借撥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朱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死，

（見蔡，幸所敗者漸安，決不死耳。）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輒膝虔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長事，想必識此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皆謹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慙作不可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儼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漚。」僕亦正如此，各宜闕齋，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俗下，頻與教督，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子適遠捨字，深以為恨，報除聲暹，似亦不惡。近日除目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安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愛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割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廬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故軼，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愛。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遠遞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蒙恩頌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遙知朋友爲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度，卽往淮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便與，餘惟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間，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穎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度某移永州，過五辛度大度，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擊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尙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與馮祖仁四首

某感疏言伏承艱疾，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廓然愈遠，追慟何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不次。

又

蒙示長牋，榮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忤不可言喻！老瘁不復曠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旤，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又

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蚤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奈何！來日當往謁慰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或會包子厨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避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開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幼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嘗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譏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毗陵矣。荷愛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為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為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敬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某啓：奉別忽二載，奔走南北，不暇附書申問。子由轉附到天門冬前，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已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

又（一二云與林天和）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為勞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徧嘗，感愧不已，忽忽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檣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野行，附啓，不宣。

又

某啓：專人至，賜教景幅，慰拊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

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卽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願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為藥，敬餌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取少方，殆不可用，願為朝廷熟議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敘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喫堂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視也。

與晦夫（一云與趙仲脩）

某啓：辱答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處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饒。」便當搗被往也。

與施夢得八首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為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悵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為耿耿耳。乍暄，惟願候自重。因李豸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辱教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且寢處耳。有事以書垂喻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旣風圓，感意眷之厚，熱甚，不識。

又  
某啓：辱教承台候康勝，爲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尙稽謝見，疎息！疎息！子功復舊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入還，忽卒不宣。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子無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休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舉家人服其藥多效，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疎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某啓：辱手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和篇高絕，木與種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嘗強勉續作。忽，不宣。

又  
某啓：達遠二年，瞻仰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卽伏謁以盡區區。

與孫叔靜七首

昨日辱臨，願夙昔之好，不齊有加，咸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珠攪，頃所未見，非獨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羊麪酒醋爲惠，禮意兼厚，敬已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願，尙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勝。卑體尙未清快，坐阻談論，爲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入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爲愧深矣！珍惠菜膳，增感忤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薦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誦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爲瘞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啓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闕，借舟未知

能達詔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爲國自重！

答劉貢父一首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作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親比初下章時，暫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觀，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癡，然迂拙多忤，而虞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嘗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答曾子宣二首

某啓：疏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尙煩齋翰之寄，違闕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爲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喻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聞習南海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懷，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某啓：特辱遠訪，意託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臥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又

某啓：昨日晝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辭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即答，悚息某頓首。

又

今者驟色尤可喜，食已，嘗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蚤來市無肉，當相與啜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麵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且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毒暑，具喜起居佳勝，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雖此只從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悃悃！因見貳車，略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為帶去，轉託何崇道附達為幸。

兒子治裝冗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傅維巖校四首

某啓：專入至承，不鄙罪廢，長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微，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愧，即為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答草草，不許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且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颺，曾城荔子一籃，付去人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篤藥治病者，為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倉賤，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二十二首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果即答，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

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入辱書，具審起居佳勝，爲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雨軫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筍蕨，益用愧刻！聞相度移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月未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費，乃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花木栽，感留意！惠貺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卽面謝爲媿耳！人還，忽，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達，愧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已爲民，誰如君者？願益進比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蕪蕪也。此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薑花欲出，錄夢得詩去，庶致此饒也。呵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旨趣，句押送來，爲幸。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比日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加減秧馬，曲盡其用，非拊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守矣！乍熱，萬萬以時加齋，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謠頌布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論悚之至，留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暑熱萬萬爲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微疾已平，起居清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勩，攝衛爲難，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爲佳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荔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久以冗率，有關馳問，愧企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忤之至！未由瞻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臥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橫流，僮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請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爲之憮然也。某再啓。

又

某啓：近日尋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卽披奉，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卽候漸涼，起居佳否？壘煩頓旨，感忤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奮。不宣。

又

某啓：前日人回，載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尙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卽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爲勞也。未瞻奉聞，更乞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  
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骨肉遠至，重爲左右費，羊麵鱸魚，已拜賜矣！感忤之至！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居佳勝，聞還邑以來，老穉鼓舞，數日調治，想復備暖矣。  
歲莫，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蚤膳，庶少款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五首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  
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同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社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  
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蚤成，令渠獲一定居，遺物難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暇上狀，不  
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存

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久不上狀，想察其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住勝，感感兼極！某到此數臥病，今幸少間，久排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烈，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忤無已！

答僕卿

某啓：辱教承起居佳勝，為慰！知不久入城，遂當一見，何幸如之！地黃煎已領，感忤適自局中還，熱甚，懣塞，奉書地黃煎，蒙寄惠極佳，薑蜜之劑，甚適宜也！仰煩神用，愧感不可言！

謝呂龍圖二首（京師）

龍圖閣老執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粗識名教，遂堅教節。兩登進士舉，一中茂才科，故當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愛憐之意，故歐公引之於其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又閣下舉之於其後。自惟未學，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空省循，何由論報！比者上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誠之所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

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爲子孫之美觀。鄙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闕下緩然之春，有以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館下。臨紙纏誦，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文

某久以局事汨沒，殊不獲覲，止竊惟應得疎絕之罪於左右，不意寬仁含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之望！小過，光降書辭，曲加勞問。拜覬之際，益增厚顏。旦夕詣賓次，感暑伏惟爲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輿人之

與楊濟甫

爲別忽已半歲，傾想之懷，遠而益甚。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不自離家至荆南，數次奉書，計並聞達。前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見在西岡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綠，會見千萬珍重。

答王龍圖

辱簡，承孝履如宜，新詩寵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論，謹在意！

與楊濟甫（鳳翔）

奉別三更歲律，思渴日深。卽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貴聚各佳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劄訖。人事紛紛，久稽裁問。想自尊君棄事，後來漸獲閑靜，管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此與賤累如常，今因范元歸，奉書聞露，氣候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六首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四

一四三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因使齋手教來，雖有傾渴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感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此並無恙，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傾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爲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南，謀扶護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惱，知郡事頗簡，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處而樂者否？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冀順時珍重。

又

近聞員祕丞言，聞於誠之，韓益州欲令誠之替某，若得請，固所喜幸也。然某盡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肯令某成資解去否？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爲太淹緩安用也。向經由時，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從容接奉，何喜如之。陳文曰：日見甚安。

又

近遞中尋書，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囊聞起居住勝，差慰瞻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爲交代，但奉見稍遠耳。承又須歸覲，奔波良不易也。秋冷，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卽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易，久此僻左，獲奉清游，幸甚也！

又

今日比欲更接清話，少頃而入事紛紛，至今不得暫息；欲奉謁次，聞府官盡出接張省憲，須至旦出城，恐不來，走此聞達。

又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明日至府謁見，預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爲本府帶得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却中途逢本官行李頗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廂軍十餘人，昨本有防護二十人，爲華州減却十人，但只依元數，亦差較也。告早爲聲畫，某更不住，後日絕早發去也。恃眷契，喋喋喧囂，幸爲留念。

與楊濟甫

冬寒，這想起居住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且入京，去愈遠，依黯。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告便如遞中惠一書，貴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

答楊濟甫二首（除喪還朝）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又

遞中屢得數書，知尊體佳勝，貴眷欠安。示及發遞引目，契勸得並到，但鄉親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甫也。府推之命，只是曾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即仍舊管官誥院也。府中冗絀，非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及。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並安，陳州舍弟亦安，不煩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糶並竭。今冬積雪四五尺，僦居敝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答寶月大師二首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四

久不奉書，蓋冗情相因，必未訝也。史厚秀才，及蔡子華處，領來書，知法體佳勝。此中並安，請補外，蒙恩除杭，且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遠鄉里，曷勝依黯。累示及瑜隆紫衣師號，近爲于得王訥駙馬奏，瑜爲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圓覺經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須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宅，計會瑜師文字，纔得便入遞次，莫更一兩月，方得勅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書不盡此懷，惟千萬珍重！

又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祕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妄與人。

與大覺禪師璉公（梳悴）

入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以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賣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志歸，舍弟令自陳州得替，嘗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一首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爲愧。中間安上處，及遞中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官粗遣，春夏間殊少事，近日併覺冗坐，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瘁無狀，館中清佚，至爲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爲樂？

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觀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粗窳，但親友疎闊，旅懷牢落爾。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當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吾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無緣面言，惟願時自愛！

與郭功父五首

昨日承願訪，殊慰久闊。經夕起居佳否？某出院本欲往見，以下痢乏力未畢，想未訝也。略奉啓，布謝萬一。

又

（元本闕四字）瞻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臥病，遂（元本闕五字）起居佳否？某下痢雖止，尙羸憊也。謹奉啓布謝。

又

兒子歸來，別無可爲土物，御筆一雙，賜盃一圭，新茶二餅，皆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澆瀆！

又

辱訪隨感，忤獨以忽遽爲恨，迫行不往謝，惟寬恕！乍熱，萬萬自重！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凝寒，從者勤矣！辱書承起居甚佳，爲使者卽至，必且暫還。惟萬萬自重！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四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五 書簡

與康公撰都官三首

某稔聞才業之美，尚掩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為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歎，不敢草草為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即日履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適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奉別忽四年，薊廩維絀，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歎！吾文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即日起居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為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沾牒相見，私願甚便之。但

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覺潸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抗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為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既推疊，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入還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絕，見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納。未即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為耿耿。專人來辱書，且喜法履積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衲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復勢鬻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藁子兩卷，不足為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既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字，告為遠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登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為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

久安閑獨，追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却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爲致懇！到未及奉書。

答陳履帶一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護。

又

遠承寄航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謔字。

答程彝仲一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若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援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即當備拾也。未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聞。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割旣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一首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閑居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文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為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關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鉤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入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此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祀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言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遺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為生，則為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為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適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為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惟子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答劉僧幾

幾續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真休齊已詩，尤多凡陋，而過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為雄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泔沒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斬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遠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怠慢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疎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即日履茲寒凝，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為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教，感服養厚，不即馳答，悚忤！何日披奉，但有馳仰。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首

溯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揮，衆論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未，欣慰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懷之懷；惟是禮勞不泯，實深愧悚！遠茲違間，吏役絆擱，未皇奉書，以伸懣倦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贖，披繹數四，感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二首（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為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為樂，尚冀為時自重！

又

向自密得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遠風聞，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教，惟增感嘆。堂兄欲葬祖墳，為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佳勝，寵惠皆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知者，以為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感意，乍遠，萬乞保重，即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景福，詞格精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一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為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勸劾相尋，日煆汰遺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聞為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既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若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蕭廷開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劉太主藥上具。君到彼

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爾。

與晁君成

苦寒，密尊履佳勝，新文極為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為似耳。如易「陰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違章章。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扑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住勝。某更五七日泝泝，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廡亭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尙未除人，託為問看，同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即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可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為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住勝，侍郎文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過，彭城，城下微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早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閉局，不免以此爲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壻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敏，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釐下，起居佳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戚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答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道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更真贊，尙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二首（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尙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

乍失為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幸令詞昆仲各計安勝，為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感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第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二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適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即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為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食，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頷足而

歌之，吹管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怒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一作何正道）

忝命假守，出於樊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住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爲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卽日起居何如？見報除簪，信否？殊不知卽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時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揅行遠，未及拜書，乞道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甲於東北，妻乞錢與夫為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河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為備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受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答周開祖三首（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住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慙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賁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遠還，未有以報，但愧作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真其殫，不覺一慟，有刻石必

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踪再過也。

答呂鵬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闕耳！既至洽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怒遽捨去，可勝歎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洽，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令人聲震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擅為巾箱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論。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佳勝，聞軒從及境，即遂披對，豈勝感喜！

又

事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欲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為公擇見訪不果。幸賜臨顧！

又

辱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佳否？借示諸刻，一清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更詩亦佳！

又

不一。辱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為譴也！經宿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秘也。并硯，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交喪，未遑上問，先在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感兼深！仲通來，知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澹枝二首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實，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即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郡下，為况何如？惟願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少留郡下，因風無惜惠問！

與人

區。託席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辰履茲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衛區

真樂推官（貴州）

區區！臺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愧負深矣！數日起居住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此

答李昭珮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為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  
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感，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  
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管識之否？  
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園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  
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為一笑。平生所得  
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悵悵！

又

蒙示諭，欲為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  
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湘，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縵，若果許為指

揮從者幹當費此業，可得入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辭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顏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文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肯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惶恐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與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請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既絕，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

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論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淵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耳，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慙忤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跡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耶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一首

久別渴詠，適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况於他人？君獨收却，有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頹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贖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即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第，即諸事易了。荷愛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漸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章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虞借人遺贖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紫葳已領，感忤感忤，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鷲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為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剎，亦可居。別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為帶來。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嗟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嬰但不惜，不須更為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誥，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為深憾耳。呵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

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季長吉二詩錄去，幸祕之日疾必已差茂，未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檀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何所不至？若大霽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住勝，新居漸畢工，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何等語也。老息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爲愧悚，真所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眷記否？呵！柳簿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有答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眷記，欲與寫云，文武案察，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爲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白更留作樣幾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惟萬萬自愛！

又

整辱來瓶，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之養生，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鼻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嘗腳法師鷓鴣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兼甚仰感德，云：「嘗去請見。」某告以季常，不著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幅裘謁他，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匱書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爲何事，私甚愛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匱乞郡，聞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自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寄惠建茗數名，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作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爲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同信，慚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季大文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

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一首

知治行寔用不易，僕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實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壞，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答剛守刁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嚙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藹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頗鏗刻，及墨竹橋字，并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耆老病而貧，必賜借願，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一首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五

違別茲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違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佳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遺，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淨念雜好，掃地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這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作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答教也。所要先文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曠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請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特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涉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即獲面既。

又  
頌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即面呈。

又  
違闊數日，懷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爲樂耳。乍遠，舊乞爲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軫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瑋，囊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薦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窆臺鑿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允貧，云無寸壙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輒此情言，不深謹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篋中，爲不肯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實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臯南時，竟添却屋三間，極處做，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護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嘗有新篇。果爾者，亦嘗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麤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會人便，寄去為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頴，到未幾，其聲蕩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紓，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翳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為沾染，若又反復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謗傳耶？無由面談，為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倅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

挫，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剗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一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辱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賤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儼然，欽味不已！老拙何以爲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憫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真父翁書，因家信略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荷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遠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肯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亞辱臨顧，感忤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詞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生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為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忤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感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幸甚！

答糊守嚴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二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聞領來誥，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脛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驚，驚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鑿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聞萬萬自重（缺口鑿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嘗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聊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觀護。

又

置中臺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嘗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忘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與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充懶，不作書子，殊來領手教，感愧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爲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問，大小更不觀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州茶芽少許，謔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歷，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茶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窮，奈何！奈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深篤，若不少節哀權，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為念，何以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聞伏惟為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養，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怒怒別去，至今不足！示論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被中華，但公意所可，無不使者。單屯之東三百石者，便為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闕與問看，今日章實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

某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生復起，當却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爲留念，兼令幹人，久違幹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爲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誓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爲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霪，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爲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卽所載日益廣矣。軫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

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深裕，把纜放缸也。呵呵！凡事既不免于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尙有二  
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  
五六十里，有米五百來石。」厥直六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逶遷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  
稅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堯亂尊聽，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一首

專入至辱書及詩文二册，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有  
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儻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涖後，不緣半面，獲此三册，幸甚幸  
甚。老謬荒唐，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願視索然，無以爲報。但藏之中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  
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  
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托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因蹟之甚，出口  
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兄子有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所作好事者  
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危，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二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唐，春筍漸老，餅餠已入未限，聞此當俟鶩

邪？若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黨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早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酬，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若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為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同必免衝替，何似一人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樂。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入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誦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何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吳諱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耕躬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一笑，爲嘗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菜兩小兒，極嚴常親自愛，猪頭灌血睛，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發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開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造，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聲，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儻，與子衆文、楊文宗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在音問，推子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急隸補劑，特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二首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豈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寄丁寧，又悟清日夜煎膏，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千滕元發大字不

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入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埃！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觀變。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和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照河屯守，鏡銷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慮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論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

四輔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虎瀆。靡既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頹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遠徵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臨之風，續索聞使者交章，佗聞進擢，以為交遊故人光寵。

與寒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嘯。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間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輟語，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繼間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且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當蔽於安佚，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貴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華，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暑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在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慰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華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壁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闈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人固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爲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曲爲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悰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爲禱！葬期不遠，想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爲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懷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來日雖此，水甚儼澁，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為佳也。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恩叨惠，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館舍，送爾遠別，可豈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情，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關人抱孩兒，深為不皇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過信便，不克裁謝，甚愧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惘惘！然喜久客牢落，得變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算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園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縻，倘得

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忘疇昔，時在遠書，感作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麈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予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備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禮不嘗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痂不往見，而仁人敦著，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灰句蔬食耶？一噱！

與人二一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餅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煙對，咬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會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期，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文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并為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啟，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隨夫遠詣，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尋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不用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肯窮塞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入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稱大如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尋書承起居佳勝，為慰示及黃君佳篇，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纏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尋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離貴州）

尋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方追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侯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汴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章，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憐然也，甚有事欲面語，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元翔，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卷六 書簡

與揚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瘴繞道，然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豈承枉教字，感感良深！比來起居佳勝，汝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

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二首

專人來尋書景福勞問備至感忤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聲款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為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忤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感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攜家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大慮已去知之。

答買菽老四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日昏當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答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嘗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卓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後與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蕭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過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入若知道無道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莽却老妹一姨（子由乾妹也）住二十來日，却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與儲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佳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醜護，惟千萬保重！

與開元明師五首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具知法體安穩，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為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蹙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尙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人好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即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話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切祝切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為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感愧！乍遠，千萬保重！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袁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二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此省事之為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愁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肯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喁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噴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靈鷲遊老一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旣傳之諸祖，何不自家留使，旣已倒持，輒嘗逆化，呵呵！

又

盛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答楊元素（赴登州）

專入至辱長牋，爲旣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井，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適在瓜州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

士石詩，托楚守寄云，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二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書，皆未克陳謝，又煩專使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爲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尙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封納，不訝。

答王慶源二首（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濼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二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六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已。新榷舊造，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答，且伸意，毅甫與宗公頤各為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請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探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一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便，歲行盡，但有懷仰，即日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塋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年歲間，嘗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即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塋甚煩照管，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覲嘗分明，點數根槎，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真阿井水煎者）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為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文傾逝，聞之悲恒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懷惋！未由往慰，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葦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與宗舊疾必全乎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葦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頗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葦否？以上諸人，各為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殊慰想念京廬，袞袞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官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佳勝，叔文脫屣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鄰，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為學想日益，早齊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醜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論要畫，酒後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偷荒誕，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稍疊，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入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入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為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册，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為入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佳勝，承旦夕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違闊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合候萬福！某蒙庇粗造，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席，即膺柄用，與議所屬，小子得少話餘庇，尤為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尙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辱辱書，數載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惠箋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宮入府，果爾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聞，萬萬自重！

又

近辱同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潛勝，咫尺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聞，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佳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隨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目昏器倦，每書過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闕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即裁答，何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暇，想有以爲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疊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再令起居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一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詣，初不知微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加保愛也！

又

遽聞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情勝，即獲瞻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佳勝，寶月書信，并念二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愛！

答李方叔（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駁行狀，丰姿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

爲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貧債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鵲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攜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功句，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嘗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托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壟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割，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旗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頑靡，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合候何如？未由奉瞻，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諱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穴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為後世法矣！官守所廢，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遠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豈！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為朝廷，下為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悽悽！

又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一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揚元素一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誥，欲為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為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

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若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今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愛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嘗見，蓋不敢兼臥，嫌若復，仲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福饒多件，有愧教暇之素，臨書悵悵！

與李端伯寶文二首

自附啓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合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廡，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耳。穴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堂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肯與受賜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答呂二元鈞二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即答，悚息悚息，甚尊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閱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尙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穴額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諸郡未獲，何時展奉，少道苑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懷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一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為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支，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

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聞。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異，輒送暖腳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貴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髮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游，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二十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亦然，京師穴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一首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嘗爲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欽叔

入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尙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

保練，別廢殊渥！

答李方叔二首

登尋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不論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為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為，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臨變。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餘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論，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壻，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為誰何？但知其為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李伯時

尋手示及惠新經，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住勝洗玉池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脩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為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鏡，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二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尙冀以時為衆自愛。

又

某尙與兒子竺僧名遠，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縹緲，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今附趨君贊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祝願過，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匹，奉為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即省鑲刻之工可也。乞為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愧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六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遺。未即相見，千萬為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與國寺戒壇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否？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切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荷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二首（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為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為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重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衰，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稟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數字，感慰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爲郡初遣，衰病僂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養，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珠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二首

辱同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迎中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馬爲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



得之誤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為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長者，丁燭一幹人，令剝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葺於墳前，一醉而燒之，勿觸動為佳。侍眷念之深，必不罪于浼，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一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尙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官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為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審起居備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循，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為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答聞復上人

尋書并詩，誦咏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諭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尙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一首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作不已！比日起居何如？養疴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頌，其略云：「伏觀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况其入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為致意！」

與大覺禪師，題公一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彫落，惟明有老師，枕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眾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切望于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費歸上石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為聽跌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二首

又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昨日辱訪，冗道未遑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為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凝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入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即見，不復亂縷！

又

衆詣漕臺致請，已許為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求之，想亦必勤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後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來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備印禪師二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歧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壓淮右，豈不感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交交，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警效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賓詞林，進陪經筵，是為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蔡正齋一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佳勝。某已入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為公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闊遠無他囑，惟倍萬保畫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二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

安旅宜寒，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為權倖所疾久矣，然搔撝無獲，徒勞掀攬，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面，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門，尚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浚校

承搗長檣下訪，不克迎奉，為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論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逸中奉慰疏，必已聞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為心，乃未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二首

逸中尋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囊事蕭遠，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尚冀寬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感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詩文，伏設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子方見過，聞動止為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潛先二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兼集！厚貺絨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果成行否？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闊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爲悚忤，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穎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朝守王朝請濼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願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遽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忤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詞，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遞；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同，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即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公文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

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為實寶，學者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論，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為衆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為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為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辱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告文安國為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屢茲餘寒，法體何如？側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既下，想慰衆意；未瞻奉聞，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法履清勝，山門久遠，經始為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為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闊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俶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潁州）

辱書，感慰，謗餒已熾，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數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棊，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臥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嘗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潁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一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虛，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遂幸付去，入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嘗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關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遠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



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郡，老師必能為此一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肯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辨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為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道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遞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為傳語。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適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羣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閑知之。

與汪道儔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汝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未知得免否？今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踧踖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迂，而老病務省事，且自願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悵悵。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幸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針，晚遂發去，愈遠左右，同望悵然，尚冀保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言公欲括田而招兵，近問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即於遞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論王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嘗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為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毋撫之，如已出也。除夜紛紛，卒啓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子功同侍邇英，此最搢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某凡百粗遺，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辭，乞閑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聞千萬以時自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為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為，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為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為道自愛！

答趙德麟一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屐畏暑，起居住勝，為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愛其去，若某得德麟為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來此，寄居常令為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聞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權度！到郡兩月，公私勞冗，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重！

與人二首

欲服下風，爲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禧，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佳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超用，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爲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愴然忘歸，爲益多矣！別來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雅信幼孫天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珍感！珍感！粟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鉢，耶？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佳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奠爵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略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節，感感獨飲一盃，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何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入尋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賦甚厚，非所敢當！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皮絨等物，皆所不敢當。禮賈之傳，蓋妄也。信審元不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賦高文，極為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躬辱訪，客彙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可言！手教為賦，慙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為別，甚幸！餘留面話。

答鑑彥明

尋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

與鞠持正一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為辨祕之祕也。

答適德麟三首（還朝）

累辱手教，感想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禮日近，隨分充道，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甘釀佳醪，輒躬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臺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來日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請告也。辱意甚寵，適會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臥病書此，不謹。

與人二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願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充道，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令子

齊耶！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尙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占詞爲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盛蒙惠長松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覺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彼，可爲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盛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負愧深矣！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尙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新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爲慰！衰年咎責，移映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入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爲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耶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擊差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門守道，爲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詳，親知書，

乞為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着欄界便不古，花木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子細為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為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有修飭，乃是顏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為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殫斂，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為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二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完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比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郎君為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見，不用愛，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為朝陵去，未及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辦集，上官必不放寬，劉潛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為致意于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上狀，因見亦為致懇！



與子由（赴定州）

某為追行事完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為致意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安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資後別無遺闕即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即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略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決分明同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為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領管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家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絕師號牒去必已被受訖即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復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一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疏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守已令粗葺什物窟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一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愛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慙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暮客得幸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慰悵悵！

又

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無以為報，親書松膠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季隱書，云公有一痢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不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一首（南遷）

入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某到郡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然必有聞於時，面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一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同納，不訝！

又

尋書，且審法皆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却附來人納上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進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慨，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乞疊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惘惘？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一感恩，知罪省分，絕欲！一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二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庇粗遠，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為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史，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為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窶，家屬統離，好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二首（惠州）

專人達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尙稽答謝，愧悚之至。遠蒙差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賤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可。以微鮮為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答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請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為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嘗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備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一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遺，既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頗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悵悵，乍熱，惟萬萬節哀，願變自重！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憐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入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風賦，興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

師，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肯決不敢嘗！幸察之！察之！

### 卷七 書簡

#### 答參寥二首

專人遠來，辱首書，并示近詩，初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遺，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鑽中，番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入，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嘗不復愛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為道，善愛自重。

又

穎少彌書迹，曉聲可畏，他日真妙絕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情詩句字畫間，為兒戲事耶？然此同示詩超然真遊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生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雲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邊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晉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為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

勤儉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游展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數日體例甚熟。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窺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疴，凡百粗造，不煩留意念！

又

專入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墨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鎔模刻甚精，某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冀萬爲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韌而堅，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淨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嘗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而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

子厚之比也。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託及之專人遠來，辱賤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任不知止，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辱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時聞峻推，以慰願望，未聞更冀若時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略！示諭固合如命，但罪廢閑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續也。幸矜照！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忤無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答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住勝，為餞蔡守，遂不得詣違，尙再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仲意仙尉，差一人掉木匠作頭王，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遠為妙，為家私



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作無已。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作之至。錢數封呈，煩聒增悚！

又

白鶴峰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

與程正誦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俠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作深矣！比日屢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接，僥獲一見，慰幸可量，未聞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况可知；聞若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護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若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待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嚮望！韶州風物甚美，

國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爲樂者否？未披奉聞，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來此，有期當預醴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慰兼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旦夕瞻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文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款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賜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蒲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金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懷，亦悵然也。但擬望旆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參候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箋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

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為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感所望！未暇別書，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為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碰字輒用極字，蓋攀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即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其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龍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說，言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既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達，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尙未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佳麪，感作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菘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候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遣也。故略爲記之。不罪。

又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者，甚不易得，阮子亦漸與葦，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回備也。院旁有一陂，詠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千可得。）稍加葦築，作一放生池。葦中已罄，輒欲綠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漲冒，即聽其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甯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舶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熬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史飲者三物皆此中無有不罪！

又

某前者曾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

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煮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宣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略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幸甚。幸甚。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未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歌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為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為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親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欲和韻，檢又已，更老手五唐，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為親自寬也。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况如何？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聞更乞為時自重。

又

入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迺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案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愛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為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一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廡下，幸甚！到惠即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接瞻奉，伏冀為時自重！

又

伏蒙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輒已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適自浙中般，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婉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誘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不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

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窗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會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即日合候，何如？越人事嬉遊，感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漳鄉，惟靜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計下，子由長子名邁者，官滯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尙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衰，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賸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

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肇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也？伏審斯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貺，裁謝荷簡，愧負深矣！黃菲海瘴，正作於秋，蒸暑糜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漬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齋。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為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况君佳士乎？林行婆嘗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入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未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怒先所訓，尤為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



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遵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撻，輒立訓傳，尙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尙未蒙牽復，公尙敢言及耶？想當一噓！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早勢如此，燕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縫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並長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遞，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暖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爲末，棗肉或陳臙和入白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歲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歲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葉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

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量，俗謂之有鵠鵠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臘氣虛實。牛膝、酒及熱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收棧草、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公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嘗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徵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弟流落中，尤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一首（僮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有倚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卽過口矣。同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聞，遠惟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爲政區區。歐陽秀才真，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况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答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口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儋耳）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忽在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糞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儋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藁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嘗爲時用久矣，遠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斯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麪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忤之至此，間紙不堪覆，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尋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軋，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加蓄，此古人所難也。感忤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

紙，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抄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舉以此告壯者爾。紙若佳惠，感作文文，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尋書，深欲裁謝，適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熱，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政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卽爲希奇也。間或有爲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二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威，襜褕袍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儼晦，真巉塢潦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數誦不已！老拙無以答厚意，但識之永以為好耳！

與鄭嘉會一首

船人同，奉狀必違，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貪窳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業，然無絲髮之求也。願某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疾，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之。公為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俾黃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醜讓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一首

甚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况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物感慟，奈何奈何！某謫居遼，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嶽海，尤為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

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曠音，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一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備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師云「嘗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作之至！人行遠，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况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長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髮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受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覩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為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憫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即已。

與范元長八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檄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疏離僮仆，九死之餘，又聞瘞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長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嘗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吾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愛畏百為，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聞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起居住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為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妻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濁，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况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備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發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履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



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卽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揚子微一首

某與尊公，半生闊別，彼此鬢鬢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潁昌矣，同馭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喻，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違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因爲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爲存後，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積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嶺南路行，不由江，卽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廣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錫心，因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吾療病，又聞羣已痊損，不知卽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心憂隨，書不能盡奉頌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進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珍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謨，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宛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慙負！有銀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待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爲請！

與孫叔靜二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詣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訓

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嘗求人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穎昌，若兄弟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為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剡，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還，不克展慶，此心南騫矣！令子煩遠餞，不及別狀，惟待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遠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馭至，已即欲走謁，謹奉手啓，上問區區。

又

某請居歲久，未嘗恬憤，比日又苦小癩，不能巾裏，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且鑿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難詔愈遠左右，伏冀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問，亦庶幾於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為一笑。手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遣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霖陰，遠想台候，虛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度，更半月行也。南海辭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爲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後，可評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悉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賊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魄，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修人爭致贖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謝，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一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且喜起居佳勝，已到蒙里，承丈文借差入轎，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銳銳，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答南華明老二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遂辱專使手書，何慰如之？卽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卽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爲衆自重！

又

流浪真獨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爲慰！久留嶺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香靄，更祈若時爲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答錢濟明二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形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贖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請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有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途中見秦少游奄忽，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為瀏子所奪，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薜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遺，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為親庭，節減摧慕。本欲作慰疏，適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往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二首（北歸）

入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願未有以為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即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為上策。子由聞已歸，至顯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晉！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香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剝，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仲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未暇上秋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當為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為多，大益如命取去，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賞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剌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二首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切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又

疏落晚塗，始獲瞻奉，願過之重，有過乎生！幸甚！幸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滾水遂失贛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懷戀？

又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啓，特深眷也。烏絲嘗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容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特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爲絲擱求某口口口耳，某自出意，欲與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口口口然此意終仕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口口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萬自重  
經宿雨涼，起居佳勝。昨尋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愍之英烈，有概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萬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歧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與宋巖傑二首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關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語及曩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俯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即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起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郎仁脩二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奈何！奈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伏惟願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計所休，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適，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閱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鬻海閣絕，不謂生還後，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福，少遲到岸，即遂伏謁。

又

萃疲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啓通問，恃公雅度，闊略細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若有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二首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饒，尋附啓布謝，必達；比日起居住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未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適往宜興取行李，某嘗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田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沂沐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于僧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得之，免滯留為幸，豔叔必常得信，令予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枚，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信致懇。

答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爲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答錢濟明二首

入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迺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慶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尙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爲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放舊居，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末，獲有法嗣，否當爲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爲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胸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爲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道入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爲致此意。

答廖明略一書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懼，非復人事，置之勿存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脩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蚋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尊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啓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吳政，謠頌藹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蠶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忤不已。

答孔毅夫一書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竊途一笑，豈易得哉？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微一慨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肯雖幡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尋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慨！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尙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萊州日，已得玉局教，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得遣，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

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嘗爲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官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兄姪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保審！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慮之餘，未忘憂畏，朋友嘗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舍容，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爰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在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

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二首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堅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以及此？此日履茲畏暑，起居備勝，少御之除，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譽太夫人也。

又

入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師能令目闌，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簡也。兄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入贛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遵值如此，可歎可笑！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忘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決不諱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入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能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適去注官，迨去般家，適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入耶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遣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開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

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尙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且更慎護，勿令小有疾，嗣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來省，毋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繹，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蜀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且來孝履佳否？先什軛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疾，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尋回教及蒙以巖硯法醋嘉蔬珍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願無以當之。道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賤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中笥，以爲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一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佳勝，閑居致厚饒，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七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一笑。青皮一斤，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醜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謔論過重，乏人修寫，乃以手簡爲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脫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肯所堪！書詞高妙，伐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適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閨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勸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嘗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曠曠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嘗爲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皇章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小愈也。河水汚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醫稍健，或雨過備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濟明二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



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筍畫龍，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闕雨意，可來燂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論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為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諭也。妙驗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願為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一首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即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衆生自重。

### 卷八 序

入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為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入境圖，求文與

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還過郡，得遍覽所謂入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普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脩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勸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禮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定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在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傅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屣，棄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燒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會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遊瞿塘，登高以差遠，搖撥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子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養者，願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庶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羶然，不知其心之樂矣，以異也。

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而獨後，則仙夫之展，可以南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箕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子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曰：「一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子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畫臥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絃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劉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槩，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與甚。是日小雨，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獵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士，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槩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序

韞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責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脩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鹽焉，乞諸其隣，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爲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爲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柔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若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蕞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紅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

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尙能存耶？喪其所存，尙安明其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若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漭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堯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旣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旣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旣無以相頌，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旣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

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滅，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廂，北築隄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遽久，故其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出歟？聖人之治，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官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難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

其相續，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續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晉童死，藥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有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誘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傳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非，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

矣。會稽之樓，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施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密，天子有事曆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釐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文雎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執一國，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診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盞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誠不列，不能損襄公之虛，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故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



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未，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願禮之未，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舍，苑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瞋嗚呼，苑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愛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毋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子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入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入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黼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繚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黼曰：「子爲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黼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登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入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隨其黨，以力取威勝者，盡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

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循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入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成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顛亦然，其所以爲堯顛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者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也；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烟，始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入之常理也。願此者死，逆此者僂，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一息，一息歸之下丹田中也。）爲之推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由濕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之水，蒼然如雲，蒸于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况其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之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癭，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仍以空氣，送至丹

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惠，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剝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誓草嚼雪，被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窗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嚼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虎龍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東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疏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愆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愆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砥懸癱，近得此法，初甚厭憎，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癱，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供鑪上一點雪，宜且歛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爲之，輒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握兩手，拄腰腹間）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却慮掃滅座相，使心澄湛，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

五臟圍挂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爲炎，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卽徐出氣；（不得令耳聞）惟出入均調，卽以舌接唇齒，內外漱練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使不嫌其鹹，煉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嚙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卽低頭嚙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嚙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爾）次以兩手摩對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熱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覺臍下實熱，腰却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脈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鍊津液，燕之，摩對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論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願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取之。

不食其粟；而孔子子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許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救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悅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擊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

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二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說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蠶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鸞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虛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摘項黃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虞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悠悠於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越，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而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激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遁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韶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韶齒也，可拔，遂挾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嚙，故秦之不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送之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送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論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翬弑我，吾將老焉。」



權，反譖公子桓，而使賊弑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約之信史，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于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數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一無「士」字）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主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諸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爲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緘己以聽冢宰三年，何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愛而未出令，則以禮從（一作「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諭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聾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聾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擊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吾獨表而出之，爲萬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長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蝨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習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常諂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誅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焉。」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變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操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于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于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弊之禍，故桓

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中國不亂；符堅不伐晉，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一無「下」字）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處，豈非憂國備亂，與愛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魯孔子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虜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實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滅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異壘者亦知之曰：「田氏之憎，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此豈禮告而已哉？哀三桓之僭，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韋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矣，此孔子之意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鬻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滅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各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

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懷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青造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者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幸，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金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樓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樓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奇，洵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諫，子復饑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怒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闡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秦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攻辯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秦。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行，口舌書之則行，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長，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爲味，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秦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視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存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恬、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殺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道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狂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徵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隕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蒙恬，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顧願膏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執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敝，夫豈獨執法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取復請也；二人之不取復請，亦知始皇之執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棗棗，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

鬼神不可劍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 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以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入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感，哀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開無疑之主哉？吾嘗論之，義帝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儻而就之，愚者歧而及之，聖人以爲儻與歧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暱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事，而家，時人斯其暱于其無好德，汝則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愛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儻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豈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鄆（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

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瞶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蒯瞶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齊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道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遂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嘗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

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柩。」又曰：「庚寅，我入柩。」入柩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柩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入璧假許田，一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柩之入魯也。書魯之入柩，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柩，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警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鄆大鼎于宋（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僂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子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子奪，鄭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過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鄆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率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鄭。」故書曰：「鄭鼎。」鄭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鄭，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

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受鼎，恐天下以器歸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鄧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鄧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黜侯胥命于蕭（桓二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黜侯胥命于蕭。」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騫，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會何正之尙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蕭，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廟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之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駁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諡配公夫人以諡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諡，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稱諡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諡，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朝于廟（文十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籓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

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釐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數爲民數，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數彼其幸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有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愛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適矣。

論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鼈魚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害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二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索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致於疎，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昭二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

廷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僭來奔 (昭二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

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仗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闕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謬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樂盈之不繫于晉歟樂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樂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允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二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弟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具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取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

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嗣也？」忽之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概，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都鄙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